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三六冊目次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十二卷二選藏弃集十六卷

三選結隣集十六卷

〔清〕周在浚等輯
清康熙賴古堂刻本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十二卷二選藏
弄集十六卷三選結隣集十六卷

〔清〕周在浚等輯

清康熙賴古堂刻本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諸名家合訂

賴古堂評選

尺牘新鈔

凡係已刻
字不錄

情話軒藏板

尺牘家言從來諸選咸皆舊製間翻變調卽鮮佳觀
是集凡係已刻雖美不登但屬無奇雖新弗錄誠藝
林之枕秘實書記之寶函也且意在剛幽非徒射利
倘欲緣茲簡冊更布棗梨必須殫極精良一如原部
鐫字無差點畫擇楮定見光鮮庶慰余懷有裨遙企
任其翻刻不禁可焉至於濫惡相欺謬譌遺恨定行
究治不間遐邇更祈

海內同人共惠瑤篇續成錦集凡有所寄望郵至金
陵狀元境內大業堂書坊武蘇州閭門外池白水書
坊二集卽出尤望早寄

尺牘新鈔序

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摠爲尚書尚書之爲體主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殷畫形君子小

尺牘新鈔序

人可見矣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乎中央貴枉明決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踈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呂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

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

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子進弔書於滕君固知行人挈詞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詭麗輻秦漢來筆札辭氣紉紉觀史遷之

尺牘新鈔序

報仕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聚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隸稱翩翩文

舉屬章半簡必歸休理好事留
意辭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
志高而文偉矣趙至贈離廼少
事之激切也至如陳遵占詞百
封各意彌衡代書親踈得宜

受其牘之偏才也詳摠書體本
拙盡言言旨散鬱陶託風采故
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憚衆文
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
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戰國以

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
秦王公國內而稱奏書張敞奏
書於膠后典義美矣迄至后漢
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
箋記之言志進已志也牋者表
也識表其情也崔寔奏記於公
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牋
於江夏亦肅恭其遺式矣公幹
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班
所共遺若畧名取實則有美於

為詩矣劉廙譏恩喻切以至陸
機自理情周而巧箋之為叢者
也原牋記之為式既上窺乎表
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憚簡而
無傲清美以惠與才彪蔚以文
其響蓋牋記之也夫書記廣
大不被事體筆劄襍名古今多
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
錄暨曆星筮則有方術占試申
憲述兵則有律命法制朝市徵

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
有關刺解牒萬民達志則有狀
列辭諍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
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
也故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
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
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
闕句長一言則辭妨並有司之
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朕才冠
鴻筆多踈尺牘譬九方堙之識

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既
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
實寫

贊曰

天藻條深託狂筆札既馳金相

寶齊少子

亦運木訥萬古聲薦千里應拔

庶務紛綸因書乃察

梁通事舍人東莞劉勰彥

和撰



尺	鑽	荆	氣	洞	竟	收	東	蘇	慈	朝	遊	無	技	文	尺
順	難	山	大	贊	是	入	捷	文	之	之	爾	陳	果	章	順
家	終	之	開	設	集	理	接	無	國	之	不	官	且	一	順
有	竟	秘	開	郎	斯	編	輪	定	門	燦	鮮	務	於	道	順
更	不	賢	揚	傳	自	修	上	通	鮮	爛	是	去	人	經	順
易	倫	尚	不	之	十	秘	至	變	驚	披	集	故	暗	國	順
蹊	也	時	及	者	非	以	京	時	見	益	敢	一	答	大	順
蛙		求	顧	更	求	求	之	驅	之	陳	所	名	篇	鼎	順
者		從	此	如	避	家	源	兩	芳	鮮	已	佐	一	性	順
以		此	林	猶	不	之	左	增	兀	陳	非	時	微	官	順
其		聯	成	之	流	時	遠	後	經	期	不	變	龍	日	順
事		自	名	以	難	古	開	居	引	見	所	及	製	道	順
本		然	材	十	年	所	宗	上	單	字	未	乎	新	觀	順
酬		鉅	經	風	不			每	一	不	見	數	致	味	順
酢		麗	古	今				見	致	致	見	宜	等		順
辭															順
取															順
從															順
匪															順

大	自	大	有	故	二	聖	臣	語	翰	道	空	定	矜	原	也
雅	好	挺	從	爭	所	真	言	其	故	士	前	格	絕	揚	無
範	尚	之	使	凌	理	真	慮	中	是	服	往	熳	從	微	王
之	波	奮	矯	既	之	道	之	尚	集	食	遊	方	同	無	奈
正	流	驚	墨	有	家	不	乎	載	集	之	之	規	聖	後	分
則	離	湖	林	情	辨	落	談	池	不	自	外	娶	之	初	鐵
子	風	洞	為	遂	疑	靜	之	大	入	貴	於	抒	汚	似	條
勝	嬌	之	近	生	義	銀	朴	師	或	登		寫	止	則	繼
游	張	語	蘇	角	難	祭	茂	數	則	之		性	見	漸	舊
外	持	具	究	於	端	始	云	者	見	自		情	無	因	烟
心	莫	有	集	臂	然	與		亦	飛	有		標	舉	之	家
文	范	別	攝	病	一	與		與	反	常		與	藝	守	製
悉	者	不	攝	義	亦	注	問	子	至	家		會	是	一	於
抒	自	雜	已	復	復	有		官	深	非		可	集	編	前
理	重	是	西	何	更	一		差	為	開		調	編	迷	太
趣	之	編	銘									獨	無		
昌	於														
辭															

源	才	別	也	避	故	康	寒	節	徐	能	誌	月	有	機	毛
之	思	果	不	往	事	篇	腹	亦	慶	實	刻	露	關	也	親
為	是	安	思	往	通	也	不	迴	悠	默	有	之	大	故	之
得	拙	豈	一	如	懷	哉	妨	雅	悠	茲	時	句	道	是	傳
也	手	能	廣	是	萬	別	為	風	霽	風	序	盡	標	集	亦
凡	既	纖	兩	所	端	為	擬	是	我	既	之	謝	故	雖	東
是	難	微	中	以	難	託	託	集	非	辭	遂	言	收	心	裁
集	金	愈	溫	利	盡	文	何	豈	華	若	情	不	趣	豈	可
金	勤	台	難	淺	分	何	必	不	為	典	有	特	不	以	凡
為	巧	若	事	學	門	乞	靈	郎	鮑	落	非	之	音	還	小
通	罪	故	突	之	別	乞	靈	用	通	第	之	音	何	道	而
才	文	少	將	漁	觀	乞	靈	用	通	第	之	音	何	道	而
而	何	加	依	微	一	乞	靈	用	通	第	之	音	何	道	而
所	用	移	附	便	可	乞	靈	用	通	第	之	音	何	道	而
勝	應	絕	何	文	稽	乞	靈	用	通	第	之	音	何	道	而
貨	走	終	門	文	稽	乞	靈	用	通	第	之	音	何	道	而
耳	不	當	即	之	尺	乞	靈	用	通	第	之	音	何	道	而
懶	若	時	使	腹	之	乞	靈	用	通	第	之	音	何	道	而
款	井	我	區	取	之	乞	靈	用	通	第	之	音	何	道	而

李	史	瑤	之	文	擬	歷	通	以	安	裁	割	以	游	尺	借
郭	部	武	音	人	古	街	街	以	能	書	要	一	逾	廣	文
商	之	額	又	制	亦	山	之	假	隔	見	之	句	渾	為	淺
宮	起	稱	異	佐	始	之	佐	人	彼	志	無	之	或	一	陋
微	我	隔	縱	以	側	之	佐	不	膜	取	傷	疾	繁	時	自
渾	便	雅	橫	詩	畫	甚	涉	能	快	披	已	體	濟	揮	有
元	欣	析	之	古	也	寥	故	我	其	懷	如	一	字	紛	合
人	隙	序	筆	文	為	故	代	心	異	病	者	類	少	為	俗
之	席	帶	之	綱	業	代	倚	以	詎	可	之	為	減	恨	簡
席	帶	之	綱	業	代	倚	倚	此	何	之	自	為	減	恨	編
黑	白	帶	之	綱	業	代	倚	代	何	之	自	為	減	恨	編
沉	太	帶	之	綱	業	代	倚	不	腐	而	樂	者	不	妨	佐
太	厚	之	聲	誠	與	推	咏	能	暢	附	者	之	自	自	與
厚	之	聲	誠	與	推	咏	咏	暢	附	者	之	自	自	自	與
之	聲	誠	與	推	咏	咏	咏	暢	附	者	之	自	自	自	與
聲	誠	與	推	咏	咏	咏	咏	暢	附	者	之	自	自	自	與
誠	與	推	咏	咏	咏	咏	咏	暢	附	者	之	自	自	自	與

爲風雅更論。不憚藻翰。翻新。一書之成。必謂博採衆家。不備。詎足大觀。合二十
 二家所藏。卷帙何啻汗牛充棟。凡係窮源。必事
 收。加以舊本。秘本。廢殘。編纂。不曲意。搜求。恣心
 採訪。甚至友人。所存。往復。之箋。雜半紙。數字。亦必
 傾。獨借錄。以證。幽。奇。駢。千。腕。以。成。義。釀。衆。英。而。爲
 審。數。十。年。間。名。人。鉅。公。之。攜。可。謂。俊。矣。猶。有。海。內
 碩。彥。不。無。掛。漏。之。嫌。特。以。未。走。尺。一。遍。檢。同。人。

也。儻。不。去。瓊。瑤。惠。而。錫。我。嗣。成。績。集。佇。候。好。音。
 察。萬。象。若。非。一。目。之。明。舉。百。鈞。者。非。一。臂。之。力。是
 往。也。始。自。戴。陽。成。之。頃。緣。余。固。不。無。微。勞。而。分。治
 之。功。亦。不。可。沒。焉。人。期。一。卷。則。簡。別。惟。精。卷。不。百
 篇。則。論。衡。不。易。芝。繁。標。異。脩。極。苦。心。故。某。卷。屬。某
 墨。訂。者。即。載。其。氏。於。前。不。忘。所。自。也。故。某。卷。屬。某
 文。人。聚。訟。自。古。爲。然。尺。牘。紛。爭。於。今。亟。甚。自。何。李
 倡。道。於。前。文。陳。沸。騰。於。後。近。世。因。之。遂。相。慕。效。一

字。之。誠。一。言。之。異。動。生。抵。摺。論。難。百。端。至。十。易。翰
 札。而。猶。未。知。所。抵。者。過。半。論。難。百。端。至。十。易。翰
 文。之。滿。耳。不。知。一。理。而。兩。端。足。以。爲。同。歸。而。不
 百。斯。同。矣。待。隔。一。井。蛙。競。起。鮮。克。同。管。豹。

啟。門。戶。之。漸。造。水。火。之。端。井。之。競。起。鮮。克。同。管。豹。

其。所。始。未。嘗。不。可。存。而。井。之。競。起。鮮。克。同。管。豹。

也。故。是。集。七。絕。之。輕。薄。謂。其。華。與。實。違。也。今

昔。人。云。自。古。文。人。多。貽。輕。薄。謂。其。華。與。實。違。也。今

則。不。然。即。此。筆。墨。之。間。便。微。心。術。之。隱。是。以。盜。名
 巧。若。穿。箭。而。無。二。同。龍。斷。生。未。謀。而。忽。有。太。史。之
 報。任。安。死。既。無。知。二。同。龍。斷。生。未。謀。而。忽。有。太。史。之
 既。定。胃。涇。陽。之。分。思。蛟。同。情。戈。不。易。向。溪。將。何
 無。定。號。譽。之。難。明。尊。卑。人。不。選。與。因。知。是。非。之
 是。集。非。標。榜。之。書。閱。有。評。語。或。照。於。其。心。或。聞。而
 逸。行。多。則。數。十。言。少。則。一。二。語。或。照。於。其。心。或。聞。而

報○道○聞○燕○妨○封○函○而○廣○麗○雅○別○有○第○一○不○止○
 幽○趣○秀○呈○偶○不○中○近○新○極○詭○故○初○至○人○至○故○
 期○雅○之○是○語○思○通○者○鈔○於○初○與○後○中○次○廣○不○意○
 非○鳳○篇○則○可○華○世○錯○記○人○梁○開○一○曉○序○必○如○所○
 中○登○集○也○蓋○表○綜○一○通○疎○有○本○之○隨○系○五○至○
 花○疑○鮮○廟○筵○收○便○則○古○偶○無○分○遇○一○一○能○
 月○則○載○之○之○便○於○文○也○非○雙○挹○者○十○五○
 盟○復○惟○制○以○尺○分○漢○華○編○摠○可○步○日○
 則○表○顧○任○車○肩○岐○突○既○次○無○定○以○一○一○
 訂○奇○夫○必○行○集○路○兩○盛○繼○例○辨○腦○石○
 香○茗○人○雄○意○強○生○爭○抑○有○既○其○十○
 茗○白○大○雄○風○則○分○區○別○於○四○
 約○非○規○而○駁○流○何○
 或○抒○駁○
 青○蘭○
 樓○怒○
 觀○則○



康熙元年歲在壬寅六月望日賴有堂識

書○近○煩○者○彥○嚴○堂○黃○
 凡○代○為○莫○和○勿○思○
 有○藏○厚○淳○抽○憶○街○
 性○函○徒○喻○文○之○經○價○
 者○之○係○其○心○之○類○於○
 皆○性○支○範○之○也○神○捉○
 當○先○官○為○秘○山○刀○
 定○獲○前○故○雕○輪○威○
 剝○拆○既○是○龍○墨○縮○
 登○則○其○扶○海○白○
 宜○體○耶○箭○溢○令○
 源○之○用○廣○能○才○
 推○若○原○之○沉○龍○
 是○若○文○稍○恣○託○
 義○為○以○後○海○年○
 也○今○當○世○故○於○
 豈○人○并○言○罕○桑○
 獨○預○首○辭○失○熹○
 一○製○無○翰○之○

賴古堂尺牘新鈔目錄

高華龍 子遠無錫人

谷吳安節年伯 谷袁率卿 與葉國通 谷劉

心後待御 與華潤華新劉 與忠餘 與鄧刻

與與黃履 與卜子翁 谷劉金臺 與

陳衍 與生候官人下清洛潤泳俱有文名

與何李 與何少卿 與鍾賦部 與王步升

男六 上董夫子 與俞少卿 與鄧彭甫 谷李

曾與撰 衆人晉江人候官籍

復清昭度師 又 與趙十五 谷曾長修書 復

與陳石丈 同余考之足疾 與丘小魯

與施辰卿書 與施恒仲書

王志遠 叙錢翁 與陳昌公

與徐耀王職方 與陳昌公

曹學倫 身生使始閩縣人

與友 又 谷吳方伯 與陳開仲 又 與徐

王 熙子雍 寄庭宛平人

著述錄公啓

謝聲淵 在杭閩縣人

寄鄭孟康 寄徐與公 京邸與人書

林之蕃 孔碩候官人

與周誠齋

宋 珏 此玉 蕭田人

與非衡書

宋祖謙 主振蕭田人

與胡元潤 又 與盛丹 與胡元清 與和去

同 又 與陳章侯 與周惟因先生 共四

與吳國次 與張子京 與王壽格先生

與陳伯璣 與吳冠五 又 與高雲客

廷錫 晉之夏名錫候官人

與李明夫 與友人謝文 谷林九遠 山中書

王 錄 潘之伯兄 與友人謝文 谷林九遠 山中書

不牧 與山園選集 谷石齋 谷石齋 與李君

何 惜 玄子龍溪人

本月辟齋

魏晉介 貞泰相輝人

與紀伯紫

楊思聖 蕭龍鉅鹿人

與紀伯紫

與紀伯紫

張如蘭 總署江寧人官驛驛贈官傳扶與公崇定李
與劉生 後君父稱星祖 同野先生集

熊文舉 雪堂南門人

與康小范 與紀伯紫 與減養

紀映鍾 伯紫江寧人

與周減養

右卷之一

徐世溥 巨源新建人

上成德清昭度先生辭薦辭書 荅黃商侯論

與黃

與黃

與黃

與黃

與黃

與黃

與黃

與黃

與黃

與黃

與黃

與黃

與黃

與黃

與黃

與黃

與黃

與黃

與黃

復王于一 與蔣前民 又 荅某公 與范

金 正希嘉魚蕭休亭人

與謝友夏 告邑人送何二尹書 與友人

莫廷韓 秋水雲間人

與徐麗庵 與陳敏仲 寄歐舍山 又與

又 與徐文卿 與曹芝亭 與友人

張 風 大風上人 又 與偶送空主人 與張瑞星論書 與鄭啟

陳 輪 字克強長樂人

與薛 與雪舫

符永仁 南諸吳門人

與黃 與

薛所蘊 行呈河內人

與某

黃 經 濟叔一字山松如皋人

荅因樹屋主人 又

周 嬰 方叔蕭田人 召名中規

右卷之二

遠遊篇 危言

與黃若木 譚海澄 重荅黃允 與陽泰令黃非終	陳際泰 大士臨川人 巴吾山房新訂集 後張天如 奇釋求仲太史 荅閩中羅美中 甲戌登第後家報	陳孝遜 少游臨川人 與杓菴 東萊 荅于強 東伯玉 荅孝若 與堯生 荅于敬 奇力贊 與止仲 荅子師 奇仲九 東萊 荅于 東登小 與明葵 與平叔 奇王于一 荅無生	陳孝威 與霸臨川人 與吳次尼 與傅平叔	章世純 大力臨川人 遺稿	示門人劉仕雲共五則 與門人饒于正共九則	曾文鏡 堯臣廣信人 與友人病 與蕭伯王	文德翼 用昭燈岩九江人 與陳石丈	艾南英 千子臨川人 天儒子集 荅楊汝雲書	陳弘緒 士業折楚人 石莊初集二集 鴻鵠集 恒山序稿 復與于岸 與馬勝仲 荅梅惠連 與巨源書 再上司理李公懋 辭薦時書 與劉伯宗
--------------------------------	--	--	------------------------------	--------------------	------------------------	------------------------------	------------------------	-------------------------------	--

書 上書師閣部書 與楊紹南書 與周棟	傅汝舟 遠度江寧人 遺集 與康陽生	右卷之三	張九微 公選京口人 與王阮亭 與陳伯璣	董黃 軒仲華亭人 荅吳錦安書	盛于斯 休養遺稿 此公南陵人初名銳字野侯	吳成齋 與方園 與余治王 與傅遠侯 與吳廣賢 與周附客 與汪角次	倪元璐 應本 王汝鴻實上虞人家會稽 荅卓蓮句 又	王猷定 于南昌人 遺稿 荅周斌亮	唐 宜 前宜叔升金給人詳前稿 遺稿 與高廉生 與馬伯宗 與史肅明氏 與吳冠	卓登之 左車一名能翁 守無量一字蓮句 與周雪客 與羅石門 上葉曾城陽 與顏開美 與丁叔帶 與余奉法師 與管乾三 與李太虛太史 與
-----------------------------	----------------------------	------	------------------------------	----------------------	----------------------------	--	--------------------------------------	---------------------------	--	---

李流芳	長壽嘉定人
與夏學甫	
高兆	雲客儀官人
與月城齊先生	與紀伯紫
張鹿徵	瑞星江寧人
與程端伯先生	荅劉元夫
公勇	上紫從老人
荅姚東玉	與劉
牙元儀	止生歸安人
與紀竹遠	石民四十集
介彥達	錢肅人
與康小范	
錢謙益	牧齋常熟人
與呂辟疆	與職齋
金人瑞	字聖歎一名杉吳縣人
荅士道樹	與家伯長文昌
楊嘉祚	雲泰和人
與蕭伯玉	
張樊	紹和龍溪人
與黃俞言	

蕭士瑀	大公安和人
與兄	又
李盤	小有原名長科興化縣人
與李仲休	與唐宜之
與張開曜	
張幼學	河臣泰州人
與容	
孫弘祖	令弘秀水人
荅沈君善	荅馬茂遠賀兒入學
荅沈君善	示後人
荅三埠波人	
干奕正	司直宛平人
與顧與治	
艾寧	子教江寧人
與王玉式	
高岑	蔚生江寧人康生弟
與羅星子	與吳遠度
孫枝蔚	蔚人涇陽人
與王貽上	

集 36—17

與譚道生 目錄在焉

陳周政子 與管山人

荅王晉卿書 與杜六符書 再與王晉卿書

與國南 與恩錢書人

與張璠皮

李 愛 荅章亭亭人

荅陳大樽 又 與吳子遠書

何 謙 非鳴鹿山人

與張公亮

入眉看字

右卷之六

萬時華 茂先新進人

荅李復初 與李龍侯

蘇 恒 貳子新進人

上馬勉思先生書 報陳龍蟠 與梅明三

黃虞龍 命言晉江人家白門海岳先生于俞邵兄

別 每何蘇 與陳石公 與康祥生 與鄭公履

比王 與俞平弟 與門子將 與宋比玉

與客 與傅遠度 與葛虞甫 與劉令度

與鄭滿子 與顧與品

郝 敬 楚望京山人

與王百穀 寄羅大慶茂才 與田竹玉

吳慈謙 六益亭亭人

與張友鴻

張 家冲高州人

上伍國開師

李繼白 夢沙龍潭人

與同社 與張曉人

譚 向 道生香山武進人

與陳國

伍瑞隆 國開裝山香山人

寄王喜慶 又 又 上葛介龍直宿

范文茂 仲蘭內江人

劉李鍾合 運與友人 又 與張文寺

陸 埏 左戚仁和縣人

為外母與外父書

果以樟 公伏宛平人

與龔宇千

與胃減膏調時又

劉夢震

與李小有

陳龍正

與李合案

與友

與胡剛中

與高榮新侯部

又

與友

陸培

與友

與友

與友

與友

與王石白

與姚純甫

與駱武

與吳天書

洪吉臣

黨之仁和人

與李小有

劉激

靜夫致果休寧人

與李小有

與顧興治

顧錫時

九疇崑山人

與李小有

張元輔

相宸

人

與李小有

王光承

外石華亭人

與吳六益

趙明鑑

珍留虎林人

荅周五溪

臧懋循

台叔吳江人

與吳左光 上潘司馬

陳于壯

秋濟南海人

東孫念先

與凌君柯

余大成

樂生江寧人

荅友人

荅心經

雷士俊

伯觀定陽人家維揚

與鄭廷直書

與周際盛 再荅周際盛

劉廷諫

咸仲通州人

與劉西谿先生

與倪鴻賓 又

與孫北海

徐培

子能吳縣人

與申易菴

又

張芳

菊人句容籍家江寧

與黃俞邵

又

又

與陳伯璣

與李小

右卷之八

龔鼎孳

辛升芝應合肥人

與紀伯素

又

又

與方與三

張民表

武仲武匡林宗中平人

與周晉今

與周元亮

與鍾嶠著

與秦京

孫承澤 北海上林苑籍蓋都人

與吳王立 又

王斤 王屋初名澤久字春勝河南蘭陽人

與薛諸孟太守 再與薛諸孟太守 與某 谷

座師潘昭度中丞 復鍾百里公

劉繪 字子系一字少賢光州人

谷李 給事同野書 與吳太守 勸除酒禁書

侯方域 號宗衡丘人

谷張西銘 谷孫生書 與陳定生論詩書

葉秉敬 號君西安人

谷金

谷吳賓 谷沈玄海 寄鄭同卿呼歸 與姜

張起戎明初 與永平程嘉陽 谷

方應祥 孟旋西安人

東李袁一 谷查無學

徐日久 子卿西安人

東吳伯業先生 與周子將 與譚友夏 復開

本學王廣文 與王遂東 與付鳴南 復黃

經甫 與兩學 師 復陳子金

王相說 自還尺牘

覆臨臺郵 谷道學平金

嚴首昇 字子事客人

谷江 虞詩社人子 與王明勛 又 與王李粉

又有與陳子貞 又 谷華番 與高業

梅磊 字司宣城人

與周樂園 與兒振 又 與周樂園

余懷 澹心莆田人江寧籍

與周樂園

顧源 字清甫號寶懷江寧人

谷太初案書 寄雲溪枯木寒泉圖

劉城 伯宗貴池人

與陳伯璣

凌世韶 蒼舒歙縣人家江寧

與羅取公

沈顯 朗倩吳縣人

與羅取公

石卷之九

顧夢瑛 知如錢塘人上林署丞顏友白女督學黃

示諸兒 與張夫人 與弟

與張夫人

與張夫人

與張夫人

與張夫人

與張夫人

張二殿	再見	與姪瑤星	與房大生
汪偉	長源江寧人	與紀伯業	
翁德洪	職若紹興人	與丁大榮	
王鐸	再見	與標國	
蓮池大師	孫宏錢君人本姓沈		
答王弱生	答錢泰淳	與隱天池	答孫無高
與泰在南	與泰坦加	與黃彭池	
朱吾弼	答所高安人		
不弟			
張飛	制初奉亭人		
與姜虎騰	門人		
劉達生			
與余業生			
王若之	淵蒙山東人		
東太	東友		

倪元璐	再見	與勞春云吉	與某
右卷之十			
朱之良	蜀康六安州人		
東劉竹草	答顏性酒	寄與存古	東吳中陽
年兄	復何六陽	東路帶河	東陳父母
來王赤江	復何六陽	東許青龍	招王鹿
朱東胡尼	可		
藥甲	石室集		
與方人公書	與家太守書	再寄方人公書	
方錦章	復莆田人		
與同無聞			
林簡	子山書田人		
寄同無聲	又	又	又
周聞	無聲書田人		
復許又來書			
張子則	晉大長奉人		
復王致子書			
朱奉徵	馬仲甫田人		
復甘長修書	與某同年書	上施四明公祖書	

與陳伯璽

致周成齋墨

與月藏齋

與周莪齋先生

唐詩

子文以字

聖火田家莊

陳正壽

文：文華

與張薇葬

與陶菴

與姑義同人

與姑孰同人書 答王涇來 又

范印心 正河內人溫縣籍

都門別友 與周琬齋

萬代尚開來長治人

名相可任 蒼王伯駟 新友人

羅子尹 穀公潞州人 家江寧

目錄

復彙能之長者第二書

袁于令 蘇巷長洲人

與安公

右卷之十一

王亦臨

與羅叔公又

圻 百安撫州人

與王奇格與

又與上先生與濟叔論
印章又與又與又與
叔又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萬一能震甫洞中人

丁遂 齊懷江浦人

示兒 又

夏

華岳孝威人時爲陳州守

與諸春庵父母

吳

第曰庸晉江人

竟陵署中以詩代家書寄弟

沈

光祿仲達種蓮宛平人

與友 與友

吳

宗信冠五休寧人

與樸園 又 又 與周雪客

尺

廣新鈔 日錄

三九 賴古堂訂

吳

晉介茲江寧人

復江舟次 與休裝崖先生 與林茂之前輩

魏

學海子敬嘉善人

不處宜之

周

體觀 伯恒通化人

不處宜之

朱

徽 遂初進賢人

與張修庭

魏

大中 孔時嘉善人

答吳生白 答方孫未 答王中記 答游眉生

右卷之十二

尺廣新鈔

一 卷

三 賴古堂訂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目錄終

觀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一

昇州 高 阜康生 遜

豫儀 周在浚 客 鈔

高攀龍 景遠無錫人 高子通告

荅吳安節年伯

聖學全不靠靜。但各人稟賦不同。若精神短弱。決要靜中培養。豐碩收抬。來便是良知散漫。去都成妄想。靜中培養。豐碩收抬。來便是良知散漫。去都成妄想。

荅袁章卿

敝邑之士。於臺下津津去思。無不曰長者。長者此益見臺下之真宰。鄉之政不占有孚矣。不佞妄謂人生作令。率兩放過。真是寶山空回。一生令名。自世血食方寸。有無窮之嫌。子孫有無窮之報。不過三年中一念自持而已。臺下當已深味於斯。

與葉閣適

足下循而知裁。發乎中行矣。兩年兩與足下連宵之

高攀龍 景遠無錫人 高子通告

語退而自惟。每愧不及足下。聞然內充。令人心融氣平。弟望此境而未見也。第足下精神氣魄。太近收斂。其勢欲入於佛老。不可不察。朋友相與。須盡力砥其失方。有進處。弟施失足。下下不可不報。大塊百年中。偶兩相遇。毋相孤負也。

荅劉心統侍御

天下原是一身。吾輩合并為公。即天下如一氣呼吸。何謂合并為公。人人真心為君民也。為君民心真則千萬人無不一放。日如一氣呼吸。三晉得門下得保障矣。屬吏最優最劣。切願一聞。此二項不矣。中人當不日而化。知門下心所同然也。

與華潤菴鄒荆與忠餘

趙太宰一世。人傑。每事出格。庸人崇而不敢動。賢知覺而不能靜。再得一年。在事吏治民生。必有可觀。其言曰。君子在救民。不能放民。算不得帳。誠然。然此事或尚可為。培得元氣。成天之和氣。轉禍為福。此憂人癡心也。

與鄒荆與

當道有人海內遺迹。相繼彙征。此亦佳事。可再在此。可危亦在此。譬如優人滿堂。紅袍盡數。登場便將。若賢主佳賓。典讓量。大再微一本方好耳。

與黃鳳衡

年丈橫被風波。然轉高辟。價矣。夫天意豈直高年丈之名。乃王成年丈之實。百年浮榮。轉盼過眼。遲暮思之。惘然無得。若將向外精神。反歸自己。計箇定帖。乃千生萬劫。轉達成覺之日也。此箇路頭。干涉非小。但在願境中。越若與頭。難得回頭。逆境中。沒了世味。左海真味。故弟嘗謂造化。每以逆境。成全君子。以順境。坑陷小人。以弟驗之。即今半生受用。實錄聖主一譴。年丈異日當有味斯語。幸勿以弟言爲迂而忽之。

與于子靜

年來愈覺得身心之事。當汲汲求之。不可丟在無事甲中。一切求閒好靜。總是無事生事。亦成富而蹉。道聖人之學。下學上達。惟是孜孜。屹屹。好古敏求。只一末字。便可做二六時中工課也。何如。

答劉念臺

第一生

杜門謝客。正是此時。道理彼欲。殺時。登杜門。所能透。然即死是盡道而死。非立巖壑而死也。况吾輩一室之中。自有千秋之業。天教良緣。安得當面。踉蹌大抵現前道理。極平常。不可若一分怕死。意思以害世教。不可若一分不怕死。意思以害世事。想大於極痛憤。時未之思也。

與徐檢老房師

神場事發。一時公論。已鬧到九分有餘。盛則必衰。明則必晦。譬如時已向寒。一番熱過。重一番寒耳。此陽之定機。不知當軸于時。何以妙其用耳。陳衍生侯官人。了清海。訓導。俱有文名。大江草堂集二集

與何李翬

信宿園林。歸來覺寓舍多不稱意。人情易移。若此可。謹也。

與何彥平

雨花臺細草綿軟如茵。生卧其上。不見泥土。他山所無也。攝山往祖堂。磴道幽且清。涼亭前草坡平曠。極宜心目。弟於數處。皆時遊憩。內養不足。正藉風景。陶。

沈耳

與鍾儀部 伯敬先生

求詩文而采聲名自是常態若方兄之仰望台慈則
名實相副非時容者矣然作誌傳必一一擇其人又
必一一不涉過情之語則蔡中郎無復邪有道之歎
矣人子欲以長者一言顯其親也言與淚下此一會
可嘉也一念可嘉遂予之矣仲尼不爲已甚者伏惟
俯鑒鄙言惶仄惶仄

與王彥升

卷之一

五 國古堂

歸都視燕齊如在井底加之兵荒又是皆井弟則管
井中斷叙也年將五十嶺然遲暮矣即欲棄燭游顧
安所得燭乎兄丈德業日新無繇欽奉徒有伊鬱萬
祈願時保重爲慰

上董夫子

昔陸公平泉子告語唐公荆川曰某如人家教學先
生乞歸便得歸去公如好郎中主人病勢未愈安肯
放回伏惟師臺今日是國家一大醫王詎得便謝主
人

與俞少卿 仲茅先生

明公暫居下俯一方獨寄視往年徘徊卿寺默默
重不更舒暢耶譬天地之潤物無過川澤矣川居高
勢峻雖所之長遠而潤物之功薄澤居卑勢緩蛟龍
是處霧露是典而潤物之功厚故川則有至有弊至
焉澤之德惠無窮也明公以爲然否若急利欲趨榮
赫者則以衍言爲迂且拙失笑反走矣

與鄧彰甫

小賦不知堪入巨目否萬祈斧正方可就梓此書展
是百花董狐但批評圈點爲時套盜膠似當選去且
所謂批評者一則能扶古人胸中欲吐之妙以剖千
古不決之疑一則援引商略判然詳盡以自見其賅
博如論漢魏而下證晉唐如談詩賦而兼履了史之
類也倘語意平常不如無批輕薄率易尤爲可厭矣
至于選取權衡當寬于古而嚴于今適見所採故實
多不全用古語此尤不可古人文字不取則已取則
勿剪削之彼作者苦心脈絡關紐實暗藏字句之中
稍經裁斷便索然矣臨楮于冒惶仄不既

此項未易
盡錄前不

荅李明六

數米視雞。靜中樂事。人心苟有自得。瓜生髮長。亦是
一番境界。惟至人固能坦然也。

曾與吳人晉江人候官情

復濟昭度師

大序中謂詩之權說不逞者。皆情之哀。人能知詩
則天下無復事。此古今未發之論。猶謂天下無情。外
之理道。凡忍於犯倫傷義。皆世間極寡情之輩。蓋古
之忠臣孝子。不過其情至於君父者。使世皆深情
於夫婦昆弟朋友之人。則亦必無谷風之怨。鸛鳴之
爭。與夫二夫失節之事。所云人人能詩。則天下無復
事。正以人人深情。則天下無事。自然恩厚而篤於倫
也。

與趙十五

十五雙腕能出。不得縱力于詩。使于百年後。少吾代
趙十五一位者。皆此兩手王摩詰。倪雲林。絕妙山水。
爲崇使十五折腰接骨。無手可寄。便得入山。閉戶從
此。十數年。李白杜甫。可知何至出賣。浪仙孟東野。

陶隱士
名陶計工
詩後而不
能盡手爲
畫之西郊
遠其畫曰
謝人趙十
亦隱士

此項未易
盡錄前不

荅伶長修古

足下以爲人寧可無詩名。不可厚詩之理。色其善甚
善。其于詩理與色俱無之。信口出聲。慨然而嘆。啞然
而笑。法然而訕。未省此嘆者。哭者。淚者。爲色乎。爲理
乎。以色而笑。嘆而悲。淚則優人之排場也。若以理而
笑。而訕。而淚。則其勉強假借。又甚於優人。不但不成詩
而亦不成理矣。今之人。辱詩之理。色而理。色亦可辱
詩。來書所云。以廉耻護送詩道者。無理亦無色者也。

復曾叔祈書

前者手教之及。某適薄游梅溪。歸而讀之作數日喜
時方小春。梅使未發。是以報章疑之。頃者又接來翰。
不知何日得與叔祈。西窓剪燭。盡其所懷。每數篇史。
於張子房。牧其博浪之豪。爽。圯下之溫文。與夫辟穀
仙遊之霞舉。其贊之不容口。至想像於其狀貌。不知
史遷此際如何。想慕遷之生後。於子房所云狀貌。亦
不過得於傳聞。伊人宛在。暗中摸索。愚謂此中大有

工于寫物
之文實增
上見之盛

回味乃不依於叔祈無論生同時又爲一家之人令
手札之往來者三乃吾竟不知叔祈作何狀彼此懷
抱中各有一我家某某明明於心目之前但須二相
見各出一意中所懸想暗索之人印而合之想明秋
把臂時當亦啞然一笑也

又

想意今之帖括當古人引詩之例隨其興會而解
之愚近讀左氏凡左氏引詩皆非詩人之旨然
而作詩之意與引之典會偶然相觸殊無關涉
八卷之二
精神百倍此非詩人之情而引詩者之情也後之訓
詁註疏者自舍其情而拘聖賢之貌而今之爲帖括
者并舍聖賢之貌以拘序訓詁註疏者之貌轉轉相
摹愈求肖而愈遠矣

與黃東崖先生書

在里閨中二十年夢想竟未敢自通於左右生平頗
能自廣殊非以乘車戴笠之故不欲曳裾於先達公
卿間意頗非今世之浮游而附聲氣者嘗謂吾人心
中不知史記爲何書雖司馬子長復生日與之居處

笑語祇以增其人幾之名山之懷恨耳故雖口把先
生詩文而不取一通書問留未盡之語祇模索於心
目宛在中不更意遠而味長乎今者始以拙藁自費
而以家母之行畧請夫天旌下及於寒戶而執筆記
載斯亦太史公之事也而亦以見某之進而求見於
當世之名公大人非吾母之故則雖重其事難以二
十年夢思而不敢思行道之管接非如世之食名而
來取名而去者徒以費元禮之門座李郭之舟也附
上纖素一方倘爲家慈裁筆懸之紡授堂中不但爲
先生之教幸亦使人謂異擢寡婦之子雖垂老碌碌
無所見其於先生猶不在禮弗與交之列耳

與卓珂月

某自十數年前則知海內有珂月卓子欣賞奇文每
掩卷作萊菔伊人之思輒欲奏記自通已又念近日
時刻中諸君子所記載交籍不啻招降納叛而世之
附名其中者雖不盡弭耳乞盟然意已近之此無論
非志士所以自處而泥首而轉受之不武祇爲壇坫
之辱尤非所以處吾珂月也是以門士王生再游武

卷之二
林某但致小刻二種以志神交入林把臂字後他日

未敢數行上饋耳又今世失路生疑作書相問訊滿紙怨望嗟早嘆老問天咎人強相憤慰此尤非珂月所樂聞而又世之造作書牘以定交於當時才名之士者大率抵掌論文汗漫千百言將以誇多示辨其竊自備欲與珂月言者何文乎吾代時文不足言欲與珂月言古文則自具千古之眼者是以此其俱不從有所言以取珂月謔笑而但以母氏之行畧請卓示悲哀其孤而許之

荅陳石丈

每閱墨義房書輒有樂日之數以爲前世可馬子長杜甫諸君何幸而不爲此彼亦人耳使我無科舉之累得肆力於文章固未能勝之亦未必盡出其下以此爲應制帖括事每一舉筆輒謂我留此數點心血作一篇古文辭數百張行直得無悔無礙而又庶幾希與於千百年以後何苦受王介甫嚴格如此意況似於富貴功名一道極相嫌恨雖未甘謝去巾衫飄然爲隱士逸民又似不可強昔人所謂抑而行之必

有狂疾耳天下事必且日甚一日此後極難題目正須我輩爲之弟哀憊無受鞭撻足矣兄不可不自勵也

問余希之足疾

兄近來足疾知未脫然頗疑兄不能慎疾我輩少年時耗費精氣無異破家蕩子中年得病此債主持權帶登門時也但能忍耐暫欲稍償一二彼亦有時而去然猶負未完一二月後不能再來問我使若實言預聚通欠填滿一去遂不復來矣兄之足弟之不善養之也

與丘小舛

某未衰而老類毛種種每顧影自歎唇腐面皺於入股中而又似不願處其羅籠之內私念我輩既用帖括應制正如網中魚鳥度無脫理倘安意其中尚可移之盆盎育之樊籠雖不有林壑之樂猶庶幾苟全斯羽得爲人耳目近玩一武侍勇跳躍幾伴犬網而

出其力。愈大其縛愈急。必至摧暑損毛。祇增窘苦。如某得無類。是縛急力倦。正不知出脫何日耳。小魯何以救之。

與施辰卿書

作理題。正當如剝笋皮。殼不盡。其味不出。今之深於說理者。不但不剝其殼。且包封數十重。厚皮。薄紙。濕說。煨而食之。之雅。此則不但無笋味。人亦不知其爲笋矣。至於某某諸賢。妄言先輩。但以寥寥數語。言不盡。盡爲合作。此又似不食笋肉。但撮皮煮汁。畧滷。而止者。鄙意如此。所作者不能如其所言。但以被今時之失。未爲不是也。

與施漁仲書

兄飄然高蹈。如赤松子仙游。視蕭相國。漢廷城緊。不啻然一笑乎。然閉戶著書。正在此時。無帖括之累。頭巾之縛。史遷杜市。唯吾意之所之。此吾輩善占便宜妙着也。若以爲隱居放浪。章已謝去巾衫。遂可從諸少年作狹邪世外之樂。則是張子房不辟穀訪黃石公。而學魏公子之飲酒近婦人。此古人鬱鬱不得

意而求死不得者之所爲。兄今方爲天下第一等快活之人。作第一等高尚之事。無錯認題目。倒行逆施。效日暮途遠者云云也。

王志遠

立亭 常州人

與徐耀玉職方

當宜之司。久失其職。既不能如仗鉞持斧者之雷厲風行。又不能如分竹鳴琴者之朝施暮暨。動皆掣肘。竟成何事。下櫓以來。靡日不思拂衣而尚平。未果。猶初頭在。而虛語塵鹿之志。則雖知已不信也。以爲堪

與陳眉公

門下名滿天下。不得其門者。謂直富百尺樓上置耳。聞諸家弟門下。恂恂常常不親。不賴兄之但使人意。不使人氣。索其當疑老聃氏之教孔也。去其驕志。與滿態已。乃使人一見。驚以爲龍。至口張而不能。啗。殆非真老聃也。以所聞家弟門下。乃能不猶龍。夫能不猶龍者。乃不能使人不得。不以爲真人矣。

曹學佺

尊生 龍溪人

與友

蕭有理想。有虛障。與綺語。無干。觀昔詞人。劉勰。陸羽。生長叢林。所著文心茶品。雖經滿眼。不涉禪隻字。即支道林。廬山遠。非老法師乎。言。周字字文也。今人以單刀一棒等語。竄入。寧不厭厭。

又

論詩。譬諸書者。奕者。誦者。若無傳授。任一已聰明。則必趨于邪路。終身不能精進。然稍流規矩。效法古人。雖乃若登天。勿畏其難。可矣。

與徐典公

釋道有藏。獨吾儒無藏。可乎。僕欲合古今經史子集。大部刻為儒藏。

與陳開仲

盛唐諸公。妙全在用拙。拙則渾雅大雅。而無乘捷。關巧之病。予親應急之詩。一時不能。卽就輒以巧思勝之。若用拙。非從容。服豫。不能。

又

伯敬詩歸。其病在學卓吾詩史。詩史欲其盡評詩。欲

與徐存永

其不盡。卓吾以之評史。則可。伯敬以之評詩。則不可。國初集如陶士敬。張學屏。宋潛溪。楊東里。諸公。每有贈送。郡邑。幕僚之作。驛宰介。巡。皆所不廢。雖其人自足取重。而亦見前哲之留意吏治。民生。不以微忽。

答吳方伯

亡兒頗稱通用之器。而造物者亟收之。此因以一篇。極大。趨目相難。而弟略以一篇。平。淡。文字。應之。曰。不獨已而已。但棄世勢。而修梵行。此弟之素志。又非有所托而逃也。

王熙于蕭。所處。虎。平人。

著述緣公啓

蓋聞天祐斯文。自產千秋之宗。主人肩大担。卓號一代之浮榮。故賢聖惟發憤而詩乃成。卽後儒必虛愁而書可著。春欲須羽翼丘明之雙目。難存史記待昭垂司馬之全形。忽厭他如張文昌。以乍育而工業府。盧照鄰。緣久疾而擅吟。聖若斯之徒。始猶小技。矧夫守先待後。析天人性命之微言。述往思來。備今古典。

公之準鑑。非逸休暇。豈獲專勤。桐城令司馬點公陳氏。九液蘊靈。六匡誕秀。七歲通經。傳箋研百氏。以無遺。十齡輒庀史。林身任三長。而不讓。衡制統於吳下。張楊全東願撤阜北正驛賦於雲間陳李齊接編帶人典朝而府思拔。在廷爭視其光儀。甫鄉薦而掌祕書。政府咸資其手筆。雖大麓中沮至今猶歎爲真狀元。迨釋褐南歸。舉世仍呼爲好才子。是以熙父任祭酒時之贈詩也。則曰注疏經史。年猶少。屢羣氣夏新。大眾宰靜海高公之貽句也。則曰無雙經學黃江夏第五科名杜紫微期待各已如斯通顯奚難立致。乃造物巧爲成就。奪去子野之聰。令儒術大振。今時悉倚難妻之目。寸陰必惜。用是日斯。通月斯征。萬卷堪娛。遂至冬不爐。夏不扇。書成甘種。菰可盈車。扶六籍之奧義。於二經之功約。而倍寓一朝之褒議。於四部。其指隱而彰。掃山陰餘姚之禪。門庭斷自程朱。湖嘉隆弘正之詩源。流品分從趙宋。西京以下。未嘗無賦賦會出。而世識真騷。八家以後。敢曰無文。文會行而人裁。僞體若不共襄。制副何以仰

學子奉
歸藏十
全之作
事復作
一人應
功德一
之也不
知文字
身正自
無量

謝聖賢。點等職在清曹。分應獨任。但累計健板之費。動須數千。勢必賴大雅之流。各資消納。與其結佛緣。以霽利益。何如種文福。以厚其妻。且點公氏官僅數旬。居無五畝。彼千頃。亦人耳。能將百萬爲高士。買山即却。起小夫子。屢費千金。爲故人治宅。今陳子既以詩書爲生活。則吾黨亦用梨棗代田園。伏乞諸老年臺先生。隨分樂捐。聲施不朽。噫嘻。杜微失聽。猶來君相之求。徐積病。蘇黃爲友。死有功於孔孟。詎止篤夫情親。諒切同心。敢申虔懇。

謝聲嗣在祝園縣人
寄鄭孟摩

家室至。楊手書甚慰。素悉近况。水部自不惡。而河上翁尤不惡。俗言紛紛。但患貧耳。而貧非不伎所患也。老母在堂。不乏菽水。先人敝廬。足以蔽風雨。百畝之田。足以供餼粥。視一二吾宦者。誠貧。回首作措大時。已過之遠矣。吾嘗謂人生。苟存一知足之心。何官不可爲。何地不可居。如不知足。則卿相不已。必思帝王。帝王不已。必思神仙。神仙不已。必思作玉皇大帝。而

元會運世百六陽九之期於心尚以爲未足也歷觀古今人所爲知止知足不貪得不競進者皆虛言耳以敬通仲翔塞門不仕左對孺人右顧稚子此天下之至樂而猶然怨天尤人齋志長恨至謂死之日以青蠅爲平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不恨幸知知己之有無於自家本來面目分毫有何干涉此僕所常考錢子古而不勝竊笑者也

青然與公

僕之不作二十石而持節河干非逃富也自揣生事微儻之性未降猖狂之名已滿天下一旦復親簿書錢穀之事如砧魚俎肉任人鈐裁一不便也疎故之人動輒振觸法罔既密虛文復繁一不留意譴訶加之安能以有限之精力敵之無用之地二不便也三十年制科最長半白一旦低眉折腰爭諸年少充則失人隨則失已目今馳馬使者盛氣行部目中罕復有老太守哉三不便也體既好閒性復嗜腰每至日高始離牀榻午飯方罷便作義皇胥問想聞剝啄之聲輒恨其影響之弗與况於日暮雨犯霜露星

露晃於郊祠之間以候當遂錢色親米鹽細事乎四不便也文弱之人酷耽書史行立坐卧不能相離而欲一旦棄置桑榆傾倒簿書之暴組鐵織之女令之復操井臼五不便也性不耐暑每歲入伏瘡瘍遍體四支糜潰膿血狼籍直至秋末冬初方獲脫痲巾烏髯履九夏一切不御况能步趨唯伏轉案長跼窮屏氣如三日子婦哉六不便也族戚既廣交遊既窮仰給衣食十人而七一開則虎之符莫不延腰逐濟千見畏懼戶外之僮既滿幸舍之席無處窮乏得我昔人比之失其本心死遂蒙未飽怨謗連騰青蚨方飛白簡隨至又安能以一身之名節爲他人填豁堅也七不便也有此七者腰轉胸中計之爛熟故得河干之役遂其本懷然此情可爲知己道難與一二俗子言也安乎孤署介於河濱節制千里不爲不尊日高視事日息而入心無錢糈出入之計日無案牘平反之事耳無析楊夏楚之聲不爲不適也所少者赤仄耳然上視二十石則誠不如回思窮措大冷司李及南刑曹時豈不過之哉

京邸與人書

長安二三月間。土膏變動。暖氣上騰。家家戶外溝瀆。
一時飄漫。穢滯狼籍。平鋪交衢。人馬踐之輒陷。衣履
臭腐。經月不消。觸鼻入喉。靡不眩逆嘔噦。浸成瘟疫。
四月以後。即苦暴暑。斗室如燂。牀几皆難着手。袒跣
偃卧。則青蠅隨之。不置。青衣平頭。應交揮。纔得合
寢。復聞剝啄。辟官署政事。無纖毫可經心。日而投刺。
報謁。置酒召客。及赴人召。日日相續。得暑相率。無寸
隙也。生平不喜見尊貴客。及禮法宴會。而人道以此。
爲重。稍自疎遠。動成謗議。且未舉而微禽。先驚每
一自念。惘惘如失。人生行樂耳。年過五十。頭髮漸星。
駒影電流。河清寧復可俟。而陸沈繁絆。如泉禽處。樊
長鯨在沼。覺憂四顧。不得遂其掉臂橫海之志。良可
歎也。

林之蕃 孔頊侯官人

與周減齋

得大者。吟咏千百遍。自宋元至今七百年。無此作矣。
之蕃雖愚且鈍。曾經一番苦心。出一身白汗。因得知

先生之詩最真。惟知之最真。故心悅誠服。非阿所好

也。吾輩一生精神。成此一部集。已與日月爭光。更何
所求哉。二三十年功名。轉盼成空。榮辱毀譽。是非得
失。總是夢中之夢。今日洗脚上船。正好作明心見性
之事。始是英雄。究竟古語云。卽今休去。便休去。欲待
了時。無了時。先生高明。起子瞻之善下劣。學敢效顰。
印饒舌。然竊比于春夢婆。發居士一笑也。

宋 王北玉書田人

與邦衡書

醉中袖屏提室詩歸。謬爲評校。宋卒業而酒醒矣。故
半部獨爲無賴之態。然醉之所云。不喜無會。或遇當
耳大抵詩以言志。情貴副境。緣情肖物。各極其致。乃
爲佳也。而或欣笑之時。不能強爲不平之語。而言哀
已。嘆顧念。增愛。此時卽幽獨自訴。心口相語。已落二
景况。昨者之景。已陳於前。而今者之情。復新於後。安
能追數前歡。申造舊悲。故但可略易片言。不宜便更
前句。以不拂夫爾時得心書紙之意耳。

宋祖謙 士振甫田人

滿一屋。謙欲買紙一百車。繫筆一千管。盡鈔師書。

與吳蘭次

君家與詞衛。惠吐于行間。亦能傾曲之。誤。覽。蘭。採。于。字。裏。不。數。辨。揭。之。工。君。真。四。聲。之。功。臣。而。十。法。之。領。袖。也。若。使。飛。卿。有。知。亦。當。點。首。地。下。矣。

與林鍊崖先生

先生憫世人心骨沸熱。故以此出世。應洋語。釋之。即子癡。姑妄言之之意也。然謙固不敢妄說。

與羅星于

古端硯一方。奉換足下。宋板胡傳春秋。倘得如願。此石。廢。理。中。有。一。部。陽。秋。矣。勿。輕。視。之。

與陳伯璣

求墨于足下者。衆矣。而獨以贈予。此不可解也。或曰。伯璣之嗜子。猶子之嗜墨也。此語可爲吾兩人寫照。敢持以獻。聊當報瓊。

與張子京

足下以墨惠予。且曰。子留以殉葬。吾今贈子。足下真善行。其惠哉。語曰。欲者不多。則與者忘。少弟于墨食。

矣。而足下輒樂施焉。傷廉。傷惠。吾儕于筆墨間。不暇避矣。

與王壽格先生

嘗憶姚現聞先生上蒲州書曰。方今君子之破小人。不當以口舌勝之。而當以功業勝之。此二語至言也。敢持以獻公。

與黎愧曾

十五年始通一音。問政如層城。桃花一處。蓬萊水。一。清。淺。不。足。訐。也。

與吳冠五

渠殆薛伯宗耶。不然。那得此從癡法。

又

僕所作寒鴉圖。幸足下一序。非足下目擊。不如僕以淚濡墨。

與高雲客

足下謂僕八分書。學家叔祖比玉。僕固不厭家。雖然。何至舍古撫今。然家叔祖二十時。便已入漢人之室。僕不迫也。

讀經領入註考經實大快事而註出明六手又一大快也弟愚意以爲註有二法一訓經一發經訓經者訓其字義而真其經義非遺意也留其意不發以俟讀者自得之也此是註經第一下如鄭玄之于詩經是也發經者借經文以寫自己見識前之若一字無與于經者統而會其大意則字字與經相長也此雖不及訓經者義長而爲力周難而爲意亦不淺如何

秀之于莊子是也惟宋儒乃合訓詁解義而一之然訓詁與古同而解義與古異何也蓋卽經以解義非依經以解義也故除却經文註卽不成章矣故弟嘗謂淺晉解經如現相宋代解經如寫真蓋謂此也嘗欲用訓詁法于詩經樂經而用解義法于易經書經禮經春秋蓋有志而未及爲之也因凡註孝經故書以請教屋事罔在道理之外然世間之事必遁理順者而後忍耐此自庸人能之何用賢者乎然謙讓乃兄家家法固無候弟贅也

文有虛神然當從實處人不當從虛處人尊作講學
觀者虛處所以逃却實處半邊當從實上用方耳
凡凌虛仙子俱于實地修行得之可悟爲文之法也

答林九遠

事臥觀牀上者樹頭樣子晚晴聚散經了一日無分
豪進益甚足爲知己辱也奈何奈何承示功名一念
比前稍淡談何容易耶古今多少鐵漢平日口裏咬
破頑石一到功名場中便打折骨頭兄雖是出世男
子然而于此一言弟實未能盡信也姪遊再爲兩問
弟與姪無嫌邪抑姪深拒俗客也今亦志絕矣兄與
樵門不必行可也

山中寄衡之伯兄

別日甚草草然知不得不別故遂決耳弟今年所居

又勝去年不用兄受也况坐處想已決策在塘頭但不知能脫然家累否日適月征所事未就兄宜肅刻俗繼可也弟家計日促數年以後男女長大不知作何處真然事到絕頂處定有一番山箴刻苦讀書盡我本分至于世事聽之于天處世正如登山且據目前穩處寘脚前面縱有險阻俟到時商量耳此段迂闊願與兄共之

山中答孟韓妹

三哥在山中已是長素忽寄若干肉至得無羊踏菜園乎然不欲處妹一片至情爲妹一飽食然後復素佛是千古有情人被不加我犯戒之律也聞大哥又有越行奶在家中當閃不過妹有便小袖時時使去一看蓋媳婦痛姑終不如兒之痛母也二哥一身未了事須一第了之自以生無福相不十分刻苦造物不肯輕以相與是以自閉窮山作一段苦頭陀行徑雖然奶老矣膝下受子越在山中我輩少年人猶自不堪况老人乎每一念此歎息而已妹可體二哥此意餘不盡

王鐸 覺斯孟津人
嶺山園選集

答牧齋

如造物私以青綾管厚足下也足下之外誰復才負淵微與足下七雄中惟爲秦楚者乎僕繫兒濫弱兵也受子缺短實不敢執小旗鼓而見足下孫吳之壘

與質公

大梁張林宗詩家董狐伐毛沈龍于此道足下料皆

駢對服子慎東廣徵夏侯孝若任彥升殆其傳匹類

答玉涵

未晤輒刺刺應自憎朕天下必聯膝拳拳以爲好則

未必朕

荅石全

今始知天大矣雖冥冥屬何處矜口

與李君

雲中山詩儻負覺重否郵而致我

與友

芳花繽紛明月道遙僕四十餘年襟期豪公標格各自足矣黃鶴懷中復有何人吹玉笛乎

何 楷 玄子龍溪人

答冒辟疆

人不可言病言病則其病至矣弟前此因有恙而逃者而不意其果病也飲食不化步履艱難竟夜不眠終日如在夢中苦甚苦甚展誦佳卷精遠疑穆直承元錄南國即多才求其養如木雞體近空闊斷未有逾台兄者也弟筆研久荒然寶氣所呈猶乞而識之非欲慢然貢佞唯願耳以略好音而已

魏裔介 貞孝桓郡人

與紀伯紫

素心晨夕良晤在懷忽復適征咏采葛之章爲之三嘆老社翁高懷不羈與氣迎人每向長安物色不敢再屈一指也所教升陞幾施以連晉陽之險蓋弟昔于役之所論矣其山曉峨其水激蕩鼓之矣越雖稍粗放然而奇矣古矣若乃吊淮陰左車之舊蹟覽唐宗宋祖之道伐尹鐸保障越石清瑣俯仰古今得無有動於中乎恐烟雲滿階占壘不止此行堪白首終日厭青山之句也弟少而多病長而寡學雖欲策其

舊銳勉整功業於時而才疎志劣毫無補益此方寸地近愈成灰矣先人遺澤田數頃瓦廬數十間在愛水之北其中亦粗有亭臺沼榭明歲春杪便圖乞恩於聖明躬耕隴上且以求盡昔日所聞於大君子者耳老社翁嗜癖之好乃比之於昌黎弟誠魏死矣若乃東野之達則老社翁實足以相後先也

湯思聖 猶龍鉅鹿人

與紀伯紫

長安論詩如昨日耳每每從往來者問紀先生行踪南望少微知竹杖芒屨遺還于杏村龍潭間素整徐引高歌岸幘何復別有蓬瀛弟遂奔走風塵幾成俗吏太行登頓世路險巇去歲簿書兀兀如失舵孤舟今弟復獲獲果如求林飢鶴老社翁聞之當爲一歎息也然而面雖積垢此心縹于筆墨終未能斷新作肯寄示乎固庵之便特附候音知已久離把臂傾倒弟不能不欣羨固庵耳

張如蘭 德縣人官縣尉封官休致與公崇定季

與劉生

足下神遊竹素寄情鼓吹覽是編也沿續澤涉山嵐
栗栗落落矚目皆寶其詩家之嚆矢乎思以應此外
尚不可窮詰玉于玉于不玉吾心又有藍田也是
在學者善養隋和哉不然拾瑣珉而捨火齊珠楚璞
而星升會此技止此矣唯足下圖之小詩附郭
熊文舉 雪堂南月人

與康小范

握別長安倏忽八年。跋仰籀散於丹青之上。忽如飢
渴今 皇網特張名賢裔翼瓊巖大對直上金廬
虎賁前參 八卷之一
此其時矣。難弟風塵突證而豚兄又附蘭諸青雲在
望。激昂如何。不倏自棄田間久裂痼疾。苦三疏而後
得請。年來潦倒窮愁。今春病幾不起。而當事輒以小
草相迫。是進之不能。步萎龍之跡退之不能。恬猿鶴
之夢。誰謂其山頽水爲。俊物乎。別久懷深。所欲數陳
於知己者。期期其未悉一也。附書情懷。

與紀伯紫

二十七年之別。一日相逢。懷往悼來。如麻姑同上元。
夫人嘆蓬萊清淺也。俗醜蠅蜚面目可憎。何時得與

諸老友放杖浩歌於荒寒寂寞之消。弟雖鈍笨尚可
索林梅陶有也。謝教不莊。仰惟原宥。

與臧素

老年翁宣力巖強。功高鼎釜而不孝。灰心林壑夢斷
塵緣。屬風霾瀕河。未有那居且嚴閉有命。香墓難堅。
一出逡巡。四疏迂直。愧無涓埃之效。遂抱終天之痛。
卽 恩隆守制。蓋捨地誓死。闕下而後得之。

已矣。不可爲人。不可爲子。奄奄餘志。雖阜魚立。猶猶
恨晚矣。王穀子孝廉附函未達。武夷。其有回焉。峰哉。

閩海沸羹。江鄉風鶴。懷來悼往。總不勝情。幸老年翁
綸羽所臨。歸波頓靖。差足爲文士才人吐氣。然麋香

草微霜。贊論兵六七年。於此北山偕偕之詩能詠乎。
今春與士業社兄望衡對宇。宛其一洲。所謂伊人。時

夢兼邇。而良書遠頒。美於繡緇。煌煌哀些。榮及泉扃。
蓋一日捧誦。惡陳幽明。悉爲成涕。何老年臺重念鮮

民而錫類惠施之過渥也。俾也可忘胡然。罔極罔極。
積苦積勞。九閭昭格。百兩君子。亦知從事獨賢。願竟

弘猷。佇光麟閣。不孝銜哀。草土亦既練而小祥。蒲柳

早衰夢我罷賦行將結茅匡廬萬山深處作打鐵聲
地頭陀以畢餘年擬昔千秋自命謬欲有所結撰著
述追擬古人燭烽火連綿心計迂錯所抄書卷盡付
秦灰鮑錦不還江花久萎雖有一二創存無可爲鴻
鉅道者佳詩海涵地負愈出愈可蓋才本於情情深
而才具起每一落紙便覺欲飛欲舞可泣可歌時覺
作詩本無其情才復蕭弱卽累韻連篇奏字櫛句耳
未足與議也必傳何疑客志片言以附不朽

紀映鍾

伯紫江寧人
真冷堂集

八卷之二

手讀古堂印

與周叔齋

竟陵有言英雄失意位得意亦位日者捧讀偶遂堂
近刻知字字是淚字字是英雄本色又如風波長途
步步引入聖賢兢業地位真不敢作詩讀矣經年苦
別一見便披拂此鴻寶快幸何如階俟一二日卒業
完趙亦願附傳不朽耳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一終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二

溫陵 林嗣瑗 錄

長汀 黎士弘 愧曾 選

原保 周在浚 雪客 鈔

周在梁 園客

徐世海 巨源 折道人

上虞 撫藩昭度先生辭薦辭書

二月十五日，蒙南昌縣發下手諭，以不肖世海應薦者，伏讀震怒，手足顛掉，如膏竊聞，堅不謂信，乃今果

卷之二

賴古堂

然三復無措，恐傷知人之明，不收感恩之實，有難處

者，二必不可者，六近有所聞不安，而末可信者，一敢

冒昧悉布之，夫不肖一介下士，師堂因欲周知地方

利病，延及薦義，固辭不允，始踐往役之義，垂將二年

經，守應庶幾無罪，泊師榮陞去德日遠，昨冬詔旨

初下，省中即傳有是舉，紛紛藉藉，詳于道路，親友聞

之，皆來見問，不肖荅曰：無是也。大中丞聽而慎，且深

知我愚，聽而快，必不以愚人應明詔，知我愚，必憐而

曲全之。其為鳥有不待言，乃或不信，疑有隱情，輒復

查議必以
大東為宗
紀則失之
之何則
即章山人
最客之視
耳即王成
運亦成

平神集
以此等文
以為正稿

不在此
不在此
不在此

則言最
雖與夜
之書並
可也

集情在此

旁訊自離生人，素華對人，皆為不肖辨之，往往至于

面類，發亦其執以為無有如此今也，一旦所得皆實

必以不肖陰有于求，賜為不知，前此贊語皆為飾詞

懷詐之嫌，無以自白，難處一也。字下深識高蹈之士

年長于海，材力倍之者，尚有數人，其間說味欲羨，鑽

營與得者，蓋可數計，就中裏面在欲與不欲之間者

亦復有之一，以為海錯一，以為雞肋一，以為腐鼠不

肖，氣浮性慾，舉止狂率，發言措足，動生尤謗，師堂一

朝薦及此人，惜者益悲，求而不得者，轉生嫉妒，高勝

卷之二

賴古堂

之士復引為口實，虧名增語，兄弟不知，啞其相笑，無

若抵之，棄婦然難處，二也不肖生二十九年矣，在母

懷懷七月而免，氣體孱弱，切從華誦殺藥，相半以迄

于今，鬚未發，髮已白，每答一語，舌心為燥，簿書

繁劇，決不能任，抑而為之，必至生疾，不可一也。十四

五歲時，先君携至山莊，不辨筵菜，既冠折腰，一切米

鹽之事，拒家人毋相聞，每僕婢爭訟，交訴于前，竟日

不能辨，其曲直無一語道發，但令各去，藉令坐堂，見

聽訟，何以折獄不可二也，所以忍饑寒，竭廳力而不

唐學者亦欲徵幸制科慰父母志願嘗私妄念誠得
與春明一郭卽陳情不仕歸田者書以自娛樂此意
寐之所不忘也先人見幸未一觀塲卽應薦辟官昔
授書過經之意安忍忽然背之其必不可三也今天
下何時哉聖馳二四千里今不得對罷歸卽屬萬幸
假令選置殘破流離未集國課不闕起瘞瘼之餘播
提敲剝令出租賦實所不忍勢亦不能急則民變不
則必受戮罰甚而建勸破家累後四不可也若在邊
鄙邑廩不及緩布置未備倖有非常卽捐軀以殉
耳蓋益于國徒損鴻毛五不可也卽以師臺之福獲
在善地而野性未馴驟令受事如猿處糞通身不便
萬不能以父母遺體朝夕跪拜迎送不知誰何之人
殘風滿犯霧露戴星履霜行殆以護冠帶非所能也
昔韓愈乞晨出于張儀射陶潛賦歸去來辭此皆古
賢高致不肯遠無二公之才而有其野今若上韓公
之書卽恐開罪僕射賦歸去來辭則刺史追轍隨至
聽泰矣其不可六也近郴州袁生來言各中及艾生
南英云云夫艾生博聞強直逮在不肖上特以敢言

多怨然當壬申之歲師臺再三見召不敢應命而卒爲師臺邀致薄者非艾生與若以不肯爲無狀耶失人之過不在艾生今也薦溥而斥南英此又不肖之所不安也袁生云柅稱不肯而折艾生于師臺座中不肯固未嘗與艾生合堂同席且師臺之所以來不肖者必非爲其能而折人而罵坐也袁生其浪傳乎遲先志則不幸應命而致值事則不忠貞師臺之恩則不義備此數者不得立於天地之間尚何面目復圖執筆墨侍恩師左右乎邵亦且至前釋有期伏惟師臺釋其恩鑒其誠力爲辭免則不肯幸甚風有將仲三章雅有鹿鳴四牡皆不肯之至情也伏冀垂登答黃商侯論保舉書

言外頗有
不遠而保
意狀南微
四非已還

潘中藥
其方之

此書
全微大

書時紛紛
以律法
非是下如
此一二如
之醫持未

弟何人亦附後車哉少本藝勞長而情游承先人之
庇衣食幾足隨俗學文所傳于師者不過此偶八敗
講章數部而已于世態人情十不知一于古今成敗
百不知一于當世之務救時之略無一知者大中丞
通聽虛聲謬以入告與兄同解非其倫也昨接大司
馬書驟聞此事驚悸欲絕人亦洗不顧報主誠自知
其不能也方今天下之患不在于求賢之途俛而患
養民之道發不在于百爲之不振而患振刷之未嘗
其方夫小臣教過不職勢必媚大臣以求寬故操切
而權愈下移權在下則拙者憎者易于求技巧者愛
者可以高撓故綜覈而功罪仍不當其實如是則事
何以立事不立患益多不免日求足用以爲集事之
計賦日重民日貧四方盜賊安得而不多端免無受
賜之實加派有不返之勢言者有不測之恐優容復
有意外之量是故咸失其所以爲感而患失其所以
爲惠譬如有人百節皆病不思致疾之由休養焉以
審藥餌乃顧日求不知誰何之醫于四方將使新進
之醫持未達之藥治不諳之病而責旦夕之効愚未

最害學
應近來
其父子

亦是

妙書不
地法

見其可也當萬曆之世宴安優游如人尊飽無事疏
臥極處以致經絡痿痺而不覺痛兵事之始災難也
直猶惡於發于臂膊而已當事者不知就毒攻毒肉
固元氣外施鍼石而遭變動天下以奉一隅師未出
而氣先奪此如疽方赤腫庸醫速日是不可起之疾
也主人驚懼不顧而驟服峻劑劑未必速疽而膿腐
先受傷迄今十七八年浸淫虧損以至疥癬癰癤腫
脹消渴走氣刺痛徧作矣于此之時舊在療者習其
病苦不勸以休養元氣緩審所宜而欲求驟進之醫
各持一鍼各砭一穴各九一艾各炙一方假令今有
中丞之薦萬不獲辭則兄將爲之灼艾乎針穴乎立
方乎此弟所謂不可也科目之來久矣當開國草昧
之時而曰薦所不如科目是謂謬愚至于今三百年
功名之路既一其格日以益尊舉天下聰明士俊之
士竭力奔赴于中矣豈復有舍是而趨萬一或由之
途者哉敢問兄將以爲薦爵他日能與科目並重耶
抑未可知也今之科目太醫院之醫也由薦舉出者
草澤之醫也太醫院醫位分定格勢威實察各相爲

南侯似亦
于進取者
故此書

卷四

以爲紀綱苟不至于殺人雖冠帶戴而頭項可存草澤之賢固院中所構也乍進一方今日服之明日不効旁進數語而主人之怒有不可測者矣夫積習固不可變而成格固不可移頃者主上嘗有志于重武矣臨陛而策之金盛之賜袍馬之榮隆于文榜然垂今六年鎮總參遊不開能自行一事自述一言其仰文臣也奔走趨奉無改裝時夫非主上固欲揚之諸公敢故抑之也稍威約之漸所從來者久也然則將來薦舉之輕重視武臣而已天下耽耽孰不苦心焉

公廣新報

卷之二

一 觀古堂

人人可以爲翰林太守令尹何者側然則莫之求多也譬如行媒講婚隨例納采至期莫履但非男子終不可爲婦者今日薦舉則越溪之購西施漢殿之推王嬙也苟非夷光明妃其而立見吾恐衆方草起而笑之此弟所以萬不敢出也中丞公不先見論使弟舉受驚憂三日以來不知所出吾鄉先述如劉于高極邀眷注楊文貞位登師保皆貴郡往事仁兄勉之矣近見朱禮垣疏中已以百里之說懸待孝廉以廣

此書以
方對始
此書以
此書以
此書以

支待諸生被薦者矣仁兄今冬北上得捷甲榜或特簡清要亦未可知如弟不才雖學宮已將十年少知自愛再十年旅進應考微俸不發宗師降黜安往而不得廣文我使旅聊飾腹心仁兄以爲何如慕鳳簪拜雞筍莫貶至機行青華非孤子所敢服也附謝不

荅錢牧齋先生論古文書

暮冬拜啟并得所寄文粹反覆來章高言如綺不食平先生因以當世所宗嚮往不敢後人而長者下交

公廣新報

卷之二

一 觀古堂

抑何懇懇不遺若此耶六君子序此殆先生發憤之言寄託之辭也以眉山自况以金陵譬當國者旨幽而顯言毅而辨斷曲而有直體間之者足以戒其是謂乎來教曰龍門昌黎安身立命在何處竊觀古之作著莫不期于自達其性情而止要以黃澁書善養氣爲本根極至性原委六經所以立命貫穿百氏上下古今縱橫事理使物莫足礙之所以安身也子長之自敘退之之荅李翊書其致可樂見矣如必曰某處爲龍門所安身是卽非龍門某處爲昌黎所立命

是即非昌黎矣。那吃拆骨還父拆肉還母始露全身。爲文之境何以異。此此非故爲推重說。不可致詰。實以平日用功經悟所見。如斯以先生下問輒復聲。陳求正。固未知有當否也。若云諸家各有門庭。則各以其所熟爲其所出。竊嘗論之。韓出于左柳出于國。承叔出于西漢。明允父子出于戰國。今直出于注疏。諸文子固出于東漢。諸書疏當其合處無一筆相似。故韓無一筆似左歐。無一筆似史遷。皆家所謂書疏。即如李北海不似右軍。顏魯公不似張旭也。當其率爾時。露熱態。往往望而知爲某家文章。亦如米元章所謂。如撐急水灘。斯用盡氣力。不離故處。若董玄宰之不能離米。米元章之不能離褚也。鄙意如此。不識先生以爲何如。若別有所謂安身立命者。則顧明以教我矣。承教韓魏公高文典冊。不當謂其不文。深感切。此蓋不肖戊辰歲所作。于時筆解心粗。如此之類。失言尚有敬端。既而悔之。徵先生言。亦久知其非也。重以嘉敏。敢不祇承。來教曰。寄盧小箋。偶與之書也。偶與如此。足以傳矣。苟非其人。而能若是乎。夫

釋國風者常失之淺。解雅頌者常失之深。杜子美忠君愛國。顛沛不忘。感時諷事。援引極博。後世多不能究其出處。是以不能明其指意。所存至牧齋而始發之。然竊謂致遠確核之中。勿汲鑿鑿附會之態。則作者之意。更不患其未明。而反晦。此又溥所效于先生耳。春初賊氛震隣。日行山野。思爲歸田之計。敝鄉民貧賦重。而追呼頗急。諸壻之憂。未知稅駕何所得。長以靜養。焚香致書。始熱。即無星之慶矣。

荅楊維節博士論著述書

辛未辱枉車騎。昨復復拜教言。則仁兄之先施者辱矣。留都如故家。微聞新爽之氣。自在分野。明秀之色。自在山川。矜治之態。自在人物。繁麗之容。自在風物。然而其雲煙風氣之間。有荒寒焉。有曠遠焉。故有人焉。而詩亦或以飛入焉。而樂亦或以悲蕩焉。清其繁治戒者。憂其伶麗樂者。以其軒爽明秀而悲者。以其荒寒曠遠也。同是闕趣。而蕩與樂者。生于大。悲與戒者。生于舊。能通此志。雖收余段于斗室。寄長于千里。可也。弟窮居淺見。生平足跡。僅至此間而止。然都

曰此生于愛不生于山或苦喧之際亦思入山已而
曰此生于惡不生于山蓋嫌離欣慕二者雖殊然其
爲情則一也不肖未能免此故尚未敢從先生遊也
天下多事昔如多病今復如多藥以藥治病尚苦不
當况以藥治藥其病之不逐日而深者幾希先生將
何以策之

與錢牧齋先生書

後學世溥再拜牧翁先生閣下三月九日得接丙申
仲春十八日所賜手書何其獎予之深指示之切反

復循環實非小子所克當也

卷之二

三蘇古堂題

文自任者也以斯文自任者必未嘗知虞山之萬一
不知虞山由于無淹古之學無貫古之識且無希古
之心是以目摩爲山瀉墨如水此醴鷄之翔手甕中
而自以爲飛之至耳俗學鋼鐵則以根涇帖括志在
口耳撫槩捫籥謂見曜靈奎路曲隈侈居大厦此蟻
蟬之轉丸自以爲蘇合耳之二垂又何知鳥足道哉
鳥足道哉竊不足以挂齒牙也若夫兼併古人則有
故焉無柁之舟與波上下糊竹爲筏隨風輪轉良由

蘇軾出千
無王古公
明列

無主於中是以數變於外一也抑人固有工乎臨摹
而不能命筆者近如俞可進乳銀寫黃庭曹娥西昇
清淨靡不似也而自運卽不成片此由天限能爲從
而不能爲主二也頃年山居頗讀草木之性物亦有
善變易染者惟茶也近蘭卽似蘭近桂卽似桂人亦
宜然顧所自置何如耳似蘭似桂而茶已失其故我
一多似而茶之爲茶者盡亡矣自侵孟不能爲兩
人之衣冠米海岳少時不免集古字之謂太史公所
以貴于自成一家言今日兼左馬合韓歐并李杜者

蘇軾集

卷之二

三蘇古堂題

嬉笑甚于怒罵也象人之喻則淮南規孟賁之目大
而不可畏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悅君形者亡焉五
語盡之矣太史公於五帝本紀首言好學深思心知
其意又曰擇其尤雅馴者此十四字能門心法也今
人雅不能馴馴卽不雅好學而能深思者鮮矣况能
心知其意乎小子不敏竊有一言效於宗師夫不足
晉斧質者殺之抵成其名若猶在可教也伏惟弘大
雅之量推善誘之恩曲引而直教之使後進英才有
識路之樂而無望古之驚相成百世猶私淑于虞山

吾不亦賢聖之盛心。仁者之教思也乎。杜子美曰。不薄今人愛古人。愛古人易也。不薄今人。則具眼所難也。漢陽李文孫昌祥。長汀黎槐曾士弘。此皆有希古之心。而能識者。小子敢以進焉。上下百餘年。縱橫萬餘里。獨以孺子爲可敬。信不敢當也。行年亦五十矣。予子既遠。誰定吾文者。生平經史著述。當吾世不可不請正於虞山。秋穫有暇。便圖買仲。後學世溥謹再拜復。不宜。

與陳伯璣

歐天敘歸。得手教。欣然如面也。弟在塘安有詩云。羈旅客中客。離身後身。念此爲我兄。又復潸然。人至爲客。亦已悲矣。旅人又不得卽次。豈不可憐哉。文章山水。要不能於窮途領略。但博得幾句酸語。則生事又復關心矣。將來亦思一長策乎。冰玉冰炭。旁人在勸弟項語。遂老云。若無壁上觀者。王維項羽。戰亦無趣。此可爲噴飯也。

與友人

嘗神宗時。天下文治鼎盛。若趙高邑。顧無錫。鄒吉水。

寧瓊州之道德風節。袁嘉與之窮理。焦彝陵之博物。董華亭之書畫。徐上海利西士之屠法。湯臨川之詞曲。李奉祠之本草。趙隱君之字學。下而特氏之陶。顧氏之治方氏。程氏之墨陸氏。攻玉何氏。刻印皆可與古作者同。敵天壤而萬曆五十年。無詩。蘆子王李。僅於袁徐。識於鍾。得。

又

今天下文章聲氣。可謂盛矣。雖然。日午月。梁有道不。

宋慈溪。明清華序人。

與樊一

少苦羈絆。得志但願畜馬。萬頭都缺。卿卿。

與周五

今有賈胡。自云乘馬足。不動而日千里。價值尋常。而不顧者。惡其不信也。

與劉二

彈夜光。與君漢。不可以爲星。沉昭華於清流。不可以爲月。

士衡漢書。珠玉未見。如此貴也。

蓋不食
孔北所
不

一而
解不
解自
深人

大連
得過

答蔣孝廉勸禁酒

生於此中頗稱耐久。燈下相親。恩同姬妾。便致嬌嫌。不若處仲後房。一時舉盞也。

簡袁先生

梅花百樹。枝枝善眼。仙人遙聘。佳城恍然。淨土玉臺。在艇功德。淋漓敢不稽首以謝。

簡周先生

深院涼月。偏亭微波。茶烟小結。墨花紛吐。梧桐肅肅。與千秋俱下。

與鄭二

馬字浮雲。足繫之。千鈞則不過。致段矣。

又

明駝負重。駕須由人。使舍人自負。不一鈞而流汗矣。

又

此君白雪。微有寒態。請離商刻。羽以助。屢律。

與楊大

貧賤少業。而多苦。富貴少苦。而多業。能無苦以絕業。外境任之而已。

又

吾視天下。猶剩物。殘編不足煩我。四大。

又

詩文非怨不工。我於世無憾。遂斷二業。

與酒人

痛飲可以全神。年來胃不受酒。覺思慮之煩。

與洪二

自七歲以至今日。識見日增。人品日減。安知增非減。願減非增乎。

與卜十

近讀素書。至苦莫若今多願。嗟乎。孰能以多願為苦。乎。某也不才。請從乎此。

與皇甫七

吾畏見風波。由胸中無此。

與顧八

此君愛媛。愛涼。爭餐。爭色。一力士成擒矣。

又

自去年已來。萬事了不動心。惟見美人不能無嘆。

切庵先生
生事公案
初文事之
生事自九
生事之故
章書塔粉
補方人

切胸中有
此者自不
畏見耳

鳴妙

解見者大

第一人心

五

謂至此

今讀詩家
似此七千
大七十本
初能建此
雖而謂此
七人皆非

與吳大

丈夫讀書欲以資通達。定經權若惜字。憐篇兒女事也。

戲陸三

小蕊秋月竹影之閒。時雖初清。不若元常軒後止見。萬竿相摩了無一人影也。

又

年來神散。讀過便忘。然必欲貯之腹中。猶含美饌於兩頰。而不忍下咽。我之於書。味之而已。

與范大

村居遇雨來往絕人。自晨昏侍食之外。雖妻子罕見。居植修竹。間有鳥鳴。女牆低檻。疑近山岫。晝則營校史書。夜則屈伸一榻。謝絕肥甘。疎遠苦醴。胸中無思。或會古今得失。一頓足而已。如此數日。天亦將晴。人亦將至。我亦將出。不可以不記也。因就燈書之。

與麻二

元美之駿用修也。確矣然而不免有勝心也。詎獻吉也似矣。然而不免有忌心也。整千鱗也。誠矣然而不免有驚心也。

與咸五

鴛鴦富秋。臨風整翮。飽食肉而高鳴。頃洗綈綈之辱。何為復受人招。

又

聞足下六月著懷鼻。相將平頭擇逆。此樂不減。蘇軾巷。

又

人生累我豈惟妻子。肯為古人所累耳。

與龐千里

禹平水土。利毛羽。保之燕而不仁於介族。

與段二

人畜役於思草木。役於時。

與唐七

士恨不生戰國。新張儀而吃魯連。

與鹿三

視佛法如看天。呼樹外有天天。不限樹人竟不能於樹外見天。以為天盡於樹。

以故直情
吾人能了
待此何處
無想下切
未了

全以青雲
唐人

又

自蕪城至白門。高高下下。戰爭之地。其草不生。果然。

又

于鑾於詩文。輒曰。擬議以成其交。惜乎吾見其擬矣。

與荷二

王右軍晉墓文。以賈宣情。以命定氣。實獲吾心。至於

耻下懷祖。而狀罪諸郎。不免允悔。

顧夢游 與治江寧人

與梅杓司

仁兄天才曠逸。弟所仰首。而望愧莫能追。願蒙損把

垂交。若惟恐失之者。自惟哀。摩何以得此於天下。十

分手以來。感懷交集。頃接尺素。崇獎非宜。益深踴躍。

君子稱人貴於其倫。仁兄故欲以中原赤幟。強付之

弟。願弟非其倫也。奈何奈何。新詩寄我。宛對冰壺。意

中將有。酬句病思。荒落輒復敗之。以此出入。懷袖間

俟其與會。口至當。竟奇耳。惠缺頗佳。向未敢拜。必欲

弟傷廉耶。敬謝。

又

微任事而
實系緯

絕似晉人
吾人中
又為王中

絕似晉人
吾人中
又為王中

弟自四月抵揚州。一病至今。未能脫。困乏。到不可耐處。所喜洲灘。雀角。不煩詞訟。而曲直大分。可望。舊脫矣。機絲小奏。便可復為。閒人。未知造物。遂肯以我否也。聞吾兄吳遊。歸無幾時。又將買舟以出。獨許山田。不堪再荒。不堪再賣。所費決意。閉門與古人相對。學問日進。不發聲名。不起塵。故業而失。盛年。將來。之何及。吾輩非泛泛交。不得不為知己。苦口。幸不以為怪。力疾。殊不能悉。

與雙野遺

老病增饑。以口腹累高士。罪豈可。微耶。承選拙詩。幸

侍者先錄一帳。見示。有未安處。猶及生前。改京也。一

氣不屬與仁兄。異路矣。奈何奈何。

與就園先生

抱病習懶。經年。廢吟。去秋以來。頻客南徐。情緒極惡。而山水友朋。互相感觸。此事。那能使。廢。積數十首。寄

正先生。幸易荒陋。何當宗工。或謂。桐焦。可制。不敢自

外斧斤也。

與周雪客

住在北國。連值好月。即景懷人。每夕成咏。追錄以正足下。是時方爲催科所窘。虎吏悍兵。性命呼吸。愛我者。顧心雪涕。僕方作此閒歌。生沽皆笑爲。驟下彈琴。回想忽易六伏。而患難未脫。病逾一載。真有性命憂矣。此月月色。殆過北國。每夜移榻相向。竟不能更成一語。病之苦人。甚于患難。可爲發嘆也。

杜 濬 于阜或同人

復王于一

承問窮愁。何如往日。大約弟往日之窮。以不舉火爲奇。近日之窮。以舉火爲奇。此其別也。

與蔣前民

書畫骨董之類。有一輪。迴焉多變。而爲覺下之。柴釜中之米。近則洗然一空。變無可變。書四君樂竹童圖寂矣。一笑。

又

足下與王于一詩。俱已過細。尚未過能。過能更微。於過細行當知之。

答基公

辱示云云。殊爲可異。顧公勝之以靜而辭之以熱耳。僕嘗有言。自古小人之禍君子。散之君子之名。小人之成之。至於成君子之名。業已受小人之禍。天下事因之。發鍊者不少矣。區區思見得之十年。讀史輒敢以爲左右獻。

與范仲聞

世所謂真詩。不過篇無格。套語切人情耳。弟以爲佳詩。尚非真詩也。何也。人與詩。猶爲二物。故也。古詩

佳詩不少。然其人要不可定於詩中。卽詩至少陵詩

世之人亦僅有六七分。可以想見。獨有陶淵明片語

脫口。便如自寫小像。其人之豈弟風流。閉靖曠遠。千

載而上。如在目前。人卽足詩。詩卽是人。古今真詩。二

人而已。可得乎。問公方讀陶詩。試以此意相印。

與茅止生

酒間聞老兄論張江陵在伊尹之下。霍光之上。此非

書生眼孔。然亦非名流高論。要是平實留心經國甘

苦痛癢人語耳。止生真可與言。弟從此不復然矣。

夜來太費并謝。西有已酉龍友已東耶。

荅王雪焦

紛紛怨謬似投諸無量虛空中豈復有踪影耶行李過寺卽圖快談禪房燈影尙當再遊和篇也

金聲 正希嘉魚藉保寧人

與譚友夏

弟之樓檄小大無常謬承推獎使人益慙年來益復無似惟學問一事耿耿於懷恨不得勝師良友日親時接以此亦欲見翁兄一落區區之意別有轉懇爲死友劉與鵬向爲一二嫉妒之人豕足張風控持與

八卷之二

三

限至今孤忠苦節尚在隱現之間弟念半爲此仄念今天下文章一道遠接古人而可以必傳者惟我翁兄得借樛華一傳贊一古風與鵬死骨可以不朽人心家存庶幾有與與鵬存日處無餘石家徒四壁其沒也老母孀妻群子弱弟其其不自保度翁兄爲念不待弟詞之卑也與鵬之歿生平知交誠多氣義而路人視者亦間有之乃其間風感懷爲悼慨悲歌痛若切身者往往出於不相識面之人惟翁兄諒其子弟無力自諱之苦而又恕弟因緣阻隔不能爲與鵬

旬旬躬想之情慨然執筆幸甚

告邑人送何二尹書

邑方多難賴仁明公祖父母戮力躬翼需才方殷有二尹如何君而不得留佐治邑父老人士日相與咨嗟嘆嘆後復奔走而互相誅責問何故而不竭力圖所以留尹者尹離蜀十餘年念母心勞即日賣刀市書典弓鬻衣而徒步以歸度其勢不可留卽得請於當事而爲題留尹亦必不留尹已決歸而邑人日暮暮望慨嘆後復奔走空望其留而畢竟端視其賣刀西蜀去吾休六千里外但奉天子命而來尹此乃視邑如家邑充盜如其家充盜患苦如其家患苦而陰難圖顧怨責不避以爲吾邑人播訓疏決而入則未嘗取給吾邑人一錢出則未嘗啜享吾民間一飯終無體焉并日棄美而竟棲吾邑中棄其官今賣刀市書典弓鬻衣而徒步以去此豈其有風負於吾邑人而今應平白爲吾邑勤苦而吾邑人宜平白而坐受其勤苦若此以爲吾邑上白士大夫而下及徒販少

八卷之二

三

卷之三
人爲之

卷之三
人爲之

卷之三
人爲之

有人心者皆如此焉。勸念矣。雖賢者風負高志。自不

屑意。而自休達蜀六千里。道路上見者。聞者。其賞以

吾休之士。大大與父老人士爲。何如人。雖今日仁明

公祖父母。其勤施於吾民也。初不爲報。而風念尹居

官任職。苦其身以爲吾邑民。如此而今。冷眼見吾民

民重利尹之留。而不利於其去。卑竟乃以香。差數

贈尹六千里之行。而生視其賣刀市書典弓。滿衣乃

如此。其以吾邑人爲何如人。其不視吾邑人如草木

爲。而雖有深愛厚仁。不無亦少慨然而冷。坦

而。漢乎俗情貪貨利。憚廉節。而見尹。既如此。合邑之

人爲尹。嘆惜而亦從以嘆惜。如此其不益憚廉節。如

登峻山而超貨利。若赴流水。邑人士志習其得。不日

以劣而民心其得不日以偷。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吾

爲茲懼。謹告長者維桑與梓。其深念之。

與友人

予文不達人。而負其耿耿。強自遂不避。談笑不長

踴躍。抑落此。齊區。所長自乙卯丙辰始能成文。鄉

里小兒歲時相視爲笑柄。弟固不附意。乃至辛酉得

以正身之
文商有一
卷不達之
武天下事
何所不利

落卷。開卷則見卷首書一毫不通。復場則甚人字。卷

中橫塗直抹。其意恨不欲發。欲割者。友人勸弟。匪知

示人弟。不肖。初未嘗勸念也。

莫廷幹 秋水 雲閣人

與徐龍庵

讀來札。知兄味亦復未作。佛氏稱欲開世界。正須以

清涼心地。爲對治之藥。可耳。所云二生物化。此皆屬

沾兒爲酒肉死。百不當一如古之福衛衛。玠王訓李

實乃可至今悲之。

復疎後仲

中年哀樂易感。觸事銷魂。雖復強顏應世。而內懷憤

憤。每一念至。卒欲無明日。

奇臥命山

赤烏碑。經千餘年。已無影響。而六朝已前間有之。如

南中三段石。是皇象書。亦沉江。九肋懸耳不多見也。

故老言今留都達衢作石板。車馬蹂躪者多六朝古

碑。世有陵谷得還舊觀。不知逮耳。日否也一笑。

又與殷無美

經春離索想彼此同懷比來雅抱何似漸頭著遠足
銷窮愁而明酒豪而困於貧時復有王江州顏始安
諸君其人焉具資斧否

與客

此卷吾竟不能定今北海不辨右軍良辰此道自昔
下爲舞耳眉公不即大情吾徒岑寂使此山樵從天而

與王元柏

吳會。有吳生安得楚。又有王生也。人言足下才走未

之唯唯及見足下論撰又欲低頭矣足下自信於莫

生何

與劉與可

二絕。婉麗近人親于親面才士類多有情語不虛也

與黃聖洲

雨中抱鬱且人境座宜悲秋之士極難爲情也稍明
齊西出國而不盡錢錢

與徐文卿

春雨雖佳恨斷吾相知在還耳不齊齋頭作何事也

旦夕不晴當須一面案上置何書且願聞之

與曹芝亭

屬惡不能作佳者如美人行及疎中雖有即鄂之奇
無出見其妍也一笑

與友人

讀書夜坐鐘聲遠聞恍若相和從林端來酒酒窗几
上化作天籟虛無矣

又

月色滿地爛若塗霜深更推戶聞無人跡良夜勝簫

人聲非夢

此爲奇絕

又

古梅放花時以盤石置羹羹器焚香點茶開內與素

書讀之正似共百歲老人授座談雲外事

又

東南有武林西湖是大地中一盆池小景此地雖勝
城郭而林木紆迴溪山清遠縱遊屐紛紛正如畫
大藪羣鷺翔集不能爲有無多寡耳

又

僕平生無深好。每見竹樹。臨小窗掩映。便欲卜居其下。

張風大風上人

與偶蓬室主人

陶先生幽林館作三重樓。乃後以此擬上。并是知吾儒玄釋統前。講抑侯甲伏斗室。正如蝸牛窩。丹藥成。特以冲舉者。獨此耳。

與張瑞星論書

此書有悟。亦有證。悟得十分。苟能證得三分。便是此事。前輩有言。我所恨者。未具此手。先具此眼。又云。眼裏有筋。腕中有見。都是說。凡到行不到。乾慧之無濟。乃爾。

與鄭汝器

高要近看好看。遠看又好。此則僕之觀書法。實則僕之心印。蓋近看看小節。日遠看看大片。段講多有近看佳。而遠看不必佳者。是他大片段難也。昔人謂北苑畫多草草點綴。略無行次。而遠看則煙村籬落。雲嵐沙樹。煒然分明。此是行修理于粗服亂頭之中。他人

爲之。即當無措手。畫之妙理。盡于此矣。絕非近日承學家所指之董也。

與程切洪

善摹者落落布于。聲東擊西。漸漸收拾。遂使段段皆。顧此奕奕之善。用。以也。書亦莫妙于用。松疎疎布置。漸次層層點染。遂能。酒深秀使人仰之。有輕快之。之。之。

陳翰字克張氏樂人

與薛翳園

水天不能容公。耶蛾眉出宮作未。鹽新婦真可嘆也。

與雪舫先生

章侯詩。謹爲較閱。不無竄改數字。聊效他山之攻。昔慈山和尚爲紫栢大師舉火云。不意此老這一件賊私。還落在老慈手裏。爾謂此亦老道一件賊私也。遂不敢輕易放過。

稽永仁 兩語吳門人

與黃俞邵

近有一絕異事。周計百使君。司李廣南。讀才子書。慕

聖嘆爲人遺使賣舟車之費往迎之聖嘆適有唐詩才子書已期五言者今竟無所遺之者可

神聖詩意以家體爲佳雖極境口立身然可見二乳

聖嘆爲人遺使賣舟車之費往迎之聖嘆適有唐詩

還未赴也然業已心許之越明年使君夢一人披髮

跣足躡身案上蒙面而泣曰我聖嘆也使君晨起謂

客曰聖嘆休矣遣使再至吳門始知使君夢中之夕

卽聖嘆絕命之晨也嗚異矣僕爲之作紀夢詩追悼

詩足下和之

薛所蘊行屋河內人

與其

文信國集杜詩自序云凡吾意所欲言子美先代爲

言之乃知子美非能自爲詩也自是人性情中語煩

子美道耳讀足下詩蓋深服乎其情至矣

黃經濟叔一字山松如皋人

荅因樹屋主人

乃公處經不可以先往經在難故人固當先經耳

又

乃公處欲我以書藏笠之韻不可先于乘車遂援筆

而止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二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三

黃山 吳宗信冠五 題

侯官 高 兆雲客 題

豫儀 周在浚客 鈔

周 周在梁園客 鈔

周 嬰方 吳前田 人初名中規 題

與黃若木

陽輪不駐陰呂潛移靡草才萎寒梧遽下一歲之暑

驚其迅速百年之景如復幾何撫枕興哀難爲胸臆

推別之後歡情頓絕何者景與曠世見望於方回感

卿輕俠貽譏於新息故或始素而終黜有前基而後

茅羽翫輕遺舟沉軸折情嫌不釋肝鬲木訥夫澆澤

溢淵則鼓能不遊探果茂卵則長離增逝吾不能振

騎冥海奮翼各悟徒以爲其嗟可去其謝可食托彼

鯉穴嘆此鳴銜高樓有信梯之寄兩谷無遷荷之望

夕景欲載則應門納編曉河未落則當關疾呼紫纓

支和格同貳負樞事一縷如何可忘但百六之厄未

盡於此夫拔山之力不抵鬼伯之催步天之智難藏

將終之魄輒亦臨命而歎歎彌留而泣下今疾在腸

胃寢於骨髓夜不得卧晝惡聞聲晝辰數笑告我不

長日者發書其卦遇剝如使泰元之師或信弘農之

耆無爽懼征西之命遂長嘔而州零黃門之算向靈

床而奄忽辭好叩惡命也如何嗟乎神州者骨骸之

建廬岱宗者精魄之區域大來當數靈前何爲所恨

壯國行年遠猶摧陷白馬誰赴朱生奚托洛城之魂

空恩舊里桑梓之鬼終悲他鄉相去千里生死長離

兼筆爲書涕淚橫集

人尺牘新鈔

一重荅黃光

塗遵武夷時與貴人遊爲靈路清淺停波鴻洞鏡流

見底沉鱗虛懸長蘿修竹映發芳洲觀子鴈雛回翔

曲清聆青猿之傳習看白鵲之羣飛仰視側觀高聳

隱天臺嶺日勢步仰而輒變形顧盼而靡記使人

思渺渺而獨徂氣飄飄而上鳥散賞極娛一任忘反

又何知發觸之力爭味鵲之心競手所之既倦相與

集乎萬年之宮寄客蛇行而叱路羽士鶴立而夾侍

將發遊者陳憤入益別客而進蒼蒼度宿而啄鷄

矣予存方
叙數札後
東南之士
知近人中
寒暑無殊
廣焉陸也

前令侯君自問之昭武人間其心合仁恕致尚勸卹
據俗而勸國以毀譽搜懷不合爲官唯以脂膏自潤
柴桑旋反終之三徑之資榮無去官猶鄧一斛之饒
信吾鄉之宿德彼國之遺愛循良不孤儒雅係踵繼
人慶者多
巫馬之代于暇各不相師而秀之之承虞公差得無
事伏惟足下弘獎名教搜採前徵察措紳之同辭登
民志之椒蘭遠使須昌路側式樹漢文之碑太丘城
中方闢仲弓之像庶芳猷有述茂則長垂斯亦明賢
之令典樹風之雅化矣屬因思至聊疏所知倘在妄
應勿以爲調

謝諱海澄

明公視僕既無親習之故非有平生之好若是乙翻
翔于天末憂蛭吟跨于泥中木不關情何緣介意而

謝譚海澄

明公視僕既無親習之故非有平生之好若是乙翻
翔于天未藝竝跨躡于泥中木不關情何緣介意而

謝山先生集

僕又于時寡術資身無策夙願儲蓄狼狽秋齡不免
流離陳餒所驅大業靡覓入非王桀托跡荆州交與
長卿遂遊邛邑循躬知愧對客抱慙明公猶納之洪
流收以大度者豈不以貴有把臂之雅故荅其緩頰
之殷哉僕賦命多遘遭代仍蹇不圖此子奄化異物
運斤之質既通引之契不追詎宜懷疇昔之意氣
于尊嚴之恩澤乎明公諡烈丁省際期蓋世延陵
劍心已許于徐君楚市黃金諾不渝于季布雖殘
暹宇下游波涉險而衝尊小憚于過郡宮鏡不拔于

人賢者如宋之三

暴照敢忘大德以實鴻私所恨宿草陳根懷曷易旣
素車白馬行矣將馳命駕之謀思隨夢遠受屢之顧
道爲勢牽輟濕悃以辭歸爰告誠而陳謝倘宿好不
寔會面可期猶望玄燕降贈重造故壘青驥結來式
駉舊軒率爾撥擯自知怱忽瞻言彈側不覺嚕噏

陳際泰人士臨川人巴吾山房新訂集

復張天如

人居城中友生稠之不置如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
欲死奈何奈何相隔既遠不能如山間麋鹿常相聚

復張天如

人居城中友生稠之不置如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奈何奈何相隔既遠不能如山間麋鹿常相聚

每有西風何能無嘆

寄韓永仲太史

不肖弟方授書時即知海內有永仲先生而深嗜其書以爲天際與人既而果以文字冠冕一時而地在必爭讓者勝之此何預吾求仲事能越十年幸相而

答閩中羅美中

弟無似誠不自意孤行一道宇宙之大會然從之四海之風爲之不變弟文凡萬首行世者亦三千首貴卿陳仲謀贈書弟云海內得大上片紙雙字皆已探

所藉以娛暮齒者具是矣

甲戌登弟後家報

威達二兄可勉勵攻苦兄弟俱有雋才不宜自滿自弱失上天所以予之之意與負老父所以望之之心尼兒妻曲體我懷好行其德學做好人勤儉執輿助成老父一個賢郎紳決不可忘其寒落忠厚之舊大言大語美衣美食爲所不當爲六十老翁竟何所至思之思之

陳孝逸少游臨川人

與羅杓菴

弟輩潦倒半生孟浪無似縱有古人古書百萬盤胸達人說之人誦道之亦有何名何實藉使下群之上庸之亦關何利何害哉弟兄內顧其聰明志力閉之深山足有所修建成一家言徒以饑寒累之不獲遂願又聲色毀譽不能割割絕而無所事事秋闈姑且被釜沉舟持三日糧爲射賊槍士計必不効而後杜門却執發伏藏游弋矧張文設字推古聖今標一時權衡而擬議其得失益亦有所長未可謂悲憂憤悶

伯玉謫日
記書卷中
有及丘少
多推許之
伯玉以家
世名聞漢
魏名

之所爲出也。弟輩素惻爾爾，對翁兄前正不敢欺隱耳。

東菴

六千君子逐鹿園中，高才捷足，何所蔑有？又況雲迷五色，試官將不能與，可見乎？惜不肖亦年年送故人耳。拙卷經大筆竄削，數字頗易，舊觀然輒以解元許。孺子得毋驚殺，三軍恐當場豪傑皆欲捕長者之舌矣。笑謝不一。

荅朱子強

水隱齋

卷之三

二 韻古堂訂

春言市楮，何寵之深也。弟年紀寢大，尚持數行文字，從少妙輩問妍媸，於不必知已之人，此正如老女嫁國，著言不辱者，強顏爾。

東菴伯玉大行

天眷幽人，得緩意於文章山水，雖雲中仙子未必有此清福。而况胸無丘壑者乎？聞日月之記，高與尺齊，是當播之天下，使風流蘊藉者讀之，孝違雖無遠神，尚饒孤韻，受苦而行如蘇，春浮以東，令我時時見三。我先生於湖頭深牧間也。

荅劉卒若

王大將軍一旦開後閣，驅出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意，氣何似常開平每戰必斬所幸美人，頭然後臨士對敵，千古英雄人物，正說不同而剛決則等吾曹丈夫於天下，何所足係累，乃復刺刺呢呢向兒女耳邊語耶，來教獲我心矣。

與陶堯生

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今日對堯生，正欲道一不得也。通歲來，陵鋒蹈戈，握蛇騎虎，七尺之軀，不於死弟之心，則幾死者數矣。孔北海所謂憂能傷人，此子不從承年者也。

荅管子敬

曹孟德壯歲雄飛，功名兒子，大慰平生。東西門行，顧復云爾，何也？烈士暮年，自悲短景，正是貪戀功名，兒子岌岌且去之耳。欲將姁姁妓人，從銅雀臺上哭聖西陵，其意殊可憫也。奸雄人由此一念，故事事不肯罷手，所以能殺天下尊足若何。

寄李力負

今日接得道兄字，真如古竹、薑、蕪、肉，不易作一處合所可合者。紙言墨語耳，故交殆盡，稍聞舊人同志相守，喜不成寐。兄道兄風義文章，歲日上，悉然。初應舌，謝樂，桑真不在，歸陽矣。弟憤嫉甚，不死于虎，亦死于志。謝期吾哭，而弟不能，衡苦焉。而弟不敢意者，出于哭與罵之間，雖甚，而伴狂伴狂，甚而痛疾如是之人，有生理耶？道兄輩是有靈他日，幸借一援，其思甚大。

與鄧止仲

紫芝眉宇，隔復數年，當思此人。如在天際，客夏數度入貴郡，一寓章山，寺宿所甚願，見者吾止仲，看今日人士了無可語，其不可語不必在學問文章山水之間，數端而外，別有神明，惟社兄獨解此耳。

答黃子師

世不知蜀忠武之木牛流馬，乃得之諸葛夫人也。來青驚才絕艷，直是女子中李長吉，獨念仁兄自負一世豪名，代此勒對，正在枕席間，兩賢相厄，殆矣哉。誰曾為黃耶？解圍者乎？

寄徐仲光太史

海內幽人何止千數，第如建賢冠中，願難得耳。我公襟眼皎然，玉嶺清霄，在其足下，從願求仙，搖頭傳此乃男兒入世出世事，世鳥足以知之，傳乎叔曾更部詩，特致尊覽，并系以惡句，為笑。兩弟於仲光而孔無素，而能神領若是，湯臨川所云：人生何必深也。

東竺庵

細省和尚言語，着我痛處，偌大世界，無真正為人期友者，和尚者乃真相相愛也，甚非等無知無識自暴自棄之人，只緣打算不過，看那邊事大怕難怕苦，時下不得滿，灑快活地位，如但要我頭顱，到不難一刀斷付，易的是死，不易的是死，幾度却還生也。其二十年無甚罪惡，明室暗室心中，從不肯着個欺字，獨無猛力堅勝，向前做件事來，亦以庸人滿眼，其品地識解，無可說。我矩我憤我排，我之處，大家安於悠悠謬謬，以至頻眉如許，茫然烟沙，豈不懶絕然和尚，即能規我矩，我憤我排，我止緩之，恐千尺釣竿釣不出這般浪子，何如？仲光二兄弟，聲聲和尚高。

姿優骨如此如此非必標尊長老凡為若輩吟敵幾
屬引向裏學熏修耳此似自已挺不起反提他人替
挑擔子也笑笑

答魏宣子

遠不能知韻事而家有其書古來惟大禹一人舜可
為律耳嘆之不同符如其面以今謀昔前後議今周
德清議沈約南嶺之音不知國見六淵甚於之知王
黃也存而不論若何

東孔登小

知聶公浩氣橫空遺世特立辟之冬嶺孤松獨秀千
尋嗟夫魯國男子當如是矣養高兼養閒可望不可
攀此非任華致青蓮語乎弟憑中作情皆有屈平江
上之聲然早無奇能自音終未若驚之音喉絕
倫也

與蕭明發

孝逸極支離人也然而豪氣不除深情一往儒心俠
骨眼裏話生似未有見逾者以此差為勝流所錄嘗
聞翁兄浩魄雄襟既已神思奔會又知于內典更有

證入益增塊惺弟生平自許不徒許其塊亦不徒塊
便欲辨香飯飯以開誘其不逮乃去歲僅從驛前一
拱而過憶玄德伯符相望于公路東西階之間何必
有間也

與傅平叔

長卿病天子使所忠索書內人口無占時為一卷
書則岱山社首事也彼非以其書條歸禪真後學封
禪其書耳平叔遂慨然不必如長卿傾所惠汪洋之
記筆才絕與曩昔近亦似柳州之詩京兆蕭翰林意

與蕭明發

取者乎且誦且快慰其他雜焉諸篇心鋒殊銳處處
作拗折勢入庸兄嘆子食不下咽矣豈知當吾世不
有蔡中郎袁石公含近軀而遠想誰何平叔亦已服
空餘子哉逸波波斯之然不虛而藏不止口大力文
止二先生不遇遂拾遺補亡幾不黃叔度有行無文
也生平結習獨往是耳大程云讀書亦玩物喪志弟
謂不然好色人之所欲彼有其具天則誨之必與蛾
眉為仇者于無異乎人也使今日竟捐結習置身

大力文止
蕭明發
遺集而傳

空。桐則不如。至理土中平叔不於此時悉率新舊須
寄同方更待弟死或平叔死爲知己不必盡知己者
部署褒祿若遂之于大力文止二先生也手夜郎王
不知漢大于開疎中國自雄疑山集類兩營之楊德
祖使人一旦斟酌于正平小兒相呼以亂葬客之悞
見李公子灰心而去竹魄氣酸不可誣已

寄王于一

父友查矣突見于一之面尚有典刑也別去不敢時
思耳思社翁未嘗不思于皇也念此一二老成雖然
於天傾地缺滄桑改易之後甚慰甚慰又開邇來手
指如亂松古柏嶽嶽各家真能不作近代語故是可
人簡箱諸稿盡長短簡付定吾文者正白不易日中
覓解事亦必不得退有數種書雖無奇致或可沙礫
間換取文石恨無副草遠寄耳

答無生

還有丈夫之心而爲兒女所累雖此腔甚熱此底不
欺然于世間仁義豪杰之爲不能縱臂展脚而行一
事朱家郭解亦笑人矣

陳孝威 與蕭臨川人

與吳次尾

今之能言家破制削法而評閱者亦復逞臆橫議爭
訟一時弟深以爲世道人心之變至此而無何則風
俗之朴其時人心萃居和一而不伶尚貴爭及其喪
矣合從連衡熾而六國入秦顧尉俊及標而漢祚爲
墟卽至濂洛諸君子倡明理學厥功不細而韓氏
猶誣爲偽學而殘噬之蘇斯以觀豎一說者伏一敵
至乎各豎其說並對一敵而天下事不可爲矣今時
流輩持論大半淵源無素愛奇者聞說而驚聽浮靡
者觀綺而躍心迂疎者以淺俚爲古朴與初者以六
朝爲治麗此誣胸智不多未更老成故也又好詆訶
前輩旁人甚憐其愚而造之者楊楊以爲得意以文
士之戈矛離兵爭之禍歷觀古來應若指掌足下主
盟壇坫須當痛懲流弊克已求物不以所能愧人不
以所不能愉人則於世道名教關係不淺

與傅平叔

會兄寢苦塊中猶且半役古昔復呼痴山送難飛毫

大士仲子
興翁有香
山集李于
少游有石
山集李石
卷近刻大
士已言佳
興翁有石
集于後
全路即
前曰已言
先生
五言水
已言
五言成
五言

於白雲青嶂之間何快可似弟心。如殺實魂殺也。痴
山嗜奇物一肚某皮裘如許古革時復賦嬀而弟不
量菲薄方思與平叔分竊兼冀中原豈非江東無我
卿當獨步我若無卿亦一時之保耶古文詞一道雖
本朝數百年以來時有作者指益未敢多屈非惟索
手難索服豈復易也湯李雲卿玄近頗足解人游公
大足稱俊士弟所存者雙眸炯炯而腕力不堪爲主
人作備奈何

章世純
大力臨川人
遺稿

人未之三

三 賴古堂記

示門人劉士雲

與人居當有剩于溫厚。毋見端于秋冷。死羊皮尚爲
煖于人生人之情也。不能爲溫和于世乎。

又

人者理之所誦情者人之所親故計情而可矣事之安心者其可行者也其忤心者其可止者也吳處初曰孰爲天理人情而已乎不合于人之心此不爲天理者哉

又

善惡之行有光有臭解身觸邪正見其光象嗅不直
正聞其臭

又

富貴非惡也。當以便惡貧賤非善也。當以便善。榮利不爲天子安。知不但恒人也。蘇秦秦澤不用。厄安知不但庸士也。

又

有金生者遺人牛羊以金冒角而衣之墮錦翼獻甫
聞之曰此難以與世交矣過爲情數開多責之門此

新

其與人十金不富一金也夫澗中之鰣盈尺而人以爲大江中之鰣數尺而人以爲小人亦以素分相索

三

與門人饒子正

財者變化萬物者也。愚者在財而知直者當財而曲。誠者在財而偽此之謂財。

又

人當底人不當爲人所底卽能自立亦半人耳底人者尚餘半在人其相去遠矣

又

家庭之接當勉率禮節以維持天性能勉強則自然者亦應之夫詳于義敬者非獨族防朴心亦將導迎不及故節文所以習敬習敬所以養愛養愛所以成恩若鄰朴而無章其踞傲仰以蕩然于嚴親之側雖得親于我不得尊于我所以孝弟者亦恃半而往者耳故聖人多言勉強少稱天然

又

家無賢父則不可復無賢子也無賢兄則不可復無賢弟也不幸無上不可無下不幸無前不可無後

又

人之論人皆存已其中譽人以賢無以置已之不肯矣故不肖必奸誣賢多得人之不肯所以寬身也唯賢者爲能廣因其類夫賢之藉賢以宰已也亦猶不肖之取不肖以恕身也故君子多與小人多毀與君子言天下必多君子矣與小人言天下必多小人矣

又

教兄而可以及弟後者常聽于先矣教子弟而可以

及奴僕下者常聽于上矣

又

人生役役馳而就死非安而受其自至也

又

神龍何德于萬物乎動則爲雨潛則爲蛇何怨于萬物乎動則爲毒霧不爲恩仇萬物皆有見使于性其皆有不能自己者耶

又

星卦等術驗不驗相半見神之道也不明之人不有鬼神矣盡明之無以爲隱亦不成爲鬼神矣

曾文饒 免臣廣信人

問友人病

足下病不可求速愈欲速藥必過劑爲害甚大夫藥非能去病能殺其勢耳勢殺則駁駁乎不能終日邪氣日衰元氣日長故病去而身安否則元氣受傷矣故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小毒治病十去其七常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不欲至盡也肉不可使勝食氣藥不可使勝元氣夫老耨相反也藥

病相反也然而老過成相藥過成病凡事忌盡雖病亦須留餘地與之也

與蕭伯玉

今人為文大約如屏幅調架現成但須糊耳此文迥出蹊徑之外然非深心讀之覺平乎也

與陳石丈

明月入懷單危雨冷不如明日在胸以赤服授人也

艾南英千子臨川人

荅楊浚雲書

兄氣誼文章無愧古人弟不能以兄之行已自持而能以兄之古誼發為評衡提揭後輩使作為文章無愧古人則亦兄所以自持之意也兄之自持以古道為已任朋友一道於今始見五倫計兄之志德精神糜歲月不以為苦弟之於文亦復如是如者誘之愛者憂之然弟以為制義一空伏六經以令文章其或繼周必由斯道今有公評後有定案當輩未嘗輕恕古人後來亦必苛求吾輩使有持衡者衡我明一代

舉業當必如漢之賦唐之詩宋之文升降通變為功為罪為盛為衰斷斷不移者則兄以為今日置我輩於功乎罪乎今將明吾道必使吾輩文章推而上之

有祖有宗與先輩大家合又與聖賢合然後推而下之有子有孫若如今所推誠恐勸懲空疎竊敗其為

說也推而上之無祖無宗伊尹生於空桑矣推而下之無子無孫吾見斯人之不血食也如是而猶欲議

弟疑弟此非待弟之過亦覺天下之小三百年國家

之功令千餘年先聖之是非為一輩無知者敗壞至

此既無一人任之任之者又從而謗之疑之嗚呼甚矣

今文定今文待二刻繼之房刪之後亦猶用繁者

先用大黃砒硝瀉去腸胃積穢然後以參朮正其元

氣房刪者弟之大黃文定文待弟之參耆也何人能

扼弟而止之已付炎中大賈可呈兄案頭矣

陳弘緒士業新建人

與馮驥仲

當世名流卓然足自表見者屈指不過二十輩其餘率多樊英殷浩門其姓字或亦赫赫與之俾處往往

使人自咎其傾注之過

荅梅惠遠

江漢豫章之文世之稱其詞句者皆得以取榮名擢上第而江漢豫章能文之士大半輒寢屈抑于泥塗之中仁兄引劉安以爲喻至謂安之爲人皆得昇天而安反入滯於地上其言曲而中庶幾足以感人

與巨源書

弟病猶昔但嘔血差少耳少則更可慮也昨始檢得藥方以麻油炒東向女貞木嫩條煮酒服之小力買麻油爲市買所給難以制油夜半食腕如爲鬼掌所扼俟而吐瀉交作沉疴既未得痊而虛服一疏毒藥薄命可嘆如此禮因昨已檢出此書若成當在朱子家禮之上家禮暮年乃就晦翁自云其間合禮會文字皆只起得一個頭欲望後來諸公勉力整理今讀之實多有未安處年翁束制坎壈之際正應用力於此大抵期於今人可行而亦不失古意爲善如古不

墓祭而又有家人爲尸之文古居喪廢業而又有墜室著書之事古婦人二月御輪三月而後廟見晦翁

與其門人亦且笑之疑之此等因應附附時勢以立

論庶不至托之空言若二氏禮與俗禮有可擇者俱

不妨錯綜變化以創爲因如朔望齋食繫六畜十齋

之類諸儒未見有行之者年翁直以朝日夕月義引

之祿戒沐浴使知迎陽谷陰廷議妙想遂令此事永

久不廢昔張僧諒南江陵入皇寺講舍那佛像因

並作仲尼十哲明帝怪問釋門內何以着儒儒辭曰

他日正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禁天下寺塔屬以

此職有宜尼像獲全弟固知年翁之微旨有在也推

此而冥器楮錢禮懺拜七雖無益而可以厚吾視俱

宜盡情竭力以求無憾况其未必無益者乎蜡祭之

致鹿與女方相氏之黃金四日直是戲事而猶相沿

迄千載其可以厚吾親者反妄之先王未聞而遂以

開異端息邪說沾沾自喜何其悖也望年翁悉破拘

牽觀會通以立教俾盡仁人孝子之心至於禮從宜

使從俗與大聘時爲大最記已明言之古之日月今

之日月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今之古禮古之俗禮也

要於去太去甚而已尊竹厚收祿弟處益以錄本

附。上。辛。談。師。友。類。竟。散。失。強。半。致。匡。山。先。生。士。雲。諸。兄。軼。事。不。傳。甚。爲。扼。扼。亦。祈。開。中。緒。成。之。

復嚴子岸書

弟比來一切仄冷。雖筆硯圖史之好。生平所不能消磨者。亦皆等之遺爪。棄之不復流連。但就詩賦間一念未免障礙。特甚。乃知處世無過涉事無偏之境界。未可爲狂。悲。惜口也。中原殺運。未知何時底止。主上。迨畏焦勞。殆同日晏不遑之懷。而普天類皆滯。澤。夢江以北。肝腦塗地。江以南。猶復酣歌恒舞。自如以。第渡之劫數漸次相加。政恐不免及于我輩。此時惟有悍勞忍苦。天祖合。凌力持。忠。幸以挽回害氣。庶可感動天心于萬一耳。戒殺之舉。自是憾悔首着。弟已將仁兄所寄諸書。謀之同社梓行。當不敢虛吾兄之慈悲也。

再上同理李公懇辭薦辟書

捧讀台翰。仰識老公祖俯念沉治。噓植不遺餘力。夫士爲知己者。死。况重之以章服之榮。畀之以井邑之寄。弘緒非有胸無心。吾何能不捐軀圖報。但弘緒家。



有八旬之母。小草一出。便不能躬親菽水之奉。而令長之職。又非他官可得。給假借差者比。勢必六載報滿。然後得少伸定省之私。老耄之親。風燭可虞。此其不能忽然者一。又先大夫暨先母。嘯於西山宅兆。未協。寢食俱爲皇皇。既爲王事驅迫。勢不能復顧私。馬。震之封竟無期日。春霜秋露。痛楚何窮。此其不能忽然者二。弘緒勿懷攻苦之志。濡首鉛槧之業。廢。售。奇。輒。備。尋。異。積。之。日。月。待。書。四。萬。餘。卷。擬。欲。僱。船。中。竭。其。負。山。之。力。勒。成。一。家。之。言。雖。不。足。數。吹。休。明。亦。庶。幾。稍。存。筆。墨。於。人。世。史。數。既。來。著。述。遂。廢。此其不能忽然者三。至於時勢極難措手。資格易以限人。則又弘緒之所審度最定者。伏惟老公祖之於弘緒。不減慈父之於弱子。輒敢盡吐衷曲。萬乞婉達於。撫。臺。懇。其。俯。允。辭。免。感。生。成。之。德。更。非。筆。札。之。所。能。盡。耳。

與劉伯宗書

頃在明聖湖。頗窮令泉。藉光諸勝。留燈霞石屋一帶。候仁兄杖屨東來。不期山靈妒人。風疴陡發。前驅至。

而弟已掛帆行矣。有此良晤。自應有此缺陪。世豈真有騎鶴揚州之人哉。歸來百端併集。參苓之力。不能手。風雨寒暑之勞。擬欲謝絕。一切與老頭陀輩。煨燂。檮爇。稀糜。了此凌厲。竟不可得。只陶弘景先生。日逐日疎差減。時昔之役耳。

上督師閣部書

異者弘緒。棲遯無似。強項幾至殺身。荷皇上出之。繼復加錄。用脫械之日。旬旬謝恩於大明門。退遂屏。閣下不敢一謝。當世要路顯者。閣下於么麼。應。未。有。生。平。之。素。而。愧。愧。稱。城。守。微。勞。不。置。伏。念。潦。倒。之。人。猥。辱。閣。下。注。存。如。此。又。安。敢。以。泄。柳。段。于。木。自。高。及。獲。見。顏。色。而。閣。下。感。憫。之。意。虛。受。之。懷。悉。出。賤。吏。揣。測。之。外。因。是。益。其。愚。戇。而。欲。有。所。盡。言。遂。以。請。釋。成。侍。御。實。慈。一。事。反。覆。甚。力。當。是。時。閣。下。不。以。諸。為。駭。不。曉。事。而。督。過。之。也。應。之。曰。某。已。具。疏。申。救。矣。不。得。且。復。子。姑。待。之。緒。出。而。告。於。諸。君。曰。楊。公。誠。非。無。意。於。侍。御。者。待。之。而。已。今。弘。緒。南。涉。江。淮。東。浮。若。晉。又。北。崎。嶇。應。陽。歲。且。一。易。寒。涼。再。易。暑。雨。矣。有。

三 蘇古堂印

自長安來者問之曰成傳御已還柱後惠文否乎曰未也

自長安來者問之曰成傳御已還柱後惠文否乎曰未也。已出。杆。徑。否。乎。曰。尚。繫。如。昔。弘。緒。啼。噓。泣。下。不。能。自。止。已。又。問。曰。公。曾。有。再。疏。三。疏。請。言。危。詞。而。力。救。之。乎。則。又。對。曰。無。之。於。是。弘。緒。不。得。不。仰。而。疑。僞。而。嘆。夫。以。閣。下。之。爵。位。門。下。不。應。大。然。諾。於。願。養。走。卒。豈。至。失。然。諾。於。一。介。之。上。必。其。地。篇。累。疏。而。未。蒙。

我皇上綸綍之需也。不然則造膝而陳密摺而請。而外庭莫之或聞也。又不然則戎馬之倥傯軍儲之旁。午欲有所懇禱而未暇也。乃昨閱邸報。則侍御近又奉。聖。究。主。使。之。抄。傳。矣。閣。下。得。君。之。專。如。此。每。有。敷。奏。呼。必。應。額。必。俞。如。此。度。閣。下。不。為。力。救。則。已。閣。下。果。能。諱。言。危。詞。其。勢。宜。無。不。可。得。之。造。膝。通。之。密。揭。以。遂。如。綸。如。綍。之。需。者。若。大。賢。士。大。夫。之。用。舍。禍。福。其。關。係。又。豈。復。於。戎。馬。軍。儲。閣。下。誠。有。急。人。才。更。不。宜。緩。此。而。急。彼。而。使。聖。朝。有。庚。死。直。臣。之。事。然。則。弘。緒。數。端。之。疑。俱。為。無。常。而。閣。下。必。別。有。所。見。遂。延。人。未。發。致。追。悔。於。時。昔。之。然。諾。也。閣。下。前。此。之。申。救。何。其。見。義。勇。往。而。後。此。之。衰。寂。又。何。其。與。初。懷。特。謬。而。

三 蘇古堂印

甘蒙不自於天下後世子昔正德中太宰楊公爲王
 給諫昂論劾武宗震怒欲加以罪楊力救得從薄譴
 旋又上疏懇留卒不獲命未幾王公雲鳳巡按宣鎮
 貽書於楊曰留王昂一疏大爲人所傳頌不聞唐介
 初貶時路公有此也執事於是加人一等矣然介雖
 貶英州不數年而復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
 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頃刻之筆端耳每恨奈
 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斥岳正坎河
 終身極貧之陸布政反不得超擢今文達之富貴安
 在哉一時快意可略也前輩形樣之多後人是非之
 公可畏也書傳京師爭錄誦指爲名言夫外調非有
 困囹之苦也降遣非有銀鑰桎梏之辱也雲鳳猶以
 未獲超擢爲恨其書詞聲峻切敵以下或不能堪
 而鳳言之疊疊太宰亦不以爲忤已緒恒以是嘆先
 輩之不可及設遇淹繫之人如侍御者王公之言之
 剴切又當何如今卽杜後惠文之冠未可驟還而困
 囹之苦銀鑰桎梏之辱何至漠然坐視此亦所謂在
 閣下頃刻之筆端爾記弘緒幽拘之日親見侍御蒙

此作起
 以至此
 耳

體不給官履不完坐一敵滿四室拳縮而讀春秋幸
 至夜分忘倦頃弘緒叨沐浴湯鳥飛魚沉且得竊升
 斗之祿乃侍御樂逾兩載不復知所謂人間世者何
 形何狀苟非木石能不雨淚長戚念弘緒報閣下之
 知莫如此事爲大輒敢不避斧鉞踴而責之左右聞
 下其幸母曰子方日夕從事戎馬軍儲奈何以不
 恩乃公則幸甚

與楊維節書

弟數時讀書甚樂但苦病耳然因病得暇因暇乃得
 讀書既已受其樂豈可復辭其苦乎生計蕭然往往
 憂亦復覺有少趣何者弟性不甘寂寞阿堵夜
 便思擾擾若長此蕭然資賦無限馳逐呂申公每至
 君時輒誦好交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之句
 便爾適然願與台兄共受享斯語也閉戶之餘橫閱
 諸集見所載古人得意著作求之不得每至負痛竟
 日台兄居金陵四達之地所獲秘本應多幸有以示
 我傳台兄留心經濟之書特甚有可開豁胸智者當
 以其目相聞大抵諸子百家釋官小說偶爾紀載類

卷之三

卷之三

多有益於用世彼分門別戶抄襲陳言號為經濟者反未必有補於經濟也何如何如兵家之書劉牧別分一略古今最難措手者惟有此事台見得其書連幾何雖方略不必仰借於故紙然亦不能不資其腐發也宋吳武順王瑋所著兵法二篇弟求之累年矣至台見多方覓之弟自三月以後以病暫居建寧所假小齋頗佳湖光與天相併草色與烟相籠雲霧凡上樹人藤間大足供我嘯傲弟得徜徉此處而猶未見有餐然之勢甚矣二豎之頑也

與周樸園書

頓仰龍門積有歲月值于戈滿地山河間阻私念生不遑展於人世一切俱已久置度外惟宿業所服膺如老社臺者庶幾得一瞻望眉宇雖九死而可以無憾今時勢如此項項寒酸何由異半月梅拜大君子劍馬於數百里之遠以慰夙昔調饒已念古賢士相與不得見其人則或假之以帛托之郵傳以通其詞終縋絕而老社臺方居周召之任當軍旅之衝又安得以餘暇而賜竿札於所未謀面者某又安敢以謹

卷之三

倘聞人言噴與記自傳大君子之門遂不復有聲之姓名矣乃者手諭自天而下臺雖千百言高情雅量淋漓楮韻老社臺垂念於蓬蒿賤子者何其敦以切崇以至也自非木石安能不感佩而泣下黃捧通迴環之條謝何能盡古文一道作之難而知之尤難丁敬禮致嘆於後世之知其美惡較不如其自知之深曹子建詔為名談敬禮文不傳於世誠未辨其惡何如然其果嗚呼顯彰自憐要必有配適於形之舞尉者豈遂無片語隻字之可垂而後世乎我輩無聞則無怪其低徊傲睨而長太息也古俠烈之士咸知己之恩至于陷胸斷脰而不恤其所懷者或性情之相合或議論之偶同遂以為不可再違於天壤乃若文士場百年精力潛心濡首以期有所表見而要眇之音不獲鍾期之賞奔軼絕塵之步不遑九方阜之盼則亦徒然攻苦而已然則文士之致感于知己也豈特如俠烈之士云爾哉今得老社臺主持選政一時作者真可快然於俯仰矣吾鄉自千子茂先巨源而外尚有賀可上之宏肆丁士奇之簡朴

武子接
有則之義

世說
事可人

陳伯璣之秀潔，劉痛子之奇快，周白山之酣暢，康小范賀子翼之高爽，今其人或有或亡者，既已荒煙冷霧，存者亦復風絮雨萍，無從覓其集以寄而茂先雲將原刻久已化為煨燼，舒晉直報寒汗稿亦歸烏有，曾聲伯各俗名聞其藏稿盡為上定地，擲清泥武子遺文亦不知尚有存否，諸君幸而早逝，幸不觀士餘年來兵燹之酷烈，然其殘編亂帙，蕩然零落，無則又不啻委七尺於兵燹也，叙迎漸轉，道路漸以遠，適盛把弱輪，發側埋問諸藏書之家，與有所得，即錄馳寄，但不能限之以日月耳，得讀詩話，懷佳刻神魂已縹緲於樵川舊溪，况台命脫焉如是，敢復如曩昔，憚數百里之遠，而不一泥首於榮戟，以抒其仰止耶？天啓中，敵友會，竟臣一日忽從鴛洲駕舫，艇詣會城，茂先問其來故，曰：吾思楓亭荔子急往，圖一飽，暇時已近秋闈，諸友競挽其船相尼，竟臣乘夜靜解纜，遽去，竟不及與試，事竟臣以一荔子之故而高致如此，今有人焉，詩則仙掌玉露，文則蓬島蘭有，曠古所不數見，而得腹之人，不一酢飽于其側，無以對吾竟

人前新集
卷之二
三
開古堂印

與黃俞邵

臣于夕夢矣，拙刻附正，胸次萬端，嗣國緣既開，絨如讀古人之書也，甲申而後，吾見亦罕矣，僅寧都溫伯芳兄差堪與俞邵項肯然，亦孔明所謂未及有之逸倫絕羣也，收抹異書，正鼎革之際，要務然須如漢武帝宋太宗以萬乘之力，乃能聚其所好，正而之母氏宋之歐陽子趙明誠，要終不能敵也，易詩春秋語孟沉酣，其中游泳其外，一生用之不盡此實重開說約者，幸勿以為老生常談也，虞山錢先生古文為當代第一，藏書聞亦冠東南，頃乃亦燼于降隄，豈張司空所謂積油萬石，自然生火乎？都所南心史越四百年而出于井中，物之精英必有光怪，故魯壁無書，則已有，則必為絲竹鐘磬之音，及家無書，則已有，則必不待發而出，豈非所謂石沉海底，火性千年不滅乎？悟此，則蒐輯遺書固從死之資，即不網羅放失，亦可以無天喪斯文之懼矣，如何如何

再與樸園書

戊子之變，某避地於西山之烏晶石臂，為石所傷，每

人前新集
卷之二
三
開古堂印

其奇
不覺
有人
心
為之

一痛發輒視寸管為丈人牙知已恩深竟不獲以塗
粉惡札布個誠於掌記悲酸何極然清夜終不能以
自安聊復扶痛作此惟老社空鑒之踞誦佳句高奇
秀逸兼右丞少陵之勝數百年所未有也安得盡發
枕中之藏日坐臥其下庶幾少有通益不能不翹首
於五雲耳其自乙酉入山草載所藏書不下數萬卷
鐵騎一來屯割於敵居石河一勺一粒一絲一縷俱
盡而所藏書悉被割裂碎掛製作紙甲數千珠痕丹
點離離映壁之背餘以文梳梳地數萬縑細淪於一
月生平所輯有明文類抄一書三十年訪求於南北
詩文羅網幾盡卷帙與文苑英華相等今亦付之流
水矣又以諸經自大全計疏之外凡文集語錄類書
小說與歷代史傳發明經旨為先儒所未及者廣搜
旁摭滙為一書易則附以占法詩則附以鳥獸草木
考証春秋則附以傳錄異同如陸淳以克段於鄆為
鄆石經以齊崔氏出奔為崔天之類禮則補所未備
如汪寬經禮補遺之類其詳見前有管窺亦論次於
後今僅存易經備考四冊又復失去替蹤然此四冊

其奇
不覺
有人
心
為之

願有可觀飲乞玄晏片言托以不朽先此預白異日
被獲延津當長臨面請也此外尚有雜著數種滄桑
以來體淵不繼苦不能覓人繕寫呈政張恨如何舉
香兄遂作占人為之雨霖密之兄踪跡杳不相聞今
當無恙否念之念之武子令弟不識存亡此兄竟無
一駁之傳真可憫也昭武偶有兵燹之變道路復梗
稍俟寧息即圖造謁率謝不既

與廖傳生

夜來寒月皎淺望水簾月色同化蘆花入枕但聞浙
澗葉響草聲疑雪疑雨終莫能定夢去猶在水晶圓
顯耀千百顆招涼珠



顧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三

類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四

候官 許 君介壽

昇州 王廷棟隆吉

周在凌雪客

周在梁閣客

張九改 公選辛丑

與王阮亭

三夕夕讀大篇幾成不寐淳于之數子進李衛之遇
秦王氣奪秦穆公所引經怪諸名士序言猶舉歷

人書者少

八卷之五

類古堂印

下鄉鄉公安竟陵爲重夫歷下諸公分代立疆矜格
矜調皆後天事也明公御風以行飛騰縹緲身在五

城十二樓猶復與人間較高深乎譬之絳灌隨陸非

不各足英分對畫侯則成徐父指蝦阮酒非不骨帶

煙霞對蘇門生則成笨伯曲仙之福霞雲之舞非

不絕代對洛神之號鴻游龍則掩面而泣屋漏之痕

古叙之脚非不名世對右軍之鸞翔鳳舞則卧被不

敢與爭然則明公之獨絕者先天也弟知其然而不

能言其然杜陵云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

倪高詩家
古文無所
不備其妙
一時莫不
悅此所

故此十四字足以序大集矣自題丙申一篇全身寫

照驛睨前人公安滑稽而不典牟州工麗而不遠竟

陵取材時文競新方語既寒以瘦亦俗而輕何有于

諸聲麗則乎明公微言獨有千古諸名士猶聞七里

霧中耳京口題名壁上七則造詣似鄭道元而逸氣

仍屬青蓮弟欲歸分微各山麓中七公祖世傳墨妙

肯以大襲紙揮灑使與貞白蘇米分主諸山乎柳子

厚愚谷小記寵惠與西子瞻月夜泊舟石鐘山遠盡

爲其儔狀弟爲卿與黃之人者無辭于朴懲耳所有

八卷之五

二類古堂印

緒言副之別格

與陳伯璣

兩月未得荔公信輒爲舉指詫異過京口時弟適入

鄉未及把臂有社翁近隨調護覺交道猶在人間耳

諸湖上主人面目嚴冷王遂東所云一味做官半言

離入者耶王于一忽焉客死遺文散落不知有收拾

者乎此亦老社翁之任也弟嘗謂世間有最不可解

事竅賈西商陵各慕貴輒拔行卷許集丹黃梨棗潤

飭精工不一二行令人狂嘔吐而窮巷若迷鴻文

與治遠
千一遺文
幸已行

鉅章求一授梓泚不可得沉于寒咽沒于溪壑小鬼
無靈文章無口自唐宋以來不知其幾千百人矣造
物者何不愛美好如此耶下一集傑剛曾任之弟亦
以托之胎上唯先生爾意或同頗與治作一集如何
歲抄旅次冗惡接台札如沃我于梅花樹下雨中冷
泉也附謝不一

董 黃行世事今人

答吳錦安書

自別西陵時懷季重八素三年已置石頭城下相思

兩地僅存明月詩中何期雲間之鶴忽墜瑤函原上

之鶴載卿嘉命坐對季方如逢陳紀交歡文若履德

慈明但令乏臨印徒勞馬卿之轍人非細柳空羈制

孟之車況子出蟠坐上但有酒人彭龍幕中從無俠

客恐敵季子之黑裘無袖雅生之羽轍則敵邑之羞

亦良朋之恨也至於却灰未盡茸城之荆棘參天羽

徽交馳滄海之烽烟匝地機雲池館鶴唳空聞王謝

樓臺燕巢靡托此日青關已經蝶散當年紅粉半屬

塵銷縱有徐吾之妹百結莫睹其容僅存宋玉之夢

殿風寒之
宮柳為春

千金難令其笑足下情同彭滿空想赤鳥才是子桓
徒懷綠樹倚念綠珠可時其珠自解如迎碧玉須將
趙玉連城但恐白頭吟罷未許茂陵之勝桃葉來歸
空竹秦淮之渡密敢寶戲聊代解嘲

盛于斯 休休道稿 此公南陵人初名義字聖臣

與滅齋

後世非無說客無說主耳試看刻雄經橫時其一代

人品為何如若今統離兒讀國語史記且不能句讀

矣尚何說哉

入原書少 朱之四

方子春散樂一部遺棄東海中世竟失其譜爾後琴

師所傳水仙操實不過于客窗環佩同琴子耳獲足

下天琴一選何必住蓬萊三月哉

與金冶王

斯福滿不敢安及願此生得一少年如張緒衛玠王

子晉能飲一斗不醉得一老婦老黃能痛飲酒記天

寶遺事得一遊群佳人能歌雜樂舞二尺劍醉誦南

華秋水篇如此十年則少年者且巍巍矣老猶老黃

海之句

亦欲各求出世。大路矣。邇慕佳人。亦欲尋到頭伴。侶矣。斯何人敢不辦西行裝束乎。世態如此而已。生平如此而已。

與傅遠度

貧者士之常。此是爲范史。雲作解嘲耳。

與吳賓賢

歌不必定要達樂過雲。但要得當年作者意。或喜或怒。或啼或笑。或慷慨或低徊婉轉。宜各悉其態。不然。雖子夜玲瓏。無取也。

八卷之四

與周閻客

學問越遊越長。古來自經傳。以及子史。原不是屋底一個說約。

與汪舟次

奇書古榻。不遇賞鑒家。寧落咸陽一劫。

倪元璐玉女鴻寶上虞人家會稽應本

答卓遵旬

得半日間。周讀枕秘。天下文章盡於此。本難名頌客。又勝人總之。不欲以世手雲雷之形。唐突。癸癸難。

小鳥發明。比諸陳師錫。則已耳。然猶冀放限一月。來到家。小了塵伴。卽爲之。遂入山。開宗第一章也。大章之逼漢人。在其神骨。或望其氣。以爲眉山。此盲人也。感至愛。欲于無揀擇中。稍形去取。竟有不能得失寸心。知台兄豈當以我爲依。詩及各體。悉作是觀。

又

頃凌遽東渡。不得小候高軒。歸來夢寐未至。迷路也。台兄文心道韻。氣幅才條。自吾眼中。未見其輩。聚元璫等百餘肝腎。節節鑄不成。連旬半毫。此人人之言。

八卷之四

與傅遠度

也。若夫聲分投合。方關緣會。萬蒲與卿。皆爲奇寶。然人必以劉。爲議。無有議。姬文者。由此言之。元璫。幸甚。連句定受。元璫累無疑耳。尊榮我如天書法。藏。遇江松楸方了。又爲兄輩經營。煙娶塵勞。萬端金陵之約。以此爲藉。廿外有舍親史維城。原寓金陵者。暫歸復出。當使奴子隨之。晉候。並報降命。即君龍文。始變。聆。瞬。冲。飛。世。稱。三。蘇。由此耳。附去張太史史論一。套。吳叔大墨精一函。此亦佩刀之義。引賀郎君。以良史材。翔翔子墨之林。當爾時。寧忘斯語。

王獻定于一南昌人

答周減齋

風雅之在今日。危于一錢。先生以苦心績學。上溯有唐。暨漢魏唐宋。又進而三百篇。窮源星宿。書篋凡於外。殷然。留金石聲。若寡昧如定。東疑有志。白首紛如。連年貧病交纏。心血枯耗。且每對古人。並不敢輕下一筆。自悟三十年。讀書方悟慚愧二字。承示大業。然鍾呂而欲以糠粃為導。可乎。適由家間至骨肉。感傷肝脾。而又不取重遠大君子之命。勉作數語。

堂前室後。金幣人祥。符禧。

與高康生

塑像之法。鼻不厭其大而後可減也。目不厭其少而後可增也。文字立極如是而已。

與馮伯宗

伯敬東友夏曰。曹能始近日詩文有淺率之病。亦是名成後不交勝已之友不聞逆耳之言所致。而近日范仲闇又謂自詩歸行無一人敢向伯敬言。誤伯敬。

不淺。此非名人。過相謝也。人苦不自知耳。

與減齋舅氏

舅氏之明達俊偉。宜救八閩之艱危。毋圖一身之貴。我宜秉正而自持。毋隨人而作止。宜以豐功令望。可輝耀於天下者。自期毋以高門厚祿。可誇詡乎衆庶者。自待。此非特區區之私望也。凡事利一身而有損於千百人者。身雖利。子孫必蒙其害。利千百人而不利於一身者。身雖不利。其利必歸於子孫。舅氏宜深察之。勿謂甥迂論。

與吳冠五

詩文工拙。難言久矣。其要大半以虛字活句。轉旋則入目。易以實字板腔。真贊則成章。亦拙。曾聞蘇文忠見諸子謀業。凡虛字少實字多者。必塗抹擲還。此為文之法也。願與足下共志之。

與周雪客

牡丹畢竟以長幹豐葉者為佳。今人求花之大而不顧其幹有幹不滿尺而花過尺五者。此中人以爲勝。弟謂天下事豈可使根本弱于枝葉哉。花人向也幹。

人身也。譬如以美女豐盛之面加諸三尺之身見者且怪其臃腫矣。故畢竟以幹大者爲佳。足下以爲然不。

與程石門

等閒緝綴閒言語。誇向時人喚作詩。昨日偶拈莊老讀萬尋。山上一毫塵。此店彷彿老莊詩也。每見詞人自矜一藝。頓忘天地之大真。爲可恥。吾輩不可不自警也。

車發之左車一名能傷字無量一字運何義若人

上葉曾城師

以其正令世豪傑如師臺。不令主持國運而困之丘壑間。每一念及輒爲寤辟號呼而不可止。某流寓南中。爲青城僧一之計。乃三折肱兩折足。兼而有之。因思天下精誠之極。可以貫金石。豚魚不卜之鳴。可以呼父母。訴上帝。惟文章中不白之冤。至于埋離魂。散委素清。錄而不可以告人。此天下至痛而乃有行誼較然。可以照耀天壤。猶未免爲世所疑。如台臺者。又于文章外增一種痛哭情事矣。

與顏開美司理

聞于念弟作古。則尤深憾于造物也。追思少年同學此時已有爲名臣鉅卿者。有自掣轡而林下者。子容才具猶當橫駕其上。而雲泥判絕如此。然其中亦有老死未遇者。有幾一擢第而輒蓋棺者。有詔獄而死。有褒郵崇祀者。不獨榮悴生死有如塵。塵即妍媸好醜亦千載。曾無定論。青史哀誠與巾幗小兒是非大畧相類。則又不覺破涕而笑也。

與丁叔潛本部

相類。禮敗瓦委荒榛。蔓草間頗有覆苗之悲。舟人指水一方已屬他姓。庭樹寂寥。枝條欲折。大畧今日。露晨風。烟翠露泣之地。皆我兩人當年花朝月夕。嘯語宿處也。昔之所樂。今之所哀。人言聲無哀樂。此地亦當無哀樂。爾昔日紅顏牛就衰老。且有墓木。傷者市上少年面目多不相識。雖鐵石作肝。能不銷鑠。自非敗心西土。逆旅此邦。不能不開思往事也。

又

弟襄處此中。逃名刻迹。置身才與不才之間。尚不能以爲操自免。何有丁梗情枯。耶。無論大步懇難。無能爲煉石之補。而性與物背。動輒見咎。錐刀其不能一割。老驥真不堪先驚馬也。仁兄所云。無乃類山公之引用叔夜耶。然叔夜尚自慚孫卿而弟。神棲安養。更欲何孫卿頂上行。無煩以鼠鼠相嚇也。

與金臺法師

計向年聚首晤亡兄才十五齡。嗣後亡兄方墮落名。中今又十五年耳。我輩一紙未達。已歷過少年。文。人一番生死。朝露夕樵。不足爲喻也。世智辨才。都成障難。自此恐遂淪墜。大法王將何以津渡亡者。令基一種淨域生緣。若止超生人天。非所願也。

與管乾三

學道如逆流之棹。進寸退尺。光陰如順風之帆。瞬息萬里。是以累卵之危。而幾上天之難也。今任禪排啗。欲遍天下。每思乾三爲東注之風。空谷之音。乃自丁卯。倚公一面之後。未得復通。今尺素再達。頗而未親。而兄策馬塵蹄。已歷一世苦海中。便如便一切。爲。

一日。乾三踞師子座。而建大法幢。自可于此中。延一日爲一切也。

與李太虛太史

世宙蕭條。人間可哀。上生此時。如歸花落。葉無所棲。托台臺以一片。至心熱腸。必與風流。策引後學。凡荷青眼。一顧不啻廣製萬間。非獨林宗子。將而后。罕見其倚竊。意尼山之轍。鹿苑之輪。止是千古熱腸。一。度世博愛之意。不能自已。故有如許樓。皇皇。臨。火之態。若如世間人。只作自了漢。不但世界無與。持持而從來。貪士失職而志不平。寥廓如在。遠行者。其將以誰爲歸。宿耶。得台臺即起而當國。以旋轉氣。運則斯世。尚如月之未晦。歲之未暮也。聞南藏已印。就台臺以命世之宏才。千秋之大業。探本于無生之妙諦。非止苦寂中。以此爲夜經之寶筏。抑亦滿堂。時可以當昏。之忌。也。昨過姑孰。以未得追隨杖履。爲恨。數詩附呈。郭制。

與某

近方彙集散佚諸藁。先以一卷求正。乞爲一一評。隨。

指摘瑕額以當負劍辟町之詔庶不負親炙宗匠一番耳但台臺方嚴提正令以告天下自彭澤朝川而外不着一字青蓮少陵判屬別教長慶昌谷損作邪因而門下士乃有離奇輪困不中繩削者貶之則以爛而為傷與之則狂醒而不解將無棄置道傍而不復顧視耶倘哀其墮坑落壑為說大總持以維護而提獎之自當令青睞者皈依耳

與湯海若先生

某生十齡而得讀先生經義至垂震澤里陵為腐儒

卷之四

二五 顧古堂訂

交五年而得讀先生牡丹亭記至與楊殿共函藏之篋中與同卧起嗣後便索王茗堂集讀之每讀一篇輒下酒一斗迄今又十年矣常欲一命豫章之駕如趙至之狂走亡命而奈叔夜于洛陽乃經歷多難僣楚名場羊觸狼跋感感靡塲至今遐想風規愧彼童子之求侶何以忽磨齒牙餘論有秣陵珠樹之語耶達回聲而相思非後學所敢望於先輩也昨秋蹶足燕市今復轉徙白門頗多悲憤之什令其先不佞而見先生竊以司朝詩人王李諸家如桃梗土偶石女

木童界具冠簪而目耳會稽公安乃欲日鑿一竅而濫觴浸淫如徐壤多情惑人益薄然則二百餘年風雅大家不得不推先生若上自周秦下迨漢唐其中曠世文人所誦述以為宗祖者莫不敢於此中位置先生蓋基於此中每每蹂躪如宿莽其窺銷心折而不能自禁者大半淪落不偶當世唾棄以為不祥之物者也倘以先生為古人則以先生而踈古人之後處此賤近貴遠之論與東家之議正等耳某乃謬受先生乃受之耶蓋自前周秦漢六朝唐宋無不各標一代之奇各極一人之致而必欲為古之某某是欲以生王之頭而易死士之壘也夫雖劇幼元人之舉猶必為新辭劍詢經義効宋人之舉猶必為微辭妙義不欲襲真詞之舊句宿儒之陳言而況登千秋之壇玷震一代之輿轉者乎某竊不自量欲一洗從來世代升降之陋見為文自出手眼直抒性情以幽憂之疾成感憤之言因危迫之緣發廣大之願而舉世無可告語一求證于先生夫持達之知千古所難而根抵之容壯士所耻遂復以此自適藟丘一集乞

受難難還昔人所云附青雲以施後世固是名士一
障但物類相感每如磁石吸針魚形叩石則今日訂
正拙集者非先生其誰歸

與洪戴之

弟以老生落第最是人間苦諦然革職習業翻不覺
苦年年被拔只是春闈花隨秋深葉削耳

與黃海岸公祖

以祖臺現宰官身行世間法譬如意珠以濟人駕水

船以拯溺一切人天凡有希求無不鑒足而寒家
寒世沐浴膏澤如以殿鼠而飲恒河九覺腹中充滿

然他人施恩猶可圖報若祖臺則施者同于夢幻亦
令受者等於泡影或即以六如破除三有是則名爲

真報思乎今方開堂出世諸老如麻似粟而鹿胃難
然莫可救療方擬追隨祖臺作塗毒鼓前接總之吏

足令諸方聞聲者喪身失命乃適歸白門爾此願王
用矣異日遺墨數卷乃亡兒精靈所存今以付之梨

棗如聚歛魂幡于蒿里也前祖臺以法語爲玄晏以

不思議力之言說而爲世智辨才之津筏向蒙慈訓

割割一過如集龜毛爲城而攻以兕犀之梯今乞法
音唱嘆一番如聚空花爲茵而憩以水月之光也未
真正出世入文安能即文字相而空諸文字乎幸即
鄉來以慰跋予之望

與薛虞星

網羅放佚舊稿復得二冊皆亡兒手跡也今即以與
亡兒文併入此中字皆成血淚矣弟文向來如
水沉金亡兒則竹頭木屑無不爲我收拾然可謂
悉必存存者未必可留是以未見令人思既見輒自

恨今又以自傷不復能展視矣或中有一二差勝者
依法琅揀出其餘盡汰去可也亡兒得大傳便足不

朽如獲返魂之香尸解之藥枯骨都有生氣尚欲求
觀詩數首便當彙作一集數日內專候郵示即歸哭

亡兒矣

又

飲求大筆爲亡姬作一誌用以塞悲正斷腸時胸懷
亂不能理不得不稍拈事實以供採擇筆端未免亂
如復亂斷如復斷也幸暫謝一日之讀以成千秋之

業感當奕世

又

自去秋小兒歿後。弟游故鄉。如入荒村。蔓草間。今此
中一席復失。借隱之侶。如良朋宴會間。忽然離席。破
坐中安散。去主人。安能復舉。巨酒自娛。樂耶。遂不得
不變為一孤。一宜之局。自此與仁兄接應連袂之遊。
又不可。屢得或當如王裴之仙遊。暫見于櫻桃園。
耶亡姬一誌。乞以天劍神變。手別鑿世界。使我驚。
慶。庶庶可奪却悲心耳。

又

大兄遺文。欲求仁兄。艾確一過。成就亡兒身後絕快
事。酷暑中對。靈幃前。過次兩世哭窮之文。此何等胸
懷。耶。然欲焚棄筆硯。不得不耐此一番苦毒。刻成。卽
置高閣。不復着眼矣。

與徐野君

弟流寓此中。大類少卿。入胡。殊無桑梓之樂。恨不得
時與足下揮塵而對。乃於佳句中得接言笑。似於并
州客舍。復觀咸陽。承後耳。

荅葉曾城師

文章自有定價。而遇合則有機緣。昔人多作此論。若
今師臺所云。似乎利鈍之途。亦有可擇。而就某橫計
則謂是非之案。亦復何常。卽如千古文人之文。舉世
奉為天球拱壁者。我輩或視爲芻狗。而我輩意消心
死者。世或蒙不辟也。故云爲文而爲一世之人。行
吾悲其爲文。則豈獨利他。不足悲。雖是非亦無定論。
又若此矣。此莊生所以標齊物之宗。釋氏所以作西
之觀也。

又

師臺下訊。薊莧出自至性。蓋古大臣風。非千秋文人
所及也。乃不肖生平讀書。如董驥看月止。顧器其光
朝。照環處耳。非如照公。于章句留心。所謂摘葉尋枝
我不能也。或過于交削。則有之。若談人。則從來無有。
師臺近作。以聖賢而爲英雄之文。庶幾乎荀卿子矣。
倘其中果有隱兔之缺。則知無不言。若小小故實。未
確。字句未諧。則但以簡點之責。屬之照公可耳。或杜
而黃。或乾而驪。此一種清說。處相馬者。本未嘗見非。

與羅公有讀直之異也

與倪鴻寶先生

小集乞塗抹一過。若羅氏之芟草向來東語西話。已蕩焉飛塵。偶為亡兒撒漣。復成聚沫。既執鞭弭。以望接引。定不希假借。避斧鑕也。倘節臺不暇。若暇。便當推挽之。當風揚其灰耳。此外亦誰可告語耶。

答梁氏姪

昨又千子來云。後進嗜古而學力不純。生吞活剗如

一片古錦中。未免難以新布。余指所衣葛答言。金布

布正以純葛為貴。若雜以纈素。雖美弗尊。此又於

千子所持。下一轉語。今梁氏新統。必能上通商周。復

千子所推重。如古純錦。又必能直抒性情。為余所推

重。如金壇純葛。方免近時陋習耳。

家書

男生平每以人力奪造化。此造化所忌也。當其人定勝天。未嘗不足幹旋跌宕。然東邊幹旋西邊。隨復崩裂。幹旋甚小而崩裂甚大。不如安坐而聽天。為得也。

與大兒書

古來功名之士。功成名遂而身不退。如淮陰文種。則

是世所不滿。即醉夢泊沒于富貴場中。而老死爛下。

亦非英雄所甘。其必以子房少伯一流為可顧矣。當

其為赤松之遊。駕鶴曳之梓。沼吳滅項之事。已如雲

烟過眼。不可復問。然則做却一番與不曾做却一番。

究竟有何差別。何不一往竟作赤松。賜吳之招。

與未沼項之滅。與未滅亦總如夢中餓餓。梓中勝

現在且不可得。而況過去耶。倘謂遇合遲速不同。

初需以歲月待。功成名遂而復退。不知此語就候。

英雄多少。若自今以始。猛與一刀割斷。此真勇烈丈

夫。非將相所能為。鄒覺子房少伯輩迂迴退爾多却

幾許間事矣。

又

其實採取最上一乘。則善惡亦無定論。如人之君子

而或為天之小人。造諸善業。而反多諸過患。故聖

言學道無伴。屈余謂功名亦無伴。屈不獨功名無伴

屈。而文章亦無好。不獨文章無好。而白性亦本

無善惡也。若得似鹿門。斧局大家團圓頭。共說無生

語便是千古第一家。庭樂事何必限涕唾血如羈累相向耶。

又

古人言生子才後未必可喜。此是何意。家有才俊之子。是人生第一可喜事。何為反有此言。時時回想此言。則一切矜誇自喜之意。自然自失。只此便是得力處。無笑他人策勵也。又當知此乃真實傷感之言。非是愛彼惡我。子弟正向才俊人頂上下一針。睡夢裏面一喝。迫使他再進一步耳。

與羅殿公

案記韻絕可敵坡公酒經。弟勸駕而成千秋之業。亦虎丘之功。臣山中人得依法採焙。自此可療林鬱渴。夜蝦公又螺髻之開山也。連朝有閒。絕事非一旗。槍所能戡定。故叔能來此。以要言妙道說而去耶。

卓人月

字少月錢道人
號茶葉酒集

答詹日至

所論西江金沙之異同。真足片言折獄。弟魯鈍之人。聞諸君爭論如床下之鬬。不辨蟻牛。天首所飛。阿知。

見乙嫌人善笑。人亦善笑。弟以此二者自居。而正

答曹弗人

人月讀台兄之文。察台兄之人。蓋十年于茲矣。不意其得交于高弟子王無擇。遂得須略訪授堂全。且并其形容之嚴嚴。嚙之欲欲。而留連于耳目之間。蓋又三年于茲矣。然猶以為有聞也。倩女之魂。在床上一在舟中。未至堂上。未得合而為一。乃于之夏五。忽無擇携手書至。當其出於無擇之手。入月之手。則人月與台兄之冤合矣。夫而後喜可知。

八月之日

刺肝之言。抑又何弗人之于我深也。夫今之時文。則予已知之矣。今之為時文之人。則予既已知之矣。何忍言何敢言。又何屑言其言之卑者。為僞鷹相附之應耳。其言之高者。為闕虎不下之局耳。且夫天下之事。其可為者。正多文云乎哉。即文之一道。其可為者。正多時文云乎哉。乃不顧一代之功令。不惜一生之精神。濡尾滅頂。而為時文中趨炎倚勢之小人。藉尾滅頂。而為時文中好剛使氣之君子。則吾不知其可。

也善乎仁兄之教月曰時文古文一切置之而為氏行略錄一言于後大時文古文同辭同調孰能通而問焉求一片清醒道場庶幾在詩耳抑詩獨非乎介子推謂其母曰身將隱焉用文之今弗人將出而用世矣文曷可少也來子之奉親也上堂詐跌小兒啼有啼則有笑有笑則有哭則有哭又曷少也弗人試舉人月之詩足誦于母氏之前其為殺之聲可以失聲一號者有之其為彈緩之聲可以被涕一笑者有之他日者人月命千里升堂拜母勞之以酒曰是吾髮耳其節孝歌者也當此之時又豈但吾兩人目不相識而聲相聞者握手歎然若故舊而已哉

與薛諸孟

弟昨歸時所持仁兄詩古文詞為表兄沈魯餘見而心死遂欲一識荊州以慰宿願魯餘四始之業久已奪旗發軔而先登且又具正平北海之氣字自許非小顧獨折節于大匠之門蓋交亦有神不自知其所樂然也仁兄見咄咄在手曲對肩芥之是取若魯餘

若其亦可以當高賢之一顧矣為是附綴以致先序之意誠欲使華孟忽然相見為士林一快耳非有他也

與辛帝

凡人作詩文母論佳惡其識想所結必有一種輕重之覺當其作之或異時異地示之或異人即有重輕句意人都不覺并已亦不覺矣昔吳王僚初見子不與之第三日三夜詞無複者今人著書盈尺尚不足以供他人三日夜之讀豈可漫不簡點正須出之不

與吳來之

盈盈一水相隔不遠而以所居僻陋鴻便甚希久不獲布一語于左右然弟生平鄙落迂疎當其不言胸中未嘗有不可言之言及其既同而言亦無以加于未有言之初此雖與吾兄交甚淺而亦于有以知其深耳

陸彥龍 號武仁和人 更餘稿

報答吳舜舉書

前玉昆旦生，巧僕序言，方在潦倒，凡有所需，藥為謝絕，獨以諸昆悅，想蓋不得辭，聊叙湖山宴會，率爾成篇，不事溢美之言，諒謂之辭天性，然也。頃見并刻，增易數語，大異元稹陳思敬禮相為定文，古人之風，豈可多及。雖出雅意，使僕掩其本醜，增所借，雖然，粗疏綿中，難以從錦反，傷賢素耳。幸為歸正於詩，甚不則，鄭元榮還之王，則公不妄拘人之請，以瑣事，失徒錦與僕同意，況文匪三都，吾慚玄晏，亦母事此紛紛也。為傳此語，不罪不罪。

報配庭書

南溪一徙為吾輩吐氣，聞之喜動，非特不寐，今上特擢新賢，振古隆典，以足下之才，夙夜講究，經濟大略，自足鼓動風雲，上感夢協，況平臺便殿，時時接對，在廷諸公，平日塞然不得言，此正建明得志時，足下勉，倘僕且旦暮望之矣。黃石翁近事若何，石翁海內人，望轉廷丰采，所屬當事，耽耽願得而甘心者，乘此間相與引繩批根脫使，非意羅織，致起大獄如東京鈞

報雪川吳旦生

屢辱手教，拳拳連篇累牘，不即答問，以僕鈍質，不學，球懶成癖，猶生七不堪，竟坐其六，其一係不能，國勢治亂，倚伏人士進退，大畧悉以語我。聖明而已，別後潦倒支離，猶賴有同盟伯季時時，從痛飲高吟，因念足下獨詣京師，拜政之餘，自當力詩古文辭，遠追建安，近通嘉靖，諸子雖非時所，然以英雄兼才子，差足家耳，有所述作，郵以示我，心徒自苦，無益也，藉彼者報命，記室爾之。

字 維孝若歸安人一名儒宗

與王字泰太史書

不肖才篤思鈍多歷踣蹙雄心銷折垂盡顧夢寐賢豪之思窮而愈堅門下方爲九州之侯如僕單布縉綸固易納之紙孔中敢介季常諸君自通門下

與愚陽和尚書

蒙示九戒中不執語不執見二語殊有微妙然而學者必須有所遵奉科條由寸人化備一旦盡撤佛面目突信一種凌虛造聖要眇之談得則爲至人

瀟湘寒拾重來失則爲天施鬼母更置黑海誕生影響字佛人也何敢爲大和尚判此希有公案惟願懷之重之歸心無已聊呈一偈真是持布鼓過雷門悚息悚息

寄葉相公

雅札至今春始達。猶悉相公里居之概。不以西河餘痛損其行樂。高懷所云時出郊外。看小兒放鵝。爲便以高低爲榮辱。誠足曠論。我明以上相歸田。春秋豐盛立朝絕恩怨。乞退休尋草布之樂。書之史冊。富

贈之目

范諸公便不足專美于前。不肖雖聞中事。僥得而獲失。命也。久已安之。春來惟是閉門課子。及尋山水。時花竹。諸不繫要事。交知青雲之士。祇密聽其自然而已。

與李本寧先生書

不肖飽落無成。今茲北上。前邀惠明公。擇弱秋薦京邸。郵筒時時可達。不然。若九秋銀羽直當以正焉。蔡明公于賀蘭之西矣。男兒三十無成。不一出。妻妾能坐老三家村中。與黃口豎子伍。雖然布衣。亦不自不淺。絕不敢爲鴻驪彈。然面孔千累。知已因茲便羽。概先言之。

與周季便明府書

不肖方在瓊溪卜築。一椽爲半生小歇脚。闕境頗良。只少却嘉賓爲辨。百萬隱貴。然坐此結搆。清疎不至如戴家。刻曲嚴整如官舍。亦政輟窘中滋味耳。

與湯冷翼宿父兄弟書

江右山川清淑。人家代起。乃今匡廬江漢之靈。獨鍾君家。尊公清標偉節。奇字古文。蔚左攝瀾雲。而右

與李玄白書

答朱大復

六庫新金
沈守正
雪堂文集
無回武林人
卷之四

與柴廷喜

世道日涼交情不古。各風有棄予之歌。伐木絕響。鳴之好五交三異。未盡其變。翟公青門。翻爲常矣。間有靈枯偕殘。絕少分甘。亦必兩貴相投。兩窮相倚。若炎涼驟改。華素脆分。昔之酬付。忽成攘臂。言推斯義。無殊貿易。至於山陽。陽節西州。勸門撫今悼往。已不易得。但存孤惜舊。責其宏濟。卽不至耽嗟耳之。發揮無情之涕。虛性實歸。洩入肝脾。何益死者。若風雪推孝。

卷之六

遷之衣飲。清。剖。師。成。之。宅。其。人。綿。邈。如。在。空。谷。不。知。

此等。在今。人。以。為。奇。事。在。古。人。直。是。尋。常。仁。兄。於。屬。

生。則。又。在。數。流。之。上。矣。所。以。然。者。弟。於。季。思。即。未。嘗。

建。床。摩。首。從。子。往。休。復。之。末。行。小。解。氣。分。奉。世。來。還。

請。下。便。有。休。戚。與。共。之。誠。縱。弱。躬。碎。心。以。謀。其。不。遠。

自。是。後。死。之。貴。如。仁。兄。者。生。慙。牛。而。死。已。宿。草。徒。屬。

紙。上。之。陳。言。耳。邊。之。芳。譽。援。之。頑。彈。授。以。衣。冠。昨。來。

兄。昌。世。書。來。慰。勿。高。道。至。不。啻。口。自。云。九。世。以。前。來。

茲。以。後。代。奉。神。君。是。日。弟。政。較。蕪。廣。堂。多。士。雲。集。俾。

紙。再。讀。淚。流。盈。睫。非。感。歎。歸。生。之。一。言。神。政。以。當。此。

交。朋。薄。惡。之。日。乃。有。急。義。尚。賢。如。仁。兄。者。東。南。義。問。

從。此。如。百。川。之。赴。海。矣。

奇凌巨先

僕。此。行。所。謂。六。州。四。十。二。縣。不。能。銷。此。錯。今。不。久。合。

此。歸。再。作。商。量。

與王獻叔
始作已佳。今更神絕矣。奈小年之奪何。

惡何多美也謝

又

此。中。數。載。受。門。下。之。愛。最。深。別。後。相。思。當。與。江。瑤。同。

傳。承。耳。來。賤。益。不。敢。當。謝。謝。

又

雨。中。為。足。下。作。小。畫。急。欲。求。教。故。未。及。紫。而。即。遣。之。

支。大。輪。心。易。開。李。人。

示兒

丈。夫。遇。權。門。須。脚。硬。在。諫。垣。須。口。硬。入。史。局。須。手。硬。

人。廣。者。如。一。笑。之。則。

值。膚。受。之。怨。須。心。硬。浸。潤。之。謗。須。耳。硬。

出京辭同年

生。以。在。妄。上。屬。雅。好。樂。從。寬。逐。如。白。頭。嬾。嬾。屢。易。翁。

姑。無。論。食。性。難。詰。舊。嫌。易。除。而。華。色。既。衰。即。務。為。梳。

藥。恭。婦。之。容。酒。榮。纖。紉。之。勞。亦。且。酬。之。矣。況。諸。姑。小。

示子弟

文有正位不可太枯亦不可太濫張寶王常聞友生
一義云他人說得少愈多子說得多愈少耳張元長
云作文如打鼓邊鼓須極多中心却也少不得幾下
二老真孤情也

嚴訓御印持仁和人

與蕭伯玉

雲棲慧公今之支公也觀其要安樹下倚徙牀上
穆無一言而頽然天放唐宋以下恐無以位置斯人
人唐新鈔八卷之目
耳

汪汝謙感明休寧人家武林

與周清公

人多以湖邊估見月蒲虎林人其實不然三十年前
虎林王謝子弟多好夜遊看花選妓徵歌集下六橋
一樹桃花一角燈風來生動如燭龍欲飛較秦淮五
日燈缸尤爲曠麗淪桑變後且變爲飲馬之池晝遊
者尚多嚼縮欲不早歸不得矣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四終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五

江左 王仕雲望如

豫章 陳允衡伯璣 題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梁岡客

王 鐸 楚斯孟津人
疑山岡遊集

杏秋詩

嘉飲雖甚便欲擊缶以代奏聲拙字蚯蚓形耳足下
所愛之若此自顧之無異枯枝之登華想

尺牘新鈔 卷之五

一 賴古堂

杏拙存

深山大澤君龍蛇也乃不起棄于蠅蚬則蠅蚬何以
自飾其醜色

杏吳隆徽

竟日咳飯僕薄福覺太康矣家中得一善道力獻
之足下有古人之德宜面古婦

杏園南

夜燈比較古人擬玄華吮玉腴以饜枯腸東譚龍戲
不一而足使仲詩蓬蒿之屋迴互生色

杏觀友

今者河邊新柳山下春嬌王母洞桃花光武陵杏子
濯濯狀與林頭芳醪關色矣不能與足下舉杯相
子明月綠水之區可勝悵悶

杏九陽

嵩山蘭花正開與二三友石淙之下餐朝霞吸晚
題詩巖上可當我春風一度鐸非紳組情深煙道
清者

杏後子睡足

尺牘新鈔 卷之五

一 賴古堂

自作遊人畫則驅馬夜復篝燈榻管何異朝菌榮
枯蚊蚋聚散竟爲造化所能謂之何哉林慮有佳山
水俗不瀟灑不循得得一區以爲焚香繡書地王子
宜置丘壑中安能久低眉與鴛口爭食乎

與房海客

嘉筆何當于足下要亦解聲郭索潭底不見崇岸足
下登日觀峰東閣滄海紅樹爛熳空翠飛撲此時切
記不可展視恐山靈妬哇現相僕夢不张口唾僕乎
杏粹然

相子林栽樂器聲甘而心苦僕之繁于應亦然

與菟山

足下王何開乎宣城山中水泉激澎湃如鼓萬烈雷擊轉長松怪石之下佐以清醕丹菊黃茅煙霞性適一筋夜泛月下短簫知足下不負秋水白雲也雖然斷詔飛來魚磯可奈何文天祥曰惟恐逢恩一日移去

荅益吾

路欲燕石飾之寶劍首乎容磨其烟勉而從事

荅季重

費墨可二螺鍾山紫氣排閣而入爲我送青紫白聲撥水烟波相接吾輩得意之事書省蘭臺能勝此無

荅觀水嚴六表原

蕩陰風月無恙不通望北斗在袖足下之情渥矣太行林慮秀色煙樓須得文人友于今君家兄弟收山趣而諸混沌也來詩音生字裏山濤驟至蛟龍滿前非僕當之必至潦倒

荅含白

道中餐何其厚耶宿郡郡恰似盧生騎驢入枕孔中光景斜幄炤戶疑足下攝瑛再再來

荅存我

鼓卒見足下鮮勁經亮讓倪嶺澤足下豈止才人乎峨嵋劍閣山色應逐人來足下基祕簡于羽陵授太文于龍威灑雨廣野無處非涓蜀止再觀文翁矣

荅石憲

足下何過采侯春華耶惟予以寬期否則脫脫矣太廉筋常侍度玄暉氣襄陽香澤乃錦色五十絃夜耶始知漢之大

荅孫北海

家口衆不給作乞米帖不免致美于侏儒世味顏然雲水栖心嬾緩于人跡不到處僕心緒在泌洋洋一儒矣

荅周元亮

乖隔閭崎俱經大劫蟻蜂遇太虛不必言足下詩不入輕薄促弱骨格獨過昨夜痛飲右蕭左鴈非敢如處仲擊壺而感慨悲歌風雨雞鳴何啻唱咽也我輩

一宵便足勝他人偶交十年青髮秀尚少奇古澤
厚生創已題數語僕今尚定尾何日三萬頃太湖
嶺廣博收吾兩人筆底大海磅礴作驚濤駭天語
唐時升叔達定人
三妙集

與王添生吏部書

兄宏材大度所至搜訪人才講求職事自是當代
人第願于聲音笑貌之間常加敬慎那門第赫赫
所謂公侯之子孫有山河之氣象況又早著才名
商料居要路雖早已尊人人尚疑之詩言威儀抑
爾雅云抑抑密也無所之而不加簡傷乃謂之密
蕭子明舉扇一揮謝葛如意指四座足下宜深以
戒世固有目攝之恨至于刺骨者間在兵部同寮
畏而不親畏而不已乃成疾惡矣幸無忘鄙言
楊于庭道行全椒人
柏集

與李鵬岳少舉

曩從王繩其初門下簪履之念茲又緘書分俸而儀
然使臨之至獎藉不肖謂庭所以取數于天者除凡
此皆庭所不敢任而昔人所謂孔北海乃復知世有

劉備耶時事轉張諸賢踟躕與丈出處幸各勉解
味南華答焉喪我之言入西方氏無相三昧其于
寂差自勾當耳

楊希淳道南江寧人
楊太學遺稿

與吳幼安

吾鄉口語難調而吾兄復爾多故恐不若素居爲便
也一二同心見過正自不妨款洽略涉他輩便當
而遠之茲飲食雖係細故而口腹之徒視此爲重
者既有得失之歎不與者當生深指之恨況夫不
與者少

六類古堂訂

六類古堂訂

腸洞豁心在口上稍爾需醉不覺議論風生知者謂
其無他不知者以爲口實咩蠢有壽所宜懷護昔人
謂太丘道廣廣則難周如幼峰兄輩自可時時過從
此外惟宜引滿獨酌咏史漢一二篇間有吟什止可
示一二知己既不宜發揚已美亦不可評毀他作此
則兄自知之不必言也

李逢陽雅明江寧人
李東坡遺稿

與黃龍岡年兄

僕舊嘗語人曰一官有一官職事何擇崇卑今之官
卽甚卑冗亦只是人不稱官非官不稱人也丈于此
時以不可知者付之天而以當自盡者責之已卽胸
次亦自泰然胡止官常克舉而已如何如何

與邑人

錦市宅一區寓金百兩恨貧無長物飄飄片瓦皆從
賈賦贏來幸交有故人落落數椽亦自買山贈到願

在公家然眉之急聊以掩野人炙背之私雖大厦
不資寸木然長濤游濤亦納支流倘使買而爲
絲織細誠微可備舊領褥腰之用若銷而爲錢鋪錢

雖足充矛頭盾鼻之需不厭其卑乃成其大鋪錢
如老衲子合頂浮屠以孤掌鳴成衆掌又辟如野蓮
人捨身險壑將一心化作萬心謹啓

辭建坊

鋪啓前者建坊之請業已非分求辭今茲憲檄之頒
又屬會謀議舉庀徒伊始戒事有期伏念金屋輝輝
銀母貯顏而忸怩奢廊煥煥西施振騰以從容履坦

此等之茶與榮甘苦自知今人食之無味或以錦當
山水友朋之際小有唱酬此等之蚓與蛩啞寂自解
令人聽亦無音乃居然鑒曜喉于晚風殘照之餘

視焉標姓字于大市通都之內石亦有語山豈無
如無故而加神應譴責倘非情而下拜鬼且都
在安民愁欲引刀將聞之而逃必且塗名易姓在
屬恥爲執事卽呼之而至亦難得手應心且居處者

危穩莫穩今翠標千竿匿影況吾老也履樂莫樂
素茅一把蓋頭謹開廳以陳辭省得名虛起訪冀於
愚而轉達免教寵過生災頭樣好存龍山無恙問紅

峰堪伴峴首願留爲邦良守令墮淚之需看幾片可
代燕然請裁爲鄉賢大夫勒銘之具謀辭
錢 栢 京林嘉善人
仿村別署

與友

迫人飲飲者樂任人飲飲者多故君子之教人但爲
人具佳釀不爲人嚴鵬政
李流芳 長蘆蓬定人
豐園稿

與夏華甫

爲兄作此冊。稍存筆墨之性。不復寄人籬壁。但當
耳食者多。識真者少。聊借千載上人諸君子之名。
悉喝之。效顰學步。非予本懷。今摹古者見之。當爲
笑。然後世有知此道者。亦或相賞。形似之外耳。

高 兆 雲客 侯官人
遺安草堂

與周弼齋先生

此身薄海嶠。不獲如飄飈。自謂邸舍左右先生。已
顏色上對古人。而徒于射鳥獲下。仰觀海月。孤懸天

筋夜起。與三十萬家。墮當年之淚。先生亦何必有此

高生哉。舊思索念。語易傷心。不敢復有所云。請室風

雪。應更多寒。伏惟夫子加餐加衣。以待陽春。千萬至

萬

與紀伯紫

奉別以來。苦憶幾令玄髮白。悔當日風雨中。不審細
珍重。浪以談笑。擲分陰也。過南浦。過旅堂。知皆有書
迄今。僅見當沙磧一札。那能不令人起河山之恨。此
時計大兄在真冷室。親菊事。當不寂寞。但石頭父。况

子弟日過從。索觀南海文。犀瑋只不知大兄何以
之。聞館無善狀。惟八月十一日。接漂園先生及旅堂
孟夏書。爲最吉祥事。敝地人民。益無聊。弟殘冬嫁小
妹。發春卜筮。兩親後將去。故鄉矣。安歲夜雨之約。幸
早爲計。大兄頃復有遊地否。何日至旅堂。幸安瑣示
之。弟常作詩。竟不能成。送大兄詩。正如三年不能作
詩。懷旅堂也。交情至真。處遂覺入文字。不易。然終當
作之。

張鹿徵 瑤星江寧人

與程端伯先生

十年以來。頽放山谷。雖海內名碩。鄉里達尊。如先生
而未獲時勤敬益。疎懶之罪。踰嵇越阮矣。幸翁寓春
一奉笑語。而後凋焉。久之先生翔步霄漢。而弟匿影
空山。雲泥既殊。麟翼久絕。其爲磨礱器竹。莫申通泰
落魄。無似托鉢東牟。故人挽留。援止而止。從開來壁
間。見白雲。若圖外師造化。內開心源。非獨時流所未
夢見。較前身畫師未知孰勝也。所作臥遊圖。當不下
數十弓。千古大觀。長安紙貴。琪壁驪馬。未之能先。弟

雖棲心物外。諸念斷絕。而懷想翰墨。不啻調羹。望以一二紙見寄。非敢言心慕手追。領略萬一。但得焚香靜對。骨憂青玉。身入鏡中。于願足矣。若更出新篇。十首。申療疾掃。以惠故人。熟讀詳玩。如共晨夕。則蜀兼收邪尹。並集未知餘生有此厚福否耳。草野。每幸不為嫌。

荅劉元夫

險阻場中。稍稍得性命之學。一被家頭。百緣放下。幾患難。無入不得。方信。寬。親。平。等。皆是導師也。聞中無復妄念。惟山水朋友。猶滯胸臆耳。

與董董樵

辱與社兄同聲共氣。性命關切。景仰高山。藏之肺腑。得如農手札。知先莊節獲受教于太翁先生。世講之誼。更益肫肫。亟欲一貼之。肩慰其饑渴。而閉置新嫁。出入不得自主。兼值冗劇。不可以請。古操偉人。當面歷過。慙恨無極。弟經年頽放。自同土木。掛脚藏頭。忍饑待盡。而以索處。寡居。鬱鬱無語。因思放眼山水。終其孤憤。隨風飄散。聊復爾爾。人自見其朱門貧道。

游蓬戶耳。然踽踽之踪。寄人籬落。昔慙下惠。今愧孫登。得無為大君子所鄙夷耶。形迹阻隔。惻然莫通。錄數詩。上塵洞。屬亦可諒其區區也。

與劉公勇

哭蘭蘭襟。有懷如欲。聞丁酉秋冬之際。車騎久駐白門。而弟以萍踪流浪。失此良觀。抱歎何言。道兄六既振雙珠在掌。入世今福固已占盡。公友遺胤。獨力周旋。此在流俗。詎為希有。而大豪傑視同毫末耳。嗟。今餘子。愧死矣。弟鹿鹿魚魚。如蓬如梗。偶以台宗。

八弟之王

入夢。振登南游。不謂荆棘。彌天。龍蛇滿澤。山水勝境。化為迷陽。一雙蟾。履高掛壁上。世間不如意事。大約如此。困頓歸來。貧與病俱。筆頭如頭子。而無負郭之田。瘠肝如曾參。而無養志之子。老婦臥病。呻吟米桶之中。諸父窮居。愁對衡門之下。學不日益。而身日衰。道不加高。而魔加熾。為人自為。兩窮出世。入世。交病。清夜迴光。迴身汗下。道兄何以指我迷耶。

上紫泥老人

從無浪中得天然。硯子兩片。其質如玉。其光如。

錄其受辱如鞭而詆筆如濡端歛不能及也恨彼
未及知使麗曦淚得名耳敢上一片以助橫痃疾
之興

答姚寒玉

玄墓十里西溪千樹時時不去胸臆不謂從寒道
十指幻出也一春花信二十四縱有此香無此格非
高人定不能爲寫照耳茶熟香清老衲在座來聽
生話何如

先儀止生歸安人

石民四十集

與紀竹達

昨歲出門自分決死不謂又作一年淹再得握手此
骨終付無定河邊不能在世間作醉生夢死人風雅
不磨付之千秋耳以足下之才聊落如死死武壘之
所以歎也幸自珍愛以需其時弗激弗頽此迫人死
央語也詩真可稱新調足下何所不宜真令我覓死
矣

胡介

蘇堂彥廷錢塘人

與康小范

荷茶奉敬素交清泊所能與有遺共者草木之味耳
錢謙益牧齋常熟人

與冒辟疆

武林舟次得接眉宇乃知果爲天下士不虛所聞
獨淮海維揚一俊人也救荒一事推而行之豈非
日之富鄭公乎閩中雖能物色不免五雲過眼天
老其材而大用之幸努力自愛衰遲病發田光先生
所謂焉馬先之之日也然每見駢驥欲望影斯
不滿意高明一笑耳雙成得脫塵網仍是青鳥窗
物也漁仲放手作古押衙僕何敢叨天功他時易
筵前幸不以生客見拒何如嘉貺種種敬不拜命
露海錯錯列侵曇閣中焚香酌酒亦歲晚一段清
也

與臧齊

無躬實已歸命宿世此理誠然誠然不肯歷閱患難
深淺因果乃知佛言往因真實不虛素因微細良非
肉眼所能了了多生作受亦非一筆所能判斷惟有
洗心懺悔持誦大悲咒金剛心經便可從大海中翻

身立登彼岸也。嘉枝名酒從刺促中將寄。不惟念我之厚而好以暇整。善敗不亂。亦可以占後福矣。寄到之日。正還歸荒郊。與荆婦明燈夜談。衡酌兒女共一解。歎因知表亂。滅生妻。相對良非容易事也。新詩燈前雜誦。恕而不怒。信大雅之音也。卓橋銀筆尚具紅紙。須歸。歸盤桓。再登營陽之什耳。家村中都無片楮。拾拾非報。木望馳念。

金人瑞

字聖敷。名彰。文縣人。

答王道樹

松樹子便已如法種說。今初離立如人也。誠得天氣。第二十一年無病無惱。開眉笑飯。再將胸中數十本。書一一批注明白。即是無量幸甚。如何。敢望老作。樂歲月哉。

與家伯長文昌

詩非異物。只是人人心頭舌尖所萬不獲已。必欲說出之一句說話耳。儒者則又以生平爛讀之萬卷。因而與之裁之成章。潤之成文者也。夫詩之有章有文也。此固儒者之所矜為獨能也。若其原本不遇。只是

人人心頭舌尖萬不獲已。必欲說出之一句說話。固非儒者之所得矜為獨能也。承云新作便欲入許州晦之室矣。

楊嘉祥

案云奉和人

與蕭伯玉

殊固不宜走也。也然宜走盤出盤則有失。殊之患矣。張發紹和龍溪人。

與黃俞言

疑離大苟無真意氣往來其間便覺天地亦屬。

其而生機之不毀者獨有鳥鳴。要一帶而已。

蕭士瑤 次公奉和人

與兄

他人與人言終日言而未常言如弄珠鈴者上不住空下不墮地中不著手乃為妙耳。兄書乃棒打石人頭。朴論實事將動而血指耳。

又

莊周有言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復敢出焉。莊席之上飲俞之間不戒而疾。

荅沈甥君善

知甥已南還燕臺得駿復失之於我君善耶讀祝良
像集句想見甥貂裘大敞時蘇長公言李端叔一生
坎珂正賴婦賢德能委曲順適以忘百憂不爾人生
豈復有嘉味僕每感斯言畧評往事卓文君能令人
病荀奉倩婦能令人死徐淑能令人憐謝道韞能令
人服樂羊子妻能令人廉王儲仲妻能令人淡蘇秦
婦能令人慎衛室人能令人悶憤與悶可奈何願甥
近作有髮僧繡文君鑄道韞七寶莊嚴王樂諸媛於
火宅中設蓮花供可耳至於悠悠世人所謂閉門即
山自可少與周旋

荅馮茂遠賀兒入學

弟衿尚青兒復看此正恐悠悠故人何足云負第緒
脫殷勤誼不能謝爰題二幅范文正公做秀才便以
天下爲任向文簡公耐官職豈爲此舉自多於迎日
列之馬首如佩長者誨言耳

荅沈德瑜

兄知我嗜酒乎正自不得不嗜耳羅襄陽有言龍君

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須兄念我

荅歸彥先

伯淳先生謂天壤下獨我孤零非天壤下無人我自
竊孔中生活耳目口鼻局踣而不堪對耳

示後人

此來王謝子弟俛仰諸貴人諸貴人亦往往魚肉之
置田營第如取諸寄嗟嗟李衛公平泉凝淚行復自
及曉人當如是耶

同客茂三學道人

與史立庵

振關司出人而戶則有樞輪輻行遐邇而車則有軸
性情者詩與文之樞與軸也車有軸而輪輻可表可
驗戶有樞而振關可啓可閉故人有性情而詩文歸
于一致矣
于奕正司直宛平人

與顧與治

今人寒腹短識輒不自量造語僕耻之僕所披覽既
遍更得快遊以歸閉門涵泳而後出于以爲有富

南上書

天

議者然承嘉諸地昔得敗公昔風流特起前無大敵

一旦據而有之無敢爭者此易為力耳今京口則六

朝三唐名士題咏之地也即平山亦久為賦蘇諸君

子所有乃欲起而奪席拔機為千餘年重開生面

如既生瑜又生亮亦天地傑事矣不謂先生忽開如

許青局遂占香風月鷹揚虎視前無古人而所謂古

人者亦且拱手相讓不止放出一頭地而已異哉

茲樂事良可賀也亦可妒也僕初歸重以多累不獲

奉教左右深足為慙然知先生亦殊苦應酬不暇

聞酒闌者他日訪游歷所至願野服相從與瀟湘

人聽鼓吹入山之曲或不為高人所拒則至願也永

叔云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

林間然則孫山人又安可少耶知己之前狂言可存

然安知聞者不採為佳話至于種種不願多及也

范驥 白海寧人

輿就圖

顧陸而下倪黃而上風流未墜不特氣韵高亦緣本
領大耳昔人欲以五百卷益今機書心便是此意

江念祖 選止休寧人宋武城

與城齋

黃子久從北苑樹基而老筆縱橫饒有荆關遺意今
人以虞山片石畫子久以荆關謀雲林老人似未得

二家宗法也

胡介昇見

與陳平遠札

一年三歌空過便是一年空過此一年亦在我三
六日中消算如何坐令空過弟數日決意西歸

足一放浪于山巔水涯中耳定山欲率舟奉訪或共
載而至定山自佳與之語猶有高視遠矚之意也

與孫玄襄札

聞平立長往知門下益增離索之感矣我輩以朋友
為性命是許展獻軾中之梁肉齠齔池鳥獸也并

此奔却如魚失水如鳥焚林矣何以生活大苦大若

復王鐵山師

昨在邗關得重侍色笑接膝數言于水見河于山見
岱矣伏蒙垂教諄懇非中有關切豈能至是然分厚

門窗二十年矣。少更患難。長聞滄桑。江海橫流。確乎
孤立。未嘗輕動于富貴也。况今三十過頭。十年學問。
背輕一擲。以負生平。恐辱遠志。故附及之。

與扣水和尚書

懸水三尺。從老人雪霜。臍臍滴水。滴中來。非鹿山
老。灰心冷面。未易擔荷。昨捧讀老人書。知什確得。
開匙無量。恨帶水翻。未能即拜下風。然春草如
塞。梅成雪。知同風。水隔也。先布崩。猶徐圖掛搭。

與扣水和尚書

與扣水和尚書

與扣水和尚書

將相逢。何地真黯然也。嗟乎。介失路之心。不能自明。
而先生明之。介失路之計。不能自存。而先生存之。至
難佩之。解兼聚中。聞臨岐之言。洞出肺腑。人疑介不
去心者。手南行之役。自省慙恨。得藉手買山家頭草。
水結河清。數樣以待知已。頻年倒行。逆施之迹。庶幾
得自見本末耳。嗟乎。以能松之高。訥而久局。要津以
河清之孤踪。而常停岐路。前有古人。後有來者。豈

嘗嘗久此乎。吳國握手之言。介中心藏之矣。願與
生交勉之。研德。暗三吳門之雨。玉樹門下見之。定
臂入林者也。牛干自是我輩人。氣不諧俗。非時賢
識也。過蕪城。時試。附盤。知其蕭遠耳。

復唐中翰祖命書

蕪城別路。猶在夢中。回首客。忽忽三歲。故交零
落。山猶然。結傷懷。萬念灰冷。年來。即詩文。振
翼同塊。尤唯思草。水衆頭向。泥預石火。中了半生
之。顧而已。恨買山之計。來成。橋未免。隨俗情。如

與久之三

與久之三

擲先。陰爲可痛惜耳。耕塢年齒已大。于。所云不宜
復作少年調度也。亦宜少留意。此事以。風昔。何如
何如。昨。耶宜。城梅。潤老。知有。道將。還故里。又聞。新有
西河之痛。衰年遲暮。何以堪此。爲恨。快累日。唯有。道
達懷善。道須知。彩雲易散。泡影難真。自顧亦然。何况
枝葉不宜。纏繞。復增太和之戾也。別論具人。雖喜。追
逐我輩。以爲名高。然胸無至情。而服孔如豆。那能。作
牆。度外事。來。還宜。自惜。頭面。率報。草草

與龔半千論詩書

僕自延譽堂下見柴丈人書卷胸中已浩浩落落
見其人顧與其人爲友矣運之五六年邇更渡江
備道柴丈人好我之雅客歲過蘇城入門握手僕
平生覺爾時形神內外各無留滯如數昔人所云
蘭草木吾臭味也于柴丈人見之矣承選定解內
察詩而遠索旅堂藏稿今已再三僕沉吟遲久非
爲知我者惜此微翰也區區之意竊見數十年事
言詩者同異相軋去之愈遠宗錫謂者碎碎宗七
國有示冠而無運動乎微面而之

卷之五

詩似別有本末似且宜堆疊疊後世之或知我
耳且每感昔賢身既隱矣焉用文爲之義平生創有
所作未嘗出以示人又念人之著作老而多悔僕行
年四十矣以自觀二十年之作已心惜而亦謫不
能下矣觀十年之作滿志者十不過二三不安于心
者十猶四五矣即今年而觀上年之作秋冬而觀春
夏之作滿志者終不如不安于心者之多也縣此以
推天倖假之以年倖而得從師友學問更十年更二
十年以觀今日之滿志者安知不又爲異日之不安

招誠齋

予心者與且武心惜面亦而讀不能下也語云良
不示人以璞則不獨自匿其文者之惜僕即自愛其
文者之當慎也茲承有遺而命至再非邇更促之至
再今牧公坐待錄稿至留湖寺三閱月矣僕重違
人之意只得錄舊稿十之六七奉正幸柴丈痛如
削以收朋友相成之益此弟之悔書也幸毋即附
君子制則布之解內以重弟之心惜面亦幸甚

卷之五

復龔中丞定山書

介自江右追開閣下有執桐之賜感予生見顧之重
正擬涉江泥首太夫人座前并與閣下握手寫心一
申契闊襟翁至知復蒙慰留陳憤不得淹遯京華塵
乎衆人以異數爲榮我知先生南望傷懷矣介與定
山去遠大夫知非之年止三四歲矣亦當思一開
一冠步且先生試回首四十年來凡人間世滄桑

陸谷升沉平險以至尊官要津盛名好色凡風流
意之事風波失措之時定山間歷疑無不盡矣以
觀之都如一夢更四十年亦只如此寄憶唐人
管絃終掃鞭背花去之句爲有道人迅絕耳定山
慈如水肝腸如雪安得止以慧業文人自了也此
聞者之第一着然非決絕退步人難得下此開着
雷意雷意

雷啓憲史

與耕塢生柴丈人桐陰下竟日耕爲子
萬體答詩柴丈人爲跋臨西伯和晉子塢二子題小
招又成七言詩一首于時風物高開茶清酒冽吾不
知踞高路厚中何從有此一日天地也恨想更河西
菊輩不得同此浩蕩耳旅道人將歸河渚矣更來
出此示之

與傑固司農

江路客柳柳條載碧與先生忽忽別經春矣記垂死
榻前握手慰問倉連爲別至今耿耿時從鐵老處前
知眠食無損懷抱有加深慰懷仰介病起益傷身

遂專意卜居賣藥之計以放顧家累不謂一枝弱
藤壺未成而適負已及半千追歲周章都無人理
老每題相爲愁歎而已今春迫呼四集只得艱難出
門復僂僂無所適從大似禪和子奉竹篋子話無
俱非語然不得老臥牛角矣自顧失笑不堪爲生
生道也

堵廷榮 亦木無歸人
九友堂集

與傑固

羅漢不在怪樣正使眉目一如恒人而道氣沉
生人教畏心爲足尚耳蘭路蓋休十六軸亦曾見之
而心無所矜也只覺其醜存耳

又

晉之光采日生人之性情不弱尋常真正詩料古人
何曾合格將去會心者自能讀地拈來曰雲煙水萬
里百年樂道得宜何妨清思今人動譏勸襲若先生
詩人能割襲其單言倡字否

又

琴川說行逐雲間者亦皆却顧卽爲公安山陰竟陵

者可知矣。以踵習之流極。議作者之濫觴。照眉之
已相。字邨之輩不綠。昔人所以恨于臨摹者。謂其
甚于諷訶也。真色人邪。學畢竟有遮掩不住處。遇
青服。吾于先生集得其字。字立不樂一應處。

又

人有耳目開闢處。有心思深入處。步步引人入勝。傳
情若壘師。閱初開筆文字。視其思緒所動。輒擊節
升責之。拓其發照與爲大觀。非但苦心真有妙用也。
亦熾然積歲。每當積沉月黑。奇香繞卧時。輒抱此書
暖好句以潤澤其胸臆。知已會心之句。且當骨肉
恒無言提命矣。

與吳冠五

老蓮畫梅。故作支離肥白。異常問之。蒼曰。須懸五六
步看耳。遂授以法。媿不習也。

與高壽生

昔人謂畫牛非清玩。不知極細潤之壘。開人物其中
之牛。正多正不。如夕陰。隱隱玩此黑牡丹隱。隱似聞。

知箇聲也。

陳士奇 引文平人。漳州鎮海衛人。

與陳昌箕

讀書眼欲點。如賈胡到處。輒止心欲偷。如惜福人。
開相。隆必拾入口。

申涵先 貞豐永年人

與馬頤公

馬聘長安斗室間。出戶塵沙。墮左。右市肆。夢列
氣逆不得舒。陳歸塊坐庭。視開落。

借更無啓發。一二老僕。麻卧不起。幾於自執掃。糞。秋

如蒼嵩。如曉星。顆粒如尊鼎。斑紋如古人。刻心刻骨。而

夢愈以餘力及之。則力有餘也。梁園之厄。杞淪蓼莽。

流離困頓了無生理。而奇山怒水。古樹。幽禽。過夢愈

俱不敢有通情。有匪台。哦咏悄然。驢背增繁。則夢愈

之所得可知也。夢愈敢我矣。

金堡 通隱。錢塘人。

辛巳與同年生

吾有所深怨者欲得而甘心焉則將與天下之人共
暮之使出入將相將相非報怨之具也然而為將相
者其近於生也寡矣則不俟吾十年淬劍矣足下為
卑官而亦為人所欲甘心以吾論之吾欲與足下修
怨則當列上治狀俾足下久任偃僕達官奔走過
括擢錢穀屈曲鞭朴即足以死足下足下即未死
復遇若神辱勝於鼎鑊刀鋸今令之脫然釋重
也羅康鹿於長林豐草間康鹿既幸矣孔多之言不
足多而無所損乃足下猶有戒心何也

尺牘

八才之王

元公海內建昌新城人

黃瑞伯

元公海內建昌新城人

與黃子安

久雨不晴個個拖泥帶水直待雲開日現正眼露開
方好向虛空裏打筋斗也別等相見自有作家請足

下圓前話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五終

晉安 蔣 玠 玠 臣

黃山汪哲舟次

豫儀 一 鈔

周在梁園客

李陳玉
思堂集

與錢爾是孝廉

門下雄文蔚承一見知爲國士頃聞旋音披衣起舞
古人快知己之遭大雅有吉士之慶僕之欣慰不言
人月書步 一年之六 一 無空堂打

一、年一入

聚古堂訂

通家所南
榮茲也增
卿標到頭
不怕

人人有此
悔早知覺
便可免括
出此語爲
授求人其
鍾畢鼓

可知矣。會城諸事雜沓。應酬初畢。卽應求裴。以備北
行。大業方新。勝友如雲。吾儕政就。今日做起。擇交謹
身。省事惜費。全副精神。要向字靜灘泊。一路不帶雲
霜。不足以解天下之事。不佞潦草十年。向時雖刻意
如此。所恨易流之性。未能脚底淨。盡每一靜助。不勝
痛悔。門下卓品清絕。業已饒此。而不覺婆心之贅也。
亦不自解其前切翻爲迂矣。

與同年。

歷觀古來成大功享盛名者皆非有口之士其有口

者十九皆凶敗之人夫發言無序坐起屢更貶服義

眉揚袂動足躁就人也舌帶譏刺目視左右用譚爲

正以笑寓嗔險刻人也枝生蔓引微切冷挑乍細乍

亮其聲不一深心人也矐矐者可以理解深心者可

以情通惟險刻者止可默敵無以語勝何也彼其增

視左右者以譏刺爲能博鄉曲之譽也小人之常態

里婦之鄰行也若往而與角勝適爲所借矣

復諸縉紳爲謝恩老末名宦

謝鳳老生平本末
康縣人士著蔡奉之
桐鄉之士則
卷之六
二 關古堂訂

卷之六

二 附 古 金 文

尤表表捧誦兩揭具仰厚道草木拱矣而瞻懷不衰
目非忠信禮教之邦焉有此身役公論哉念前人之
漸後人之多愆也願何以洗濯末路以無負二事有
道耶

後錢孝廉兩妻

生人闢世原人是非場中聖賢安庸一切議論惑人
猶如劇場優伶蜂發嘲咲嘲罵處皆有趣味莊列二
生得此爲深前事直堪噴飯耳但作今者如當家老
婆子只要無事不妨平平結案耳

復門人吳求履
復門人吳求履
復門人吳求履

復門人吳求履
作令如入螺螄殼中愈入愈曲又如行十八灘一嘆苦考成在即錢繼舊道爲他人受過尚可爲他人代償此實難矣區區一令乃願天下士作愁貧之客愁米之婦大屈事也

與廬陵劉廣如父母

吏道愈久愈難眞足名海中者當年父母大才爲之猶是弄丸承蜩若弟駕下所謂跛子登山愈上愈難民生日感寬則廢事廢則遠謫年父母嘗有以教我

復座主朱茂翁老師

縣事如春砌芟草隨芟隨生應接繁瑣至今日頗似芟艾者累十九後忘其痛矣據目前差可相安或者久而見信乎然再時奉老師鐘麈之教時時惟恐懈也

復友人

聞來教所處甚當凡事三平兩滿便是世法極受放手極高處若兩家過爲執言所傷多矣非弟所樂聞

也

復沈孝廉臨秋

國海風土鬱蔥秀不及三吳淳不及江右而文學雅入士有情則三吳江右不及也大驚長近得以搜羅山川考驗人物九曲三山之間入草窮必多矣

復友人

凡兩訟者各據所見無不鑒鑒聽訟之耳何難鑒別惟從其滿健極工處便知其極破綻處蓋天下之人無故而多一語此語必有所爲其極工處乃其極破處若夫理直者其言自簡了無曲折及有拙漏故宜而知其誠偽也

復友人

二三鴟張殊爲可恨業已痛教勝於鞭笞矣我輩猶儻豈鯁鯁蝦蟇所能用耶天下事大處置之則難自破與之爭較未免地步自下耳

與錢孝廉彦林

君家仲子千里神物請誦刻如入華山五嶽青霞中一切俱非世境荒荒大古又復嬌生膏腴之五穀

盡處得玉女洗頭盆也久謝六朝體製童心再獲神
復爲之所謂見此子精神百倍也

與門人廖田生

讀書半生一旦作令譬如修行人不成佛不生天墮
落鬼神道中雖復掌人間生死束俗南岳藏掌匪輕
寔意仰視天曹景思耳僕已厭棄門下來歲必十年
之宇願勿嫁人此中也

復友人

雖未柳榆鬼弄終未必勝人也盡其在我聽其在天

癡人欲殺偃師明眼人知是木偶機關耳尊論可以

此意相解矣

與某友

何時面談具悉此中關捩但秋風落葉偶然過耳亦
復與太虛無關政不須指定何人

復友人

別論世情之幻政足掀捩一笑敝郡前輩餘風不遠
冷眼自定熱脚徒作耳

復支此部寧殿

子瞻學玄學而不能久亦如不肖談玄學而不能行
也顧下下人常好爲上上人獻策以台臺之空洞英
明自是絕塵仙品聆下士小言得無杭州人聽川貴
人說西湖光景乎繁繁而已

復曹太史允大

小刻早見學究語不足塞淵大方過家提撕錫以衆
言不無缺如如學居之議矣謝非可言惟有佩服無
敢仰承明德詩有之庶幾夙夜以永終譽陳玉所以
上報名章耳

復楊扶履年兄

三湘七澤聲名爛然知老年兄負屈百里也如弟碌
碌多凶多懼此百里似一太極圖子幾時縱可跳出
安心於園中盡本分事然藥封監馬虞其損矣

復支日旦年兄

向夜愧不成眠但月色可人江流無聲風生樹杪更
上高臺四望千家止寂萬嶺巖吟作令三年拘束苦
極今始得濯魄水壺則年兄之移我情也

與魏子一

平生如文尚友以作吏而俗譬如昔有禪者一跌失其智慧昨覽諸君子妙製豈但見佩兼亦與醒根因據我風慧多矣傳爲評賞恐案牘之日掩圖錄之光矣

徐芳仲光南城人

與湯惕庵

芳嘗讀古人碑銘序傳之屬覺其人之生平與其精神面目刻刻如欲出焉數人之於世無不朽者獨行與名之能久存於世如此也而其所托以久存者亦必其人與文之奇偉卓犖足重於世則後之人皆求其書而讀之讀之而得其碑銘序傳與所托於碑銘序傳之人而其生平之精神面目亦與之俱見焉苟非其人雖其各與行之自有可稱而所托之文不足取重於世其書固不傳即今傳之而後之人無有肯取而讀之者則其神誠歟絕固與世之一善無述者等也後古人之書自歷代史編而外惟歐陽修曾數公之文最爲顯重於世又歎以彼其時所列於碑銘序傳之人其行誼不必皆爲後世所紀徒以幸

生數公之時得顯名其筆墨遂令後世誦慕景想若是今天下無數公之文卽有之未必兼有數公之人則雖其行之稍有可稱無所托以必不朽欲令後世之有所聞其可得乎天下之澆滅而歟絕者可勝道耶獨老年臺之文驟數公而讀之與之爲言背而其入則又數公所未易及則向所謂奇偉卓犖者今乃遇之矣先君子之行不肯事不敏以私崇老年臺亦嘗一二悉之而又得竊附於風許之末流則庶乎可以自托而無所棄矣向所吝嗟於歐韓數公之文與大面幸生其時得以其名顯者先君子於斯可以無美矣雖伏在草莽不得進於史編之例其所得恃以無惡者知必有在矣不揣謹備行實一快家乘一慰胃陳清覽雖猥瑣不足採幸少存其槩俾得顯名筆墨之末他日治老年臺之書而得之者將不勝榮幸焉

答蕭明爰

夫瞻遠已再歲嘲調滋甚矣然人謂之莫往莫來弟謂之數往數來此必有辨也不示卓上人與子淳兄

● 廣東省

第一版
是論育
此假作
勞

之平

正如公明
三升

論難者甚暢而悉子序同志于道者豈真墨守門戶不肯相下無亦其所見固自有同異耶若弟則戶外盲也盲不識日至以終古經天之物轉展于叩槃澗簫況其精微浩渺者乎其父老社兄下問之辱也差所云異同之際固思之大抵斯道現前無虞于參差詭秘而人之精力不能皆一證之始流弊者肯入見青白入見白乃至閃忽幻變百狀具出不但儒與釋判若敵國卽儒與儒釋與釋其支離猖獗更有不可紀極者蓋自孟氏以後至今數千年矣而其斷斷耳訖者日未有已也欲破之豈勢之所易得哉今夫維邑天下之中也燕之人至焉粵之人亦至焉其間屬塵塗執邸第村郭山川風土之屬燕之言如是粵之言亦如是粵人不取其異于燕燕亦不得特于粵也何則雖同則所見者固不得以燕粵異也如使取維邑國之聚塗之人論焉此云是彼或意焉非此云美彼或意焉惡矣父不能得之子兄不能必之弟矣何則使于維固未至也其所謂塵塗執邸第山川郭山風土者僅得之疑似勢鄰之同耳焉能則其所以

遊園樂全
遊人大家

7

然哉故所見至則燕粵之口如一人所見不至則父
千兄弟之說不相入今夫道猶中天下之洛也諸家
之論猶聚天下之人而言誰也然而有至有不至焉
其至焉者吾知其相悅以解矣其未至者吾亦烏能
強以所至者俟其心而關其口哉故弟邇來有一極
簡易法欲使人勿認儒認釋而直認心認性何則儒
與釋殊名不殊者性也吾自認吾性且不向宜尼尋
撇跡而何有于紛紛者乎假令生成周以前宜尼未
生釋迦之教未入吾寧無然蓋入之路乎如不自
認吾性而門戶是依斷斷然爭之爭之不當抵牾之
甚矣爭之而當而宜尼自宜尼佛亦自佛也烏能以
彼所得者入吾心而附益之哉而此一儒一釋者不
橫劇而佐之雙耶不自至洛而自與人爭洛之是非
抑末也卓上人之見與子淳之見不同而皆未能無
儒與釋之略益俱化之使至虛乎

答劉子淳

日在須臾酷暑中思得吾兄松下風濤之闊其不能
致也宗教梅喝本謂掃除一切語言文字使人直下

荅劉子淳

日在煩埃酷暑中思得吾兄松下風涼之閑其不能致也。宗教掃喝本謂掃除一切語言文字使人直下。

人終日
事不知
所見云何

人終日
事不知
所見云何

人終日
事不知
所見云何

人終日
事不知
所見云何

總要然機鋒相對。其授受又在理。道見解之外想。此中亦必有一印合之處。弟器識淺鈍。實不能識。故恒爾首自匿。始為其所可為。而已吾所請之未至。而能仰棒喝。予人猶句讀小兒。而乞大成之學于先師也。滋勞無益矣。如其已至。則所謂大成者。吾自能知之也。要必先師哉宜尼之時。及門之士三千人。其間道者。頗曾以外能幾為大學之貴自得也。明矣。宜尼猶不能以道與人。況其他乎。凡弟之遠遯。退仰不敢輕持。面見當世高明之士者。意如此。非能有所挾持。如人者。多矣。人來之云。

末示所云也。目下正選館嘉禾。卒卒無暇。所屬齋記。容澄心以應。其他異同之爭。付之一默可矣。口辯與心得原殊。無論未遑。縱令斷極。秋毫于吾心受用處。尚未有與也。何時得晤。使人邑邑。

又

自季良死。而吾輩遠近。無不咨嗟悼惜。或為流涕者。不惟吾輩耳。山野市廛之人。至于熊羆滅獲。又無不咨嗟悼惜。頌其賢而悲其促者。夫人。生於世。能幾其死。而能令舉邑之人。為之咨嗟悼惜。萬口如一者。復

人終日
事不知
所見云何

寄紀安蘇桂泉

有幾季良于是乎不死矣。不然。今季良于世。無一善可遺。苟且以無補于世。更二三十年。而季良亦且若而死。且至矣。而舉邑之人。終無之為咨嗟悼惜者。或從而譏訶笑罵之。如是。而其生也。行肉耳。其死也。腐土耳。安見所稱福且壽者哉。季良于是足可以死也。

子黎何幸。斯艾未暇。目近今之變。幾無辭于天之不仁也。昔之高門閥里。會通大都。既以虛冷。烟飄無復存矣。幸而有荒裔一片。地山之變。與澤之阻。廣漠之遠。復虎狼蛇虺魍魎之像。土可偃脊而伏。與夫瘡膏刺骨之細碎刀。凡所未到。而未應者。則禍變必集于其間。聚族而聚之。學其的而呼之。射若天于此。有重獄焉。為周內擄。美必否。取而碎之。斯快者。吾求其所以辟之罪。而不得。而以為天之嗜殺為已甚也。如謂非天之殺之也。則彼殺人者。何善乃獨肆然無患。以成則生。以窮則死。天非不仁。則是于世之善惡。情然無所計較。聽其自生自死而已。如此。而何責于天乎。又不然。知其不可殺。而生之不得。知其可殺。

其不可解
受得以其
天也而勝
會之

而殺之。又不得是天之須情。惟怯病勢。幸利與人。無異目。視虐者之踴躍。吾前而無以制之。恐一世之弱而就死。而莫之救也。愈益無貴天矣。是三者仰有善解。終不能免一也。敵鄉千戈茶毒。自夏至今。蓋西戎家所漏而未盡者。今盡之矣。昔之避兵者。以山今日之兵。乃自深山中窟之小深。則小毒大深。則大毒其勢固無賴耳。貴縣西北近隘于。想復不免。尊居最南。知當無恙。山中行旅。噫絕無從見近狀。屢欲遣一候。道梗弗獲。因離思合。覺向來把臂。真大快事。忽為失之。乃重自負耳。

寄邨陸爽

日浸以馳。別浸以久。數十里山川。限人如此。古人對良友者。或如飲醇。或如倚玉。弟自審敦奇。生平常有得。機枯瘠之思。尾逐為巢。則于吾兄。宜不多接。而是見于入深。許無須不但。如其醉與玉併。醉與玉之類。而亦類之。則視昌黎五窮。抑又加一等矣。寒山淡寂。舍任輩。非聲印。咩無可共語。以吾兄豪情。處此良苦。肯美子平入山。日惟。畜蜂豕為事。夫蜂豕何佐而顧。

業此建人。寄懷將無不可。吾兄能作是觀。則此輩得。猶比于深。山木石之列。供白眼玩弄。未可知。如或法說生公。抑又無擇也。哀豈百端。不能手口一二。

答遲菴

士以隱名。不患人侮。而患人之不見侮。侮則忘。忘則隱之地。得矣。梁伯高一代偉人。乃至為人賃春。踴躍應下。其蕭條屈辱。又不知爾許狀。今僧雖困。卑不至人。儒勞不至。吾亦未為失我也。又我輩涉世。自有中道。固不得苟且以隨流。亦不得孤刻以異眾。明鏡照。煩而物不仇。以美惡之來。一過不復有也。今上人于所交遊。大抵許多。可少。始雖膠漆。終必冰炭。豈盡人之無良。無亦責人者。過許自處。者過臨乎。行有不得不不可。不反而求之地。往陳君公以僧門為一大養濟院。心甚趕之。無論他人。即如我輩。今日正其一。復既。爾比行。繫。又足較長短。于其間。耶上人盡小耐之。安地。養。府。是方。內外同一安穩。法過此二三年。東西南北。又可再卜所向也。

答張憲峰

此書楚毒備極，僅瘞者數月，殆亦一厄數而復于八月初又復感風疾，迄今彌月許而昏痺如故。舉體顛倒，起處若學步小兒，十移尺，從夜嗽逆口中，齒齟過半，一吞百驚，類老叟自嘆年未四十而諸色衰相無不具足。是人於天地內不知能有幾年活，其他無所念，惟讀書未足與天下佳山水多所踴躍耳。歎耳，因遂妄想丈夫生長於世事，業既無所成就，不若書立說求一之不朽者，以自傳于後，此事又非華菲之質所可，則惟是山水之間可以放寄。

然開擴胸臆不至以跳丸日月擲之促刺，彷彿耳生平一汎長江三壓西湖而省一過而不能有九華五老諸峯，僅于烟雲閃忽中，核其半面而已。至于天目虎丘浮玉諸勝，皆于跬履之前失之，豈非數哉。此行一息未先朝露，扁舟隻杖與汗漫焉，亦因矢晨之補也。抑又妄想古之人官于其地，其所務者不止堂皇簿書，作俗吏事，類能極其典會，所至此濫討，尉發其奇秘如承叔于滕子，囑于黃子厚于永其筆墨所遺尚足使人流玩弗置，貴鄉古雄邊地，大行王屋之奇。

軋天下聞人碩士，踵屬于世。當年草草并月知百如疲于向所謂名山異跡，未能稍有所撝涉。諸同人輩傾蓋得之轉盼失之，豈非人生一大憾事。故常寐夢形見月以數計，開目延眺，光影歷歷此亦精神真結不獲分解者也。僕幸薄有歲星相者卜，皆常曉習通尤深于草與之學，自謂卜今世界虛無論此數技者又皆方外所不為，發荷得一日絕竊而去，馳騁盤薄雖不能宿根三月長途單旅以是數者濟一鉢之窮，當不至困也。而頻年夢想因得尊而踐之，恣

其按討期于滿通，又得以備閱昔日之罪狀，稍扶其瞻矚向來知與枯堯榮落之不同，與地人民盛衰變態之各異。足歷日涉各盡所意，亦一曠遠之舉也。此意諸輪良久于故知前乃一及之目前踪跡具宜未敢造次輕有所錫。他時握手韓王第一峰，杯茗劇談暢乃百倍又不知日夕烟霞得與高人之轍否也。

答鄧日生

生平派不輕，歷十年來惟同愛先君子喪暨令府君而三耳。當時旁觀卿卿以為此消然者，從何處得僕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亦自許自問然不自知或者令先君知之也若庸庸小言尤愧荒俚失夫大肝膈之與喉舌其府裏相去已不啻數折矣况腕指予况又接之毫厘之間乎接手教感孝思之無窮復自謂其有情不克自致也所示令先君相成隱志此以心期真非猶大人之父子雖然令先君之事畢耳有生必死年兄無過戚也且年兄昆季在即令先君在矣年兄取令先君之生而者勉之即令先君生平也更取令先君之厚切於三十年來者益勉之即令先君之終身而厚切之也本

相本無有二根燈之相燈無有二火豈親若身而願有二體乎今先君所不了年兄了之若為牛教令先君所待竟年兄竟之則今數矣乃僕因有荷極思吐者從來送死之禮焚為大祭大之所以接死者之藏而隱其魄也古諸侯以及士庶之喪無有過時而不葬者過時而不葬謂不能焚休飲讓之其或有過而未葬者雖出年人子之服不變所以著其情而必其時也今世之俗詳于祭而畧于葬甚者先世遺骸疊累非一身有高堂達宇之安而乃不能為其親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管尺寸之土銜風苦雨嚴水烈日之吹蕩乘風而莫之顧恤如此而于古之委新者何異乎大家如此小民之窮窶不知禮義者矣所法乎而吾于祖父如此即吾之子孫將復矣貞萬一而有水火盜賊意外傾崩震撼之患其為疾戾將奚啻乎此雖人情積情昧於輕重緩急之所致亦世俗陰陽拘忌之說有以中之如年兄者知斷斷與喪于禮而不為俗所惑者矣與今先君有骨肉生死之誼于事之重且急者固不可以無言伏惟昭諒

與陳伯璣

弟常言天部所轄數種最雨無情使人冷落淒清有朝無日有夜無月又偏與化為如與春為仇與人遷客為惡緣與竹枝芙蓉為敵國古來篇詠悵悵不一我輩十年來韶光強半負此若使大路可操當與率同人肩想上帝永道此物一意晴明使水水山山一年三百六十豈不快事

荅傅瀛濱

每焦愁索莫中接吾兄一談或時手吾兄數字便爾

卷之六

色起神王如織屨見同南陽蕭夫歸圖指畫時不復
如身在草蕭風雲中也寔乎吾儕何可一日無蕭
吾儕如鳥中子規自是天地間愁種愈多則愈愁至
如蕭演則催花驚燕也

答蕭明葵

兩接手諭具悉老杜翁爲高只殷切之至意弟於此
亦幾大聲疾呼之顚呼愈急而應愈緩則固不可如
何而弟於此猶有數者以其所以呼之道未盡也昔
時有騷子者其母疾亟問之人人曰是惟割股可拯
之也騷子曰不難鼓刀而出而割者與足而割
之則者驚跳殺人而騷子掩其口曰忍之割股拯親
殊美事衛之人噉之皆失聲夫知拯親之爲美不自
割而割人宜人之不能聽也今弟實實不能自有所
割棄而日以不情之事號之人無乃與割衛人之股
以除親疾者同一可嘆乎人之自愛其股固其情而
柴立之骨之不足於供又其勢不知病者將復奚策
也

答傅平叔

十年夢想一得之亦以一得失之喜快相尋未有
若是不測者歸來碎匿空山僊卧再月念西溪一步
地薄分尚難領受何況天邊五老台札至讀之溫生
於背指然坐起若弁言過錫此自爲大集中添一首
絕妙文字如弟卑卑何足勝此吾人有善叔實而雖
其美之不若者使叔實載而已爲之尾則之野野人
蘇辨合頁脚翻翻各失所以行國中而國之人
弗焉而其追騷總最者除爲國而較爲軼也而是
乃遂騷語千人曰吾行之領人如此其優亦甚矣
以然者叔實先之也而是人者不能以美致人而能
以叔實爲解則人將自致焉即謂是人之能傾人亦
可也今弟以平叔之言爲叔實庶幾坐色哉而其尾
之載者或亦得析其榮以分其盼乎人誰樂以美殊
人而之所以騷人之意固不害其爲自知焉彼叔實
者固不難以其餘天乞之也今時之愈知書薄頁才
者莫不有意于古文詞與學爲詩而其所謂詩與古
文詞者尚未知其爲何等物乃遂陳爾辨逐下世豈
歐韓李杜千百世而一人而今挺生之衆衆其詰就

之易如此亦見其不知事也如吾平叔少游者乃可
自命爲古文詞與詩而自弟所說接天下士不謂無
能古文詞與詩者卒亦無以過吾平叔少游若是則
斯道所當取裁而說則者將是在是矣而弟雖鄙劣非
類亦常致力于是敢自護其愚而不以進哉吾兄許
以爲近則近之矣如不然者則當棄所得而學焉又
不知吾兄所謂近者果近之與亦姑取其誠而恕其
貴耶

答松庵

自松庵求人血以塗病楊行東都之市過目中所遇
相也至此於全人之數松即欲自諱其馬首於滿
之駿然且不可得現其他之然然而鹿鹿者乎善千
布袋和尚言一僧人世豈易得耶前時亦以此意畧
爲紹索四望間察較松爲甚不得已專意一二有心
人分送物色之貴遇一袒背翁弓一針之血亦足以
報也乃去後多時寂不見應望人之秘其財固甚於
血東都之市尚未有人耶又豈有人特未遇耶

僕笑其處近復有先君之役舉體瘡痍而刺肉
在大師前日等衛人而至如僕者又將奚等尚轉如
遂應笑其全人之未矣

崔寔 五字字德人

武夷與黃帥先

吾頃沐水中不知雙腳踏穿白雲翠霞幾千萬
吳宏 近度李路人家林茂

與城齋

經書松風百灘波流水是趙文敏最得意巨制

吳水王尚寶收藏僕未之足而以意爲之世間尤

吳亦自變遷幾度然後見更妙

與吳冠五

天地間有暇不怕之呂米樹幾不死之介子級黃金
臺土阜而已

丘象隨 子貞山陽人

與恭純鳴大令古

弟猶憶浪跡聖湖看花仙色忽忽三歲矣雲天引領
南望爲勞門下游亦樂劇逸羣絕倫天曹一席延佇

已久咫尺雲霄之上耳。視家兄浮沉嶺海。何止雲泥。
耶。愚兄弟萍蓬寡交。唯與西陵胡彥達。落異姓兄弟。
記明公履任時。論列江左人賢。愚兄弟屈指彥達。
第一人。比開順爲明公所禮重。然游從已數年。聞彥
老跡跡不一至公庭。三年從無一白事。明公問人多。
矣。亦足以想見其爲人。而知愚兄弟之非阿私所好。
也。頃聞其買山未成。方枉臂一屋百畝。以爲養親之
地。其故人中知曹秋岳。其芝麓兩中丞。與愚兄弟各
有解囊之助。然泔水行涸。止可餽餽。門下能分摩。
之俸錢。如却公之子安履者乎。傳作湖山佳話。都門

吳國對 愚兄弟人

與王貽上

讀七題名如乘驥驥處處制以銜勒而逆氣自在。乃
得之簡書廢程之餘。與會所至。當不止爲一時佳話。
若家損齋遊京口記云。平生登覽。勝有窮日。自幸不

爲俗吏所親。歸舟對妻孥。猶津津道不續休也。此漢
止語。可相伯仲。而題名以簡勝。正爾無限。相鼠在日
角外也。伏枕人。惟有右手持茶碗。左手把王。子遺名
舉。聯天末。向金焦北固諸峰。影咭然而已。

劉榮嗣 牛解讀齋南川人

與成先生

聞新上聰明天縱。其說臣下每有不足之意。召對
行。諸臣無一語當聖心上。曰。這就是召對了。庶幾不
有君無臣。故意雲龍風虎。別有際會。必非竟在

於可曾五百名世之任。因與達玄先生觀談。他日
治之相。至吾師齊下一指。不覺相視而笑也。持局者
視不勝損勝也。處今日之時。與勢而不知變計。又何
怪乎傾心吐胆於崔爾失身辱國而不知耻哉。旭日
既旦。雖有陰翳。不能不破。吾師似亦不必久待也。
庭啓沃所關不小。片詞得解。群律不振。而自落矣。
真何日可勝趙企。

答家德水

讀書而病。與飲食應酬而病。親急乃弟尤願年兄以

讀書却病勿以讀書取病也。寂寥閑淡之中。能有一種苦趣。以詩書作聲歌。以古人當朋友。以節勞減食。當醫藥。此亦塵世修仙之訣矣。弟嘗言讀書時。好處即在讀書之時。若到發跡以後。其味索然。於今每憶當年好處。真如陶靖節自桃源記。想像近思。不可再得也。

同王受人

別久矣。以我思君。知君思我。至謂開府秉鈞。頌薦期望。則幻。不意知我作此妄語。唐昭子又刻唐詩。集評語。大有可觀。只恨其念念欲駁詩。歸示人以不虞耳。清泉白石。得暇搜句。想其囊中珠璣。正復不少。珍重密藏。不肯令隻字落入人間。乃索僧父敗絮耶。不取奉命大貺。謹領片芹為報。瓊來桃往。殊失詩人匪報之旨。弟嘗自稱曰貧道。此之謂矣。

又與陳眉公

某待罪京華時。使昔賢遺跡。遍在郡內者。去章之。借名公鉅筆。以顯前修。為劉去華。鄭道元。張茂先。賈浪仙四人。事則思老記而書之矣。浪仙弟楷為記。而

孫伯觀書。俱已刻石。道元茂先。已有作者。但未脫舊耳。近過吳橋。晤范質公道。及乃云。四君中去。筆第尚有一人氣節。可配去華。而功烈過之。兼長文墨。折節下士。世或以武人掩之。若孫開幽之。議論肯何得。邇後且當此時。而求先鞭。用世與定力。則風者不及此人。即貞珉無色矣。弟心動應聲曰。得非張桓侯乎。隱記去華。惟思老記桓侯。非眉公先生其誰敢因循。敢告記室。如蒙慨諾。並祈大筆書賜。即煩希伯刻。弟春携以見。弟無足數。桓侯亦可謂古今不朽。要不能多之人矣。更得鴻篇。雙垂不朽。

與楊崑岑總清

扁屋漏舟。亦頗相當。若台臺旌旗蔽日。鼓角動天。三軍之士。俛首聽令。智勇之將。同敵而殲之。捷報轅門。凱歌震雲。中朝儒儒之宦。偏裨競惕。一醉無時。疾啼不敢者。可罕。萬一畏弟。且謂伏河濱。從樵人。問水增半尺。便喜慰。非常同漁。網買三寸。腥鮑救饑口。涇不到地。而探頭蓬窗外。卽渾泥酒面。引襟袖拭污痕。痕狼藉累累。又何敢向高牙大纛。傷言自在。耶日候。

或車旋夢一望見顏色粗了公事報天子仍北視河
道於臨德等處從關官本簿中作夜郎王耳

與路皓月

人生順逆命定之矣時時計較無用也所謂君子者
得做君子小人任了做小人彼從功名起見者何
必得功名哉章通政發促鴻寶揭帖而促不損劉
陽發通政私書而章以百足立燈豈非天哉我翁又
何過慮爲清無泰于恭至於提解入京壽矣而于恭
免于穎州之難鳳陽守被劾且留候代而威至
殺禍福之來又豈人力可得而避乎休候當得再
報

與張恒山

弟治河無狀羈身徒苦方員並盡南北交馳人言日
至市有虎而母投井安得不速老耶河幸通運且通
半其人就就未已也驢馬冠廿作鷹大難謂宰相
無權哉伎倆如鬼禍福如神除却治天下儘可稱才
弟悔不三舍避之再承念謹以實對

與惲道生

足下高眼霄漢俯視塵凡顧獨戀戀念敬仲不置則
敬仲亦可自幸非俗矣佳書邇然筆墨瑣徑之外庫
詰自命前身書師以至宋元諸家本朝文沈無不以
丈人得書名讀書彼萬卷豈得爲詩用耶五唐人皆
唐詩別調清虛吟雋塵外自喜一經高人洗發韻致
更覺新妍古人顏面時賢眼孔處俱轉動鑒拔之權
重矣服服謝謝

回錄任鴻

候年兄來得乎教極感相成至意任事而得禍弟久
恐甘之願慮傾人者中以積垢所關子爵縣輕所關
名節大耳此番若無諸君子在內弟豈有瓦全之理
乃今年兄行矣候年兄又已出都弟且不暇自念而
爲世道處不能釋也論者不察動曰調和曰虛公天
下安有君子小人並進爲調和而半陰半陽不消不
長可以爲虛公者使人皆明白其行事忠直其肝照
君子何樂乎分行別類如水火之必不相投耶弟里
居習懶去邪扶正非所有事年兄其寶國之初見大
作善喜道望顧如弟之詩與字何足問哉而不教不

至親者於年兄之前五內俱剖奚有於是矣

陳周政子鶴書山人

答王普瞻書

近世詩人眼孔小極已投獻於李譚之門作彼重復何望哉齊中無事讀右丞等詩不知有齊梁小兒爲得也病起喜看昌黎長古義山昌黎文章少中猶獨詩絕妙耳何古今但讀其文已也長吉童年胸無墨汁玉樓見召自是天上不用讀書人如玄卿文真長吉本色安得不天然集中

其性誕之語說鬼正其神處說苦正其樂處亦可喜也義山不然有來歷有根據雖用僻事而一可考唯蘇子瞻可以繼之來教瑰奇二字豈足盡之乎卽子瞻之詩亦未易讀彼其偶偶古人調和衆味命意使事迫出意表蓋從義山一派窺出三百篇芥菜葉脉宛葉水泮微意風鶴正派正在於此而獨被不遠之誚骨重單可謂有眼睛乎來教謂義山錦瑟詩拈首二字爲題卽無題義最是蓋此詩之佳在一絃一柱中思其華年心緒紊亂故中聯不倫不次沒首沒

尾正所謂無端也而以清和適怨傳之不亦拘乎

與杜六符書

世間惟修行學道有精進無退轉此外皆當習六法矣一切有爲比之泡影是非至論安有束帶名海側身挨過刀山劍樹而但以太虛浮雲視之耶台兄之歸正宜受不宜平也弟謀升斗養遂遭異風飄飄鬼國若起偷嘗看無官人皆若上其散聖六符先生廣廈朗識其肯以彼易此哉日夜圖歸倘得遂初揚揚乎我肩之巖俯觀下界作何起落此吾兩人談時矣薄芹遠將伏唯叱存聊代驕嚙一片

再與王普瞻書

莫知其所來莫知其所至風也說者謂起於青萍之末盛於土囊之口口所以言亦所以食食者吞之言者吐之胸膈之間通而成響非強作也夫人呵則爲氣呼則爲風誰謂詩獨士大夫有之乎但士大夫之風不失之陰靈則失之諛浪是晉唐而降皆衛莊公矣豈不哀歟病起無事刈花纔畢取因風飄之欣然有得頓覺古人情性躍然目前旬日之中筆墨丹鉛

遂至狼籍。名曰風輪。昔人睹飛蓬而爲車。今敢謂車之卽風乎。亦曰三神山。非羽輪不到耳。其成文而不可注之簡首者。有三十五篇。已付梓矣。此律語也。各曰風輪小品。先致請教。不審有當否。

與張繡虎

足下出九死竟生。耶人生如駒隙。死日苦長。生未佳於死也。吾移濟南。足下來游。岱宗登日。觀峰觀東。日初出。豁然清曉。疊嶂死生場中。股顫。何處出死。

李 雯 舒章弟中人

答陳大樽

被放以來。兩接手書。故人拳拳。彌增感歎。愛身世相迫。已到窮途。不得津梁。更思反步。此今日之戚戚。所以倍篤於往年也。弟成人兄弟六人。五年之中。已折其二。自理髮。並上白其。類亦有三四莖白者。雖之既去。旋復更生。誠恐桐柳之姿。望秋欲替。旣無竹帛之勲。復廢名山之業。修名未立。身同委灰。則出處之

才士之文

遠道懷生
小節復生
盡全在此

事都爲儒冠誤盡。此愛所謂一夕而九思。臨瑣而不知七箸者也。憶曩時比肩並起之彥。不過六七人。今惟偉南及雯。將爲碩果。而偉南道心彌廣。雯也世極愈惡。顧頤居一室之中。四面環責。皆蓄至深之望。不憐之心。顧此微賤之軀。乃蚺蛇怪鳥。爲天地間憎惡之物。以形爲累。不得轉化。近復以罪惡。獲瘡。肢體學如臂不得掉。步不得揚。仰卧看屋梁。側面對蓮幕。時呼舍弟。捕秋草上青丘。致諸號。群。閣。階上曳足。觀之一爲解。願天下之可欲有大於青蠶而人之。人。身。金。八。冬。元。二。一。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又

清正而
少過事

委作蠅鵲圖費率爾成之若不清那夫蠅之為蟲思
纖柯食清露性不傷物而物或傷之此如中散學道
而被刑特母高簡致患耶蠅性貪忌宜遺賊禍正似
鍾士季見殺不足悲諒向使二豎相搏舍卒未殊而
鵲也擇肉而羞之則蠅之斧未能變蠅而鵲之啄必
先碎蠅是蠅可再生而蠅為必死此又可為先發
機之戒也莊生之世以今望之猶為上古人事之
未極故但著見利忘害之言以變思之其義不止於
此故與足下共暢之因小叙中不可吝此意猶懸
八卷之二
三三 異古堂

與吳子達書

夏秋之交屢得晤言胸懷少開自八月以來則前後
六年困苦駢集一朝矣頃小价自長安歸云密之到
舍弟逆旅聞弟復被落頓足浩歎欲作書而不能成
字知已之情抑何沉焉悲夫歲月如馳人生能幾
頓足又不知自此以往足又應幾頓足下于弟又
一密之也陳寃訴屈本是無味但遇故人此恨頓發
又復不能自已今日解道惟有馬文淵兩言窮膏益

讀大書

使事似與
前段異同
第一層

堅老當益壯既而思之又殊不類蓋文淵本扶風秦
士自隴蜀至洛陽時許其年又僅三十許然已歷說
王侯遊遊萬乘披襟武帳之間抵掌雲屋之下安可
謂窮哉丈人遇明主為上將折衝千里封侯萬戶馬
華裏尸乃其由來許國之願又復不開年壽矣向使
伏波生於今日窮在青袍之上老在林檎之下聚
之志不及展跼為之景不及見行無下澤車出無款
段馬使馬後下黃口小兒三年一柳榆之吾不知能
作此語否即作此語又誰為聞之而能為傳之耶
八卷之二
三三 異古堂

嗟乎儒冠之禍使吾父子相望僅僕相侮妻妾許語
朋友曠疎獨行無聊咄咄書空日鳥雀為上賓以旭
日為慈母望乞兒若神仙觀雞狗如能象當此之時
無論人類凡有血氣者皆勿若之矣史稱馮敬通次
孺於時常有凌雲之志然敬通少時亦常將十萬之
衆拒兩國之命扼椅案貴捕斬刺賊親視項於世祖
然後為大漢棄婦使受得此而後賤便已陟遼帝庭
與膏凌雲而已哉憤斥不錄明主屢延不以義為冥
頑不靈忽然生老昔王昭君恃其顏色不事延壽遂

以丹青見汗。沉淪永巷。會有和親之事。奮然請行。以爲苟得一見。至尊遠橫絕域。至死不恨耳。今聖主之求賢。奚止如漢元帝之好色。而延壽之徒。比肩接踵。豈復能揚蛾眉。迴龍矜耶。子遠足下。遇已將矣。日已暮矣。身無黃金買丹青矣。惟冀足下之傳。登天門。垂紫庭。謬以姓名一達天子。然後退而躬耕。浩然長往。使燈煌聖朝。有一人隱士垂之史冊。耀耀無窮。此歸夫得意之日。沒齒逢高榮於槐棘矣。

張昇鳴鹿山人

與張公亮

往弟之燕適齊。過晉親所。過諸人。蓋有不同。及江南賁公卿而問公亮者。造物以名與位兩字。蔽弄生人。而吾得其一君之屢挫得無天。以是逞其忌而示之。詞乎。然吾聞天之忌名人。必使之委頓窮悴。屢要勞。就而後厭其心。既厭其心。則必同與作。憐以爲吾之生才亦原不易也。而役大任之君近者可謂委頓窮悴之極矣。天其或者回與。而作憐乎。

顧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六終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七

驪山 王元衡書牋

閩南 徐延壽存永

豫儀 周在浚雪客

周在梁園客

萬時羣 茂先新進人
答李復初

初集

前大刻。湖古已殊舊觀。佳序淋漓。更驚異撰。至於詩
堅七字之城字。據二王之壘。文人勝事。兄遂欲

人處新步 八卷之一

將去。昔人以朱。昇為不廉。復初似欲過之矣。聲詩一
道。表明二百餘年。不可謂無人。然正嘉以前。多宋元

蘭氣。北地信陽。順起後之為詩者。遂至規倣初盛唐。

不敢為開元大曆後半語。久之聲響。雖似氣格。愈平。

徐文長起降。萬之間。江袁中起鍾譚。後競數君子。非

苟作者。彼實欲自為唐詩。不欲如世之規倣為唐詩。

者。今誦其言。合者十七。離者十三。才固有及有不及。

也。乃今之不欲為唐初盛詩。而強學為數君子詩者。

又至裂習聲牙。間雜淺俚。合者什一。離者十九。彼不

十心之論
原為初集
不似今人
亦未可

能為數君子。而強欲為數君子之詩。氣格已卑。聲響

併失。向之學為初盛唐詩者。如今人摹擬王唐之文。

失之。必為庸弱。今之學為數君子詩者。如今人摹擬

歸董陳艾之文。失之。必為猥亂。兄云不欲步步唐人

恐反失唐人真面目。此已得今日作詩三昧。但願兄

熟讀漢魏人及陶杜諸公作而善用之。參徐袁諸君

子之意。被世之規倣為初盛唐詩者。無習徐袁諸君

子之肩踵。今之為數君子詩者。大都學詩如名手。脫

摹古書法書初紙。乍脫尚自依稀。從臨本轉相傳寫。

再四而後。漸失故形。不若更就其原本。脫之乃復佳。

耳弟白囊測。序下開。遂不覺娓娓盈紙。

與李龍侯

弟不肯章水荒寒。懸車束馬。生困明時。雖與龍侯數

年。仰止尚無由。賓階一見。每讀史武帝見大人賦。恨

不與生同。此時帝於長卿。千古知遇。然當年此語。幾

同。倘父弟乃丁流侯。知有同生聖代之喜。邦溝章水。

竟阻語言。此猶百十步之笑。百步耳。蘇武子數歲以

來。懷琴出入。未遇賓音。近乃復稱龍侯之友。副綴在

來。懷琴出入。未遇賓音。近乃復稱龍侯之友。副綴在

不能無言于知己之前歟伏惟閣下仁惠被于遐邇
忠亮著于朝廷而又好上不倦卽鄙賤如恒救海飲
食亦無所不至矣此豈可自默然耶因錄所爲古文
詞十篇附以舊西雜詠二十七章伏冀閣下政事之
暇賜垂覽焉又自懼其唐突迺引古之人事相類者
以自寬釋然終待閣下之有似乎古之人也遂敢盡
其愚

報陳龍媒

桓白龍媒足下西欄傷離違焉易歲彼此岑寂浩歎
尺牘新妙

八卷之二

五藏古堂訂

何如承惠遠書自憐憐弟悲不堪讀既念足下及弟
所以爲吾者當必有在但患讀書少名根深世事糾
纏如病有體悲樂紛來不以其正耳弟家南州僦居
買粟遺誤親閨下信足下下第以來日對寒溪擁懷
苦吟突地間絕自謂春氣不復荷被雪霜既去卉木
遂榮俯仰之間時已初夏矣十君子失意落節磊塊
不卑咄咄展轉難以言罄稍獲知遇趾昂氣相好惡
橫中蒼白易外古何遠不變塞者今無人焉願同足
下訪此日月四時之候環處其勝吾所爲吾當不爲

時移耳伏念宛涇多賢山水甚佳足下講道讀書
藩門茅屋之下此已榮遇他更何云羽便敬箋奉報
無繇會合千萬珍重

與梅朗三

客秋辱垂教甚切緣郎太多事未及裁答死罪伏承
糾繩拙詩益以知墨引領宛水每想一見盡所欲言
不意蕪關復侍左右得書生手爲快未有弊瀾迄今
常懷思慕弟于詩寔無寸長但緣兄時愛作偶語率
意所會間有小作此正候時之蟲蛋蟲鳴而已其
尺牘新妙

八卷之二

六藏古堂訂

于風雅騷選之原漠然不識何似初見時人追法袁
徐出子心頗不以爲當又不樂世人摹長吉者便周
長吉字句以故嘯歌之餘偶爲臨做明畫纖巧無裨
于道既焉悔之謂作柴桑至其蕭然無營更與賡性
相適間讀李杜愛其助拔奇響之致出人意表藉以
發舒憤悶少慰岑寂初未敢求奇自見卓然思存今
古之間也伏惟足下詩文之妙近世希有竊揣其意
所嘗文章歌詩皆不欲在漢唐以下爲志甚偉弟深
壯之至弟鄙薄謬受獎許自門牆別思之凄然每江

以殺止殺
以威攻賊
融酒

兩漢百家諸子只是我尋常交往少則證義盡之又
多則衍天訖之義消歸肉味悉成佳編怒罵嬉笑無
非至論昔之坡仙今之卓老庶幾近之乎

與繆太賢

不是真正剛如百鍊人不能爲達故廣陵可絕散而
策蹠之鍛必不可起不是真正柔如繞指人不能爲
達故猪酒可同飲而投梭之齒亦可折

與宋比玉

張元長云男子無殺天下之大戒余初甚駭此論及
尺牘新夢

尺牘新夢

讀龐公語云護生須用殺殺盡始安居故阿羅漢名
殺賊然則收根塵之賊者亦善用吾殺而已矣

與俞平弟

林和靖以梅作妻鶴作子可謂千古絕韻吾以爲不
如尚玄之宅生白之室快心之書觸心之香沁脾之
茗浣塵之水寫韻之琴離垢之竹牽愛之石謬性長
命之佛經道藏醫俗之名文法書惠風朗月時要我
賢內佳兒可令妻子作梅鶴

與閻子將

十將詩楚
楚如楚也
楚不仰

湖南之遊非得仙身勝友芳時賢主如昨日者幾不
成善趣矣蘇堤一帶飛來半尖丹楓點于南屏翠栢
環于小築而孤山岳墳雷峰保叔各各標奇露秀兄
詩所謂半榻湘雲一簾水可知人在畫中行是耶非
耶僕坐煙波歷亂中已神眩目聾不能盡說矣有未
盡者勞兄爲拈出僕生客之言不足信也

與宋比玉

夜來月色映空庭如積水令人至不敢蹈弟通夕爲
之不寐俄而雞鳴鐘動悵然久之

尺牘新夢

尺牘新夢

尺牘新夢

與客

迎大人于姑蘇大人先之任國子謂姑蘇白下一水
可達遂不携一卷在舟中數晨夕作千百迴腸轉不
得片字相妮見肉帳酒籍忻然披閱正如張雅陽羅
雀掘鼠使足一飽客有嘲余者曰讀書如黃鐘大呂
俗言乃王藍田食雞子耶一時絕倒

與傅遠度

三月春暮江南草長飛花去樹流鶯亂飛行酒郊垞
遊女雲集旖旎妖嬈日晴爲奪而山色波光淡宕絕

人形無影之中。感春感送新夏。老。過此時。

與葛震甫

昨在郭聖僕會中。見近時諸名輩。正平平無奇耳。乃知見面不如聞名也。坐中有俗。哄然厲聲曰。只要千秋敬重。休管物議沸騰。不知一時既騰。物議那討。千秋敬重。出來況所經。物議者又未必皆負冤。屈此處却不照管。雄才凌沈末。亦何取乎。余昔舉似孫子京。子京曰。李深人逃躲何。余應曰。宋比玉既言之矣。又廣新妙。入卷之一。十二。賴古堂訂。世間自有明眼人。在自然逃躲不得。即使逃躲得一時。千秋後依舊時有明眼人翻他的案。依然逃躲不得也。

與劉今度

黃貞父先生。謂相糖有渣。螃蟹有殼。皆是食物一恨。某對楊汁和酒。和肉調羹。如何。先生笑曰。南華節錄。史記。稟要愈令人恨恨矣。

與鄒滿宇

古來奇逸之士。皆胸中負如許無狀。嚙嚙欲吐而不

得吐。故發之歌咏。行之詞賦。或使酒時生。或擁妓。或呼盧陸博。雖云習氣未除。總之英雄不得志。則用以自娛耳。寧有真賞哉。

與顧與治

某性懶著述。間有涉筆。脫印。磨去。頗不留草。居恒自笑。身非烏帽紅袍。何以刻文集。令人稱爲山人。詩文不堪爲美女皮鞋。只合送官府封書。帕是不才醜乎。此語稍聞于何稚孝先生。先生乃以書讓。我曰。斯言出使世人謂子只理會入股。取烏帽紅袍的秀才。尺廣新妙。入卷之一。十二。賴古堂訂。不會作詩文。壓倒山人的漢子矣。且得如子作。百千萬紙。至于百千萬語。豈不世界中絕。新光景絕。奇意象。又何必磨去。然後始異今之紙盡木笑。沿門覓乞者哉。

敬字子白人 鄒字子白人

與王百穀

論事雖遊戲。亦頗能累人。尼羅二老。調墨過多年。算皆不及孝。惟杆上長生。檢其文字。纔五千言。若檢翁不知過幾五千。近時王司寇汪司馬老作蠹魚乾死。

人始知
計是其也
公著述
中尤嫌乃
此何以有
載其言耳
無實欲返
之于終耳

案頭豈二豎傷人翰墨爲祟耳翁暇如瞿屋日夕
河省猶用之皆足不死之物而以狼戾于胸摩陟登
無當也相愛之字效其快使如此

寄繆大賢茂才

大賢足下天地既環宇窄流光駭生死迫羨足下能
以一斗酒銷磨塊壘其踞足頭僕儂作吳語數聲捧
腹一笑世上機弈都盡算暗中棋索白晝觀想真好
欽歷落可笑人也

與田育玉

尺牘新鈔

卷之二

賴古堂訂

吾里中士子異言異服婦女披緇持穗子修西方其
老人年老酒色哀憊則問非器耳黃冠講嬰兒蛇女
食未燒丹市井下戶炊牛殺熟先飯沙門求福果而
饑餓其父母與兒女家廟則奉佛修福天神人鬼面
黥祖考世教民風既全此矣請足下勿更益薪改步
而起就平場使下甲恩填信足下無他則人我蕩蕩
半半俗之大道希聖希天何以加此

吳懋謙六益平人

與張友鴻

先生席世貴享盛名而能與樵專一之士較真
釐分寸其出于性而今乎學耶

張

象冲高州人

石龍鳴草

上伍國開師

身倚偈天之劍手劈明月之弓有事則大箭所加
頭夜落無事則彩毫色動上苑花愁師許之乎
李繼白望古集

與同社

余暨溪公醉子讀書于魏武崔臺高處追七子之風
尺牘新鈔卷之二

賴古堂訂

流弔西陵之歌舞淙流斷片激浪橫舟漁罟歸來夕
陽山紫且風風雨雨可作詩中佳圖得句索筆墨急
書之適且快意一時之第與不第非所計也

與張曉人

近代何李之後矯以竟陵兩相救則相成兩相勝則
相結終復昇祖長沙木爲樞是而雲間之還虞山之
書其安所適歸乎

何適生香山武進人

與標閣

東坡道生
如金秀處如鍊所以可貴未易爲俗人言也先生遠
厚致書敬爲小冊十種苦停舟而待不能效古人五
日十日然拙速巧遲亦是語病嘉陵山水無移本頃
刻而成亦惟意之所在而已想當發笑

伍瑞隆 國開錄山香山人

寄王嘉猷

燕市醉別遂仗劍出都門不復顧世事過東山偶感

情之深
不覺動

人康新夢 八卷之七

王顧古堂訂

之下也方信古人無別淚無非小丈夫若我輩者焉
得不淚乎

又

隆恩賤末品自顧何人師臺儼然加以布衣交好之
誼隆生乎以能守孤尚閉門獨坐開門獨行不特當
路少所干謁當其得意過往妻孥之不相見者動歷
旬日鬼魅之所不能通遊揚之所不及到師臺從何
而物色之若以爲斯道中不可少之人哉細捧鼎由
字字肝膈區區肯裕下吏既恐其志業之無成復慮

其衣食之不足
天之雨露風雷地之汶淮滌洛所不及也韓昌黎一
代山斗三及宰相之門而不得報子厚之子權補闕
子由之於劉長安皆狂言疾呼以驚聽者之耳而後
得一遇其視今日何如哉東坡謂黃魯直曰觀其人
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
也然則隆之得遇于師臺其古道乎其古道乎典刑
在遠山斗何依卓錫泉邊芙蓉山下門牆之感可禁
精魂

精魂

人康新夢 八卷之七
王顧古堂訂

又

病中得台臺一序二詩遂以當藥方信大道術人造
化在手字圖尤斬各損作贈草莽下士當其情之所
鍾輒欲唾手正如嬰兒在懷抱中呼號啼哭以索梨
衆爲之親者或且不堪而終不可以爲罪也

上葛介翁並指

伏蒙台臺傳諭將高州府新修志書聘隆訂正刪補
伏念古今信史春秋尚矣扶風之作已亞龍門陳壽
之編又劣班固六朝唐宋類出崇公偉匠之手而不

自中興事
伯敬題出
伯敬題出

其情其理
其情其理
其情其理

馬班世代限之也。况一方之文獻不盡詩書秦漢之言而旬日之經營又非談遷彪固之業欲一掇觚而圖郡許為信史豈降之能哉。伏惟台臺定其體裁。設以言義使提筆之際一一遵行。降自當失公矢慎以成盛典。至於梁固校簡。滕閣留賓。類略世法之煩。以發文心之淨。并乞台臺曲賜寬宥。凡奔走習謁所不及者。悉少佇而恕之。李白所謂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良有以也。昔荀小吏野性未除。不覺言之狂矣。

人廣新鈔 八卷之二 七 賴古堂訂

罪當萬死。然常情為下官者一語搶地頭。與足俱墜。獨抗聲論。刺于直指之前。不復知有忌諱。則台臺之優容下士。賢才無已之盛心也。嚴霜之下。不廢春風。士樂開誠。人懷奉法。上為國家養董狐之器。下為高涼開一代之文。台臺之大有造于西寧有既哉。

范文荻 仲閣內江人

刻李鍾合選與友人

伯敬胸中無多趣。只有此一點意思。在冥杳間。要將山水情態。逡遁而出。青天白日之下。便有鬼氣中人。

明史二字
唯此二字
此後為詩
女先此一
靜情心勝
廣以漸入
風境

左編此書
加入通引
無難迂迴
草木蕭蕭
聲有悲涼
慘境入人
耳目

又

伯敬好裁而筆下不簡。緣胸中不厚耳。內薄則外窘。遂有綢曳之病。故言裁不若言養。養到行止自如。俾縮骨無浮理矣。

與張文寺

心思苦得無益道理。想得無為。竟陵蓋有不必深強。欲深原不深強。視為深之病。

陸垚 左城仁和縣人

為外母與外父書

人廣新鈔 八卷之二 一八 賴古堂訂

竊聞鳥名比翼。管棲連理之枝。鴛鴦合歡。更繁同心之結。瓜葛連于井上。萍蓬寄于水中。莫不松栢為期。絲蘿水托。泥夫系由。名肖獲配。良人雞鳴。誓旦敢傲。齊姜蔓草。裁詩還同。莫缺方欲。固磐石于千年。侍錦衾于百歲。而十週旃蒙。支逢作噩。初平學道。曾遊寶婺之山。乙酉春。有王紫登樓。猶有秦川之望。不意運乖。登三數丁。陽九瑯琊。與赤眉之師。鉅鹿起黃巾之眾。北望湖濱。青鸞未合。南奔嶺表。玉象長分。義安主之。輓前花。曾淫淚。衡山侯之。慙裏香。且從風。猶以。

南阻絕尚驕開府之懷蕭北初平自返少陵之棹而
 一下石頭之帆遂應李官之選時授李官司馬白馬山前征
 輶遠引歸鴻亭上雙鯉難通異秦嘉之給使目玩帝
 城豈許邁之求仙心留金闕至于今者息足琵琶之
 洲避世菖蒲之洞東晉外門外七松自各處士庭前
 五橋人號先生而屢出秋胡之全數聘陵陵之女延
 媛延娟更屈鵲扇桃根桃葉並擁蘭橈時尚有室歸
 千金誰買長門之賦錦非五色難遇刺史之車豈有
 本相如應難溝上何罪非李婉如徒樂浪況夫弱息
 大廣新鈔
 卷之七
 尤顯信堂訂

此處不
 能詳述
 故略

羅嬌女仍近賜夷漢水名姝相隨交甫而性非郡主
 委矣猶憐事異王公騎羊不怒庶幾張翰之志已全
 尚平之願可畢於是長辭市裏老避墻東椎髻布衣
 願就漸陵之隱伐樵採若同人舍稽之山雖步兵之
 厨難得而居士之榻可售何至陶潛失職行乞道中
 仲山埋名傭工街上若謂身留南浦橡栗自資客在
 湘東馬裘已敝一唱思鄉之吟永絕故人之問不知
 路出南州常問磨鏡人來吳市漫學吹簫蘇季子之
 負書趙長平之步擔我思古人寧殊今日倘欲會金
 八廣新鈔
 卷之七
 尤顯信堂訂

有情獨丈夫無志哉
梁以樟 公秋宛千人

與龔半千

承欲過幽居孤桐靜竹間名話半日奈解纜匆匆不
得消受清福命也如何仕書須密于無天驕若無地
賴此以過殘夏也留一使在道院以待

胡從中 八待道友人

與龔半千

開足下四月一日閉門謝客不具衣冠就樹鑿窗
尺牘新鈔 卷之二 三 蘇古堂訂

林獨宿爲休夏百日之願不識果否果爾吾恐十洲
五嶽尚罕其人誰信或偶有此恬淡之士也所讀何
書閣中仍拈弄筆墨否僕思將一童子載米茗鹽鼓
之類仍借居比鄰小堂月好則共談久雨則踏爽亦
不敢數數過也秋風稍涼又復歸去足下能許我乎
特訊

諸九鼎 梁男發 贈人

與胡彥遠

比者汀淮興舊遂遶過濟上思欲一尋齊魯諸勝尤

月三日已抵真源先生官署土山之隙有軒子三間
僕得棲托其內陳列經史諸文集燒燭朗吟宿鳥驚
起時更人唱籌如哀猿凍雁與書聲相雜遂以爲常
日或無事登土山有石如砥每坐其上擁子戀戀霜
雪不推隔垣栢樹虬立時有長尾山雀啁啾其間樹
隙印千佛巖蒼翠掩映拱如立屏僕顧而樂之竟遺
忘其身之羈困也偶得伯紫喜棧園南還詩因憶會
飲旅亭新蟲叫露夜月泥人宛如今昨與張表叔同
和此詩僕既重棧園之爲人率筆直書不食損顧

尺牘新鈔 卷之二 三 蘇古堂訂

章俱就張叔爲之撇臂一笑後三日張詩亦成遂書
寄旅堂使知我輩寂寞中尚有如許勝事也
黎士弘 槐曾汀州人舊字槐孫 托奉全集

與會鼎人

詩雖小道僕凡所爲瘁心力于斯者豈朝夕哉當其
意匠揣摩開窗覽卷每一抽思輒環庭疾走至兩足
如絕十指如脫仍復起坐呼燈伸毫筆窺由今思昔
獨家累輕閒亦遺時太平士得閒心卒業即就苦
箇甘耳今四海鼎定士之才者驅車擁蓋馳一旅之

機曾可異
此語第十
此處與前
與山與
與東人

師而過人國有司供帳稍不如意命一卒譴呼城中
十萬戶皆葉色引領其卑者亦佩刀帶劍用綳帛如
沙土棄醉卧道上傲睨行路人將使一困頓諸生立
于其前梯卷出袖中人而告曰我元白我李杜吾知
引漸不暇誰復聽之乎然既已知其無用而猶且執
筆長嗟若僕者真可謂不識時務之人矣

俞琬綸 君宜姑蘇人

與姚孟長

再客太末善病如初風光欺勢每鏡自驚山樓野
大廣新 卷之七
三言 顧古堂訂

與周玉繩

別時未春草也今且枯楊吹屨矣引頸拂香恍猶牽
袂舉蘭清露尚有餘芬所恨過去風光疾如飛激未
來日月淹若蜚蜚屈指後期再親雲上真髻刻三秋
也昔人謂拙宦情少嘆息此言語真味長常想人
生何處不可以容七尺乃有此一業境非若非甜入
之不禁顚顚曉之無奈綠牽令人日老于壁上可歎
也

今集至此

又

三衢橘柚之鄉久客于此一身酸澀

與繆當時

潮江濤春明柳與年丈醒裏平分夢中交換然而通
問之書杳然蓋自有心期而竹素桃文非所言贈也
弟癩骨癩情與仕途相謬受事來雖有一念僕誠斤
斤細節頗見知于上下而情與事違病以愁積兩月
前以萬不能忍並草文移改教而畏而思逃逃乃益
繁幸同玉繩諸年丈預為之地天涯兄弟向中禁錮
求次蘭蕙香者此耳
大廣新 卷之七
三言 顧古堂訂

又

讓人一步高人一籌火星在身不得不振稍與火遠
切莫吹動恐我吹去風逆還燒耳

與客

人生苦境多已至我輩復為舉業籠囚屈曲已盡描
摩人意理首積覆醅之具違心調嘲嘲之語兀度蘭
時暗催黎色亦可悲已

與陳古白

弟自出榜後，殊自慚愧。才華如古白，尚困錢池中。我胸中若得古白半分錦繡，則今日一第亦做以爲富然矣。

與王太玉

弟如食夢，身在苦中，不知人間有何許事。屈指還稍還堂下，條儒之債，便以六年三徑之資，營漢家事。老其生年，兄飛黃日，乃弟守黑時矣。此語足非世俗言也。

答若撫

人爐火有消而已，必不變而爲火。此寒德也。

答友人

凡不得意文，皆思路不開時所作。踟躕苦吟，昏憒索神，猝欲傾氣憤，欲淚如此苦境，諒我與子俱嘗過矣。故不忍棄去，俱付之梓。才不才，皆吾子也。秀穎者，吾愛之，彼以驚而受賤，憎惡不已，繼以敲朴。吾憐之，吾於憐之者尤應應焉。

答友人

家大人嘗語小子曰：吾爲文，寧屑類爛不襲，寧爲

官。寧面皮爛，不受肩服。爲鄉宦，寧姓名爛，不入官。唐時，中取東選集。

答錢彥林書

痛惟心志之與才情，如主與婢。婢不妍，平時無以爲歡也。然不歡而止矣。閨中少婦，對之婢，順然主人之也。深而婢恃之也素，主婢相狎於不分之境，至悍然橫行，而猶能持之者，此唯剛主能之耳。然人俱價矣。今夫人行文，心欲往而意輒人之意，之欲不自喜，不可得也。亦曰吾喜吾耳。庸何傷比其忽啼忽矣。主人爲彼使而不知，然知其不是，亦不能禁，惟極刻責人時，時用工夫人差能禁之心，與謀相戰，而不能降周身之血氣，俱受其困。譬如主人與愛婢反，日家之大小驕然不能事，居平日之家人，所以視乎婢者重也。故夫與其猖狂而桀，抑之莫如當得意時，自愛其頻笑，彼雖後抑之而不甚怨。

又

弟日來與湖廣李愚公談文，謂王力拔山兮氣蓋世

庸大力。渾身俱在兩手。況能分其執爲左手。右手哉。然彼時伯王皮肉之中。肝經血氣必不混。于腎肺經血氣必不混。行于脾。離周流貫中而脈。當自井然。吾解之文。脉絡井然而思無拔山之力。中之文。有拔山之力。而脉絡患其不井。弟觀奪美。乎表鄉之類。拔乎三楚之萃。大抵其拔山之力。而井然之地。不無少忽。又或者恃彥林之才情。以欺漢或者恃彥林之才情。以欺彥林。彥林以骨肉。不救路人自爲也。

與友

盤不得棄。不能吐絲。然使執他蟲而飯以桑。則其所變化亦不退。黃土焉爾已。

與友

身怨心枯。心怨身廢。身心交怨。吾將抱此枯腐。仰誅於帝。易一副。備保骨。吾飯而強。帝若不許。則并致其。其允嗚呼。古人問天幾。千言何會。接得老天一回字。我今抱此枯腐。欲向天公換。備保骨。復。聯作此。

耳

與袁州平

記州平教弟者曰。男子出世。不與乾坤撐持一着。文章備到。極處終如婦人。女子低眉。敏粧巧。針經。何足誇貴。蓋勸弟備摩以達時也。顧未幾而州平之朋。猶夫人也。無微之言。將不信乎朋友。豈惟朋友。弟亦且有疑焉。當時蘇秦遊說天下。國家何處堅。處環皆歷歷有實據。紙上城池。有何氣力。幾年而。其執從而播之六國人。主止此六。其執從而播之六國人。主止此六。

某君可誘。某君可奉。某君可驚。皆歷歷在吾尊中。可走其腹。以故言無不中。今三年易當事。十六七雙。晴易十六七。副肝腸。且當事者臨文。如公庭斷。其左右非有宗廟社稷存亡呼吸之慮。誘之未必喜。事之未必嘗驚之。未必懼其執從而抱之。霍渭星爲主考。出人間。場中好尚何如。渭星曰。尚命。命好而文好。應有收好文者。命好而文歪。應有收歪文者。命歪者。反是人皆服其公確。余謂此言。猶未盡此中之利病。就使十六七雙服。晴皆收好文。其取舍當不一也。

就使渭厓先生取所聞之卷而重閱之其取舍又當不一也其孰從而揣之功名一道天人我鼎足用事其孰從而揣之頃見人作燈戲扮明皇遊月宮故事一通草之身而半寫明皇半寫馬何榮辱之殊致其孰從而揣之嗟乎州平我輩俱作燈帳中戲具牽枋木了須其商一掛久之長策

各張夢澤先生書

病骨飄零絕無歸處且寄身枯寺寺中有床而無被帳中有被而無帳公向僧家借一魚缸晝夜坐卧其尺牘者多
又書之
中友脩憐而止我時或以勿言假使昔人以缸爲床則我今日有床而無缸諸君又當憐我無缸矣有床乃知無帳之苦無床何所求一帳哉幸評此況較文字何如也

與徐俊公

西湖之妙余能知之而西湖之病余亦能知之昔人以西湖比西子人皆知其爲譽西子也而西湖之病則寓乎其間乎可見古人比類之工寓諷之隱不言西湖無有丈夫氣但借其聲稱以譽天下之妹色而

人自不察耳不獨此也卽天半巒眉昔人以爲譽此山者無以加焉由今思之隱然有引之以入于婦人之數而不許其獨爲丈夫人者公穆其能首肯焉否也

荅方孟旋書

大敬云大石師莫作奸人想想以先生根器深重故作此言如弟輩則未敢承當此語以時自審似勇猛而必遲疑者禮義廉耻之心也似恬退而必馳騁者酒色財氣之心也安敢據其似而忘其必乎先生功行固非時比若細細推求恐亦未能竟析絕耳然則
又書之
人貴新夢
時時作奸人想猶恐墮落何敢遂不作此想耶但不望報不邀名時以如來不受福德爲心其庶幾乎

又

先生日逐疲於應酬以時杞計亦以精神可惜神靜則就於束精息則滋於生學道生子二事皆必使精神有餘地而後自然赴於其中若碌碌應酬縱然不竭不困必不能轉而他之也顧高深垂聽焉

又

昨時歸寓氣甚短因而念先生氣亦甚不足多言傷

窮人皆知之。思之損氣。惟時久病。乃知之。所以老
塞兌虛心。並爲實腹之地。文字之債。幸堅壁謝之。欠
人銀債。輪迴必還。欠人文債。東君應無此小帳簿。
文之行也。雖不能止乎禮義。亦當發之乎債情之所
動。而文行焉。雖病。猶有甘處。若夫無情之詞。不義
致家。送別之淚。手健人猶不能堪。況其病乎。

古人之於言也言其餘而已矣子曰學而時習之

朱子

便亦非予之言也。言學言習不如言而。言之言不事
言乎。言不亦言乎。不如言子。曰。言子。曰。又不如言子。
曰。以上之問也。如生日。未登戲場。舉步將離戲園。而
其胸中之所欲言者。浩浩乎已在座上矣。此歸奇其
勃之際也。

荅薛更生書

聞兄與蕙道人爲了觀謀入山之地弟謂了觀春秋
不老膚澤光悅若使壯心不死境靜則根益動莫若
趁此色力行脚四方行作務但使苗花謝了感

無依然後一片蒲團可了十千世界耳

與李仲章

學者胸中多有古人書要亦大利大害之所係也予
介甫一代儒者然假使其爲秀才時不熟讀周禮
之天下不受其割害

與友人論詩

里巷歌謠之作。男女詠歌。各言其情。計當年當有
其音。而無其字者。而先王譯之以爲經。夫文理之

聖人主其譯田夫野老之語終不棄

用其學同以掩其本色殆以田夫野老爲草萊而先王爲清葉一派空濛之氣過於無形而斯以爲詩也
已矣唐人深不如先王淺不如田夫野老詩之廣於唐而衰於唐何惑乎

與沈雨公

余嘗上下古今幾爲才人怨婦掩鼻躊躇有設身極不能處之處如明妃初遇單于之夕摩詰見青絲出之時秉燭徬徨不能寢寐良久乃能破悶蓋方幸而留詩詞一道以洩其悲憤無聊之氣假使古之才人

生於結繩之前更無有量是以發其淋漓之感百世之後誰與聞之見之也哉

周禮賢 履道事平人

與弟西臨

五十歲作賦又一年作驪頗有可觀四五年間可得百餘首後經兵掠遂盡亡之亦不復作直以所長在此故慎自愛見聞不足恐小用之耳昨乃夢為賦者通玄賦以自見敏而不工無乃為長卿所笑

百星玄淵 寓人

與某

何事不可為乃惡是為耶見云為惡者論才與勢竊以為勢重才高者必不為惡神龍威風一出而萬象改觀夫非造物之才勢乎若豺虎之皮人將殺虎之為乎勢烏乎才耶承台論即當盡法

張貢 補虎身填人

與周叔齋論詩

五言排律對仗精工要須奇變僕生平惜黃金白玉蕭聲珊瑚等字故閉目不看類書然獨空撰對雖與

席百類何舞今人輒扶美囊平居專談無情之對積已滿則借題與故耳雖雕鏤刻畫實相莊嚴終是匠工了非元氣又僕最就少陵而五言排律撰不遺讓叙事不忌村使氣不怕疊只讓杜老一人後人學步不得即昌黎石鼎聯句殊失大雅不可再也

又

自北地宗法少陵幾於神似信陽頗以為談至宋有戲效唐初體諸作文人相輕自古已然兼據其長斯為入室于皇常言今人擬古詩者宋點拙相成之無未辨又如俗僕歌曲微擬頹宮商絕稱豈其然乎倘外具體貌中合情致文質相宜乘經酌雅世有作者吾其庶幾遇之

康范生 小范安福人

與周叔齋論王千一古文

自袁胤以來高明之士教死不暇遺事筆墨後來之俊又無所師承以意求合學歐曾而氣索步委華晉魏而膚腴神枯遂至兩失無復一是得于一出教然以大家為法而其才其學又足以副之真可謂衰時

之具矣。顧以余論之。如于一所爲極難耳。萬陳諸子。當海內承平。文事方盛時。卽吾鄉會城。先正尚存。典刑猶在。而同郡以及臨汝吉陽諸郡。皆家奉教。盤人立旗幟。與海內能文之士。聲氣四馳。桴鼓相應。故諸子伸格揮豪。與會麀舉。大而高文典冊。小而觸物紀事。並機流神。王情深文明。至于一獨遭世故。流離他鄉。又寓廣陵。五方雜處之地。貴人子朝。投千文。暮索其慶弔之辭。于一或待以舉火。輒勉應之。同里隔塞。老成凋謝。卽幸而存者。竄伏窮谷。音問莫通。四方知人。賸新鈔。卷之七。聖。廣古堂。交咫尺阻絕。其偶一至廣陵者。輒匆匆交臂而行。亦未暇遠有所論定。嗟乎。于一當此幽憂焚獨之際。而能肆其力于古文辭。真可謂志崑而氣銳矣。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八

華池 王延閣君士

武華 胡介彥達

懷儀 周在渡雪客

鈔

丁雄 廣生江浦人家林陵

與劉生

仁兄抱老伯母之戚弟亦復天譴奉以慈憐我兩人青衫欲破白雪滿身情緒悲絲何日向虎丘龍潭入嶺新鈔

人卷之八 賴古堂

相持一痛哭也老年伯與家嚴同以慈悲願力而出乃世路人心不可同矣竟樂行時哉林下之味數百從堂上也承教色養弟與仁兄勉之

邀六羽叔賞玉蘭

蕭生文心

玉蘭為胎胎香為脂蘭當是主厄飛瓊偶離玉界為青帝點綴春光耳皓月在懷和風在袖夜悄無人時發寶瑟聲姁姁名柳下候我叔父憑欄結之

邀六羽叔泛秦淮

野蔬村醪不足道也弟微雨飄舟小杯細語覺秦淮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八

龍地自有一種清境留與我輩牙板金樽徒增俗氣

復徐儀明

蕭生文心

儀明足下壯氣凌霄清思映玉弟于北征詩見鶯花感慨之句知足下為有心男子第兄與病會不能捱天問奇紙韓瓦旋徒信足下作夢料昨得芳函知已之感已勸爾諸讀臥雪刻壯懷幽韻如龍吟鶴唳自是瑞世大音終傳蝶語紙可向香葉叢中與百花問答耳見足下當嚙不能言何足下之不鄙夷也

人廣新鈔 卷之八

與張行秘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八

煮水燒炭嚼脂餅梅花造物到底以清福界人斷不謂歲殘送草草了事也因念去冬薰長下塔坐徒南丈室吃粥作詩天地冷如水吾輩意氣熱如火今不能續嘆嘆

又

少年永日更難消還詩書攻之徒增煩瑣結惟蘭花蘭藥淡茗香醪湘簾移枕擁小艇清言雅誦是為上策弟近日書卷拋斜惟此數事寸心火熱

伯玉奉和人
春浮園集

曹孟陽

與李懋老

怕下有一
聯管眼刺
美女能補
身肥憐人

居家大都無所爲。惟飽餐青山卧聽流泉而已。從此欲種秫。釀酒作祝。難翁耳。丈夫一發不中。自當推機折牙。以息機用。藉而復上。何爲也。

與次公

洪覺範馳情風雅陳瑩中云于道初不相妨碍如山
川之有烟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美精進近王元
美亦云生意方茂且放東君發舒一場華落葉脫營
歸本根會須有時若早自閑結政恐萬實生成時更
吐華萼如之何此皆結習未忘聊以自便耳余心知
其病然復好之不已窮年枉智思持糞壤間真淺
之乎丈夫也

廣陵與故人

見元快
見其
維其手使
要道而乃
其位乃
知成其肩
見便名
嘆悅

為藥惟此間為最。兀坐公署。不得一辨到眼。如此名
花。祇陪徽州賈子。呷鹽茶。豆粥飯。五加皮酒。淡粥。
笨姐唱四平腔。調自家耳。邯鄲才人嫁。厮養卒。可勝

與萬茂先

憂病之餘閉門高卧季秋強起始入深牧菴爲學道計然看雲弄石撫松聽泉亦損閒心夫暫時忘照卽同失候古人剪爪拭涕猶且不暇况有閒工夫爲俗人怡悅地可愧也

與弟

往在維揚看惠崇山水卷子秀逸之極時往來于僧
今日開牕見岼湖諸山宛如久羈逢親舊也

與萬吉人

得歸卽樂何必太速耶。筭程量日但與勞慮無益耳。
孔彥深常遊山遇沙門齊法崇偶留同止遂停三載。
家人莫測所往此果何人耶。

與聞子將

山水南
有勝會

從永興抵橫山樹老泉咽村迂竹偃蒼寒無際以目
力所極為際耳江邦玉草堂亦可居然山窮水止通
觀意盡此中結廬只宜在法華永興間招橫山一帶
以為遊息之地如陶士行飲酒限已竭而歡有餘乃
佳耳

初度日與弟

四十九年夢幻泡影利害嬰身如以毛置掌了不覺
知此後當作置膝想庶有開交之路耳則缺之光一
瞬而逝長我者少於我者親知已去數人長沙岑禪
人庸藉鈔
入卷之八
王懶古堂訂

與楊素雲

謂公如伎曉見時貴輒駭去乃獨喜與余兩人周旋
不寡視此海隅漸有可下之色矣

與次公

輔理性情之苦須使之常交于胸中華慈增悲之語
自宜少近正如經云五種辛業熱食發滿生痰增志
當朝其助因耳此語少年或以為迂不知我乃折肱
良醫也

此字通
歸再讀
大后

與聞子將
家生福業日趨滅薄宋元選集力索之不得弟之福
已不及前人後人之福應不及弟亦何出讀弟之書
乎
與何昇鳴
昨晤黃水簾言戊辰近事娓娓可聽且有同生之機
弟云昔有韻士置一小樓頗據湖山之勝超吳興顧
而樂之後有富翁為築重閣以蔽其前吳興復至夷
猶不憚手署一扁曰且看近日生機亦且有耳
凡庸藉鈔
入卷之八
王懶古堂訂

與潘昭度

宗玉將歸須命遇春浮一極譚文章之事文與可獲
材一派必得其人然後授之過鄭亭而不使人知亦
是前賢美事然當世如有習主簿其人在此又為第
二義矣

與次公

途中宴會大苦人者伶似偶有聲如牛肥皮厚肉濃
茶細酒穠列喉間盤詰數四終苦面生不納入此中
人腸胃便如輕車熟路徐家肺沈家脾人人一具不

之實便

聖賢為
聖賢今
字有文名

志元夫人
重月親貌
若少誠乃
如來生福
實不能復

晉書
卷之六

任先聞已
能入深
山不可
見矣

知宿生植何殊。福乃傳得此一種。不可思議。脾胃

又

到家已近。為風雨所阻。欲歸不得。江上看山。意興都
盡。昔人云。青山秀水。到眼即可舒嘯。何必居離落下
乃為已物。此全不識痛癢耳。

與馬季房論詩

律細格老。與年俱進。皮毛脫落。乃見真寶。善騎馬者
初不令其跳踴。每夜必繫其銜勒。不容親水草。旬餘
浮騰盡消。筋力怒張。日馳數百里。不倦。餓渴不能為
之困。作詩而多。蕪音累氣。皆由浮應。未盡耳。

林增志 任先瑞安人

與李小有

逆大師此初。如餌小兒。不令過飽。如相轄者。不使疾
趨。其向上一着。隱隱占端。終不說破。固已金針暗度。
張可度 前從更名二嚴江寧人。扶輿文寺公夢瑞星

與周傑園

嚴觀自古卿相之尊。必有布衣之士。與之頡頏相上。

下雖出處各適。所趨而霄壤。兩相為歌。如寇平。傳
子魏仲先。張德遠之子。蘇雲卿是已。近代宋鷲池徐
先生。遠其
表近則其
內子復與
勿論文字
不存。雖
不復存。亦
不可復。則
今人深
地下文字
則牛馬混

不
見
此
際

下生平著述。除文字不錄外。其五七言詩歌。有數十
條。萬言。與目前號為名家者。亦自有別。目前名家。傳
一音止耳。而紫泥之詩。有事關國計者。有念切民瘼
者。有揚花賢聖者。有憑吊仙佛者。盡詩書與禮樂。皆
神用而天行。但其生前無立名之意。身後又安得有
傳世之心。而千載奇逢。適值先生同居里閭。嚴推先
生樂善之念。普觀四海。折節吹噓。有一士弗耀于光
明。若已推而納諸塗炭。具扶持風雅。有如此者。嚴不
揣以紫泥之敝帚。妄欲先生剞劂之。借明公之法力。
存作者之苦心。使六朝江左間。留此一役佳話。傳之

尺廣新參
大卷之八

不
見
此
際

蘇軾文
蘇軾詩
蘇軾書
蘇軾畫
蘇軾琴
蘇軾棋
蘇軾奕
蘇軾射
蘇軾博
蘇軾戲
蘇軾笑
蘇軾哭
蘇軾怒
蘇軾哀
蘇軾樂
蘇軾驚
蘇軾恐
蘇軾怒
蘇軾哀
蘇軾樂
蘇軾驚
蘇軾恐

將來必有起而誦先生于不朽者所謂太末雖後附驥尾而千里三都賦就經玄晏而流行不識可否但其稿皆草創別無副本今欲繕寫成帙請正大方倘蒙許可幸令靖公二先生與紀伯紫兄同嚴校錄編次然後上塵台覽若先生謂伯玉不獨爲君子則長安中有幾許升趙洞門陳渭水郭降侯棄天木諸先生皆與紫旋有文字一日之雅或先生倡率而共成之幸甚

又

人應新夢 入卷之八

近世重玄宰論書南宮北苑必嚴宗派此禪家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古人左圖右史要以發舒胸中高遠開曠之趣耳寧暇計某家山某家木耶唐舒元與記桃源圖云烟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視詳玩自覺骨受青玉身入鏡中此言庶幾近之先生與涉江氏深入此道三昧者其以不肖言爲然否

徐伯昌 字明甫 昌人

與客論詩

自口中唾亦惟自口唾之一吐于地而復拾取則必

而恬然領受何脾胃之與人殊也

與幼晉

偶有所作反覆耽玩樂而忘疲自慙爲諸生日久傷心往事盡盡燒之已未火炙煙而婆娑宛轉又復不忍昔人有終身擊一筑客以千金易之竟不可得善奕者溺水珍珠都指手挾某杆出沒波瀾中至肉破骨傷不忍棄去予每笑之乃不知其癖若此

李如一 得月樓存餘

人應新夢 入卷之八

與繆西溪

國家不患無相所以枚卜相臣者在格君心肅官箴攝窺伺下膏澤此上等事須從暗室屋漏來玉堂上豈是食肉養高所在祖宗培植幾百年始有老赫式一流人切莫踞過上等好光景也佛婆子云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方便二字不可作慈悲解俾自己行上等賢哲事是方便自己俾天下受上等平康福是方便天下只要做得徹耳

又時文貞公成述

此其父太
學其父太
學其父太
學其父太
學其父太
學其父太
學其父太
學其父太
學其父太
學其父太

後亦所以爲正命也千里之行方寸裁決平生學力
于是乎在王炎午疑文山而作文還粘經行之處今
弟信西溪而致東敢塵懷袖之間痛切痛切吾亦不
久于世必矣

劉夢震 長公丹徒人

與李小有

寡刻如優曇光輝照大千此暗室冥坐各與以一
枝燈隔路喘息各與以一既若功德乃不可有二

陳龍正 楊龍嘉善人

與友

上古之人我相輕肯聽人言大本明能取人善日久
自然日進今人習氣深重既不能辨擇是非又胸中
踞定一我相任他人美意良箴未肯降心悅服惟是
讀古人書原來我種種病痛皆已據前道破種種醫
方又說得現現成古人非指摘我譬如懸設律令
我自犯條古人又不在面前雖有偏心勝氣何處惹
動于是愧汗歡喜一時并集不覺釋回而增美矣故

服著者尤精讀書

與胡剛中

幸爲男子貴而科第奈何不辦第一流事以配之顧
令自負其靈貴乎變化氣質是登科第後第一事

與高築旂儀部

令伯忠憲先師譜共家世人足不朽顯親之道子孫
貴于他人多文弟曾于譜末聞斯義矣今台翁見有
忠惠之身于鄙文何有

又

尺牘新鈔 人卷之八

夫仁人之好學者不毀人易不譽人難不譽生人易
不譽死人難所是之分數不忍謬其權衡而反忍類
是以爲非乎故信誰毀者觀其謹譽益決不顧此意
則俗夫之譽墓而已

復錢仲舉

學者欲決不墮落惟在能信欲道理入骨髓惟在
能疑善思則疑躬行則信信則人品真實疑則心事
精微吾信已幾于能信矣所未足者疑耳

與友

將相蟬蛻軒冕履貞蹈素不改士風故懿嘆而稱之
重在士不在名也簡穎吟嘯郵筒往復動矜名士重
在名不在士毋乃未議名士之義耶昔之名士人號
之今之名士自呼之昔之名士離士位者當之今之
名士守士習者居之

復塞菴閑老

弟分關一事擾擾彌年痛自推究當由矜根尚存
或買忌人情朱厭則神鬼以事磨之玉成之際消
息

人貴新易 大卷之人

微矣對人亦自反對天亦自反實覺有所未盡遂相
風召若云胸懷蕩蕩無復憂憂去暴來幾何

與人

今人卽甚爲人者亦云身所偶及自勉而已何與吾
事乃爲不知誰何之人經營善後卽是名旁觀旁觀
既熟生人痛癢漸與已隔苟便于已雖害人亦將爲
之故行方便便熟欲不行而不能也不行方便便熟
不弟不行而止也仁心不可不養方便不可不行慈
慘殊途其初分特一念懸殊漢之問耳有心者其

與友

成人之美非獨益此一人因以受益者若而人成人
之惡非獨害此一人因以蒙害者若而人君子小人
以身之餘善餘惡及人可見也其所成之人又以其
餘善餘惡及人不可勝測也餘善餘惡不可測故餘
慶餘殃不可窮知此意何忍不勤人爲善何敢陷人
于惡

陸 培 聖庭仁和人

人貴新易 大卷之人

與王右白

夜來予中河脫之毒驅命且殆據胡牀以手下腹科
氣驕僕飽厲欲死方宜蘆蔗僕人四出購之獲枝
節析而爲飲擊其腹猶若素然大不可也發篋取足
下詩誦之畢乃疾愈嗚呼吾乃今知風雅之遺可以
効人疾插哉退之爲祭饌之文雖隨徙去儒者尊獎
絕其號曰至誠然腐魚之肉曾不若生魚之知也驀
已朽之骨絕期日之淹足下高退之一等矣七發既
奏太子霍然觀武聞孔璋之微曰此愈我疾同知窮

此集中有
以靜者似
史者此可
當一子尺
中此有此
可觀

此集中有
以靜者似
史者此可
當一子尺
中此有此
可觀

疾之規。怡身之旨也。

與姚純甫

鯨鱓比目乘流而躍至海大魚。凝時若山。失水者謀
涸其背。峰密可登。縱飲酣會。勒石詠詩。放舟而還。魚
卧。不覺動靜之異也。出雲致雨。崇朝滂沛。在此不在
彼。

與驥武

龍舒方岳之優。于天官易數。椅射覆。人以公明曼倩
人與新鈔 卷之八

不能連絕。其弟直之。亦工是術。客匿黃錢。一命筮之
直之曰。金體。四文既圓。且方流布天下。錢文爲光。竟
中錢座客莫不歡悅。謂化密之教也。然問密之斷決
十中六七。直之中其九。豈非等精妙絕。師訓者哉。

與吳大署

米中。金。衣中。裁木中。尺寸音中。黃鐘已矣。過此滿而
溢。華而後。小秀風。拂商角。公國。又易貴焉。

與李小有

洪吉臣。藏之。个和人。

生此錄於諸衆生爲慈悲父。爲清涼月。爲迴香
爲阿伽。作藥爲廣。厦千萬間。於諸佛菩薩。爲法王子。
爲醫王。孫爲真法。乳生爲真法。供養爲真光。明。幢。普
渡。船。此。即。更。僕。不。能。數。其。功。德。祇。有。置。于。焚。香。錦。囊。
什。裝。公。之。同。人。同。志。而。已。
胡 澂 薛 夫 效 果 休 寧 人

除夕與顧與治

以僕往者。災木而虞山石湖二老。于皇伯紫澹心諸
同學。不吝詮序之。獨先生未有一言。比玉有云。檢
人與新鈔 卷之八

年中詩稿冬餘之樂。僕非敢自謂可存。若借品題。以
歸我。黃山白岳。問諒我父老平生願足。
顧錫時 九時崑山人

與李小有

孟子謂齊王。思及禽獸。爲重且難。功至百姓。爲輕且
易。宋哲宗留而遊。蟻程子以爲推之。卽帝王之要道。
古聖賢設法教人。如呼嚮示兒。取象在此。取義在彼。
今使夫人偶然榮顯。鼎俎染指。血腥輒如。冤。誠。游。現
之。啼。呼。其。前。而。刀。山。劍。林。短。鏹。沸。饑。之。追。其。後。心。常。

民乃至治刑獄治軍旅所應悲苦應怖懼固有什百
千萬於此者當是時夥亦不林喝而惜不憾悔而改
于以破天下風習而共游慈雲法雨之內不亦如轉
九千仍決水自丈也哉

張元輔 相京 人

與李小有

跳九冉冉蕉鹿世方為蝸角之爭不顧蝸涎之竭
試問身心性命安頓何地茫然不自知也行善之人

人貴新少 卷之人

王 謝 堂 前

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
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大其長其損他人莫能知

而清夜捫心諸居深念風雨晦冥之際昏極忽明利
名勞攘之餘倦極忽返心珠一朗智鏡四開未有不
歷歷自知者一斗錯而流禍無窮一念差而種毒不
小一言舛而貽害莫救其誰知之其誰知之益亦勿
思而已

王光承 外右華亭人

與吳六益

一蒲假物
字子瞻
號六一子
師爲高僧
者觀此莊
館題矣

自三百篇以後千餘年而有盛唐諸子自盛唐以後
入百餘年而有弘嘉諸子自弘嘉以後七十餘年而
有今之作者盛唐諸子本于三百篇而變之譬之齊
音受封於西周雖帝制自爲不盡奉了法要其寶玉
弓矢頒自天朝國強弱之盛節也弘嘉諸子本于盛
唐而推戴之譬之田畝越颶受封于齊音矣然能自
稱王今之作者又本于弘嘉而流行之譬之信陵華
原孟嘗之屬又受封于趙魏田氏矣雖專其國政若
二君然秦楚諸王終以人臣目之也彼人也我亦

人貴新少 卷之人

人 顧 古 堂 訂

人三篇固不可爲吾豈不能分符盛唐之下與
李 奉 旗 相 負 哉 而 乃 朝 承 北 地 之 論 暮 縮 信
陽之綬蛇行蒲伏爲其家老平原信陵不可得而至
爲建信長安諸君淺之乎爲丈夫矣同社諸子皆持
此意各自立家而足下尤爲傑出流讀華萃集六卷
高輝而深居窮蹙而蒼涼有幽益山川喻縮日月之
勢其于近世名流畧似獻吉而實不從獻吉來蓋得
唐人之大而生其成誠風雅之虎豹也夫觀勃果才
何不走長安上書天子而局趣轅下求謁東齊之相

論語既而
行文字亦
詳其理
易其其
而後已

舍人之門。因鬼詞帝宜手灌將軍以勃為安人也。學
唐人者走長安之類也。學弘嘉諸子而襲其餘論盜
其贖種是掃舍人之門之類也。吾恐北地信陽又將
以為鬼物而逐之也。足下方且為淮陰鄭侯抗車曹
參之前而何有于屬吏哉。嗟乎天下之士不能立家
而碌碌廊廡之下者何限且有未明而掃魏勃之門
者矣。

趙明鑑
珍留虎林人

大業
大業之人

荅周五溪

遠惠詩賦不我遐遺把臂入林之語僕何敢承但所
論文采之說援指本木疊疊千餘言恐後學不得其
旨徒深望洋奈何愚意直指典經精妙如老子幻宕
如莊周玄永藻麗如楊雄司馬若使文不附質文豈
足徵故鉛黛飾容而彫情生于淑姿術采利言而綺
辨本乎情性然張衡尚摘史班之外溢傳玄猶議後
漢之浮煩學者無恃何適而可大君子其尚指陳而
開示之

臧懋循
晉叔吳江人
負苞金文選

與吳左兆

不佞入郢後僅再得允兆書豈真以麟羽之艱抑為
筆歎終非勿安友遂作割席計也允兆落落莫莫有
林下風詩興勝情亮當不減時義弟兒女婚嫁併在
旦夕恐不免賣屋之耗嗟嗟尚平將如五岳何不佞
于文章家本情昧無所解而心甚篤好之每思男兒
處世不縱橫萬里便當上下千秋以垂不朽縱塵
未能斷絕姑且難助于無競地乘其暇圖之顧自通
尺廣新夢
大業之人

上潘司馬

昔賢之義不以知已易感恩故有謂日受千金之貺
不可為知已者其何人斯有此于明公哉別來載離
寒暑每一望旌旄殊戟矍牙於三山白雲雖不勝其
注仰而禮數隔絕音微曠遠不敢輕易輒通其私顧

寸鐵皎然未嘗不思爲知己死也。倘明公不察朱亥所以不謝之意而責之國士之報謂其負心則其有立稿耳敬屬登子奉候並布區區

陳子壯

秋濤南海人

東孫念先

黃慎軒初入館時皆摹十七帖此卷以李北海之骨而運以米顗之意又是一變格非若今之怒目張拳皆草竊之餘也昨夕夢爲君侯作天然研贊覺而不遺一字甚異不知君侯信有此石否書奉一嘆此研

尺牘新鈔

入卷之人

主

主

與凌茗柯

十載窮途再叱嗟足門下尚不廢青門之送也是時日色爲昏人意俱慘而僕以得歸爲榮有味子卿之言會當從此別且復立須臾歸來歲月殊覺須臾之難忘也門下意義入人胸膈中世間之顯晦榮辱難合向背舉不得而問之從古未有不爲真人而爲名

南士之類

盧通晉人

臣者此出搜材於東魯入決籌於瑣闥功名向盛而神理漠如固非季咸所能識太冲莫勝者機耶山中世事俱落髮親課子而外獨我友朋如懷飲食不觀作京貴顯也

余大成

集生江寧人

荅友人

積如許歲月歷如許風濤酬對如許不同心而同事之惡知識而所奉之爲先得我心之同者其人忽復聚首于如許歲月如許風濤之外當不知各出何等

尺牘新鈔

入卷之人

主

主

荅心婚

前有簡勸居士所編集且勿刻及見居士則字頗有不然之意請直以念中之謬謬易口上之語皆可乎裕非謂居士所見處不是祇謂居士執見處灼然不是耳請用譬喻反覆淺言之譬如寫字然自蒙童時

金華集
卷之八

龍溪集
卷之八

便學寫上大人祇這一箇大字誰不會寫為甚麼寫不出王羲之底大字來豈是篆籀大字少一畫羲之
 大字多一畫耶又為甚麼張旭無日不寫字直待聞
 鼓吹而後得筆法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而後通
 神此處正好著眼也又譬如學打拳然先學躲法後
 學撲法若單學得打人學不得躲人撲一撲撲去時
 豈撲倒自家也何以故以彼人學得躲法不受我撲
 故以彼人止躲時便順手有一撲撲我故以彼人撲
 來時我不學得躲法便遭彼撲故所以說教學師真
 人難看參

卷之八

重刊估堂

畫拳法到底藏了一拳謂之防身拳留打徒弟故既
 藏了一拳便不須與拳師交手須是多會幾箇武行
 者浪子燕青多撲打幾場方信得通適見來教云此
 事須自己信得過恐是開了門在自己屋裏與自己
 厮撲他日出得門時焉然撞見燕青武松未免自己
 要做將門神有原人也况所謂自己須如長沙云盡
 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又如大隨答僧問如何
 是學人自己乃云是我自己居上這箇信得過之自
 己還是學長沙收盡十方世界為自己之自己乎抑

結處不作
收拾都加
快馬無鞭
全無空酒

續破却
猶喚銀
著士病

是將學人自己合着大隨自己之自己乎或是居士
 獨自一箇便算做自己耶若是自己學得長沙收
 盡十方却不捨得箇自己送與大隨收去只怕還
 十分信不過奈何奈何又譬如秀才做時文自是
 行却專要做擬程能你做得體式絲毫不差畢竟人
 家不肯把做真程文有不妨且做了考官再做程文
 也不廷所以揚雄文章豈天下只是不該做太玄要
 擬易經意得人來把來覆覆讀去也

雷士俊 伯顯 注陽人宋雄揚

人難看參

卷之八

言類古堂

真鄭廷直書

嘗笑今知名之士日投刺拜謁飲酒高會其人之奇
 傑者初亦博學雄才升古人之堂而奔走馳逐屢年
 平生舊所讀書盡皆遺忘新者無一字屬目遂錄錄
 空疎無異於天下之庸人矣豈不可鄙哉

與周盛際

皇明政治歷三百年而國史未具足下欲做朱子綱
 目而為書甚盛事也然弟深以為難其在已之所難
 而可得自勉者一日公一日明一日才三百年以來

華友盛此
公謂當下
積累繁多
他大衆
觀此則其
非非也

人有邪正事有是非我一一如其人與事以書之不
徇愛憎不循毀譽斯之謂公邪正是非何定之有今
朝夕與處之人目所親見之事詳審熟思區別猶未
能當泥數百年之後相與論數百年以前君公將相
積累繁多更僕不能數而傳襲又久事失其真盡斷
以一人之見能無差謬乎苟無差謬焉斯之謂明然
其人非有德則不能公非有識則不能明斯公與明
之難也邪正是非口誦者猶不能自爲之辭若舉而
載之於書使其邪正是非之狀與其所以然之情曲
盡旁通察然如見則齊於馬班韓歐矣人之邪正事
之是非不絕於世而馬班韓歐千百年而一見斯才
之難也足下好善疾惡出於天性而文詞雄傑輔以
章民光升此三者或不足爲患也而有厄於時勢非
已之所得爲者雖見直亦無能爲也古者史臣奉勅
編集其書之所必責者問過闕於下詔購求輒踰年
歲然後能簡今二祖列宗之實錄與公卿大夫之臧
否館閣所藏疑多不存他有存者散在郡邑欲以草
野賤士而購得於一旦知其不能也若購求不備但

人廣新錄

卷之八

聖訓古堂記

人人如
聖三威立

以從信錄吾學編一二書分合成帙則脫畧遺失爲
天下笑至於事跡散亂類次而鈔寫則有工役紙筆
之費禮樂刑政條緒多端必良朋長夜羣聚講求然
後前後貫穿義理確當則有飲食屋居之費此數者
豈不足爲難耶

再答周盛際

詩文不專思致慮則不能工一專思致慮於此則其
中之憧憧擾擾比一切聲色貨賄而更甚故詩文爲
心之累不小足下釋此而事道如蹈湯火者難去炎
人廣新錄

卷之八

聖訓古堂記

燕得休息於清涼樂何如之

劉廷諫

咸仲通判人

雪庵初集

與繆西谿先生

今歲輿論稱平南北翕然矣其相傳有一二未當人
心者即前所謂一定之題是也從來惟空懷平氣可
以一日可以百年語空則無先入之見平則無據勝
之形因物付物如數而止總有題目便覺入之則是
出之則非勝之則相安不勝則愈激人品職業俱不
能不落第二義矣如某也處及問其所以處之故則

卷之八

卷之八

與倪鴻寶

與倪鴻寶

與倪鴻寶

與倪鴻寶

與倪鴻寶

與倪鴻寶

與倪鴻寶

與倪鴻寶

與倪鴻寶

與倪鴻寶

與倪鴻寶

與倪鴻寶

與倪鴻寶

與倪鴻寶

與倪鴻寶

與倪鴻寶

與倪鴻寶

與倪鴻寶

日某言之不合也。則日某疏之相左也。夫言之不合。疏之相左。要亦不過各行其已見之所至。而於以質之考功之法。皆無當焉。是亦不可以已乎。劉氏治春秋。向主公羊。欲主左氏。父子天親。不妨彼此又奚必合天下之人。為一人。合天下之人之口。為一人之口。而後為君子哉。且今之所謂君子者。非敢曰非君子也。弟必欲天下之君子與非君子者而一。一君子君子之勢。則安能。蘇文忠豈非君子也者。而考亭至以為得行其志。禍必甚於安石。夫天下而皆考亭其人。也猶不能不與文忠異。而況其凡乎。一杆之上三百六十黑白。子出平爾者。反乎爾。正恐此亦一題。彼亦一題。將來題目之為害。當更有甚於今日者矣。

日之好也。愛而忘其醜。一至此哉。年丈之於弟。將無同。又。小集一冊。去歲曾言之。今究竟不能自割其醜。必欲乞一言為重。昔宋子京自謂五十後。奉詔修唐書。細讀古人文字。回看五十年前。作魏汧欲死。弟學術。嫌漢率爾應酬。既非中弘外肆。發於持滿之餘。又匪一紀十年。成於漂湛之後。隨意抹掃。蟬噪蛙鳴。此其魏汧欲死。且當數倍于京。寧待細讀古人文字。回看而尺康新鈔。卷之八。後知之而究竟不能自割其醜。斯亦弟之愚也。已。然村留神遇魯班。則深匿不出。問之曰。卿善圖物。吾不敢以貌露也。弟謂村留亦愚。苟得公輸一圖。人將貴而重之。真面目畢見於世。良大愉快。事何以匿為。今日者乞靈一言見之者。不曰北鄙劉郎之物。而曰上虞先生所品定之物。也不將貴而重之乎。弟又何敢效村留之智。而究竟自匿其醜也。與孫北海。我輩束髮受書。便思服官。然至服官而道路轉修。學

方轉難。站定胸襟。展開眼孔。無論邪正之界。先欲分明。卽至顛晦之途。亦須放下。而使可以居身。可以立朝。可以垂世。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寧第曰官也。官也而已。乎千里之行。始於庭際。願言好爲之谷。風之無類。然放矣。見于歸者。而秣馬。謁蒞。妮無忌。彼妹者。子其能不資厭且憎。而有遐心。劉子將無同。

與劉簡齋

廣之人。歸來況味殊不惡。沐爾服食日。與丹鉛。相濡以沫。因欲將銓司舊事。摘刻成帙。然非借

卷八

人卷之八

與申姑菴

內錄及一語。黃澍斷亦度以清。而又性與人殊雅。不從名位起見。要必如所謂私心。向往針鋒水乳。其入者。而後因之以生色。明公其無意乎。彼棄者。婦廷首垢容中。闔蓋與爲侶。而猶取于歸。秣馬事以對人。曰吾向者。宛宛嬰嬰如是如是。斯不亦可笑之甚乎。

徐

增 子能其時人 九品會集

與申姑菴

近日學詩者。皆知竟陵爲罪人之首。欲改絃易轍者。又不深諦唐賢之門庭堂室。復相率而祖王李。竟

如鳥衣妙士。一旦而服高曾。磨腐之冠裳。鮮不美。敗落者矣。然余于此日。有深幸焉。世人每安土重遷。夫唐人之詩。猶祖宗之甲第也。王李之詩。猶子孫在外。別治平室一區也。鍾譚之詩。猶子孫不肯寄人。下也。今之復事王李者。猶公侯之子孫。賢者思復舊業。憤然去人之廡下。而仍依止于別治之平室。吾謂人不思更動。則已。既有更動之勞。何不少加措掘。祖宗之甲第。堂構依然。坐而有之。之爲當也。

天

卷八

人卷之八

與申姑菴

唐律至杜子美。愈覺其難。至白樂天。始覺其易。人情所趨。勢不得不爾。子美詩鏗鏘磊落。譬如高山大川。苦於登涉。樂天詩坦蕩真率。譬如平原曠野。便于馳騁。于是人皆畏杜之難造。而喜白之易與。自長慶來。樂天桃李種無隙地。而不知樂天詩學正不易也。余嘗謂學白詩。如順風揚帆。于江河須得把舵人。子細方得。不然其傾覆之患。反甚于石尤。廣大化主。拯救不得。奈何。今之假口詩者。往往金鎗樂天持詩教者。又往往集矢焉。恐樂天兩不受也。夫學樂天之難。不

于如其詩而難于如其人樂天胸懷淡曠意致
然詩如水流雲逝無聲牙語曲之累能如其人則
矣矣

又

大每以參禪當一件事若當一件事則參禪罪過不
矣嘗見世人忙到不耐煩便思無事即無事亦
天嘗見世間閒人閒到不耐煩便思作一事即有
事惟會此則城市如山林朱門如蓬戶矣
考人句容蕭家江寧

與黃俞部

足下石經攷極似六一公文字用心極細若閉門無
事以五車藏目各加是正動為小論所謂發微蒐
考異訂訛俾端臨夾深長磨諸公失其通傳亦嘗今
一快事也非命老其就能之苗生向未拔補固已蓬
蒿心太平巷之九十八種如芝草玉英不自人間向
來所見數種大抵廿年前花想雲思香才絕世迨日
所月滿歸極清微則又如玉質之隱鱗金盞之真
願潤乎妙哉可能以一二見語俗士耶伯璣愛琴

其真似其先伯玉風流東南如此兩家何向來皆未
之遇也

又

心太平主人不意遽歿異昔求易得各士游難延
弟近日悲團巷句也不聲涕零豈必在定交之後

又

千秋棒檄不前卧病荒寺每憶石交清言妙旨洗
利之想至玄亭蕭遠揮書永日此真叔度名商

與元人

微囊藝福邑短衷難旋雖游蟻自娛舖肝傳春竟復
何味卑如登江夏之故第刻燭習書分籌聯韻萬石
三台之費當不與易哉野史亭以元子傳月泉社自
吳翁助今古歸然久而愈烈果嗜榮而嗜賤也錢牧
翁苒朝遺餐頗有選詩俾娛櫺復光今此翁尚存寧
無續編如石齋念心恩公伯玉穆如文士一流可為
谷音乎初學並集聞已刻傳矣盟翁能為弟多方覓
得一部否窮微僻邑飲食樂餌了無可應甥見問之
廣引領著述有如饒渴

又

客夏在衡陽得捧教尺如清風習習滌我歎慕何
情至是也讀自壽除夕諸詩溫雅麗密不忍釋手
品在大山後中伯原谷音聞俞老方壯齡進步已如
此盛天授特高又資學力當獨秀江東匪阿私也第
少年于此道爲花髮所縛幾人魔波旬得恍久如
大心王藩室二君勸以詩文必宗杜陵與臈陵二家
廿年中摩挲二家斷爛其本志力強固復旁及後山
長慶諸家以爲學杜不當類其聲態耳元處
如近日虞山公之指然大抵廿年以後啗晤制舉未
能一意爲詩習其變化惟壬午癸未居憂杜門甲乙
之間世當鼎革此時有數十篇朴袍虎痛尚可與言
其餘渾筆聊紀歲時若宜江集陳坐木亭視顏餉人
耳何暇當過但推許耶近日陳伯老有字見規以唐
人風神韻爲所合真我師也常目任之矣牧齋集四
十本所云碑版與清雅之文事反覆讀之誠如來教
先輩讀書立言有本末通古今未有踰于此老者也

與陳伯璣

金聖歎
評本
卷之八
及見矣

近傳吳門金聖歎分解律詩其說卽起承轉合之法
亦卽顧中菴兩句一聯四句一截說詩之法也弟久
信之今得此老闢釋可破世人專講中四句之陋說
而王李一派惡套詩大抵不明於此說以致卽學聖
全氣信聲全磨綴扇往往使人捧腹也但聖歎以
未聞于菴苑爲人大槩想伯老必稔知之其人評
諸說家大有快辯而傳以禪悅故能縱其才情之
至獨左史諸詩尚未傳到不審宗趣若何弟深欲聞

與李小有

陳希夷謂吾家忠定一生辛苦如人家張筵笙歌鼎
沸時中家火起賴子撲滅今先生甘澗泊耐勤苦享
福權有餘簡身體不克利物懼畏難鳴呼由是心推
之其功業之所就亦有不可勝道者哉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八終

類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九

署山 梅 磊杓司

白門 紀映鍾伯紫

豫儀 周在浚雪客

周在菜園客

真鼎華 孝升芝麓合肥人
三十二天泰齋集

與紀伯紫

弟仗莊布服無恙於中秋後一日抵都門矣銅駝

一往愁人松桂北山不勝林樾惆悵之甚得此

以自憐惜耳感念知己深情何時能去於懷塵海茫茫

茫茫我同心人何可一二得也固老晤間業將台址

半致殊極戀戀故人誦老社前九歲時詩共相擊節

覺王子安未是俊物耳浮雲黃鶴合併何時想欲知

弟近狀者故以告

又

江流無尋故人欲別戀戀燕磯百尺遂爲千古銷魂
之地而知已情深覺桃花潭真淺矣別後惆悵如有

所失此間事我都不堪破曉豫一園大足當寒山陀
石耳青示古體詩遂成絕唱豫力雄勁吞吐大江石
儀抱更自蒼遠合十二絕讀之蕭蕭颯颯河梁見日
千載猶新也

又

久候台駕不至知爲雨阻也長歌之妙烈石崩天
而玉勒輕裘時而水車鐵馬酒酣耳熱如登謝處
頭搔首問青天矣奇快何可言明日雨不霽尚不能
定候知已過話也

大雅寥瀛以先生爲典型十載神交隔年遙和得參
氣蕭瑟自今茲伏讀近詩惟恐其盡寄懷若遠合歡
樓深金石相宣鬼神可泣性情風格直隸最上一層
矣必傳之業誰服何窮贈弟一篇推獎過至附特選
之咏與五君而並存知仲別之心得一人爲不恨也
應酬小概當操土鼓以謝全備拙刻二種拾落花間
不免爲大雅罪人附去一笑

與方真三

子長足跡遍天下而其文始奇子美夔州以後而詩益老子厚橋遷非人之境而諸記與山水並傳子瞻海外之游直云句絕快平生則儋萬里枕椰一宿竟是筆墨間縱橫光怪之所變現舒望李定諸人皆著作之功臣而杖屨之益友矣然此皆游方之內者也足下奉侍兩尊人與諸昆季破帽鐵鞋寒沙苦月指圭景外之星辰問鴻濛前之天地凡所經涉關河形勝風土人物方言往蹟險譎奇初事世人耳目所未經亦意想所未設如率嚴國土身雲涌現層層剝

又讀新書

三顧古堂

換子雲提點紫油素而難窮博望鑿空驚瑞霽之乍見不足方斯汗漫狀彼嶽嶽矣今勿安浮海之船已歸故國初明夢中之路頓失天涯回思關吏聞雞柴車出塞感飄零於絕域聚悲喜於一家短詠長語當歌對酒速離嗚咽已如一小劫之不可追詩卷長而天地間波瀾驚心感憤惜鳥與故人好友流連情話歷數昔遊頓還鳥鵲之星再瞻鳳棲之日頌國恩之浩蕩悟天道之平陂此不啻與古人僅較工力於含毫拂素之間也乃其頓挫音節鏗刻蒼涼寫難狀

之景如在目前撫稗官之言都歸大雅置之古人中故當高踞浣花一座豈止與玉局老人抗軫而交綏乎獨是足下既返玉門而漢槎猶淹滯沙磧讀其篇章淒麗哀動心竄子山之賦江南孝穆之序玉臺殆無以喻才人薄命有識同悲中郎所縣寄賞於焦桐昌黎所以興嗟於窮鳥也

張民表
武仲武臣林字中平人

與閔審今

邪佞造禍殃及死忠之人千古同痛離亂伏苦而後

又讀新書

南園古堂

凡庸擊節當迫為奇用徒悲無益也泛古海者無意回頭任砥柱者計惟袖手吾不知所終矣

與周元亮

兄可自遂其高耶僕常竊自忖為自己身家做官易為朝廷百姓作官難身家之計不過攀緣攀緣之法不待出口從來取富貴利達者皆其一二入耶若乃盡忠報國行志安民媒忌招尤因而委棄身命者豈其一二入耶默察之明哲卷懷之君子知其無益於世何必茹荼為甘足下之志吾知之矣

與鍾嶸書

元亮索文舉堂聯書去煩轉寄之碑文尚舊時日老人苦作書自愛手腕他時仁兄成名多壽後自知之也

與秦京

夫天籟迫于自諸物情隨其所發風達雷成谷響振鳥鳴蟲嚙花落水流無動不韻則無聲而不詩矣矣矣曰詩言志仲尼曰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形於言莊子曰詩以道性情故如下語自合其

之問手雜體濫觴於禮泉擬古新豐於歷下莫不窮研耳素切譽浮沉疇末人刻情用客鳴雞徒肖形聲都忘神理又或痛詬摹倣直率胸臆謂楚羗吳儂標擬為詩篇流傳於樂府遂使街談巷議強協采風秦雅之音木末學膚交惡解擊壤之說不亦過乎蓋情之所動因辭而明志之所至體物而會句塞情而無辭違志而附物合之則假象莫助離之則遠說奪本詩之道蔽有自來矣

孫承澤北海上林苑雜錄都人退谷集

與梁玉立

詩文之事莫妙於易其難於老

又

吾輩讀書即不能窮極理真決不可事禪悅以助頹瀾吾輩作詩文即不能力追大雅決不可襲騷學以墮惡道

王斤王屋初名澤久字春斯河南蘭陽人遺稿

與薛諸孟太守

今春瞻王雪肝武林始知聖天子矜念中州士女冠之意責願深夫以億萬不獲一之賢守重以士女不忍失之酬款中州又方蠶桑多故聖天子顧能其挂冠長往也哉第室有嘉賓主人為灑掃盛牛酒案牘惟帳供給之具甚設客用故辭去主人必閉之窮室執以灌棘曰我不忍失嘉賓弗聽客去其意良早其留客之法未敢以為忘也弟斥此日尚未白尊事結局急思一晤傾吐牛驥而以將存無術沉疴日厲望安道之虛在日中竟不能一行其庭見其人良

爲恨然。

再與薛階孟太守

屏顧鈍子立天人同廢不從湘流。卽荷戈扞魑魅。世耳昨有新額。舍通棄疆場。暨鼠竊守藏。應成者餘。許輸銀自贖。廷平曰。近下金。序地增倍。噫。以之貴。用星物。最行。託。益者直向康。甚如斥二十日。不畏。羅。之窮。措大奚道。而能庇聖天子之寬典。譬諸。臨。塞。子以。及。曰。界。余拱璧。地。殊者。更舍。若知不免矣。

與某

與某

卷之九

八朝古堂

子家曰。有求于人。而卽其安人。義神之明乎。工求人之故者。宜朝宴。叩其閭。拜于庭。爲可。趨。聘。買。走。市。弗足。辟也。期物存焉。而側有是。憚。則如。勿期。然。畏。執。事。曰。相。聞。耳。寧。實。有。負。也。適。弗能。余。問。而。責。以。要。我。猶。生。待。命。復。畏。執。事。以。爲。不。儆。焉。君。惠。武。曰。人。實。急。我。奚。急。也。吾。弗能。爲。梁。肉。立。下。門。而。待。顧。領。者。進。止。心。誠。惶。惶。焉。如。昏。征。失。道。南。北。東。西。同。議。攸。奔。之。情。之。懇。求。人。者。知。之。求。于。人。者。弗。知。也。足。下。業。矜。約。而。可。其。求。乃。數。日。者。不。聞。命。非。不。從。聞。則。肯。人。所。謂。復。

有某書人
到京不作
集解

君之故矣。斥深嫌再三不告。而實未嘗敢一刻忘君之惠。故致書左右。非要也。以明我有求于人者。不敢卽安之意也。情被語直。唯足下察之。

答座師潘昭虔中丞

承戒著書忌憤世語。愛斥民。不然著述往志也。俱弗克達矣。鄉下早日。凡爲文。以神志爲主。斥憂患餘息。神志衰喪。其奚能窮意於文章。乾乾自苦。就間有嘯詠。不過觸淒風。冷月懷士。自傷夫魚鳥細者。尚喻卑峻。淺深。巢窟。重開。况斥危敗之塊。悖逆曲木。明哲保身。顧下羽鱗之蠢族哉。且憤世尤非庸人之所得苟焉者。觀諸古人。著湘流之賦。懸龍蛇之書。激楚抗懷。千古下讀。其詞者。猶爲之拊膺扼腕。志息酸。恰彼實有人。屈於中。而痛哭於竹簡者也。或以鳳伏鴟翔。才杰。罔容。或以屯死鳥盡。功高。見背。用是不平。斯鳴悲感。則世非然者。則妖則謗矣。如斥德不彪於里閭。智弗越於菽蕡。論年一第。空懷憂桑。無早割之才。而慕其功。有胡建之罪。而寧其詞。其何憤之可言。而發禍毫端。使彼之人。復有倬。惜。振。子者哉。

卷之九

八朝古堂

八朝古堂

禮章如此
猶不深

復鍾百里令君
伽羅慈儉居然賢婦也。猶不免妒。妒已未足。甚至妒
及諸王朝士之有妾孕者。况其下乎。詳釋桓夫人。我
猶悔之。語政深妒李妹之辭也。何也。弗知其易憐也。
者焉用妒之矣。足下自以城眉招尤。如不孝斤焦氏。
所謂深日黑醜衆人莫取耳。

劉繪字子素。一了少貢九州人。

答李給事同野書

子素文章
雄健立期

復樂雖甘誰注玉缶擲果雖艷誰登華筵。去婦有壺

人廣新鈔 卷之九

九廣古堂訂

才而難與天姬爭飾。老驥識道路而難與新駒共轡。
弟如理筆者。錦薦玉甘音調清越而過操刀者。一割
足雖愛音恐覺勝神音無能盡續矣。弟以此裂彈冠
之腸決叱馭之想。種豆養魚別究生辛。即今天中之
南潢水之側。桑煙松雪四時稍快。蓋以志雖未伸而
道未屈也。賴雖未續而義無所闕也。名雖不華而
行未不淳也。位雖未踰而情無所贖也。弟狂語還謝
特在心知。當有咏贖。

與吳太守勸除酒禁書

一觀書
不待禁

一以極
酒等

一段古
酒之至

此段古
不便子
商指之

伏惟君侯英達和粹萬節解應。應待連城化行黃
政未暮月威動千里。上下相和商農率利童子不狎
禁無垂白令之若風烈禁之儼霜凝。雖子產豫賈之
華西門投巫之化未足踰也。近以民風不淳漸入奢
靡游徒嗜滴喪其本業且致醕德日富開殺為豪使
俗尚淫漬科令汜濫為害殷矣。堂下盛心悼風化之
流批。制農賈之失緒。迺下令禁市人不得賣酒。微開
禁昨彼昂之志崇君子今德之盛使哺糟啜醨者復
醒倒冠卧甕者知悔。蓋至美之清政也以故百姓飲

人廣新鈔 卷之九

下觀古堂訂

德廬井肅然皆爭捲旌帘。雁飛疊覆。麤醢貨變藥。竭
青田之木空雲安之春。蠶無遺樽巷之行。榼不惟攘
除酒禍且令百姓省錢。寡費各思其職。勤織者之希
海荒獵之舉里中士人雖久不相見無問新識故好
將進顧嘆。語而退。聘接森森交際情澁如登太皞
虛莫之世。可謂起昆崙治矣。但于不肖輩則甚有不
便者。為不肖才月家俊童役。迂陋既不能辨鄒陽之
清濁又不能效楊雄之滑稽。賓延載接。規工。三術
之奇。微禮若具乏陸納二升之器。誠未足與議酒也。

方道隆
之無五

方明白
酒未嘗開
蓋非戲之
言而一語
不覺
少嫌綠毛

但年方強仕自隨丘壑人孫吳已無術迷黃老而匪

晚故玩周易大耋之嗟效風人今樂之趣賞情東園

聽歌北里或逢帝冠之風詠而寄與壺觴或追父老

之杖履而情味酒鄉將謂偷閒以學少非敢惡醉而

強酒也今適酒禁方嚴則玉碗塵封牙籌土暗錦箏

金竿幽于東序狂乞甯壺來之高閣且使歌童嬌侶

沿路于曲巷燕姬蜀女不見于當壚于是門無方來

之朋坐乏不速之客好事者絕履齒于苦階稚子

候門取飛虫于蛛戶使僕輩對蘭菊而切佳人之懷

尺牘新夢 本卷之九 三顧古堂訂

持蟹蟹而發生事之嘆固君侯之所宜動心也夫食

馬賜厄秦軍有赴難之義持船迴酒陰壁有獲報之

仁倘君侯納僕之言以除酒禁使百姓修腴洗之用

舉德馨之祀仍整壺停壺列罇置觴開河陽之桃花

披神州之竹葉使上相農交商通賈惠利和而生眾

本末以相資熙熙而作使攘而來煙連于六街氣蒸

于三市或賭周京之學客或影武城之絃歌散春聲

于樓館強酒旗以脫天鼓非太平之盛事耶

侯方域 朝宗商丘人 壯悔堂文集

答張西銘

閩漳事已悉西銘清議至德本未瞭然亦不必屑屑

與角逐也某竊謂朋黨所以報漢而漢亡於朋黨道

學所以扶宋而宋弱於道學此其故在上在下固兩

失之然欲為調停之說則君子不取蓋與其失身無

益不如終守道也數年來廟堂艸野咸離離之山苗

歎鬱鬱之松潤位置失次以致鳴鏑在郊烽煙匝地

誠宜大破藩籬收拾材賢同舟戮力亦已晚矣而竄

路乃堅報復恩怨之責借枝刻為孤立以聳動人主

尺牘新夢 本卷之九 三顧古堂訂

而夙負處士更有咄咄持空函以邀之者不止閩漳

一輩說者亦必顧西銘錄漢士之編狹棄宋儒之闕

迂列方就圓與時消息不識果遂以為可否昔者胡

伯始之中庸辛幼安之曠達其初皆享盛名而後乃

不徒無濟於時且甘心喪其生平某深願西銘之鑒

之也貴鄉虞山之爭校卜長洲之去國為數年來極

有關係事長洲已與日月爭光天下所親望者惟虞

山與婁東耳諸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西銘必有以處

此敢因明教而借及之

答孫生書

賦附白孫生足下。比見文二首，益復奇宕有英氣。甚喜亦數欲有言，以答足下之意，而自審無所得。又甚愧僕管馬，有振風長鳴而馬皆瘖者，其驥邁之氣空之也。雖然，有天機焉，若誠若沒，放之不知其千里，息焉則比於閑非，是則賜之鳴之且泛駕矣。吾寧知泛駕焉之果愈於凡羣耶？此昔人之吾言馬有不止於馬者，僕以為文亦宜然。文之所貴者氣也，然必以神機而思激者御之，斯無浮漫幽莽之失。此非多尺廣新鈔 入卷之九 主顧古堂訂

讀書未易見也。即讀書而矜且負，亦不能見倘識者所謂道力者耶？惟道為有力，足下勉矣。足下方年少，有餘於力而虛名無所得，如僕猶不憚數問。豈矜與負者哉？然則以其求之於僕者而益誠求之於古人，無患乎文之不日進也。嗚乎！果年少有餘於力而又心不自滿，以誠求之，其可為者將獨文乎哉？足下殆自此遠矣。

與陳定生論詩書

詩壞於鍾譚，今十人之中亦有四五粗知之者，不必

尤出此一段折衷

日之青盲，即一時才調絕出之士，亦尚未免蓋鍾譚所為詩，虫鳥之吟，雲間所為詩，裴馬之氣，大段固自不同。要不能無過後惟陳黃門李舍人力自矯，克歸於大雅。然而其流風終有存者，三吳祖而述之，輒愛不能割。故今日能知雲間之失，則才調絕出之士不能患其不進矣。今天日月與山水者，大地之色也，光者日之色也，陰者月之色也，山之色煙雲互變，水之色澄碧相接，若盡欲刊落而空之，舉目黯淡，何古何今？

尺廣新鈔 入卷之九

主顧古堂訂

無怪乎風人才子不肯服也。顧今日所為色大率皆借也。借何可久？天然威施又何必借？若其本不西而東，不南而北，藻繪雕飾徒自若耳。故必洗盡天下之借色而後天下之真色始出。此惟足下心知其意耳。往中州有吳伯裔借未大成死矣。王相國鐸村固傳厚氣固雄拔求之章法不能無間。然近如賈君開宗徐君作肅皆老宿卓有所見。宋君學英英欲起照前狀後借足下未得盡見之也。賈君論詩欲清空一氣如話，僕曰是固然，更少氣象不得，闕闕晃晃，因屬氣。

其人之得委曲江仙呂之彩筆任城豪飲斗落參差
玉門愁月練白霜皎皆能以其氣象為氣象當其勝
絕變動難拘是惟心知其意者觸通而已

與任王谷論文

僕少年溺於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
能發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畧亦頗聞之矣大約秦以
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
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聃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

入讀新書 卷之九

王 類古堂訂

皆飲氣於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
擅其勝皆運骨於氣者也欲氣於骨者如秦舉三峯
直與天接崩嵐危蹇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
里必顯其趾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顯其趾
者也連骨於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煙嶼星
島往往可自成一部會即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
西注木即所成句能操舵思星立意不亂亦自可免
漂溺之失此皆談話了所以獨差我於中流也六朝
選體之文最不可恃士雖多而將驕或進或止不按

韓詩入微
行文欲化

二解已盡

凡用了幾
乎心手不

前佐贊如用兵者講道無機略後但知此中

小小行陣遙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於推鋒陷敵必
更有牙隊健兒叩校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敗今之
為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
秦則是不後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須

見足下所為杜周張湯諸論奇確圓暢若有餘力僕
目中所僅見彈思著述必當成名然亦少有說覺引
天道報施湯問處稍涉畧綫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
論細大皆可驅遣當其間浸微碎處反宜動色而陳

入讀新書 卷之九

王 類古堂訂

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
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取歸於含蓄若當
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矣譬如渴虹飲
水霜隼搏空瞥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態轉更天
矯足下以為何如

葉秉敬 敬若西安人

寄吳賓昇

今之文誠好奇矣僕以為實未嘗奇今之談文者輒
曰必無奇矣僕以為實未嘗實識奇夫文者何也如

新錦必不可帶腐絲如青水墨必不可帶俗筆如
奏鈞天必不可唱野腔山曲如調鼎鼐必不可放酸
醬敗醢今日必無奇必無奇則是抽燭前滛脆麻可
料也炎若臙脂推全粉可畫湘川蛙鳴蟬噪可以羅
以府庫而五溪蠻不乃美可以烹藏俎豆也必無之
理也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既其文矣焉得無奇
如其不奇是不文也第肯自有平正之奇有袁崇之
奇今之嚴于正文體者正欲去袁崇之奇歸之平正
之奇非欲去奇而歸之不奇也今人獲脫卸一領藍
尺廣新鈔

尺廣新鈔

人卷之九

七類古堂訂

袍便作老先生話說平說正老頭巾氣大是衰風豪
氣且目已烹龍鳳鼎味要湯而教人斷肉餐瑩野
芹為貢僕不為為此瞞心語

答沈玄海

自昔狹伎偏華門中妄希長袖乃今世之機事便爾
捉襟大似黃楊遇閏年止堪退寸耳左右並是疑人
詢以疑事愈長疑家寧自憑虛億猶可偶中豈容以
吾謚音聲討聲曰于雪衣娘喉吻也

寄鄭同卿呼陽

寶閣雪生

寶閣雪生

寶閣雪生

以敬之才止堪老于文字菟裘而濫竿水部刮毛龜
背何時成頽頽芭蕉非有慧耳却能聽青琴霍蝶無
明眸翻能看日不有所耳而目者有已成事在矣有
如播弄轉軸穿不可方則猶賴千里之遠惠我好音
遠望林間高岡如張司空歸洛中得羊公午橋莊栽
花植竹日與故舊乘小車攜觴遊釣幸分半畧之暇
慎手只以度我

與姜神起

尺廣新鈔

八卷之九

七類古堂訂

原猶諱多點竄幸付我使知所裁昔鄧夫人傷頰補
而益妍不佞之頰攻頰足下為白賴體琥珀屑耳

啓黃鳴谷座師

敬之所以感吾師者非徒以青雲其身之為快政以
韶年認字以來泊于弱冠蚤有志于聖賢精義如魚
得水東猶濶其行銀穩水堅未前其步偶以暗合於
師方敢自信不佞而又得從容以侍函席與言玄言
開關啓鑰踏韻于古窠曰指點一派舟航此情此感
故在世情索然外耳

與永平程羅陽

肥如鉅國待荷洪麻鳥項或寒人均滿腹千林翠黛
 衆精息陰去燕咫尺洋洋頌聲之載道者塞於都人
 上耳中久矣春風既暖於藍龍信盟不寒於鷗鷺故
 桑梓之芽藥靡不思托紅錦靴能以寄餘燠望靈陰
 散華以黃池應若孔大博君者素所受知翁丈者也
 平生慷慨俠骨峻峭口不言錢舉却阿堵今有所挾
 而來思以潤渥途邸而費大不貲溫囊如故大其庖
 下水鱗聲應馬驪之鐵櫛中醴醪芳陪陶令之花斯
 爲潤渥倍于西江詩苗賴於甘澍非藉沛澤何以能
 人廣新夢 卷之九 无 賴 古 堂 詞
 之于其行也祇附候恍并代德依依故人之况幸惟
 垂鑒

答張參戎明切

翁丈履不洛之劍化尊常明之弓月風動金鼓暮濕
 鐵衣人倚長城固明砥柱聲名藉甚喜而可知昔鎮
 三衢地方安靜上有投石山無伏莽弟當其時方且
 液潤翠池香銷露宇而翁丈慨垂一時之青眼稱百
 代之鴻儒見片毛仰云吉光聽半響即云紹護投壺
 飲酒彈琴賦詩即今同思猶如昨日莫云過去便是

敬書
 于即三
 生俱西
 人皆以
 海內
 古交河
 引竹飲
 已三
 此三
 爲真

前生也嗣是別去各在一天長安會逢相知重聚不
 肯寂寥于郎署翁丈蕭條于客邸愛莫能助把酒爲
 歡一去汴梁又成闊絕茲以官游之倦枕漱石泉何
 幸大將之旗近開東海鹽官咫尺保障聲聞鸛鶴山
 林未能走賀乃承惠問彌錫佳儀多情若斯令人感
 慨但拙無以報如何如何聊書詩箋并小刻奉似鄂
 政以翁丈愛琴便句新作琴譜可資一噱也使者爲
 言尊意欲招小艇一游併促長安之棹弟以綠竹青
 松結盟已固留連眷戀未忍割離歎出門一步爲難
 尺廣新夢 卷之九 辛 相 古 堂 詞
 望海上綫如天涯也屬樓佳氣徒勞夢魂窮客
 力勉圖握手
 方應祥 孟 旋 西 安 人

柬李袁一

當今道德文章誰推上盟如先生所謂揭日月而行
 天具間欣附氣類以跼踖乎一時者猶之長庚啓明
 分未尤以司一隅者耳國家經義制科經義于上猶
 之矢也制科以取士猶之羅也的有所不必中于矢
 而後明制科之大烏有所不必入于羅而後見經義

事。夫日月之行。經天之中。不知其光微六合之外。故非天所得盡也。李先生不肯放一第而士與取士者之重。乃兩伸于天下。豈與夫長庚啓明之隱隱者。衣儒爲司而無當于普照者哉。

答賈無學

平秋之業。仰而就一時之制。光怪駭愕。殆藉塵上。中兒未見。駑駘而吃馬背之多肉。又何貴焉。

餘日。以子卿西安人。

吳伯象先生

初起。手時便約法。三草花木之無長。還須人。不爲自爲者。俱不善。

與周子將

丈夫處世。止須自強。政恐上無經時。自己把捉不住。若更瞻前顧後。因人行止。則矣。西矣。

與譚友夏

兄近日作文。象意否。象意是好事。惟不象意。亦是好事。

復周子將

爲才時。最數耐者提學。却是一個。今來作學。相。制者。選十數人。皆能以咳唾爲風波。卽頃刻變。弟今儼然見功矣。開門得。視山中靜坐。掩關時。事何如也。雖是非得失。未必果所能制。亦難道。得此中無礙。如往時。卽到得如往時。初無大益。蓋增人。笑耳。

復友人

便好讀書。恨愚。好山水。恨俗。質任恨弱。坦懷恨疎。

名公恨見人。輒而然。便喜。功名而數不。

不恨耳。

與方孟旋

讀史得小心之說。此是錢論耳。今之見功正。患在不。大。胆。兄知我者。故亦遂披露。以告吾拙。幸勿示。令門外漢。亦復來。窺吾底裏也。

復翁子遠

今有一事。相長。只穿衣。吃飯。聞有妙文章。在兄。無。過。願求之人。問。語。恐不甚濟事也。孟旋先生。在。事。內人。果常說事。內人。誠而不明。事。外人。明而不誠。可。

自記取也。

與本學王廣文

第率意任情本之愚暗。雖循例不能無軒輊如此。要未足窺諸兄萬一但念是非本無所定期於自得則雖以鄙人之偏見於以爲他山之石則有餘矣。連日語舅又爲清事被上司煎逼念爲諸生時讀書甚幸傳語諸兄毋輕放過不及時受用行及矣。

與王述東

聞有能文之士曰張以謚曹大羽者。今始知是

八卷之九

浦諸生不肯未見其人然念之不置。幸台丈自振之不必使之知出弟意知之更多事矣。

與韓鵬南

所舉諸人多不識面却不知此衷何故不能已。已昔長公有言見人飲酒則爲之酣適見人病已則爲體輕而况才名之士得奮焉自振不受屈抑焉者乎。竊見台丈曠度逸才必先懷此志故敢以所嘗畏服者詞心相告。

復賁經甫

世間不善風言幾人者幾人又幾人

未中時聞道縣官難處輒不謂然。便對人發許多議論正如談無鬼者鬼辨亦窮而世間實是有鬼尚口之人可笑如此。今報及矣足下天才駿發決無此業杰亦願識之無爲世輩所抑掄也。

與兩學師

葛文宗文體八義見奇。真是從刀山劍樹中將這箇身子逐一試過見菩薩相者非可以文字語言目之也已錄一通揭示明倫堂使諸生共知向往。

復陳子金

八卷之九

生祠之說不知何自來。近已嚴爲阻止。弟在此四年他且弗道。只如修造一節自遠至近自大至小莫是無處不經手脚。卻從來未曾附一姓名。每見省下屏坊雄壯牢固乃考其歲月都無百年舊物而名字已漫滅絕無可考徒有危石拔層欲墜使行者恐怖以此見得這些斷然無用。只行方寸地庶幾可定不朽或海內有知己一二人堪爲異時話柄耳兄以爲何如。

王相說

覆壺臺耶

老公祖有見於電苦商困此真課過之本而實弊隱之標也蓋電皆自苦商皆自困耳譬如士子進文場多構意僕護持護持之術愈工而格難之勢愈盛愈欲前而愈不得前使資強者如其應出之額支鹽者如其應入之額則利且不可勝用何困何苦哉然此入骨之病已不可除去其太甚在老公祖科自了了謬蒙下詢敢詳迂疎謹率筆數言唯祖臺笑而置之

各道學辛金

竊心錄知足下之於道深矣不佞願效芻蕘少爲補之易之冠經論辭之冠書道德經之冠諸子通書之冠諸儒孫武子之冠兵法唯其簡也簡則後來不得以偶難者漏之而於醒世提傳世遠亦立言者之責應如是耳

嚴首昇 平子華客入

荅江陵詩社八子

未有今人不慕古人而有所獲者要其慕古人正非優孟古人譬如司馬相如慕蔣相如非有一毫相似

且慕古人未必不過古人如武僞自擬管樂豈但管樂而已哉然學古人可也學學古人不可也

與王明勛

神交二十三年垂老相見荒城夕陽頂趾並有冷承之感秋厓六詩書箋報命聊寫山中苦狀出門三百里便非本色矣我輩自是一箇頭面作出十八羅漢不遇故人不知爲何人也

又

聖賢盡頭學問若區區不得志事甚容易了舜禹生平難柯難難不知多少夫子不以此服舜禹得服其有天下不與所謂忍痛易忍癢難也老兄學問深厚逆來順受一切歸之造物天下事不但得喪不由人禍福不由人即善與過亦不由人付之無可奈何已耳

與王季豹

人有不爲而後可有爲歷數古今斷未有靡事不爲得成一事亦未有無人不交能得一人之力者弟自

分才疎意廣。病正坐此等。以自愛。因爲仁兄死矣。

又

此輩小傳小叙小記。頗足開顏。倘授以帝王本紀。名臣列傳。便闕筆矣。與之言性言天。能坐盡到底。與之談天下事。能縷縷指掌。連牋不盡乎。辟如小匠築斗室。石橋竹徑。層置如意。一旦委以未央殿。承露盤。應袖手爾。而顧輕薄前輩。凌厲一時。去井蛙幾何也。

與陳子貞

文體氣俱全。形迹都泯。居然兩京而理。事致無一足存此。聖古文之像者也。

又

人之有詩文。猶其有兒女子也。才不才。亦各言其子。它人子何可愛哉。

答華藩 壬午

溫讀手書。琴瑟旅次。蕭條如嘆。筆端有詩畫矣。貴賤若榮。迭爲之。亦復何傷。七十年變宮廷殿。一旦而尊門主寶。均是人生快事。近日造物將乾坤作一。部出像莊周。脫胎接引。故使殿下現種種。而說法耳。

與高彥旂

楚史未了。時刻在心。郵便不妨時時微催。以當鞭策。唐人云。能事不受迫促。若昇者。則常因迫促。得能事耳。

與黎耳菴

土室各成。有投老意。顧弟與兄。自殊絕也。老又宦。平餘載。息機山中。如傀儡然。逢場作戲。已乃裏人。而耳弟則炫玉不售。因以點憤者乎。一吹。

與魏繼仙

王子至。得接手書。不啻親見。喜慰喜慰。世界如一場。是庸。累客。猝至。主人不知。何在座上。大班散去。先生。既歸。與閑。頗足自慰。小子輩。總未卽席。何以堪此。雖然。不應又顧而之。他也。一丘一壑。願與先生共之。

與陳斗朋

富貴必歸故鄉。始快。而高士傳中。行在多倫。寓者。至死不願丘首。蓋月里。親舊之間。非淺寂人所宜。爾客。諸宮時。恨不速歸。到此。求復生。敗處。食薑韭。與共人。或天下事。何可得也。

與陳小有

傅察公書來知瞻辰先生一門遇害弟將爲此翁羅三月矣此翁卓行古邁人自不得不以古道待之往讀史見獨行士動鬼神格異類至遇虎狼盜賊無所不竊笑當時風氣所至雖虎狼盜賊咸有獨行事今日恐不獨視瞻辰事使人不敢以爲善自持江河下雖盜賊亦有然者附便不既

與錢彥林

題師著書近二十年卷帙高三尺許強半皆矣天下事願以款段自甘之才生當豫陽不到之地畢竟無施頃乃挾持來京師遭故人移耳巷于路見曠背種種云近世士大夫樂不喜此此非錢先生不可棲遑白門刺書浸減獨未請謁良有以也不然長安米貴鄉里親舊樂堪彈鋏何獨亟亟大賢之門且貸金于幼安而乞錢于靖節豈計之得者哉

梅 磊 約同宜城人
香山文集

與周榛園

避暑山居了無一事搜敗麓中僅有四木集因重爲

軒馬請先生質之北地奇癖矣但語窮率易太倉博大而格苦不高新安工操而氣燥不遇至濟南有意鉤棘僅囑其句於古人之法全未有也不知太倉何以心折與阿好耳要之皆不及北地遠甚以北地能疎能使氣也近見半鹿門震川門庭者排擠太過無乃墮田而奪牛乎先生具眼人平心特論以爲何如如其未善不妨往彼開示

與兒耘

客有過余問詩與制義孰佳余曰制義佳客問款余曰詩能窮人制義能富人請問富貴與貧賤孰佳此雖一特戲語是切已之能也汝輩自詩王謝門風究與制義何與可深思之

又

昔明三兄嘗言吾守先季約禹金公家法云開門讀書與開門結客不可偏廢不讀書則根本不立不結客則閱見不廣至守身立名之法又云交富人不可與之稱貸交貴人不可丐其竿牘我既無求則士氣自壯而彼之囑慢亦無殊生成已亦所以成人也今

時名士皆一切反是豈不可懼可嘆

與周樸園

昔人云吳李以前畫定而近俗荆關以後畫雅而太虛自元人一以唐相高無論六法宋人幾無生活先生所示諸畫尚留得一半在要之積習成尚風會使然應豈惟畫哉
余懷 讀心齋四八江草稿

與周樸園

蘇蘭墨毫歸情如霧回首西湖未免作天際真人想
想爾函竟成書併頃亦即還吳門矣古人取石壓體今則取石壓囊耳時無裴寬豈能使張徐州揚眉吐氣耶言之可爲三歎剖股詩得大篇真可壓倒羣作此君藉已不朽矣在吳門端望旋帆倘得方舟并駕同歸秣陵亦一快也

顧源 字清甫號寶懷江寧人

各太初索畫

眼前國土筆底江山不假一毫氣力總是現成受用其學他頭上安頭今年在這山裏坐禪明年向那山

裏結夏打算到臘月三十日看你有甚麼公據道人今在紙皮墨點上通箇消息無滋味中也有少許情一透得遇舌根管教你入骨人體

寄雲溪枯木寒泉圖

既云出世當有出世事這斷紙殘墨要作何用若向這無用處計者巴鼻轉一切事而作佛事借端認枯木寒泉也莫去尋枝摘葉雲溪他日得其精而忘其貌也

城伯宗貴池人

以庸藉筆 八卷之九

與陳伯璣

仁兄以著述大業每札見效故弟凡通候輒欲奉附懷請教而作郵者必匆遽相悞悞悞數語定不得了前後如此殆非一次真恨事也拙詩請正近狀益不得佳出口即無好語因念了美老來詩律漸細即此豈後人可及哉雲子何遜乃蕭蕭絕痛絕乎諸殊不苟且大抵此兄胸有本領醞釀頗深偶及纖尖無傷大雅其於世事久在卽離遠近之間與世之有損益者不同故所收人與詩亦小有出入要之不損雲子

本來不足爲譏也。

變世都 香軒歙縣人家江寧

與羅暇公

嗽題小過火證復攻苦月餘今漸平矣饑飽涼寒皆
足爲衰老之崇厄矣此身乎頻損惠脫何以堪之秋
氣已至當完公通也

沈

頌 朗倩吳縣人

與羅暇公

山窗寂歷林雨蕭涼仁兄攤書下惟愚兄弟愧無將

尺牘新鈔

八卷之六

順古堂

爾方勿徊徨韋刺史不云乎何時一尊酒達奇風雨
夕令人黯黯不能讀也讀新什青蓮不足稱天仙摩
詰不足號禪那矣美矣陳先生見委作無聲詩須速
速付生相令湊墨興雲現東南奇山水一傳軒渠何
如何如



順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九終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十

豫章 徐 芳 仲光

江左 吳 晉介茲

豫儀 周在浚雪客

周在梁關客

鈔

顧若璞 和知錢唐上人林署丞顧友白女曾學黃實
庸長子文學東生歸黃夫人附月軒合集

示諸兒

予自萬曆丙午歸汝父遂涉歷家事廿有六年中間
辛苦備嘗風波逼歷予惟是兢兢業業蚤作夜思因
尺牘新鈔 卷之二 一賴古堂訂

敢失墜以無誤祖宗立法以無貽父母憂者豈好爲
是勞哉亦緣汝父生十月而祖母見背至我歸時貧
與病合處世艱阻事非一端且彌留之際止囑終事
惟儉善教汝輩以繼書香善事祖父以續已事親不
終之罪我固一遵先志較前十三年中更翼翼小心
如臨深履冰常恐折足而覆先人之業至于祖父逝
後多少風波寡婦孤兒所不能對人言者未易一一
數也予于壬子生燦兒于甲寅生燁兒兩兒止見其
其生于仕宦之家長而居處晏如衣食粗給幾不知

行文竟見
大家

寶章藏書
編文

有困苦事豈知而母之拮据卒瘡以僅免漂搖之患

者二十六年如一日也今幸兒輩俱長成婚嫁已畢

重任有托我責殆輕故以分爲合析汝二子使各庇

其家事夫吾豈不欲勞我逸汝俟繩祖武哉良亦有

所見而然也九世同居時旌其義二難孝養並以德

稱弟情不隔而事或賸豐儉之異尚多寡之各適好

惡之不相符也人情異同其數多端豈能一一如我

之所願況人情習久則慢易生慢易生則嫌隙起是

故離則思合合則思離離中之合合中之離不可不

尺牘新鈔 卷之十 三賴古堂訂

致審也喜兩媳賢哲能儉約守祖制及我年力未衰

一一清分使知家道之艱難如此世務之艱難如此

各自成立以漸進于禮義庶無內顧之憂亦鮮永終

之敬豈必合爲是哉若夫一絲一粒皆自我數十年

勩渠困苦中留之則所以謹守而先人之者更丁二

子有厚望矣

與張夫人

家婦丁從余讀唐人詩其寄燦有云故有愁腸不怨

君語幾丁怨訴不亂矣與燦酒間絕不語及家事時

爲天下畫奇計而獨追恨于屯事之壞也且曰邊
則患傍擾官屯則患空言鮮實事矣與子戮力經營
倘得金錢二十萬便當北闕上書請准南北開田墾
萬畝好義者引而伸之則粟賤而餉足兵宿飽矣然
後仍舉鹽筴召商田塞下如此則兵不增而餉自足
使後世稱曰以民屯佐天子蓋虔孝慈女實始爲之
死且目瞋矣其言雖夸然銷兵宅師灑灑成議其志
良不磨夫人許之否

與弟

八賦新金

卷之十

三慎古堂訂

夫蓋云逝骨鍊塊銷惟殞而哭不如死之久矣豈能
視息人世復有所謂緣情靡麗之作耶徒以死節易
守節難有藐諸孤在不敢不學古先熊畫荻者以俟
其成當是時君舅方督學西江余復適我父母兄弟
念不稍涉經史奚以課藐諸而俟之成余日惴惴恨
終負初志以不得從夫子于九京也于是酒漿組紉
之暇陳發所藏書自四子經傳以及古史鑑皇明通
紀大政記之屬日夜披覽如不及二子者從外傳入
輒令篝燈坐隅爲陳說吾所明更相率誦吾至丙夜

發中大書

乃罷顧復樂之誠不自知其辛也日月漸多聞見與
積聖賢經傳育德洗心旁及騷雅詞賦游焉息焉冀
以自發其哀思舒其憤悶幸不底于幽憂之疾而春
鳥秋蟲感時流響率爾操觚歲諸詩篋難然亦不平
鳴耳詎敢方古班左諸淑媛取耶聊學步之誦耶
周庚明樂補田人
諸生陳洪公承續元配

與仲嫂

八賦新金

卷之一

四慎古堂訂

居諸忽忽不覺春深久客云何必有以也度兄平日
神情非遊則病遊可也病不可也惟喜裝來有先藉
方書存耳但以悠悠落落之致陶然于山水詩文之
間諒可勿藥嫂勸定清勝何似對父母兄弟至樂存
焉庚不能竹竿淇水之詩其能已乎

其二

庶母遺詩記向在阿母哥中惜不及載之以歸古人
矣人不可作其音亦亡法然涕之欲來也嫂更大索
之偏於不切索處庶幾一遇存其缺畧是亦徑寸璠
璠也

其三

勢絕
垂毫
聲之頃

感念化者欲為陳立傳以之才之美無子無年擗管
垂毫惟問像哭是以更端而未就當續成之敢不誠
於陳耶

其四

經去
妙已無

大姊乃凶死以去好不可為豈不信夫生為姊妹聚
首無多歸與為隣相見益寡多非生人之憾耶業成
數言私為位哭之昨見阿兄告文更為切至死者有
知可無冥恨矣

其五

正位一
大論無

尺牘新鈔 卷之一 正韻古堂訂
三國志經嫂所點定庚應窮其贊辭但不解於古人
何所厚薄只覺此心為到

其六

妙行以
大論無

亭離不玄水能虛白假吾兄養壽工文地以人重矣
嫂况肯來庚當出城竹主也

其七

正自不
側如

東郊清且閒宜為調身善地可無阿兄註馬蹄秋水
耶

與兄無聲

若如海

詩自致窮兄烏得富兄遊烏得不貧貧而且病有絲
然矣遊稿妙極矣獨怪登大雷而無書何也

與夫子

經去
妙已無

不見古人久矣大率為諸女兒所敗今大者獨依祖
母以避吾嚴小者各發付諸乳一室深山清虛已持
不無文字之緣當繕寫以止

其二

不重

城不如郊郊不如山徙之西林誠善也山靜日長惟
君自愛

其三

隱隱非
為所

尺牘新鈔 卷之一 六韻古堂訂
誰驕之所以妙者在亂辭無緒結益亂則憂益深所
寄益遠古人亦不能自明讀者當危坐誠正以求所
然知粹然一出于正即不得以真鬱高深奇之也

其四

字字快
鳴之妙

林媛松石圖已見歲寒之志欽共至性以一絕風之
畫首矣亦不敢展玩恐風雨悲鳴也

其五

供白衣者謂其宜男也項禮三年生女益眾始知

定錄不遺
卷之十

佛求福之愚也德音莫達便是致祥之道抑供之
必有所求耶

陳鍾璵 石文晉江人
各述初集

禽黃若木書

日閱邸報見某公校卜事深為怪嘆楊龜山出處之
際君子議焉家希夷先生曰召將成必有物敗之王
子明寇平仲起手都做出伊周事業後來委靡不濟
只是總一個相王嘉祐曰丈人不若未為相善相則
譽望損矣山中讀書時是草蓑至戴紗帽時是藤蓑
又讀新鈔 入卷之十 七 顧古堂訂
整整做出一篇大文章與今後人看如何可草草鍾
璵常以此意求之無論今人恐古人亦不一二見也

禽孫本芝公祖書

鍾璵生具一種迂腸拘癖嘗妄譚以為自孟子後近
二千載心性天人之旨無一人解者眼見前後諸賢
多函胡不了又今人動排擊禪玄二門其實非確有
所指第附聲沿響人好漫罵膏笑之以為如聽訟然
不詳稽兩辭何籍密克鍾璵嘗深坐空山夜聞更闌
洞開曲室嚴設三四座奉孔孟于上陳置老莊釋迦

于側小子鍾璵騎郵其中暢彼我之懷通往來之
隨拈一義周折平章因以知余門之說長而禪玄之
旨未始不可互參而共證也凡此皆鍾璵迂拘所在
以是絕去依傍掉臂單行如謝康樂山遊持刀斧豫
剪荒徑鑿聲中冲然亦云艱哉此意或二三知己可
共明未敢對外人道也

遂英州觀音巖示弗人

英山突兀疎詭僕最愛其入手處譬之名宋伸紙將
書偶爾落墨點汚紙上遂以勢成之陋圖完好為筆
尺嶺新鈔 入卷之十 八 顧古堂訂
巖為草樹為人家為崑崙樓或為禽魚為雲氣往來
為馬而飛空騎書以遊察其起止有倫無理不可以
常法律也

與慧林和尚

花之敷圻魚鳥之哀樂風日之爭讓農漁之單偶烟
水之奔緩陌上叱牛聲之生熟鷓鴣之行止此皆文
心所佐助者也而僕今嚴詰若何慚愧慚愧

與曾弗人

滇陽峽是造物迂腸拘筆所作者峰頭部署俱於不

必安處。硬然安之。耐人思索。大約如古逸書。遊駭。落驟讀之。神理不屬。似生似針。似脫似歇。斷一再之。却極完穩。欲爲容補一二字。覺無下手。天地間有此種怪物。

與友人

李卓老云。爛熟百篇時文。人場學一。勝錄生。總其是也。老生愁苦經營一字。必求其合。牛句必極其。刻畫之過。轉入佻狹。則立敗矣。是言也。驟聞之。惡。清然回念。身在號舍中。榮火明滅。雙瞳凝睇。思。

未到書局。密移。不得不。服其言之確也。

與友

莊子曰。古之至人。其寢不夢。其息深深。沈湎曰。豐。之妻。子夜卜之。夢寐二者無愧。方可言學。張九成曰。耳目爲禮樂之原。夢寐卽出處之驗。善讀書人。只就夢寐一事。仔細思量。便識聖賢下手要路。

與友

心和而出。且爲聲爲石。爲妖爲孽。聲名妖孽四字。合。真。頂。門。一。鍼。

與同社

詩文至六朝淫矣。使其尋聲合吹。如轉圓千仞。乘。而下。則其去宋元填詞。傳曲不一二舍。爾抑使其。而挽之。建安黃初以上。則猶決東海之波。屈注。華。憂。憂乎其難哉。唐初諸公。坐視今古。斟酌情文。因其。絳麗。澤以雄渾。本其繁富。加之堅栗。當其時。如子。鄭國之政。非必盡反于皮所爲也。第使都鄙有。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而國治矣。是故其。即有沈宋之正宗。其文則有燕許之鉅手。人知沈宋。爲于曹魏。不知其權輿于陳隋。隋人知燕許。陶鑄于。班不知其規模于顏謝。蕭統曰。推輪爲大。輅之始。層冰乃積水。所成。剝復消。長中有至理。排幹元氣存。乎其人有志者。所不甘坐而塞默也。

與張士衡

僕性顛醜。雖有所作。秘不示人。如海神與秦皇帝相見。約曰。我貌寢勿圖我也。足下信乎。信心一有。誦說。任人抄釋。百里內外。朝服藥而夕傳。噫。也若烽火之。招然。僕之去足下。不啻倍蓰。而責其相及。是便威。

真寶獲聞力能不憂其經脈哉

王恩任 李應謙 毫山人

真寶辭

向辱翰墨因冗極熱極不能應教茲俱如命勉爲之以呈茅珠玉滿前自覺形穢奈何仁兄與才仙品放是藝林中飛將竹看橫絕海宇不依近日不解時文亦不敢看時文言時文矣每對時文惟有口誦阿彌陀佛而已仁兄得無同慨耶

又

藝文難動手而在海內祖孫父子鴻鉅名卿更益技技退矣恭喜尊公褒衣東借節鉞匪遙奉太翁太母於鈴閣朝夕視聽僅一衣帶黃河也任到潯陽一日即往星洲爲御史作笈片既是老兵復稱負道段于木之旗插盡武之鼓日日簿書與海氣歷年七月陽歷服色團帽爲伍而已使者到正從崑山還留之八日始得完事以報命文字毫不惡但金箋壽詩非任之所能不得已而爲之者也

簡徐玄伏

尊教華誠感切但所云下逐客之今罪主家無教則有必不可謝必不可絕之客將奈之何又云不得已

始行之客去即翻案弟中夜思之猶覺未穩妥於

其俱亦於百姓甚怨也居官日短做人日長况弟不

比台翁起家牛醫兼望下馬之盟頗有其人又弟情

狀不能作冷面來則必見見則必款計其往來路

察其時來經過不妨以血誠告之或請或不請情

必當盡之但竭吾厚薄之力如有放便事關說亦

必從之過我心許妨我官箴則容求極諒或亦不

其便也台翁以弟視弟再求酌教懇懇

簡趙履吾

秦淮河故是一長酒堂夫子廟前更擠豫包酒更

不得不若往木末亭吃高座寺餅飲惠泉二升一魚

二肉何等快活也

龍米仲詔

越人明筍閩人明蔗漸老漸甜不想奉崔魏諸公主

何意見就中少年新進甚多今日銀文明日就想

玉遷何過俱盤街尚青閩老是箇孩子難道有大

世做去。早早回家。有何意趣。打選官圖者。不上五六步。就到太師出局矣。忙些甚麼。又做官如游山。一步。上去。歷過艱難。跌幾大方。知荆棘。何以刺人。危險。何以傷人。幽奇。何以快人。轉折。何以練人。漸漸登峰造極。方得受用。今一見山麓。就要飛至山頂。山頂之上。又往那走。此皆不明之故也。年兄終日太忙。決不轉動。山之山腰。看人從高跌下者。暴痛絕命。可笑也。若弟又鮑魚上竹竿。可笑之甚矣。偶發。不是如口也。我兩個老人家。終有得意。在。

與許伯倫論文

必車輪。必牛開。而後耳目之官。各極其用。會以此看小題一字之冷。通章熱血。呼吸盡來。此真小題也。如僅以小兒之賴挖空生語。頭巾之學。假貨雜現。不則霸王叱咤。豪叫一番。蘇秦縱橫。演數數希。雖玄黃炙。駭動戈飛。吾無賞焉。

施閏章 尚白宣 賦人 雙錦草堂集

與蔣虎臣

詩以自然爲至。以浮造爲功。才智之士。鏤心刻。

錢奇鑒說。孫詔高遠。銑削元氣。其病在艱澁。若藉口。渾淪脫手。成篇因陣。襲故如官庖。市販咄嗟。輒奏而。不能驚魂。騷目。深入人肺。腸凝就淺陋。其病反在無。

虛下 蔡復一 敬大元 稅同安人 選卷全集

與劉侍御

僕個木易。風危。機難。水始以蕉弱。受修竹之彈。既而。披。唾。達。野。發之。怒。束身待。豈。何能。勉。樹。如大雅。所。乎。雖然。返壁心。承已重。

與黃石齋吉士

先輩有言。官必有事。館閣人便當理會相業。不然。則爲忘其事。而虛國恩矣。書之於業。奕之諸。醫之方也。執諸與方。必無國工。然未問國工之學。而去其方。與諸者。姑以兵言。暗。而費人也。多矣。今士木當爲。與方。姑矣。言之。而妄聽之。驟以國賤。而寄人生死之命。可乎。語曰。習方三年。無可醫之病。醫病三年。無可用之方。此善喻也。

與楊衛執

別論云云私所扼腕語云流言流之所行周公亦避之而已流必自止日月宣朗亦何假於風雷哉

與畢東郊耶無

聰明不及前時道德日負初心雖退之語而台臺爲我枯出送今汗出透背矣外典有言利刀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鈍良可懸歎

又

莊誦徵信錄老伯母真斧梯偉丈夫也是聞名世以開闢家豈偶然哉台翁以第一等之人兼三不朽之

與孫玉陽楚撫

全昌印授簡如雲就若自昭前者之大且永乎若以不敏借研華當執御榮施昂量然偉丈夫之母得丈夫之言方無慙色而弟也旁父之棄杖且自擲志矣即欲報悅其辭以贊視劇恐王母之山不受也不獨刀筆羽微情田未耨而負羊公鶴之嘲有何益音可當三青鳥乎謹拜而藏之容兵事稍定勉効一言庶賴贊佛之虔以儆撓棟之罪

與孫玉陽楚撫

人戰者角敵甚苦而不知數者之亦已殞也下一身也奈何一身中而六聖相撲乎薪火相推而人材困事俱受其微發恤有心匪獨同調之私應有台臺山立難搖玉磨更空所謂何傷日月者但恨日漏守而旋移雨膏收而難下耳無力攀轅忍言殊耳

又

不肖觀近事水火之勝數年一復其勝愈甚則其敗愈速方勝之日即有不可居之勢而使飽飢風者其

與王崑壁中丞

國家誰生厲階忍負君父天定勝人台臺休復不遠所望撤鎮八風海平萬壑相皇極之化而消偏戾反側之爭天下猶可爲也敬因返哺深祝賜環

與王崑壁中丞

不肖舍婦顧刀貴欲承積壞之餘於疾爲瘳身既庸醫而奇病不能具藥物以意治之點病未動而醫先病反以其病病點主人貴其不效逐醫竟矣

與顧桐栢

南浦龍光錯江魚字影移音問夢路苦遠易水治兵

知舟近三神山風帆引去非虛語也

與長沙府

曩拜瑤華藏袖經年字不滅也恭衡相望遠莫致之
惟遙想紫芝引領軫中一星心隨鷹往耳新化陳令
治安曾見所著貞言及占詩數首頗自恬士又聞武
昌縣言其騎驢赴補選步行投謁買飯耗過午則雖
未卜其有爲而似有所不爲者也故爲之緩頰今聞
寶慶道府議處遂其縣政不可耶抑宜古而不宜今

庚申新集

八卷之十

七觀古堂訂

也其解紳陽生曰公祖有書極頌其賢子民或從厚
道而陽公祖清介甚又素不輕言者門下有真聞見
幸直示庶得自省而免失言失人之悔

荅劉學憲

承教大刻爲懸畫者真是老農譚稼粒粒皆苦國醫
處方劑劑皆中所恨牛種無畜藥物不全耳實心做
事之難惟同病者始知其痛回風賦謝未罄飲言
鄭崑貞卜師龍溪人

與減齋

者亦甚難耳獄戶日增暑氣冤氣互相薰染咯出紅
痰如罔牛火中迫取其肉衰病之軀安能獨存寬對
已到神僧惟有還受現塵劫凡大哉遊蜂逗紙窗一
瞬不能自由始作是觀庶幾湯尚可避熱耳
林章初文福清人茂之尊公

荅黃序賓太守

乍脫縲紲如鳳出籠更思翔翔霄漢閱覽八極舒十
年之積憤寄千載之歸懷不復能踟躕屏息逐燕雀
尺牘新集 八卷之十

七觀古堂訂

盜食籬薄之下又以天地爲罔罔也是以遇名都則
思登眺逢麗地則思徵訪彷彿佛若夢中入華胥
也奈何二楚之精神已滅六朝之脂粉盡消江漢風
流不堪一嘆嗟夫罔罔之與廢洛陽之盛衰也此豈
獨吾徒行樂之感哉

與李如真書

某名教罪人不可爲長者言然長者有道之士也寧
忘嚮者爲御軍時乎

與何維聖將軍

絳侯得罪。袁盎忽其過。魏尚獲戾。馮唐恕其冤。僕無絳魏之名。足下有袁馮之誼矣。

與丙卿大來

魯朱家以一言出季布。匹夫之名。遂重天下。僕非有季布之罪。二君何難爲一朱家。語云。善人在患。饑不及餐。僕固非善人。然足下能朝食乎。

答許參軍

維揚爲豪傑之都。然而僕數過之。懷中之刺。敵焉足下矣。所聞及窮愁耶。

尺牘新鈔 卷之十

九 顧古堂訂

與某

士之不幸。背固有之。如僕不才。乃今所無。嗟夫。僕信不才。然實冤也。難爲言矣。得從寬罰。豈不感恩。然放鳥于籠。猶縛其翼。縱馬于途。尚繫其足。上不可飛。下不可走。靜言思之。徒自悲已。凡羽驚蹄。不足爲惜。足下憐我。亦令我規。

又

秋色易分。客踪難合。薄聞北海。念賞西風。

慰友

十載宦游。未成題柱。百年伉儷。乃作歌盆。悲哉足下。何以堪此。

林 媚 小肩青田人

與張公亮

與先生相隔千里。握衣無從。正如成連弟子。操舟入海。還顧林筏。時也。人之情。固有同。牀連屋而久不相移者。反自得於江山千里之外。譬如禮佛者。合掌持咒。終日拘營。自失者。久一旦離去。游行山谷。間朗懷豁開。反覺佛在我前。其爲開益。豈徒形相接人而已。

尺牘新鈔 卷之十

十 顧古堂訂

哉。媚於先生。流倒思憶。幸而不爲鄭階蔡席。假館授餐人耳。其與開懷足佛。寧有異哉。媚年少且賤。無一可傳。未嘗學道。而懷仙佛之心。未嘗出世。而厭市井之俗。此自媚家和靖處世多僻。生來帶此種子。不自知其狂疾耳。

寄楊復師書

僻左之地。每訊動履。或云補官某處。或云謫官某處。或云未曾補官。尚在某處棲止。如是經年。不覺亞然自哂矣。念此世界。亦是野馬奔塵。隨飄隨止。何足厝。

心唯是生平知已顛倒思憶眠寢之際尚覺有吏散
衙清師弟執手誰能禁不生情哉今年讀書雖未能

窮盡古人亦粗識其大意若年過三十所求不遇便
作一雙布袋負生平所著遍走天下向長安酒壚上

尋我一二知己足矣歸來仍守一園只於破壁中揭
上幾尺理其遺籍今後來得此編簡殘缺荒荒莫理

安知不為髮代所貽哉默然此意誰與語者每自思
念奄奄鄉里有持一杯酒從座中亟贊曰蔡子久

矣子真好學者也子真能文者也此何益之甚而徑
尺廣新鈔 入卷之一

桐知已矣况我師生生來具此風契來官此地揖我
而超越於萬象之中退之之棧何蕃中郎之揖王象

無以異也山水相阻裴葛相易欲辦芒鞋竹杖江右
相尋尚須俟之數年以後耳總之相晤有期未應然

然也媚性本寒促不與妻子為緣若得少營一山置
書千卷蓬髮不洗坐卧其中蛩吟蛙唱聲影相從寧

復知有人世拘束事乎奈天不可祝壞牆漏屋兒女
相襍啼飢啼寒聲出籬間以此相苦非但幽心韻事

剝喪無餘即進取一念亦且釋去七八僅留二三矣

始嘆人世自有易卜之歡易酬之願奈何戚戚徒為
虛美乎

與張公亮第二書

先生詩文實為海內第一士之無意涉筆則已士之

有意涉筆自當遠涉千里求一而質區區舉一使則
亦慢且疎矣函丈之間不勝慨悚上之不能尋山手

例與通人達師洗藥問性次之不能買東郊數畝引
酒歌詩率其妻子居焉乃兀守一室時一弄筆投於

箱篋之中不遇知已誰見稱頌恒恐年壽不終詩文
尺廣新鈔 入卷之一

無傳身沒之後墳高三尺累然草土將無下慙才鬼
上覲頑仙者乎竊念古今文人人人矜大誰肯自引

自咎以相下者伸方寸紙於私室之中母論能與不
能皆有振翰摩天之勢矚不幸而才力甚鈍然而十

為文亦豈無一二得形似乎危苦之旨艱深之辭徒
充僕筭而已是以偃蹇已久聲名寂然安得告人君

子吐韻投心然後游賤至死而無悔焉山臯之鳥雖
無益於人世恐使之哀鳴馬首逐菴不救乎媚於先

生不憚千里而往質之者欲求一言以為政也

劉體仁 公勇穎川衛人

與紀伯紫

驚蟬辭樹前別殊草草弟八月始還里都門半歲無一佳況自厭塵俗不堪其道也北地有賀宣三者家世爲老儒宣三建兩樓藏書萬卷昔曾爲之賦西樓詩昨相見京師已長爲丹陽尹矣此若留心風雅耳社翁名固久酒酣耳熱有恨不執鞭之慕弟告之以托交最久且言可致相晨夕宣三大喜過望起立跪拜冠纓沾酒孟弟不善飲是日亦爲盡一斗當此時尺牘新鈔 卷之十 羊欄古堂訂而有一知嚮慕吾輩者如一聞佛名號便爲弟一希有便是慧命不斷弟亟許之老社翁其有意乎弟恐老社翁畫叉頭月有數斷餘且貯箇中豈肯復出門一步乎然弟已妄許之不敢不以是爲誦幸酌示之廖孔悅 傅生江寧人

與紀伯紫

上已對名花奉候至日暮不見好朋友來佳節竟虛度張 應 僧持江寧人

寄周杞公

詩代書
書亦有之
此一氣
如詩

別後三接手札山川千里知兩人心未嘗隔也幾番

提筆欲作一書幾番閣下詩有之長疑卽見面翻致

久無書如寫我衷矣弟入夏以來在家賣藥非視疾

不出戶然未能醫人竟先自病而所喜者因病得閒

因閒得靜不特境寂亦復心清雖不能讀書間取一

二冊觀之頗覺明了惜乎不得如吾兄者一爲晤語

吐其胸中所欲言却憶昨秋舟中山中風雨烟波晨

夕晦明中各持一卷互相披剝兩月間快對真如天

際了不可多得也八月後漸次涼爽能乘興扁舟來

尺牘新鈔 卷之十 羊欄古堂訂

清涼木末坐蕭寺黃葉間十日談乎望之望之

與周樛園

綠陰深處艤舟載酒相待久矣主人翁須亟來借菱

荷風冷然醒之否則一片清涼恐彼終付瞋睡中耳

與友論歷下竟陵書

今之論詩者始焉多尸祝竟陵久之且俎豆歷下彼

此互觀正可相輔而一人之身前後每自相誹謗甚

有入室而操其戈者中心大不可問恐風人必不知

是也僕且不遑究歷下竟陵得失之歸而獨思今之

爲詩者。仍之以竟陵則不可。矯之以歷下。又慮復剿其似。何以服天下才士之心。無已。其必折衷於孔子乎。從古論詩。未有善乎孔子者。孔子之言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徵何所謂。未有無所爲而作者。此也。詩苟不本于性情。苟無關于風教。不作焉可也。

黃賢 字丁江寧人

與胡元潤

壽十年後。無結滯之跡矣。二十年後。無渾淪之名矣。

尺牘新鈔

卷之二 一 望鶴古堂訂

無結滯之跡者。人知之也。無渾淪之名者。其說不亦反乎。然畫家亦有以模範而謂之渾淪者。非渾淪也。惟筆墨俱妙。而無筆法墨氣之分。此真渾淪矣。足下兄弟世其家學。沈酣夢寐于枯毫頑石間者。四十年。吾竟不能窺所至。夫未離闕閤而談五岳之奇。雖稱亦謬也。余何敢。

程正揆 諸伯孝感人

與惲香山

繪事家多爲筆墨使道生。是使筆墨者。所謂其愚不

可及也。

與胡元潤

作畫不解筆墨。徒事染刻形似。正如描線作繡。五彩爛然。終是兒女卜裙。勝間物耳。足下筆墨各有別趣。在蹊徑之外。油然而自得。蓋能超凡脫俗者。恐未免下士之笑也。

林嗣環 錢崖晉江人

與紀伯紫

大詩影搖千尺。聲撼半天。而一莖之培植。可典可護。

尺牘新鈔

卷之二 一 望鶴古堂訂

爲經爲傳。盡掃叫器浮薄之氣。方諸古人。難得比似也。恨紫老院不生溫陵。復又不肯貪閑天百世之師。僅握兩日之手。子春移我情。更挽我心也。少選欲來問上。可否爲詢問主人相示。

與胡元潤

蕭疎數筆。必意思橫瀾。乃勝耳孫可之稱。高錫望文序。事說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極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知是解者。吾告以畫。兼爲近日假雲林。喝一棒也。

梁以梅 仲木宛平人

與紀伯紫

道駕早出。何時返寓。弟方自外歸。偶有斗酒。雨中無事。窗外青梅一株。梅子纍纍正堪與。道兄一論當世也。相去咫尺。幸着履過。我爲望。

初介 再見

與紀伯紫

昨歲鹿車至湖上。正弟顛倒憂患之中。神意惘惘。不知作何狀。後又懷驛渡江。促迫而去。椅檣回望。不知作何狀。後又懷驛渡江。促迫而去。椅檣回望。不知作何狀。後又懷驛渡江。促迫而去。椅檣回望。

尺牘新鈔 卷之一

毛穎古堂訂

勝候結矣。想知已戒同之也。別後南北異踪。靜思曠昔心迹。昔馳讀老比世亂。鬱久爲客。路難悠悠。常傍人之句。想叟放堂。想不免實下三升淚矣。頻年奔走。懸叟歸隱之計。粗有成。就否。近縣何似。家室各無恙否。弟淮遊之裝。止應適累月。終故人見招。爲入關之行。刀頭蘇木。側行逆施。曾爲浪子。偏憐客。想能知我困頓之狀也。

張二嚴 再見

與姪瑤星

昨晤明大生同客寓南溪東村畢中

昨詩佳甚。喜其直吐胸臆。無纂組之煩。寓中得一刻清閒。亦可印証學問。予去年八月作蜀後傳一篇。送任一覽。可爲我修飾一二。人生在世。一場倏忽。大限將到。光景無多。聊爲蛇足之語。以存雁過之旨。姪也達于教。我乎何有。

與房大生

淳于髡萊人也。仁翁過其地。得無有羅襦。薛澤之思乎。當今諸侯不下士。萬使君乃有二客。使君固佳矣。而二客翩翩。何以厭。側齊人。令管晏歛手。不然。雞鳴尺牘新鈔 卷之一 毛穎古堂訂

狗盜兩先生起而傲之矣。一嘆 汪 偉 長源 江寧人

與紀伯紫

連日陰雨。有失晤候。尊公大作。高懷逸韻。自成一家。不屑屑規儼前人。亦去前人。不遠其中。淺深老嫩。似學與年。進則淺與嫩者。似可刪也。孝子之心。恐未忍如此。容再商之。原擬携入都門。途中戒嚴。虞有遺失。謹實上存之家。願俟弟差歸日。再作料理。不敢負當日相知之雅也。

翁德洪 韓若愚山人

與丁大齊

詩至今日盛矣士鳴昔束制科令惟謹非已顯貴無
賦詩者先進亦甚誠後生勿爲也近時秉筆之七力
從進退古人及先進詩賦古文辭若生殺權其已所
著作則旅以爲相見禮故上之欲走名譽者類皆的
的爲之蛾眉宜長嘲竊宜薄倒尚使然爲之者衆雖
欲無盛不可得已曩子與王叔虛在白下凡燕會必
賦詩兩人者酒酣叱奴童引紙貫袖相對疾落數十
尺牘新鈔卷之十
韻柳筆顧盼微依在左妖姬在右詞客山擁百集停
筆意嗒如也還歸而不敢持示我大聲一篇洎有所
微擬與大聲琴進單答非咀抹百過不敢呈出手夫
人不畏噉譚禽戲之三軍而畏手搏者一夫聞者鮮
不以爲惑矣子丁白下何壯于大聲何怯也嗟乎以
天下之盛若此以子親與白下之盛若此豈真無所
別白愛慕于其間者哉無所別白愛慕於其間者其
遇大聲也當不若是怯

王 鐸 覺珥王山人

與陳國

洽公吾不知爲誰其畫全撫趙松雪趙大年穆然恬
靜若屋德醇儒敦龐湛凝無忒無愆燈下睇觀覺小
雷大雷紫溪白嶽一段忽移入尺幅間矣
蓮池大師 陳宏錢瑄人本沈姓

芥王甥生

來書云世界所羈不能一洗凡俗然世未足稱累也
世間法如爲子而事親以孝爲臣而事君以忠乃至
人倫庶物一一與道非礙所貴者任理隨緣無心順
尺牘新鈔卷之十
應而已科場近且自一心舉業登第之日發大誓願
必不以富貴利達負其所學期如古昔名臣是謂濟
世必不以富貴利達迷失正念務了明此一段大事
因緣是謂出世如是則士大夫皆可卽宦遊而參禪
不離俗而入道者也幸留心焉

荅錢養淳

來論道念家緣兩戰未降今但于婚嫁等事隨力隨
分一無強爲卽與道念無礙不兩戰也若于親心契
合便卽下手必待俗緣了則無時可了

與嚴天池

人生閒忙亦有分定必待極閒而後辦道終無日矣
私裏取閒得一時空便收拾散亂之心攝歸正念久
之自然有得

答孫無高

抱疾窮山雖相念無便通一言頃頃聞世緣已偶
愁得書又知在世緣中不怠信力尤慚違懷耳蓋
世須是隨緣不必斷盡世緣然後爲道但外順人情
存智眼久之自有所得

與秦任南

修行亦不必煩勞要緊在得自本心耳然不可見
虛說便擬拱手現成所謂攝念體究者不可忽也攝
念體究亦非二法攝之不已心將自明正體究時即
是收攝但肯信行俱獲大益

與蔡坦如

讀書當家求子皆人間正事但要不得所累然三事
非能分人自累耳何也讀書雖做家業至于得失
委之前緣不生善戚則何累當家雖營生計而隨緣

分道得即休無求富心無好時心則何累取子
無後爲大而不娶者乃爲不孝帝王亦有無子而
後入承大統者豈無娶妾之資乎有無不以動心
何累又復當如此三事者雖曰正事亦實處幻如
甲月如夢中境即于是中似裏偷閒時時省覺回
正念一朝或破方始帖然矣

與黃彭池

大病從身生身從業生業從心生心空則業空
身空身且空病安從生願空其心即大作意
付之如夢如幻如泡如影怡然坦然不以介意但回
光內照不惟却病而道後此入矣

家吾病處所

示弟

一札寄吾弟不暇長語弟謂做官當如將軍對敵
人當如處子防身將軍失機則一敗塗地處子失節
則萬事瓦裂慎之哉

張 張 個初事字人

與姜歲勝門人

杜門不見一客者三月矣。留聲散地。禮曹冷官。而乞身之人。其冷百倍。然生平讀書潔身。可對余影。卽將齒小兒。忌諱相加。無怪也。獨念國家所重者。人才。君子所惜者。名行。今設爲風波之世局。今小人得駕爲陷阱。而擊局外之人。以納其中。縱不爲斯人名行。惟其如國家人才一路何。人才壞而因事壞。因事壞而士大夫身各爵位與之俱壞。吁可懼也。不佞歸矣。有屋可居。有田可耕。有書可讀。有酒可沽。西過震澤。南過武林。湖山之間。賦詩談道。嗟堪自老。官居癡癡年逾五十。而又黃門彈事。止云文章無用。恐濫金甌。不減一篇。章昌黎送楊少尹序。尊可以歸矣。况又朝局以爲庸廢。而天子以爲才望。卽宗伯墓門一片石。他年遷惠梓史。不解好結局哉。可以歸矣。諦觀年來士大夫風尚。愈趨愈下。鯁鯁惟異已。足除私人。足引楚人爲楚人。出缺秦人爲秦人。情遷不論官。方不識才。品目中豈復有君父。而堪以服天下。挽世還乎。足下諱臣也。朝夕對揚重臚。須留一段光明于胸中。卽不直經。發以達時忌。而因事陳規。婉詞微諷。當有旋轉。

東坡先生集卷之八

抄用。莫負此千載遺逢也。吾輩口不宜快。而心固不可不熱。二疏已上。速去爲幸。扁舟已買江上矣。

劉達生

與余集生

世間極認真事曰做官。極虛幻事曰做戲。而弟病甚。每于場中見歌哭笑罵。打譚掉科。便確認爲真。真不在所打扮。古人而在。此扮古人之戲子。一一俱有父母妻兒。一一俱要養家活口。一一俱以哭笑打譚。父母妻兒。此戲子乃真古人也。又每自十項冠。東帶粧模倣樣之際。確然自道一真官。天下亦無一人疑我爲戲子者。正不知打恭看坐。權客笑口與夫作色正容。凜莫敢犯之。官人實卽此養家活口。做哭做笑之古人耳。乃拿定一戲場。戲具戲木戲座。至五臟六腑全爲戲用。而自亦不覺爲真戲子。悲夫。

王若之 湘雲山人東人

東友

幼童使學歌優。便成棄物。異日上之。止習其業。大則千姓奴。下則殘疾乞丐。壞人子弟。莫此爲甚。且諱諱。

踴躍歡笑爭妍之輩日在象中更自有極不便者
在素交故徑口相告已之何如

東友

足下陡欲向學志甚善也荒廢之久須如病者倒倉
盡去舊惡乃可進以新美

倪元珩 再見

與甥徐云吉

正融期其甥孝綽天下文章無我當歸阿士今天下
處處夫有我而又歸云吉也

卷之二

重刊古堂印

與某

以法正詩不如先以聽明正法以聽明正法是使鈍
士不敢言法使鈍士不敢言法是使慧士不敢言聽
明也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十終

顧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十一

溫陵 黃虞稷俞師

候官 許 斌天玉

豫儀 周在浚雪琴

周在梁園客

東劉省華

東劉省華

師橫被惡語音事不白顧得報時頭壁上指目度
蓋從古固復載石之賢原無充美何至造無根

東劉省華

說不必有之事而中傷若此乃中傷我師者皆
不得死所仰面唾天自污其身佛之說信不欺矣

答顧惺涵

晉安頌劇知不足以厚妙解而人情物態稍前不可
以理論委蛇嫌于尚通雙直嫌于任憑遂傳于不通

答顧惺涵

不意之間又嫌于失主大約一介自別八風不搖便
是涉世家數無端減否我止以木難消磨之耳此不

答顧惺涵

後千慮一得亦足備高明採拾否

存古

存古

足下觀物如明鑑而乎口如覆甕防身如履冰而愛

人如冬日同室勿死為腹心共胞勿輕與肝膈尋常

宴會上之勿議及朝家犬之勿語及賊否不依常與

諸同寅一語一謔皆為後日誹謗之資殊可鑒也

東吳中陽年兄

初年大有龍門之命迨不依弟得賜休沐既弟滿選

春明而年丈以報歸矣吳水無魚呼山乏雁弟與丈

其胞乳者何能堪此疎越耶弟生不造一庵人闖振

簾集未幾條罹先君之變又蒙休有破甕之嘆世

情則弟從此與波濤絕矣弟常言為顧

官者退避則兩臺心唯獨任則藩臬側目戈戟積於

履心冠散伏於堂與儒非才知于將而養若木雞守

如處女而識若鴻龍則一分作用處便有一分阻礙

此自年丈獨解何埃不依煩聒弟不依重傷於虎者

今日不覺師之色變矣

夜李幼雲

南中曹亭稱爾清議者誰即一燕飲一登涉亦有

評者千乞為劇家自玉

東路夢河

昔今環瞻華香。涇渭混淆。百姓以爲驚風。而上日。兩臺號曰。循良而民。稱其苦思。蓋難言之。年丈今不赴矣。而就冷第。吾儕。工拙。原有一。作用。承上不妨。密而與家。不妨寬和。蒞下不難。而訓士不厭。頻從來信步。登天衢。直。表。列。台。生。有。幾。人。不。依。情。關。胞。膜。不。自。覺。其。官。之。髮。提。也。

東陳父母

恩事風生如發機。識得情如親火。舊直指。

有說。凡起家。縣令致身。臺省者。以并。

田以故。役爲線索。每每是制。新令之肘。廉而。

其短。長老父母視棘之下。堂皇之上。兩造。鞠。理。長。

平。此中必分曲直。直者不任。恩曲者善。追。鞠。理。

則。駕者。聞一舉。如以水投。不。聞一。既如太白。

宜。乘。成。雷。聲。輕。折。無。端。嫌。學。逐。令。髮。衝。臺。起。于。

小。之。情。宜。而。壽。中。于。請。托。之。紙。信。也。言。之。真。堪。極。

王。赤。江。

近見會路諸公。以素癡爲報復。以追捕爲連章。胞膜。

排擠。舒良反覆。惜在各則。表其平生。借在官。則斬其。

種類。人各有心。近路唯目。又何如不依。露。循。被。縣。筆。

躍。跌。坐。耳。不。聞。琴。誅。日。不。視。朝。報。手。一。舞。花。數。本。價。

仰。養。選。者。之。自。愉。悅。也。

復何六陽

張江陵太有帶而政。府之無權也。自江陵始。孫立亭。

初爲冢宰。杜絕貴人請謁。而冢宰之無權也。自立亭。

入。續。疑。也。亦。自。今。日。臺。省。始。不。依。持。局。外。觀。稜。岩。然。

谷者似快活。逍遙。幾。著。年。丈。其。肯。肯。否。

東許青取

門下摩如。永夜對。四知。似。如。千鈞。引。一髮。不。依。耳。目。

俱全。路人。薦。頌。未。歇。熟。悉。樂。只。拿。不。厭。心。路。欲。縱。觀。

事略。撰作。圖。畫。耳。一。片。苦。心。萬。家。春。萬。斷。不。令。江。淮。

沒沒也。歸當。追。問。以。報。

招王鹿柴

詰朝肩輿過我。無問雨。陽。弟。不。治。具。如。茅。客。之。飯。林。

宗翁勿唱騷若王弘之酌清節

東胡見可

臺下品如東簡而金才若披霞開錦以文章飾羣史
自不競不絳以肅官常用惻隱濫諸疑慮且讀且
而渡彼岸此無矣老生之常談莫助卑錄之石蓋也
第凡官日練日熟理署日微日生不任事而兩臺
胡目稍穩繁而簿臬爲臬皆閱一陳案牘經數夕而
未得終篇辨一大積寬微十移而不能完局畏知有
道射很也而不敢擾其鋒耳悉有憑社狐鼠也而
不敢構其穴甚者突未然而訊我好良向未觀而孫
彼黑白此中須有四顧卿斷之審方可離此惡幕脫
彼苦海昔人有云理官有四苦馬不敢蹄手不停批
也苦則勞勞難餬口而餒不入署也苦則清訊讞心
血爲枯質不肖同袋而受也苦則焦明楊則恩歸兩
臺而暗推則怨歛四府也苦則冤不伏已彼傷者今
日談虎覺色變矣且聞包山雲漢之間風景清遠其
俗缺柔而慧其民頡頏而陰持上人之長短柔則易
親慈則多銳教則易干紀而犯刑是子仰者之妻曰

意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惟深惟下此入佛入魔之
良劑而度世超世之善規也擬擬調幅聊資塵錦若
不依以同源之誼兼緇衣之好與尋常粉檢者不第
故其語無倫次而意極諄懇者如此

葉 甲 自生前田人
師石室集

與方八公書

正疑此數日何魚書寥寥客也雲橫木戶月壓柴林
日佳朋漸爲風雨昨接尊履使人喜快不可言世
之深淺交道之厚薄如立水中高卑自見今日不
文士墨客遊彼亦不我遊無益適自取辱耳自教精
後似山大惟如晴大壞如人之忽盲如天之忽無
月然自悔文章不投世好時命不逢憂之無用慚之
甚愿楚項埋骨于江頭虞姬避血于馬上世俗者
之壯夫偉焉然賢達有萬不稱心之事只以一杯酒
消之亦作僧作佛之要訣也日者以來閉門無事呼
倡優徒隸之輩以爲朋結屠狗椎埋之流以爲侶狂
語浩叫髮散齒頰衣帶懸塵秋酒氣卓乎以此爲
樂也間或稍醒則又箕踞讀一二古人詩聊當鳴咽

定又結納麗姬。彈煤名媛。寄性情于芳粉之家。托緒于香艸之手。相對則作連理之歌。離別則製相思之函。神容彷彿。思理罕厭。浩乎不知有功名富貴之樂也。無聲前有手書見教。僕時答之不詳。今思身已落井。諒不能救人。欲面晤一快所談。又奈何。入山作老天孤客也。入山之計。無聲果讀書乎。果選世子乎。不宜與功名之士爲伍。讀書亦當與窮落之流爲伍。斯離戲謔。實多妙論。幸爲我達之。吾八公當此時。不與選素。知八公根器厚矣。刻草若成。叙文宜以八公名者爲冠。蘇公以爲幽憂不祥之書。奈何可也。貴恙近如何。幸加餐飯。

與家太守書

方庚午戰未敗時。亦謂富貴吾所自有。人定勝天。終有運我十年作貴。昔人謂杜退讀書不得作官。西楚勇伯不得作天子。嘗始不信。乃今知之。丁卯之戰。罪在人。不在天。庚午之戰。罪在天。斷斷不在人。昨長修報甲書曰。吾輩抗志雲霓。施光星漢。固自常分。儘不

能爲河帝。即當註籍仙京。採相上之芝。餐神藥之

水豹隱深霞。翬翔雪上。斯言可與知士道。難與俗人言也。吾黨悟頭極高。靈根極慧。宿緣既微。世味亦薄。不比鄉村老宿。至頭白齒落時。猶挑燈呻吟苦。福以爲石壓笋。斜出捲土重來。爲其口實也。上不能臨川祝達達。入山呼飛飛。圖縣白澤。行祈天水。以致暴。次不能侯門沾升斗之歡。服有千穿。筋無一繫。大不能長貧賤。苟免一世以圖此生。頑死爲之甘心。有披髮入山作僧作佛。造遠于冷風。雲水之場。遊于千里萬里之界。朝貧葡萄。夕採苦菜。儼或解息。顛骨于虎狼。飽骸枯于豺鼠。靈氣上下從雲。風聚散或在瓊苑。成在闕宮。望故邦。族姓若雲屯。然有時仙緣未淨。謫墜凡界。胎中想生來必很。悞悞如今日作老秀才時也。言念及此。爲之慨然。

再寄方八公書

甲頓首。向接手書。自秋至今。已垂冬矣。橙橘將懸。寒梅若發。光景日鮮。麗自饒。貧賤人易溺。易老耳。半夜聞雞。不知何志。天泥界分。亦不知此中果有何物。主捨其側否。不得已再申舊好。建立旗鼓。以雪前冤。

欲表異殊尤私翔傑秀以號召于家閉門造車聊觀
合轍不比一切少年作無用之浪名以播弄里耳輩
恬不知耻已屬有量况又從而表著各聲吾公以
爲果何等也近日脉頭何所還速要當托根深細淨
息微渺然後進而求于古人自別不遠頃者學士家
口解弓矢號曰習射依古制統有二義一以親德一
以著威今儒者讀數首濫時文必無德可觀此一也
流人聚噉以巨億萬計武臣將帥無可如何乃欲以
文士猥儒持一矢以退敵雖三尺童子亦知其可笑
又廣新鈔 卷之十一 无賴古堂訂

也此二也近見一二盛其衣服襦褲破的而大賢聖
人云云便安置好謬與漢儒所云無廉耻之大也未
知有識之士亦見到此否令兄章漢及林子將近况
何似燈影酒席之下總戀有故人之思何日共乘車
過我乎寒風悽惻日夜相悽明河在天增我愁氣

與周無聞

聰明聾聵志氣勇毅身且多病越離外郡如猛虎出
山難一嘯能破風雨然終爲牛犬吠也

方 綜 章 崑 山 人
紅 城 瑣

寄永陽黃維乙書

一宵奇興逢逢離離凌霜處雪脚跡了不可收小童
不能從僕蓋造其最艱寂寞者移時而追及之詢其
步則已廿餘里爲所居山之東春盡處而杜鵑已報
夜分矣小月微茫深寒心肺人境杳然已乃隨月下
半山得老石四向松杉間之旁楸下繞隙不見月碧
色聲聲可捫可歌齒小休咯咯不覺于于睡去非見
非聞麋麇有句飯爲松濤搏起徘徊東白尋夢不可
了

又廣新鈔 卷之十一 于 賴 古 堂 訂

林 簡 于 山 蒲 田 人
房 江 集

寄周無聲

病居無事擬建一塔合于東山之阿廣可容數十人
高惟與松樹並秋冬之交見山鳥往來不絕頗稱佳
致貧未能也

又

承教台駕門入滯矣僕當附一割致黃可遠先生僕
尚欠清源東六二詩到清源萬無復筆形音短也

又

泉中陳石丈簡之故人亦天下士也近刻有定山霞
圖紫塔三集紫塔不甚佳獨定山霞圖所載皆記杜
牧之不及也往當求之

又

佳詩及諸集既不肯刻矣索僕弁言胡爲乎承命僕
敢不勉但僕嘗憶客歲序劉後村詩時三易稿幾不
能存豈非江溪見海而退乎笑笑

又

別後無佳事唯編次古今人表一書可千餘卷安頓
尺牘新錄 卷之十一 工 顧古堂訂
次第與班蘭臺相去不多獨於魏武帝一人尚費對
酌考亭云魏武名世好雄四字自是千載定評然僕
終愛之不忍與司馬昭諸子爭雄也

又

通周書是千古庸書胡天下文人爭爲怪異蓋蘇中
間訛字甚多讀者不能以句遂目以爲奇書如使得
閱郭景純海上篇不知當若何驚喜也甚矣儒生之
寡聞

又

事不可
無此類

事不可
無此類

古詩十九章惟兄裁定並爲我草數言于前但道僕
是偶然成者非慕乎古人而刻刻乎十九首也杜子
美作秋興偶然八首後之懷秋者不敢爲七僕深憂
之但恐子美見之當亦憂如我等也

周

無聲蕭則人
白朗葉

復許又米者

聞自開春三日暴寒在死法中自正月二十三日至
二月十三日不省人事天外歸魂則見老母摩足妻
子飲泣賓戚紛紜爲吾後事黃冠巫咸奏鼓駭於
尺牘新錄 卷之十一 工 顧古堂訂

時身佩符圖更飽桃胡耳盈兒頌載鬼十車自此人
理已無豈大丈夫之面目乎不覺失笑令屏去雖氣
急鐘釜心明口直以手指妻子曰取紙筆來吾尚能
書以老親後事屬伯氏文章後事屬又米不料生理
垂殘回光復續日漸一日毒氣驟發醫者咸云風入
經絡決排無路亦其理然耳內輔參苓外附丹石痛
入心脾展轉反側喂湯啜粥如食疾疫甫聞新痢載
離牀褥自謂庶幾免矣而肺氣不平如聞河決守口
有笙芋之聲聞口見珠玉之滛眼中淡淡花在霧中

耳畔洋洋人立。游裏特當義。獨曳重衣。兩足夜分。非人不暖。字雖荒僻。喜怒不恒。悲夫。齒髮蒼華。居然有爲之日也。而精神骨法已成老翁。尚何望顯親成名。不負盛世名乎。

張王則 學人長泰人

復王殺子書

唐宋去且千歲矣。唐樹爲退之。下瞻忠苦若將終身。今又以其忠苦。悲苦後人人之得之。縱無庸庸。福亦必有其美。名然。晉弱者。口噬而咬。華骨強者。雙足走。尺牘新鈔。卷之。王。顧古堂訓。子。萬世唐。樹雖恨不及。追矣。僕古。磯線也。偶之。索達。轉子。鳴馬之。汗雨。疏于。路疑。具。崇由。唐。樹然。私心。猶以爲。非。具。骨。可以。抽而起也。足下。撥雲。醫骨。不少。衰。而。信。安。徐。令。公。主。爲。逢。振。倒。屢。今。何。時。顧。有。中。郎。傾。王。聚。手。僕。常。哀。品。才。人。者。入。地。以。爲。筋。骨。也。才。人。之。文章。天地。以。爲。氣。血。也。殺。運。間。而。兵。養。起。全。石。莽。鼎。化。爲。灰。燼。高。臺。曲。池。傾。爲。斗。壤。而。經。史。載。籍。下。至。釋。官。雜。說。同。有。不。傳。指。紳。先。生。忠。死。孝。死。寇。盜。死。獨。文。章。之。士。鍾。連。江。海。纖。屨。吹。蕭。變。姓。名。易。服。色。未。嘗。或。

死天之白。愛其氣血筋骨何如哉。故心魂方屬文將。悟之鼻息方斷。文將通之。強欲滅之。安得而滅之。徐。今公智者。可與道也。僕命不猶長守寂寂。仲華笑人。恬不知嫌。欲賞其負。善于貴人之門。而閤者恒知。鬼蜮。伍百之亂。鋒刃。鳴于。人。行之。獲。葉。公。徒。好。滿。龍。天下士。將自處于怪物。往往。製。剝。廢。歸。昔。何。元。靜。齋。綾文。數百。一。日。輒。盡。心。可。具。才。然。實。不。敢。效。之。夫。師。子。海。者。喪。鮮。羅。之。爵。而。獲。鯛。魚。鰲。蹤。則。怒。而。棄。其。綸。有。信。天。翁。馬。立。于。海。漸。魚。前。則。噉。之。不。然。木。當。就。斃。尺牘新鈔。卷之。王。顧古堂訓。四。第。古。堂。訓。以。實。其。口。鳴。呼。不。妄。動。至。靜。也。不。求。天。至。強。也。是。烏。也。真。可。罷。哉。

朱泰禎 馮仲甫 前日人

報曾長修書

讀近日作。取裁江左。王勃游流連。仍不失漢家風。乃。爲。善。之。子。教。經。經。論。文章。之。沿。流。指。翠。萃。之。得。失。人。無。過。貌。各。見。其。心。下。里。杓。人。倖。唐。大。訓。西北。不。害。之。地。頓。揚。四。照。之。華。矣。當。今。之。士。實。實。既。衰。繁。文。用。幾。柔。筋。脆。骨。剝。竊。子。史。假。以。施。矯。之。姿。而。棠。方。相。之。服。

有并。見。說。相。駢。院。及。其。說。去。依。然。婦。人。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未。之。有。也。又。何。似。焉。乃。一。二。有。識。者。究。屬。生。之。所。由。階。遂。欲。焚。燔。予。史。禁。錮。聞。見。是。猶。爲。果。肉。不。可。以。療。病。而。并。棄。果。肉。也。豈。不。哀。哉。竊。謂。作。文。選。文。皆。當。以。力。量。爲。主。力。量。之。尤。由。於。識。見。識。見。之。沉。由。於。存。養。韓。文。公。百。代。宗。師。也。觀。其。言。曰。吾。學。之。二。十。年。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肯。觀。非。聖。賢。之。志。不。敢。存。此。可。以。觀。公。之。識。養。矣。是。以。其。爲。文。也。如。橫。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發。而。爲。委。疏。則。正。其。不。敢。奪。出。而。爲。辭。令。則。強。藩。不。敢。侮。嗚。呼。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足。下。銳。然。欲。起。百。氏。之。衰。奏。一。匡。之。機。識。力。存。養。殆。爲。兼。之。弟。實。膏。且。饒。善。病。畏。人。才。皆。自。天。巧。非。長。卿。而。遲。遇。之。速。非。枚。舉。而。拙。遇。之。特。是。以。曾。大。敵。則。膽。怯。而。神。不。善。神。不。善。故。文。無。識。見。無。識。見。故。遂。無。大。力。斯。則。鄭。衡。之。曼。音。而。非。堂。廟。之。鉅。奏。也。

與其同年書

某奉切同籍念久處遇約無窮時素屬指吾黨聲靈

論士之
論人

中。風。稱。由。燕。老。將。兩。霄。能。開。八。石。弓。據。鞍。顧。盼。而。意。氣。不。衰。尚。聲。然。有。勃。然。封。狼。居。胥。之。勢。者。必。首。推。年。臺。卽。昌。箕。能。因。諸。子。未。足。方。幅。今。能。因。既。歸。去。昌。箕。與。弟。雖。伏。而。年。臺。乃。以。聖。天。子。破。奇。格。收。茂。才。異。等。之。士。獨。昭。耀。三。百。年。後。先。史。冊。李。贊。皇。所。云。好。異。不。入。隊。行。試。哉。是。言。也。卽。日。東。雲。鶴。起。西。縣。花。侵。春。逢。年。臺。鳬。局。初。飛。彼。都。人。士。竹。馬。催。迎。之。候。某。以。以。途。修。阻。縮。地。無。術。唯。延。首。粵。嶺。雲。霞。灑。酒。西。南。相。賀。敬。盟。弟。黃。季。黃。故。業。師。之。子。也。配。于。數。奇。今。季。黃。亦。年。少。有。儔。才。家。貧。落。落。不。能。治。生。商。賈。挾。策。餉。其。口。于。四。方。遊。遊。兩。粵。間。因。其。行。也。敬。附。數。行。奉。訊。並。爲。介。而。見。之。于。年。臺。倘。不。以。其。言。爲。鄙。且。輕。願。進。季。黃。而。庭。教。之。渠。非。敢。有。私。年。牘。獨。唯。是。西。土。人。士。有。延。師。而。敢。其。子。者。幸。不。惜。牙。餘。及。之。念。敵。盟。弟。以。一。片。之。影。越。萬。重。之。雲。寄。如。綫。之。命。脉。于。弟。之。片。紙。此。何。異。于。墜。千。仞。之。淵。非。年。臺。烏。獲。之。力。舒。千。尋。之。綆。引。引。而。出。之。必。無。濟。矣。提。挈。寒。生。亦。年。臺。意。中。事。願。少。垂。盼。焉。卽。弟。身。沐。鴻。波。昌。帝。矣。臨。楮。神。馳。

上施四明公祖書

痛聞物局於所甘。士局於所守。故出則爲鳴鳥。處則爲候麟。豈以其珂雪之晴。而蒙夫溫燠之汶汶者哉。今某者下邑之杌人也。鄉黨自好。大與時調。其爲文也。喜爲素秋。母爲華春。寧博鬼哭。不求人嬉。是以十載。下與窮爲期。而固守幽拙。未嘗間詣郡朝。茲乃不能檢情自封。修媚出之具。假晉而適。誠於下。思欲一識韓荆州。爵寓丹雲。爲日滋久。蘇子弄鋒于桂。玉馮生彈欽於車魚。窮紀竺寒。漢河清之難俟。豈不悲哉。孔融守北海時。志士鄧子然告困。融曰。吾安得愛斯釜。庚以傷烈士之心。夫三子者。所求同而所得異。由此觀之。士安有窮遇哉。窮遇之命。不懸於天。而懸於君侯。寒谷之律。可回。魯陽之戈。可返。雲寸而合。澤尺而下矣。劉勰云。秦女嫁晉。從文衣之服。晉人責腰而賤女。楚珠鬻鄭。爲薰桂之憤。鄭人買積而還珠。孰爲腰。且憤哉。不肯卽爲秦女。楚珠亦何怨也。唯君侯垂譽焉。

方拱乾 坦菴桐城人

與陳伯幾

久不得伯幾消息。讀近詩彷彿其八九。終耿耿也。古人文之深淺。學問之增損。率於詩中見之。蓋其寄託者。靜而專耳。辭基諸作。真體宛厚。已踞上乘。尙曾以痛之一字告兄。如此則痛矣。應酬作亦堪壓倒時流。但未免名之一字橫。疎胸中耳。性情之極。應酬亦難。性情如惠子白。瑣瘦。龍湖磨望遠。所謂左之右之。無不宜之也。吾輩究心此道。當時時體會。一傳字消。一名字傳之。必不可名也。名則未必能傳。此中喜微。安非詩地。老夫則合此無以爲生。所作年未轉多。恨不得兄一面商之。解人不可多得。每詩成。惟自起舞。武者將來有知。已所謂不需名。而若有可傳者也。仲兒亨咸近稍長進。其使草曾見之乎。欲錄近作數首呈政。但不知從何處錄起。詩必閱其全。其人經歷典會了。了紙上乃佳。所謂寄託靜專者。此也。容以今年詩全抄一本寄白門。兄向兒有輩。取笑之可也。呵凍作字。已長終覺不盡。

吳山濤 岱觀歙縣人家錢唐

致周臧齋墨

未能祭墨。先爲墨所醉矣。近有墨名覆面卧者。言其黑也。別歸寓樓。擁襪燈視。老隴塵作隊未散。塵染衣香。又不止覆面之足以喻其黑矣。携存一丸。端以上貢。壽陽太真。初入不爲六宮所妒否。咲咲。

徐延壽 存永候官人
免羽後集

與周臧齋

昔方孟旋。魏仲雪。兩先生同宦金陵。接引多士。是以內名流歸之如庶禽之朝異鳥。迨仲雪奉督學之

尺牘

卷之十一

二 韻古堂

差。方先生出祖雨花臺畔。時鄉試屆期。仲雪握孟旋之手。言曰。弟行矣。而今歲有一名士。不入棘闈。皆兄責也。方先生還署之次日。即使人大索四方士之欲應試而不能得者。務使羣才無珠遺玉。擯之歎嗟乎。兩先生欲造就後學。若此。是以數十年來。開風者增感。仰止者興懷。聲稱何奕也。今之兩先生。則吾師以一身繫之。故四方之士。聞風仰止。不復遐追前結。抱生不同時之慨。棘闈已迫。度通索士之欲應試而不能得者。吾師定不役于方先生矣。

詩友 有介更名眉字介壽候官人
宋成堂集

與周臧齋先生

掌宸花草冊。忽竟又不得令人背熟。致當遲見一日。聊容細搜以請。

又

榮木書客。再留作五日而後別。共二十四幅。當併日臥坐。此中亦須一月。快遊遊畢。友躬資於趙也。

又

無翼之言。市虎之播。真堪握天倒海。嗟乎。吾師尚存心於友耶。友骨寒心死之人矣。適家破身辱。百意俱

尺牘

二 韻古堂

灰。善且顧爲但恨無深竹矮。前藏此骸骨。尚敢取罪戾當世。若不肯鴛平原。心結少伯。不敢向吾師前作此。驢子弟喃喃之語。師諒之。

又

吾師秋月。澹面春風。扇人不覺涼。倒屏榻間。抱醉而歸。人生榮屈一付矣。承惠教二詩。適從邨外晚歸。吹燈快讀。眼光欲。響敬服敬服。

又

陳叔度趙十五同鄉人復同社死不能爲之莫莫嘗
愧絕項拜捧延函嘉言懿事光浮紙背友同鄉同社
人當以五福練作珠環百靈和爲廟憲紀仁人君子
之用心也二翁有子而無知於泉臺風月之晨有提
手而含笑耳

又

齊頭秋意竟發一箭自賀必有佳話既而吾師詩
至矣文字山水之間真不負人也王宰以半月方得
一石友自今日始閉門可數十晝夜作雲煙歸袖也
人矣先生真移我情耶

又

一卷已卧遊半月每至佳地則脫車停挑夢寐於斯
友亦不厭矣

又

夜來夢寐在溪雲山月之間總爲詩書塞破屋于耳
病窗無事寺茗作供日開半卷或能破出一二句好
詩報答吾師未可知也佳筆見贈拜抱於懷村婦無
文采揮灑山花彈不見好亦不見願敬謝敬謝

又

別崇老書去如一故人遠行矣是多一相見也紙信
極當集諸子閉門爲師作山水花卉十日內可報
也野籬寒菊必欲得佳咏幸破悶爲之便教之心更
普望江瑩柱

又

筋骸肉緩矣當借此安車良馬故昨向師乞筆自
若小兒見僕倒而喜涎垂至地便作啼索狀竟忘
體之宜不宜矣巨細是友要藥作小楷者則如
婦明鏡雖不敢相近然亦不得不時有一照也

又

前進別不敢言別知先生必遊白門山水之間必來
追隨杖屨故不向此中多一酸楚也別之次日登舟
灣上行李蕭落獨處六十餘日方抵虎林御河水酒
八開肅開所歷山川一石一樹一郵一鎮沽一壺酒
酒市一筐蟹魚無不回想侍左右隔燈夜話時使人
腸結鼻酸但自起而自歌耳抵家但餘滿面風塵故
鄉城郭已非向之異然縱極者今則登堂受齒兼以

颶風之後，坊觀廬舍，頽委殆盡。家人面如塵土，傷心告訢，債主凌辱，伍伯索餉，真如刀割刺刺。

近來朋友親戚，已絕往來。酒茗聚談，竟若璣王。之宴，安可得耶？寒家之屋，前後左右，已分數姓。友

自居者，僅此屋十之一。主人反爲客矣。每常見炊烟相亂，雞犬聲聞。一屋竟成一村，嗟乎，亦異哉。雪客

見客地，客至巷邊門外，立茶數語而別。蓋自屋他人歲月，未至不能取居。他人屋歲月已來，不得

無至友。海鮮薪米頗賤，實無買者而賤也。一日西孟

理柱市上如山，鮮香明脆。三十大錢可滿筐，僕謀

家人，這家中不見朱提顏色，已十三日。既而真衣

之飽，發五六次，穉子羣米爭咬曰：此何名？何以數

不得見也。則友外出時，穉子皆不知有此物。家人不

敢以此引其，僅亦無暇及此也。先生聞之，其信然與否，尊體干宜自重，定方如先生，自不待囑。憂者

今古亦有不同，并願先生且焚研，瘞華醫爲枯木，以

保雪霜自有春來。紫雨露友昨啓可勝聯注。

陳允衡伯璣遊昌人

復朱遂初先生書

使乎遠臨伏蒙諄示，不啻親炙提誨，但保衡蒙賢

足以當誘掖之勤。前輩著書，物率脫漏，老伯一言，

獲學開悟，感快何如。大抵潛谷有鈞鑒之功，而無

動之氣，蒼屋詳于事寔，而略于人，井然二書，自是

塞天壤在，善讀之耳，不肖鄙意，妄擬專取明事成

略一書，以人才爲主，以事寔分類，使觀者因事寔

才，或一人而兼數事，取其事之大者，載爵里始

用，小字注明爵里，詳在某卷某卷，庶乎一人之數十

事不紊，一事之數百人亦不紊也。吾學續藏分類不

僅獻徵錄之以官分人物考之以地分，俱于事寔無

關，即人才都晦，如治兵治河之人，即采其生平論兵

論河之切要者，載之傳後，文章理學之人，即采其生

平論文論學之切要者，載之傳後，皆以小字夾行附

筆評斷三百年之是非。又家貧旅泊。不能致僚書。遂繕書之士。未審十年內外。粗有大第。仰求老伯定否。寔恃總角受知。猶子及門。異于泛泛。時求指自非同志。二三先輩。不敢言及。自取誦厲也。

張可仕 字文峰 以字行號紫庭江寧人

與姚寒玉

前聞一染紙。便得白粲三十鍾。僕之極首問青天。不可乞庚。益耶。願請世尊所食之饍。益我晨炊。雖

友曹洞山句。附博一笑。

答興芝翁

先生吏隱人間。心棲天上。所以顧神寄志者。詩歌也。邇來精進。逾羣神化。遐思嘯咏之處。天雨百寶。間紛綵。但恨不得諸大弟子。如紫泥道人者。領諸才士而爲上首。梵唄咏歌。以讚誦大導師之微義。不佞弟子此道。亦不敢不以自任。倘得屬于高岑王孟之列。佐李杜而敷衍大乘。以救後世悠悠。世路舍我其誰。先生不以爲狂妄。而斥之也。

韓詩聖狀同卷歷陽籍三原人

除夕與伯紫

病目殊甚。不能出戶。但聞風雪瑟瑟耳。不知歲之已盡也。前夕飲無老家。歌吹喧呼。時方地震。座中皆未及知。而岑寂者知之。乃歌世事大約如此。是日又聞一友之亡。不勝哀悼。人生直如寄。非痛飲卽念佛。此外無一事可爲也。弟今歲無錢買肉。亦不必買。祇用蔬菓清醕。亦不出門得客。此戒已三十年矣。念一年內何所爲。輕棄去轉盼衰老。自己事何打算。卽兒女婚嫁。亦是百草頭上露耳。到用着處都用不着。安得杖人在此。一痛快言之。

黃景昉 東桂晉江人

與黃明立

頃亦刻近詩數帙。離羣索居。人違繩削。里中亦復解以此道相質正者。真趨任馳。恐從此爲大雅所棄。求先生鑒定。得一言使知省改。年近四十矣。修名不立。頭顱如許。日披閱鄭大白宮贊遺集。慨然歎息。清新俊逸。故自本色。而亦微有才未盡量之感。都緣平日

因循酬應。神有所分。此公尚爾。况勝之最驚下者。然使勝若改從時賢。隆今吳楚諸名流。派中則亦有所不肩。惟鮑叔知我。始敢略吐其胸懷耳。

答周臧齋

芬依德宇。慶衍慈闈。世外幽貞。祖獲全其母。子民。雅詠。伏披瑤牘。夫垂琬琰之章。兼觀銀鈎。妙極風之勢。惟臺下弘愛人之德。因斬遺。莫乃膝前。具知千之明。恒懷恤緯。重播無疆之頌。彌深不匱之恩。蓋雄藩在昔。首尊岳伯。慢亭勝事。于今高宴。曾孫蓋將老。吾老以及人。庶幾親其親。而至者。五百里侯。服且在邦域之中。千萬年春秋。永効岡陵之祝。尚圖躬謝。曷任神馳。

與周臧齋

東方生有云。丈夫相知。何必撫座而遊。偃伏以日數。黃諒夫於先生。雖未刺識。而庇其德宇。諷其使吟。若有送抱推衿。默相通于形氣之外者。誠不能自解也。抄有拙句數十。快敬虛清覽。目下風雅寥落。惟先生

實爲正宗。既不可通四州。不謂夫聖又不肖。腐心此道。願亦有年。知已難逢。派光易謝。亦高漸離所慨。畏約願自出其匣中。裝時也。先生案牘之暇。時屬編。尙稍有一言幾乎道。勿吝教音。一題及之。感且不朽矣。前亦有唱張林宗五詩。仗所善。將生以進。不審可置之。珠玉之側。否奉晤未期。臨楮曷勝翹跼。

與張敬齋

從蘭諸中。嚮慕有年。幸親光儀。殊慰饑渴。盟翁道。映世一聆教益。塵土盡脫。那能不作天際想耶。拜讀大著冰心玉骨。覺暗香浮効之句。尚落模擬。得名作而梅花之情性。盡出一卷冰雪詩。避俗常。自携敬珍之箭中。朝夕諷詠。以當把晤矣。填詞一道。弟尤夢寐大約長調爲難。蒙示新詞。格高氣老。合于雅尊。直而出之。自不作南宋諸公語。而盟翁欲于辛陸自里一席得母欺。我乎弟向曾做鍾氏作詞品。尚未問世。茲以勿勿理裝。未遑坐松風閣上。一吐胸臆。又恐盟翁障肩。削席笑元規。塵汗人耳。心瘁日甚。未能稱管。大

集序言。客舟次撰成。覓便寄上。

陳台孫。階六山人

與陶菴

山野之人。懶慢自廢。驟別四載。未得圖晤。江子辱公垂念。殷薦時切。遙問。每接雲翰。惻惻落落。不與年握手。時讀。昨夢。慨然千里。駕前。跡亦只數行。句又不禁。黯黯魂消。也弟以仲冬至白下。得盡。危諸集。左顧右盼。如見曹劉。大雅未墜。必有英絕。

翻之者。舍我公自難其人矣。我公今年正四十。

幾何相逢。皆老。未免欣慨交心。靖公徵望。武夷詩。優

作長歌。聊當作舞。語言膚率。存其意可也。弟通益好。

醉自若。楚州酒人。傳遠近同學。俱有長歌相贈。得涉篇遠惠。糟丘生不朽矣。

陳焯。號公桐城人

與姑孰同人書

聞采石太白祠宇復新。當事者來。詔爲盛舉。招弟夜遊。弟亦欣然欲往也。其祠旁舊有捉月臺。宜乘此時。別署嘉名。一洗從前之謬。蓋世俗言太白在采石。因

醉泛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致溺死。其說甚誕。不信也。按李陽水作太白草堂序云。陽水試絃歌於

塗。公疾亟。草檄若子。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爲序。

又李華作公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然則捉月之說。正與杜子美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矣。欲以此告

當事。聞其自製新詞。頗用騎鯨仙去爲眼目。驟聆

言。不但不從。且恐人拂其意也。殊不知太白衣宮錦。

泛舟往來。采石。卽此一事。已足千古。騎鯨捉月之有

無於山川。何損益乎。公等宜急更之。勿令後世淹

之士笑姑孰無人也。如何。

答王涓來

承問堅元。癩近狀。弟與此君相距三百里。不知其他。

但取其能傾耳。世未有不能傾耳而可爲高士者。若使

此君亦僕僕公卿間。巧盤餐裘馬。自鳴得意。是子與

乞。咸斗之寵靈。靖節希江州之肉食矣。以云遺民年

兄其許之乎。

又

國雅之選甚善。但一言奉規。寧嚴母恕。近見紛紛。

選政者大約以爵位之崇卑爲篇次之多寡先後
人潘蜀集笑曰此直一部有韻之編紳便覽非詩
仁兄主符斯道自應特出手眼諒不使西河若洪
其妙過乎紙貴聲增良有幸矣一笑
記印心 正河內人溫縣著

都門別友

四詩字字針砭使人讀之淚落落下前二詩煩作
書白楚之正面炎途觸暑百疾待人誦水雪之句
內正人不我遐棄如此因用以自放生金之
不在參琴下不止借火齊木難壓多寶船已也

與周咸齋

載來色笑未及快談聞體中小極知薄寒中人當已
霍然矣佳刻偶思繙閱幸盡檢以付子公之食指動
矣毋令染指而出也
萬代尚 關東長治人

荅林可任

先生以再來人拈第一義卽禪卽教雖有離空非獨
古德面目儼然如在更令正法宗風照耀天地區區

世間文字以爲不朽者何啻難于之視鳳凰也弟竊
業深重未能拔足便此多故壽盡爲勞思欲一試一
笠百念放下隨堂粥便作一本色道人寧可得耶
蒙慈誨示所撰述愚管之資莫窺玄要而驟盡臨
入知悅口使富商之輩賢倡梓流通也仰資法乳微
妙希有豈是拙詞所能講論緣欲就正輒草一序惟
示南車敢忘北面

荅王伯駟

蘭芬注騰越被躬鴻興雖稀鳳輝時覽太夫人
吉勝常宅眷安煥多慶祈紆內顧無塵清靜也胡生
以強仕之年溘焉化去孤兒盈室少婦在帷自非木
石能不凄然捧讀來翰哀思踴躍幾聞鶴唳佩乎士
龍未絕廣陵翻思叔夜掛劍秋高碎琴音切以古准
今未爲多遜某于胡生雖無十年之雅頗有一日之
知自嘆人叢罹生家難卽爲申明告誡極力護持亦
足令孟嘗息淚于雍門季子弛哀于龐博也敷此裁
復以慰遠懷幸解懷倦兼惹草草

約友人

庭月可中。登水入座。豆花雨歇。正宜揮麈之譚。桑落
杯深。願續弄珠之句。敢告前驪。布靡掃室以俟。

羅子尹 穀公濟州人。宋江寧。

復孫能之長者第二書

獻歲融和。注望仙鬼。翩然而集。南郭之芳遊未遠。低
徊香阜。筠松北山之往事可追。芳菊辟穠。鐘鼓相期。
蘭澤三生石上。無生再晤。參寥新夢。泉邊昨夢。念揮
手之一歸。感分肯之無餘。謹下榻掃門以俟。

袁子令 蘇港長洲人。

與安公

公詢老夫近况。耶。昨題齋中一聯曰。佛云不可說。不
可說。子曰如之何。如之何。老夫近况如是而已。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十二

侯官 陳 潤龍季 題

東海 吳嘉紀賓賢 題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梁園客

王亦臨 裕如江寧人
虎溪齋集

與羅取公

春寒渡江又添玉臺人一番苦思我公所以不肯出

桃花洞口耳何日來谷中別論容遺報

又

國別久矣中秋後數日放脚過尊齋即兄歸田之日

也願言之懷殆不可勝弟此番幸獲過遭其睡耳如

兄者所謂妾姪高邀不似卻薄荷然弟自以受教

下風爲願也來句已不啻百朋之賜乃重損酒費乎

弟自不敢以常格爲辭月內諸兄畢即待兄于古松

流水之間貰一瓢快說平生何如望之望之

周 折 百安蘇州人
書寶堂集

與王壽格

足下癘印不下僕所藏雖未如僕向時之多惜卒三千勝藏兵十萬矣僕所藏多散在貴人家足下慎守勿失展此快如入金谷園頗思吾家三徑五柳也

與毛文山

僕生平詩多爲零星小冊欲棄爲一集卒不能令重零星小冊亦不能存矣足下愛我詩欲盡書生平詩歸之途窮日暮拈筆如五石弓僅書五七句就正是何地書是何時書足下他日展此應有餘懷也

與李小有

前朝史實格處筋土人至今稱露極自歐文忠公惜蚊始以爲貞女子死干蚊過其地者感慨之至低徊不忍去相謂古貞女委棄煙蔓草間如此矣從而歌詠之歷數十世不衰嗚呼盛哉太史公曰其言不雅馴得紳先生雖言之露筋蓋無所考疑則傳疑又曷可誣乎然援舊聞驗民風三代如一日也嗟乎幽貞之蹟難漫無可考矣猶將歌詠之彼松筠紀節而譽烈確可徵者又何如先赫哉僕集祠中詩若文粹之類先生爲我序

經心獨往
胸中絕無
凡塵家一
字半字數
十年未安
事無不以此

與高康生

康生足下。大江別後。七夕後始入三山。當事若以萬里之行。爲未足者。復進之。以杭。川。杭去三山千五百里。嶽寇騰擲。接壤潮。視事之日。便荷戈城頭。自念宿世積何辜。忽獨種得危城。因緣甚深。舉足便得無煩企及。倘世間名酒。異書。時花。美女。種種歡喜。緣亦復如圍城所種之深。亦復舉足便得無煩企及。豈不甚善。既不然。則儼然食息。胡爲者。城上析聲。與晚鴉競噪。秋螢點點。月如霜。毒矢如蠅。毛子然一書生。念及曠新鈔。卷之十二。三藏古堂訂

又

往返萬二千里。知與弗知。咸曰弗返。已見弟辛返。咸曰塞拙哉。不宜返。辛返然既塞拙矣。欲求不返。胡可得。然以爲返而少。想不能勝。弗返成。庶幾有以慰辛返也。甫匝月。卒有杭川之行。杭川近江右。土瘠民悍。

山水遊記
事無不以此

磨斷當於
幽地通入
越其本
東

磨而悍。盜叢焉。江右餘孽。又蔓延於杭川。以故杭川視邵尤難。當事者舊弗懷。其言曾全邵會。當再試杭。詭語耳。實欲汨之。脫奔之。在三山者。銀幣行。星子督豚兒。甫有緒元。謂將適南。咸弗隨。其隨者。仍同困守。樵川八月之伯。祥耳。菊月三日。纔解水。遂重九日。甫行三百餘里。十日抵延平。十三日如臨汀。尚未知何日至杭川也。价返。恐欲知弟近况。聊一寄語。

又

每展畫冊。見蔚老以性命應我。使人惶汗。畫式一紙。又曠新鈔。卷之十二。四藏古堂訂

又

南國賢書。翹跂久矣。意我康生此行。必得雋也。乃賢書至。而康生復康矣。是日與伯祥相對。黯然凄然。不樂者兩三夕。卽丙子下第時。情況正不爾爾也。雖然。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康生此時。有悲秋之感。則三

磨斷當於
幽地通入
越其本
東

此處有石

山九曲儘可舒嘯惠然而來是所深望蓋屬此時已成康莊無復豺虎縱橫若如去歲今時則不敢折

又

屬到何峰忽自還望武夷詩最多只此便足壓倒元白豈惟壓倒元白即唐人集中如此句未易多得也宋君七表弟不敢求世之所謂顯者之文一二知交如家君深願得一言幸緘寄借光集中不小文選顧足下訂其說字即一圖一點皆煩訂正足下案頭所

尺牘新鈔

卷之十二

五 蘇古堂訂

與王先生

僕久於東南頗識東南士而東南士頗知有王先生折節下士聲滿天下又頗知僕為王先生至戚肺腑交僕度東南上必有欲借僕以識王先生者遂暫之眾曰吾與王先生約不以一字為人作曹丘東南士信之亦遂無一人欲僕作曹丘者然僕實不與王先生約王先生且喜見東南上僕為此言者懼東厥於

補作作通
蘇古堂訂
尺牘新鈔

王先生且恐為累耳今僕為先嚴慈喪大事事畢策喪行矣則此後去先生日遠通問益艱東南諸同人亦不能以此事強僕矣遂毅為蔣孝廉作曹丘孝廉於僕稱莫逆交者二十年真真弟肅然敬之者亦二十年來保再穴託耳實有所望於王先生僕肯為人作曹丘度數月以來書且盈尺人且滿王先生階下僕既首絕之而獨專精畢力於孝廉則孝嚴可知僕肯為人作曹丘即王先生不愛客以僕故必少加以福貌即不過費而積數十人以累王先生累亦尺牘新鈔

尺牘新鈔

卷之十二

六 蘇古堂訂

與濟叔論印章

僕沉湎于印章一道者蓋三十餘年於茲矣自矜從流邇源得其正變者海內無僕若間常謂此道與詩同宋元無詩至明而詩始可繼唐唐宋元無印章至明而印章始可繼漢文三橋力能繼古然未脫宋元之習何主臣才能自振終未免太涉擬議世共謂三

機之啓主臣。如余州所謂陳涉之啓漢高者。其所以推誦主臣至矣。然欲以一主臣而求天下聰明才智之士。盡類首飲。跡不敢。毫有異。同于其間。勿論勢有不能。恐亦數見不鮮。故淳海黃子環沈鶴生出。以款識錄矯之。劉漁仲程穆倩復合款識大小篆爲一。以難奇錯。莽行之。欲以推倒一世。雖將爲之。歟。亦勢有不得不然者。三橋北地主臣。歷下子環。鶴生其公安。歟。漁仲穆倩實竟陵矣。明詩數變。而印章從之。今之論詩者。雖極口詆克陵。然欲其類而爲黃金白雪百尺廣新鈔。卷之十一

七 嶺古堂訂

年萬里亦有所不屑。今之論印章者。雖極口詆淳海。然欲其盡守三橋主臣之努力。加餐飯。痛飲讀離騷。不敢變。亦斷有不能。故淳海諸君子甘受人符籙之誚。毅然爲之死而不悔者。彼未嘗不言之有故。而執之成理也。僕常合諸家所論而折衷之。謂斯製之妙。原不一趣。有其全偏者。亦辨守其正奇者。亦醇故。嘗略近今而裁僞體。惟以泰讓爲師。非以泰讓爲金科玉律也。師其變通不拘已耳。寥寥寰宇。罕有合作三十年來。其朱修能乎。次則邵僧彌。顧元方。次則萬

年少江崎臣。陶石公。人程穆倩。薛穆生。諸君子往矣。存者橋石公穆倩穆生耳。然三君各有其長。亦有所偏。求其全者。其吾濟叔先生乎。先生能以繼美增華。救此道之盛。亦能以變本增華。救此道之衰。一燈遠繼。泰漢而又。不規。規于近日顧氏木板之泰漢。爰而愈正。通而不拘。當今此事。不得不推吾濟叔矣。

又

絕去甜俗路徑。是濟叔本色。空夷浩渺。更可見濟叔胸次。我與濟叔俱家江上。見此茫茫百端。交集。尺廣新鈔。卷之十一

八 嶺古堂訂

又

夜來與冠五小飲。遂爾大醉。燈下任筆題尊。冊不覺無倫。無次。知不免大方胡盧也。蘭次一段。自覺瑣屑。然古人文字。偏于極瑣屑處。寫得其人。類眉生動。不孝雖非其人。竊有志焉。知公不以爲嫌也。

又

君有所不足于市石耶。漢玉之外。妙莫過于市石。東則其最下者耳。不孝耆老。坑竄最多。亦復最善。兩年以來。盡賣錢糊口。買者但欲得吾東耳。豈知好手鐫

篆便亦隨之去耶。彼買凍者，卽得妙篆，勢必磨去，以已之姓名，故市石之形百年如故。東人一家則燬一次，不數十年皆休備矣。不孝東章無一存而妙篆反因市石巍然如魯靈光，誠哉漢玉之外妙莫過于市石也。泥下苟愛惜妙篆，當永永戒鑄，老凍專力于市石。

又

故鄉酒奉一壺，同濟叔隔牆泛蒲，亦是我兩人一端。午亦當我兩人一還家也。趁熱急飲。

尺牘新鈔

六卷之一二

九 謝古堂訂

又

此中見大作者俱有。南陽劉于驥之思，不孝懼唐突不敢作。包攬里長若不拒便，褻笑滿見，桃源惡成河西務矣。

又

賤造煩質，朱公雖不欲，先生透露消息，然又恐先生不實實。誠被如此薄命，萬一落得一兩句不好，詎既無救于性命，徒多數日愁苦，則不如說明博果幾句甜言，落得眼前快樂也一笑。

一 荅黃濟叔

先生云：近日作印章，不必用意，自有配合之妙，得之不孝之詩文，謬矣。謬矣。不孝之詩文，近日少少曲折如意者，從先生之篆之鑄之，詩之畫之，寥寥數語，札于種種，悟入耳。爲此言似吾兩人交相譽，吾兩人豈交相譽者？第不孝微窺先生所作，半月來實黃更進數層，不孝動筆亦實實略異往昔，所以然者，吾兩人交相動耳。世間絕技源流，總同世人，所以不可傳者，無他，坐使人無所動耳。不孝得先生一字而心動，先尺牘新鈔六卷之十二

十 謝古堂訂

又

既在濫泥中，愈動則身愈陷。願先生立定脚跟，自有

瓜熟蒂落時同汨洪流內不能挽落水羅漢以此自愧也

又

祝由科有從癘法此公得之矣每以尊事語人謂人取名字當極癘極古怪者方能免禍客曰不然須取極平常者庶禍發時尚有濟叔一輩人頂缸耳一笑

與林鐵崖

伯敬友夏只是奸新落筆遂不顧所安耳他且勿論即如穆天子傳汲冢周書類凡缺字類作口武王凡

又廣新鈔

卷之十二

士 廣古堂訂

銘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亦缺文也兩君目口爲口字友夏云四口字叠出妙語不以爲纖伯敬云讀口戕口竦然骨驚不知凡銘與四口字何涉豈三代時便學作鍾譚詩耶即此已可笑何況其他

又

居官而論門戶已足笑作詩文而亦論門戶豈不可駭至父子作詩文而分別門戶豈不尤可駭王百穀以詩文名海內者三十年詩亦醇正與雅至其哭哀相國之墓白王仲子之寬行誼有足多者有父如此

亦無愧于其子矣乃其少子留字亦房者畧有才情

走入魔道附子鄉馬仲良縉名于世近見其詩刻種種無一語及其父同時諸名彥爲留序詩者體留意亦未敢一言及其父若百穀生前負大辱于世留不屑爲其子故推而遠之者詩文即不同調何致自昧于人倫如是僕故曰萬曆中以門戶分別忍于推遠其父者某以詩文分別而忍于推遠其父者王留也以法論留當首誅先生方操選政如留者應在必黜即不黜求以僕此語載之留詩之前使知倫理中有

又廣新鈔

卷之一二

三 廣古堂訂

此等禽畜

與胡元潤

索弟書者但求舊連四紙便堪揮灑綾練皆不敢書王荆公作字未常輕用縑帛獨于佛語用之大有理千絲萬絲縑來一筆兩筆塗去弟詩即不應字即不劣亦不敢造此惡業也

答張屬篋

此來已不見紫旋老人痛甚痛甚遲遲不敢臨足下者恐觸人琴感耳大覲且留爲雪中沽酒撥悶之需

紫霞之集雖有孝翁諸丈丈在然弟事也未敢以之
議人行將與足下訂之小阮何往空使人作松風之
夢

答范文白

祝培之以七十老人于徑寸牙牌上書桃源記細髮
爲行微塵遺字更留其下爲作圖真世間奇物原記
因疑佛疑仙此器小似神似鬼劉子驥見之畏此局
促應撒眉而去不復生問津想矣此中人傲然魏晉
以上未免復耶白大鵝大桑麻放曠太過借培之之
尺廣新動一入卷之一二

王顧古堂訂

復余蕭心

填詞一道在昔爲難于今尤甚徐青藤尚有難出鄉
語之語湯玉茗亦來音韻不諧之議鄭若庸張伯起
後人極詆其開類書之門諸君莫莫自異後人尚司
水君此况下焉者乎近日新詞競出非不靡靡可聽
但猶白益工詞曲蓋聽其去元人日益遠讀廣霞君
集翠裘覺馬致遠喬夢符一燈猶未滅也純用本色
絕去纖巧廣霞君不屑與世人鬪巧爭能只欲以本

色二字挽回風氣耳三十年來弟最心許者錢塘沈
字中之息宰河字中各來雖未登峰造極而一落筆
便欲證入元人三昧恨心疎手近日博山堂梨花齋
皆不及也石渠又勿論矣惜其早死未見其成使天
假此君以年沉雄老筆或亦不減吾廣霞也聞此中
有解事役人竟成演此旗字中不乏雙環妙女廣霞
君遂欲呵天下詞人爲田舍奴矣如尚不行富呼來
以一卮爲廣霞君壽

與梅杓司

尺廣新步一入卷之十二

王顧古堂訂

畫冊得足下佳跋少文臥遊真令衆山皆響矣謝謝
拙什憔悴之音不堪入鍾呂之聽幸足下痛加彈撻
得師一字咸過百朋矣客入城時面聆教正不盡

與胡元潤論畫

一水一石藉以輔理性情今人畫但貴人以喜導人
以躁妄耳與性情何與僕三十年此道見他人畫莫
無所動見元潤畧一涉筆便勿勿移情僕不自解也
世人妄爭增枯澀幾紛如如元潤者當別留一座于
青蓮花上段既無庸讚亦不着昔人欲藏書名山以

待其人字句紛紛非各山所耐惟當藏此一丘一壑
庶兩相慨耳後世必有知元潤者元潤自愛

又

古人設色見素今人設色見彩惟元潤能悉其故幸
以語我

與張宗緒

梨而核而根而幹而盈肥而徑圓凡數十年始殺青
而任刀筆竹而孫而龍鍾而斧而灑而粉澤凡經三
十五手而成側理始可供印氏人而雅而壯凡數年
尺廣新步 卷之十二 圭 顧古堂訂
而辨之無又數年而盡識字必十餘年始解文義乃
焚梨而錫機字造紙而印浮書解文義而還濡邪之
筆具雙瞻而讀非聖之書成諸天者如此其艱用之
人者如此其發告所不解

又

古人云有一語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
者切須鑒戒今之爲語者豈止一語一事豈止傷
天地之和折終身之福慢爲之全不知警哀哉

侯玄泓

明倫彙編人

與友人論詩書

詩之爲用者聲也聲之所以用者情也幽風二南二
雅三頌或出于婦人小夫衡口率意之作或出于元
臣碩老諷諭賦述之言泳洙休明抒寫道德情盛而
聲自叶焉遂登樂章歌薦朝廟此天下之真聲也若
大情曼者其聲嘽情抗者其聲厲情危者其聲烈情
豫者其聲揚是數者雖詭于和而情之所激皆足以
聲鐸律呂感動鬼神相鼠之詩其聲率山樞之詩其
聲迫迫且率而仲尼不刪者爲其情真也真故不諱
尺廣新步 卷之十二 十六 顧古堂訂
其微有激極而和之勢焉此亦聲之亞也六季三唐
刻鏤粗繪南北二宗拔猖率楚聲情交叶什無二三
何大復常謂唐初四子音節可誦子美調失流轉予
初趣之然究其所撰明月篇聲浮于情學者從是鑒
宋元之過相與規步音聲趨摹格調而天下之情隱
者亦大復爲之戒首也數十年以來聲盛者情僞情
真者聲俗兩家之說屹然不入而其不諸真樂則同
終成其兩僞而已矣

林弘衍 得山侯官人
退耕堂集

與就園

詩以道性情三百篇皆情也如江漢汝墳尤情之至者若緣情綺靡必至無情矣大作皆現前本色語實不經人道實無人道得半字而又字字入情字字合法此所以難也薄醉長齋家自度兒輩自了漢應當此一喝笑矣

宮傳錄

卷之十二

與黃維章

得五果恣飄然作如芝商山之想卷字盈千窺其神

又廣新鈔

思殊不厭觀縷再呈一卷求書舒元與桃源書記並加跋語留爲異時佳話

張繼孫

志編

正同學書

近來文字之禍百怪俱興往往創爲荒唐荒僻之事附以淫亂穢褻之詞謂爲藝苑雄談風流佳話甚之曲筆寫生規模通竹俾觀者魂搖色奪喪性易心其意不過網取輓面耳在有識者固知爲海市蜃樓爲言幻影其如天下高明特達者少隨俗被靡者多彼

見當世之所謂文人才士已覺然其爲書耶不

下如此則閨房兒女改簡越閑未嘗不爲文人才士之所許乎曰天良一錢或猶備備乎畏鬼畏人至此則恣肆無忌公然心雄膽激矣若夫不讀詩書未開禮法以暨黃童紅女幼弱無知血氣未定一讀此等詞說必致擊破混沌邪慝橫生拋棄軀命喪蔑倫喪小則滅身大且滅家嗚呼與言至此稍有入心者能無不寒而慄哉且人心之禍釀爲風俗風俗之壞積爲兵戈盜賊水火災厲其應如響讀書者可按牒而

又廣新鈔

爲我輩風愆難消多致有才無福時時以忠良正直爲心事事以利人濟物爲主尚恐功不勝過得算

余影觸忤鬼神今何取聖賢經傳之字盡誦妖魘淫

崇之聲容其爲侮慢褻瀆不且萬倍于狼藉覆轍者

乎禍天下而壞人心猶恐千劫難悔可不痛哉可不

懼哉

王仕雲

望如獻縣人

與羅星子

文章聲氣皆伏戈矛見道未深責人太甚皆是病根

未斷處我輩風雨鷄鳴致須時時提醒

與高康生

弟見聞波瀾驟驟耳知北望秦岱木陟其山南聯滄
勃木涉其溪跡鹿毛之非玄詎胡服之化碧然而嚶
嚶學臂宵風有懷頗然而長每枉夢寐况夫見班識
南望氣知銘桃岸盧倚差云咫尺無煩問視者乎鴻
文一卷賣色陸離空王之膏湯湯滯滯崑崗之談熊
熊魂魂主乃破憺忽之支亦因泥池之扇戶藏鬱于
珍板根于元殆于凝雪激風千古不落足使見者王
尺廣新錄 卷之十二 元雜古堂訂

與某

血以行已不過失官曲以從人乃至失性此兩失者
宜何姑焉僕奉家大人之教有素頗知所自處足下
勿過爲我慮也

宗 願 聞 先生 江都 蘇

與黃與權老伯

富昭公郎時神色點淡言及長征措語索莫心竊憂

之忽傳京口之信再得顧老之書玉樓作賦確乎挽

青鳥而上矣幾年得一同調百歲得幾知心熱血灑

人明眼照世乾坤大事欲稽匡扶吾道因緣悉資維

屬一旦謫焉長逝傷心刺骨痛何可言竊謂天道至

今日與不可問矣望老伯奪愛以理以數勉爲解息

住輩後起何辭卜貞息樂之言在耳所以報圯孺吾

兄者從今日始

王 珩 水吼 江寧人

與紀伯紫

尺牘新錄 卷之十二 手澤古堂訂

霜去秋之後愈覺憔悴義命自安亦已久矣然有不

能安者孤馬飄零于雲表窮蹙踰于木末稿棄志

胡稻梁之鬼皆得而竊笑之嗟乎伯紫天下許大何

處容吾雙展吾且逝矣

鍾文明 韓 蘇 蘇 蘇 蘇

與閔伯宗

人生受命付才有如捏土爲窰瓶墨杯杓各有分數
設杯杓而求納瓶罍之水不待智者笑之矣獨有保
持謹守不自撲滅則一耳若足下者高山大澤藏用

無涯弟且不得而草擬之敢窮其底與耶
葛一龍 虞甫河鹿人

與鄒滿字

昨奉候不及見見佳書喜而欲狂乃登閣開窗盤桓
徒倚指天南霄色如君州窗紅紫閃爍炙人比之與
盡返者所得不既多乎伯紫兄扇領教才情如此千
占少年自不可及況今之翩翩得意者耶心定作報
惟恐老年才盡無能爲耳爲我致意把臂人林嘗有
一日

尺牘新鈔

人卷之一

三 顧古堂訂

今日種竹值此好雨此君有福福及主人大快大快
但晴時須灑水葉上如此數日葉葉皆青色不變矣
大作妙甚雨如此正好弄筆不得侍爲弟子奈何
失名

與東鄉令同年孫養冲

孫公 許州人

江上釣磯拭之如鏡日夕引領竿鵠一問醉翁起居
而年丈靡靡所在難黍不追使我停雲之思轉深年
丈約文久焉鵠儀一舉小鮮美錦景行式在望古通

集實惟斯人匡山噬峨螭水楊波是其不言而脈無
字之竭矣如僕退遂衡門魚魚處處文見峨眉則微
尚弗屑枯樺行汲又力所不任假令蠹魚無脉望之
期則竭澀鮮自濡之策非藉雲中泰豆六轡南夢恐
逐日虫氓不復有循匡趨影之處耳王荅湯先生詞
壇尊宿三齊五金咸出其治計年丈自公之暇造膝
定殷塵尾餘所雙魚之服甚可貯也拜垂一字是在
寒修使弟他時曳裾懷刺不爲生客齒牙之惠過承
能矣惟年丈念之

尺牘新鈔

人卷之一

三 顧古堂訂

尤 何千展 吳縣人

遺亡友湯卿謀書

弟別兄七年矣一日不見采蕭猶嘆其久况死生契
關哉然思兄而不見兄阿雄如見兄焉今阿雄又歿
矣弟永無見兄之日矣悲哉悲哉論者輒云天道無
知伯道無兄弟不謂然天蓋以忌才爲道耳既能殺
才人必能殺才人之婦豈不能殺才人之子覆巢之
下必無完卵老蒼壽子和盤託出非假夢夢也所不
可解者鴛鴦雙打蘭蕙齊使孩抱中物何不并求一

寄此友書
權王元美
遺此爲三
本和情雅
之無無人
可於我耳
於子天問
有問無答
最者依細
中至三年
悔化碧
消風矣有

棺使父子夫婦同登鬼錄方見斬草除根之計而又
片時慘憺漏網七年耶然正多此七年襁褓者能行
矣呱泣者能言矣髮漸垂齒漸長目漸識之無手漸
解塗抹矣白頭老母且喜弄孫總角故人亦欣得婿
乃於千絲萬縷綿綿繫戀之中一刀割絕痛入心脾
七年之淚枯而復生七年之賜續而復斷此弟前生
三峽木石哀絳重現此銷魂逆血之報始知造化小
兒天資刻薄顛倒世人其忌才之心發之益遲受之
益慘矣獨怪兄之靈心慧業非待書天上即修文地
尺牘新鈔 卷之十二 蕭古堂訂

千歲萬十
絕記實物
天端亦不
可爲不通
矣

弟每過兄家必見阿雄客狀從長安歸阿雄出批見
其新然頭角宛有父風喜不自勝一日相奇如喪重
寶中夜傍徨憤恨填胸故以前說歸怨於天以後說
致咎於兄也兄得毋鳴爲阿尊故慈耶弟年來窮愁
益其一意學佛但苦無入手處宿德有云割愛第一
今哭阿雄愛心大動又增修持一病然過此以往水
流花落總不相關矣所極不忘者野岸雙棺佳城未
築然築城龜市自有定數兄勿爲恨他日生芻一未
重哭兄於白楊青草中生別死離乃爲究竟則信矣
尺牘新鈔 卷之十二 蕭古堂訂

弟承無見兄之日也并未求見其如兄者不可得也可
奈何奈何若何

上沈旭輪師

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極汗洋之觀如危峰絕壑穿
倚河漢徑路俱絕如空山月明通天鶴唳清曠無塵
如蒲團入定爐烟細裊能資人靜悟如鐵騎疾馳旂
鼓競作時增悲壯如疎簾午風雅琴徐撫有和平之
樂此吾師三十篇之大槩也願與世人共識廬山面
目勿云後遂無問津者

與周星曙

虞長孺曰。天地一梨園也。今日正第一齣。拍板門。機大家。厮混耳。但脚色全副。丑淨說白一味。打諢。殊耐不得。設使補衙打鼓。桓伊彈箏。馬融吹笛。王維擲琵琶。大蘇唱大江。東柳七歌楊柳。外自成韻事。

與錢紫綰

人固不可無年。亦不可無姿。假使馮唐顏驁。作白頭吟。何如隴西公子。挽角荷衣。賦高軒過。左太冲名重三都。羣姬一唾。未免委頓。終不若潘安仁。秋。彈洛陽尺牘新鈔。卷之十二。王觀古堂訂。女耶。麗。繞。載。果。滿。車。也。紫。韜。一。身。而。并。二。美。文。心。既。麗。襟。情。之。咏。復。爾。清。新。豈。非。天。生。異。寶。爲。江。東。獨。秀。耶。

與友

士君子世亂家貧。出無左右之援。居無升斗之儲。食從屠酤。兒游貴且快意。安能對煥精板。摺。離。慨。聲。雷。之。輩。尋。章。摘。句。數。米。置。鹽。在。小。兒。女。子。手。中。乞。活。哉。謝人觀藥書

侯風月膏。青烟花痢疾。同馬卿之消渴。比盧子之幽。

憂忽啓雙魚。如蓬扁鵲。贈之芍藥。授我木瓜。紫蘇與白芷。同香黃蘗。共紅花。相映。雖云小草。即是大丹。月宮桂樹。竊自姮娥。台洞桃花。採從仙女。一杯池水。堪資丈室之談。半七神樓。頓壓鈞天之夢。肺腑能語羊叔子。豈有酖人耳目。發皇楚太子無勞謝客。

與友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窓竹尾。燈火青燐。吾不知佳趣。竟安在哉。雁裘質矣。何有狐貂。魚釜空矣。何有羊羔。昔人詩云。風力欲冰酒。霜威能折綿。今也無酒可尺牘新鈔。卷之十二。王觀古堂訂。水無綿可折。悲哉。悲哉。何以卒歲來集之。元成蕭山人。南行偶筆。

與呂範伯韓重生同年 癸未

公解之後。荒園一區。約及十畝。蔓草滋露。亂蛙吟風。家僮數人。僅飽淡飯。無他幹事。命各執耨耨。以習勞。其筋骨運枯。桿以動盪。其機智未嘗帶根而移。芍藥亦未嘗辟麝。以護牡丹。但以秋松冬芥爲主。凡薑韭茄瓜虎爪羊眼之類。咸輔焉。依期佈種。依期收刈。暇則叉手巡行。見螳蝦之攫食。聽螻蝈之長譟。火班。猶。

元成有
風三
直入元
之者故
其

長日有知
元調家
無力行

若農夫之恨田鼠除蟛如漁人之惡澤蛇扶弱去

侵滋乾候熟青映廚頭香生鍋底或鮮或醃或蒸或

晒咸有具方庖丁鼓刀而進則有傳語本官今日斷

屑之善謀任賓移腹而俟則有爛蒸去毛莫拘折項

之可啍味其旨好分餉寮佐偶有麻餘病及與阜

蓋充溢歸史公富大有之書調藻克修小爾雅收風

人之句三發之饒粥有恃五味之調劑得宜詩腸能

瘦非食肉可肥士俗難醫以菜根而療雖萬錢下箸

五侯合鮑未見其彼飽而我饑盤餐置壁魚羹置

八廣著鈔卷之十二

錦未見其彼有餘而我不足也故人視我其享受不

亦修哉

胡宗仁彭樂長自江寧人

與鍾伯敬

公詢寒門諸子弟敬以名字相問弟宗信字可復以

字行世所稱雪村者名宗智耀昆起昆僕之子玉昆

士昆雪村子也皆學畫專門書掩茗枕齋香間開筆

盈案妄擬堆笏滿床昔人一門五貴七葉蟬聯想如

是耶公問之得毋噴飯

元成有
風三
直入元
之者故
其

胡玉昆元潤江寧人

與樸園

抱病伏枕幾至不起遠勸下問銜佩殊至兼辱詩卷

朋樽之惠展帙長哦啓髮浮白不知秋風吹墮白日

唐際仲江寧人

與王鍾淑書

凡百可忍惟閒難耐索居顧影戚戚寡惟安得立千

尺峰頭右當廣莫之風左攬滄溟之日呼吸而通帝

座被髮而下大荒一吐胸中幽憤不則與二三知己

尺廣著鈔卷之一二

衆顏一室酒酣耳熱博得一場嬉笑怒罵悉銷寂破

俗勝坐同一室咄咄書空也

與徐問復書

天外毛羽復入樊籠長夏如年惟閒難耐日間日病

日病日貧病較重肥貧輸巧富每一興懷徒鬱鬱耳

張明弼全人

板蕩八公座主

一行作吏情出飽飽習驟厲驚既非所任矯心飾貌

又違所安以是中寐懷驚方餐休慮私念我輩即不

卷之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能赤羽白旗振武安之瓦長等遠敵射聊城之音
管追隨法師汎濫七經誅羣緯灑唾則金石之音
者落墨則山川之氣動何乃踞荒都制伏未階作
書別姬棧紙上吐言則驚咳席端寧不負此鬚眉耶
李昌祚文孫漢陽人
與易職侯甲戌冬

俗儒初受句讀蒙率成習能于苟安希章句訓詁之
華足以欺世而炫需積之二三十年塵土數斛墳築
胸臆富其握筆申楮割縑舊所揣摩強記之陳言幸
尺牘新鈔卷之十二
一當以免勤勞書卷其偶偏也吾鋪鑄而用之
陳設于前以諉人喜似提掇其線者即運動儼然似
人然而皆木偶也直獻之耳此豈學道輔經籍大丈
夫之所為哉
彭而述子孫高峰郡州籍新蜀人

與就園
為人謀而不忠乎曾子每日一省為君謀而不忠乎
官一世不一省古視人如君今人視君不如人做官
一生不及曾子一日只算斗筭俸澤博吾先師一噫

卷之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字考語而已噫字可作謚否年翁幸有以教我
與某
語曰鶯鳥累百不如一鶚言冲霄之舉耳若夫鶚也
羽銖毛雙盤窠林莽即一鶚鳴噪而啄之矣里閭卑
俗本無知識成敗論人宜其嬉笑見但儲養毛羽此
不足較也

丁迷家漢江浦人

示兒

凡故皆有夙因薄故舊者其人不長是以聖人重故
尺牘新鈔卷之一
又

人身如樹這一點慈愛之心便是根若由本及末由
幹遠枝總是這一個生意偏枯者不仁傷殘者立槁
夏華岳孝感人時為陳州守

與瑞春庵父母

兩雛初謝臺端歸即馳書不佞鼎曰蔣明府嶽峙酒
清護護勁松下風簾曰浴日涵天汪汪萬頃陂真父
母父母云不佞讀已舉手如顧吾梓里何幸有此父
母又夷然自失不佞亦父母乎人者安得子弟見之

此體大異
詩亦廣然
無異矣

此體大異
詩亦廣然
無異矣

而愛之而敬若斯耶祇自照而自慚耳德量賦之
天定涵養係于功深不佞俱闕然何足以方大賢長
者哉

吳第 日 蕭 紅 人

竟陵署中以詩代家書寄弟

不久成歸耳聊先報數行真看衰相見肯為熱官忙
酒可留新醅花須著晚香西園松竹下早設竹方床
沈光祿 仲述 舊蓮 死 平 人

與友

人景新 卷之一 二

三 續 古 堂 訂

前人著剪燈餘話遂以此妨舊宗之祀一朝臣于公
會處出此書亦為物類所鄙此不過唐小說之流而
識者猶惜閑檢如此今書肆邪刻有百倍于書眉者
其跡近于兒戲其見存于射利其罪中于人心士習
禍且不可言唐臣狄梁公奏毀天下淫祠當世偉之
至今猶令人聞風興起然淫祠之害及于愚氓淫書
之害流于賢智吾不知輔世長民者作何處置

與友

凡著書如小品及教後學獨得自喜者不妨略用圖

點以標新意若經制大編以呈君相贊師友傳之天
下萬世者一用圈點便成私書轉瞬異同峰起矣李
卓吾陳明卿皆不能免近日尤為濫觴可為著書家
一大戒也至施于自作詩文尤為不可昔言三分詩
七分讀以為笑謔若無一分可觀而加十分圈點謬
亦甚矣

吳宗信 冠五休 寧 人
屯溪集

與樸園

得定山先生詩不及待歸輒于道上讀之驢背上歡

人景新 卷之十二

三 續 古 堂 訂

喜欲墮

又

宋人亦以十九日為重陽偶得花寒今日酒為古
重陽句先生和之

又

南中風氣甜美易使人無骨公即赴少年宜早歸北
地以太行千仞堅其柔脆吾家黃山而意勃勃只在
黃沙白草間

與周雪客

趙孟白先生作齊人文云。勵名行者。不以飲食爲細。畏清議者。不以妻子爲愚。二語不知提醒多少。醉夢人。我輩爲八股不能開導人心。扶翼世道。雖覺如花熱如火。抵堪覆澆耳。

吳晉介在江寧人

復汪舟次

讀吳楚人詩。想見此老。予于東湖空塔落日橫眉索句。路人作鬼聲。唧唧。柳榆時。昔宋登春見謝榛詩。唾曰。何乃津津。諷貴巧。活展此老詩竟卷。如入水雪。告人讀新夢。卷之一二。三三。讀古堂詩。中使人冷。畏。

與林鏡崖先生

作客山陰道。上遂復數月。念先生去住至今猶未定。但覺千巖競愁。萬壑爭淚。

與林茂之前輩

先生以望九之年。猶懸下書蠅頭字。行數十里。不仗扶老。所謂不神不仙以者。作結爲大年者。

與周園客

榛園先生謂金聖嘆評書三四種總是一枝筆。此語

子敬應題
神者筆俱
已傳布故
錄此一

惜聖嘆不及聞盲人無識尚欲爭學此一技筆豈不可。啞僕又常聞前人論書。運筆專主中鋒。石田老人曰。八面鋒。一齊都來。尚了不得。如何說中鋒。此可爲文章法。願與園客共參之。

魏學洵子敬嘉善人

荅唐宜之

先生信道真篤。如針就鉞。如嬰總乳。不復墮苦海。最可憐憫者弟耳。弟之好書如世人好色。暫時割絕。到眼又被纏綿。今古文字無一不足貪者。忙忙一生。未及讀新夢。卷之十二。三三。讀古堂詩。

又讀新夢

知何日恬寂。頃展慈山經解。及讀先生來教。意似躍躍欲亮矣。已預愁明日此時不知先景何似。道念無根。真堪悲泣。

周體觀伯恒遵化人

荅池州劉德輿修誌書

貴池不可以久闕志。茲屬勞于門下。志之幸也。今讀所哀集。備極旁蒐。良史之才。未之能過。竊計門下以世學之博。當父母之邦。雲物山川。不忍有所放失。命意周至。訓辭典雅。其用心良厚。狀實遜於華緩。奪其

詳畧之間也。田賦力役。官師介貨。重民事也。未
求于成法。而論說弗著。征于時宜。而開成亦未之
也。自上下下。導之成風。自下上上。由之成俗。其開
升通降。隱然于革。薄從忠之處。宜在作者。至藝文
者。備諸外典。名實相實。天下之口。係焉。周官小史
史之遺也。網羅未富。其失也。簡擇未審。其失也。
淹如江李諸君。號稱格史。而於誌論。則爲歎然。亦
以審其故矣。若夫以國門之懸。通于研。弘釋官之
於家。美尼焉。爲一時之書。一人之筆。矣。矣。矣。
爲一代巨手。自爾卓然而區區之見。尤願有以廣之
也。

宋 徽 遂初進賢人

與張修崖

金陵託處。地過芝蘭之室。情深綺紵之歡。曉想風期。
卓然千古矣。別後道路。紆徐季夏之望。始抵舊門。長
安塵土。重以山居既久。野性難馴。豐草長林。瀟深。
鹿之戀。釣天廣。奏其奈。鷓鴣之悲。秋風。草。終期。
家。心。人。數。最。夕。也。

魏大中 孔時基善人
藏書齊集

荅吳生白

富貴利達。萃于長安。東西南北之人。竭知畢慮。與
是暑。于是風雨晦冥。于是而台臺以一介之使。爲
累其生平之恬。世安得此長者之言。而誦之。不肖
以愈心折。而不能自己也。觀天之處。厚祿。每與厚
相配。如名山。覽勝。優游。歲月。橫看成嶺側看成峰。
過。計。思。尚。有。餘。味。苟。非。然。者。如。登。浮。屠。羅。級。而。上。
之。已。覺。困。頓。一。霎。及。掛。界。離。虎。實。無。餘。地。
以。輕。尼。疾。趨。而。下。勢。所。必。然。履。上。星。辰。坐。鎮。雅。俗。以
此。易。天。下。可。矣。不。肖。薄。德。又。弗。論。也。

荅方孩未

藉名花者。值其荷。見其且蓄且放也。日幾幾焉。且沽
某酒且。賜某客。而盲風妬雨。夜半。陡作。辨。沾。泥。矣。
盲者。妬者。不知夫。開者之光景。原無多也。當年。過。從。
俯仰。歎歎。宛然在目。弟。豈。意。至。今日。耶。則。弟。之。去。已。
晚矣。

荅王中認 時爲客城令

忘辭基廟之舉功在千百世之人心作成人才于
識不知中熙熙有所興起此濟世第一義也錫山
出一名儒國家復得一正人矣

荅許月生

去小人正如拂塵旋拂旋有獨太陽當空塵不爲
狂風捲地而舉扇障之則何益矣台臺所以屬望
正法眼也乖崖熱心救火而伎者且以爲乖崖罪
就者又將執乖崖爲世之爲乖崖分疏者罪怒濟
立海滔天以迄今日而猶滯于荒涼寂寥之流
念及不勝咄咄之詫反以長安珠桂塵處耶

付沙兒

富貴之途君子小人之所共處也富貴育育亦君子
小人之所同病直已而對小人猶易曲意以調君子
正難我不乃易人之所難難人之所易耶拂衣之志
逾堅第能入僥出恐不成爲出處直須時焉耳

荅蕭元恒

朝端每爲一二倡邪說而有險者所壞其人豈非序
序間所稱能文章之士耶標新說爽而好用其心于

龍鼓及阮之揚憂憂乎纖薄豁刺是務安得不龍于
正然則其軋苗者其所以爲競者也士之束書不觀
而荒于嬉者害止其身其能文章者害乃在天下國
家衡文者日閱數十百卷皆束書不觀而荒于嬉者
之文得一二標新競美之文安得不亟賞之而亟
之孰知其貽害于天下國家者竟斯人也南國士
爭奮于文而特重知言者以司文章之命知必于新
異中允擇其不詭于正者而後賞之而後拔之異日
立朝者同爲安定先生之門人而造禍于國家者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十二終 大尼

尺牘新鈔二選錄并序
粵稽書名印庫類序于時事理
三觀義非一按纂華林以川數
父體論新給五國出紳紳十餘
逾變態歌駢駢壯采于篇章
類表敘經迴於教于法論湯湯
則旨復於泉辭切字則難辭於
論策目暨九章十啓靡非才學
以流信厚第載客難大青風以
出致語異變能巧屑不能親則
異繁卑哲匠莫能算余之去情
蓋與一也彼夫體製可傳吾派

則有事關國語析機密辭
尺幅之中局渙微隨出外對
一紙賢于十牋之師國爲單詞
巨頭兩大之彙中盟講答呂相
蓋舉尺書排難解紛喜連即按
出此其大譽可傳而言若無
密親雙渾融受氣離感時物即
流車對景炎而結得尹匪契彌
寄輒轉于數行樂術學違叙考
卒于一个煩鱗蒼雁時逐瑞函
變燧迴量快唐勞許定著與同
恩日派本血八駐症騰而申寧

許飛鴻目參晉堂大雷之嶺
有報章會鄂令出函縣非
高峰幽岫景別襟溪細石
致龜桐水月有脫略夢繁
晴襟華語蘿月之下探討
又問猶度命半和申勸學
語葛誠甥韓叩龜廬出嘆
須篋誼慕吟軸氣心經北
燭應對空虛園而冀申梅
探藥淮起已出同心流水
念伊以之免在故山可過
又逢歸常留愛刻何期支
謝出

廣書未盡乃若指陳經術
臥聽申盍各手聯篇發
焚竹序機類苑足代宣
名篇堪光林壑更肩青牛
紅衫樓頭嫩梅李目非
羅亦從下解簫公主雅
果屬繼歸姬以表勞清
凡斯之類皆藉手書時
名流江東之士阮元瑜之
久已流傳蕭大園以足
膾炙爰局襲此茲聯命
膠東河北五邑之校

中既互競連珠出格爾昇希體
也或辱落目見十或燈岷目桓
旨或昔尾以溫麗或綿構之祺
密或文辭簡要情片語亦已訴
或卑理淹通衆百函亦逾厲或
臨池詳煥細端楷裏之蠅或握
管飛騰橫蹠天門出虎鏗錫可
駐塗出出正帛第重藻穠堪觀
夫城以靈霞十夫人劉家之世
說即是蘭茗登蕭氏以高坐無
非琬琰晚近以還此豈不嗣原
其流莽厥育三壽願陸華宗滿

楊妙煥金貂要珥望著神仙漢
稭厚囊復爲卿相寒燈策札都
由目覽之門生故舊書箋盡出
桓溫以幕客且乞賢尊雅雅准
唐翰桂出篇華札翻反爭謹言
煥以煥果有擬繁歛輝璫以書
效邢昺雀煥出札嘗呵爲小兒
目目外篇果所爲難一也且夫
藥函越鱗各有復安魏柔席九
悉由習浩歛執官麗不歡北轍
又夫孤羣雖溫難煥率轅出魯
今君草門寒暖縫掖紫流祇三

制軍又書但慕集賢以院既遠
才同李楊文類乎此無益身名
徒資口實加出遭逢疎遠罕與
圖北府以遊徒居客之及華屋
保池出房行誼不足目其鋪叙
盡里不足以參選擇其所希難
二也古者飛書馳檄記室軍諮
雅多十後一使相將尤目語晉
嘉尚今則車書既一羽檄存濟
論刺樞出徒正識雖處出羣益
其所希難三也狀而量移代換
何處羣賢璧坐環馳歟云非寶

此新觀夫乎既願麗數百清
標下先生優選鴻文于賴古矣
陸夫曩時不再官古希悲淡聚
難期于今所歎匪勞音驛莫慰
幽憂不事箋箋通緹緹縈乃
等諸家以今采黨人名書
氏以著華裝出異歸縣詣通國
付取典籤
康熙丙申歲次丁未管王正月
陽羨陳維裕撰

甯陽岐最宋軾書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弃集目錄

卷之一

趙南星 夢白濟鶴北直高邑人

與吳復庵 又 答傅尚盤 與邢子恩 與友 又

馮琦 用臨冰菴山東臨朐人

寄山陰王相公 與徐雲衢同年 答趙心室司

拒 寄楊夢山太守 答郝楷雲令 答蒙斗

呂坤 叔簡新吾河南寧陵人

上座師龍江相公 答孫月峰 答康莊衡隱部

顧憲成 叔子涇陽江南無錫人

與友人論學 與周仲純 與李修吾清樞

高攀龍 存之景遷江南無錫人

答錢駟甫 與友 又 別友

繆昌期 從野立生

答沈君聚 各周李侯 答李序廉廣夜

鄒守益 謙之東陽江西安福人

各周道亨 各楊淑文 各余相之 與唐荆陽

顧大章 伯欽庫容江由前熟人

啓尚書王公 別同心絕筆

丁乾學 天行自養順天宛平人原籍山陰

與客 又

米萬鍾 仲詔友石順天宛平人

與客

鹿善繼 伯順乾岳直隸定興人

在職方上 素內閣書 殺太宰

孫奇逢 鍾元直隸容城人

上孫閣部 答友人

朱之馮 德止勉齊直隸順天人

遺子弟書

孟兆祥 允吉肖形直隸文河人

與客

金鉉 伯玉直隸順天人

與友人 與陳幾亭 與友人 又

汪偉 叔度長江寧府休寧人

遺筆示子

梁以樟 公伙確濟直隸清苑人

答鄒孝威

劉理順 湛六河南北縣人

訓子

沈光裕 仲達直隸定平人

與性修簡

申佳胤 禮嘉縣人直隸永年人

遺札示子

萬表 民望縣人 世襲指揮後官至都督同知

與子

沈懋學 君與江甯宣城人

與湯伯御孝廉

申涵光 和孟足豐直隸永年人 瞻愍公子應山兄

與周汝齋 又 與楊猶龍

高爾儼 岱輿直隸靜海人

與致庵 古處堂集

卷之二

魏喬介 石生見林貞年直隸邯鄲人

與人 又 又 又 又

蔡復一 敬夫元履福建同安人

與何相公 遷卷全集

與商等 與李十初 與溫晉侯侍御 與吳

師 與鄭大白古士 與劉佛坐 荅馮文所

趙宦光 凡大江南吳縣人

與某

孫出咎 家錫山東濰縣人

與張慶葵

董斯張 遷周浙江烏程人

與韓仲弓 又 又

高濂 宗臣自稱石門山人福建閩縣人

示人

顧夢圭 武解江南崑山人官布政

與人

黃甲 首鄉江南江寧人

與友

王永吉 中初江南無錫人壬戌進士時為定典令

復孫鍾元孝廉

段一潔 王鑑直隸長垣人 家所

與吳介茲

安致遠 靜子山東壽光人

與周懷國先生

謝惠尺牘新鈔 與方與三

與李孝先

與牛石邑侯 又 與蔡漫大 又 吳對生

胡介彥 遠鏡磨人

與林鐵崖

答劉進民 與程仲玉 寓長 與全

與魏縣 與李乾一

與劉太守 與

張壇 步青浙江錢塘人

與沈句事

何棟如子 子克天 玉江南集 每人一紙

與中與友

金文甫

與人

郁伯仁 履臣江南華亭人

與人

王相說 寶德江南華亭人

與客紫元

徐承澤 北海退谷上林籍山東益都人

與友 又

高阜 康生江南江寧人

與周懷國

又 與紀伯紫 與吳錫

五 與吳介茲

與振公 與瑞永 容林

王萊 補之幼近初名 漢山東益都人

與楊大 與王宅宇

與蕭純玉 與馬平仲

李長祥 子發現 蜀川達州人

與王雙白 論佛書

蕭承仁 蜀山巨侯江南吳縣人

與徐林書

卷之三

宋懋澄 幼青江南華亭人

與監登 與白大

龔鼎孳 孝升芝麓江南合肥人

與唐精均 寄都幸戚

復胡彥遠 答朱近修

許友 有介介眉介壽 福建侯官人

與林鐵崖使君

羅燿 是子江南江寧人

詩虎堂集

答胥薦公

施開章 尚白愚山江南宜城人

與彭禹峰 復顧見山 寄余廣之先生 共同門李為參 寄丁筠園 與陳伯璣論景陵

盧象昇 九台江南宜興人

寄謝子弟 寄謝室人 客陸筠修方伯

張可虛 季茂屬花江南江寧人

與周誠齋

謝廷琨 元潤稱公江南江寧人

與謝廷琨

羅孚尹 敬公江南上元衛人承陽舊原名光聖

與戴蕭 與無惟道人 與焉若采 與竹峰 與卓連 又 又 又 與丁蘭生 又

徐術知 右丞凌上江南上元人

與趙止思

吳宗信 冠五江南休寧人

與周國客 與端公 與吳介疏 代東萊中秘 代東淵乘三先生薦幕客

失名

答方孩未伴卿 客夏邑彭孝先 答胡學博

客黃仲業 與夏漢仲 與戴石房 與戴嘉

金彩 貢華江南吳縣人

與西林 與升公

卷之四

曾楚卿 元贊編建莆田人

客吳洋弋座

楊循吉 君家江南吳縣人

與人

徐芳仲 光樹巷江南南城人

與林應編 客苗九符邑侯二 客苗九符邑侯

周崇極 無所溯廣黃岡人

與盛休菴

朱一是 近修浙江海寧人

與吳仲木青 又 與顧修遠北 與龔任山伯

凡民興 嘉賓宣子湖廣嘉魚人

與門人趙國瑞 與李蒲溪 示如土頂 與凌叔子 與門士楚天通 與中金石 與流支

季 與釋任菴 與友人

侯一元 二谷浙江德清人

與陳開南 與彭教授

張大復 元長江南崑山人

與李弘 與朱白民

趙寬 宋夫江南吳江人官按察使

與楊君謙

范允臨 長清江南吳縣人

與王辰玉

范文若 香令江南上海人

與蘇大尹

鄧猷 文慶江南常熟人孝廉

與客

馬世奇 東修君常江南無錫人

與諸康生 與吳子往 答孫子尚 與王其天

葛一龍 雲南江南吳縣人

謝阮太冲應序

成性 我存江南和州人

與友

倪天樞 臣北江南桐城人

與方蘭止

王命新 又新山東汶上人

與友

釋本昇 天岸江南全椒人

與許八禪師

陳周政 子臨縣卷四川營山人

與周棟園 又 又

吳宏 遠度江西金谿人寓江寧

與周雪客

錢梅 彥林浙江嘉善人

與人

王家屏 對南山內山陰人

答楊給諫 答楚中丞 答王督府 答張明憲

章貞 載奇合司浙江會稽人

答安靜子

陳璜 瑛蘭浙江臨海人進士

與友

卷之五

劉宗周 走東念臺浙江會稽人

各孔文在

倪元璐 王汝鴻寶浙江上虞人家會稽

與鄭超宗

路問禮 子本浙江諸暨人

與葉春元

李日華 君實浙江秀水人

與魯孔孫 與上辛廷 又 又 又

與曹孔孫 與上辛廷 又 又 又

黃洪憲 忠惠浙江嘉興人

復徐少辛

卓 辨 辛 彛浙江錢塘人

上沈何山先生書

諸九門 駿男浙江錢塘人

與胡彥遠 與嚴灝亭 復友 與友

孔自沐 文在浙江桐鄉人

各得舊圖書

計 東 前草浙江嘉興籍江南吳江人

與吳貴人書 與丁蔚園侯部 與友

丁 澎 扶荔堂集 浙江仁和人

遼宋王叔書 與孫赤臣 寄答計甫草 與九

初 介 丹見

荅彭城萬年少書 為虎長公與陳思和尚書

復以書院王 鐵山相公 報陳思思孝升 與

吳駿公先輩 與曹秋岳先輩 與孫豹人

孫國教 伯觀原名國光江南六合人

與胡長白 復董玄宰 荅陳木叔 荅文啓美

孫濟如 阿雁江南六合人伯觀先生子

與孫如 阿雁江南六合人

陳九經 江南豐城人

與焦澹園先生

卷之六

蔣鳴玉 楚珍全望人

復陳寒山 寄家中族戚 上黃海障房師 與

陳式臣同年 與張幼吉 買官簿今公考滿

書 示人 與人論文

傅占衡 平叔嘉川人

與徐仲之先生

孫 謙 燕貽五歲江南江寧人

與鄧元度 與傅逆陸

孫 石 介臣江南江寧人

與羅暇公

張大侯 五止江南江寧人

與唐次蟻

王亦臨 穆如江南江寧人

庚辰下第後與羅暇公

余 懷 鴻心江南江寧籍廬楚蒲田人

與吳如須

與吳如須

顧天峻 蘭室江南崑山人

答王平仲

顧 璠 英王廣漢江南吳縣人家江寧

與友人

陸 深 子淵松江上海人

與楊東濱 又 與子

董光宏 君茂浙江鄞縣人

與王逸亭 與邵定宇先生論文

歸有光 熙甫震川江南太倉人

與潘子實 與顧之義

阮自華 聖之江南休寧人

與葉之從孫

董以寧 文友江南武進人

答顧醫書 寄方坦菴先生書

龔百藥 介眉吳淞江南武進人

與吳玉虹書

周積賢 清王江南華亭人

與陳其年

鍾震陽 百里立洲江南宣城人

東臬司 與儀封令君 與某公 與某兄

某弟

卷之七

王 履 安道江南崑山人

與友人 又

王 衡 辰玉嶽山江南太倉人

與家主政

邵 寶 二泉江南無錫人

與同盟新貴王大令 又 與胡逢采伯訓

周立勳 勳自江南華亭人

東人中 與秋士 與偉南

張 潛 子 晉 曲林江南華亭人

與羅暇公

邵漢儀 孝威 一字 舊山江南吳縣人泰州人

與袁舞菴 芥黃九刺 與劉作述 與孫蔚人

唐汝詢 仲言江南華亭人

與吳

藏書集

目錄

王 顧古堂二刻

紀 青 竹遠江南江寧人伯紫粵人

與蘭葵 與艾清庭 與兒

張一 儒 先江南江寧人

與武仲宜孝康

程 已 幼洪興谷江南上元籍休寧人

與孫叔丁 與門人 與九如

嚴首昇 平子湖廣華容人

與唐月麓 與沈云誠 與謝永

與白生 與周居車 與余是谷 與王季豹

與蘭仲訓 與文未生 與王季豹

共人 與王澄川 與劉公言 與劉雲門

趙貞吉 正靜四川內江人

與李生 與唐則川 與督學曾思雲 與韓吏

宋登春 慶翁應元烏池直隸蔚州人

與人 又 讀某君詩與客

喬 鉢 文衣直隸內丘人

答友

張四維 鳳臺山西蒲州人

與孫淮海 寄王後學 寄高相公

藏書集

目錄

王 顧古堂二刻

李 楷 叔則 蔚州陝西朝邑人

與孫蔚人

孫枝蔚 蔚人陝西三原人

與

郝 微 仲 與湖廣京山人

與田肯王 又 各某僧

卷之八

宗元 端定 九梅 吳興州興化縣江都人

寄侯部王阮亭先生 又 寄王內相先生

與標閣先生 乞為亡友方內相引道謝書

與友 示智六十一 與智王對 又 由

王錫爵 荆石江南大行人

與趙定宇

與四華 再見

寄廣陵小定九

方拱乾 清之知花江南桐城人

與田雪齋 與李子登

徐允祿 汝廉江南嘉定人

與陶逸則 示人

徐絨 伯訓浙江山陰人

上錢宗伯

寶善集 人目錄

杜濬 于皇本村湖廣黃岡人

與陳國公言黃濟叔所著六書 與蔣而民

盛於斯 此公王郎江南南陵人

與劉燭於 各呈 與同人論古 與紀伊元

別吳君一 吳中縣令江南吳縣人 文定公子

申用嘉 吳中縣令江南吳縣人 文定公子

寄哈前執事金赤城公子

申繹芳 寧臣江南吳縣人 吳中先生

與林固

王豸來 古直旋一浙江錢塘人

與林鐵崖先生 與葉元龍

高兆 雲客福建候官人

與汪升次

孫枝蔚 再見

與弟實大

張明弼 公亮琴牧江南全壇人

上孔玉樞座師書 谷徐勿齋人史 與黃石齋

飛 與弟 與弟

蔣鳴玉 再見

與孝廉賓斯

蔣超 虎臣江南全壇人

各揚州司李王阮亭

張芳 菊人鹿林江南句容人

與人 與乙子實先 與郭功隄

徐汧 九一勿齋長洲籍吳縣人

與李映碧

釋正岳 谷鳴台

與杜澹雪

與減齋論古文

熊文舉 公遠雪堂江西南昌人
荀香集

又

艾南英 字子江 西東莞人 天禧子集

荅鄭超宗

徐芳 再見

—

與高自山
陳先定

章世純 大力江西臨川人

與劉士

源

曾裕 升伯 江西吉安人

與子孟貞
與子武子

傅占衡 再見

新中興陳真朝兄弟

陳孝逸

荅家伯賡惠茗壺 又 又 與臨川十二子

友 荅吳元望

施

與徐巨源

吳晉

與王降吉 與楚人 與張杞園

卷之十一

錢謙益
初學集

示從子求赤

5/25/14

魏裔介

與申

陳玉璫 相輝江南武進人

典寶五十一

董以寧

个
个
个
个

胡周萬葵錦堂遺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

陳龍巖

與程石門

鄒祇謨 程邛江南武進人

與陸孟思 答賀大士

陳允衡 伯慶江西建昌人

答施愚山先生

李清 敬碧江南興化人

與李竹西門人 與吳伯登 與衛承叔 與宗

張可大 扶與江南江寧人

示鹿兒 又

張遷 瑞星江南江寧人原名鹿微

與友 與陳原舒 荅陳弄白先生 荅姚襄王

釋允幾 石銘又字介丘潮廣武陵人

與陳原舒居士 荅張瑞星 與郭些庵中丞

釋道韶 雪庵

與公

余大成 也士集生江南江寧人

谷王元解

盛時泰 仲文江南江寧人

城山堂集

報泰淮漁父周隱翁 與陳京兆書 與盧公玉

田完野書

楊瑞本 愚甫樹滋快西臨潼人

與曹禹疏 又 荅王幼華 與王伯貞

周銘 鹿峰江南上元人原字亮臣

與林二史 荅康小范 與龔半千 與門人朱

陸燦 湘靈本姓錢江南常熟人

與杜三香琴 與儲聞弟 與門人吳仲武 許

馬導民 與子弄龍太白 與宋嘉象 又

與孫孝則

杜祝進 退思號斯湖廣黃岡人

與黃坤五

與賁坤五

卷之十二

蕭士瑋 伯玉江西泰和人

與趙學之太史 與顧與治 與范池州 與黃

石齋 與錢牧齋 與黃開泰 又 與

劉官卿 又 荅李塉公 與許行門 與易

紀老 復余集生 與馮郭仙 又 與蕭云

問 與蔡雲

陳際泰 太乙江西臨川人

與京特丘

湯顯祖 義仍海若江西臨川人

王若堂集

荅門人吳芳臺順使

羅萬藻 文止 江西臨川人

與過君 與陳興 與李小有

李明睿 太虛 閩翁 江內 昌人

示學恩

方孝標 樓岡 原名玄成 江南桐城人

上賁 雙菴先生 與謝獻卷 再與謝獻卷

李以薦 雲田 湖廣漢陽人

與程石門

與程石門

陳弘緒 士乘 江西南昌人

與吳家香 與雪崖 與李公 荅張滿福 與

徐世鴻 巨源 江西贛人

從宮詹 錢教齋 宋朱書香

黃國琦 五湖 石公 江西新昌人

與則 與國 又 又 又 又

倪 燦 閩公 閩縣 江南江陰人

與標 與先生

卷之十三

曹 玠 孫素山 東益都人

與房桓 泰 與李 太 半 宋 七 書

王 象 春 嶧 湖 集 又 與弟 與王 振 仲 撫 軍 又

與錢 牧 齋 又 與弟 與王 振 仲 撫 軍 又

李 開 先 伯 華 中 麓 山東 章丘人

與 人

藍 田 王 甫 山東 即墨人

虎 谷 上 石 涿 齋

邢 伺 子 恩 山東 臨邑人

來 禽 齋 集

荅 山 陽 郭 令

張 鳳 翔 蓬 立 山東 萊邑人

與 王 飛 白 又 荅 杜 友 白

張 蘭 忠 肯 仲 山東 濰縣人

從 吳 聖 父 母

宋 儀 察 義 山東 臨朐人

與 友

傅 國 特 卿 山東 臨朐人

與 呂 泰 政

盛世淮 德水山東德州人

與程晉熙 又 與沈無何 又 與程仲休
與張子襄 又 又 與程潤山 與陳幼仲

劉鴻承 松阜若承山人

谷文登 令解字

劉孔和 節之山人

與友人論詩

馮源 白山山東諸城人

與阜家書

高珩 慈溪會東山東萊陰人

與周誠齋 又

符彤慶 再見

與張星 又

袁懌 茂林陝西鳳翔人

與黃維章

康范生 小范退思江西安福人

與在菴

王若之 湘客山東益都人

與友人論詩

與王鍾湖 荅友 寄友人書 荅諸研溪

李煥章 遷山山東萊陽人

荅葛童子 荅趙卓子 與夏香壁 與章藏菴

胡周再見

與周再見 與周生 與趙振公 與佛

李澄中 滄山山東諸城人

與陳可良 與劉子羽

蔡宗襄 滄山山東萊陽人

與某

程康莊 崑崙山西武鄉人

與陳大士

徐日久 子卿浙江西安人

與泰西

方應祥 孟陵浙江西安人

與錢御冷

陳龍正 楊龍幾序浙江嘉善人

示人

高道素 玄期浙江秀水人

與友人論詩

復陳居一

高永清 齊南徵勝江南集揚人

將歸與仲弟

馮肇祀 幼將浙江會稽人

與誠齋先生

卷之十四

侯方域 朝宗河南商丘人

吳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復侯王純甫

家書集

虞典華 再見

與余澹心 又

余 懷 再見

與蔣芝麓總憲 與楊嗣伯 芥岡懷園先生

孫汧如 再見

與人三則

梅之煥 長公湖廣麻城人

與蔡君謨

程正揆 端伯湖廣孝感人

清溪詩

與戴蕭論老 與石溪和尚論莊 與石溪和尚

與符五公 復何省齋崇恩不公 與復振叔

朱泰顧 馬仲廬建甯人

與友人

徐芳 再見

寄木公四 寄黃維翰

鄧汝衡 原節福建侯官人

與同年李于璣孝廉 與徐惟和孝廉 又 與

黎士弘 托素齋文集

家書集

與張國先生

林古茂 茂之耶子福建福清人家殊茂

與邢五貞

李長日 化舒福建長汀人

與友人 咏懷堂集

何喬遠 鏡山福建晉江人

與莊應麟

黃文煥 坤五維章慈齊福建永福人

與陳若正 復陳昌英 芥許五史 芥潭服膺

與同年黃可遠 芥開允命 芥同年陳鑒

程 荅倫五知 復方章巖

黃 贊 贊王希老 蕭建禾 蕭人坤 王五先生子

與題得心

林嗣瑗 走入 鐵崖 福建晉江人

與吳介益 與樸園

汪懋麟 蛟門 江南江都人

東周樸園先生 東王阮亭先生

周在浚 雲客 河南祥符人 江西金谿縣

復何匡山年伯 與鹿峰兄 示弟龍客

卷之十五

孫金彌 介夫 浙江寧波人

與盧太史書 與王惟夏

馮 震 青門 河南祥符人 伯宗子

與雪客 荅高雨吉

唐時升 叔達 江南嘉定人

與魯長石編修書

釋弘儲 繼起 靈巖和尚 江南通州人

與石歸師

釋大嵩 友舍

與介丘神兄

賀 蒙 貴公 江南丹陽人

與管仲 與陳生 代從孫聖朝上南亭師求

賀 宿 天士 江南丹陽人

與文友論文 與鄧可士書 與友人論心

培廷榮 芬木 百南無錫人

與王玄卿 與吳冠五

汪 宛 若文 魏巷 江南長洲人

與王榮夫

劉宛綸 君宜 江南長洲人

與方夜未 與同年某

安紹芳 懋卿 江南無錫人

與友 西林集

失 名

與沈眉生

雷士俊 伯福 陝西涇陽人 家揚州

與王于 與李文山 與孫約人 又 又

與張六息 又 荅王榮夫

胡介再見

書藏爾慈 與開遠 與錢允武 與費麟菴

陳舒厚街浙江杭州人

與兒建中 荅陳司寇

黃遠授 俞邵福建晉江人宋白門唐錫先生子

與陳孫穀 與馮誦生論黃書

胡周壽再見

與呂應振 與田保若 與人 康辰都門與友

房天駟 大生江南江寧人

康孝集

目錄

聖訓古書二刻

復王總戎 與萬水部開來 復新城王子庭

高岑 蔚生江南上元人康生弟

與標開先生

高遇 甫吉江南上元人康生子蔚生姪

與馮青門乞草帖

王巖 業大陝西長安籍江南江都人

與雷伯龍 與施尚白學志 與陳伯璣

杜濟 再見

復謝仲玉 與施尚白學志 與陳伯璣

宋琬 玉叔嘉興山東萊陽人

借笑隱和尚水軒納涼書 約王仲履張鄒仙看花

卷之十六

曹爾堪 子顧顧菴浙江嘉善人

後堂將與壁山 與沈西謁其陳 今馬宗李謙

王猷定 遺稿 宋嘉興觀縣人

與友論文書 與黃維章

白玉奇 元美江西全縣人

與曾育士 與荆石

康孝集

目錄

聖訓古書二刻

陳允衡再見

與標開 復愚山

陳維松 其年江南宜興人

與余齋心

劉體仁 公藏江南鎮州籍河南永城人

與曾庭開

何平 公廷匡山大興籍江南嘉定人

與人

黎遂球 美周廣東南海人

遠類開集

報謝伯子 報劉生民 與鄭超宗士介 答尹

宗元 再見

與江陵門 與潘家驥 與人 又

張資孫 編次浙江錢塘人

上龔周兩先生乞葬制彥達書

蘇惟霖 潛南湖北江陵人

與家孝廉 與寒友寄公 與龍太史 答張

陽尚重 答李西軒方伯 燕井伯侍御 與

重太史 答曾太史 答雷入史 答袁公

錢

示弟仲芳

王道通 晉南江南嘉定人

東嚴承恩二則 示人

謝長琦 石曜獻卷廣西全州籍江西安福人

與惠仲謀

尤 制 展成江南長洲縣人

上龔總憲書

周 荃 籍香江南吳縣人

招樂園飲

袁于令 令昭韓卷江南吳縣人

音室稿

王士祿 十卷 西樵山東新城人

與林 儀 莊 書

王士禎 貽上阮亭山東新城人

與友人 與汪君文

紀映鍾 伯紫題史江南上元人

與樂園先生

汪 樞 舟次江南休寧人家廣陵

楊繼芳 仲延直隸南和人

與人

李日華 九疑別號竹懶○再見

與童獻可茂才 答吳臨川本知 寄吳沔陽

與童獻可茂才 答吳臨川本知 寄吳沔陽

與童獻可茂才 答吳臨川本知 寄吳沔陽

與童獻可茂才 答吳臨川本知 寄吳沔陽

與童獻可茂才 答吳臨川本知 寄吳沔陽

與童獻可茂才 答吳臨川本知 寄吳沔陽

與童獻可茂才 答吳臨川本知 寄吳沔陽

與童獻可茂才 答吳臨川本知 寄吳沔陽

與童獻可茂才 答吳臨川本知 寄吳沔陽

與童獻可茂才 答吳臨川本知 寄吳沔陽

與童獻可茂才 答吳臨川本知 寄吳沔陽

顧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書卷之二

周在采園客

康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津客

趙南星 夢白 齊鶴 北直 高邑人

與吳復恭

星趙鄙之野人也而我公國家之寶臣也星相去泰華部婁不識也而公乃過聽不以星爲陋假途海上先三日而惠之以數尺之書若曰某取之友籍久矣藏李集

卷之二

顧古堂二刻

今且見之使欵門門者謂有公書星疑且駭啓函讀之乃嘆乃喜不可量既而乃惕然以省無何而公已至則倒冠以往輒忘其齒位之卑與公剖心而盟不敢自它而公遂結以朱如石數十年編席之權杯酒淡言夜分乃罷於是乃益嘆乃益喜不可量乃益惕然自省夫星趙鄙之野人也而公國家之寶臣也其相去泰華部婁不識也而公乃誦指而交於星此銅鞮伯華之行而公行之故嘆夫天下固貴公之言而公亦自貴豈妄計可哉且亦何私於星也意者星

結髮組修無大罪整章微故事不可量夫公業已許可星矣脫異日以窮以老而有不肖之心爲洩洩鐵疵之行天下之爲禽鹿者非一人也無寧使人謂我爾故不肖而害異公之知人是倍不肖也故惕然以省然則公之觀星者至厚矣星何以報恩惟淡自砥礪無敢自舍異日者公爲國春秋星遊名焉曰其人與余善則星之幸大矣尚異公矜其惛愚而時督恭之也

荅傅商盤

藏李集

卷之二

顧古堂二刻

足下英妙寡二而德謙自將此夫天奉之者也翰林固公輔之區而公輔之罕良亦由之自首章句非仕非學於世務不獲通涉竟不能淺垂頭塞耳作婦女之檢押謂之相體而德業壞以文章爲職素朝種夕獲不暇研思極覽府奏粉飾人人如一手而文章壞二百非豪傑鮮克自拔惟足下努力

與邢子愿

得來會館集讀之清美自其木色而愈益博洽矣此當必傳吾兄以高才早起悉用之於此宜其過人世

言虞卿以窮愁著書不知窮愁必不能者書著書必不能窮愁人生飲酒一醉尚忘天地佛亂其思而斐擬其言何暇他慮也

與友

兢兢業業常如養病之時則可以却病矣兢兢業業常如省過之時則可以寡過矣

示人

知天地神人頃刻不離自然常存敬畏知祖宗父子榮辱相關自然愛惜身名

藏書集

八卷之一

三續古堂二刻

又

悟一妙義若甘露之清心得一善文若彩霞之悅目吾有何憂

又

士之高明者多送而之窮士之窮愁者多送而之窮吾道之中豈有不足者乎

又

有心念一念不安起惟有真心出意令一言不輕發惟吐真意作文令一字不多下惟明真理宜以此自

勉

又

世之欲爲善者鮮矣卽時勢不得爲鬼神亦然相之如得爲則其福可知也世之欲爲惡者多矣卽時勢不得爲鬼神亦陰貴之如得爲則其禍可知也

馮琦

用點手卷山東臨朐人

寄山陰王相公

天下事平心公道便自可了而兩端互執相待成搖用題目作文章因文章生題目譬如解物莫肯平衡

藏書集

八卷之二

四續古堂二刻

又

此昂一分則彼增其二彼昂其二此增其五竟不平何時可已且上有政權下有公論不務純意國事常假借而用之用之則有意有意卽失平川政格則政權壞用公論則公論壞上與下相廢而中貴人操其兩衡異日小臣欲求內閣持一政不可得大臣欲求士夫建一言不可得則今日之所厭惡更爲異日之所思耳

政權壞

其兩衡異日

求士夫建

之所思耳

與徐雲衢同年

步有遲速只是一途花有早暮不過幾日長安樂并

大人知之
人人如之

爭欲先春藏之竊室溫以大力未及二月欄樓盈枝
一開之後生意頓絕然則爲花計者寧早開而速斃
耶遲開而又延數丈人仕近二十年曾見有年未強
仕而至宮僚者否前輩給假有以六月而還朝者否
弟已就道矣父母不能不離而又不能離子息已是
難望而又不能不望榮進已過而又將復益之福力
已折而又復損之如此情慘如此病態丈試以身處
之可復入國門否

荅趙心堂司寇

藏手集

卷之一

藏古堂

孟子
孟子
孟子

今天下嗷嗷朝夕急矣其本原在主上於羣臣相疑
相厭與之爭勝如弗克爾贊之藥然無論甘苦攻補
入喉即咽而今且拒不使人入喉藥且不入何論有効
上拒天下士大夫至此故市井之子操觚而入稱瑞
之羣乘輅而出也來教所謂厝火未發厚毒大潰忠
臣有心誰能不憂

寄楊楚山太宰

宋人有議論而無事功今人有議論而無議論故其
品彌下而其害稍淺耳今朝議復興諸老在風波撼

復以故語
夏鼎

所見說理
故下筆動

搖之際而閣下方披襟散髮卧桃花嶺上此如振衣
雲表下視人世塵埃埽馬足一笑也

荅郝紹雲令

客自南來者未嘗不問公治狀問有謂微傷嚴忌者
未知信然否然雖有聞不忍不告凡爲政真寬真嚴
皆可爲惟似寬似嚴不可爲爾似寬猶稱之曰長厚
卽有忌者中我猶淺有知以嚴猜怨人有假嚴之跡
以帶我疑似之間皆罪案矣

荅張牛樞

藏手集

卷之一

藏古堂

藏家言
生老病死
四時皆正
人之大
理之度

古人用則思勞則歇窮則著書願足下勉之賜環賜
玦仆碑立碑上在宸衷下在士論惟修德廣業靜以
待之爾

荅鍾侍御

古制枚荒無奇策姑無論云奇卽有奇安所用之凡
玩成在早與不早實與不實命是而求奇猶全小玉
矢不當用矣來論所謂彌之當有未徵取之前脈之
無在既死亡之後是言也豈東省敢專承之卽著之
簡冊傳之天下後世皆被仁人之賜

日行百里
盡力民

入手書用
勿謂堅不

與王辰玉

諸什別才別學似不從人間來足下之於詩也人之有仙草木之有竹也

與人論文

大作筆蒼語健絕不襲人口吻但思致稍有滲漏格力尚未渾全時有卓絕不無利鈍若論萬全之策當更別求進步處爾凡文字必欲句稱非是平常即錦綺之類亦須請匹如一非謂布帛宜句錦綺遂不必句也

藏弄集

入卷之一

呂坤叔簡新吾河南寧陵人

上座師龍江相公

求政議人尤為第一和衷最是難事今之當事者皆取附己為賢愚以為疎密之間便是辨人品一大題計大納附者非全珠幣帛之謂也我喜漢明人以精為喻我惡訪則人以彌縫為斯我有所喜則人以引為斯我有所惡則人以排擠為斯我有所欲行則人以將順為斯我有所好尚則人以趨向為斯此之為貪甚於金帛能不為沾沾煦煦自言卑辭者所

中可謂無欲矣無欲而後能辨材

荅孫月峰

禪家滋味最易滯人明道雖有淫聲美色之說畢竟意念口頭帶些禪氣豈惟宋人晉唐以來縉紳沈酣此中援儒入墨四十三章之後大都諸大部經多此輩所撰吾輩若不叛孔子即博涉此書為羊裘昌歆有何不可近見鄒南阜亦談此味恐其叛道作書戒之弟少讀書蘭若禪家六籍亦所飽讀然亦不為所礙兄晚年不必苦心於此只將高僧語錄如斷際中

藏弄集

入卷之一

隆六祖大慧趙州數種簡明直捷所謂教外別傳南宗正派以為醒困之一助未常不可也

荅康莊衢禮部

大世情皆薄郡邑而羨廟廊不知廟廊之政皆行之郡邑而止郡邑之政皆達之廟廊而終結於字令時纖毫不廢乃輕熟於部院後受用無窮者也度幾夙夜以永終譽僕更為知己望之

荅董定宇文宗

古人體悉二字最好玩味夫曰體可謂視人猶己矣

不在此人
之論此道
不在此道

藏弄集
入卷之一
一覽古堂二刻

不悉則非遠觀之體。請爲舉似。昔有一選君。南人耐熱。暑不揮扇。四司郎汗流浹背。皆袖扇不敢揮。此何嘗不體而忘人之體。未必與我體同。則不悉之說也。夫既視人猶我。又知人不皆我。則悉矣。治心至此。又何喜怒之易動哉。

顧憲成

叔子涇陽無錫人
文端公集

與友人論學

孔子贊周易。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俱是述而不作。只中庸二字。是特地拈出。畢竟中字。還是述。惟添個

庸字

卷之一

九龍古堂三刻

庸字乃是作耳。由春秋以來二千餘年。諸子百家紛紛競起。都有一種可喜可愕處。能鼓舞人。搜求病根。只是無奈。何許多聰明才辯。不肯庸。乃知這一字。真是照見天下後世學術之弊。預爲點破。萬兩千勛。十分鄭重。不可草草看也。

與周仲純

所需架頭書數種。來上人有福。方肯讀。書有福。方遇肯讀者。今人與書可謂兩相遭矣。

與李修吾潛撫

足下嘗謂富貴功名。都如夢幻。乃有好古董一癖。何也。此以視求田問舍。則有間矣。其爲累等也。且所謂古董者。在我而已。我能做百年的勾當。便是百年的古董。我能做千年的勾當。便是千年的古董。便是千年的古董。我能做萬年的勾當。便是萬年的古董。彼世之所謂古董者。何爲哉。一落形器天地。且不免有時凋毀。而況其他乎。亦可啞然一笑矣。高明以爲何如。

高攀龍

存之景運無錫人
忠憲公遺書

答錢昭甫

歲季集

卷之二

九龍古堂二刻

大丈夫坎壈在一世精神。在千古。今人謂身後名。此何足道。直是一點靈光。可對天地。卽與天地俱無盡也。吾輩保此無價之珍而已。

與友

人心戰戰兢兢。故坦坦蕩蕩。何也。以心中無事也。試想臨渡履薄。此時心中還著得一事否。

又

讀書如吃飲食。吃得又要消得。凡人有一副知見。在胸中。最難得道。

別友 紀年

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力刊此亦得少
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相知統
此道意不能一一也

繆呂期 當時西器江陰人
從野堂集

荅沈君聚

弟前以山水文字之勝獨歸年丈者蓋亦有說昔人
謂州縣之無徒勞人耳若夫總六持斧之使襟帷所
指風稜橫遠使開中走而訂鳥愁幽花羞而弱柳
怯故不如開門令尹管山管澤便管漁樵握牙握籌
亦樞不律厨傳可以供賓客樓船可以夢中流又年
丈所居呼雲瀟雨正在瀟湘衝微聞也麗澤相宣風
流戶賞其此地此時乎年丈又何讓焉

荅周季侯

武康好石好水好竹又得好大令大令有好文章好
政事真所謂新婦配參軍矣談庭掃爾固同空虛散
衡之暇裁花飼鶴揮書理諒不知潘安仁當日有此
快活否每想仁兄華晚令人飛颺過沙縣見人都津

津涉縣之好其衝齋皆面皆山山皆有竹竹下皆泉
幽蘭叢於階前丹荔槎於簷際更可喜者週年案牘
止得四十餘事無越訴訴無隔情歲課幾三萬咄
嗟便了無綴毫掛欠主人以一時坐堂三時卧閣而
上官以爲天下精勤吏也由此言之武陵棧源處處
不乏仙都去人非遠香案即在琴堂世固有兩武康
哉

荅李孝廉廣實

不肯支離吝進可笑人也譬之不才之散本焉莊生
廣實集 八卷之一 三 讀古堂三刻

所謂種種奇道無不備之獨不幸而逢國王之大獵
縮矢並發狗馬奔奮而此散木者蒙其辟蔽於其側
遂惡其發而去之是故不免於斧斤大獵者期於得
獸而竟以失木豈獵者之意乎則散木之爲散木自
如耳若門下更以其有用也而文之以青黃是又益
其災也仁兄玉璫黃流自是國寶而漫被青黃于不
祥之木亦不願仁兄有此跡矣

郭守益

謙之東旂江西安福人
東郭先生集

荅周道亨

遠承手教詢以儒釋之辯此惟升塔至相輪者始能
 別之若雙方從塔中拾級以上其何足以語此然亦
 常聞父師之教矣吾儒之教若三閭正堂聖聖相傳
 酒席以爲世華聖人不作而堂無祖矣老氏入其左
 角指天書地曰此吾之堂也釋氏入其右角指天書
 地曰此吾之堂也於是堂中之人眩然迷亂而不知
 其真復之儒者欲恢復聖人之道則亦入居中堂酒
 席以復其舊可矣乃割其左以歸老割其右以歸釋
 而聖人之堂遂決裂而不完蓋二氏之言其合道者
 固吾儒之道也至於拂經而昨道則以所居之偏無
 以履大中而由至正焉耳而桀指言以爲老釋之道
 雖其合道者一切禁忌若相汚染然是割吾地棄吾
 兵糧借盜而助之攻也若象山之爲禪則亦卒聲倡
 和之病耳禪之學棄人倫遺事物而象山之說乃從
 人情事變上做工夫此豈可比而同之善乎趙子常
 氏之贊象山可謂不隨人悲嘆者其言曰儒者曰其
 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
 百世吾輩今日之功亦惟求諸本心而已矣盡其心

卷之二

三 類古堂二

義即成
人四堂
不從工夫
上做工夫

以事親謂之孝盡其心以事兄謂之弟盡其心以事
 君謂之忠盡其心以交友謂之信句句步步從實地
 上做工夫此孔門忠恕之教也今天下俗相馳於功
 利相靡於詞章若流蕩之人東西奔逐而莫顧其家
 間有覺其非而反求諸身心者則罕矣之以爲禪遂
 使來學之志莫知所從徃于習俗之同則畏難而自
 諉休于禪學之似則疑忌以自此道之不明不行異
 足惟也嗚呼彼其功利辭章之學固不近于禪學矣
 其將謂之聖學乎身心之學固近于禪矣然而爲聖
 學者將外身心而求之手勉矣道亨及時自勵無蹈
 疑畏之弊將師友所傳家庭所習者日省而月試之
 若登浮圖之頂至其巔而後已焉則樓臺亭榭溝渠
 糞壤昭昭手無能逃吾明矣

卷之二

卷之二

三 類古堂二

荅楊淑文

養精神以爲朝市如蝸牛升壁凝枯而不知止飲
 聽收明以慎屋漏如虬龍藏淵方何不能動故善學
 者愛其身以爲萬物之主不善學者輕其身以爲萬
 物之役

答余相之

向在南都有疑聖人之功異於始學者。僕答之曰。王
逸少所寫上大人與初填硃模者一點一畫不能一
毫加損問者爲之大笑。然還謂初填硃模者與逸少
便是一律亦似未瑩。

與唐荊州

近會與韓司成互言所病。僕謂初入朝市恒懼紛華
繞素志而渠謂久住山林不得良友生意不免蕭索
因相顧以嘆。古今兩項症候。然關了。多少豪憤安得
繁劇如常定。半寂而常克乎。

與賀義卿

秋初虞卿約聚東鄉。東鄉士夫畢集于淑以造室亦
至。頗悔向者不議學問之味。有多少可憤恨者。因告
之曰。昔人以旅枕一夢遂決志從仙。今諸君奔走官
轍數十年亦已審矣。猶思復入枕中乎。在座皆笑。笑
不識義卿靜觀亦思超於塵世之外。以了此生乎。即
猶未免流惡枕中滋味也。
頤大章 伯代 尊客常熟人

啓尚書王公

刑部繁奸細無影響者可二百人。司官明
知其無辜皆高度不同。恐得罪累。原奉衙門也。
頤公署山東司事。查前之二百人皆飢寒死
存者僅五十餘人耳。乃以此啓尚書王公。公
爲嘆息。即日會同事者三人。
原雪之止。謂真者三人。
以大章一人之命。易五十人之命。大章尚便宜。況以
一官易五十命耶。

別同志絕筆

雲陽市告了假。纔十日耳。弟不屑爲妻孥計。吾兄亦
不必爲弟身後名計。但念古人有托孤之誼。故聊復
及之。
丁乾學 天行自毫。順天宛平人。原籍山陰。
與客公典試江右。以試錄序獲罪。逆聞百計。獲
之。

等死耳。死。佞寧死。忠乎。擗管之時。早知爾爾。又何可
向刑。餘之人求生而美獄吏之。弟。
又

詞臣以文字得罪。生死惟君父肯以爾全。頤頤。裴
來萬鍾。但謂友不順天宛平人。

與客公居京師與諸儒求公昔領三幸不應已又屬其私人謂公即事如知上卿

僕即欲富貴少年時稍垂項沒府上卿聞府遂已十數年今老矣豈有三十年共安垂老獻笑者乎

亡職方上蔡內閣書

時事之壞由於債帥諸貴人以其債而謂求於職方職方自愛其官不得不徇諸貴人之請今幸得一要國奉公不徇情面之人反奉不得違阻之旨胥天下

歲事集

入卷之一

亡職方上蔡內閣書

有其氣於
骨上可從
見其人

阻之司官爲易得勿謂去能遠阻之司官爲小失也

復太宰

孫公督師公諸從時吏部郎中司官太宰

相公一日在師中即一日在幕中善無解頰如候青

回頭作吏部郎乎

孫奇逢總元直謝客城人

上孫閣部

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功臣之首橫彼奇冤自有胸心難

歸元抗志
連學其
我輩正氣

不扼腕惟桑與梓固浮丘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墻之士與歌黃鳥能不慨然昔盧大樞一莽男子爾諸茂秦以暇布衣行哭于燕市謂元美等曰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爭賈子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廷舉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丘靡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次樞何敢望某無能哭訴向負慙子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遺轍憐才扶世之威稍一輪旋且有出德涵上者況諸君子以遠義臭味之雅受知於閣下最深且久豈無意乎

歲事集

入卷之一

亡職方上蔡內閣書

答友人

來教以貧爲苦古來聖賢一流人皆從此一字磨練面出君如信得及只當下立消願外之想便是蔬食簞瓢嫡派也

宋之馮德止勉齋順天人

遺子弟書

公爲官推遷而城公南望九門從容

囑吾弟吾兒用心報國恩讀書須讀經世書咄嗟之學無用也呂所吾先生呻吟語不可不讀我以死報

此心惺然朝聞夕死無二也勿以爲念
孟兆祥 兗吉甯彰直隸交河人

癸未公子章明成進士客有賀公者爲此
復之

家事小獲何能博國事大失耶

甲申之變公自經死章則同妻王氏亦從容就義嗚呼公之志早定於此兩語矣

鉉

與友人

每事思退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退而者乾乾不已
惟進德修業爲然

與陳幾亭

近因浚勿自反覺於道概未有聞故胸無定見意欲將刪述之業少待幾時且刻刻作切已功夫焉來或有所聞復折衷羣言以就正於世庶不致自誤以誤人也數月來家君居北家母寓南兩地懸懸此心殊不寧貼又米鹽瑣屑皆躬自料理亦不得靜坐讀書以見日新之益只得隨時隨事警省提撕遇行有不得處一味自反頗覺得力乃悟千聖之學只在修身修身之要只在慎獨此亦學問常談而弟却是向來

未見底意。思甚幾根之鈍也。明眼導師何以爲之。應策乎。

與友八

省言省笑省筆札省交游省妄想所不可一刻省者
居敬讀書耳

14

天之生人不許其生一事蓋聲色貨利皆非性中所得而有也又不許其避一事蓋天下國家皆非性中所得而外也今人皆反之兄謂如何

汪傳文
大觀集

遺筆示子

我生不辰丁此國難諱讀之官既無事權可以爲朝廷位卑言高一朝之長亦不見用惟有一死以自靖而已尤可異者繼室歐氏少年節烈矢志不移乃于城將陷之先恬然從我而死遂題于壁曰身不可辱志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吾鄉擅名者不獨趙昂登夫婦而已吾兒請聖賢書須以忠孝自勉

梁以樟

公秋雅密血誠清道人

荅鄧孝成

發舟在旦暮期明春爲吳陵遊湖田幾幅春雨半犁
作十日平原也旅懷詩凄婉幽宕入人甚深携歸湖
上與寒流古木相磨答亦可自傲其不貧耶
劉理順 淮六河南祀縣人

訓子

二曜光華人人仰其尊高無匹抑知野馬塵埃而上
雲潰羽沒人世艱危莫極於此而日月在中徬徨極
來遊遠莫駐差能處人所不能處方能做人所不敢

做刀山劍樹學人安身立命之所也爾曹識之

沈光裕 仲連直隸乾平人

與程穆倩

組議金坑爲何胤也組表草殊以刺時也此等皆謂
以文爲戲其實入於不仁之甚而不自知也丈夫不
有今德豐功至于文字流連希賢飽食無厭顯辱亦
有隱恥而復長志於細務常情於危組誠重名教之
罪必召神明之惡誦讀之以竿爲田過此等如蟬
蟬病瘵必除驅之乘罪微火可矣

申佳胤 孔嘉泰園直隸末年人

遺札示于

行已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吾受國厚
恩誓以死報

萬衣 民望縣人世家指揮後官至都督同知

與子

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我身不任兵晚年添一箭瘡
不亦美乎

沈懋學 嘉興宜城人

與湯伯御孝廉

文章器識自古後先之而君子且曰文人無行夫行
本也文末也管之木然根枝花實一氣貫通豈文人
必無行哉獨其仰物誇多摘花炫彩衆不及此便覺
氣驕凌鏗時流雖黃古道虛名標榜引以自高總之
氣小易盈無當于用及其不達漫曰忌才嗟夫忌才
者古今有之即使不忌而妬之高位天下事豈驕恣
者所能任耶今之以富貴驕人者無智愚皆鄙之文
藝驕人亦猶是也

申涵光 和孟見盟直隸末年人

朱國先生子

與周減齋

杜沂水廣柳不致久羈異地先生澤及泉壤矣敬謝
敬謝但從此復鴻爲難音問愈闊把臂將何時耶承
教以古文詞相勉尤勝小才窄不願寄人籬下而又
不能自關徑路恐亦望洋而返猶龍傳已脫倚然亦
不能盡其萬一少年時文章聲氣非必真心好之太
半名心所使耳漸當水落石出之時頗厭苦此生得
真知己數人足矣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相見又是不
易茫茫斯世誰可告語耶惟先生知我故敢及之朝
宗才氣雄冠一時然事鮮情實行之未久而好者已
倦矣此道之難先生寧質二字真救時良藥也弟近
日喜讀涑水奏議亦是此解作人作文總非至誠不
可彼浮華者朝露耳

又

去夏辟暑晉陽與襄老快聚月餘每飲必細問周先
生動履并飲食嗜好無不周悉又遍觀書畫題跋諒
快宜人種種自開庭戶灑然元亮先生在胸臆間他

龍溪先生

日相見執手一笑如舊識也水暗先生未視滄海自
是生平兩闕策蹇東行數日可并了之

與楊猶龍

凡人彈駁之詩文不必其才果及我在旁易見美惡
言之不受因而不復敢言於是譽者在勝矣足下之
詩清森秀朗筆有餘閒比之於古則高岑流亞也第
何能知足下詩妄爲丹鉛而足下顧俯聽之足下于
是爲不可及矣

高爾儼 仿與直隸靜海人

與致虛妹丈

昨宵樂甚碧天一色澄徹如畫又松竹影交加翠陰
被面月光落酒杯中波動影搖吹洞簫數闋清和婉
妙聽之怡然响絕餘音猶繞耳聞不退出戶一望空
曠無際大醉後筆墨撩亂已不復記憶今晨於袖中
得紙幅出而視之則所謂筆墨撩亂者也然亦殊自
愛以爲有駘蕩之趣把筆放之不能及已因卽以昨
日所就者請正

藏弃集卷之一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素集卷之二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渡雪客 鈔

周在延津客

魏裔介 石生 荊林貞庵直隸栢鄉人

與人

禪學亦不可不看。或疑其高遠精妙有過於吾儒處。看後則知其高遠者未有實地。其精妙者非吾儒之所謂精妙也。

又

人卽道也。有所未知。須借師友發明。然師友極難。其人若非其人。反爲所誤。不如仍向方冊上尋覓。由周張程朱以達於孔曾思孟。則庶乎其不誘於他岐矣。

又

終日乾乾。可謂自強不息矣。而夕九惕。若蓋嚴之於。日。日。惡。之。於。昏。暮。也。此。聖。人。喫。緊。爲。人。處。古。人。清。夜。不。能。正。此。意。也。故。正。子。息。夜。氣。之。說。雖。爲。下。等。人。說。法。然。喫。醒。最。切。學。者。於。此。處。時。時。體。驗。勿。作。太。

言以欺人。余近編所居曰惕菴。每以此自警。

又

五經四書。綱鑑性理。聖人之道備矣。學者如布帛菽粟。不可須臾離也。玄學如藥物。尚可藉之以養生。然讀聖賢之書而有得者。如血氣平和之人。無所用之。至於釋。則道之害也。故程子比之淫聲美色。正以人易於陷溺耳。

又

日之出也。陽氣行而陰氣息。日之沒也。陰氣行而陽氣息。自子至午。陽之積而盛也。自午至亥。陰之積而盛也。卽一日之閒。陰陽消息如此。而況于十年百年乎。然氣化不能有陽而無陰。而君子必仰陰以扶陽。是以天道無不可爲之時。人事無不可盡之日。

又

袁了凡曰。書言天難諶。命靡常。又言惟命不於常。皆非誑語。吾于是而知凡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惟人所命。則世俗之論矣。余嘗因了凡之言而考之。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其命已。

自取也。孟子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李勣侯曰：君相不宜言命。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紂之所以亡也。然則人不能自修其身而徒以進退得失讓之氣數者，豈得遂爲知道哉。

與何相公

蔡復一 敬夫 元 庭同安人

獨者引王文成上楊逵庵之書而致於張江陵之任。欲相公進爲伊尹，今猶是心也。江陵之難爲也，人難其時地，而不自難其才志。唐議孫月峰集云：人言隆慶時江陵序居五，而大用舍太典章，必待之決。或曰：並以其勢方張乎，曰：非也。此老胸中人物多形勢，然識見透人自出他範圍，不得羈者，不思江陵所以能操權之故而憾權之不我歸過矣。愚謂月峰此語有味也。相公以爲何如。議論與任事實相低昂，議處而任實也。虛者曰：重日勝而實者曰：輕日議。晚宋之弊，不意於今見之。且頭緒太繁，褒貶太易，臆斷太銳，害中外非小。相公能無計所以主持挽回乎。

與李斗初

翼軫共星，河山各地，尋久聚之約，而又有裴合之議。所以牛女限於盈，盈風人鼓乎河廣者也。與周丈聚數日，形影相依，緒言難吐，追尋已落夢境，亦正如五年前別兄時耳。稍駕刻舟，一入宦場，便爲礙事。進賢冠俗人定不虛矣。禮於三道有優暇名，第居之殊覺劫劫難緣，新冗亦是才具相懸，董兄欲效費公豈可得哉。

答溫青霞侍御

小雪後二日，陰雨霏霏，病榻苦寒也，而忽有陽和之氣自天而下，驚問則台臺午饒臨焉。陽六花之候而拜五絲之祝，至人冬饗鼎而夏造冰於今見之，柳園苑日長，故春秋八千則今雖寒律從仙家祇之安知非尚躡草，嬉舟之日哉。大脫藉手，轉申蒲薦之薦神德梅熟，心與雁飛。

與畢東郊

粗筵未足，仰展墨妙，猶異以名箋錫之菩薩瞻佛光無厭足，想弟亦如是。

與商等軒

聞當事者意在持平而不能盡自主然其心終有嫌
嗾而公論亦如雨淋螢火不盡晦滅

與譚友夏

自愛其詩文者貴少愛人之詩文者貴嚴必嚴而作
者之精神始見又少而觀者之精神與作者始合且
吾輩終日獻酬人事神明如珠豈能從萬斛泉中湧
出滔滔莽莽赴筆而爲之豈能盡滿作者之意而何
以接天下後世之眼子他日爲我精選數十篇令其
可傳足矣

與徐匡敬老師

翰能磨金而真在大盡天下聖學禪學仙學火之以
名與官而其真立見

與鄭大白吉士

天下一大奕場而古今則其譜耳國手不拘譜未開
其初之離譜而自國手也夫能窮古今經濟之譜則
未有如翰林者也以奕天下有餘矣

與劉衡仲

邵約三卷呈覽雖有殺之舌徒助而越鵲之卵難化

卽不肯罪案矣

答馮文所

承委集序驟聞駭然旋思之翁丈假此接引使後世
或知有不肖此石尚歸脈意也古之序文者非必力
敵皇甫士安豈能重左太冲夢得之序乎厚猶自爲
夢得也非昌黎集序烏有李漢哉然遠慕曹子建者
至托於夢中屬序而道宜微序法華帝賦爲請於諸
佛許之而後涉筆則某今日之緣更勝矣客以仲春
花時呈草因家叔欲還作書數十通甚疲劉南昌日
發百函何絕人乃爾然晉宋書尺率不逾數十字亦
差易出平也

荅鄧虛舟

謝康樂所至伐木開道以取山未含清關乃後枕席
收翠嶂碧流之勝且琴聲鏡響中雜出漁歌牧唱斯
更奇矣兄云非隱非吏意在仙官洞府足當之也辰
郡掛山頭而敝署甚陋兄一坐處悄置花木不可得
有亭在寢室後第雅不能與婦孺居意殊邑邑欲張
景物以敵兄如樂天微之在浙互誇杭越官署之勝

卷之三

豈可得哉諸天合食以飯色爲福差別弟與兄雅俗判然所著之地亦不與世儒處穢中謂無大宮佛國者真可嘆也

趙宦光凡夫吳縣人

與某

不肯伏處山中四三年於茲以家大人喪事未厝賣宅營塋野鹿園已屬之烏有先生世人耳目目爲無賴以不肯自視謂賢於平泉古人有賣身營塋吳獨我哉

蘇東坡

孫出聲振鐸山東德縣人

與張薇芬

先生索書第何書以先生深於易借以此古相質然門外人說屋裏話其中謬誤必多又點污先賢之璧貽大咎而不知如蛾赴燈焰未嘗不求明蠅觸紙意未嘗不求出先生何以教我

董斯張退則爲稅人

與韓仲弓

惜大略知把管便以睨傲人如卑田院乞兒公館唱

棉花自以爲激楚奇唱

又

居家骨肉未能免閭牆乃欲以朋黨二字醫語朋儕兪兒獲廉名也吾誰欺

又

山林語易俊臺閣語易醜野人封田里景物粗知下句至兵戎慷慨之氣佩玉雅容之體攜手莫辨覆云都可廢却是珠風而驟雅也

高濂宗呂自稱石門山人閩縣人

示人

文至牽飾比偶猶之留鬚君以傳脂粉耳吾不爲也

與人

北河擺船者邪許之聲曰腰灣折此今人以喻兩司官也

黃甲百鄉江寧人

與友

皮相之士不足與求人才夜繙之人不足與論國是

男子詩集
卷之四

僞鳳悅楚真龍驚葉蓋自甘嘆鑒裁之難焉
王永吉 中初無錫人壬戌進士時爲定典令

復孫鍾元孝廉

金不於此處用便爲天地間無用之物

復孫鍾元先生書 蘇軾五十年孝廉孫君陳金拔之
謀於中初王公立出百令作此以復孝廉但論高

段一漂 王雲直諫長垣人家詳符

與吳介茲

野梨酸澀類枳斷桃根接之稍可啖再接再之三接之

東坡集

卷之二

九 讀書堂二

甘脆過哀梨可見人不可不相與好人也

安致遠 靜子山東齊光人

與周標閣先生

世局滄桑海內名宿或山修河阻徒歷思存或楓葉
霜花難留碩果獨先生以未老之身司命風雅而小
子以方壯之齒託分編氓廿年結想自分如迷影阿
閭不可復遇乃一旦登堂握手足炙感儀風分景勃
夫豈偶然白晉接以來琳瑯滿架錫自天上鴈詠交
錯夢入仙遊倒屣投綸前修以爲美澤不知先生在

劉義之類

八 讀書堂

讀書堂

握襟期於古人何若在致遠循分內省幾自忘其卑

之爲今人也但自念於詩文一道既無師授又少專

功垂發棘試七戰輒北帖括有鬼筆墨無靈性復戀

受光景不耐閒寂以致生計慙悴甚至門無長鬚才

懸額士室乏應指箋謝天公又所居近古剎城是漢

叢步所都斥鹵荒涼人多推野尋常適足所到東西

則管陵廣固南抵朱虛北絕濱海週迴二三百里中

皆橘舌驢雅泊情慶吊情悽既紀思前隨枯人心生

力幾何一荒於制執再困於食三辱於獨而先生猶

以爲君子可教也譬如幽草觸日彩以懷新相彼儻

魚聞雷聲而思奮矣比讀類古堂詩情浮其貌意勝

於法遠想長思徑致獨絕年來七子浮競息而復盛

止須此老筆淺情林之致遠惟從三千之後奉揚經

音而已

謝惠尺牘新鈔

昔人之評山林宮闈者曰壯麗曰奇峭曰幽遠而李

勉於靈隱獨歎爲標致標致二字前亦無人拈出後

亦無人雷同若此選之亭亭秀出蓋亦書中之靈隱

也。

與方與三

明日端午是飲鄉孟嘗君生辰足下且以一詩爲此
公粧點不必爲文昂湘壘也新詩一紙是入春所作
秋心草一種足資游記皆青都五六十里中景物一
丘一壑願先生知之茲有一異事近聞郡城頗不覺
泰浪如雲黃花猶覆一夜霜嚴嚴錄者已滿野矣第
有麥田數十畝却幸而免詢之老農云李太稀薄陰
寒易散始知感令極嚴時窮指大也有計便宜處
可歎可笑

與李象先

象先不知何等人也弟髮未燥卽聞象先能道前生
事良奇長益智象先名乃相去不滿三舍知於近
二十年欲見無從以爲此人非人間世不能物色或
當轉見於葛洪川耶昨於元裝齋頭才得一把握
始知朋友相遇有緣有分遲蚤一日俱不得耳近讀
大作喜奇者目胸絕常言當習兄於大樞茂秦間恐
猶羞與絳灌伍無論文字惻惻全壞亦便是千古一

段佳話也

與王半石邑便

鐵騎數千如雷轟薄怒蔽空而下我公持無孔鎗擊
塗毒鼓奪嬰兒於羅刹口中不意一文弱長吏具如
許神威

又

杜常微極愛李長吉而當時無效長吉者元微之極
愛杜少陵而當時無效少陵者今日只爲胸中有了
王李鋒鐸四字觸著便是無他只是今日識力遠出
古人下耳

又

器千象李象先知我公有選千麟七言律詩恨某未
得快讀也今人談詩齊楚號稱兩霸國然常以爲免
陵之詩不能與歷下並驅非敢阿其所好左和維桑
也其亦常選歷下七言律詩除却中原紫氣黃金風
塵等語集中風致委婉不媿古人者尚多諒無論已
退谷諸律除靜者審味幽寂等諸本色字便覺無詩
卽雲間極推歷下七言律以爲千載絕調恨其選歷

下詩猶多已。相語豈惟歷下七子皆然。豈惟七子諸家諸體皆然。以爲推尊歷下則可以爲善愛歷下則不可也。想我公之選歷下。非如空閒之選歷下也。卽某之選歷下。或亦未必如我公之選歷下也。若伯敬之史勝於文。文勝於詩。則又今日之所未暇及者也。

與許光李乾一

孟翁詩卽不全佳。亦有一二語解意者。年近七十。苦吟成癖。村居有此等人。亦是消遣。晨夕幸勿以常情遇之。以兄之才氣翩翩。如錦石春花。爛焉盈目。中有一支離。雙摩娑。吟眺亦是雲林一幅淡墨圖也。

又

某君讀書窮士。蘇衣草履。內貧至痛。卽非素識。寧能爲石人耶。敢以謀之。門下費君之財。成君之義。亦不至作折本事。若只向寒廬衆人討生活。世間寥落。失職之士。自當置之首陽峰頭。

與蔡漫大

鍾譚常苦王李不韵。弟亦苦鍾譚不韵。王李整而不韵。鍾譚碎而不韵。其爲不韵一也。弟於近代其愛袁

中郎及陳大猷。然中郎妍捷而近俳。大猷開麗而近靡。若夫蘊藉風雅。合比興之微言。寄音思於逸韵。其當上溯信陽子。但弟與古人有羨慕心。無效法心。安吾拙亦安吾愚。不敢臨模他人面孔也。

又

前輩云。史書不好讀。卷帙浩繁。損人神氣。第直以爲傷人懷抱。每讀未數幅。忽而裂帛。忍而讀。若忽而破涕爲笑。忽而轉喜爲愁。甚至於以手爪代斧鉞。以姓名代面皮。指痕斑斑。刺害同。蟬魚一卷之書。七情互易。不得已。則以詩話書苑消之。第讀書正如浪子入烟花場中。不知流蕩何所。

與劉生

異端是天生。異端聖人是天生。聖人釋迦脫胎卽下堂走七步上涅槃室中。說偈老聃生而白頭能言。若我先師語言行步與常人無異。活到七十多歲便死。只是完成一個平常人而已。有何異哉。

又

作景趣詩。當以韵致勝。正如什人論畫。小樹簡於枝。

柯繁於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泰合則足妙手耳

與李奉倩

九卷舊遊地每四五日一夢至其間。寄想昔年真是。既思瑞柱渴望江梅也。

又

承前弟秋事十首過於悽婉信然唐衢桑梓胸中不有極憤懣處自不至以哭泣向人

胡芥步進錢老人

與李奉倩

與林鐵厓

伏枕聞真言如投之參普溫劑但村話自斟斷壺不備寒士風味未易承愛非鐵厓古處能不驚座而起乎

答劉逸民

橫逆之來偶動肝氣弟亦常同此病然寒潭不為過雁留影天心不為疾雷加勢此即極道之宗養生之肯道人見已過此旅人敢復用鴈月扇耶

與程仲玉忘長

介問出校

昨偶寬得玉堂蘭二盆寄呈署署清供此蘭南所產知非惡府所乏昔人云譬諸草木不吾臭味也不妨藉此存我輩臭味他日攜歸南郭室中榮榮怒下亦庶幾如見故人也

與金夢雲

經年之別亦須匝月盤桓非筆石火閃電光一見可了也杜工部之于許主簿曰坐對賢人酒門聽長者車旅壘斷盡盡旁一味荒寒獨所飲酒幾入聖位能無開長者之懷乎中鐵樓一條且過故人同榻黃連樹下奉何如何却

與魏縣

胡屋走馬塵土滿面忽遇臨邛故人解驢適館坐之胡床流以名酒兼以文生秀慧翰墨之氣滿人懷抱是何減劉阮飽胡麻之飯張翥之星漢之位也恨以驛使顧繁不欲久停安已以貨易載鐵樓之懷留于巷書溪頭再圖傾倒耳

與申危盟

懷想君子比于饑渴昨衝炎馳馬驛得握手清論堂

下時體方委頓，偃仰在床，寸心未盡，前路日斜，失墜乎襄陽，異昔東武，誰吟坐，語來間，獨拜床下，同風相遇，疑別有千古，茲百里相望，形若河山，況異時千里之思，耶未識，嗣音率爾展款。

與劉太守

秋清如此，舊山桂子，時形滄海，襟鹿之性，望長林豐草，如執熱以濯，駟馬蹄自傷，候我矣。知門下與節度公之風高，誼厚，然盡懽懽情，昔賢所戒，况託教愛之末，異日中原奉教，亦有日乎。馬首欲東，歸思不可。

與李集

收拾矣，聖亮聖亮。

與楊備龍學士

長安十丈塵中，每過玄亭，輒有高山大澤之氣，入座振對，古心古貌，使人自觀，不見君子，幾不信天間功名得，意中有如許人物也。序君子下交，忘年忘分，有布衣昆弟之雅，此意尤今人所不一二見也。江南下，再辱惠書，兼拜遠贈，昔人云，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先生義深，結若此心，物之矣。

與李乾一 伯安，辭于北誤入。

春行盡矣，連日做何等事，讀何等書，見何等入，第於中庭滿貯紅水，每旋起，拾落紅數片，蕩漾其中，便覺流水桃花，曲曲仙源，如在目前。

張壇步青錢唐人

與沈甸華

余州爲晉人解嘲，稱宋儒褒衣講道，無補於亡，何責於清談誤國，僕謂不然，文公立朝，僅四十日，此後卽羈寬無定，至殺翁崇人，不得會坐，此何等時，而翁厚責道學之延，國脉耶。江表諸公，自辛執以下，揮塵而

與李集

卷之二

天廣古堂二刻

義清虛，而所謂神州陸沈中原，版蕩當時已歸罪王，憂甫安得借此爲解也，敢以質之高明。

何棟如

子補子充天玉無錫人家林慶

獄中與友

在諸獄寫單，索飲食於外，譬如祖宗之顯靈，家人送食傳草，而進，譬如子孫之祭享。

金

文甫

與人

往時在獄間人教援，辭奔梁上，竟一日有力。

郁伯仁 履臣華亭人

與人

書生爲人亦爲文也先定草藥而後真焉工矣

王相說 鞠翁秦州人

與宮紫玄

秀才要中兩榜如一日定於兩餐少一餐便飢決不可耐中後做官如飲酒與會所至不妨多數行或主人意解或席有罵坐客便可拂袖去亦不少個甚

孫承澤 北海運谷上林苑藉山東益都人

與友

章樾山先生

章樾山先生薄詞章之學謂治世用之不能與禮樂亂世用之不能致太平此爲篤論每見前人文集多可充棟其中每有讀至卷終求一性靈之解關係之論了不可得不知何以遽行災木昔趙忠毅教南星得四部稿一覽即散之村姬良方以也

又

文章華麗文章之病也秦少游文士耳曾曰吾文殊

爲則人心浮而世道下矣

高 阜 康生江寧人

青州道中復周櫟園

十年前聞人說黃河之險心甚駭然及揚帆而過海湧尚不及長江十五但風景較慘澹耳途中稍動悲涼輒念櫟園先生不置便如行山陰道上千里講萊不爲差遠矣況重以手翰黃花晚驛疾發遙函遂與冠五雪客噴飯不止故人相見時歡樂不可言故人未相見時歡樂尤不可言也甯於北海堂前一拜斯語何如

又

無才之人固不必惜其不忍若無氣之人乃更無用教之以忍也子房當日不但大索不獲爲老人珍愛即誤中副車亦甚入老人心服矣何也天下有氣之人多不能忍亦惟有氣而忍則氣不安動雷爲可用若無氣而忍天下安用此忍爲哉不然家村中豈少唯唯進退之人彼老人亦將賞面目之口此猶子可教耶

與紀伯紫

古人立言簡至雖日用意淡厚亦口氣運醇麗爾所未盡以待後人之刻換耳此又造化今訓本前合數千百年操脈染翰之人共爲一篇文字如以古人作肩後人作項古人作項後人作腹前後相爲淺深洋略者不然後人之言仍是前人之言豈不雷同可笑然使後人之言竟非前人之言則此數千百年中無限之人遂有無限道理不又令人無所適從也哉

與吳冠五

龍書集

人來之二

三機古堂三刻

辭取達意卽一口道破豈非千古至快何取費不必費之心計以自苦於繁浩乎不知古人數句之文數字之句亦必有無限機鋒無限蘊蓄而後其意始幾幾得達而猶不能盡達焉非如三家村中巷口便說我欲穿衣我欲吃飯便可謂之達意也不然吾師豈特地輕輕便以辭達二字約盡古今操脈執筆之人哉

與吳介菴

文章之道同解殊途迤其標流雖有千態萬狀之不

紀伯紫謂此風采之相類於此之針毫也

同而其體勢規格正未始大相懸絕也但隨其理隨其事隨其氣與勢逐節變化之使其正側機警前後渾成遂似有無限不可舉似之篇法耳譬之奕棋枰則止此枰也子則止此子也橫道直道止此橫道直道也以至對局時之四角中間布成大勢止是此四角中間也其間一子略易便異前局況易一子必至易數子以至數十子又況先之布置於四角中間者已自有不止於易一子數子者乎

與張公

龍書集

人來之二

三機古堂三刻

文章貴卓然一家者能以己意構造言所欲言不似襲人牙後耳非必委度氣格千篇一律之謂也善作者雖有意規摹雜用諸家之體猶足於人撰制而況筆之所到偶與之近似者乎譬之畫家或畫山水或畫人物或畫花鳥總是一人筆法卽同一山水而時用荆關時用倪黃賞者未始不望而知爲一也然則學士家又何必拘拘守定一格而後爲自成一家言哉

與楊永菴

一切讀誦上官。鋪揚吉會之文。俱宜少變其體。使從
乎簡質。不然。盡華而不用。亦一快也。吾獨怪彼此寓
目。即復棄去不觀之快。而必繁其筆札。專專焉奉一
記室司之。若以爲不可易之規者。此何爲乎。世間金
珠犀革丹漆羽毛。一切市賣。不可充川之物。終年不
去。眼目間。不知其何故也。

荅林那子

止大易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便具如此妙
相莊嚴。止水明鏡。其理現前。說得霏霏花雨。遂令聞

東坡集

卷之二

三韻古堂二刻

者不覺信心。不覺歡喜耳。一切世尊。費盡唇舌。處止
是要人歡喜。要人信心而已。其中固無多也。不然何
故不一言兩言道破。而必盡盡數百言。以至於數千
萬言。而不憚哉。然則佛不過于古一大文人焉耳。
王 來 補之幼江初名漢青州益都人
因難軒集德業新集

與楊八丈

僕性好咄咄。若爲詩者。而苦無詩。恃才高氣鈍。一也。
無詩。資家貧生。事單薄。不免貽貽。心業慮以關口
實。二也。無詩。日束髮制義。遂淪苦海。足氣。沒燈拔

通歷。三也。若頭飢寒之中。亦復一二發爲聲響。以抵
吟呻。噫。豈非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哉。漢武胎性貪暴。
而好僊。梁武耽競。競而好佛。大二武根器去。道何
啻千里。然積嗜濡心。久脫蒸性。是因不可以拂拭。振
塵而去也。冬日無事。偶檢新舊作。書爲一帙。出正足
下。幸教之。

與王定宇

念親家爲大詒。遊意不能無惻惻惜別者。然竊聞其
地山水清麗。氣候常如吾家三四月時。蓬蔦開風。何

義華集

卷之二

三韻古堂二刻

與蕭純玉

翁兄十年不見。弟寧知第一旦老癯如此。頭白眼花。
掀卷屋宇。如在烟霧。憊矣。無能爲矣。幸吟詠之興老
而未厭。數月間。篋輒滿。卷軸如蠶。作蘭。雖日經緯。當
其作時。胡以爲樂。至後了結云。何姑付之。不可知而
已。

與高平仲

開廣陵之命。舉手稱慶。仁兄因是木天黎火中人。豈

讀此大篇
其義甚才

讀此大篇
其義甚才

宜復辱以簿書之事然從古名臣功業切靡剔歷未
有不自州縣始者長孺之淮陽長倩之三輔固無論
如今世劉忠宣倒入玉堂而自乞補外以彼經綸滿
腹豈肯拘繫燕中一尺地皖然作土偶人哉顧仁
人無自厭滿若末第老矣髮種種無能為矣且夫造
物者既有意困頓我我乃羅右爐中誓為其邪徒自
不祥其如造物何今將復遊燕中聊觀絃誦以為三
徑資資足則拂衣歸矣中歲之後家四壁立以燕中
之食玉炊桂誰能徒手往哉竊不自外謹重爾其使
戴季忠

人卷之二

讀此大篇
其義甚才

與王冲菴

君欲遣僕出僕意亦爾僕之從君如驂之有朝豈敢
自外

李長解 子賢現居四川達州人
天問問某

與王雙白論佛書

足下俟佛請與足下言佛或以佛聖人也聖人安可
以不學學聖人安可非之然必我中國之無聖人面

讀此大篇
其義甚才

彼有之往而學之於彼乃可耳我中國之聖人何如
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矣孔子矣或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之道不及佛乃堯舜禹湯文武公
孔子而學之於彼則可耳我堯舜禹湯文武公孔
子之道又何如哉解之者又謂佛老之與孔子其道
同僕又惑之夫異則去此以就彼宜也若其同也直
學之孔子足矣又何必佛哉今足下雖縹衣每與僕
言皆聖人之學未嘗一字及于佛然與僕言則聖人
其在靈巖與諸佛氏之徒言亦聖人乎亦聖人之言

人卷之二

讀此大篇
其義甚才

是居佛之居殺佛之殺職佛之職人佛之人而奮其
干戈以與相向也與之相向必不能居其居殺其殺
職其職人其人則必不言聖人矣不言聖人而與僕
之言則又必于聖人其為足下之言者難乎哉或本
學聖人之道而于佛之地姑言佛或本學佛而于僕
姑言聖人不然或學佛于在靈巖時學聖人于不在
靈巖時又不然一人之身有一學佛之心又有一學
聖人之心學成之後能不謬于佛又能不謬于聖人
誠與欺與專一與雜亂與有人於此適萬里之遠求

其周行坦然向去未有不列者乃顧望東西荒莽
驟擊窮奔白首何有了時故溫陵李氏甘心至道寧
許死而不敢竊名下聖人其意以爲已得罪聖人而
又得罪佛是終其身無成也若足之定志聖人之所
取而惜其用之於佛以足下之賢豈溫陵之比然獨
不能爲楊朱之泣則亦何哉且足下之于佛有見乎
無見乎見之矣是乎不是乎考亭氏外佛之學者謂
其精者我已有的之其粗者則我之所不屑道也我之
所不屑道以言其粗者是也若其精者亦彼之所
精者豈得等之於我而謂其我之已有之夫討賊者
必知其賊之所在而後乃發兵討之佛之言亦云然
或知其賊之所在而不討與不知其賊之所在而討
之者其罪倍也今之賊蓋知之爲而不能討則亦已
矣又反爲賊反爲賊則亦已矣又掩其爲賊之名而
曰我聖人之徒也其罪倍之幾當今之世數天下之
賢者必不敢後足下之名足下于天下之賢者亦不
肯自後其名乃顧瞻于聖人與佛之間使天下之人
名之以聖人之徒則佛名之以佛之徒則聖人孔子

一學之二

三

曰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足下何執乎僕文字人
也聖人之道本無所窺見然不敢爲無本之學每讀
肩山長公王荆公之文未嘗不歎服而以其淪沒於
佛則恨之隨筆去今佛之浸滋其於往日學者之悖
叛又甚于往日吾道之晦掩抑又甚于往日雖吾之
道其晦掩不關係于佛然吾徒不能守之而又逃之
其賢如足下則又依違焉嗚呼豈其然乎僕之與足
下罪矣然其言安乎否乎願有以復我
稽末仁 留山金尺牘
索梵林書
一學之二
昔先中散避難亭郡土人名其居趾爲稽留山僕雖
無山可留還憶巢由未嘗買山而棲則游屐所至何
處非僕之青山乎僕近字留山以此恨無王右丞手
腕寫輞川閣流傳于古然而知己命意或能暗合山
川敢求梵師以繪風繪水之手點染峰巒門前五柳
井上二桐依稀茅屋彷彿竹籬位簾一披髮讀書之
道人又不啻時十萬買山錢也
曰遊稽留山之二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弄集卷之三

周在梁園客

豫便 周在梁園客 鈔

周在延津客

宋懋歷 幼青華亭人

與藍凝

丈夫遇世不平。片時隻語轉禍成福。如作傳奇一遇。便了。使經年動氣。便令元亮促眉。

與白大

藏弄集

卷之三

賴古堂二類

我於女子不能忘情。亦不能久辭。譬如黃鳥山中。逢鮮花。蔭木輒稅羽。施聲。須臾便翻。然數嶺心。境兩忘。得大舜殄果之意。

龔羅莘 字升芝 麓合肥人

與唐耕場

片飄河上折柳情。淺浮雲爲之四馳。白日黯其欲墮。一別之後。便爾各天。中間榛棘牽衣。風波滿眼。幸仗知己之庇。以秋仲楓園門一落。細座雙眼。欲塞無倫。筆墨之絲。諸索諸語。卽荆高酒市。酬歡擊筑。亦開其

河漢之流
得此意

瀟湘之雨
此圖

無人矣。人春以後。人事稍減。尚擬閉戶。却掃粗理舊業。以無負諸子北山之盟。惜此間無同心。互相商榷。迫我未能。匡諸大雅耳。

寄鄧孝威

長安寥落同人雨。散蘭次長貧。聖秋善病。草土殘人。長齋杜門。生趣都盡。而殊桂之累。時來侵迫。如空山老頭陀。尚欲開室接衆。苦可知也。久不獲通訊。知己非緣緒。難愛患之餘。筆墨既廢。而亦以日日乞歸。謂故山聚首有期。剪燈聽漏。勝於鱗沉羽浮耳。不自意

藏弄集

卷之三

賴古堂二類

枯樹寒灰。起之病顛。青以馳驅。誠懼末路摧頽。貽羞同志。何以教之。

復胡彥遠

井梧一葉秋。到長安。夜雨懷人。依然春月松關之夢。正不知故人遊屐尚滯風塵。雖僕之羈絆。命駕難期。而音聲寂寥。寧非恨事。忽披尺素。忻歡彌綰。未俗泊泊。友朋道盡。不意淡情至性。四海一如已。晚合於長安。酒壚漏未盡。青竹床樂。寔聞太息。如對古人。乃至殷勤芳渚之緣。料理白頭之約。知其身絀世網。而

清曉雨
自有道

心托青霞似曼容薄縣之非虛謂子光結蔭之宜早
幽貞高韻映拂着字此中人誰同非緒約所能喻亦
金石不盡宜者也方托興於抽簪進掌恩於拜印控
辭不可肩任殊難終懼無仙蒼生慙負良友壯笏西
夷時時遙呼江東李應耳秋獄聖秋殿即通從卿杯
敘心均切停雲之想作書及此滿已二十下秋月乍
霽雲物甚佳搔首青天星漢迢迢如見我彥達也

答朱近修

姜子子翁潘子雙南從巢湖破浪相訪手出足下書

蘇子集

入卷之三

三 雜古堂三

披情真素抒懷散朗讀朱微如見近修矣近修之詩
何固嘗讀之謂非漢魏初盛不道今把讀全編復包
括古今不規規乎一家之言則自道性情極詩之變
化矣古文詞讀未終卷史論尚矣其諸大小文碩桂
曲折皆意到而筆隨筆隨語屈句廉極觸摩不滯若
搖曳以抵絃遠得所止而止焉至于自寫數十載之
行藏山巔水澳僧廬茆舍饑寒信側瘦妻弱子真啼
彈笑之情狀或偶有記注忽留千古之是非或典冊
高文不遺漁樵之瑣屑文益奇而格益變格屢變而

蘇子集

情迭出莊生云天籟清節謂稱心竹肉之傳聲化工
之貌物庶幾似之夫風水相適至文成篇正以二物
者置之方圓委折間不筆肖故古人謂天下文章在
是者真也真也者文之所從生也文之至而適得其
真焉為可宰之謂乎觀因二子而偶陳所見或不同
於世人之知近修也

許友介更名眉字介眉又介新福建候官人

與林鐵崖使君

蘇子集

入卷之三

日 雜古堂三

春雨膏膩柴門閑寂每到黃昏以後檐溜瀟瀟
垂絲開落古巷牆下磨卷而行百思無著此時懷人
恨事遑遑生焉適高子雲客走銀鹿留我一東敗紙
折其函朱絲小格書紫紫若柔繡蠅頭蚊足文奇事
險細讀之為先生賦侍史郎獻絮鐵行也先生向以
情義自持故所遺奇宜也余奔而謂高子曰夫鐵與
絮相懸不啻萬層義之所至情之所移遂使絮無異
鐵高子曰然乎定見鐵化為絮矣絮不自知其為絮
妄與鐵抗鐵勢終柔不復有堅息全日不然是絮化
而為鐵也絮之者鐵漢子也使絮而非鐵漢子也焉

之凡五
能以前體而絮錄也高子曰然錢絮合而千古之誼
存焉今而後知竝心一曲馬尾截玉之不誣矣亦附
一詩請正
羅 耀星子江南江寧人
詩虎堂集

行傳次
高年生不
大咸詩

三晉歸蕭然無藉適承來諭深笑鄙心前抵白洋淀
萬一焚室題曰警署自是坦然矣三晉之說雖出談
談實為至理持以自處得失窮通咸可齊致蓋死而
每下何往不適足下慰我親我之自慰何如
施閏章 向白愚山江南宜城人
王 耀星堂二題

長安塵土中忽見中原傳人諸子迢迢勢勢虬髯客
值李公子時也此道廣大精微無所不有溫柔敦厚
詩教也近日北音嚙殺南音浮靡歷下竟陵遂成聚
訟可一撫掌弟才本弱劣人皆目為清俊竊努力為
沉鬱雄高之作而不敢以矜氣出之嗟心乘之昨讀
近詩皆洪鐘大呂金戈鐵馬之聲見獵心喜觀擬奮
臂大呼當偏師一面未審大將軍收我否分手之時

典彭禹峰

大角生
歸此亦曰
寒亭

夜闌酒困仰天為歌追詰旦走筆追送車騎已渡滄
乾矣公視其言雖不工亦足豪也頃與張詩諸君子
班荆賦詩酣歌屢夕一時聲動長安以不得先年建
旗鼓為憾先生行矣蕭湘雲夢之間波濤拍天鼓角
勁地風蕭馬鳴極目萬里於此時橫槊磨盾更歌見
志即不及曹氏父子當虎視王侯從軍諸君南風之
便幸不惜雙魚以開蜀北愁顏也寒曹如冰致缺晨
待言之祇惜袍懷

復顧見山
九疑在几席間獲戾不少硜硜如故甚矣愚山之愚
也佳什直逼古人公餘多暇當更努力精進到去近
今皮毛不必盡求好看便是杜工部堂與此語不敢
為時賢道年兄必深知之而弟復云爾實恨有志未
逮當今同調如見山亦安能多屈一指耶

奇余廨之先生
歷下山色抱城泉聲滿脚差強人意其憂煩仍舊籍
灰爐所問濟南先代舊家如李千麟遊廷實版正甫
輩子孫存者絕少版氏諸生一二邊氏無讀書者于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鱗之族止一童子李滌已青其袷且碑于鱗之墓爲文以祭祭之先一夕夢五丈夫皆古衣冠偉然見過若言謝者而以黃紗籠其面木通姓名及造其墓則五家蓋自其先三世及李駒墓皆在焉則五丈夫也爲之驚異若許殷卿則後人不可問矣臨清謝茂泰亦然百年之間凌替至此盛名難於存澤易新良可歎也亦可慨也

與同門李嵩岑

縉紳先生行古之道者年丈一人而已行至高道至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萬而官轍衝遠天以待素心有道類如此矣然居官恬淡寡欲至斷酒肉作苦行僧亦復何地不可才足理劇而廉不愛一錢雖荒服僻陋可格也蒼梧弟所舊遊山川雲物足以慰人而不甚苦瘁夏秋驟雨後巖洞鳥獸百物之毒皆流入江水中慎勿汲有水井泉獨甘冽以元次山得名余嘗就而飲之作井井行忘其身存嶺表此足以濯塵襟沃清史矣

寄丁荊州

記單車出關時追致不勝得報書前之腸裂及遊武

卷之三

林與尊仲氏談譚俟望朔風愁不可耐不問北涼復返既得爲中土人又得濯積塵於西湖上此樂冷泠轉如逐島間事雖累重費煩不啻蚤負經營過此一劫抱膝支頤長吟朗咏百城不與易矣大鳩壽積于晏安智慧生於憂患古人之能所不能者皆其堪人所不堪者也吾兄嵩雪邊陲累易寒暑其詩之嘯風雨泣鬼神當視昔過倍老杜出塞詩聽度語耳豈能與身親者絮痛癢哉弟辱有草木之臭欲年來亦曾有句見及否便中幸示一二既病且益拙捉襟露肘不能助萬一結友如我輩所謂緩急無足恃其鄙人耳士貴知心要之數日淺淺爲壽其鬱積誠不能自陳也

與陳伯璣論景陵

往讀伯敬集不數葉輒擲去譬如體羸人不敢嘗苦寒藥恐傷元氣也昨承寄刊遠在荷與中更無他書送至讀盡其文良勝詩寧不厚不渾不光不韻不周詳而必不肖俗其手近隨其心獨眼要是著意讀者人可謂之偏枯不得目以膚淺其丁師友骨肉存亡之

新刊口
實錄者
而此公
之論

間深情苦語敬令人酸鼻未可以一冷字抹煞史論
諸篇有別解筆力從左因秦漢中來次則題跋銘贊
蓄意矜慎其序贈之作稍涉泛濫畢竟爲應酬所累
韓昌黎一生贈序文字僅十餘篇潔不惹厭又是何
等辣手大抵伯敬之集如橘皮橄欖湯在醇飽之後
洗濯腸胃最善機時却用不得然當伯敬之世天下
文士酒池肉林矣那得不獨推爲優物善讀其書者
心目中嘗存一嚴冷不屑之意其去俗自遠不數讀
可也伯敬謂後生學中即不成不如學于麟吾兄又

藏書集

卷之三

藏書集

謂近人學于麟不成似不如仍學伯敬並是枚時之
言詩豈從二家出舍二家寧遂無詩真能詩文者華
不俗清不弱別有本領今之爲詩文所謂不誠無物
也曹能始非遠勝伯敬者評伯敬清而有痕伯敬力
竭之而不能過此又于麟所謂天實生才不盡也兄
固好飲橘皮橄欖湯者走草報脫武以佐下酒物亦
可也

又

前書謂伯敬文字止是不宜俗此俗字勿輕看今人

之所謂波瀾光采結構事實以爲必不可無者高眼
看之總是俗處愈好愈俗古人文字不輕易討好好
在其中近惟晴鶴翁曉此下筆又不易言非好學漢
思清濁總無若手也青原思庵問記前囑其勿遽刻
乃竟災石矣聞之悶其速語公霖其志銘稿且藏之
文集序亦不必太忙雖伯敬志魏太易其文非可必
傳而伯敬謂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蓋慎之也弟亦待
心清氣定時斟酌無憾正爲報石莊先生地耳私心
且不欲與伯敬比但恐志大才疎未免爲聞者掩口

藏書集

卷之三

藏書集

一日尚存不敢廢學也

盧象昇九台宣興人

寄調于弟

古人仕學兼資吾獨驅馳軍旅君恩既重臣誼安辭
委七尺於行間連二親以定省流氛未靜艱危備嘗
此於忠孝何居也願吾子弟思其父兄勿事交游勿
圖溫飽勿干戈而組豆勿張牙而鼎鑊名須立而戒
行志欲高而毋妄殖貨欲厚而毋心之咎昔酬收恒
舞斯造物之侮民庭以內惻隱無華門以外卑謙自

牧。非惟可久。抑且省愆。凡我子弟。其佩老生之嘗談。
惟吾一身。自聽彼蒼之禍福。

寄訓室人

余爲官一十三年。歷部郎。郡守。監司。以及治郡。撫楚。
日惟國事。蒼生爲念。不敢私其妻子。未嘗有負軍民。
室。鮮冶容。身無餘物。今任討賊。艱苦萬端。成敗利鈍。
付之天毀譽。是非聽之人。頂踵髮膚。歸之君父。惟願。
作吾匹者。體吾心。以勉代子。篤其婦。親以母代父。敦。
其家訓。務使兩親。娛於堂。四稚習於學。吾願足矣。他。
歲手集

卷之三

二 觀古堂三則

何計焉。時大寇西遁。督旅入關。寄此相勉。

荅陸筠修方伯

今日居官。何嘗墮於九淵。不使兵馬之厄。與門下錢。
糧之厄。其劫數真堪比。墜乃不復。又以兵馬而兼錢。
糧。舉數千萬。如使如虎。張牙露爪之徒。環伺於餓佛。
之一身。此佛既未能脫胎。換骨。尚在人世間。又未能。
投體捨身。依然活地獄。其苦可名狀。不可名狀乎。觀。
此則丈所處。尚在九天清恙。宜宜然歸心。亦宜淡然。
也。天之生才有限。以丈品識。經濟定不令之選。而令。

之勢。今日勞以中原。使日將勞以四方。其勞漸久。而。
且甚。時事固然。是用爲吾丈解。幸毋我迂。
張可度 李復爾 江寧人

與周減齋

高岑王孟之詩。無一字不驗。炙人口。然皆一往而盡。
一丘一壑。耳目易盈。若少陵則千巖萬壑。雲霞生焉。
虎豹伏焉。陳繼儒嘗題杜詩後云。兔脫如飛。神鶴見。
珠沉無底。老龍知少年。莫便輕吟咏。五十方能讀杜。
詩。亦道得一半。

義手集

卷之三

三 觀古堂三則

胡玉昆 元潤 蜀公江寧人

留東減齋

真意亭中草淡一丈。幾如敗寺。退居然。小池空。碧蓮。
幽閒。青刺。簾木。榻若。槐。燭香。亦自消受。不淺。此人之。
所樂。天之所留也。先生固安之。僕亦願先生安之。
羅孚尹 服公上元 衛人 永陽 籍原 名光 照

與減齋

不使生長下里。所謂垣規瓦屋。無財頃時。傾獨好作。
詩。今老矣。貧病侵尋。且日手一編。揣摩。乙家人詩。

語付若閑閑客秋有感於先生之言此事須自己生

前料理遂似石隙懷間日夜思量及至就簡刻成小

本多寡只在道州東野間然已如造阿育王浮屠材

且易辦舍利難求刻已又思量多買事便如鐵門

限八百本行世却又似開棧通通西南既無長卿之

難對又少博望之鑿空恐此生終無滿願之日而況

爲吾亡友現丈六金身光明相好者哉嗚呼難矣張

子晉兄名浩別號曲林華亭人也住東門外環堵不

周苦竹無烟省賣字賣文賣書以供朝夕所著詩篇

莫手集 卷之二 三 顧古堂二刻

根極理要數倫自得時笑謂僕曰猷子願以糟粕腐

氣作十里爲理殺世間學鍾譚者卽所尚可知已廿

年以來頗惠長箋動至盈幅洋洋灑灑不覺不冷僕

已背成小卷特錄呈數首使猷子姓字稍稍見聞於

天下而後從容爲曲林著作計未晚也然其年已六

十五矣危哉

與無懷道人

閒甫以孑然一身走雁少猿多之地半屋幾椽沙照

妻孥之色竹籬半曲雪埋茶甌之烟二十年老友將

何以爲情也

與馮若采

樓居受用天氣看春夏過接處光景絕微

與竹峰

冠氣未靖生死之外又添出一重生死所以又離法

席也嗟院生死反手爾安得一重之外更有一重假

令一重之外更有一重則千重萬重有何休歇若俗

子耳前偶讀天童書頗有自覺輕快時聞老和尚在

渠堂上親喫一棒回不識於某輕快底有同有別麼

與卓運句

從虎踞一帶到石城門墮背上聽蛩吟四壁真古人

所謂蟲思草無邊也華嚴無邊世界徑從耳孔裏現

出

又

弟所居之中無華堂而有浮樹無後讀而有朝梳無

花飲而有竹飯

又

十竹俱活對生齋然念我逆句僅以二竹特贈政如

泥題拱立從天謝雨

又

對大江而飯胃氣達目眼山川明脈絡谷飯北常加
倍古人以樂伯食能有此江光石韵松聲竹齋耶

與丁蘭生致江上數筆

弟偶與小女之挽髮偷坐一處雖去家不一里無殘
紙筆墨遂以殊題數語於卷末取報命之速也佛頭
著糞弟決不取當聊於佛脚下效蟲鳴可耳又何知
華藏海之廣大乎貴體違和想不得之江上數筆得

之問中三絕耶一笑

又

見潭邊美人喫飯渾衣皆用荷風未免生如可奈何

又

庭壁加聖非飭觀也以安此君之影也蓋愛人者必
兼愛其影如漢武致李夫人之竟黃曾直設東坡之
像如是而已

與羅元玉

吾輩作時藝如業屢然屢無十日之壽而業之者亦

祇計其售爾不問之十日以外也作詩作古文詞若

錄宜銅雖售只一時而作者之心則無有不欲其久
遠者

徐菊知君嚴漢止上人

與趙止思

選詞復上太率情致婉麗似春鶯喚柳者則甲之第
味高古似秋鶴聞空者則乙之此亦女郎曉風殘月
將軍鐵板唱大江東去意也

吳宗信

與周園客

自門爲風雅淵藪官其地者咸愛與布衣遊布衣之
士往往傲兀於公卿間不少爲脂韋乞憐狀惟嘗聞
文太青官南光祿署國子鴻臚京兆四篆一時風雅
之士趨之如歸傳遠度秣陵諸生爾有詩云紗帽山
人太青當時配傳之今日官非太青客非遠度詞
人墨客一見烏紗搖尾乞憐無所不至無怪乎烏紗
視此輩爲奴隸也與其見面而輕何若使之聞聲相
思某公雖頗有愛士之名吾輩不可不有以自處

與靖公

昔日遊此地荒涼風味如嚼冰果久而自甘且香今與乃公遊正是日暮途窮不得不倒行逆施耳

與吳介茲

人心非復混沌不可何以言之傀儡亦作聰明天機洩盡矣若何若何

代東葉中秘

某寒士也囊書從軍原非獲已不料提徑中冒爾倖進念此靈枕新新睡去夢理難明孰吉孰凶先生知

藏孝集

八卷之三

二八 顧古堂三刻

我幾時報我黃梁熟耶某謹奉教

代謝劉秉三先生薦幕客

苦爲蟻冗所糾求與老年翁片晷閒話不可得頌衷勝于滯暑矣昨者有致弟言曰此間井做官實當官斯言詰肯受事未及兩月回視當官之狀如一部萬病回春藥方無所不識究竟于醫國効項承輪教知老年翁愛弟之深相得益彰弟豈無意第念針也難以久坐又何敢借捉刀人爲床頭生色哉風月而思玄度亦有待何如

失名

荅方孩未侍御

某天下庸靡之才也出不足當一蟲之吟歸不足當片鱗之伏而執事期以集梧望其致密不亦左乎然既奉高賢之誨謬託清流之末以爲方處馳驚不足之時自當勉勉獲濟所期若審分知難則戮桑勇木綽有餘裕何可浮沉尸限爲陽鱗禿焉耶夫人能弘道聖哲所希遵養時廢英人所仰尊效所云凌兌難窺惟庸庸拙之詎此直蚯蚓而竊沃土者耳烏觀神

藏孝集

八卷之三

二八 顧古堂三刻

體要詞林
體要文苑

龍哉自古似無此木偶子房芻狗文若也當今世路鴻也師濟盈庭然而節若維清才相美絕仰君宗於聖朝保難貞於稅政如執事與青副可以爲國家奏康濟之勲者亦少榮見而青副僅登啟事尚阻彈冠執事盤桓山谷非熊未夢豈治平之有待耶胡其濡滯也聖朝側席昇平不遠搜遺老求舊學以相傳太平舍執事其誰歸哉

荅夏邑彭孝先

某歷落疎寒之士也雖情古學而木嘗鑽厲傾心壯

晉書文苑
傳作本列
晉書文苑
傳作本列

國而不改弱劣行年及立自顧茫然如足下謬採浮
聲莫其贅行此如家有和璧而粉間賦賦使不能言
能無慚負耶遂承尊公唁慰之誠又辱足下綢繆之
諭言念音微增其苑結請所寄文冲淡雅練耐意兼
長拙拔妙實竟日彌永鄙意嘗以作文之旨徑情取
達則寡抑揚之姿委折持態則鮮雄峭之氣采飾為
工則以塗澤見諸虛素成體則以儉樸被嗟要使曲
直互理文質錯陳運用之功亦非輕造足下之才固
是超乘而上以足下愛我淺故錄其平日之言冀有
獨得之論嗣教不遠登我棠履耳

戴孚集

卷之三

九 讀古堂二刻

荅胡學博

再辱賜書謬以風雅之任見推下走弟忤忤焉養其
說然鄙志所屬敢為知己道之國家有文之化幾三
百年作者間出大都視政事為降替孝宗聖德饒美
唐虞則有獻吉仲默諸子以爾雅雅俊之資振拔景
運世宗恢弘大略過于周宣漢武則有子騷元美之
流高文壯采曼吹休隆當此之時國家赫濯而士亦
多以功名自見至萬曆之興是夫歲輪安逸樂百事

晉書文苑
傳作本列
晉書文苑
傳作本列

晉書文苑
傳作本列
晉書文苑
傳作本列

隨壞而文人墨客所為詩歌非祖述長慶以繩撫
腐之談為清真則學步香齋以殘香剽之資為芳
澤是舉天下之人非迂朴如老儒則柔媚若婦人也
是以士風日靡士志日頹而文武之業不顯貴鄉鍾
譚兩君者少知掃除餘意空淡似乎前二者之失可
少去矣然舉古人所為溫厚之旨高亮之格虛譽沉
實之分珠聯璧合之體感時託諷之心援古証今之
法皆棄不道而又高自標置以致海內不學之小生
遊閒之縉素修然皆自以為能詩何則彼所為詩意
既無本詞又鮮據可不學而然也夫居縉紳之位而
為鄉鄙之音立昌盛之朝而作衰頹之語此洪範所
為言之不從而可為世運大憂者也弟慨然欲席而
清之學既荒淺地又卑薄不能為乘高之唱一返正
始今天子紹啓禮樂以應祥熙斯道之興可日而待
以足下之才主盟壇坫弟敢不本教樂以從事耶辱
承下問故忘其愚陋妄為之說

戴孚集

卷之三

三 讀古堂二刻

荅黃仲霖

經生家言既棄去當讓後生弟作諸生時便不甚道

又非又非
不印教

也是下舉筆惡不能免裂刺俱是雁行易生嫌惟此甚細事可聽人錄錄足下其垂罷之弟非瞻顧官格實處已之道耳尊教所諭南生竊思昂餘光刺刺不已弟又已厭憎然自有天地來不能絕此種如青蠅然不使其集衣帶前而已若與相逐青蠅開舉手便礙自古名流不免此一役掩容耳慮嚙之逐尚有大家張綱何人哉願與足下相長益弗怪其誕率也

與夏舜仲

兩接聲聞兼採浦傳知足下爲政精勤振顏剔弊雖藏李集

宋之三

三藏古堂二刻

古之循卓何以加焉然集竊有一得之愚獻於左右蓋古之言治道者曰爲政去其太甚又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方今法度凌弊風俗險詐豈能以結繩華嚴秦之緒端然方今之勢如人有七年之病必宜舒徐涵育以起之若欲以三年之成責于期月雖仲尼有所不能也且物來無窮而我力有限以簡御煩則無掛漏之患以逸待勞則鮮疲竭之憂是故密于賤之弊琴名不相下平馬期之數早也平陽侯之清靜治不減于武鄉侯之綜核也是下負非常之才固

下古法中
獨見陸氏

藏李集

宋之三

三藏古堂二刻

其上游之路彼亦曰使我不待治其民也亦上之所深恨也至于官局有守如農之畔焉若勘別邑之田理別邑之訟此鼓怨遺尤之道斷斷不可受也孔相不謀其政正謂此也

與戴石房

高秋蕭瑟病在荒廬王札兄投啟函神達邇方歌蒿君復悲怙何天降割違同其運哉災會云開春報之境晨炊暮鐸隱轡烟樹乃敝邑則僻壤而珂里則名都也弟今年三遭吳矣而未聞足下亦在苦次生芻

情以說直
愈馬家以
爾而無名

杳然弟則非人哉憶曩時受知京山先生之時皆在

英妙今來屈指十有三載白日如馳冉冉將暮足下

英姿偉度猶爲叩牛抱膝之歌弟則行將簿書之役

矣寂寂笑人何以自遣乎足下弘我以大道進我以

詰人任重道遠豈寒足所仰要之其人自有天授非

可強也古命世之士必弘毅淵默不爲人先而弟輕

躁好議論一不似也必寬深不測外物不能動之而

弟性多愁激小物玩志不能移情二不似也必沉幾

先物四應不窮而弟遲緩寡智每多事後之悔三不

似也必廣大博觀弘收衆長而弟疾惡太淺不能容

物四不似也石齋先生嘗指弟爲有規簡之叔夜無

絳校之文舉此皆古之英人偶士弟何敢當要其形

似之間不過此輩後塵耳安能等而上之耶惟侯學

問精克漸垂其驕心愜氣于世少有見聞然後退而

陪影讀老氏之遺經拜麗公于床下庶幾得足下所

云浮雲物外耳若方馳騁而然悟不道此聖人合內

外之學非淺語所敢期也足下既負大略又通宗趣

必有身世咸宜之用幸有以教之則論已命之係人

真學集

卷之三

三 附古書二刻

與張庶常

矣。

漳浦之獄元老保全善類之心甚篤此足下左右之

功也昨已持箋仰謝但此時聖怒方深進諫之方解

釋之機元老必有妙用鄙意偶有所及敢爲商之大

凡進諫於君者惟申救最難蓋人主所最恨者人臣

之有黨而申救者必將稱人之善是故稱其忠良者

必以爲護私稱其直諫者必以爲翹過稱其枉抑者

必以爲市恩自古納諫之難而因諫以相激至于不

可言者此是也況執正道查諫言與人主爭曲直

者諫官之事耳至于大臣當從容諷解使人主之意

漸釋可也昔李元禮等繫獄陳仲舉上疏力爭盛稱

其賢而董仲舉舉免東漢之禍遂至決裂宋神宗時

蘇軾下獄吳充力救未釋而王安石以微言解之夫

盛怒之時遂折其意未有能勝者也以可若之罪歸

人臣只有餘之地處人主則其情易動其氣易平今

主上之盛怒漳浦疑其聚黨私爲海內倡率耳但

常求聞言其生長山草孤介寡合素無交遊之助特

人心引

人心引

人心引

人心引

人心引

人心引

人心引

人心引

人心引

中國代作
一覽而小
成是何等
奇聞

八篇中言
朝事清操
不能如此
美卓

其文章時爲人所稱說。一時朝。見其守清節。有文名。羣然惜之。于其實無傾蓋之雅。若罪之無益而重疑天下之心。救之益以見其聖度之大。而羣論自息。至於供引牽連。出於輿謀之口。恐不足據。如此則上意未必無轉移也。異言納諂以然。則當守幾。不可以預設。然大言不出於此。弟之邵塞。非足以上贊淵度。而不避其辭之繁者。拳拳之懷。不能自己也。不敢具書以達元老。謹以商之足下。

上黃座師

藏弄集

八卷之三

三藏古書二

前讀大疏。及得彥升書。知吾師東山之志彌確。在今日觀時自處。自當以此爲正。稍爲舒徐。再理前語耳。昔前有彈冠之言。而後有棄衆之論。若大君之知遇當衆之。以有爲。執政之惡聲當守之。以不辱。吾師所以待之甚堅。而寡識者有載澤之視也。土上不世之望。名世之生。又豈偶然。舍我其誰。可以自信。與亮之數吾師度內事耳。運長運來不矣。且孫其如蒼生之汲汲何。

金彩 字貫華吳縣人

與西林

流光迅速人壽無幾。世事無常。須刻變幻一簾之外。與我公看盡世人。蠅營狗苟。

與升公

爲兒子時。雖與然只謂前亦不往。後亦不來。獨有此身常在世間。於是讀蘭亭序。亦了不知佳。定在何所。殆於三十四五歲許。始乃無端感觸。忽地驚心。前此猶是童稚達心。後此便是素白相逼。中間壯歲一段。竟全然夫去不見。而後咄嗟彌日。漸入忽忽不樂苦境。夫既以無法可施。則莫如付之度外。任其騰騰白去。何得將如此苦事。刻刻置諸懷抱。終日愁老以老。怕死而死也。公高朗想不昧此語。

藏弄集

八卷之三

三藏古書二



藏弄集卷之三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裁弄集卷之四

周在梁園客

澤儀 周在凌雲客 鈔

周在延津客

曾楚卿 元贊甫田人 家成集

答吳浮弋座主

邸中無甚佳況但妻孥無累僮僕甚稀飯一盂蔬一盤坐度朝夕讀書之外稍以餘力酬應較昔年管管珠桂似覺安閑然病亦時作可見造化於受用一路

試評集 一前古堂二則 絕不肯輕以界人人在世法中決不能多取造化之

廣數以自厚奉也

楊衡吉 君諱吳縣人

與人

下觀詩不以格律體裁為論惟求直吐胸懷言敘景象婦人女子皆曉所謂者然後定為好詩其他無釘損氣拘拘拾古人涕唾者亦木偶之假線索吾無取焉大抵景物不窮人事隨處位置易在在成然古人豈能追盡不復可置諸清篇新句日中競列特患

如此者則
重持清快

吟哦不到耳

徐芳 仲光拙著江西南城人 愚拙編

與林涵齋書 諱之著一字孔碩

涵齋生平人品文章事業俱臻絕頂無所歉獨年踰始衰未有嗣續為可慮耳而涵齋貧且介無明珠十斛為後宮婢婦之具如必待齊姜宋子以為之母吾恐孔釋抱送必真諸空桑之腹而後可也故嘗竊進芻蕘以為芝草醴泉根源正不必釋事求其可已耳而涵齋果以此得嚴洪喬謝晉武生子謂臣無動而

試評集 一前古堂二則 受寵養帝笑曰此事豈可容卿有動如今日者弟子

涵齋豈得無微動耶喜極輒復談謔如此想當一笑

答苗九符邑侯二

郡城無一不可厭者適日乃大驚人夢思則以陶彭澤故憶此時傍學閣畔莞爾亭邊荷吐香紅竹函古翠公徐靜對亦不減北窓高臥時高人到處有英皇幸必栗里也欣賞晨夕倦馬下心乃倦鳥遂襲遂大恣其懶將近小樓無別課惟酣酣熟睡訪園南于睡鄉同蒙莊于蝶野頂溪倘恍若或遇之至周公之封

妙不可言
蓮花

會光緒
人

華胥氏之鄉則尚自然不能得其徑也以是流連一
往關外步地經旬未嘗涉足大篇半夏起抹諸昏沉
始破然又以嘆編珠頁璧引腕皆珍纖錦裁統揮毫
成彩公自矢廉至此殊食第草風憤公忤此又不
能不美其高矣往錢認知開月蘇子瞻秉其據案時
遺之詩總操筆立報于瞻曰電掃談庭替答詩簡近
所未有蓋文俗之難兼久矣彼固偶爾爾調和者如以
執筆盤錯之身理豈堪墜笑之業李賀之笑夢日滿
唐球之飄飄不虛著責皇先生則何數開封矣

荅苗九符邑侯三

夫之目

三 讀古堂二刻

道無東西頭頭皆是如印印紙縱橫翻覆皆得符契
段太尉制用更勝正用也又如策馬穿城南北東西
是門可入驛使三叉路口不免狐疑要之十字街心
絕無消謬解此則苦縣漆園固是一鼻兩孔即涉嶺
號釋尼山稱儒亦是沙從鎖畫水向岸分強立門庭
割裂泥范而况一身之中四體五官安生分別以前
勁而撼頰舌之委地像脫張而笑朋誼之頑鈍亦見
其支離手隔泉膚而追矣矣聖人之無可無不可于

有可有不可有可見之過莫非可也校校顛頂非無不
可也接回示中參看數段語語入妙開人悟頃如前
至猶龍南華一段註脚尤為點睛得髓如此至言要
道非明府安從聞之

荅苗九符明府五

全部瀑音再一展讀虎鳳乎躍韶鈞迭鳴始信學士
詞宗將軍武庫王子安當日耦擬最為確當李太老
云讀之可增十年壽謂讀之可省十年書未知其
孰是也

藏書吳

夫之目

三 讀古堂二刻

與盛休菴

承諭當忍耐我輩不得意事正是分內事若得意
為分外矣實話實話

朱一是

近修海寧人
為可堂初集

與吳仲木書

刻事自醜文拙又值歲餘林入口之不暇暇計千秋
平吾輩學道虛名二字其為被害過於富貴欲未
能即除亦須漸淡如負病疾者次第退去若不自治

縱意以甚其疾大不可也。便近日在萬冗蝟毛之甲
白反常若惻惻惟此而已。牧雲主法天算別時以不
及賠足下爲恨。欲在近地化供香積太白山中食蔬
滿萬。但祈吾輩給館粥十日耳。乞提唱諸同志。有以
慰老人懸懸當厄之施。豈直法門大護已哉。

又

從古以布衣客居安貧樂道者莫如邵堯夫先生。蓋
考其終身行事惟至誠待人最近人情而已。司馬溫
公居洛依禮記作深衣幅巾。謂先生可衣此乎。曰某

蘇東坡

卷之四

五 前古堂二刻

今時大當服今時之衣溫公嘆其言合理人情之所
宜卽爲理。先生誠不欲異乎時人也。其出行不擇日
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曰人未言則不知。既言則知
之而必行是鬼神敵也。春秋祭祀酌古今禮行之亦
焚猪錢伊川怪問之則曰明器之義也。脫有一非豈
孝子慈孫之心乎。又曰吾高曾今時人以蓬豆簋豆
薦牲不可也。合數者而觀之先生準乎禮未嘗不宜
乎俗。先王制禮本人情以立極漸降而爲今時之習
俗習俗雖非禮要合於今人之情卽可爲今時之禮。

蘇東坡

君子但去其太甚耳不必其矯異也。故以楮錢之類
亦隨俗行之。近世士大夫喪葬大事多有行古禮者
入反護其不倫行之亦不久究不能移俗知先生所
爲豈不至今無弊哉。先生教子伯溫曰汝固當爲善
量力以行之。若不量力雖善亦不當爲也。此語近年
身試之始知其妙。又曰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
舍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必格善者也。嗚呼
世之有識者不急去惡或能知之其不急舍善便謂
爲善不勇。要之急舍亦有惟非淡悉人情者能倫誠
及此乎。又先生遇友家書臥見枕屏畫小兒行戲以
詩題其上云。差令高卧人軟枕看兒戲。蓋熙寧間也。
學壞集中遂不敢載。謹慎大都如此。吾輩曷能詩文
往往輕率。每自懲艾不能痛改。習氣之痛人總由學
尚未至也。僕客居梅里近十年。歲月蹉跎。德業不進。
且性質疎誕多不近人情。讀先生書愧汗浹背。紀此
數端爲知己告。用以自訟。亦欲藉同人廣先生之訓
也。

與顧修遠書

修遠足下自與修遠高會虞山距今八九年耳事在轉瞬便如隔代人生大都如夢無如此夢最惡之死而生艱難奔竄備極驚怖急求出此夢尚未得也集性不喜禪偶於被賊時僧服脫禍因而不改生平又疾世人凡事爲其貌而亡其實已服僧服子是強學禪以害之久而似有得覺其理與儒近也往時學儒拘牽文義竟隨雲霧今去而求禪則反近如繇旁實得覲堂堂但未入而處此耳誠恐處此無日所見猶虛爲儒爲釋閱歷終是夢境也聞嘗讀坊本辟疆園

卷之四

七 龍古堂二刻

與龔在田仲震書

南湖別來時序忽忽陶分萬寸惜之無從雙鬢鬢

大人年七十
大復引

卷之四
七 龍古堂二刻

唯有對鏡嘆老至耳遺世之士百務屏除豈謂世事紛紛猶復牽累弟生平最不耐試場拘苦幸謝茲事已八九年夢中時復黑衣蓬首魚貫呼名惶惑耳筆往往自不成文字覺而悔恨久之今日復言社事是亦此類蓋白晝之惡夢也豈秀才習氣本自風生至深極固竟不能忘耶中夏與陸講山期變此習作文自詭如釋氏持五戒斷斷不爲心絕不已而形於口口不已而著於文亦已甚矣適者浙西諸兄弟通聲十郡就正宗工以賦昔之波強弟爲介弟不能堅拒復布書代丐請斯又沈沈入夢時耶劉伶之斷酒陸機之忍笑雖極禁制卒於自犯在田仲震且謂我何如也

卷之四

八 龍古堂二刻

尹民與龔在田仲震書

與門人趙爾錫

諸作清揚婉孌從崩山撤石之後忽爲汀汀砥砥者水德之所以具神奇也

與李淮溪

乙酉仲春見三昧先師於虎丘約人主墓醋之不果

距今十六年而始遂焉夫氣應志若水應壑水有紆
迅必無遷壑之才氣或動靜必無放志之理君子貞
其志以俟氣之至焉者此其一端矣世民若蟬蛸不
語夜通知其他

示侄士頂

凡讀文章毋即逆故易修移性行於不知之間新者
既昌故乃散亡

與凌蒼嶽

揚之水不流東薪此言淺學之士蹟於細故若使長
津碩漢豈以微梗也流者我輩當求其深廣以禦卒
然之衝

然之衝

與楊王原朗

既齋矣而又食酒以素弱無力之腸儲懣惓剛強之
味宜乎不勝而作疾也人即牛首蛇身總不為怪惟
一過人身一邊牛蛇則怪矣齋而又酒此平分人蛇
之身也不如化條毒龍身長三百六十丈啖盡昆蟲
虎豹之羣還有小小功德在

與馬爾承

水能寒能熱變化其用故能制火火不能故臣僕於
水今思變化之用不可一法受制於人

與門士徐叔子

金賁華纔與之語如在閭室觀蒸燭之光情變態聞
而登其喜矣

與門士統天通

荆江終日行不見一人昏乎里道遐近途有虎視犬
揚甫旣而樨樨未熟而旣不可以一風治也沙市資
盛萍歸岑落天下未有盛而不岑者岑即其盛故瓦
礫者皆館之餘也突注者臺治之餘也丘墳暴露土
女如雲之餘也盛枯之相害也久矣吾輩宜處乎溪
故無而不闕有而不支

與申天石

詩文者往而不返之物也魚從河入江則問江魚矣
老夫河魚也將以何答江魚乎

與沈玄雪

天下幾有狂傲涉海者而耳聞即是心信之矣未有
以其不見而遂疑人間世無海無嶺者此可以得真

以其不見而遂疑人間世無海無嶺者此可以得真

與台下不見而聞之妙矣。萬木方凋，雪霜交併，木亦不預知有萌孽之會也。而人知之曰：「某木以孟春榮，某木以仲季春榮。」當此之時，木尚自疑而人不疑，不知四時之氣者定也。

與釋任菴

泉湧沙行，鱗兒於陸。庸夫居榮，乘水之壯也。

與友人

不肖五十五年，於今二三年中，始成詩歌，內乏雅德，體骨饑寒，亦安能爲雲霄海嶽之吟者？願孤憤酸辛，

虞李集

卷之四

古詩三首

之情跳走不住，溢而成聲，切而成韻。當斯時也，豈復計其和平溫厚，起承轉合，遵古詩君子之憲章者？昔華州杞梁之妻，哀至不擗，銜爲痛响，遂至感動地軸，墮陷城隅。令兩女子自闕其哭之善，營度口吻，以與十七八女娘，就其咿咿嗚嗚，則且不足以感魯國之郊人，而況動慨天地哉？骨肉聲鳴之外，夫亦別有存焉者矣。豈專柔潤藻巧，而後始爲天下之詩人乎？懷抱斯言，非足下不可以吐此。故畧陳固陋，幸惟裁察。候一元二谷浙江德清人

與陳蘭意

夏初嚴氏事起，勾稽至今，民爲之蔽數月以來，日從諸公發甥甥之藏，紀胡椒之籍，蓋中座慷慨，追存于故友也。蓋方其隆隆時，甌江張子獨操臂縱飲，醉脫其間，每謂其酒徒曰：「此一場戲，竟當作何狀下場？」吾與君輩方且觀之，嗟乎！今戲則下場矣，乃甌江亦竟儼然不得而觀也。昔人云：「僕仰之聞已爲陳述，豈不信然以公知甌江故涉筆及此，不足爲他人道也。」

與彭教授

藏春集

卷之四

古詩三首

僕才不逮古人，平生藤蘿之性，思自斷割以寡其過。張大復元長崑山人

與人

太學生三萬人，嗟枯吹生，坐召黨錮之禍。故易曰：「其羣元吉，不渙不足以治天下。」又曰：「君子以同而異，不異不得爲君子。」後生不解事，漫附清流，妄生氣節，而上之人又開雲門以召之。今日之事，吾未知所稅駕也。

與季弘

夜來以足下論脉殊悔十年不讀書也安身立命誠切於此世之君子自謂耻一物不知卽浮屠老子外國之說或能強記而浮沉遲數尺寸之候未有問焉偶沾一疾舉吾親與吾身有之脉者之五指此寒此熱此死此生彼是相持而吾茫乎莫能自明其所以夫與閻半之養何擇哉

與朱白民

吾等自是天壤間討便宜人卽不敢自附清名不可不謂之清福如此受用更一傳二傳倘帶矣維基德

與楊君謙

讀書了了見古人著述意自恨下筆不及

范允臨長倩吳縣人

與王辰玉

別兄乃在霜寒木落時今四月飛花矣昆明池水望
接江杳在天外衡陽之羽低徊不度碧鷄願安得帛

李維祺
而如花

李維祺
而如花

書而繫之缺焉開問藏此之由兄得毋中散我耶乃懷想玄度時在衣帶間不必指點明月耳弟所居城號荒壤二三青衿推魯鄒俚日對之作村學究面孔又其地風氣不常人情薄惡災國冰山慘然萬狀所言名花異鳥奇水佳山四時麗景婉媚娛人徒虛語耳且去家萬里音信杳然客夏一疾幾至不起皮肉枯腊骨僅支床聞羅老子以爲無罪幸免對簿然爲趙簡子拉之而聽鈞天寶射熊帝所矣人生如花上霧奈何戀戀五斗從荒微絕域以性命博一官乎兄他日出而相天下幸諸主爵者以此地爲遷客皮徒作一片圖屏可耳方且鳳首之亂日苦兵革不能悉之楮筆露布一通奉覽讀之知其狀矣

范文若
香令上海人

與蘇大尹

大都仕宦亦係宿緣同地同官者有魚雁雁之雁先後同官者有鸛鵲鸞之証非偶已也鄧放小面不依累千鄧又最久風腸蟻胃上漁蟻網佃兒玄難哉難哉當華者念馬首之珍最後南曹猶之歸樂於

山放猿於谷也。冷乎擊。顛鎖而行。至現山。問製。者爲臺下。夫以不佞之敗於齊。蹶於越。詛於楚。統。不少矣。天方授楚。我有二天也。臺下假之。體而覆。短。是美錦也。昔者黃公。我準其繩。而試之。未嘗有所。更張。我臺下。勿庸庸。勿賤賤。滿得曹代。擲。固。蕭之。封。邑也。邑。輪而頑。彼無絲繡之德。我有并州之恩。大絃。小絃。以爲我子。譬父老子弟。并里樹間。不佞其愧。琴。床花部。臺下。百逾不佞。矜微黃矣。勇役革等。南。掉。而。隨不佞之榜。旋北。歸而迎臺下之。輒。弗論其朴忠。可。戴手其。一。采之。目。王。自。古。堂。二。則。使此勞勞。可念也。我之舊。鴻公之新。燕念之哉。

與客

噫嘻。文之敝久矣。文莫粹於經。聖賢以其精蘊而形。諸辭辭。可以已。聖賢必無事於作。作焉者。不得已也。誠知聖賢之文。不得已而作。則文非。誠近而該。治其。勸戒。可以無作。聖賢志之所至。而其文出。所謂浩博。而純正者。言之必有倫。而不苟。陳之於世。燦然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無所不究。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

天柱地維
不折不旋
覆若此焉

與堵廉生

小鳥有支離泛濫。詭妄放蕩。而不宅於里者乎。三代。而下。放臣棄婦之詞。讀之。尤足以興感者。性情也。今。之爲文者。無古人之性情。與其所遇之時。事。辭。與意。皆以諛爲恭。以奉爲約。導侈飾怨。悲樂之無度。浮濫。而無法。語暢也。而實逆語工也。而無度人言。西京之。文。近于古。不知壞古人之文者。楊子諸人有責焉。馬世奇。素修君常無錫人。

吾人各各只。管我所以待人。更勿顧人所以待我。又。藏春集。一。卷之四。二。讀古堂二。則。

之當不膠漆。而固氣運。異常。往往事出意外。須令自。立。太極。勿爲陰陽所役也。天地間感應事。未有神奇。于孝行者。此何以故。蓋天人之始也。父母人之本也。反其本。則反其始也。故益曰。惟德動天。言孝也。非孝。無本。不謂德也。宇宙中。天地生氣而已矣。向其所生。者。順之。悖其所生者。逆之。順其氣。則氣應之。故天地。協應。鬼神効靈。無足怪也。況上天之福善。使其人壽。而康。其子孫賢而達。又豈不可必乎。忠孝之氣。重上。清虛如矢中。的。於是知古忠臣孝子。與造化呼吸應。

感者殆以是也

與吳子往

家中隨分應酬。尤悔日積。但微已發。特之。間皆爲鍛鍊琢磨之助。亦自得方。因知直方之士。動靜一體而成。靜中有毫髮私念。挽和便不能直動。中有毫髮世情粘帶。便不能方。愈直則愈方。愈方則愈直。妙處真不容言。目前兄兄多有無事生事處。或因用工煩惱。或遇佳境貪戀。或修業而又慮累德。或修德而又慮遺業。此事皆非主一先難之義。甚乖湛然之體。要于此處灑灑落落。始覺自在。至于靜中不可空持硬守。必須涵泳聖賢之言。使義理津津。悅心方得天機。暢兄試體之。

答孫子晉

莫輕視此身。三才在此。六尺莫輕視此生。千古在此。一日有志之士。當自求水火不焦。入水不濡之道。得大安穩。乃爲勝義。而欲世界之不水不火。不可望矣。

與王具茨

丈夫處世。即皆壽考。不過百年。百年中除老稚之日。

見于世者。不過三十年。此三十年。可使其人垂於秦

華。可使其人輕於鴻毛。是以君子慎之。

答邢長洲

夫人處濃醪之地。假境界扶翼其假精神。儘自過活。得遂終身。迷失其寶藏。而不自知也。可奈何。葛一龍。震甫吳縣人。

謝阮太冲惠序

弟詩雖十六種。然焉政以災水。雖夕晏之不可。冥。當先期序文行世。使世之人不知山中虎豹何狀。想如罔象之珠。不可必得。能不快乎。

成性我存和州人

與友

古人眼界大。見得遠。雖至可驚銜之事。視若尋常。其實原亦尋常也。武侯以王佐之才。受顧命之重。但云先帝知臣謹慎。曹彬下江南。成莫大之功。但云勾當公事。回昔人有善政。致虎渡河之異。或問之。但云亦偶然耳。今人夢得一錢。至且還策。鄒微過。采逾日。未忘視此。固何如哉。

倪天樞 臣北江南制城人

與方爾止

足下才高意廣宜屏交游歛神氣以備他日國家之

用

王命新 又新山東次上人

與友 有諷公爲其子譽米片者公以此復之

進始也而求能過乎是以進傳衆子弟也

釋本昇 天岸江南金壘人

與浮弋禪師

草草

卷之四

元龜古堂三

草草官舟未盡茲曲一別三載言之惘然千里贈遺

逆耳之言當爲第一禪和子參禪學道不可如新頓

子蓋以新婦子禪見人便害羞也然律身不可不如

新婦子若不如新婦子則奴顏婢色無廉無耻喪盡

平生矣近日江南列利相望白拂紅衣皆是此等輩

也念吾弟英年壯志決不可作此蟲豸不待予言然

言之正見知愛之深無嫌語絮

陳周政 子壽庵唐四川營山人

與周樸園

前人之途盡矣徒取其剝泊而後之雖其書充棟不
中劉錢祭鬼

又

鄴詩一派實自國風來他不顧平俗詩以言志而志

不可言則不得不借鳥獸草木以減沒其辭而存亡

其旨使讀者自得於此壯騷黃之外孔子教小子讀

詩於末句叮嚀如此則鳥獸草木果鳥獸草木哉即

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人言而詩已畢矣抑下曰野

窈淑女君子好逑我知其美所配也參差荇菜左右

流之

卷之四

元龜古堂三

流之人言而詩又畢矣抑不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我知其有所求也蓋詩有所祖矣祖祖伏羲也立象

以盡意畫卦以盡言此無聲之詩也必詠關雎風斯

下矣然伏羲復有所祖矣祖亦復祖鳥獸草木也不

但遠取諸物爲然已今三百篇變而爲近體鳥獸草

木半爲古之韵士借作影神半爲今之呆兒造入真

冊靡有孑遺矣則試取芳園清言奇聞僻事或爲吾

捧硯或代我捉刀或攬若菱花或割如桐葉以公酒

李公醉是又下古之鳥獸草木無以異於先天也僕

於李義山蘇子瞻楊用修後之矣。鄙稿不能望背項也。玄晏懇於園爐簞燈之時。非爲江南才子風。仰元亮之名。而熱我之生平。素心學力莫元亮若也。當急爲老夫濡墨。

又

莊子云。易以道陰陽。夫陽畫奇。亘浮于天。令人自睹。昭回鈎曲之象。陰畫偶。點綴于地。使人莫尋。涉水龍穴之形。故周易首乾。所以制坤也。先儒以陽爲君子。以陰爲小人。此之謂也。而又謂有君子不可無小人。

藏幸集

八卷之四

三 國古書三刻

則又有男不可無女。有乾不可無坤。至當不易之論。也不復之論。詩文也。亦然。文陽也。詩陰也。文心之所至。詩能言之。能盡言之。能反覆言之。能洋溢言之。能怵幻言之。所以代天而有終陰之職也。故典觀羣怨。皆一委之於草木鳥獸。而不收。正言之。君子之誼。當如是也。離騷屈父蘭正龍蛇虹霓。其若矣。不得已也。無可奈何之詞也。若夫文之爲體。如雷之奮迅。搏擊從心。如雲之卷舒。起滅如意。何用幽淡。何用隱譎。童子研墨。冥心一往。起而疾。昔光惟爛然。文在是詩。

亦在是矣。又何不幽淡不隱譎哉。乃大紗帽以詩之體爲文。至不可讀。枵腹之子。未其烏紗。忘我赤字。此全箇也。此緣文也。而抑知其爲麒麟之朽。薄之皮乎。夫文至于孔孟。至矣。論語化矣。丘明追之。不能及。廢然而用巧。七篇妙矣。國策追之。不能及。廢然而用。奇大紗帽。不孔孟之是學。而誰學乎。

吳宏

遠度江西。全落人流。萬江軍。

與周雪客

藏幸集

八卷之四

三 國古書三刻

做書與臨帖兩途也。若認作一道。大謬。臨帖絲髮惟肖。無論矣。做書但做其用筆。做其結構。若肥瘠短長。置之。牝牡驢黃之外。至于引帶粘斷。勿問可也。若留心于所不當留。枉費一生氣力。較若太陽升朝霞灼若芙蓉。出綠波于美人。何有而遠近皆以爲比。固知人情在阿堵中。

錢樸

彭林嘉善人

與人

胡梅林總制東南。英風凜凜。似一莽男子。而一切章奏。皆公手書。何小心謹密也。韓魏公曰。人處入細貌。

是經綸好手天下事宜寬緩者焦燥不得宜仔細者
歸達不得宜委蛇者直遂不得聖賢經世先料理本
地使包涵深厚然後張弛應變之具當機即發而不
違累黍曾子易簧曰吾知免死免何事子張臨歿謂
申帳曰吾今日其庶幾乎庶幾何道問周望曰此是
吾儒一重大公案鮮有得其解者余謂孔子曳杖而
歌便是撒手就行光景覺得會張二子尚費些子機

王家屏 對南山西山陰人

蘇步集 復和山陽集

卷之四 觀古堂二刻

荅楊給諫

歐陽氏深訪陽城謂不宜有待而言夫有待而言信
非也必無待而言則將不度是非不擇可否而率意
妄談天下之事輒議當世之人以斯為直言敢諫即
引裾折檻其果得與古之忠臣烈士相比節而並譽
否耶語云不扣自鳴鐘鼓為妖誠使國家有大疑大
難羣情所危大義大回衆論所感義氣奮斯雖不
俟終日而抗言無諱可也苟徒以言責所繫不容無
言或戢拾陳編或承望權地或挾持胸臆或剗掠風

臺議處

聞論事則連篇累牘條例紛紜輕變祖宗之法而無
忌論人則巧文醜談攻排百出甘為善類之累而不

辭斯皆起于操得言之權而急于有言不顧義理狗
名節之過也安可概以無待而言言連謂盡職哉

荅塞中丞

軍機重大將士苦寒必須錢糧稍有緩條乃堪調度
若拆薪而費數米而炊但可以贍五口之家非所以
立三軍之命也承蒙以誠額餉歲省一萬一千有奇
在台臺自毫釐而節之不可謂不損約乃以國家之

蘇步集 卷之四

觀古堂二刻

廣大而與士馬爭一芻一粒之利裁削于匙箸之間
槽檻之下亦大窮乞矣

荅王督府

議論頗多病雖在內而舉動猶像罕有定見定力事
無鉅細輒形本章不知邊臣之所請即言官之所評
彈者也我欲建事功而彼乃藉以作文字我退讓不
敢譴制而彼乃驟率務為政言轉相牽輓亦有由矣
春秋之義重臣在外有可以使國家利社機者專之
可也不肖所望于台臺自今事有當舉慨然施行無

類奏請奏數則議論多是自紉之道也好愛下詩不忍點點惟點而獨之

谷張明試

毀譽是非周孔所不能免只要內求虛平却不嫌外
引裁斷裁斷到恰好時毀譽終較少若猶不免于毀
譽而我之裁斷不差虛平一念到了無缺站也弟此
言正如覺夫論步敗軍語勇徒取議笑道義骨肉之
前不能不傾倒耳

章貞義庵舍可會稽人

羅妻集

安門別集

卷之四

明古堂二刻

苔安靜子

罷官爲客蕭條窮秋空堂梧葉漫漫作白楊泣瑤什
忽頻頻覺滿室春輝觸人懷袖矣空同昔雄而近祖
大復色秀而傷弱若夫體被文質情兼雅怨佳集可
云盡善卽日有歷下之役便爾攜克行李紅葉滿園
不必青汴作佩也

陳璜與陶庵海人進士詩張今

與友

詩雖有爲而作然古人多以自寫其性情或遇物興

是詩詩
出關
人下
然

思卽事生感原非以譏嘲非刺爲能事也曲上小生
不知古人賦詩之意謂流連風景爲千丈無奇索解
千解之外曰某句刺某事某章刺某人君厚和千湯
然無餘遂開儉人以反中之義不日訓詩卽曰輕薄
于是天下以詩爲畏避則皆謂言之過也至于字
句多引前人之詩謂某句某字本于某人亦過矣蓋
各讀書則落筆自無杜撰豈貴其爲某人之句字而
用之哉若夫訓解意義附會當時之事則所謂野書
燕說極壞詩體一散林却可耳

羅妻集

卷之四

明古堂三刻



藏弃集卷之四終

類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弃集卷之五

周在梁閣客

豫儀

鈔

周在浚雲客

劉宗周 合著浙江會稽人

答孔文在

還善改過卽此便是第一聖諦蓋爲良却是鑒察官
瞞不得他一些子故也閉戶讀書是極好事故不必
往來徵逐在體面上做工夫試事在卽有得失一番
藏弃集 卷之五 類古堂二刻

可勤 幸勿得難過何如
倪元璐 王汝鵠 貢上虞人家會稽

與鄭超宗

五作甚佳然其意在干力挽時趨握大物甚固不得
必不已此亦病也時華之不謬于理者不妨稍收而
略一撤手大踏步其間志不在元則必元矣凡物至
精卽不易識此道中障眼法不可不知也

駱問禮 于本浙江諸暨人

與葉春元

因歌者之便特進一言屠湯二君在謝事之後故假
小技以進其壯心以門下之精蘊當思紹述導公之
未盡豈甘心於紅牙板消盡歲月耶曾聞王鳳洲先
達以詭異編憤人而復分投賸跡亦必有不得已者
幸珍重之

李日華 君實嘉興秀水人
紫桃軒集六觀堂集

與魯孔孫

士人胸次止貯虛空不置別物不得已則苦味酒味
盡味聽其一氣二而已

藏弃集

卷之五

與王季英

東偏書屋間曠久堆積落葉斷木志雨灑新簷日曝
蒸忽產丹芝百莖的皪可愛芍藥舊栽奴蠟失灌今
歲作花如錢荷葉有態人反稱奇種因有金陵之行
舟車盤礴冠蓋百接手不執卷者彌月胸中番覺空
快隨意作應酬文不受古人徽索灑灑我成其我此
數者皆以不經意得勝趣天下事何貴力求也

與譚梁生

僕初讀書如羣兒覓果于口相就飯雀躍自喜已終

知揀剔已又好爲徵引攻剽匿端以用人若治果者然得常果削皮剔骨香蜜雜溫令人得味不識爲何物得異果卽駭其棘厥抵物而誇陳之令人得果又不知爲何味讀書者述自豪者十九或出此也僕今日始得啗果法遇沙爛鮮腴時一染指得甘津熙熙自慙何暇爲人拈出其拈出者悉餘滓棄物也余偶綴之兒輩不知強梓之得無以吐核置人口乎

又

解集道人與僕遇于少室之西庵告僕曰秦漢以還

藏弄集

卷之五

藏弄集

天地氣浸薄今天下無黃金盡鏤無白璧盡珉無明珠盡璣無駸駸盡駘無鶴盡鴉無美人盡粉澤無才子盡橫筆墨此語亦大可會

又

嘗疑天地氣化日薄衆生福祿日減古者連城之璧照乘之珠瑰璋奇麗之物不可復得卽如服御秦伏陶吉光所錫空方之類亦難經日以至唐人所重飛刀縷雪之贈宋所是團龍浮乳之茶其法悉亡近則珠池所采半係沙礫小塊重鉢以上者卽日爲瑣寶

而陶厥所藉蘇摩羅青其國已告竭久矣又如無藉氣化出于人心結撰者如花間草堂入語之結索靈

樞素問應手之針灸魚龍角祇假師本會之妙巧萍香格五鐵鉤之秘戲其事不復可問豈從此精奇妙麗日漸消餒而不可挽耶偶問道青九天先生降王方平宅書牘遺龍女曰汝謫以來月輪周圓已波一寸矣更減一半汝得復還本處幸自努力方平問故先生對月屈指曰自垂象以來至黃帝時減若干自黃帝至唐堯又減若干自唐堯以至三代漸減至今則愈減矣減之又減以至于無則天地毀不但是也卽世間聲色滋味莫不漸減如人自少至老精神消損頃刻不停亦復如是人皆不覺以真人視之若日影過庭分毫不差耳以此說卽僕所疑當自了了不復可置嘆也

與魯孔孫論書

王叔明會稽書屋間樹石紺雲雲氣蓬勃如在千巖萬壑中忽一段開齊處作枯屋數十間屋左右巉削之石飛濺之流若相映帶此叔明極得意之筆神當

心構不必取之現境也。予嘗謂古人論事如佛說法。縱口極談。所拈往劫因果。奇詭出沒。超然意表。而總不越實際理地。所以人天悚聽。無非誨者。繪事不必求奇。不必循格。要在胸中實有吐出便是矣。

又

佛云衆生怖空。以其莽蕩無着。落欲其墜入。則如喪身失命也。不知諸法從空出。亦向空滅。蓋法有起滅。空常晏然。何可怖也。今畫家亦多怖空。以自造則結想難就。故作則頭蒙可厭。素樹橫陳。直是無可措手。

藏棄集

卷之五

五 顧古堂二刻

處安得不怖。不知此坐平日觀人妙蹟。徒知草草閱其氣韻筆法。而于布置處不甚留心。故也。古入于一樹一石。必分背面正反。無一筆苟下。至于數重之林。幾曲之徑。鬱鬱之草。夜宿雲氣。爲開遮沙水之紆迴。表難積爲遠近。詰其墨筆之酣深。厚如不可測。而定意觀之。支分縱橫。實無一絲之分。足以境地愈穩。生意愈流。多不致偏寒。寡不致凋疎。混不致濁穢。淡不致荒幻。是曰虛空。是曰空妙。以其顯現出沒。全得造化真機耳。何令某葉而摩刻之。物物而形肖之。與樣。

工采匠爭能何貴畫手

又

法書名畫古鴻。奔秘死之類。士人享用。當知次第。如漢凌烟閣中位。次聖主自有灼見。若僅如俗賈以宜成富麗薄之品。驟登上價。終是董賢作三公耳。

又

臨本偽書。亦有不可盡棄者。大都氣運神采。雖遠不逮古人。而布置脈理。自有可尊者。在善學者融會而領之耳。吾聞服者。爐逆金流。則嚴合沙土。不聽失。

藏棄集

卷之五

六 顧古堂二刻

去禽合真。因此淘煉。或可復觀完全也。今書繪二事。出古人手者。劫火銷鑠。僅存千百之什一。可不爲悲。爐惜此沙土哉。

黃洪憲

思忠浙江嘉興人

復徐少宰

命。中當有毀譽。即使木偶人。皆能造孽。生事。奚必青項蘭臺之客。而後能彈射乎。故不佞于諸君子。不惟無怨言。抑亦無愠心。

卓

辛 孫 江 良 鄉 人

上沈何山先生書 成貢

今天子平章召對。日進百執事而卒。獨之人。雖至愚。咸思鼓舞自勵。然天下之大。百執事之衆。必欲盡受天子之深知。則天子之深知。亦不足貴矣。蓋天子所宜知者。不過一二人。既得其歸。則富貴畢而委之以聽。其所欲爲。今政府片地。朝進而夕告罷。是川之之時。未嘗有深知去之之時。亦未嘗有深惡也。且今之爲政府者。未能遠如姚崇。近如張江陵。爲國家救時宰相。大約清慎自守。惟恐或失。以獲重罪。是爲人所

藏事集

卷之三

七 觀古堂二刻

用之人。豈用人之入乎。何以得用之人。使用天下之人。以成天下之事。歟。未惟先生志清塗炭。處周安壤。葬難山邑。腐儒以議鄰兵一事。片言投合。遂得廁足門下。轉弱爲強之術。聞之熟矣。至于知人用人之道。未得獲果。以相質。謹以寸誠自陳。幸悉衷相語。諸九鼎。發易浙江錢塘人。

與胡彥遠

樓水一別。白露始寒。征鴻以來。天根忽見。冰花結岸。雪霽挂檐。日與一二交契。同樓土窟。鐵鑪炙獸。金缸

列錢。講抽紗。結都失。霜凍典主情。洽。拆。掣。如飛。詩文。無半積。已成。帳。恨。不。令。旅。堂。歡。實。坐。比。白。鶴。不。鳴。淫。魚。勿。逝。爾。近。頗。有。獨。善。之。懷。聞。馬。勝。之。西。十。里。竹。內。有。廬。屋。欲。作。歸。當。置。之。牧。豕。植。橘。種。魚。伐。荻。上。事。老。父。下。慰。豚。羶。方。斯。冬。日。圖。菜。經。霜。取。以。作。鮑。蒸。什。金。銀。色。雀。子。賜。美。槐。火。煨。然。如。飲。不。似。寒。花。數。最。白。玉。一片。持。酒。潤。清。翠。珠。不。知。葛。天。之。編。造。也。聞。茲。賞。音。必。在。知。我。如。何。如。何。既。久。不。見。略。述。近。志。即。便。南。還。茲。不。多。具。

藏事集

卷之三

八 觀古堂二刻

與嚴顯亭

自別關頭。候焉隔歲。言念道範。靡日不思。比年。新。狀。酷。蠟。著。書。似。江。淹。之。才。盡。類。揚。雄。之。口。吃。在。前。蒿。長。既。理。塵。生。以。此。致。致。時。恒。閉。戶。長。夏。無。事。偶。取。同。人。詩。歌。籍。而。讀。之。痛。嘆。西。泠。柯。才。數。適。年。以。來。風。氣。日。上。雲。霓。霞。蒸。出。空。間。瓊。玉。於。重。甍。採。椒。花。於。麗。水。固。已。晚。不。及。救。于。不。暇。給。矣。然。十。子。一。編。既。苦。其。盛。通。郡。數。編。復。病。其。煩。今。荷。青。菟。羅。勒。成。一。帙。定。以。詩。錄。各。代。需。不。一。家。三。百。十。九。各。具。源。流。七。言。五。言。代。

有升降合之恐形迹之易拘離之又知度之不主使
必執漢魏之五言以求唐代守開人之近體遂發
中至若取色澤則道聚夫性情骨神骨遂不諧人聲
貌凡諸偏識屈大成茲選所登盡依斯弊亦以我
郡多才人能具體故檢梨樹各有其良上下縱橫
無微不極也執事若不錫以一言加之連璧則彫林
朽石何以發其光華韞玉潛珠何以增其異采昔太
冲者賦遺士安以馳聲彥和成書清隱侯以騰譽况
西陵爲車騎之鄉諸彥盡交游之侶豈可不經平子
藏弄集
入卷之五
九 藏古堂二刻

復友

省教知許士已往嚴陵嚴陵是僕舊遊江水綠碧夫
時蒼崖人行雲影之中舟在翠翠之裡地比郡林風
多奇木人同棠叟半住秦園固是嶽內之名區新水
之淵藪不獨桐君孫藥子陵披裘足舉憑弔已也足
下未得同行實爲惋惜

與友

鳥之飛也迎風魚之遊也逆水此如大事當前須以
身入方得就理若迴身退避鮮不推敗流心退幾此
是平日言宜臨事殊不爾爾
孔自濟 文在浙江制野人

答釋鷲圖書 釋鷲唐有逸士
公長孫名貞與

古凡有云出家乃大丈夫事當王侯將相之所能爲
師以王謝名流半生懸壺而一旦飄然還引立斷萬
緣真不愧古人所稱大丈夫矣但既已出家便是無
事人大死漢龐公言此是選佛揚心空及弟歸必到
藏弄集
入卷之五
十 藏古堂二刻

心空方爲究竟未審吾師已證心空否心空之微又
須知有法空趙州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此是何語
從今以往便當一條柳栗血入千峰更不宜拖泥帶
水將此姓字流落人間也

東 雨 草 草 興 結 吳 江 人

與某貴人書

今天下最貴者莫如士向開閣下散金結客今見閣
下檢財慢士亦可謂識時之尤矣但不肯讀史遷貨
殖傳載我家文子之言曰凡物貴之微賤賤之微貴

東坡先生集卷之五

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今士之貧已甚。獨非微富之時乎。即爲閣下貨殖計。何不稍稍出其金。貸諸一二坎塲。失志魁桀非常之士。若居憤然以備閣下。一旦緩急之用。於閣下大有利。不然當淩風焚絳。絲必待炎威至。乃揮汗而采葛。亦拙于計矣。

與丁葑園僕部

閣下至宋。僕昨亦自柘來。過長沮桀溺古墓下。慨然久之。生而耦耕死而合葬。求友若此。復何憾然。深念溺之學力。遠不及沮溺。則談言微中。令人自遠。溺未

戴井集

卷之五

王 顧古堂二刻

免客氣。揭揭然示人以不廣矣。僕求友吳門。深愛既庭。落落穆穆之致。若與偕隱。彼沮我溺也。留宋中復得一恭士。不減既庭。獨恨居隔千五百里。不能時時過從。嗟乎。隱既不易。偕隱非賢婦。即良友耳。更不易得也。旅中無可爲知已。道耶一及此。

答友人

棠讓僕以不卽席和合肥先生詩。且不賦詩贈行。卽僕亦自恨其超然也。但僕客歲久客山東。謁孔林登泰岱。遊眺累日。歡喜太息。終不敢成一詩。諸公祝我。

東坡先生集卷之五

齊魯遊草中未嘗有此兩詩題也。題重大塊力未能舉。作而不稱。不如不作。僕不敢草草作。昨贈先生詩。亦此意耳。安得靜坐讀書養氣十年。沛然補此等詩。以示公等。

丁 彭

飛葑園清江仁和人

遺宋玉叔書

僕思蚌蟬之羽。爵龜采以揚輝。立駒之步。叩扶何以展路。守微處。促知所養。君然也是以東方薄撫塵之。蓬孔淳向被襟之素。雅量相勗。道貴知希。兄僕獲罪。放不自衡。決尚欲恣汗墳籍。以昭示來茲。直秉秉如未視之。大多見其無知耳。始僕遊長安。頓忘罔陋。獨與黃門法曹諸君子共推挽。玉叔比調。迭習以庶幾。接嘉隆之軌。何意轉盼。遂起翕翕。嗚呼。身名裂矣。尚何惜空言于世。爭一日短長之效哉。故曰獲罪以還。京師諸貴游咸以僕爲戒。見僕一刺。如避荊棘。七

戴井集

卷之五

王 顧古堂二刻

自問有寸楨相通。歛書中何如。啓誠數行。浸滅殆置。中惟恐整其指耳。若是則矜然。託妾子且不可以旦暮安望名山大業不朽盛事。而欲樂附其人。

所集故事
前判八知
其意不
如其意

安以上
其意以

以傳惑亦甚矣頃侯道經盧龍寒口臥轡車中不省

王叔之溫茲土也遙見脫服外數臂騎挾弓弩而前

惶悸失色忽下馬並車揖相持而哭慰問如食良苦

僕夫侍者皆泣下顧王叔感館之誠皆典舊僕爲人

哉惜僕之文耳遂處塞上木沃歲時書三反復惕以

莊生之言安之若命或者恐僕一旦計窮露宿莽

困輿貶死於沙堆雪窖之中誰能相知復救其文者

耶此懷德音以謀不朽中郎所以發悼於林宗也夫

研精彈思作者誠難揚花裁定傳亦匪易楊子雲當

藏莽集 卷之五 前古堂二刻

世輕其書惟桓譚以爲絕倫龍門氏歿後其書稍出

待揚譚始得宣布夫以二子挾天人之秘窮古今之

變勒成一家之言猶必遲以歲時更閱賢習况僕位

非執戟守好事之義算同腐吏不足償前辱之責其

相須者不更殷耶僕念生平述作聞多傳播掩撫利

病恐爲尋緒試訓述而自考亦頗勿爽應他日髮委

齒壯業終不竟凡散在人間者非及時輿輶久益零

亂凡諸同學相與聚而謀口定了文者非他人必宋

先生已將使曲沃之馳非見鄒於相歲零陽之石終

如漢書
其說必
不虛矣

發音于髮子戴已忘乎之詞詩人惟好之嘆復何憾

於此哉昔端叔與李校書生乎不得仕來及見其文

未嘗不撫膺而歎况僕文上叔又牛死而骨肉者乎

已矣死取請從此訣覽風沾袂情不盡言

與孫亦肝

移居東山園動定小可種得一畦菜頗似山中蓴味

雖滑適之特差薄耳若戎葵蒼耳皆可采食此間人

不識也但地苦寒少雨必挽轆轤引西澗水灌之乃

得悅澤坻中沙礪每以兩手代鋤十指皆作老禿翁

藏莽集 卷之五 前古堂二刻

削廣久廢固不惜汝所悉夜臥時誰爲搔背癢也

寄客計甫草

朝發石頭布驅無恙郭中之遊大可快意仰衡恭士

諸君綢繆雅好酬接不暇猶令人想郭有道風味皂

帽歸來潦倒中不圖復見如此不然人自敬丞相長

史疲倦欲死不願使張君嗣笑人乎

與九弟濬

弟與地黃合刻樂府古題詩賦十年不見此益進也

繁病中多得強健止似月一組貌人小相雜以細好

藏事集

卷之三

藏事集

取貴西崑諸體世近頗大好之要皆纖穠媚悅澤
有餘風神不足蓋以張王兩峭詭便奕奕生動心削
骨驚乃復佳耳聞弟更欲棄去固足進語但省弟才
藻遠得嘉州今惟大復庶或近之苗復初與獨拙新
楚亦足以自立自家也少陵俱以拙勝其公孫劍器
麗人行等篇復婉婢乃爾良由才大固入手都好空
同偏麗亦欲效義山詩老去愁來硬入風調殊華本
色故才秀所近宜就其所優劑而切之縱不大合漸
臻上境若矯枉而出磨鍊雖工性情愈遠此學耶耶

體姿舒秀者饒逸曼之容竹梨簪吸者多清勁之聲
斯合則雙美離亦獨妍設必務挽兼長沉雄與替俊
並舉是欲令西楚之唱啞裂喉阿瑱應中鳴焉作兒
女子語不笑英雄欺人哉惟弟省察而裁幸焉

流火午燃頓盡宜都遠邊信未始得省報用而清之
俯鴻馳東方之雅休能許清岸時中人思少故至
何其治耶策者傳地下邑位駕嚴時冷以鍾和況以

藏事集

卷之三

藏事集

素衣使士行有母匪須哉髮王霸遺解藉免蓬頭髮
外遠聞中心軫結當友道土棄之甘而垂教古人之
誼若此固泣然不知涕之沾臆也薄過兒上攝登西
堂就聽賢叔具悉動定湖西巨壑之興府甌江繞其
南武功峙其北夕奉青霞朝把玄露庶幾不忝中車
之遊來示目疾翳明閑息恬攝少他勝賞木暢襟期
何異任公子釣大海之濱餌不遇蝦鱗繁無出魴鯉
不亦虛紫渤負滄波喪僕以鴻毛之力而擔千鈞之
負剛勝梁宋斷潮滬瀟塵車生耳造謁殆遲幸朱提
之無術羅丹履以何期素髮失緇金骨改脆尋將生
平莫可彷彿迴念日車之挽能幾何耶醴陵自言常
慕長卿伯鸞之徒所與神交者惟陳留袁叔明而已
知音洵寡當不我欺今特歷三江跨洞庭泛彭澤越
匡廬與吾兄抵掌於蕭灘羣玉之間擇青葛壇窮雷
岸之舊蹤採藥棲梧尋玉虛之奇跡濯清泉則暇何
君風雨之澤披層崖則躍子真烟雲之嶺箕坐嶂亭
舉酒極闊那魚梁之若浮乎九姑之如帶然後命絲
竹發浩吟餐柏脂吸沆露玩齊物于蒙史味無生于

天竺兩人相對目逆心許所謂惟遲君來以語言清
之快遊良會何可再得人生如寄一日不足當千載
耶雖盡焉朝露速化為幸至謂侯濯塵湖山轉如蓬
島間事嗚呼誠未易言也無論司空戒枯版築難了
便得釋負縱猿轡放歸倩山丘則嘆嗟慈母抱杆
操作中夜弱女未歸寄食販棧子行道中親串不視
鄉里竊笑訝為異物天地雖大安得南山之南以容
抱膝平雖保琴書而守妻子亦足羞矣寄懷諸咏披
襟拭素足怡我情和光嶽樓酬青桂篇二首別幾呈
藏書集 卷之五 懷古堂二刻

胡介 彭城萬年少書
徐青藤遺文符中郎始著與石質留連東越亦恨相
見晚讀元白神文之什少陵夢李之詩知子古人賢
相遇流濕就燥出於人神文章有神交有道不苟然
也每與同人颯覺隱西道人詩詞翰墨使人心折使
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唯萬年少可不負

此語然則雖與兄生不同時亦有我不見古人古人
不見我之恨况把臂一堂倡酬問作至今讀倡和詩
者人人謂如出一手憔悴之孑孓微服姜挺有神助
矣今我輩年齒日大時會難知茲方杜門落拓時宜
以平生著作稍加芟葺多寫副本以備水火盜賊之
虞以俟後之知言者與兄宿習深重了此亦是平生
一事也弟介狀

為沈長公與報恩和尚書
若行時數行奉候想已微大座茲有同社沈某高才
藏書集 卷之五 懷古堂二刻

介性素為同人仰重久有棄家人道之志因緣未偶
茲尚平婚嫁粗成而又值垂暮之年將決計為之而
矢志皈依誠必得真正導師傳持慧命者始一心北面
風仰報恩宗風有日矣知介久侍瓶錫局書奉謁黃
梁夢破雖黃金屋白玉堂止同囊漸况老驥伏櫪困
若絀雞沒粟少米兒啼女哭亦復何樂此事雖不可
按牛頭喫草然推門落日野風陽慨人下苦海中亦
頗有菩薩出于彼眾中全身火坑為稻粱所扇不無
回頭轉盼若若諸者必待其行將搖搖則漂墮益無

已時矣曾爲浪子偏憐客不覺言之切切知和尚自
有嗚呼也

後秘書院王鐵山相公

介自成童屏老師授之單寒之中于今二十六年矣
遭時不偶無一善狀以報台知止以簡身經歷少若
知已昨冬又以父母妻子之計不自成立毀形棄業
遠走四千里以自託於師是并其所爲碌碌之微俱
失之矣乃吾師不以爲嫌而接遇之誠惟如風昔且
解衣脫贈折簡相存正使人感愧交并矣前月養病
藏幸集

卷之五

元 類古堂二刻

邪畧中又接到手書并麒麟店見懷之作知吾師不
特不以爲嫌且念之深而教之切也展玩詩趣及顏
行教誡介已深喻台肯忍忘愛護之盛心特介自信
邪正之性大秉不移介之病似病在不廣大不在不
請脫也昨無邪惡病情事至苦乞見得大酒暫解凍
肌一再唱蓮花落以擬當爐此中正無足深論也吾
師吾人知莞然一笑耳

報龔總憲孝升

天雄使者還捧讀手翰慨然真惻不誠說恰寒月本

楊荒難時也至指尾星漢秋宵數語更使人深采州
曲江之感情悅久之因歌介與閣下投分之深情性
之契疑有夙因并不能自喻也燕市十旬適館良餐
頻繁朝夕環憲解珮之誼亦同于縉衣文威佩何如
昨寒閨家報至亦欲乞夫人書扇以當拱璧介南還
軟廬鷓鴣百結笑立銳意亦藉此以爲南令之獻

一笑介爲天雄節使挽留甚誠遂淹述經時昨還邪
裏正值使人北上因憶茲冬知已初度南北隔慘辛
裏芒屨之子不得升赤腹之座貝用依然擬爲長歌
藏幸集

卷之五

辛 類古堂二刻

以佐引滿使者倚馬扣槊難成亦雅不欲以塵土語
唐突西子也俟歸河清塵庶之性漸還或當以狂言
爲座耳謹附致開州軸二端極知粗陋非所以御
承倘他年芳渚之約不虛白頭之期永好不易存貯
作大郡滌器之稱少君操作之服瞻頌采下過酒炊
笑矣前龍驤者書學道踐祝教負載之言遂蕭風雙
飛之願想亦御史大夫意中事也介之爲御史大夫
詩不以論罪而以累石亦以提舉不免月煩助濁夜
落長生別自私祝耳介深惡心期不敏爲此祝非

先生定交物外亦不易受此祝也一笑一笑

與吳駿公先輩

昨坐野竟日見先生神意不佳幸喜爲眠食五濁亦名缺陷既落世網中願行逆行冷寂自喻要之古廟香爐懶依本願我輩難以不負三生舊人耳從來悲業文人皆道人之名根色相未淨轉展還流者故世遇率坎壈多故正以助發其回首拂衣也 介此行稍有誅茅之藉亦決策長往矣每謂唐人不待管絃終搖鞭肯花去之句嘆曰英傑道人不當如是耶塵緣滅弄集 八卷之五 前古堂二刻

與曹秋岳先輩

麋鹿之性淹迹京華自應發病而病發不已從萬苦中忽憶東坡有甚歇不得處語轉却一開蓬壺絕人半習不跨駿足不踰閭者幾旬矣杜門服藥外日柱香閣楞嚴經一二卷飽飯後行松下數別達過却一日觀影自笑竟似慈仁寺一掛搭僧矣車馬飯

擊中暫得身心寂滅之樂大幸大幸老杜集謹題新架新簡到介旬日行矣近詩幸多哲惠教書嚴老氣時人無以煙太僕矣

與孫豹人

人如豹人彥遠而四十寂寂東鄉西抱求衣求食阿賣業翁求生活嗟乎雖有千秋萬歲之名何與我事耶爲之太息踉蹌渡江還旅堂住貧滿堂市兒亦滿座筆墨之累與積遺囑而攻之言之徒爲故人當食之歎而已但舟中作得焦獲先生一詩頗似可傳差

與李孝

八卷之五

前古堂二刻

足以報焦獲十年知重之意願望先生有以贈我也孫國教 伯觀原名國光江甯六舍人 筆樹齋集

與胡長白

偶讀白樂天和劉夢得終南秋雪詩云遍覽古今集都無依雪尚陽春先仙後陰嶺未消時草評霜疑重松疑雀散遲清光莫獨占還對白雲司秋雪者以終南高深迤秋猶積雪耶抑泰地早寒由秋而早飛雪耶趣甚佳惜詩不嗣又未見夢得原倡何如敢求足下寫終南秋雪圖以傳將來見圖何以知是秋雪須

餘想在此
妙味則

用匠意消息之也

復遣玄宰

學于讀書
理自千載
聚而六家
清悟出

唐樓晉帖如虞永興褚河南皆青山出於藍況以先生之筆撫唐人哉昔人謂右軍書蘭亭則蕭遠若曹娥則悲惻殆寄心於腕也先生臨魯公頓欲將魯公生平秋肅之氣一筆摹出不獨以波磔為工間魯公生前常遇陶八校刀圭碧霞遇難後遂仙去試問先生走筆時有蓬勃來筆端者仙耶人耶

答陳木叔

藏彙集

卷之五

藏彙集

陸叔平山水花卉但力摹宋元便妙極文弱疑於無骨骨秀在藏燕掌上舞止是筋脉自運觀者賞其韻已耳女三為案再欲着一語不得

答文啓美

屋下間有經中缺孟子或唐大曆乾符間孟子七篇尚未刻學官耶宋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祀食孔廟亦可想見敢以臆對

孫河如

與基

深于道
之言

鳥以山為卑而惜巢其上魚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人之得魚鳥者反多在巢與穴之內乃公自謙甚密乎然安知非自殺之道

慰劉伯宗下第

其意其地
山川不傳
為之四解
并無一語
及伯宗詩

貴郡九華奇秀初不入江上名山謂巢湖亦江淮巨浸而不入禹貢水經山川有知學不成惜

與張爾唯先生

人筆
讀其詩

詩字書爭好一扇中大奇昔人有三絕名碑而出三人手可不愧死筆墨事近如道上遺金人人思拾取

藏彙集

卷之五

藏彙集

而不知其所自主者一至則肯欲手退矣先生信筆墨中之主者

謝憚道生

以先生大手筆作如此小冊是猶遣孫吳韓范與田令翁關空中也罪過罪過

又

今人好奇以奇為美無所見奇則謂之常人而忽之矣不知了得君臣父子大忠孝只叫得倫常何處用得奇着書曰彭蠡有奇古哉又曰王立政其惟克用

使人笑然
一驚

專于門面
上敬工夫
世多此輩
然全上凡
外而然
其中心也
平欺

常人古之所謂吉士常人也近世蒿目時艱者或顧
得奇人而用之書謂常爲吉則奇爲凶矣可不慎歟

與顧與治

植弓植姓弓各而遂以之各書其棧如此不煩題以
美名而其害遂足下古今人王於題名所以拙於著

書

陳九經

江南鹽城人

復焦溪園先生

九經高士也歌天臺先生校士
江南首拔之重其行蘆蕪大其

聘聘應試陳生期遂更不入焦
園先生惟開訊之陳作此以復

庚辛集

卷之五

觀古堂二則

九經家世謹勸敦厚自叙平南登第家風遂衰此非
吾叔意人心不一惡精恣肆有浸漬而不自覺者有
識方爲抱恨九經不敏敢助其濁而揚其波耶

一甲科門門連池日世間何等人最作孽連池日
公等中甲科門連池日世間何等人最作孽連池日
生平必心平氣和池日諸說你自做諸凡俗務
何處者上帝降靈志士公等于是相紳之徒香
尊人足不食其方陳明期口方寸不惡五官謹
取所起已貴志而爲口親戚反開販罪之門上帝
永恕耳苟爾等計遇李學積德彼何勇作威者明
時有赫流前送子

藏青集卷之五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弄集卷之六

周在渠園客

像儀 周在渠雪客 鈔

周在渠津客

看鳴王 是珍今始人

復陳寒山

一代宗工千秋哲匠抱九仙之骨翻七葉之書暫借

福星喇穠蔽地吳門一榻慈顏歡喜無量又承屢賜

感愧滋深竊念十餘年來親蒙公而導子固雖未獲

藏弄集 卷之六 賴古堂二刻

置身齊魯而滴瀝在眼活活在心挑破驚蟄同金

范以是而進三千七十之林擬托君子比倩藉泥亦

蘭風之幼習葵日之性傾也此者進訪兩公即靜室

寒湖在門明月掛壁螺紋繡冠冠玉地紳跼肩谷之

雲松點分窓之硯露收覽宋妙發為文章至於几上

磨書目所罕見為文積笥等富陶朱弟方極衣之不

暇而過蒙俯接益尊而先此皆相慈臺之恩愛未見

下上生平之誦法也遠承明照益愧先施縷縷之私

容端布候

寄家中族戚

紀好遊記

台區肩山阻海蟠股於機巖人壑之間峰如疊嶂生又如環連示結固密不及展布絕頂不欲低徊民

生其間巢居土食巢石為階階依天者為天田耕泉

者為泉田栽秧陂潤者為坑田此外資生歲計不進

伐木石燒薪炭出海鹽綸取魚又四維皆惠臨十霄

駢脅之十疾行不及百里汗踵摩石所負不及百斤

並無牛馬舟車可代肩挑步擔之業蓋三代荒微之

餘古人以為謫所良不虛也下發線短才使處之大

藏弄集 卷之六 賴古堂二刻

郡劇邑必有債輸失足之慮今地與人宜賴以錢拙

惟是垂白之親求此不憤日夜思故鄉稻魚蔬菜又

衙舍寂寥不能見伯叔兄弟時語農桑風景以足中

心快快日賦歸來兼刑廳為道塗之官到任二月兩

至杭州往返動六百里視伯叔兄弟優游閭里誦讀

清閒新既欣香家釀早熟伏臘之祭父老相攜聞兒

左右天倫樂事望之如神仙歸國雖自是京華陽神

遊桑梓遙天子額願祝新年多福之暇而已

上黃海岸芳師

十月之中到台台民頌幸督海嶺山荒一室覺憂瞻
瞻誰能煮石餐松到即委屯田蠲理而歸哉之每月
一至杭往返六百里孫舟孫引蛇曲轉迢迢爲奔走
道路之官不獲侍家父母求一味之日以娛旦夕衙
署蕭然亦復如昔之食麥粥青菜庶幾砥礪生平仰
求不得罪於帥門佛門而才術短淺福慧未生尚祈
老師多方連接教誨雖同一廐實有殊恩身在遙天
神依法座

與陳武臣同年

蘇集

卷之六

三 觀古堂二

茲有專啓者敝同盟舉人呂森生現署崑山教職據
概引大師天下所瞻上也治第俯之北三結粉矣非
徒博文強記當益智之凡脈乏周貧爲續命之縷而
動引古人高誦氣節非賢豪長者不與遊治第流輿
其後鄰客消除不啻日對魯連太白編義生風振激
流俗又不啻觀樂將軍之據盾而治怯席制江一片
白茅而療心疾也北歸以小女子其功下益石交而
骨戚者也聞其捐貲修學分俸贖貧主米麥皆取之
家室人交謫不以爲報然業已局促爲懷下對矣青

袍角帶之間誰復以天下七日之異之人上贊之者
盈萬口而無錄上聞四郡官評年祖堂爲當衝之主
想祈國神特揭并吹噓於諸公祖前以惟呂君街結
有日治弟戴德無涯矣

與張幼青

地之俗官官之俗人遂使牛馬走不能借慢亭一樹
清芬半瓢西冷水坐必詩裁瘦骨仁兄清虛日來神
非不王直是世間清福滿拚十分與清人受用即帶
三分不快亦是詩酒風流罪過至於弟輩僕山縫

蘇集

卷之六

四 觀古堂二

木鐸之間瞿瞿一俯一仰之際雖復如廉將軍吾儕
形神不束機趣猶如強健竟何益哉在此滋過生災
尋省終日恨不封有遙仁人爲之匡教百一拙騎刻
者皆不成帖字差句誤仁兄猶不避黠汚清凡爲之
到此使分冒列日生紺髮於枯骸之上耶

賀寧海令公考滿

比於製錦錦成而文彩陸離貴人皆知其難機中少
女經千緯萬不知費十指上多少工夫然彼君子之
身爲時勢綴羅勞亦無所恨倪守臺蒞此海邦荒早

地夢不覺
許可自道
之想見無
覺

交瘁積通盈萬良法苦心當此三年政成之際誠寫
心力交致第輩望之如春天然起首鋒車惟勗月指
與何無咎山人

風雅登壇儒林列傳昔未有能兼之者匪性功之不
能並妙才品之不能併全民錄地靈有限匪光居氣
通山水會聚不能夜抱九仙朝垂百尺卓然以文章
品行踰千仞而凌一世者也居常讀台臺汲古堂著
作方之李常夜郎以西絮之杜須臾州以後尋常點
染皆成珍絕然私心竊往尤在鳳鸞之時不賂凡間
美多集
一寸俗地孤情獨煢煢林泉曠志怡懷悠悠天地
世間第一流人物第一流詩文豈非天性宗峰傑然
撐維繫羅汪洋海若浸浩三光山水之奇爲生珠璣
異哉造物位置奇人與位置奇山水也情結秀巧合
如斯耶俗史偶通名姓不我鄙藉寵以佳妙顧瞻金
玉愈勗光儀不知何時得隨杖履弘篇章末句爲生
平一大快事也

與陳寒山

伏讀大序如層雲變彩頓出光明寺帝堯甫先生更

增重三都爲六神鼓吹況寒山百代才人寒山集千
秋自命大珠小珠錯落盈匱盈斛而不足爲後進點
染生光澤知無是理雖然古今來序傳而文不傳者
何限狂喜之餘入發一番慚愧矣

吳豐占

年翁遊閩八閩之士意慕朝飛心燈夜炳吐茹揚輝
聲聲振承此即儒林相業爲國家作養人才匪徒茂
先博物龍津石鼓區區見誌記云爾也台李稱無事
然蠅巡螺轉蒼嶺東西鴈山南北云牛馬走信不虛

歲幸集

卷之六

六 觀古堂二刻

家書

凡人皆遇爲難省其難知易犯者遇亦各有其時也
如初做舉人往往得過於此數條故摘出成之一約
束家人新來投靠多係進奴生性不改後有足月吾
家衣食皆薄不能養遂手好問之人只爲時相益數
人手足何用不必多教以貽後患 與諸朋友凡趨
承門下之人志在借名圖利再無益家小示一魚一
肉俱是將鰕釣籠一語一言俱是搗搗鼓鼓又有一

初入仕
人不以
即此語

彈耳報之徒。捕捉風影。妄傳新事。奇聞一日。走上數
家。則說謠數十件矣。山人清客。舉親補舊。一貫九虛。
自稱在行。審刺隱事。如此。喻人。青於坡。鬼門庭。簡靜。
不見爲高。苟無可避。淡淡隱之得其。去勝一帖。清。
京散矣。萬不可托他一事。受他一瓶茶。一袋香也。
吾無日不願讀書。以讀書多益少。損業。眼藏身。雖市。
舊辛。伍展。卷深山。意。吾子必得此性。悟耳。涼。靜。戶。
正好研思。加味。無論聖賢字字精深。卽如三代以下。
好名名莫大於文。名文名豈不讀書人。襲取得詩。盡。
藏彙集 入卷之六 七 顧古堂二刻

官途險惡。靚面山川。如成樂敗。猶爲常態。五聚之場。
水土異性。一日之內。更變不齊。書生孺子。不察以爲。
直行胸臆。與人無患。不知。虞我。網我者之不必我。警。
我。怨也。褒議第一。宜斷。諷誄亦勿示人。得時人不可。
囑託于求。失意人不可挺身。從井。灌賣之失勢。推尊。
牛李之因時奔走。洛蜀割。何代無之。所持交人。而。
不交。事。交。事而不交。私。無私。正已是。萬世準繩。慎獨。
懷刑。則一。生。人已把柄也。如有意立名立功。豈廢。
生尺寸名。爲崇。輒偏多官居文苑。職在讀書。清虛。淡。
藏彙集 入卷之六 八 顧古堂二刻

示人

看書須從書隙中看人。如上下參差不合。及遠近。灼。
應。關生。題中字有奇異。可疑。折。拘。難解者。皆書隙也。
從此看入。自有奇情異解。統四書。雷。話。說。相似。相反。
者。一一參看。爲同。爲否。如。磨。勘。文。卷。如何。不下某字。
而下此字。如何。不說。後。急。而說。此意。問。有文。害。辭。辭。
害志處。正是吾人急當着眼處。大疑。大悟。小疑。小悟。
此之謂也。

毒何必周來。好何必杞。恰自吾壯年所遇有類。正如懸針曲如掛鈞者。罪如點漆。晴如滴血者。尤如來炬者。藍如靛。赤如硃者。走如風影。驚如駒伏者。流盼不定。蟹視蝦視。鷹視者。大笑無情。一怒骨白。面白者。唇皮顫動。日月角起。筋如線者。顰眉毫脫落者。遍身毛如蟬。疎者。牙重板齒。外露舌尖小如針。伸縮如蛇者。一語沉思。轉顧左右。偷覷者。以形驗性。大都陽亢。陰戾。而死於兵。死於法。死於天折者。十不兌二三焉。習真之居。不見為異。清夜追思。或櫻鱗萬乘。或摧殘一

藏事集

卷之三

元 顧古堂二刻

本武草菅人命。魚肉地方。桓文樓伐。餘耳肉終家居。而鮒入鮒出。密通而為府。為城。遺諸途不能避。車接諸席。不能割坐。且有寧逢乳虎。不願再見此人者。不幸與之同時。同地。同官。同寓。同譚。雖事以鬼神之。禮加之。奉饗之。方然。幕身為燕。束藟為盤。設無鄉之。黍肉注不溢之。江河湮漚。合流涓滴。內辨井十分。識學奉以周旋。則愚而受僇。僇之提。競而貽罪。罪之禍。俾而得犯。為罪日多矣。

古之言事君者。以陰陽人。通為二忠。言運命者。以五

此是平心之論

卷之三

刑六疾為二危。故仕宦難成而易敗也。然有善敗者。焉。善取輕怨。取寡。謗取薄。罪取微。辱不及。況累不下。子孫敗。猶榮。敗猶救。敗猶得。全終免者。善敗非敗。善勝也。失勢如驚雀之墜。空戰。翌若歸鳥之集。木心既無。漸咎亦可引。過者彈丸之邑。前後踵敗案。昧累萬。長繫數年。耳而目之。曾不之怪。曰。夫夫戾性也。線才也因緣為利也。不善事上官。宜其及也。反躬循省。亦未見其。鮒水霜。嚴法律。耐煩忍性。正已和衷。則七年之病。無醫十年之臭。如故。輟輟所爭。遠近繩。繩不易。古今求善敗之敗。不可得。況善勝者乎。

藏事集

卷之三

元 顧古堂二刻

待人接物。是德性。問學之微。四相未除。定生欣厭。欣少厭多。凌愚則我損其德。蔑智則人益其仇。計日所厭何止一人。積句成歲。伏如焚棘。矣。溫言。薄色。曲謹。泛施。以禮自處。處人而絕。不以責人。猶恐覺起。於普。英資。造於割肉。老忘。帷蓋。近忽。善辭。況移牀。遠客。逢。既迎賓。青白在眼。高下在心。以為無失色。失言於人。以自隘也。噫。危矣。

與小人交。如鬼業。經人絲。藉漫地。若不力為。城府。演

讀不知所底止

豪傑作用皆有所本如孔明之淡泊寧靜固公岳武穆之好左氏春秋其人皆實有所得不足為高齋裝上未盡雕陽之旨且不識人倫巧知人道此等語皆是其中實實有得處

飛者翼也而力在尾行者跂也而運在氣不用之爲用大矣

與人論文

文章有心聯絡則廉閣不生意態揚則陡削不起

義手矣

八卷之六

士觀古堂二刻

是在作者散處思整流處思停吐舌伸牙處能提綱握索

用事更難于情景作詩有之文亦然如燈影正可取魂不可取形

吳稚雲談文曰放筆開河決峽之說也三字極可思

傳占衡平叔臨川人

與徐仲光先生

十年夢寐一旦償之歡幸何似惜尊體小候未暢清

言攝植相從則行窩已遍飾矣乎於宋萬子先生所

獲奉分寄詩冊與少游交誼微就遂忘淡月之著詩

雖大君子著作一與乎而此與微遠音自潮深教義

之昌明踐履之篤實皆可從見合兩生筆力未足贊

揚不特盛事也沮溺狂歌味慙草野昌明蓋有並畫

面空天者遙見行星由漫以爲已類也欲呼而追及

之星却行以待既近則星光絕大無若螢處星謂螢

曰汝有明而嗜飛亦吾類也然附而行則不及於是

戴筆星頗行益加速螢乃自喜稍稍遠去下階山頃

戴筆集

八卷之六

士觀古堂二刻

翰林臨人猶疑其星也既而螢也倘是謂乎腐草微

明何以塞台命哉惶惑惶恐

徐

某益臨五城九寧人

與鄧玄度

前罪一輩歸白下夢魂猶在姑蘇寒山夜半疎鐘海

湧峰頭半月猶依稀耳日問彈醉君侯之德今今未

醒也

與傅遠度

遠度足下惜氣文章不可一世但評太銳不虛不脫

頴正慮脫頰後何以處之耳遠度視余不薄故以相

問

孫石介江寧人

與羅暇公

虛度流光倏忽七十過二屈指當來真古溪所謂旦

夕人爾臘月三十刻刻掛眉加以病骨危羸百不堪

任雖目前應酬以至筆墨之類皆從謝絕而淹淹氣

息猶似不能支今只得一切放下矣念珠一串彌陀

四字緊連朝昏無復作第二念想癡來之極然歲月

催人怖畏驚心不得不拚取作一癡呆漢矣先生婆

心信誘將更有以開示我耶

張大侯五正江寧人

與唐次瑣

足下敦素草至并前之如足下欲死者真如李文俊

於白少傳開誠即忘嫌怨也

王亦臨移如江寧人

庚辰下第後與羅暇公

流三千里網賄三百金放歸矣所幸風雅不絕難交

聚首為樂爾

余懷澧心江寧籍莆田人

與姜如須

足下丙戌以前詩未免鍊諱習氣然學鍾譚者有習

氣焉鍾譚者亦有習氣是以僕不學亦不焉也大抵

我輩為詩須以古人之格律行自己之性情即供奉

少陵亦不可捨其牙後懸況餘子乎此所謂寧為雞

口毋為牛後者也

顧天峻開泰江南崑山人

與王平仲

捧讀新作凡命意造局造句已色警絕但細索之微

有心手不相湊處古今名家文字湧湧噴激如八月

海潮一收即為安流奔峻層疊如萬點蜀山一轉即

成平地丈更試思焉

顧璲英王橫澗吳縣人家江寧

與友人

遭擄去官宦無家親老子弱受患無洗而年逾四

十血氣向衰常恐改節易操終為小人顧茲敵虜天

入至今
卷之六

第廿七
可謂一
記

不勝
卷之六

松自厲庶幾晚節無愧古人
陸深子淵松江上海
與楊東濱

唐楊俊別情感鵲端雲南來一有人皆道雲此祖適
輕舟吹與上下山水間如在其間不知身是遷客也
入關尤勝大都丹崖碧嶺隨處而有身在廣寧絕壁
倚天卓立白雲英英卷舒其下每恨不強東瀛來此
爲之快然履任正當木樨盛開山中老樹有兩人合
抱繁陰蔽天清香數十里愧無少酒量酬之公解在
藏身集 卷之六 五 賴古堂二刻

山椒四圍紫翠直一指顧間後有小園方亭流水時
時燕坐耳目清淨可以忘老于此矣知之知之
又

辱厚情拳拳即病崇馳退矣感感道理天地間大
仕宦漫溺人最深此古人現成話頭填東瀛爲我大
書榜之座右草草附資勿罪
與子
吾轉官事自有定命斷非人謀可與他人薦引防人
擠排此等意念一毫不可留置胸中便成妒忌種子

可謂一
不勝

也吾一生官資十餘轉皆未嘗有所擇今官出庶可
以省事可以養生亦可以窮過吾水厥也知之
董光宏 君 誤浙江鄞縣人

與王逸季

不幾聞雙江之調有二龍焉下上天門熠熠變光更
佐以諸龍子薄日月而掌天地其區爲極了諸龍子
中足下麟甲尤奇也吳之紫氣方十七字內而又割
其強半以畀烏衣之亂造物者無乃汰而私邪不依
家東海濱時亦救水輓潮爲戲然老矣帝猶新其雲
藏身集 卷之六 五 賴古堂二刻

與鄧定宇先生論文

不稱治文
新而主文
文亦可稱
則

藝文通

大要今日之修詞者二有祖咸陽稱西京句辭字比而修以爲商周之賜者則于麟子威諸君子是也亦有發舒吐露內足于意外足于象不必爲秦漢唐宋而末當不秦漢唐宋者則遵嚴應德諸君子是也兩家盛項而不相下若晉楚然吾以爲與其爲子麟子威也無寧爲遵嚴應德乎蓋才有所難兼體有所不可具能穿揚者未必能扛鳴能視垣者未必能射覆能博虎者未必能呼猿能解會者未必能調馬技所限也前據後勁而施之組豆則拂井幹章華之麗而

藏手集

一朱之六

七續古堂二初

丘壑則駭體所殊也秦漢唐宋雖殊總之獨造首創神理所極各有至焉秦不必襲周漢不必襲秦唐不必襲漢宋不必襲唐而明之人必欲雲仍而祖之得無令諸君子笑地下哉

歸有光 明末川太倉人

與潘子實

頃刻山中發萬峰得足下讀書處徘徊惆悵不能自歸深山荒寂無以贈語意之所至獨往獨來思古之人而不得見往往悲歌慨至干泣下科舉之學驅

應得英雅
言白即收
言已然得
八股爲甚
苦耳

東學人之
必一語定
罵殺之機

古人云學
之所著者
淺深之所
安非深人
之愛其子
弟者五念
此語

一世于利祿之中而另成一番人材世道其部已極士方潘首沒跡于其間無復知奇人生當爲之事榮辱得喪纏綿縈繫不可脫解以至老死而不悟足下獨卓然不惑痛流俗之沉迷勒勒愚惡欲追古賢人志士之所爲考論聖人之遺統於千百載之下以僕之無似至屢論語累數百言感發之餘豈敢終自廢棄又竊謂經學至宋而大彰今宋儒之書其在而何明經者之少也夫經非一世之書亦非一人之見所能定而學者固守沉溺而不化其者又好高自大

藏弃集

一朱之六

八續古堂二初

與顧之裁

兄子日漸長大早晚乞當告諭以忠孝大節及進退揖讓出入之際須有法度仍其斷不得與外人遊恐漸染澆薄之風負在四千里之外而家室露居荒江之濱萬非得已此雖親愛而莫能如其深者顧足

都邑中
不身爲
其處

下深加顧念視如家事此古人之節也且朝夕飲食
酒掃諸不能周謹兒子當受其責此亦所以教之耳
安亭地僻家信不能通乞足下於某處附信惟欲得
平安二字而已

阮自華 學之 家宰人

與集之從孫

詩豈時流貴人時文名士所能爲以子之才不思準
出獨樹自致千古日與某某相倡酬波流汨沒吾悲
其詩之日下也

歲手集

董以寧 文友武進人

答祝醫書

足下提藥囊來毘陵三月以余與賢從有舊數週余
余家貧不能資獨米備貸致足下襁屨入質庫書至
知責我哉反發書而所責者乃不在是猶敢以書報
焉天下有業成而人信者有業成而人不信之者有
業成而人不信信于其所信之人者舉如曉奕如秋
射如基九如條相如姑布古信之古則古人曰子
必誠之何者不欲掩其能也而外不必如曉奕不必

書後得此
一版

第一卷
字一折卷

題名集

歲手集

八卷之五

字一折卷三

如秋射不必如基九不必如條相不必如姑布吾
之吾亦告于人曰子姑試之何者無所關于人也至
于醫則雖有秦越人公之術而忽爾于無疾病之
人以求必試其或不怒子言者則以爲說矣泥術之
有弊如吾道之有師能與不能動關乎人之身心與
性命擇之者慎固不輕信于人之一言今欲以其所
甚愛之子弟姑試于不甚信之人而學之并欲以其
所甚愛之父母與子弟姑試于不甚信之人而藥之
非甚冒昧不敢以請即請之亦不應矣然師者猶余
之所待而知也余果信之深則有先生大人言之不
信而余必欲其信者焉人果信余之深又有不信于
先生大人之言而信余言者焉若夫醫則非余之所
知也今即日告于人曰斯人也秦越人公也彼且
不信余而又安能信足下哉足下之醫必工于醫皇
皇求之而未得其人數也人皇皇求之而不遇足下
亦數也人與足下俱皇皇求之而年欲泰一言于其
間不可得又彼其人與足下之數也乃責以不能引
薦至憤怒而言之亦過矣子姑信焉必有遇者

文蔚堂詩集
卷之六
寄方坦菴先生書

寄方坦菴先生書

草履落無所表見。謬以詩文爲當世賢人君子之所
推許。大人先生之所獎借。怍怍焉不安于心。及聞閣
下在揚州。每對客輒傾倒于董生。謂當世無出其右
至以不得見董生爲恨。而詢其生平及其面貌。與其
性情。爲長公學士及龔子仲策。鄒子許士。陳子其年
唐明先後述閣下之言。寧聞之而驟驚焉。已而竊自
喜焉。其驚也。謂寧之詩。遂足當閣下之傾倒如此也。
未必然也。其喜也。謂閣下而亦傾倒于寧如此也。將
藏事集 入卷之六 三 觀古堂三刻

通後詩文
之辨

通後詩文
之辨

與倪開公

今之談詩者。邪說漸消。無不知攻竟陵者。而其弊即
在子攻竟陵。知其僇鄙而學爲華靡。知其纖曲而學
爲率直。聯篇累牘。謂謝然自號能詩。卑者忘格調而
競風華。高者離性情而言格調。是學竟陵而詩亡。攻
竟陵而詩愈亡也。猶之功令既嚴。無不知蔡先輩者。
然知浮華之掩理。則趨于枯寂矣。知怪僻之累體。則
趨于平庸矣。淺者有波瀾而未老成。深者有理會而
無神化。此其弊亦即生于學先輩。如古人已往爲
士。未以像之衣冠。是而人非。定乃爲流復過而笑之。
曰是不如我之能。又能留或我成流也。嗚呼。將遂得

爲古人乎哉

與弟季友

是行也將迓長江泛鄱湖逾梅嶺而渡南海之涯至
惠州凡四千五百餘里有驚濤怒浪鼉鼉駟出混
之無常盜賊險虞風土淫惡瘴烟瘴癘疊毒害人之
可慮吾奈何聽汝去哉且先人在時憐吾與汝而計
安全之動慮事變不測或及夕離左右即不歡自吾
父亡母夫人尤欲吾汝常在日下吾間以事適百里
必叮嚀慰勞諭以戒行路速歸期出數步復命之回
藏書集 卷之六 重刊古堂三刻

謝漢人而
漢出和船
謝氏以
爲爲文
已爲文
化現

德以待振于故人則汝之冒風波盜賊烟瘴疊毒之
危而去者非惟吾聽之直若吾之驅之也然吾既不
能振汝而沈君以異姓兄弟欲振之具書詞迎汝則
汝之去初非乞憐于行路之人以爲先人辱而吾又
不聽汝去焉則似絕之所往而吾益不安用是涕泣
送汝亦惟望汝每事必念先人汝戒于詩車行李之
外復慎起居服食謹言行擇交遊制情欲不忘危險
而後出於危險以免于前者之所處因得早歸告無
恙于祠墓庶幾可慰先人而不至重形吾不孝也夫
藏書集 卷之六 重刊古堂三刻

與吳玉虹書

藥白玉虹足下兩日借曹子二應頗縱遊觀詩酒之
娛幾不知有他事辱枉顧失迎翰到又淹裁荅頃始
展讀知足下乃不棄愚鈍而命之爲某常事書序僕
竊以爲此種文不患不能作悲作而不能佳故不如
不作之爲愈無已則必變俗爲古置之古文中而不

是作詩文
不似非道
而之

四聲如
千文如
之病其
更風其

覺其應焉也庶乎勉爲之耳伏生平于詩文之道無
 好名之念惟日學學尚論古昔折衷得夫之林以明
 斯道之必有合焉而後止苟謂其共所學易以數世
 取名則反有所不能性也豈可強而前飲大德與足
 下論詩文極快然猶慮足下不察實所以詩之之意
 而疑其言之過當也故復爲足下言之大抵實所以
 論詩文者乃與論人異如足下云文章不可以無
 體是已雖然以時言體非足下所謂體也夫文章不
 盡于體其體亦不定不定中自有一定之體在譬之
 鐵筆集
 八卷之六
 置陣然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也孰得而窮之哉
 此復之言之所以異于人之言之而非拘拘形似者
 之所知矣故規矩方圓之至也設有匠人焉執規以
 爲規執矩以爲矩以爲他器則不能也而曰吾如是
 足矣可乎哉設又有匠人焉執規之圓以爲圓器執
 矩之方以爲方器而曰吾如是足矣則夫器之精粗
 美惡一切置之勿較也可乎哉且使器之方者古人
 有爲之者矣而今曰必不可以爲圓器之圓者古人
 有爲之者矣而今曰必不可以爲方是拙工也可謂

應人于風
非合則詩
文不充者
此一類也

之巧者耶且又使器之方者當爲方面今必改之以
 爲圓器之圓者當爲圓而今必改之以爲方是拙工
 也可謂之中者耶嗟乎此皆大匠之所不取也則何
 故哉失于不知也故讀古人之書觀古人之行事亦
 然或同之異之而皆非乖其用也或因之革之而皆
 是中其宜也故爲詩文之體亦然其林之也博其擇
 之也精其養之也純其出之也神若是者無他惟其
 道而已古如左丘明司馬遷李白杜甫之徒其體何
 嘗無所歸何嘗非左丘明司馬遷李白杜甫之自爲
 鐵筆集
 八卷之六
 體也今爲文與詩而不欲學數君子者之所爲則已
 必如數君子者之所爲而後可謂之文可謂之詩也
 而後爲愉快也則必求數君子者之所用心以爲之
 何嘗不學數君子者之體何嘗非吾之自爲體則吾
 之自爲體何嘗非數君子者之體也能如是以爲體
 不亦善乎子則也也不及也夫約足下以復之言爲
 何如以復之言爲不可不從此對足下然矣以復言爲
 何如則始有與諸論切實不無裨益足下足下其審
 思之

周積賢 壽王江南華亭人

與陳其年

足下頽川舊族江左名流三君同座二方高世藏書
善卷之洞佇見花開賦詩玉女之滯還雲龜聽珊瑚
七尺非惟金谷之園玫瑰千重寧止曲陽之宅固當
笑南金之寡和詩品人之絕結泥復刻溪井遠子猷
乘輿之船山陽可通仲仲相思之駕東都道主便多
幕德之賓西邸文人試有求名之客是臭味也其不
然乎僕比年病患不時離憂多暇天地爲小江海不
流遂乃息羽于千里之內垂翅于多士之末既非白
之非遠亦蹣跚之徒勞而費書無力備筆興誇時有
弋者無靜柯之可棲身爲傍人具安瀾之可托風教
所期惟在足下且大倡李山下爲種義者幾人石頭
城中凡導安者幾輩坐新亭而阻攔過西州而恰懷
馬首東西川原南北痛寐忽見胡寧可言浮沈之懷
若斯而已將以明春迄於三載編竹爲室廣不遺身
藉草爲褥厚不蔽膝散髮且其區影其下既失蛟龍
之伍仍非鵠鶴爲伴九卿北首之望是所師心予通

歲暮集

八卷之六

毛穎古堂二刻

終日之閒差堪尚友小人固鄙不敢自文主其異鄉
賦別之篇昔日沐懷之作雖詞非全石難若得之
梓而心有風雅非無鳴躍之性初之宛委之山非敢
望也供諸羽陵之藏豈不懼獻社元凱之碑一山一
谷鹿子山之賦五存五亡私心痛之無能爲力足下
念此寧無慨然秋風加腐塞馬初來後遇有時行矣
努力

鎮震陽

百里支洲宣城人
偶居集

東臬司

歲暮集

八卷之六

毛穎古堂二刻

他令所繫者錢穀刑名爾越多重案株蔓之餘鴻羅
魚網誠有如台輪者此輩出門時姓名鄉曲川若更
生宗黨姻連販爲奇貨跡者執南轅問晉懸馬傾門
牛舞一當之頭鬚爲白

與侯封令君

捧簡賢章知陳蝶卷素相倡和此君才酒俱壯殊足
念

與某公

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故卓絕之行與

激說之聲名可以物身不可以理世唯唯阿阿謀約之口也漸漸涇涇婦之形也生欲兩避之而就一我世亦兩無處焉究與世恐不免亦聽之已耳

與某兄

治天下有才亂天下亦有才未有如今天下卽以治之者亂之籌略出庸人下苦本乃踰周孔上人相對几席之近而心相隔已在鴈門之間可笑也表裏蟲螫不爲此闊大虛浮之言以警世如我師其國之巨人基靈巽巽繼起有兄等天之報老師者不薄矣

藏書集

卷之六

光緒廿二年

與某弟

波紅天黑以葉舟航其中幾不知所屆岸無遠山而橫見妒額無於覓而面相漫人世原如此未足異也余之難辨者謂其有偷石也使偷不混全則亦何害于偷人不自信動引遺謗彼說之古人與已之招尤互相解卸竊恐非偷非余信以爲何如物也選武林者一月湖光到門山翠欲滴不知何年一窮其勝

藏書集卷之六終



類古堂尺牘新鈔二遊藏弄集卷之七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夜堂客 鈔

周在延津客

王履 安道崑山人

與人

遊華山見奇秀天出乃知三十年學費不遺緇緇

相承指為某家數耳近始屏去舊習以吾師心心師

目目師華山

藏弄集

卷之十

類古堂二鈔

又

先正言文章當使移易不動勿與馬首之絡相似余

遊華山之詩敢謂映昌黎而配少陵庶見乎馬首之

絡之弊而已

王衡 辰玉無山太倉人

與袁了凡主政

捧讀尊南先生贈我以道所以待我者甚不薄極感

極感惟是枯席出塵即事快心之道固衡稱稔聞也

明知情有所著遂官瑤池與厠洞原無二相而根性

頑獷習與性成如食雪蛆作夢蟲焦悶且死接客未

數語而背如蠟刺讀書未數行而急欲完卷稿中散

陶元亮之樂更無有而所云懶著衣冠讀書不盡解

者病更倍之矣此對與人前不說假語姑俟珠磨客

氣委分乃敢稱先生弟子耳

邵寶 二泉無錫人

與同里新貴王大令

天下最親民者惟守令雖聖明在上而一二貪殘居

職民之不得其所者多矣故一邑有循吏一邑受澤

藏弄集

卷之七

類古堂二鈔

一郡有循吏則一郡受澤其功德比于君相似小而

更審似除而更急大略教化為上寬仁次之綜核又

次之嚴于馭役而寬于馭民豫于揚善而勇于去奸

如卓茂以治最封侯其教民有云律設大法禮順人

情吾以禮教女必無怨以律治女何所借其手足乎

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點念之數語溫

惻動人致治脉理自見律禮二字亦兄醇良酷吏下

手分門處觀卓魯之治令唐虞三代猶在人耳目中

究之只退火盡耳一些名根不足與于斯賢其念之

又

昔王文正云朝廷惟酷至矣東南民力竭矣此真宰相之言如平準均輸間架陌錢及青苗手實之法皆于中世行之令元氣坐索國本虛耗倡此法者及稱言利之人皆不令終何則利必有害其數然也當劉晏以養民理財算無遺策而後亦以寬死史猶以為精利所致況其他乎今兵餉不足水衡頌竭如張詠周忱善均節之可也倘有謀及此便非氣運之福又當善為酌行所為賢者更當盡心時也

藏書集

入卷之十

三 類古堂二刻

與胡運來侍御

唐馬周代陳便宜以白衣立致宰相一布衣言天下事如指諸掌至動聖君擊節嘆賞如此非存心經濟積誠所至乎大略熟練世故欲治天下的人則詞理自別夫奏疏似屬空言比見之行事者寧無別手不知善念滿胸鬼神已知況行事祇施濟下民而奏議則轉發主意得採一善視自為善者已史雖史難況格主心乎一人有慶四海承賴其為禍福寧可計者是以林機議緩蜀賑禍至滅門馬熙泰除授海大賜

存心要旨
是一則

古今全付
如盤打

兒女王安石議復肉刑父子冥譴王僕射請貸饒夫神報相位禍福之應其顯如此但以天下生全萬世太平為心則宛轉虛活自有容寬擊邪為正定無虛憊不然而左右手輕重心高事過當議人失實當其偏于所執亦自宜見得是然已廟天下不淺又不然而孫名裕氣致天子復讓權貴爾害事亦甚不少此皆直道尚恐有失若借事權報私怨極邪惡辨正人逢上意希與旨則更不可言報亦更慘言事有端有情卑割切不得唐德宗之稱李泌云朕言當靜當藏非集

入卷之七

四 類古堂二刻

有喜色不當嘗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喜得卿此可為得言之神矣故詞不必文文不省也不欲多多雖竟也朝廷生一事則民之不得死者多矣此中外便宜一切留罷所以為聖相也寧為暗給事切莫作矮人看場最宜留意周立勳勅內事亭人

東人中

文當規摹兩漢詩必宗趙閱元吾輩所懷以茲為正

至於齊梁之瞻篇中晚之新撰偶有間出無妨斐然
若晚宋之庸咨近日之俚穢大雅不道正不必置針
砭也

與秋士

託美人於君王寄良媒于哲輔浮思兩惡實始風騷
吾曹置蠟之篇散叙之句或吟秋雨或悼西陵本非
大雅所譏豈為盛德之累

與偉南

文人浮薄古今所疑輕毀前賢非札儻然吾黨深絕
羣集

入卷之七

王續古堂二刻

賈鮮斯尤若矢口標榜有寥寥餘子之言卿當第一
之語雖以一時取快終非雅士所宜若乃子夕集句
秀之書延清樓希髮之句事同挾盜非獨輕浮巧者
勿矜拙宜自勉

張 潛 子晉前林華亭人

與羅瑕公

弟半落半生癡懷不改在南中數年得一穆如以為
至快不意因穆如又得仁兄自北行以來淺憂穆如
文不通俗不意點賊遂能振拔乃爾此殆真能作賊

大邑兩得
所以為難

王續古堂

文士屬切
語

聞信喜躍是日與王鍾老浮白大醉故不即至眼滿
共傾酒甕幸為我致聲王郎人事酬應稍與和光使
世不稱嬌激即可慎毋與一種虛氣之人多嚼酒肉
跟隨僕從損却平日常風日今世道日衰貧賤之士
居常自許怨慕不讓孔顏經濟必踏管仲文章直凌
班馬風韻可追鮑雷及其得第旁人視之全不相應
今日穆如出頭望其一洗此習多蓄餘力以應事會
若精神氣力耗於無甚緊要之處將來好事當前便
難發付不可不蚤計也弟望穆如之甚矣狂人故錄

羣集

入卷之七

王續古堂二刻

不禁潦倒仁兄能不為之一笑乎

鄂漢儀孝威一字晉山吳縣人秦州籍

與袁籀菴

承示諸箋得吳梅村太史奉贈四詩風流婉約真如
張緒當年又如商女隔江唱六朝新曲可如亦可憐
也予讀曹秋微先生老淚霑秋板歸裝儉疎田之句
又為黯然世有一代才人如袁令而竟乏司業酒錢
之贈乎可為世道嘆並可為遺人戒矣

荅黃九烟

先生落落高踪，弟輩樂其真。時人惡其冷，今已無伯通之廬。下安所得杜陵之草堂耶？只須移家渡江，向九龍峰依阿，則最爲長策。

與劉津逮

弟與申子，是盟素未謀面。乃兄盟寄江南友人書，屢屢稱弟不置。弟豈忘情於兄盟者哉？兄盟寄托高遠，所爲詩蒼渾之中，乃復秀潤。此正河朔所少。蓋太行滹沱之間，風氣剛勁，詩不難於壯，而微患莽若。兄盟者，真矯然獨出者矣。弟夙昔爲詩，怕落齊梁人聲口。

義亭集

八卷之二

讀古堂二刻

景年北遊諸作，頗雄健，絕無綺羅花草氣。其得山川之助，耶恨未繕寫，不能呈足下。並寄兄盟讀之。

與孫豹人

竟陵詩派，誠爲亂雅所不必言。然近日宗華亭者，流於膚殼，無一字真切。學斐上者，習爲輕靡，無一語樸落。矯之者，陽舍兩家之轍而陰，竟陵之轍。其詩面目稍換，而胎氣通真，是仍鍾譚之嫡派真傳也。先生主持風雅者，其將何以正之？

唐汝詢

仲吉草亭人有面著書

與某

竊聞玉石相糅，三閭所以痛心。牛驥同皂，樂客馬之扼腕。夫志士之不能羣於庸夫，明矣。迫而合諸宅，猶且掉頭而去。況迫而合諸藩，乎？僕偶客那溝，有事于教青，聞有千里饋書者，取讀之，則雲間人物志也。其傳先達，賢當代名公，無敢置喙。獨異人一姓收僕與某伯仲，僕忿然廢寢食者三日。僕之與某，吾鄉五尺童子，咸知其非倫矣。先生取而合之者，謂其文詞足較耶？清修互競耶？著述堪比耶？是三者某未嘗有

義亭集

八卷之二

讀古堂二刻

也。特以盲廢而合之，則先生真皮相士矣。作史者貴知人，合傳者貴定品。人不知而傳，品不定而合，遂有攬途人以劇談，延莢茹而同席者矣。腐令合范蔡而傳之，以智辯相埒也。均爲秦相也。先生謂其折腐，齒而合之耶？度舜項籍俱列本紀，以宮宰割天下也。先生謂其重龐足附耶？古今稱文人者，必曰揚馬。以有詞賦相當也。先生謂其口吃而相承耶？然朋友丘明之頭明漸離之膽，日子夏之小冠，俱可合而爲傳。行汲之雙管之匙，將吟之賸，賦理之則俱可驅而爲

韓愈集
卷之七
雜著
韓愈集

堂晏嬰之六尺孟嘗之眇小武安之脫蹀郭解之短
矮俱使屈節而從休儒防風之骨節車中長秋之身
橫九故皆令卑身而事西伯侯高殷有患悲桓溫面
有七星光武日角叔夜龍章俱遺約爲昆仲陽貨孔
子俱列世家習鑿支雖俱稱詞伯是皆先王作志大
意也夫不求人品而索諸形骸陋矣無外史之筆叨
外史之任多見其不知量也先生之書既已粹矣言
之無益但求廢去唐生一振不與某列幸甚

紀 青竹達江寧人伯紫詩人

與爾斐

九 觀古堂二刻

籍總之士卑者爲衆應高者爲熱代聲名一途又卑
高二種人湧頭引子藥劑中斷不可少者至於所謂
千秋萬歲後非無聊則憤激

與艾清獻

老泉與鵬書分鳳凰與誰爲尊設格椅與刺棒讓
蔭糞草與芝蕙茶飲范忠宣云非惟不可勝譽亦不
足勝不惟不足勝醜勝之不武也今日之事與此意
同

示兒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車之下無伯齊性之者也孔子
家兒不識焉曾子家兒不識圖習之者也丹朱不應
之教齊越不聞被靠諱其變也畏言公有言吾輩但
今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致身卿相則天也某石
林云後人但令不斷者極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
召則天也今之人但知教子弟取富貴耳非真能教
之讀書也夫子弟之賢不肯豈在窮達哉有富貴而
賈其家聲者有貧賤而振其世業者汝不見若乎老

蘇東坡

觀古堂二刻

大夫起家鉅萬終夜握籌尚在針頭上削佛面上削
二子父製酒漬冷冷一擊判那爾汝又不見若千占
藉單苦百茶俱茹高視淵步思做天下第一流高貴
家兒不如人且不可何況貧賤家兒汝最之

張一偏

各武仲言孝廉
讀書清綠真不易得苦機趣不牛終日閒開或
如飲酒賦詩登山臨水時有留心乃出諸書之上占
人之書亦足振趣所到錫爾肆筆足是千古令人苦

心摹畫已落聲聞若更參安釋武反失之矣余罵部
祇才弟宿所欽服爲時所役固宜乃委弟代斷豈肯
樂既厭而反思慕臺耶
程 邑 功 洪 製 卷 上 元 籍 休 寧 人

寄梧叔子

永嘉山水在越地爲最足下建節以來繼王謝之芳
躋登臨所歷吟咏必多當不使山水之樂獨讓古人
也弟謫吳門時曾接翰教此時大刻未成索已敘言
至今未覩全豹數年未簿書之暇怡情筆墨凡丘壑
麗棄集

卷之七

七 類古堂三刻

鳥獸風雨花草城郭園亭之所觸同僚屬吏紳士山
人墨客之所感憂喜愉快咸寄乎詩其得之心而應
之手者必有軼於古人者矣君家昆季入都問知近
況布衣戲食不減寒士人無所求於已已無所媚於
人已亦不求于人亦不責人之媚已余聞之爲甚今
之爲外吏者不求于人固難而能使人不求于已此
必不可得之數也足下何以得此于人哉世以成厥
祥麟甘露醴泉爲國之瑞使則宣初民資此數物即
數數見焉何裨于治使天下之有司皆如足下之無

有漢書而
不咸約致

求於人其爲瑣也不亦多乎十年前與足下作賦論
文歡髯鼓掌狂歌飲酒時私心揣足下服官必爲仇
與豪華之行流知類深山學道之所爲哉足下其勉
旃慎終如始

與門人葉九如

不使忽動念安得萬間屋以居無家者挾纊無算以
衣無衣者積菽果如恒河沙以食無食者相大海水
滌盡人心之垢借五丁力鑿平人心之險足下留意
古道想有同心然此如精衛填海愚公移山徒空言

麗棄集

卷之七

七 類古堂三刻

耳雖未必有是事不可不存此心否則鄙客何由得
消也

嚴首昇

平子謝廣華客入
類古文集

與唐月麓

文章一道一人開之衆人尤而效之非衆人之過而
一人之過也夫我則爲文而他人得以變取學之畢
竟非至文耳且我則爲此之文而他人得移之於彼
無亦于此有不甚真切焉者故自古文章所在未有
能免于流弊者其能免于流弊者則必其立于不可

且快

及與其不可假者也

與沈公綬

三十年士子好名已甚方圓在千里之內前後無百年之義并底自鳴何裨勝負漢季天下名士至數萬餘人今日若相似然畢竟過情不祥旋踵輒敗論者以此執咎聲聞想當爾矣古人皆不得已而有名于世故其名克稱厥功以視虛聲處士若蒼素不相疑耳

與劉秉三

惟士與女伊其相謫衲衣輩遭遇文人如士女然不識謫不止蘇公所云借禪以爲詠亦習氣耳予因思傳燈載一千七百人自王侯下逮薪粲皆得証果獨文人不若一焉阿難以多聞見損華嚴以多聞致戒古今文人莫不諱禪終不得禪容有作仙無作佛者其口業應然歟

與薛諸孟先生

前代詩凡累變大概過宋元遠甚獨不逮唐耳適賴有先後諸大家勸持厥衰適足以衰詩自諸大家以

外又畢竟無一人足以言詩者雖郊島全賀等輩時或復生譬則澮清河濁君子務取其大矣四十年內

非薄先輩者踵相接也卒與先輩同無是處何哉天下事不矯既往不成更始其常勢也然而江河口下後不如前正坐是耳貞元而降作者思以凌古人而無術乃至左馳外道成彼一時嗣是以後宋人亦復廢唐元人又思救宋避禍得焚愚不可殫明初四家十子因循元習直待成弘乃正脈始是故成弘矯宋若元者也矯宋若元不得不返之大曆以前于是歌行優孟李杜近體臨摹開元是則全是非亦全非詩存詩亡同在此日降而嘉隆抑又甚焉南岸起而議先輩之後則家之廢唐也復州之尾南岸則元之救宋也畢竟宋能變唐不能並唐元非藥宋與宋同疾嗟夫信陽師心見地語宗既已夢中占夢七子投誠于二家後人操戈于七子將無以燕伐燕八百年來無有是處抑何舉歟

與江州黃子

士子生當平世風夜強學雖事不爲胸中求一潤然

詩集
卷之七
七

不可得。邇來周旋風鶴有矣。莫然無可干之祿。無可
讀之書。饑寒非累。生死未大。邂逅只在山中。放棄全
如海外。泉壑則登時臨流。微口皆悼亡思。遠一人之
身。一日之間。而古詩人之遭遇之性情殆備。欲無詩
得乎。

與華陽

以匹夫徒步之子。席門繩樞。竹床土甃之間。細絲高
作。未調于耳。瓊花怪石。不供于目。以遠好鳥。野人高
僧名士。莫緣爲侶。此外惟江山風月。可得有耳。然而

蕭弄集

入卷之七

十六 顧古堂三刻

登高臨流。或無其具。良宵令節。不知將至者有之矣。
諸如此類。皆所謂詩料也。而皆無有。而皆恃此支離
顛倒之心。誰空而爲詩。辟之則文人議武事。地間人
談天上。中國人談海外。無望其言之親切也。惟是怨
貧傷老。終日書懷。彌望一邑。無足觀耳。

與劉長卿

國家功令。初不以詩取士。士大夫不以此輕重人才。
凡此居然作詩者。其于詩非真如嗜酒好色。不能自
已於性情也。或少年好名。精神大半耗于干祿之學。

而復以其緒餘分風流一席。不然則有薦紳先生。勞
于王事。煮錦之餘。爲全孫謀。然後以其既寒血氣。應
酬山水花月之間。之二者以外。則又有布衣之徒。其
始學制舉藝。不成退而學詩。思挾以涉四方遊人。
不得已而從事無或乎乎。此道概無關也。

與白生

布衣詩非工。不能存薦紳。但有詩。輒存是故。詩在薦
紳輩。可傳者什一布衣固居什九。今日則論其達不
達。後世則論其工不工也。且夫名譽所在。當時則聞

蕭弄集

入卷之七

十六 顧古堂三刻

愛。則已焉者。往往然矣。亦有能得之後世。不能得之
當世者。端木之聲。愈於仲尼。而顏曾沮豆居其上。白
居易鷄林隱句。梅聖俞西裝織字。王昌齡高適王之
漢。咸被管絃。數者李杜所未及。受享于當世。而千秋
後諸子之視李杜何若也。

與周昇仲

竊嘗有言。詩尊物也。例常似美。美不似。則怨。常思羣
萃。不思怨。谷風無失其故。竹無失其親。詩中天地
不在人間。

與秦兆谷

詩淺事也古今世無治亂人無愚哲男女皆足以為詩然君子之得與於詩者莫不有其遇合焉青蓮高趾山陵失路喪陽窮而後工右丞達而後工似使數千易地即皆謂不幸即皆不必能詩得如蘇子卿癡年從客漢陸便碌碌無所表異然則雪明聖節能盡落固子卿所謂遇合也

與王季約

仁兄所處天人名實一切非弟可比大約才兼志願兼事集 一八卷之七 王季約書三卷 肝腸過熱靡事不為無人不交此病似非小可我輩之身非鄉里親舊之身四十以外之年力非千條萬縷之年力思之思之則得之矣仁兄亦思李白何如人劉全白猶以無所成名為惜夫子又何如人黨人亦寬惜之古人不為窮大不治庸庸用心顯篇而作事近著如此

與陶仲調

近日房選概無可觀大約子與氏地德齊四字可以盡之主司徒於功令以得一寸人為罷士子五子

千祿遂以克盡其才為憂而君家兄弟獨倡和湘南古文奇字終始不渝此則有為有守古賢者事乎

與文木生

弟丙子冬曾將前七子一派名手細細去取祇覺四筆滿前無下第處大抵如燕趙麗人流觀無一不佳實欲捐金為我有便覺無一可者此選詩之難難于作詩也

復王子京

入冬拈據此兩大篇摩揣高深刻刻與先生周旋也 蘇事集 一八卷之七 王季約書三卷 齊文例如梓入作室動口便須吉祥忌諱頗多儒學碑記如坐泉比解詞詰作老實語博趣不得須經先生點定便如東坡冊語皆有生動意矣

與李共人

詩人之妙却有得氣之先知幾其神之美三百篇終日憂亂皆從人所相習不察處以為怪異如日有食之正月繁霜莫宜以夜民之詭言彼宜無罪此宜有罪皆後世家常事皆以為不可救藥之憂若店人流離環尾啼號滿紙已落第二重矣

與王澄川

史稱家徒四壁。茅并四壁。無之。平生尺牘。強半皆有。其文。一夕盡焚。畏爲後世。蠅蝨口實耳。正苦米貴。家在首陽。賴先生捐休。始一舉火。則思徐稱。閱貢。輩人不可得而衣食。彼豈或有姑射。辟穀之術哉。仲子惡能廉。則某今日之謂歟一笑。

與劉公言

仁兄才思。敏妙高廣。自是今日第一座位。但須及時讀書。克盡其美。古今無無益之書。何可勝讀。務在得真。弄集

八卷之七

七 顧古堂二刻

其要領。大畧通鑑二十一史。爲古今大頭腦。十三經。爲聖賢本領。二書如人生之有室家。全力經營。無了手日。此外百家諸子。概作親朋。遇客應酬。隨緣談客可也。

與劉雲門

簡公終日爲兒子慮。慮及僮僕衣食。詩書。何其真也。將兒子貧苦。愚拙。種種煩惱。都作下清物。何其達也。近情之至。忘情之至。

與陳斗翔

百人不知
貴人教多
金交

天地父母。某月某日。甲與乙爲友善。上下四方。莫不並見。可謂至交矣。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擗膝。我跨馬。他日相逢。爲君下。何其相許之廉也。古人貧賤之交。無過坐於富貴。如此分金贈繹。已是後世人事。何況王貢彈冠。

又

朋友一道。惟貧賤則然。無責之于富貴。安樂則然。無責以患難。生存則然。無責以既死。取長略短。厚往薄來。則可交盡天下。受用朋友一道。

藏弄集

八卷之七

三 顧古堂三刻

與人

香嚴悟道。則遙禮鴻山。鴻山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處更有今日。康節學于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可思也。

趙貞吉 孟靜四川內江人

與李生

足下之志大矣。乃徐察其量。則似以虛爲實。得少爲足。此又何說也。夫步象賤者。不由免經慨大業者。必宏遠圖。昔古公欲大周業。必遷于岐山之下。居焉陶

朱欲富其積必處于定陶天下舟車財貨輻輳之處

藏事集

更其外

然則士之欲追古聖哲而求得其所爲道取材畜德當何如耶乃若不出于百里日不接一勝友抱兔園十數册故事握舉子活套以雄長丁日不識一寸

之人慨然自大白吾以斯文自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有識在側奚啻笑河伯之泊于秋水嘆溝渚之盈

千屋雷矣生謂之然乎其不然乎雅聞生少年嘗習靜山寺奉母養志文史自娛俯仰今古蓋吾鄉郡丹

山之難也豈不愛念嗟嗟人亦有言年近三十憂老將至世事易經糺光陰易懣懣忽忽淹留壯老逼人

打凡俗隊中亦不難矣可不省哉可不畏哉

與唐荆川
公才名甚高易爲人忌布衣草食窮餓蓬蒿人尚計較有言紛紛而況茲行有縣令負弩諸侯屏息之勢

與督學曾養蒙

水涸根枯方幸依其實古人佳處用意深處時時見之以此新知遙思舊侶停雲影裏流水聲中豈無角

車吾將安訪公欲知僕正爾法堂草長也

與韓吏部郎書
聞先輩每用夾摺存袖中隨所聞見隨叩隨記問君子得君子問小人得小人以多者爲均而又自以平

心斷之且又責其不露也乎君惟有讀書可長內智問人可長外智二智並用可得大半然後俟其位至

用之夫俟之亦未易也其要在善處同僚昔聞馬融田以告趙八瓊者惟在衆中不見衆講事不以氣凌

人不談長官短長不說他司刑病最不可者以詩文之工聞見之博先獨取一二輕俊合己者友之以他

與人

從杯酒旁若無人他人則終歲不一過也諸如此類言之不盡其毒甚大可一省之何如端誠簡重忠厚仁恕平心泛愛與物無忤此侯之道也

宋登春 海翁應元碧池直隸河人

僕幸以才力之調。故得沈思苦吟。審於性情之正。以求歸于溫厚和平。彼倚馬千言。揮霍詞林者。方傷于所持。能無窮大而失其格乎。

又

文中子謂北海黃公善醫。先安胎而後針藥。汾陽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卦說。余未善詩。先性情而後文詞。寢膳人事性情也。針藥卦說文詞也。

讀某君詩與客

作詩何爲者。而令七尺軀。津津說貴人。巧活邪。

藏書製

入卷之七

三藏書製

喬 鍾 文衣直隸內丘人

荅友

夜半過午門前。萬籟俱寂。猛思日中百億生靈。今歸何處。人世升沉如此而已。

張四維

原籍山西蒲州人

寄孫淮南

積久不奉教言。追憶昔游。非不宛然在目。而歲月漸過。知已天涯。覽鏡自觀。形容非小。免每聞古紀傳諸奇偉磊落。求求自著。當世者方其抗行。奮述。皆論紆。

謀國爛然盈帙也。數幅之後。世代頓異。翻帙以思。則已。自然遠矣。今我兄弟所最念者。同此數幅內事耳。而聚散靡常。少壯易過。每靜言自念。輒惻然有疚于中。

寄王後峯

以門下介然物表。視世事若將死焉。僕私心豈不高之。但以幼服聖訓。遠方之內。覺倫理天性不可解。金襦衷不能無望焉耳。夫物莫不各自有特。特者固則物不能奪之。豈惟聖賢見道真確者爲然。雖庸庸之於錐劉伶之於酒。固泰然以爲得所寓而人莫測也。是以舉世嫌其放弛。而有識者亦武亮之知彼。非徒於兩儀尺寸士也。不足與鴻洞之觀。而亦竊有以自恃者。但謂別久不得與門下劇談。而又非尺翰可盡也。秋薦在期。大器晚成。必有震越人觀聽者。謹拭目以俟。

寄高相公

某仗麻芑年來。居山屏。當茹淡。神情轉健。乃於中秋。拉一二姻友。泛湖。登山。得水。經山。海。所識諸異蹟。宛。

此集尤
可足道
山

然可驗數百年乃解沒草莽中而俗丘元利多表表
著詞人頌述因嘆世士識奇者固寡而真驪乃百字
而常存不爲損也古人之道高寡和功大招尤者往
往而是而夸毗利勢之下閑竊時值播弄蟬議於臺
闕中亦何以異此也

李楷叔則片翁陝西朝邑人

與孫豹人

列子有云人不婚宦情欲失半弟不宦矣兒女之情
不免作苦然亦思求一易簡方法十一應酬十九親

藏書集

卷之七

圭嶺古堂三刻

心稍有放佚則遊覽山川誦讀詩書以調夫分外之
妄想此自供之案不妨知已前委細詳陳者也伏念
好學勤苦千秋自命者吾理則聖秋解恭與吾兄差
相彷彿第不才闖入此中衰年智短不敢以此自任
所願以心學藏拙又其不文之名而自適其適靜觀
已往之作其善者如鵠助其不善者如蛇是欲聽其
或存或亡而又不忍以佛諦觀之名而爲濁與財色
食睡等語該掃除淨盡而一如我不知何以教之
彼來觀古人博雅之流於書無所不讀而盡入道理

即從文字
不誤
由全
有不

處未必精刊使無鬼靈便當斷滅而古之所垂昭昭
不滅是其精靈亦復常在嗟嗟種豆得豆習氣在于
文章生生世世終是一慧業文人卽有獵師能斷虎
豹之命不能掩虎豹之文又俗之風雖猛烈能驅倭
然之雲霧不能改日月之光華何況下心能有理會
此中受享隨斷有鬼神不能奈何但在專心攻志
不可作兩極人爾曉起無事念老兄爲文見聖賢之
理具書奉誌幸有報章倦倦切切

孫枝蔚 豹人 陝西三原人

藏書集

卷之七

圭嶺古堂三刻

示兒

受人之辱最是有益事讀書做功業人胸中皆不可
無所奮激若夫學爲聖賢學爲隱逸并奮激二字絕
無用者處矣聖賢受辱惟有一體備其有以取之也
愚士受辱惟有一喜喜人之不知我也嗟乎今之德
大父哉

又

被裏作文枕上看書此是就寢時一紙詩山頭走馬
此是險事吾生平得失之處告兄知之

郝敬仲與胡虞宗山人

小山草

黃岡省玉

夷利漢生。死臨頭。一似等閒。養榮漢間生。一似負盛。
車上太行的老特。

又

其能不被物引。方是閒人。兄看世間何物。可羈留得。
我住。我可以羈留得。世間何物。住逝者。如斯。食便是。
癡。

芥其僧

藏書集

入卷之七

毛賴古堂二刻

日用間多少欠缺。却說六合外無量世界。此爾家爲。
愚人排道法耳。然鹵莽裂滅。實自此始。聖教不越人。
倫。廢物縱使六合外有無量世界。與人無干。人只了。
人事。生天地間。只了天地間事。天地亦大矣。何苦定。
要小他。畢竟何曾小得。



藏書集卷之七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書集卷之八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津客

宗元鼎 定九梅岑州興化縣江都人

奇僕邵王阮亭先生

七月既望曾具詩箋並副啓一通時鮑朔鴻空懷尺
鯉然而花枝酒等間聽吳娘唱寒春斷續之句計程
天外應已過鍾吾道中也佳月初接公稿手翰篝燈
讀弄集

卷之八

賴古堂

夜泊猶念秋水伊人當代昌黎得爲東野知音此生
願已足矣張敏交情夢中尋路寧止望江雲于日暮
耶詩語六則鮮潔齊執香飄越鼓韻川仲偉不足
美于前巴人俚語何幸獲此東原二詩高阜白露遙
浦綠波可謂並珎納宋讀至今校咏江練適令人一
吟淚流也魏闢高寒調和珍重 宋定皮月阮亭公別
家散淡新詩傳世後如 宿松縣志云 蘇子固
門下之李翁 號亭公在酒中 阮亭詩語云
孤舟寒水驚燈 吳如田文 樂部 阮亭
公又寄梅岑詩云 梅人 是東原 自露 草 竟不見 廣
陵人合懷

賴古堂

又

數月來又疎音問矣獨宿禪菴夜長心靜歷計一歲
中前後寄書共五函寄書人未必俱到其最初有猶
夢淮南舊烟水半開茅屋讀書人之句若乙巳冬杪
札也次又有語得崔嵬詩句在寒山影裏見人家之
句者丙午試燈日札也次則四月洛陽後二日有札
次則五月有札中四句有半夜猶裁臘逢人便寄詩
不從中路轉也到玉京遲之句也次則季秋扇面詩
三首結句有只因曾重春寒遲又寄秋風第四句之
句也而後續重復及之者以前數函或有到有不到
以見寄書之難而此衷不敢一刻忘矣字之知也紅
橋百字令一闕錄稿寄或聖建禮之暇一賜和章

奇王西樵先生

記案黃灣北霜月維舟清酒素心驅歌蘭和杆聽雪
夜回首茲時又成往事矣當先生之在維揚或數日
一談或經月始而東原七十里書札時通此來竟相
離不甚相遠迨歸歷下山川綿遶始悔從前何以不
朝夕相候也湖舟知後即返東原至今不復入郭

非嫌于中柴車因資音既歸論詩典載南史世說解
顧何人花間草堂是爲何物程師博學遠隔江東豹
人雄贍饒驅無定西岸妙才不復常到以足計心索
居耳臘月二十日雪中憶隔歲此時入郡是晚寒甚
到卽相留據爐火於客亭中時有送客散二小祝圖
樽審試酒問座客分曹說令限以典雅各舉數百事
時沉醉旋想旋忘因以筆記掌上漏盡方散月光如
水澄微四際歸禽猶寫奇京雖知已書天將明始臥
汝渾醒視掌臂間豎斑痕如古竹帛此况人生

宋之人

三續古堂二集

不易多得今年此夕大雪則寂坐于東原草堂中與
文江燎松柴相對濁酒一壺殘書一卷而已因賦二
詩並錄于後時乏齊州驛使仍以此札寄至金臺入
家報中然爲書是新春前一夕不知書到何時也今
歲廣陵大雪三次連山接水盡如瓊瑤平田卽落之
間斷來往者旬日間函見此應必有憶江南雪中人
詩句矣歲端將近福履與梅竹俱新廣陵布衣不勝
瓣香敬祝之至主臣

寄周樸園先生乞爲亡友方白英刻遺稿書

再拜謹奉書周先生閣下向承詢及方生芭詩文
入夏來手自編輯遺稿七卷寄上收未大序垂重倘
可以發梓則伏望先達爲之行世焉 欽今世之爲
文道也生則與之遊歿則已焉榮通則日相近困瘁
則若不相聞焉然而于世俗頤靡之中猶以苞之遺
稿爲念者以當代有大賢君子能挽古道于今日也
往讀韓昌黎傳見其與洛陽孟郊東郡張籍相善
二人名位未振昌黎不避寒暑稱薦于公卿間而籍
終成科名孟郊既不得第而卒昌黎與李翱猶爲之
議享美

宋之人

三續古堂二集

稱道于鄭餘慶使之葬送贈給焉舊唐書張籍孟郊
傳不列之于文苑中而附之于昌黎傳之後以爲張
孟非昌黎則名不彰而天下皆于此知昌黎之好士
如是其真且篤也也昔爲先生所知收入門牆使苞
身尚在必爲門下誦讀詩書故法仁義之上今既捐
館舍有年矣則遺稿之傳于世正當昌黎之任也
其集中字句已重加校正凡文字不雅馴者不入是編
月讀咸尊惶悚敬慰

主惟儉 擬仲平 河南解符人

與劉潛如紀文書

僕少讀劉孝標廣絕交之論。每怪其說以凶終隙末。季俗卽偷而投。編贈紆古道尚在五等之論。於是爲過矣。及歷觀豐約熟觀初終然後知兩雲之乖未極其反復衝鑿之古僅得其白一獨往之士所以去冠紳之黨卽鹿豕之羣而不欲與世俗之數數也。故畢其愚惟吾子裁焉。聞者吾子不遺。裂腸玉趾一揖下階抗顏登輿。僕爲之愕然。因憶製歲北登僕會隨劍館。非有韓豫章之多病。袁兩令之管輅也。而攜付去信。獨成其高。是吾子信嘵嘵於僕矣。僕寧無一言以相適乎。子昔在陽城行李之往來無歲無之。慰藉懇側。筐篚重沓。豈遂乏藜藿之美。飲鴆獨之液。而需故人之惠也者。交自爾也。而不腆之私輒棄斥去不亦過乎。比見實過語。以吾子客歲臥病。僕不之存。嗣有書疏。僕不之答。蓋有慙焉。吾子誤矣。無論顏餐之嫌。義宜自疎。而子地當清簡。官惟枯澁。淪落如僕。通書何言平生孤操。其誰諒之。主病苦侵尋人所時有。而交卽多情。勢難奔問。彼徐孺子之黎錫過臨。范

雲夢集

八卷之人

五 續古堂二刻

巨卿之白馬。案至此等情事古有幾人。吾子之病尚未逮此。而子之責。僕又有以詰子矣。夫羈旅之苦。必不係于園扉寒暑之疹。必不痛于死亡也。先富平

非子所希之好。而年譜之爲乎。往者則倏爾虛搖。感宸聽。纓騎從天阻。越無地。泰晉審通。匹馬匪過。吾子曾具數行之書。遣五尺之信。否乎。非獨此也。重蘭入都。委頓抵獄。榜掠慘膚。桁楊施體。蒙館不克。變氣相爭。當此之時。韓長孺之太冷。益之以潮江文通之流。盡繼之以血。吾子曾具數行之書。遣五尺之信。否乎。非獨此也。天未悔禍。濫焉捐館。矣。賜政酷。屍蟲欲流。黃職方與子之年譜略同。而乏其故交。何戶部與子之研席有異。而又非周底。旬旬請救。且夕恒當。狸首具美。蜚炭有騰。藉幹送往。溢于具爾。陽城非僻。豈具陶吾子。曾具數行之書。遣五尺之信。否乎。非獨此也。靈輻就道。故國是歸。丹旌素旆。大急渡其雲陰。葛蒲擲車行道。紛其雨泣。棲魂南郭。途未半舍。子於此時以計事再過里矣。鬼而有靈。將日食。口庶撫我。子吾子曾不肯枉咫尺之路。爭憐抱之孤子於交情。

雲夢集

八卷之人

六 續古堂二刻

江蘇興作
之勞至此
則五已矣
無美

君子解解
在詩第一
言地也

其謂之何。倘先當平據當路之術。還繼安之威。印道
途修阻。子必不爾。而於此步之開。斷於一有。爾續之
際。過焉分明。孝標立論。置之何等。而以區區之疾。責
望于我。何輕重之不倫也。且昔已於伯起之清。而若
人于仲父之損益。彼之所不受矣。呼嗟。澹如於斯。絕
矣。浮沉異路。水離隔矣。餘暑未已。兼之積病。橫臆。爲
書不復求文。謹白。

張民表 法蘭武仲武臣林宗中平人

與甥朱敬之

藏子集

入卷之二

一 觀古堂二則

嘗讀禮至寡婦之子。非有見焉。不與爲友。心疑寡婦
子何罪。而輕絕之。若是已。而淺思孤無。故則易敗。聖
賢爲危言。提汲之耳。甥不幸而孤。宜有以自見。毋令
人憤之。不與友也。

侯恪 若枚水卷河南商丘人

與彭君宣

攻詩務適風雅。爲文當法秦漢。今人不觀江海而美
李漢。不見華岱而誇秦石。不愛秦松漢柏而取嶠嶺。
其益中物。可謂有心眼者否。

不分卷

示兒
勿爭不可得。勿抗不可久。
王鐸 望嵩河南孟津人

與周減丞

歲月漸深。不貽爲憾。辱承華訊。愧感集懷。向者敵愾
分冰。大有高秀之氣。軼於塵表。風雅一道。今歸櫟下
矣。無由面覩。渴思。如。

又

僕酒人也。花時多取同知。已披觀古圖書。漢篆。崩管

藏弄集

入卷之二

一 觀古堂二則

快吟看核錯。至酒一再行。醉矣白眼望蒼昊。備備然
有出塵想。不知古人一石後。與此何若。

又

甚老矣。晤對清陰。浣花埽葉。亦可樂也。固思促促金
華中。不當爲之一嘆乎。

又

余昔酒後。拈力一絕。如作山水。墨氣淋漓。過風生詩。款
從無意中。輒得咤叱。聞家。亦固。其命爲勉。作數字。
不異枯魚之索矣。如何如何。

又

牛首白雲梯。松音鳥語江聲。雲影登高望。頗無塵事相擾。此地書畫相宜。選地莫此名耳。

與華鴻圖

義于浣花。蒼見國華先生詩書。皆古今意。非薄狹時流。爲之起敬。今相聚于公園。舉尊暢飲。甚愜懷抱。時稱華義。餐竹陰。清拂輕風。徐至好鳥。無聲良晤。如此不爲識之。他日相聚。思此景況。知非夢境矣。

與張玉滿

義華集

卷之人

九龍古堂二刻

律呂精微。皆協元聲。冥合鬼神。格感上下。匪曰細故。衆人以歌喉從事。不制性情。此所以白盡梨園頭食。而不知其味耳。年翁平章焉。

來雲構

匠先居河南蘭陽人

寄蔣老師

西出井陘。惟有萬舍荒山。千徑破地來。與馬首相尋。遵汾逾霍。馬忘車煩。間有吟興。操人亦爲街鼓驛。析消盡東達洛。反入荒曉。空室雲烟小。堪遲人勞。薪之土于此。荷脫帽一笑。

與吳隆煊

前日聽飲畢。竟東西俱帝。誰肯作扶餘仲堅。發弱龍翔鳳翥。伯仲右軍。卽與我十石火齊。不易也。

彭而述 子發 居河南南陽人

荅王大愚

自君家文安公歿後。茫茫海內。而速遂無一知已。類店縱酒。生意都盡。除夕之夜。接洛下來書。令人歎文安不死。虞仲翔有言。天下有一人知已。可以不恨。不謂北海亦復知世間有劉儔耶。大愚集兄矣。大家有

義華集

卷之人

九龍古堂二刻

才如海暢所欲言。讀賦騷樂府古體近體諸詩。雄古奇奧。奔放幽遠。逾駕漢魏。近逼三唐。尖側廉纖。一毫不以犯其華端。獨成峭峻之響。四海雖廣。指不多屈也。傳奇如武帝帳中見美人。能令死者復生。又如楊廣上已遊西苑。杜寶撰水飾圖。經人物自動。婉若爭逐。自能成音。徐渭虛構。拜下風。桐城劉溪條子。直楚俗耳。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然改否。曠前兄輩自弘農來。爲言大愚瑋瑰。拓落酷似文安公。令人無復優孟果不誣哉。何時跨馬東周。一如河朔故事。不陳思。

奪。郭。生。之。席。則。此。髻。之。遇。太。原。謹。避。之。耳。一。詩。情。函。不。盡。觀。續。

馬筠初 鳳皇河南盧氏人思恩太守

與施偉長

咸。歡。以。南。盤。毒。昏。霍。飛。鳶。鳥。也。貼。貼。墮。水。人。壽。幾。何。金。石。非。末。中。州。甜。晏。佳。瓜。行。足。怡。性。戀。戀。鷄。肋。誠。恐。寶。圭。丹。砂。不。駐。顏。矣。

陳希稷 簡老河南夏邑人 縣南草堂集

與郭靜涵

歲季集

人來之入

主 韓古三

投。跡。僧。寮。遂。踰。淡。旬。靜。夜。一。燈。心。神。俱。豁。性。靈。之。際。覺。稍。有。進。蓋。因。思。人。生。貴。聞。道。耳。使。子。不。幸。早。歲。得。時。而。駕。則。用。世。事。業。亦。可。想。像。不。幾。終。身。不。知。有。此。一。段。進。境。乎。祇。獨。有。心。雖。去。日。苦。多。然。自。此。十。年。閉。戶。或。尚。可。收。桑。榆。之。效。時。光。電。掣。今。遂。四。十。歲。人。惜。陰。而。往。真。無。容。一。息。自。恕。甥。雖。云。年。力。方。富。然。五。十。歲。亦。在。轉。瞬。間。高。堂。衰。母。尚。時。勞。筋。力。甥。賦。性。爽。豁。心。手。明。敏。倫。物。之。際。亦。時。見。至。礼。而。口。絕。難。黃。不。輕。論。過。失。卽。此。便。可。入。道。但。學。力。未。深。操。作。不。常。釋。卷。

三

三。日。便。爾。浮。躁。之。色。盈。于。面。目。似。志。氣。猶。未。靜。者。鏡。其。力。以。持。又。靜。其。神。以。養。心。循。大。研。精。當。有。一。得。是。在。甥。自。屈。勉。焉。此。友。朋。勸。導。所。不。能。益。師。長。呵。護。所。不。能。董。也。一。生。成。就。只。在。此。一。二。年。間。故。爲。此。妮。妮。之。論。以。相。告。語。簡。能。三。復。尋。繹。則。言。豈。在。多。

與友

夏。滬。彭。君。宣。曾。見。一。老。姓。家。稜。一。敗。軸。有。學。吃。虧。三。大。字。是。顧。文。康。公。筆。近。聞。郝。敏。公。少。宰。令。曾。祖。智。港。

歲季集

人來之入

主 韓古三

先。生。嘗。揭。此。三。字。示。人。鄉。人。卽。以。學。吃。虧。先。生。稱。之。替。宗。之。祀。亦。卽。書。此。三。字。于。木。主。之。後。嗟。夫。居。官。居。鄉。恒。能。持。此。三。字。符。天。下。無。難。處。之。事。無。難。處。之。人。矣。智。巷。公。一。傳。爲。大。令。銘。燕。公。再。傳。爲。少。司。農。君。萬。公。三。傳。爲。今。少。宰。敏。公。公。子。姓。皆。能。以。文。行。著。却。從。學。吃。虧。三。字。培。植。得。來。虧。不。可。不。吃。吃。虧。不。可。不。學。如。此。

示脩文大士

果。惟。杞。杞。秋。而。萌。冬。而。花。春。而。于。及。夏。而。熟。某。惟。苦。

卷之五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葉生於秋更冬歷春至夏乃成五穀惟北方之麥種
下冬歷春夏始種今人中備四時之氣者吾不知凡
幾予所見皆粵中一歲三熟之稻耳予嘗言失志之
士得秋冬氣多者其人必能下身無失得志之士得
春夏之氣多者其人必能於物有濟世草印不能因
時之氣俱備若能由失志以至得志毋令四時之氣
少失其位焉斯得矣

與婿王荆良

學人無事不蘇矣東西相向西坐名曰蘇坐主尊客

卷之五

五十五

上客固辭者再久之曰求蘇坐此語大可噉三十年
前無是也坐而蘇矣語言舉動安得不蘇若使賓客
端端正正南向主人端端正正北向觀瞻既正禮儀
自肅畢竟也還說幾句正經話做幾件正經事吾與
偕家淪濁水來作吳氓當時時戒子弟勿學蘇意便
是治家一半好消息此風略一傳染便不可醫治慎
之慎之又

又

老夫生長于汴至今不能改汴音有以餅僮啜老夫

卷之五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者老夫不耻也以老夫所見雪苑沈氏東萊姜氏上
自主人下迫僮僕無不婉轉其舌造作吳音彼方自
矜其訥老夫耳之如六月痞子驚滿身千萬刺抓搔
不得

與賈從南

每臨陳旻昭時時有絕妙語足解人頤今日旻昭語
予曰某巷中一典夫無人不舉獨生平不肯任婦人
有呼為婦與者輒拂然曰吾此肩豈肩婦人者人
笑之而與人終身不改乃知人荷能孤行已意雖貧
而典僮廬而乞巧亦豪傑不得今之肩天下事者亦
只是男婦不簡釋耳甚至備有欲肩婦人者甚至求
肩婦人不可得求其近婦人而肩之者嗚呼典僮不
若矣吾與兄冷眼觀之

卷之五

五十五

示侄婿馬伯宗

吾往往見貪吏之子孫甚盛廉吏之子孫却受貧賤
心甚疑之既而思夫人既已各之口貪吏矣及其身
人人唾罵之千百世而後人人亦從而唾罵之彼既
身受此報天亦恕之矣故不甚責備其子孫夫人既

孝廉之
子孫
出而後已
身人可
子孫何
初于此

孝廉之
子孫
出而後已
身人可
子孫何
初于此

爲廉吏矣及其身人人歌頌之千百世而後人人又
從而歌頌之彼既身享其福天亦已報之矣故不其
照管其子孫至于世俗之論曰貪吏寬廉吏刻故子
孫食報遂異吾不謂然吾未見其能廉而行事反刻
者刻亦是不廉之一端人第誤認不受賄爲廉耳不
受賄雖是廉之一端豈便足以盡廉今舉于鄉者曰
孝廉若知世俗之論則孝廉尚未仕何賄可却而美
之曰廉耶故知廉之一字所包其底今之廉吏皆貪
子廉之名者貪于求廉其人已食廉之閒矣夫天
下之真廉吏未有不寬者刻則畢竟不廉君已出爲
民牧宜以子言日三思之

示長孫

吾往往見咬指甲人必令甲上無一毫餘地甚至血
出而後已其人非貧即天不則必刻及子孫蓋自己
身上物事尚一些吝留他不得則其生平事事求盡
于人可知矣事事求盡于人而欲求富貴壽考慶及
子孫何可得哉

又

有精神人短命只是欠厚重厚重人短命只是欠精
神精神是天賦的厚重是學得來的孫勉之

又

雷之擊人有誤乎先儒言雷從起處起偶然當其起
處豈不是誤然偶然偏當其起處或有些緣故在

示侄

升不受斗言拘于量也寬竟升子還受得一升天下
儘有一合容不的東西

示兒

爾位一方之長尚欲從習者算命耶我所不解位一
方之長何善不可爲何惡不可作此命日各尚能算
耶我嘗言中進士後便當主却八字五星謹與窮而
不遇無力爲善無力爲惡者算

又

乘醉乘興往往失言既而悔之悔而百計挽回之究
竟費盡氣力豈是挽回得來的何不丁乘醉乘興高
談闊論時略謹慎些子

與泉弟

人賞收閉之年而猶務名開發大不祥也。少年人無一點少年氣。春行秋令也。尚且不可。老年人無一點老年氣。冬行春令也。危哉危哉。

阮漢聞太冲河南尉氏縣台都人

與歙賢洪舉岐

僕素倍賢然王道霸道固習聞矣。夫王醇而霸駁王緩而霸捷也。獨不曰補泄兼乎。補印王泄印霸矣。東和平徐虛印王薦猛厲急攻印霸矣。或先培後劫武先劫後培印王而霸霸而王矣。東垣似王未嘗廢霸

入卷之人

胡莊中原河間似霸竟亦歸王。矧在四裔故真王即霸真霸即王。今賢所謂王實全無干涉之參。卒所稱霸乃立見狙資之輩。葛若之何。互反唇也。彼初不識其真。是以相習而外。頃談學術事功。何以異此。足下所著書固非使人問方而後病也。雖然。靈心消息一準于人之天。而天竟難憑矣。試觀今茲運氣與軒岐時同耶。否耶。冬而春而冬燥而溫溫而燥陰陽相易五行何由乘權以變化耶。按支干以定位日今歲某一行爲君。粵稽厥候。他一行時勝而策其旺然

則定位者若時勝者君乎。又況其人於歲候外另字毒淫乎。而藥性陰陽明暗向背一一與天人應。然芒合乎。僕嘗謂天必不盡八尺表表外感通則二

三王第辨義農之製弊。賢必不離方寸七七中解。則名家歷代但似尼泗之關尹參岐勉旃幸思一注

嘉蟲遂運三十年仙籍

劉體仁公載報川衛人

與友

千金而不顧者決不是咬菜根人。坐懷不亂者不是枯木寒巖人。子嘗持此論而不學者未之信也

讀文山旅懷知之。倘猶不知定不解執刃前抱者爲真知矣

唐堂叔升江西金谿人河南祥符縣武解元

與高蔚生

舊聞三原來陽伯近見徐州萬年少孝廉自詩文書之外琴棋劍器百工技藝細而女紅刺繡擗而革工縫紉無不通曉。此是何種慧性哉。第十指雖具乃如懸槌

閩派魯 曹父伯宗 馮姓 河南 祥符人 深水令

莫高康生

何元期云文衡山先生在翰林大爲姚明山揚方城所警時昌言於衆曰我衙門不是書院乃容書匠處此二人只合中狀元耳更無餘事衡山之名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更有道着姚泳楊惟聰者耶錢虞山先生云王雅宜名寵字履吉以處士終其兄守字履約以進士撫治郎陽而履吉已前死死後數十年履吉猶滿天下而人之猶知有履約者以其有履吉爲之

弟也由此言之科名莫足重也

周 折 百安江西撫州府河南祥符人

與鏡老

鏡老足下僕讀足下詩竊有愛焉唐以後未嘗以詩取士士之爲是者自達其性情耳性不樂是即置不爲未嘗有人督之使必爲也自僕有知識時見前修能爲詩者數十年間一二二人而已千百里之遙一二二人而已然而能者則必傳不能者安於不傳而不爲爲其可傳二十年來則人競爲詩工爲制舉業者必

卷

莫高康生

兼爲詩即上不以取士又無人督之使必爲而七若非此無所容於世者春風馬上之氣既不以易五七字之榮即致身通顯者他皆不屑與絳灌伍獨一列姓名於詩刻中與寒士雜錯其間則所然喜通須康是風雅之盛莫過於近今宜有可傳者矣而卒無可傳者僕知其故矣僕嘗見富貴人與其子弟之爲詩也風雅既未嘗接目唐人姓字亦未記三數稍知聲律驟而號于世曰今之工爲詩者莫于若而二

如此也。足下家徒壁立。甚工詩。而世之鑄詩者。未嘗稱足下一字。勿論人。不欲傳。卽傳亦必目大人先生之姓字。而後可傳。今足下之詩。不見載于富貴人。與其子若弟幸矣。欲與富貴人。與其子若弟。要有聲稱于世。豈不難哉。嗟夫。以足下之才。豈不能致身通顯。使寒賤之士。借其一字一句。以爲榮。而爲此舉。寂能存數卷之詩。與迂闊無當如僕者。較而藏之。曾不若竊食賤士之所爲者。曠有聲稱于世。亦何益哉。漢史公言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無聊語耳。僕未見名山之言。

枕上肉耳而惡夢昔勝之閉目之恐甚于開目古
人欲買夢近日盧德水欲選好夢做僕既無夢可選
無錢可買而念室中凡所與俱者正未必有佳夢可

此詩不
得此意

以此此連身不能貼席但危坐求無夢足矣足下爲
我得佳夢來爲我慶此意可感也輒成一詩以謝可
得遇夢寐便欲望生還足下讀此當有潸然泣數行
下者以此當買夢錢足下折閱矣

與某

足下所註杜詩約本一味求切求實不事鈎深索隱
每見舉人著書者輒曰似郭註莊盲人緣此遂爲
異作者對運若足下此註不運因世人不見杜老真
意直以杜還杜耳但約本之名不甚愜胃意欲更

與老之

之曰杜還老杜被學者縛制殆盡又被註者摘索無
還不得不還還路過之無何有之鄉直遇足下始
得蘇生還偶然遂也如論自來詩文書皆直當以筆
還筆墨還墨而註古人者更當以古人還古人得一
還字杜詩從此無事矣僕昨謂朱振公使君安得聚
半歲艱開此君子浚山老屋中俾早成此書使杜老
直從巴城穿巫峽使我輩從羌村陸人後早作牆頭
觀耶振公亦爲失笑

與陳龍季

此詩不
得此意

僕在閩人載已絕生出仙霞之望何意今日遂成歸
客諸同人厥別洪塘者百餘人中獨缺足下詢開仲
知足下欲恙不能出郭足下卽恙度別僕尤當扶掖
至足下其有難于臨岐者乎開仲爲予言足下無所
獨惟嵩山一編是足下數年來止酒罷劍性命以之
者令僕序僕急納之袖中布帆已掛離索倍增晚
推岸殘月滿林鳥獸悲鳴江聲輕豁衆客既去獨存
足下此篇就燈讀之覺懸意筑音淒然滿耳益深懷
并州之感足下其善于別僕者乎不然何衆客既去

與某

足下乃獨依依逐僕也急索筆爲一序以報足下記
僕入閩行館未定卽爲詩以哭尊公大江先生出蜀
而復爲足下序八載矣方始終爲潁川父子耳放筆
黯然惟足下有以教之

與方與三

既書拙作奉祝復取與足下舊詩錄于文後弟爲君
家所賦諸詩甚夥頗有散逸者亦有稿存而不欲盡
書者其不欲盡書之意以君家一門父子兄弟畧出
長技與標下生一人角人賦一詩便已盈帙弟卽聚

卷之二
有木溪山
之奇

精力以當之終是孤軍疲於奔命稍存不盡使世之
視龍取標下詩者謂標下未必旗靡輒亂但全師未
盡出耳古人非十萬不可弟錄其半選其半以前鋒
小隊示不欲戰之意若背危之勁尚隱隱在紙背也
幸一笑置之

與高康生

足下素不敢涉江今乃渡河勇真可習哉近青即縣
邑穆陵關在其南聲音之近得毋動故鄉思乎黃沙
白草冷月酸風雖不宜江以南客未必無小益幸於
歲幸集 卷之二 人 三 觀古堂三刻

答高念東

兩過珂里俱以急行不得作竟夕之飲俗吏紛紜自
覺可憎然酒清且旨欲飲便飲談野而曠欲吐便吐
雖半駒乎猶勝彼低頭深指作帶飲酒禮者千日萬
日也別去爲微門士留邑山書舍出栢廳醉我遂而
達旦醉中爲賦栢廳歌字如凡句如野醒後取觀不
識爲何人作啞然一笑即復擲去外稿即存亦不堪
使先生見也文壇穢雜弟鑒于千于文妖文勳之說

思以一過正之去取無當所見又不廣以忠難後此
與遂闌刻雖四五百葉目亦未編片亦未成有首無
尾弟之著述大抵如是耳幸先生教之不一
周亮節 諸公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
醉耕空集

與高康生

前輩一言一事皆須小心體認心地畧畧明白再開
口不遲昔人云一担黃連都吃了方可說甜話今人
皆是吃甘草湯便開口者
周在延 津客河南祥符人
歲幸集 卷之二 人 三 觀古堂三刻

謝許子韶書鵲

天地中間造物有萬乎邊眼底何不可盡乃先生必
渡入化窟搜括盡情擇此雄俊方充君眼使我幾展
尺幅便如生鵲當面直掠過來不得不作燕雀之避
神矣哉先生技至此乎

一
回
不
獨
已

歲幸集卷之八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蘇弄集卷之九

周在果園書

豫儀

周在淺雪客

鈔

王錫爵 荆石江南太倉人

周在延津客

與趙定宇

凡事遇發舒處慎毋忘霜降木落時什九在心什一在口則豪傑而聖賢矣

龔鼎孳 再見

寄廣陵宗定九

友人人都持示瑤華兼拜芳詠捧覽珍重如挹清輝美人貽我青玉案不持請停雲而郵騎託梁月以縹緲也京雒風塵懷抱爲之不佳珠琅妙麗屬和未遑出山泉渴此亦其一班矣草堂無恙新柳依然綠酒朱絃嘯歌自適獨南園榜花姓字自陳士振外吾輩知名之彥間其無人吾兄曠世逸才不重登之承明著作之盛而淪落茲野峨眉未娥使子虛凌雲遂爲千古僊遊真令人扼腕于文上之數奇耳益砥于秋

伶張赤幘願勿過爲鬱鬱也弟經年索米境况蕭條無曼倩龍蛇之才而負潛康禽鹿之性懷丙客薄露之志而兼子雲守拙之癖近雖漸爲世急然韻不諧俗終當決策長林耳

方拱乾 肅之坦庵江南桐城人

與田雪龕

生平未寫照今年遇錢塘數葭渭稱當今寫照第一手必欲爲老夫寫寫竟葭渭曰肖諸人同曰肖老夫觀鏡亦曰肖因其盤礴凝注渾灑疾徐而悠然覺此處得什五於有意屬筆時得什七於偶一觸目焉而其相貌於胸中者得什九此言易解也又言曰觀本圖而以方寫之貌本長而以短寫之寫者方短而肖者圓長此言難解也老夫曰是所謂神也詩文訣也千古善寫照之文人莫司馬遷若試讀其世家則傳開口一二語便令其人終身瞭然及逐節逐句境絕峰生處轉令人茫然而終歸於瞭然是神在筆先在文字外也若夫詩之爲道則猶之自寫照矣自寫照

而假他人鬚眉乎他人鬚眉卽佳自肯受乎肯有論
史記者云每於人處處關略處極力描寫要知流處
關略處人之餘也餘者神所寄也所謂筆先筆內外
也所謂以動寫靜以方短寫圓長之說也然則作詩
文者獨舉餘乎餘應可以出全不可以攝全也全之
神注借餘以出之譬如寫照之必不能含類眉類類
以爲神而但曰類眉類類不足以爲神也文之有詞
藻詩之有格律鬚眉類類也日如何爲漢如何爲唐
珠聯大家如何爲六朝漢魏如何爲初盛中晚唐類
眉類類之妍媸老少也不能貌者當學貌而肯不肯
置勿問不義今詩文誦丹青下耶調下於詩文深日
與設漏周旋敢以此相質

與李子發

山庵連牀縱談詩文甚暢子欲舍詩而專心於古文
詞意良善辨論往昔近代自宋景濂而下皆置詞題
衡量亦當然老夫生平不敢輕言古文詞者嫌嫌未
向世人道今與子細論之夫古文詞何昉乎原本六
經尚矣下此而祖禰左國步趨班馬亦人人言之然

馬鑿其形貌處其精神曾不如入大家之能暢所欲言歷下之授異已者以口實

馬鑿其形貌處其精神曾不如入大家之能暢所欲言歷下之授異已者以口實

馬鑿其形貌處其精神曾不如入大家之能暢所欲言歷下之授異已者以口實

馬鑿其形貌處其精神曾不如入大家之能暢所欲言歷下之授異已者以口實

則就左國班馬論而國不如左班不如馬亦未易低
昂也又下此而舉趨入大家以爲凌班馬而略左國
殊不知入大家之於古文詞猶之詩家元白於漢魏
盛唐也六朝駢麗令文體靡極昌黎一起而洗之所
以有文起八代之稱究竟昌黎豈振左漢離班馬而
一味以冗長敷衍之句爲佳乎卽入大家中其門庭
各別柳與韓異三蘇父子兄弟亦異老蘇之縱橫搶
放純乎國語戰國策何嘗與七大家同乎此古文詞
之必以左國班馬爲宗不易之論也然假左國假班
馬鑿其形貌處其精神曾不如入大家之能暢所欲言
歷下之授異已者以口實曠茲故而轉爲入大家
殿矣老夫所以願子之先正體正體者原本六經祖
禰左國步趨班馬也體正矣則在邇作者之意而代
出其精神此其中有爲已爲人二端焉爲已者何論
也說也小而誌記也爲人者何墓誌銘也祝辭哀詞
政績文章之叙與贊也爲已者工拙無論大約卑吐
已意者工欲欺人而遂自欺者拙有所欲言而上下
天地古今以供其指擇成文藻者佳胸一無所主而

勸繁陳言故作拙。人耳目者抽一望之而取。矣若爲人者之工拙又復難言人以贊帛來而我乃以華端寫戈矛當是世間不祥人應來鬼貨勢不能不作過情之譽達心之語情過心遠而尚言文千者夫心就腐鼠而不難污噉古人以悅乞文者之意甘戾聖賢又不足道矣外此而秦嶺又介乎人己之間者也爲國家大是非生平大經濟不得不直撼胸臆以命千秋至若排學誦書之文必欲求勝而不準於理不顧乎成敗則猶之欺人欺己而已是皆不足語

八卷之七

魏古堂二刻

於文者也子曰辭達而已矣善達者莫如江河長江九曲崑崙千折自然波瀾豈一味順衍乎老夫常曰古文詞作者未必其欲傳而文到至處自然可傳若有一欲傳之意作者先病詩則作者必令其可傳而始作若無一欲傳之意作者先病此詩文之同異甚微非細心放眼人不能會子以爲然否

徐九祿 汝康嘉定人
愚飽齋集

與陶述則

子將以取道之說復于矣吳人有適京師者路遇吳

人謂之曰子今乞乞甚勞苦吾有術于此子且瞑目於是爲之施符水誦密語其人但聞木杪風飄不須史張目已至京師矣後在貴人坐貴人遍詢客以江淮之險齊魯之俗諸客亦競酬對其人睨目不能出一言何則亦取捷之患也子謂我甘心學醫目不能出一語之人耶子可以諒我矣

示人

桑獻徵嘗謂子言其家祭先酒飯祿畢祭者卽于祭考旁陳說近時家事以及親友宋事又次及時事旁

八卷之七

魏古堂二刻

立者見其室空呼希頰祖父喃喃不已無不嘆老于聽之而知爲慈孝之家也

徐 緘 伯潤山陰人
歲星堂集

上錢宗伯

先生盛稱宋景濂歸太僕之文緘郡者亦嘗略觀之今因先生之言於南昌人家借得學士集反復覽觀竊以爲唯聖人之文言理則極其精醇卽以文章言之其神妙亦如化工之肖物此六經三史之所以爭光日月也降及後世戰國策太史公爲文章之聖經

之以大道則幸。濂輝闢關。微言大義。惟所宅焉。其講則總統平實。於文章無當焉。豈非周孔之不可階而升。拔泰山者不能復起。北海耶。今景濂乃欲起而兼之。取理於程朱。而拔濂於歐蘇。逕回側然。以爲古之作者莫已若也。不知其不能媲美古人。弊正坐此。今其集具在。凡序事議論宗史漢八家者。皆卓然可觀。而言理之文。白附紫陽明道者。則皆平蕪然燭老生學究。振筆綽然有餘。由此觀之二者之不能合併也。決矣。景濂之不及古人明矣。遂欲舉此爲質的。使後學咸宗焉。誠不能無少減也。

杜濬 于皇茶村湖廣清江人
變雅堂集

與樸園公言黃濟叔所註六書

有久欲自先生者故人黃經濟叔生平嘗論定六書
二十卷自謂頗極苦心嘗以求序於 清澤 觀其書一
亞諸家踳駁附會之陋洵爲許氏功臣今濟叔死而
其嗣子謹愿力固然廢學已久未必能護惜此書 潘
乙酉至東阜徵求得之行復自念亦貧無家之人既
力不能爲付梓以傳又東西遊走萬一放失其稿或

之戲哲思
交情之典

人心血漸減於吾手罪過不小踟躇而止茲惟
叔既嘗幸交門下荷樂園先生恕分不浚而先生又
嘗深賞其篆刻之技贈以奇文以爲直跨文何而上
濟叔在日每酒酣則出以夸其座人謂周先生一代
法眼品題如此誰復能易隻字者語次復及昔日患
難相同一段情事則愀然而泣已而更大笑以爲非
患難不得遇周先生也夫以濟叔平日感先生破格
如此則其死後亦必蒙先生悼惜可知悼惜之效誠

莫若爲傳此書蓋先生聲華位望欲傳則得非若
之有其心而無其力也餘是言之位濟叔有知不以
此望之樸園先生及謹望哉前客竊伏歎先生古道
獨行誼篤死友如向日於林宗太冲兩先生近日於
孟貞于一與治諸者友之遺文皆不計有無表章之
不遺餘力初非待人言之也則今日又何待於言然
猶僅能言則亦爲其所能爲者而已雖蛇足可也况
此書是正經史嘉惠來學較文人別集更爲切用先
生以斯文爲己任蒞在他氏猶孜孜不遺矧濟叔乎

惟先生旦晚留神則濟救生平得附知愛之末爲不
虛而士之刳心述作者亦恃交道以無恐甚盛執
倚裝率削不盡

與蔣前民

韓退之云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驢此言命定無與
人事昨聞之友人有細人謗僕老弟代爲不平謀復
衆辱之此甚不必也僕試舉一事昔于一在時數至
金陵隨身一書護舍館定而謹藏之啓閉皆不令人
親家兄弟與僕咸疑其所藏一日乘其醉無相與
其德則其巾僅有一區卷乃手錄僕詩數百篇爾是
之寄類上第果子所刻爾中顧家兄弟顧僕而嘆云
一之知昔一至於此于一又有一夾袋每赴總會遇
有佳果核則取而納其中他日逢余輒出以相啖知
余所嗜也袋中有方策每聽余劇談中有可采輒書
記之以爲難聞也老弟試思之僕何以得此於于一
哉此皆往因前定有此豈得無彼若謂謗我者爲不
當然則如于一之好我又豈當然者耶可以一笑而
釋矣惟知已如于一歸屬往因不能不感書至此不

覺出涕

盛於斯此公玉郎南陵人
休養道稿

與劉煥於

血性男兒必竟認真一項必不肯泛泛悠悠作一槩
寬皮袋若營營濁濁沒緊沒要終是世界一無看落
人

答某

自恃者害之隨也牛以角而縛馬以蹄而羈虎以爪
牙而死惟鳳則有喙而柔麟則有角而肉龍則法力
毒而能屈伸

與同人論古

毛遂出萬死一生而卒不死李同出萬死一生而卒
不生然其功皆足以存趙後十九人者竟何益于存
亡之數哉碌碌因人真同堂下之狗馬耳

與紀和元

幾堆紅葉一帶寒流料客子羈途不容不登樓悵悵
別吳君一

行鼓棹矣把酒各天風雲在念

中用嘉美中經裕江南吳縣人文定公子

寄哈前額守金赤城公子

尊大人雖年位不副而清名載在人口崆峒高而章
貢深自可無憾第四壁蕭然何以爲寬容計廉吏可
爲而不可爲每於二三寒友念之輒爲廢食

申輝芳
蘇臣江南吳縣人美中先生子

與樸園

昨日先生欲訪徐子能釋芳以子能所居僻遠且病
不能肅客可不往先生必拉釋芳徒步往信心老與

手能握手歸今日先生還好遠矣虞山先生必拉

勞過拂木山莊念子能今年五十有六兩足不能步
履者數年貧病以僧舍爲家所遇近人詩名元氣集
者雖已刻數家竟以貧不能卒業所說唐詩已成集

竟未付梓自著而卷詩亦無能出而問世子能度非

久於人世者先生富爲傳其書並作一傳以傳其人

拂木山莊實名園也一石一木位置楚楚拂木從山

際落遶園而入河皆妙極天然之致絕不似他園以

人力粉飾者莊中只一扁額更無聯句而尤妙不以

圖名想見此老風致不凡今虞山既歸道山此園遂

漸就荒蕪先生既至其地亦宜爲一紀虞山在特亦

未嘗令人紀或有待於先生也釋芳得附名於傳紀

中庶不負兩日從先生杖履

王才來
古直庭一浙江錢塘人

與林鐵崖先生

清河君將歸吳門前携去二卷幸付小件并乞爲製

小序一首爲清河君增重以復有題贈詩將付梓也

美入如名花惟特培養然培養之方不一或爲灌溉

或爲疏剔灌溉之與疏剔材格相什伯也人但尊灌

澆而薄疏剔不知壅腫拳奇之疾卽爲灌溉所致世

多皮相者能又誰爲肉食者談可鄙哉知先生向有

疏剔之任故敢以此相煩也

與葉元禮

徐仲光曰吾儕如鳥中子現自是慈種則昨夜之痛

飲悲歌正月上三更時也楊椒山喜鵲而惡鴿曰鴿

報喜近於談鴿報凶近於忠則我輩之涕聲是亦字

字是血又何必盡人生憎哉嗟乎催花雪藕固易近

人大抵入巾幗性情者居多霜寒風厲何日得陽春
氣候雖不欲爲子規不可得也

高 光 雲 峯 福 建 興 官 人

與汪舟次

唐詩正音唐詩品彙固當置案頭然詩歸亦不必定
在焚藁之列伯敬詩集無一篇佳者而論詩頗有
處鳥不能琴而能聽琴魚不能歌而能聽歌况賢智
之士乎但易牙知味不必山珍海錯師曠審音無事
仙樂梵曲伯敬取譏獨在好異耳至如唐詩選正音

芝約與品彙之博三書自須持一參看爲妙李選頗

遜如任公于一釣而連六鰲伯樂一顧而空冀北森
華要是高手毒眼高選則如周時勸農之官遇豐年
而觀美稼于萬頃之田也美利於是爲至廣矣諸家
優劣垂老始辨足下以爲然否

孫枝蔚 再見

與弟實夫

弟書屢到奈何說貧不止耶謀貧策如甚窮國用急
着則當效諸葛之治蜀用緩着則當效孟子之策廉

熟思見言貧不足憂也然如瓶甕措辦入口之法

萬萬使人學不得正如李廣將二平泉深入時無論
勝敗要不失爲戰將然亦可爲太息矣言本自悼而
若自譽弟聞之將笑我乎抑愧我乎

張明兩 公亮琴牧江南金壇人

上孔玉橫座師書

某 作令嶺南病短甚多殊非所任往者見老師嘗語
人曰如公亮者詎可作令雖老師之偏愛門生然門
生此時猶未知師言之審也今看吏二渠乃知老師

芝約與品彙之博三書自須持一參看爲妙李選頗

之知門生勝門生之自知也門生有病短非所任者
五一日天性癖直好憎易豪曲意矯情詭非所能二
曰骨體不媚易於忤人腰如磐石非其所耐三
曰繁文碎儀皆所厭略即候安之札通知之賸匪徒
不先亦且莫後四曰好邱其下而不急其上無勢者
方幅爾答有勢者夫不聽其凌駕即撼山觸柱不顧
頭項五曰性厭煩雜如畏地灼每聽鞭笞如急拍詠
詰若聚蚊卽爲搔心動肺或吟未就而朱墨交文不
成而胥吏集亦似墜身水天而入熾炭有此五病而

無一美有此五短而無一長其得縮銅草經歲亦已過幸兼嶺南風吉與齊魯吳越相遠某既不肯倩一竿牘邀一齒牙又生來不識錢錢銖兩之數全錢美惡之差微情塗糞紆俗徑無能巧取金岸翠羽之珍銀瓶八尺珊瑚半尋以供事其上凡他人之假藉皆虛聲爲耳目耳豈有結心繫腸之是務其伎者則已置毒不死詭言有刀圭之贈矣上猜下撓思并轡度橫作丹徒之布衣者無月不二三發亦無月不止嗟呼某止則止耳生來無壻壻於胸中游之則不可

卷之九

古生二

事去則心空若夫指與爲水火者雖強爲笑語焉知其中心似我遂不快彈懷石議人之後哉既無結心繫腸之當辭又所與低語皆饒材美智范高藉深之人不可窮其壻此某所以上不望登雲霞之肆涉通要之泮次亦不望如長離之朱草蒼梧之八柱堅其根抵於崇州之野惟日夕膏車脂楫以待放逐願從我老師以躋三茅九子之游也夫目不生於面而生於足則咫尺無所擬星不經於天而在屋雷之上則巷陌不難爲吾師居四方之衆集其地如浮山人

踏之則大地俱動故某向以布衣韓滿城內若嶺南則人之足下而屋之霑上也雖有能雲負日之氣甘霜受露之心辟之目不處而星不處天亦誰爲見之誰爲傳之也哉某倘不肩陳之我老師之前更向何人一盡其積鬱乎

答徐勿齋數史

門下獎借過甚以弟爲江鮑李杜合爲一人殊非弟所安弟所長者惟是視世事若有若無若失若沒達幾靜神適之餘輒能信賴直書不加覆點無增飾於胸中有瀾洞于紙上相足當蟲鳥之鳴聊自快耳

遂敢餘于當代拍袂古人哉

與黃石齋文錢菴兩先生

自亥子秋春獲游兩先生龍坡已渝安泰亦近雲門菴蔬下質暫親瑣樹自謂生逢叔度目識文似蕭明天發日之香飲吉雲青玄之露便當遊此前途深遠若良馬見影而即飛霜鷹下構而輒中不意隆天重地縮澤收膏神靈其骨鬼吏其額柱長萎於搜香之日玉恒沒于訪壻之年迷伎郭隗陳臺空悲白骨

唐庚年時
加地通門
事部

劉有疎室
少氣游地
行思問不
六朝集

後古歌
其心曲

王舊里徙望黃金兼以卯成之忤旦霜炎之凍炙也
帶寒烟裹食冷露微噴未聞而腸枯寸寸禽聲幾過
而淚迸雙雙日吟趙壹之歌淺下張升之勸至於雲
徑時瞻星臺莫涉蹤影良難接空通境如先生堂
而變變霜迴天隔地絕辟叩無時負墳莫聽嗟嗟先
生某寧匪人能不悲哉憶昔時兩先生常舉年陟講
顧謂某曰良工不割必有流血以相明者夫請而得
財貞士不屑謁而得爵志人不為然自有什日以還
方寸之表無以量專車之歷一日之羅豈能盡痛不
之謂是以婢僕之詩期取信於公卿才子之稱或復
聲於宮禁日五色之賦揚於陵補案於李程阿房宮
之篇吳武陵預呈于崔嵬揚之者無其罪當之者亦
無所憾止留聲各一途用壯文士之色乃今者某屢
際而屢失之而我先生輩泣血相明之志徒焚風流
莫成氣類君坐之許不驗我輩之實無後又何容復
推斯莊之教齒何武之蹟哉先生輩猶踐淵海冠負
日月無趾者借為車乘涉遙者待為津梁淵雲數萬
並入宮牆寒達一夫何當免雁然某聞南方大荒有

八卷之九

續結卷二

樹焉其名曰担稼樞以東西南北枝數張自輔其華
不肖願竊備大樹之鐵枝以觀三千九千年之花真
即當步辦壯征脫屣函席服動終身惟勿以失眼自
悔也

與金治王

一第一官於七尺甚輕然士當落拓時或授名賢之
顧或蒙大恩剪拂天若不以一第一官了之必無以
盡具服人之服而快有心人之心世將謂此輩窮士
可聽其自生自死自寒自熱而終不肯回其牛背落
其一毛故韓淮陰何能必封侯不封侯則漂母之德
不傳郭汾陽何能必拜相不拜相則李白之知亦沒
故窮士所以頽挫折而終至青雲此非必一入侍
誦之常或亦具服有心人之神靈所變化也
與人
東坡曰無事此靜坐一日當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
百四十此語有本南唐徐知諤嘗曰人老七十為修
吾生王季鴛極歡樂一日可當人二日年三十五其
死乎至期果卒夫無事靜坐則一日可當兩日之長

八卷之九

續結卷二

窮極歡樂則兩日翻成一日之促是則吾意能造長
造短不在司命也

與盛雲飛

君疑乃公亦能得良士耶此如人掩目而射白黑將
或中之原非目力之所取也又如鼎食木葉偶近一
字君謂蟲真能識字過矣

與某

漢取吏但曰廉平今改爲廉能只一能字毒了多少
百姓

與弟

僥倖一第本屬遲暮雖在花前亦有霜氣

蔣鳴玉楚珍中元江南金甌人

與辛孝廉賓斯

兩君能用材矣要知古人今人之說自已不曾說得
幾句則我性忘之也忘我事人故非經史不爲功若
自已胸襟流出其物必浮其色必嫩其味必偽其出
手必輕其著眼必醒其游思必從未有至有其得句
動人如哀絃之移亢志而急鼓之震發聲也音難木

而無亞顏質雖古而無黝光益有性則有情有情則
有文此皆生於我者我深思即得之耳架虛行危分
局割目目前尤所宜究心者也

蔣超成江南金甌人

答揚州司李王阮事

牌一接待碧海仙人曉承朝敬一指顧間言清言遠
所謂遲遲難意嘗陟銀城丹砂生平慶快得未曾有
伏讀僥倖清江陸游神理奔會治走尤所慕者在案
牘而接蓬瀛因山川而悲民物才人家後轉關念

與弟

與弟楚珍中元江南金甌人
僥倖一第本屬遲暮雖在花前亦有霜氣
蔣鳴玉楚珍中元江南金甌人

京口有僧受飽讀書如摩牛咬豆獨不善風雅乃欲
繪天書曰爲公家論序三都求宜明之術於石女之
門不亦異乎附笑不一

與人

呂純陽亂世云世人欲見吾真不如行吾道不行吾

道。卽日從吾遊。何益。此語可印心宗。方悟仙真之在劫濁有若開雲。野鶴。見不常惟。精思學道者始真。有一遇否則卽哥。遊塵。壞止如涼雪。滲入紅爐。所云真認仙人手中扇也。

與乙青實先

昨舍弟已行。僕自此釋東顧之慮。曉來上滿院亭。坐雲衣閣。見濤白山青。霜委蒼冷。無我家舊物。復隱卽十年。魂夢矣。開道在壯齡。清悟苦不早。念同人當此。必有觸緒。惘然不肯棲遲。僱仰者。昔是雲興文殊。願

龍華寺

卷之五

三

利曰。何不入門來。答曰。我不曾在門外。何爲教我。入門來。諸同人于讀書學道。勿分內外二見。如庸山佛。乘法師。所謂不提時。讀不讀。時提世間聲色貨利。非必如猛獸。爪牙直是長空。雁影耳。要須以弘道心。落種種智虛。以擴之。動以入之一切。循習。皆見天。則斯文章。經濟無往。墮庸人坑谷矣。昔嵇中散采藥遇仙。既別。聞嶺牛有鸞鶴。鳴聲如是。何人。僕與諸君。勤動探道。亦希如中散之一遇耳。若以仙人難遇。徒效世俗。結香火緣。得毋爲然者所軒渠耶。罕譬之言。想大

雅宏達者當悟之于文外也。

與郭幼履

昔蔡江門先生嘗云。神仙拔宅。後應悔不令人。閱烟火。幼履三十年名宿。播柱世。衆師友零落。年踰五十。茅一區。將母其中。吟詩送老。無亦悔向來不飽食。爲庸人也。然今幼履不數奇。則詩文之道亦不大昌于世。生平孝友。因數奇。骨益堅。福益厚。子視母。嬰弟扶兄。醉融融怡怡。燕于床。園豈惟學與年。晉兼德與時。勤也。

龍華寺

卷之五

三

徐濟九一勿齊長洲蕭吳縣人

與李映碧

燈下閱疏傳。頓足。體床所不能盡。溯於洞海者。與欲自廢。但病羸。順無絲。執鞭。與從事耳。如此。輒別。當使終身有面牆之憾也。二集非竭數日。坐卧不復能了。衡困中得此。自是黑地。品光。載此。過三。湖七。澤富。使魚龍。避路。蘭芷。讓芳也。謝謝不悉。

釋止品 寄空南井大和尚

鹿門居士

古今大夢不知迷誤多少豪傑若具片九手段不妨就裏計打徹如登俳場雖鏗鼓喧天粉黛滿眼只消一眼觀破一線扯開則當處足側空花佛事水月道場不然被幻境牽抽豈有自緣分耶

示波停禪子

近日禪和子未見真師曾無實悟擬將一毫置于太虛一滴投于大海便目爲全岳全潮生前過境尚無措手何況眼光落地此輩全仗平日付得人多替他莊嚴蓋覆臨終預作死禍惡莊嚴俗不知一生妄談

卷之九

癡若請問拔舌獄中亦能惡詎得琉璃阿旁否蓋此輩一向好爲人師雖一等同人出世不知斷機爲人如金鐔刮目差之毫釐便瞎却人眼利害非小此古之豪傑不免况今無賴輩耶朽在千佛間打破疑關便一眼觀破此輩雖未出世恨不一帚掃盡早求一兩個原生家具以盛真獅子乳耳

陳煒 熙公江西南城人

與滅齋論古文

二杖客懷幾無似得侍琴寶永日縱談今古蓋屏

居以來未有之樂也夜歸靜譯先生緒論自南漢迄唐宋片言品臨洞見作者心髓及近日二三名流號爲古文巨擘不特其精神氣力一當衡量翻忽靡夷即彼立言之隱或誠或佞幽僻難窺者亦不覺盡入先生目中以此司人倫之鑒更何煩照乘懸象哉歎嚴無已至云近日爲八家之文者才偏識小不能顧前人而欲以振起斯道之責歸之小子此自鉅公積愛忘醜然在鄙薄其何敢承竊謂今之爲入家者非能爲入家也其不能爲入家者以其斤斤爲入家

卷之九

而欲似之也東坡云未識廬山真面目憑藉身在此山中夫根本六經取裁左國三史驅役老莊管韓而無其述者此八家之真面目也吾人但穿穴經史以立其體游泳百宋以神其用久之滔滔汨汨下筆不能自休雖不爲入家而人家之面目具是矣若規規焉篇舉句擬以求合則吾身已入其牢籠罕能脫越跬步何異撫五老之嶙峋仰三疊之曲折而日是即廬山也乎且夫挾六籍千史之興各抒所見跌宕成章不必盡屬入家也唐固首推韓柳而次山復過程

之可之持正諸子豈遂無一言之合宋固首推歐蘇
曾王而伯長師魯千美少游以及劉晁張陳之徒其
卓然可觀者亦未嘗多讓苟能採精而遺麁存醇而
去駁之十教君子者皆能爲吾文之助必欲株守人
家以爲此外無文則信如先生識小才偏之說矣三
十年中古文一道半歸陳章孫章之文必以千子爲
社稷茂先士業巨源武子爲眉目然千子立教在神
氣而不在字句雖人家復起不易斯言及覽其所自
爲文則于六一集中頗多沿襲或有直寫觀行者豈
尋常可觀大固不以是爲嫌耶武子學未成而早夭
先文多段落揆之天永無縫未免有間巨源千序記
短文幽秀磊落可喜發爲長篇氣蕭不屬求其波瀾
老成周匝無算者則士業較有舊長先生尊經中去
取多寡似已隱寓甲乙使學者深觀而得其矩矱斯
道之振起末之類古堂一編有餘師矣然肯如焯者
一知牛解敵帶千金聊自怡悅而已何足道哉何足
道哉

藏弃集卷之九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書集卷之十

周在采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是津客

熊文舉 公遠雪堂江西南昌人

未許老師

門生某記奉明親政時曾附奏記於趙尹時方東風弘開以羅英俊不肯以鳳皇之殿肯自遠於遠觀之
家失肅肅宵征實命不猶使婦人猶能安之而
乞恩山中讀書十年然後遠做古人四十強仕未應
而功令森嚴迫之北上求賢無術遂領令肥是開衛
邑而以鈍根踴實富之集木臨淵其瀕於險苦而迫
於孤危不知凡幾而今亦忽忽其非月矣老師知今
日為令之難而江北令之尤難乎十平九牧政出多
門既不能縮地而南北其趨迎又不能分身而左右
其厚薄夫以四郊多故之時開闢之吮膏糜血已然
靡孑於周轉而導澤之挺險獨年又且震降於鳴吹

此即真得元次山等落落那伯間猶不是吐萬物之
氣而况以癡駭輕弱之子處多凶多懼之地救過其

不皇者乎古之君子避同於弭身之匪易其自由求
而下即漆雕開猶不敢以能仕徇其師說彼讀書
與以為猶是潔身亂倫者之流乃今而信聖賢相成
相許之遠且大也肥城去故園千里待罪以來一力
自隨寒暑杳如僧舍采薇以靡至靡家而告哀於君
父北山以偕偕士乎而致怨於賢勞不肯偶之便
之矣維是師慈咫尺膏雨連披正欲盡力以上候
驛偶逢羽使遂不覺履其新履種猶孤賤悠悠選
惟恃有老師二天在上特其啓過采若南車或不至
一行與斷梗同驅也憑賴悚切

俊實東崖先生

先是十年前某伏抑旅蘆便房刻讀先生之文吸露
餐霞如生天上以為是蘇子所謂天人也即得一聯
拜下風度非風世具有靈梗未縣想望向後以衣食
奔走吳越楚蜀湘漢羅渝之間者數年眼到足窮抱
此悠悠無可告語不意庚午之役幸出敝座師鄭太

自先生之門遂得因緣以姓字開左右及聞名姓而後敢以蕪語之文贊私心操於先生則瀚海星河之澤蹄一滴也乃先生不惟進而後之而且藉以名通重其遠到是時敢座師以不肖可與言文欲引之榮燈米座此自舉主嘉與門生之常而先生惠然歡贊不厭再三知已哉國士金石可鐫高誼不泯遂觀匪榮譽言爲寶矣既而先生斬然在衰經之中未敢向青門扳別不肖尋偃楚授一邑子而去一行牛馬燠燠三年中間屈折挫頓大非人類所堪雖然業已

是且奈何明發有懷所耿耿者先生長安馬上之延肝明燭深荷之教語耳都大白師不竟卓變竟駭其尾抱果木哲人之悲不獨西江弟子歎社友江介子往返廬陽出先生傳讀之爽爽丰神宛然如舊交情生死直揭肩臂先生妙墨靈文之不磨印故座師孤情耗照之不朽也爲深辦香時時南望痛哭吾師乎吾師乎何以不慈遺於彼蒼而幸得此於先生乎泥水寒吏請不自聊輒有彭澤渠官之想彭澤不肖之鄉先生也倪首風塵如盤猿周鹿故炙難絮酒遲之

與開子將

與開子將

自今弟子不才何所逃罪更聞吾師消絕一塵貪饕四壁世兄又弱於形影耶茲來許掩映青箱生則蘇黃死猶張范非先生之望誰望乎因風臨懇酸劣不勝小刻數種附正宗工風雨如聯雞鳴不已寒吏雖於下馬通哉附雲托驥之思固未嘗少頃說也內召有期調元久注期精與食式慰嚴駭

與開子將

十餘年紙窗竹屋憑風托騰固知文壇之上有開子將而瀟灑孤根弗獲寫藥篋於左右辛未北歸過金

與開子將

長讀行卷後不謂柯亭之竹亦獲賞音於中耶遂覺要淪巫峽一段深愁不付之鵬啼復憂益文至者不傳約者乃貴豈有美玄之意蕭多風雨之思今占滌滌海天一碧翻笑五百年後子雲爲復欺人耳晤朱式毅有連朗然如坐春風方介紹之爲煩乃雲章之忽賁始信點蒼離隔聲誼遙乎如此風塵猶勞想似文心不泄芳韻堪奉取人君子葢司隸之威儀而歸周之臺笠也昔人萬戶爲榮一見且然而死千秋大業之相商確者乎此道滿天下舉丘橫行欲求其

耳目鼻口之位置且不可得僕本疎庸又曹牛馬其
於著書踴殿已誓絕口弗彈而風業墮深遇海內有
心人又不覺其期期格格抱冥笑而暢玄風婉弱流
以歸正始有子將先生在步武靈龍激昂班馬自旦
暮事而又何憂乎存筭管綸有待青黃匪答綠名章
固不能增榮瓦缶也附衍荒函猶然措大伏惟存鑒
曷已翹跂

汝陰與人

孤暑凄清寒燈未滅聽鶴聲曉曉入雲霄燕鼓
殿不起此景視華子開天伏如豹遠火明誠為復未
通

又

東坡與荆公帖求其贊揚少游使有關於世又於孫
莘老坐上贊嘆魯直謂其馭風騎氣與造物者游子
每念此想見乃公伯牛英英真欲攪長河為酥絡不
謂之仙佛不可也

又

入言縣令為俗吏予不信也即予迎送輅車之暇發

遊野寺郵亭為中白於遠想悠然山僧老農皆得持
楫板索詩題字村氓里婦勃幸雀鼠之爭物言詞析
歡喜踴躍而去此情景視長安軟座十大鈍騎蹀躞
銓弊媚毛吏胥窟穴其中以目瞬眉揚為役僮變紅
綳車虎冠耽耽几肉何止羹瓊之望玄霄

又

伏波將軍困於壺頭曳病足土室中以望賊左右哀
之莫不為流涕定遠侯在西域二十年年老思土上
書自願生入玉門關彼持侯富貴矣然威威無聊
如此其他盈滿醜醜畏禍憂誅顧為布衣不可得者
又何可勝數哉此陸放翁之言予讀之每為汗下因
憶昔年與舒魯直上公車候南宮榜放魯直一日語
予曰我輩終日眼穿一第天下大亂方始異時倘膺
百里之命一旦在國城中倉皇無計思為窮秀才何
可得干笑而答之復在台肥萬騎攻城一身如棄回
思魯直之言未嘗不撫膺流涕也

與里人

廬郡被圍騎驛郡偵探至城下予從埤堦間磨盾鼻

作答一手雙扶疎臺二筆運腕如飛此時一往勃勃
真覺骨凝氣滿因憶已卯春陳大士一日過于寓云
昨夜聞濟南陷偶作家報寫一之字側看似天邊一
行飛雁于笑乃翁廬在何處韓魏公生平不以軀字
許人此老蓋留以自贊

與人

杜正獻公嘗爲詩云老來楷法不如初試向開書習
草書落筆何曾見飛動雖章早已過吹噓公楷書端
動如其人逮暮年始學草書猶莊嚴不苟如是我輩
東塗西抹身心收攝何處觀之懷之

又

楊新都以博學自負著丹鉛錄開卷引王融故事後
胡應麟作丹鉛新錄引王筠傳自序證其以元禮爲
元長落筆便錯至勝伯正楊則又幾於兩家爭訟矣
始知多聞闕疑自是讀書法何用抵死與古人磨牙

又

陶汰俗氣舒寫豐懷未有如臨摹法書者於規矩繩
墨之中寓變化曲折之妙當其意得如風行水上行

帝侯侯未淮海昔歎後人棄百事而學書至於終老
窮年疲精神而不以爲苦良有謂也

艾南英千子江西南鄉人

答鄭起宗

古文大家不用人一字不寫人一句純以淡以朴勝
人經久百年其文如新此董思白所謂文莫妙于澹
新更廣之曰文莫奇于澹年兄試取前輩名家盡開
之未有堆古語寫時套而不至於腐者王元美李于
古古文盡鈔史漢是以臭腐歐陽公贊家披先生教
文謂其洗淨面孔與天下相見其意亦與此同年兄
不河漢此言否

徐芳仲先江西南城人

與高自山

唐人詩如陳子昂劉昫虛其近體中有時氣韻如古
詩者而必無古詩中聲調反同近體者蓋近體出於
古詩而當古詩時未嘗有近體時代固然吾輩學古
詩遠者蘇李十九首近者陶謝六代靡曼亦奚取乎
今大作中有古體起四句純用律句又有起末皆律

詩之正作
宋取數
宋取數

詩之正作
宋取數
宋取數

句中有古體者是半古體半近體也謂非古不可然
遂謂之古可乎此得失之分最宜訓斷者也又詩謂
之律其義取於法律擬議之嚴錄兩必解就中偶句
間有借對斯皆今人汎濫苟且充塞之病雖曰小疵
然一字之謬足以累一句一句之駁足以累一篇其
安可忽其小而而不為簡汰哉歷觀古名人詩未必入
句皆工而斷無一句不穩者惟其穩而不盡工者亦
工也斯又細微之失所當加意者也大抵詩之道以
氣格為上而結構亦不可遂輕以性情為先而聲
亦不可遂廢詞莫隱於辭贅而徑率之句亦不可
之自然境莫妙於目前而凡便之言又不可名為真
至韻而不靡朴而不脆淡而不枯工而不說使事而
不流於難談理而不墮於迂模古而不傷於痕蹈空
而不病於摯情文兼至格調雙諧雖有作者不能易
此也今友道喪久矣詩文傳聞取美批評制點互
相詬炫云爾能以刪切進者紀少而吾自山又以莫
然稱詩人者如是即有小失弟不言誰復言之是負
自山一日之下問小而負自山之十年苦心靜力大

也是以不避罪責敬領賜而進焉

又

古詩之變為律兆於陳隋或於貞觀之間王勃諸子
至沈宋則嚴矣其初尚有微細出入後遂截然不可
亂雜以摩詰少陵號稱名手能於此中各極一詣不
能取其格而變之也譬如人之五官姣好奇偉姿態
百出至于眉上目下鼻縱口橫小四顧凸之狀則雖
嚴茂與宋朝等反是則謂之非人而美於惡無間矣
其所謂姣好奇偉者原在此五官中而無事於變也

與湯楊菴

長于留滯忽復六月天涯逆旅凄苦可知風昔微岸
經固視阿堵閒物若糞壤千百不前彈斥不遺餘力
今乃落拓奔走役兩脰十趾向千里外不知誰何之
人竟竟瑣瑣卑卑草鞋錢誠可愧矣然嚴釣鄭卜古人
數當其窮亦必假一途自活夫假之與人猶可忍也
債之與人無容遁也弟一身所負自應一身了之而
此外嗟來細思又非我事則舍瑣瑣一技更將奚適

答竺菴和尚

三山亦一佛地也。雪峰黃蘗。別作相。亦繼踵有
其人乎。荆棘自荒。雲木自富。知庵上欄。來得意如許。
也。如杖頭頭。則又烏足挂。商嶺。墮無比。每脫粟。餅
後斗室靜坐而已。或隨意小策。與烟雲樹鳥。稍一辭。
對便自竟日。不復知人世有禪可學。雖有菩提。鳴者
此等頑人。恐都無着乎處也。

答陳先覺

所示三難。備盡讀書古境。雖然。苦誠苦尚。與樂半。登
是徒苦耳。客有造舟於渚者。水落渚收。委如敗木。棄
嘲之。春澤至。帆而樞之。飄乎千里矣。吾兄患舟之未
具耳。不患渚之弗澤也。帆且樞焉。完舟以俟。其可也。
草世純大力。海川人。
章柳州集

與劉士雲

費無學曰。坐高僧于前。萬累盡矣。立美株于側。萬累
亦盡矣。彼者理極。此欲極也。故博奕者。亦夫人之所
以盡萬累也。

與黃雷岸

以餘行輔一行。以餘意輔一意。進言于一朝人。聽我
以生平。故不信不可為說。

與陳伯璣

道高則勢孤。勢孤者求和彌切。故行過一鄉者。徵士
于鄉。過一國者。徵士于國。非徇情親勢。亦使之失物
之求。類本乎性命。草木猶得類而茂。而況于人乎。

與陳士業

小人之傷君子也。自古而是矣。何其迹之相復與。然
小人之傷君子。君子不可不知功也。黑常陰為德。子白
君子之于小人。遠之而已。遠之不得。以道遠之。如月
印于水。其相近入也。未嘗相近人也。邵子曰。君子之
與小人處也。橫逆相加。恐懼修省。而後道德生焉。義
理成焉。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之謂也。

與萬茂先

三人之立。無陰言。二人則有矣。故與人言于堂。毋與
人言于室。高山可窒。毋為窺井。

示門人饒子正

之方是

知

古人有言曰但常無禍不常有福身以生為常高貴其寄也夫福祿富貴豈獨不數得哉亦不宜有也故國之善處家之吉祥皆不欲多今日一得皆異時之失猶之觀花遇其增益豈不絢哉然所增者徒之懼粹也陳大士舉子而不榮問之曰多子孫其苦然異時者又多一家樂事矣故福者人所懼不來或又有來而懼者不欲造得以求知得失之相成也行願行者亦樂其坦耳適有高山在前將促步而登之登百尺必下百八跌降之數均相平無得于高也此我之福膝前隨從以為足楚矣人之生哀樂以自傷也何以異此天之生我以害我也生我者固生我以死是徒為死也刻木為神神已成矣而析之然則非成而以為成也成而以為析也故天地無恩而有幸萬物無樂而有苦

又

惺我不為國業無根本之財人曰不為子孫地子曰君稱是言是謂我子孫非肖也天之生物與之以養在其身中虎豹之養在其骨與爪麋鹿之養在其性

日與多

子孫

嗜草樂噴鰾魚之養在其尾鴈鵠之養在其翅鰵魚之養在性安水各以所能而食取之身中川之不窮未嘗有饑而死者未有根為之謀食者也吾之業子孫者亦在其身中矣生而與之智慧此經營之本矣教之藝能德之行皆爪田美國矣吾所與子孫者善伺者不能窺其藏善盜者不能劫而請求也終日用之不盡尚以付後之人吾又安營業乎君所耕者是為六畜言也六畜依人而養雖有自養之資廢而不用失其天財一旦去主無踰宿之命矣豈不哀乎梅林官於徐州既歸囊無存金人曰何不為子孫日人之生也各養養而求子孫之祿自在子孫無祿者不生失饒老曰父母苦身作謀以為子孫然而安為之者皆宿有負也吾性不樂營綜或無負於子孫乎奉新老人一日盡散其家積合室爭之老曰財我之財也我之財以為我爾人也吾為人也哉其子曰父信老矣數財于人以為我也身之子孫以為人也日既爾矣安得不人之財施於人是化財也化朽物為美德吾得之以存吾身中是為我也

與徐巨源

爵非一列位非一等尊之上猶有尊者房高不止然故不難焉下也已雖俯人其所仰者亦猶琴琴然在其前也故爵必無尊有卑以補之位必無貴有賤以崇之故無爵者全下尊無位者全下貴

與陳孝逸

汪錫予曰吾所與友有高行者也未若其多聞見者也高行其自有也聞見可相告語矣夫善不可餉人善之可得餉也則言為將也故善求言者與王者全天下矣

與蘇武子

自墜者人短之自短者人隆之均有一隆在已不如其在人也均有一短在人不如其在已也

與人

生而富貴富不足業貴不足業富獨為貴者豐貴獨為賤者榮名實皆見焉草何云生生所無也木何云長長所不至也猶已有之則非生非長

與酒人論酒

明月在夜清露依隨氣施於酒使酒味倍香之騷亂花競時或紅或白黃鳥于飛鳴聲上下氣施於酒

使酒味倍炎那在遠清風至座一來一去掠我衣襟時輕時重似有欲無氣施于酒使酒味倍獨出自高

上有盤石下有流泉環環琅琅聲生石間氣施于酒使酒味倍清沼在解中有香荷魚族而行浪文止過

水明浮天時有白雲氣施于酒使酒味倍坐天浩蕩山家倚畝農歌唱答均節略似而有道侶靜言引鶴

氣施于酒使酒味倍女不成舞童弱而慧頗曉律呂聲微而清意不為人如將自樂雅笙與簫倚而和之

氣施于酒使酒味倍

會裕升伯江西吉安人

與邢孟貞

別兄以來取古人詩以已意彙集盡飲自選還白讀也選法無他位補上句便知有下句者皆刪去之

與蘇武子

聞足下遊京師仰見天子宵旰求言日召平望慨然感奮擬書欲上會有以口舌得官者非其人足下晚

集 36—386

以例已遂不果上嗟乎士有志于當世者而遇聖主
懷書走千里遶臺下謂可旦暮見天子矣乃愧而自
止何可以返斯何意也令人主聞之不益勸深長之
思哉惜乎足下之不上聞也

傳占衡平叔江西臨川人

病中與陳興翁兄弟書

衡不孝不天大謂既降篤病瀕亡神爽頓失枕中
九迴者三事而已一先父馬某未高二老友崇居
親三則狂矣太史公何人而衡亦敢言身歿而文
不見於天下乎雖然天下察聲辨味者亦少但得
二不妄點頭之知己讀吾文終卷不臥足矣曹子
稱丁敬禮真美譚可念也當今定衡文者含與霸少
游其誰少間強起蒐舊作古文莫容自誇大半餘亡
幾無力繕次只取亂後雜著凡二十餘篇呼小兒磨
出巫巫奉寄適游公大水因舉相和公大固一時無
多人物眼明手捷舌不茹者然與之聞古人闕域勉
之入大家行伍衡猶半疑之衡不敢居兩兄試投吾
際略定好惡勿離道法單凡作者應時汰落使知去

衡集

卷之十

不孝書

衡集

卷之二

不孝書

留亦欲及神精未消亡時親見成書問傾知我深者
謔浪笑傲流傳人世萬或二三十年後尚傳人口矣
得一蔡中郎袁石公者幸而竟顯大風飛鳶登數十
丈雖捷之不下矣即不謝遺一名文盛必傳者吹毛
求疵駁辯論以千文入其書彼爲衡歎我爲紫蓋
姓名不泯於後世私心亦甘焉嗟乎刻無用之空文
異浮煙於身後達者之所笑也強進大半爰居高翔
而不食况以草具勸人乎且苦虛塊枕戰氣方深以
應以時韓詩古文不宜急然不孝兄弟二人衡尤破
先君篤愛提手置席莊誨誰化初以一第見期中以
立言見勉晚節恣其貫穿淫溢竟不舉時文一問雖
知衡數奇無俟骨然四朋足而無慍色貞言也條之
旁之勉以大業而已悲乎悲乎衡至不孝徒以筆墨
稍雲父子相樂忍壓文章與秋草同腐寒堂共散哉
行年四十一設使壽如杜甫不過二十年乎碎微中
間坎壈萬變雨露霜雪都未可知亦漸衰無力辦著
書矣若不幸如柳宗元杜牧輩可懼矣儻藉此病愈
快走健作還如曩時專溫舊書却新書束沈韻於高

城縣郡之志爲復云何一動足費踰苑經弟聽此舌

1

同一身胸有相去萬里者上古野夫游子衛且吟咏

篇高入青霄。有婦人焉。我輩魂死矣。秦漢而下。載籍極博。資糧特多。反不若古無文字。人殊不可解。

又

世道衰微。多以士大夫少奮發。腐厲之志。但求和光。入俗期於寡禍而已。故節取才。靡肯由此。出今之文士。於特疎腐。舉則有餘。而於撥亂匡復。則鮮有一焉。豈盡詩書之罪哉。許汜謂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先生問君言豪。寧有是耶。因詆之曰。君地下者。先主聞豪氣。不除四字。已是腐儒之談。欲按劍而起矣。夫士可無豪氣。耶士不可無秦猶文。不可無英文。無英氣。則五代宋末老婢作聲是也。人無豪氣。則曹賊李志輩。狐狸所敷是也。使執政而惟榮氣。消盡之人。是取則人才壞。主司而惟英氣。消盡之文。是尚則文體亦壞。

又

君謂退之長者。而作文贈人。每於中流謫評。大失厚道。則彼受之者。豈不汗媿耶。文士踵其習而詆毀者多矣。升庵謂韓詩久欽江總。逸才妙白。地與翻骨相。

平心語
以息文
之筆

也。以忠義自待。而以奸佞比人。間輕薄之門。此語大有理。余謂韓柳以前文章之士。失之謀韓柳以降文章之士。失之倣效固耻矣。而倣亦非徒乃。競以爲氣節。至云自占地步。地步可自占。哉。但自不失所守。則可耳。

又

足下謂少年時讀六經。左國史漢之書。未見汰冷。中間汎濫於諸子百家。稗官小說之流。空費日力。而舊業頓衰。是皆有其喻。六經左國等。則吾之故交。烟蕕也。而諸子百家新出之書。則吾之近親。新知也不能敦舊而務廣。交其人必薄。不能溫故而徒務博見。其學必衰。吾輩銳於讀書者。尤當以爲戒耳。

又

君謂名士老而讀書不輟。祗足救空疎之蔽耳。未必上馬橫梁下馬賦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之致也。至如時藝一道。尤格格矣。宿名之士。淪其舊學。競逐新妝。固必失步。邯鄲匍匐而返。卽不然而堅持故操。半言不入。其勢亦必漸就荒蕪。君此言大是。正欲爲君

荀伯子

兄臨川記弟矢辦力寫兩部別寄其人此亦當陽沉碑水中太史藏書名山之意與後有知心如後見一

又

之豈非放與情相長克與伐相乘耶
今之號爲指名者半壞於趨競半乘於自是南燕老將殊非氣韻沉雄冷落門前且并其琵琶舊曲而忘手披遠邇後進而見當羣衆難之衝者良有本也

作誓以廣君之說名士懷陋如老年將卒生平熟於射騎角力雖口陳古法擊鑿有據能使少年摧鋒開而自失及至披甲上馬引強射生投石躍淵則筋骨已怯精力稍衰而不能與無紀律之市人徒手搏者蓋其勢也若其自恃宿名虛懷盡喪視新進之士雖厚薄淺深不可同年而語然初學者自知不足逢人輒問正如狹邪佳麗年十七八時專心請益故引難齟齬未成音律却更多姿而此老大不嫁者久愴歎場善於度曲然見非已法卽謂不合雖古調過真其

八卷之一

聖朝古堂三

者岐之以見盈一盈而迷濛其天淺明清甚明滅弟

足下古道卓然是孝慈畏友文章在耳氣直在口矣新息所云愛之重之願見曹敬之者也弟性好直然而年三十始解自愧又十年始知交游中多吾師處處可憐頗覺千古賢聖愚凡不必生來異路大都學

芥吳元望

多傳平叔曰吾鄉徐子弼先生送徐寒泉應徵北上詩云莫謂盛朝封事少許看風采慰相思正古人之言也乃知齊人以蜚龍律孟子雖不中道定遠塵俗

古人於朋友當言路時每每以盡言相責如昌黎荆園集中可見東坡賀楊龍岡啓云方傾耳以聽願

與友

夢平生因天平生見不屑俗下文字亦應一晚慈意惜未知生天未知尚游地府人命如哀家梨弟近頗有悟殊以其脫爲甘楊誠齋居都門日日收床束擔非作達也兄試答之

八卷之一

聖朝古堂三

自恨幼狂曾不讀書。到今日惟有個難字。恍然眼中。耳尚與足下勉之。諸門士何辱獎許之至。然乎否乎。豈弟所望哉。米穗美滿。秀影一襟。爾時須索致公道。心遠塵少。分此老霜氣也。

與孔登小

別教云云。發藏大笑。黃涪州。萬金良藥。以笑庸人。客未以爲可也。陳生不能作如是舉主。即使能之。孝廉公何故褻寒。措生龜奪其飯。實帝經燃松。亦若家故。事而致弟之兩楚。蕭蕭一帳。喃喃乎。平叔遠他出。未歸。其念足下。猶夫愚之三載一日也。月。慨風。惟相。思甚。苦孔先生知未。

與蔡允恭

館寄蒼烟落照間。山光可悅人。而無教允恭知其故。乎細數年華。無非恨處。學道。陸庇不能開歲。矣。未成爲丈夫也。古人惜分陰。允恭勉之。

答傅度山

廿載來坎原栖遲。迂人脫之以爲狂。衆人相之以爲。身不盈六尺。而頑。斃。作目恒在狂謹之間。自視楚。

楚。顏肩取次。老大安能。割裂委蛇。供世。怨欣乎。

答李石臺

人生臥鼓邊亭。橫金京華。不過二三十年。爾諸如意。一朝盈縮。有識傷之。石老天資卓爾。辦作英雄。沙提黃。開付與同人。玉。贈絲。葛。叔。拾在我。如。蟻。辰。能者。幾。輻。臨。川。可。爲。栖。川。社。有。漁。樵。室。有。深。溪。甘。賢。所。謂。須。爲。爾。時。將。得。去。者。計。皆。此。後。事。也。仕。宦。歸。來。本。不。宜。唐。突。以。如。是。語。或者。烟霞中野客。放言知唾。使有道。君子。爾。所。不。聞。起。要。列。于。耳。昨。有。舉。夫。未。必。無。功。持。笑。而。狂。怒。之。怒。之。

又

林鹿露猴。久疎道誨。非敢妄相解免。曰士。前。爲。趨。勢。續。甚。面。解。解。甚。而。草。野。所。謂。臣。之。罪。臣。猶。知。之。持。吹。度。君。子。別。爲。一。格。優。容。遂。不。自。過。也。後。輪。教。耳。同。心。戒。蓋。已。多。時。藏。各。山。而。沉。道。水。無。不。可。者。支。章。一。炬。口。語。三。藏。今。日。禽。魚。皆。識。此。意。弟。遂。離。家。狂。無。似。忍。忘。台。翁。生。我。之。至。調。平。率。爾。報。慰。併。謝。德。愛。之。深。

答水立和清

公本一世人何處更着窮苦措大而時時存之舌腹
才峰豈與其潔耶抑自有循循之妙用無不可教者
耶遂寔不能自信何敢信公之於我退隱鄉僻產無
從得書而讀之且先友平叔逝去日中無復解人仲
升惟易發小諸子皆不得時聚彼諸子所長者治經
術有本末爲人卓然真賞獨立不懼若使之往受我
公繩削亦未必遽能也至如造者資諸不足望下生
而胸氣未融慷慨善怨而不欲吐一聲以憾天也
鬱噫噤齟齬隱隱難平此豈有學道之分乎每念讀書
數十年渾未有要領便如莊子一卷僅作文字歡喜
問其得力無有也近慕我公思有所商賈卽今似枯
臨乾而不出又無一榻可以延公此際是真愁苦公
應知之公應諒之稍俟從容當有邂逅耳

與徐巨源

男 貴大江西吉水人
留荒室叩竹杖

余最嬖方家陵語張崑崙山人曰詩同嘉而辭情
實如無山礪山無水賦水不款而怨弗成而哀情實
安麗答曰風人婉辭託物若文王之思后妃豈必臨

河洲見雕鳩耶如視饒寧必攜百壺酒而云清酒百
壺惟并及蒲若據情實老酒一瓶豆腐乾鮑俱可與
結泥柳絮收入眉山夾袋矣聞者殊深捧腹
吳 晉介茲介受茲江南江寧人
退庵稿

與王隆吉

北地文官菓果非人間物香甘雪嫩每一合咀不忍
直下今人有婢視楊梅雞豆之想據開夫子有結伴
同爲湖月冷屑銷剝出惡心香之句今始解其妙也
與笙人

與張杞園

天以貪德人不德貪而至謂天困人天何事
專大人合傳跋得數語請教僕故不善屬筆足下索
之至再勉強塞白耳音海神與泰政約日我親履勿
圖我也僕于足下亦云



藏弄集卷之十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棄集卷之十一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津客

錢謙益 受之牧齋江南常燕人

示從子求赤

王龍溪云舉業不出讀書作文兩事讀書如飲食入胃不能盈溢輸貫積而不化謂之食痞作文如寫家書句句通實事自有條理若替人寫書周羅浮泛謂

之香舌於此知用心即舉業便是德業非兩事也

趙浚谷子有偶才不課舉業其有李廓菴怪而問之

浚谷曰吾見近年舉業日敝一日故不欲兒曹爲之

靡菴曰近年舉業日盛一日乃以爲敝何也浚谷曰

子試舉近代舉業之佳者以示余靡菴檢得十先生

稿羅昆湖子使漆雕開仕一節文字呈上浚谷有說

開曰此文佳處何在靡菴指其講子說處云卽其不

輕子仕則意日之能仕可知卽此不安于未信則他

日之能信可知此昔前人所未發浚谷曰吾謂近年

舉業之敝正指此等處也子之悅之只悅其當下

念豈暇推及他日他日之信不信夫子豈能預保而

預喜之耶荀子非十二子有漆雕氏之儒舉竟斯之

終未能信流爲曲學使夫子預保而預喜之是爲漆

雕氏所責矣聖人不若是愚也卽如近日撫按奏吾

郡灾傷若極敘目前凍餒流離之狀天子必惻然憐

憫蠲賑乃云若不蠲賑他日必爲盜爲亂國家且受

其禍以禍林之面惻隱之心薄矣又如言官論高

堂言其關樞機急無等相度彼亦何辭乃云拋却

爲秦檜李林甫中玄素以服饒自負不可一世士以

此目之彼豈心服他日柄用其恣睢不平之氣必有

當之者吾老矣子當親見之已而部覆陝西灾傷得

肯果無蠲賑而陸慶問高公以問學漚吏部首考察

科道黜向時言事者一一如趙公言

甲子春湯臨川之仲子大者脩朱如容掌科游長安

如容盛談時政稱臨川文如杜詩無一字無出處坐

客有面折之者曰左傳陰飴甥曰小人感謂之不覺

君子恕以爲必歸臨川君子實玄黃二句文云則每

入君子怒可也。改怒爲怒。有何出處。豈時文應使別字乎。仲子曰。嘗有人問家先生。宋先生曰。君子如怒。亂庶遘已。吾此文引詩。語對左傳也。如容鼓掌曰。吾謂無一字無來處。豈非誣謬乎。其人倪首而去。如客語余。先輩文字。不可輕易彈駁。如此。

魏喬介 拜見

與申危盟兄弟

猶龍遂作古人。山川俱爲削色。甚恨世人。憐才者少。泛泛而置之。今後世有心讀其遺詩及文。不知泣下。

魏美書

八宋之二

三 廟古堂二

之何從也。雖然失職而志不平。豈盡天之爲哉。貴昆玉篤友朋之義者。無俟余言之。畢願稼筆作傳。以垂示方來耳。溯洄詩文二部奉覽。學道之念。何刻可忘。山中如有所得。希指示之。今天下飲食之人甚衆。若長安尤爲聲利角逐之數。僕雖居勢權之地。未嘗不日加飢省。誠恐落坑塹中。爲海內大賢所恥。

與楊履吉

生平良友。乃令先公與蔚州魏家。極清化他疾。佇望調攝。平善。以遂西征。不意遽然。令人五內崩摧。始得

先生交遊之方于魏家墓誌。文見之遺。亦見之遺。亦見之遺。

信于陳潭水。再得品于般伯巖。復得計音于吾子而後敢以爲真也。爲位而哭。夢魂如有所失者。彌月。復值亡荆之喪。赴市遐逝。今多絮品。莫舍弟並旬。旬以往其祭。章文頗有憤懣語。在令先公未必有此意。友朋相念。爲此無可奈何之詞。張爽不泯。聞之稍爲破顏耳。董真藏之。箇中不可令忌者見之。以來其謠咏也。

與蔡子虛水部

魏美書

八宋之二

四 廟古堂二

都門得朝夕晤對。以談素心。自台駕行後。復有離索居之嘆。賴有康侯。差不寂寞耳。足下真氣迎人。恬退自怡。雖不得銓費。而桑梓雅望。莫不歸之。昔人以四衙門不宜值。卽有激之說。然在今日。正自有深味也。勢之所在。易于沾染。且任重勞心。何若開曹冷局。以江山烟雲花鳥爲供養哉。前所云趙忠毅公文集。此誠希世之珍。吾鄉自宋廣平魏鄭公後。惟有此老李贊皇諸人。皆遠不及也。夫長于忠節者。未必文章爾雅。文章爾雅者。未必道理純至。若忠毅公者。可謂兼之矣。當明之季。使得行其志。天下何至遽壞。今足

下慨然欲重新其事趙公有知豈不感下冥冥惟是公尚有閒居擇言及史韻一書乃其一生學問切至守先待後之大關鍵處而刊落不入則後世誰與見之此則有煩于高明商酌者也

與李能翁掌科

晨者東行竟未及握手相送殊爲軋歎雲樹之思方與日積捧讀手教能無慨然尚陽堡人食其方固有太古之風况有疊嶂長河烟雲供養昔管寧郡原皆常避席遠左顧足下上友古人則去國懷鄉之思自

孝之二

六朝古堂二

可漣然矣今長安如張坤安等者非不位極人座而溘然長逝若於瞻遠之地而能存心養性求其道之在我者朝聞夕死無憾矣胸中既已灑落亦豈有逐死之理乎待一二年後朝廷自有恩典呂黎復入子瞻北歸當令長安再見完人耳心緒煩冗不能爲詩以寄遠人輒抒其踴躍之見亦以肯所竊聞于先正也

陳玉基 敬峰 江南武進人

與賈天士

僕嘗讀韓昌黎文至其爲柳子厚誌銘本嘗不廢書三歎也有曰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一旦臨小利害反眼若不相識落陷弊不一引手救嗟乎何古今人有同慨耶足下向道諸達獄有錫山某者足下友也僕曾爲足下言希爲足下暴白數叩不荅又如江都某者亦足下友也僕曾以數金囑致足下度歲物雖無幾不見言然所云急難時也至足下出獄云無有嗟乎此二友者足下嘗向僕稱道所爲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者嗟乎何古今人有同慨耶足下見友道如此亦可作絕交書敬謝二客矣近見星下猶往來不絕倘以爲待友之道宜如是厚耶不則以爲如昌黎所云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而原未嘗責以他事如是則天下之友皆可友又何擇乎此二友耶孔子曰擇其善者而從之朋友之近在手能擇苟其能擇友必有用苟不能擇不如無友伏望足下反復孔子昌黎之言慎所以自處毋紛紛與俗同也恭白

童以寧 再見

答陳其年

承論題九青陶知足下於小史陳情益甚此固吾輩
失意之人支離潦倒之所托也僕向者亦常久溺於
此而溫雅之體又平日所優為遂不禁欣然為之及
命筆而兒子牽牛適以所讀孟子來請講不忍叱之
去因與講君子以為猶告一章講畢命之覆講頗能
記憶不遺僕喜與之果餌次子方三歲見其兄得食
亦倒持書冊向僕啜啜以與與食而苦無字音僕為

與李辛

之失笑乃又益喜有長者過焉偶以告隨問牽牛年
幾何矣曰是其生也當辛丑之始秋故以牽牛名今
八歲耳長者慨然曰嗟乎使爾早生于數年得入爾
父懷抱其樂不更勝於今日哉爾惟他有所溺故得
之較晚然猶幸免于大不幸者賴吾子勇於自悔耳
僕固念足下更長於僕五年於少保公為家孫於處
士公為家子生子事大雖支離潦倒不宜更有此無
益之好遂終開筆不復為足下題九青陶寧頓首復
胡周鼎 其年向大舍人

與李辛本州侯

于公而知文之相成而道之相合有由然也余州
領袖詞壇歷下而外惟與興國吳明卿唱和最多而
太原相國行傳出于京山李本寧之手楚江婁海道
映觀與郭景純曰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沿邊旁通豈
地脉果有相通者耶我公之才不在明卿本寧下也
婁人士辱我公嘉惠之意敢不勉

與馬漢翔

世未有抱才如足下而不得取青紫顯功名者玄靜
之遇有時崔駰之年方壯昔人云美才應自料此之
謂也

陳龍巖 孟東陽建惠安人

與程石門

貴筑蕭寺破座高談策馬郊別而絳驪已遠惟恨無
拍案歌遮吾望眼不啻劉豫州之伐樹望元直也諸
兄弟奎璧璧合俱在紅雲高處獨弟孤掌單線側身
夜郎呼并隨人撫髀泣下
鄧祚諒 訂士程如武道人 遠志齋文集

與陸蓋思

僕當十四五歲時讀花間尊前諸集即能爲詞輒成
帙自覺瑰麗可喜年二十餘始爲詩見諸先輩云欲
作詩不可作詞詞與詩雖同源異派然爲詩妨者必
詞也以是久棄去不爲及觀黃幹直張文潛之序晏
叔原賀方回則或以爲有詩人句法或以爲能文而
惟是之工意詞不特無妨于詩且亦無妨于文耶是
以僕與阮亭偶慕倚聲之集取其不倍于古人者而
錄之豈欲以是當詩與文之衡哉雖然作詩之法情
勝於理作文之法理勝於情乃詩未嘗不本理以終
夫情文未嘗不因情以宣乎理情理並至此蓋詩與
文所不能外也詞雖小道欲舍是亦無由足下試取
唐宋諸家觀之有爲文人之詞者有爲詩人之詞者
亦有爲詞人之詞者夫以詞人爲詞此不能以文與
詩之法爲詞者也故技至周柳曾昆體不免優伶之
誚吾輩今日亦從文與詩之緒以及其休可耳至於
音聲分判樂工已夫宗傳欲達以南北宮調求之是
今人鄉社童子所歌之鹿鳴四牡也何如不聞之焉

愈哉夫宋人能爲文與詩者前有歐蘇後有辛陸足
下試取諸詞一爲尋繹卽其情理離合之間可深得
用意所有矣曩讀足下集青閨詞知足下能知作詞
之要而徐野君詞統一書又能盡古人所長足下卽
以僕此言告之何如

答賀天士

辱書勤切盛推譽僕以文章之事且獎且誘謂其事
半功倍直欲以古人望僕者僕何以得此於足下哉
每乃以古人厚期僕而又以今人所覩許者姑嘗僕
而中所以所喜也豈足下所宜待僕者哉昔韓退之之
爲文也凡人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使僕竟
喜其所憂而憂其所喜則亦非足下待僕之意矣夫
古人之置力於文者無不先求其所喜難而後得
其所喜易當其收視返聽力蹙志沉之日何收白以
爲易哉行百里者半於九十中流不進與望洋而嘆
者等耳河出崑崙之墟其所并歷者千七百渠而後
有龍門砥柱之奇今徒徜徉溝洫以內而欲以蛙蚓
之觀等之其遂能爲窮水之源者耶雖然去溝洫而

涉江河惟是不中休與不却行者能無所不利耳舍
是不問而謂有坐致萬里之能雖欲進諸尺寸而不
可得矣不益爲退之所憂哉足下與僕從事於文
章有年矣足下欲爲其所難而謂僕獨得其所易遂
已一舉造顧俯視一切譽之非其情擬之無其事僕
方且重以爲憂而未敢遂以爲喜也努力日進僕所
受教於足下者斯言而已

陳允衡 伯璜江西建昌人

復施愚山先生

卷之十二

五

承手示論伯敬集言言刺骨手臨心狠真定評也大
略其所處在中晚之際復爲黨論所擠出爲南僎曹
志節不舒故文氣多幽抑亦如子厚之不能望退之
也竊論以十亂呼之與鄒臣虎諸公同列皆好學孤
行不肖逐隊之士幾同子厚之兄累于王叔文也此
際之之緣難與王李爭呂明之運且與同鄉李翼軒
前輩不合與軒大泌一書抗衡介州南溪然類書成
句未能解脫伯敬直欲以單語片語貫串點睛視此
藥藥者皆精柏吳腐耳此先生所謂心狠處莊生有

云兵莫慘于志也冷之一字其詩其文咸主之卽從
古人清警出如東坡雷侯論且其意不在書史遷贊
謂侯意爲魁梧乃如婦人女子要皆是冷處豈以近
于寂莫不使事不換字卽爲冷乎石倉言其清而有
寂是伯敬癖于冷之病非史遷東坡之冷也先生以
爲何如

李清 映碧江南興化人

與李竹西門人

僕勿聞一先達言謂馮具區讀孟子至沈同章夫士
也三字輒咀味不置已入棘闥適適子貢問士題遂
用之以冠南宮乃于所味又不獨此若穆仁人固如
是乎于在弟則封之下則索然得是解也可悟文家
實而虛之板而活之之法若穆王于有其母死者二
語于公孫丑之口則又索然得是解也可悟文家敘
事兼議論之法然于味他人所未味而兄又當味于
所未味讀書妙訣在白得又在白盡耳

與吳伯登

偶讀王鳳洲集謂以文章爲造化之秘者必困脫必

天折輒啞然失笑紅顏薄命之說至陰惡事而大才子數奇之說至無奇手筆而大翻故弟史欲以期言鼓舞之也但恐精竭神愁何處才豐鬼忌雖然不朽者立言耳即用即天猶爲之而况不困不夭此昔人所以生生死死千文字間也見以爲何如

與衡水叔

近見某友論文謂模範大家不宜作小文自娛彼毛穎傳點鼠賦非耶鳳凰自爾振翮然亦不可無黃鸝數聲弄駝桃天松柏自爾登幹然亦不可無嬌花數叢揚芬風細若小文盡屏幾何不以莊讀爲倦讀故猶欲以筆歌墨舞一醒發之也高明以爲何如

與宗子發

去策論而復八股非特藝之去殊復近乃古文之逐客久懸也不膚淺則濫惡僅可與陽五件侶倡和而猶高哦大家朗誦唐策其爲大家與唐策苦孰甚此韓柳歐蘇與陸宣公所以華譚上帝之白玉樓而諸逐無絕聲也有逐則有歸不歸時藝誰歸今而後八股之不易其同於金城矣

張可大 扶輿江寧人
莊靜公道弱

示鹿兒

覽汝所作四賦頗有俊語然終是第二義惟窮經可以明理讀史可以廣識士人爲學大有向上事在壯爲鏖心雕蟲蹈昔人所譏也

又

場屋失意不足憂若失意而憂則得意必踴矣但肯埋頭積學下帷奮志兒些道理立些功課盡其在我即不得意何憾耶等而上之學問到風程事到蘇范不過儒門中幾個好秀才耳一失足間便隔千里老人期汝在此不在彼也

張 連瑞星江寧人原名鹿敘
松風閣集

與友

墨之陳者念久愈佳一落硯上隔宿輒不可用此如人之才智蘊于胸中畢世不腐纔做過事不堪重提如效田單火牛也

與陳原舒

宜和書語稱諸葛武侯能書故八陣圖之形勢是千

分布杳然可觀馬援聚米爲山谷定是好手此豈
毫紙墨規唐樵宋者所能夢見耶

答陳非白先生

承示靜坐要訣信是塵塗津梁但名相繁多門徑差
別本欲求靜勞擾滋甚不如聖經知止定靜敦言爲
有巴鼻也祇如易之自強艮止詩之思無邪書之安
汝止禮之無不敬守定一語朝從暮徹眉毛厮結打
成一片縱不能到佛地位要不失爲躬行君子耳先
生以爲然否

答姚聚王

近況蕭瑟念之無然然從古無享安逸之聖賢無
且貴之神仙吾覺得天厚矣知從何言

約遊鄉那看歐梅

梅花可賦況經往哲栽培柳色蒼舒亦蕭遊人嘯咏
朔晴雲如畫披拂不寒之風而春水生波散帶初發
之月期以八日集我同人吃煉坡之瓜子炒豆時復
欣然認六一之路轉畔回亦云從也勿忘醉翁之意
不在當知酒不服多肯攜宣城之句而來看取尚如

有助

與周櫟園論文

僕賦性屬下文字一道茫無所覓顧心竊好之每一
披展足舉不起如櫛櫛開齋食樹中身惹香氣
風鼓盪真得化爲春駒風于以娛耳目竊嘗思之文
章看天下之公器也頗能時賢自分畛域各其一得
情已傲人至于肆口毒誓戈鋌滿紙應可畏也亦可
醜也夫宇宙大矣道學弘通同此世界而沾沾曰此
爲北地彼爲公安此爲豫章彼爲雲間祖左則訓右
詆後而護前數墨尋行存殘畫界方隅割裂罪在斯
人夫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仁智卽是中行文家言文
實家言質文實歸于一轍士人讀書上自典墳以集
策竹勞及竺乾之書鄉環之紀裨官譜史之所載野
人遊女之咏歌並著兼收無非聖諦而復沾沾曰某
某左國某某六代某某八大家立身藩外以詭室中
復陷身籠中以詭域外知二五而不知十亦太狹小
矣夫文無定體遇事則形學無端家詞達而已詩云
敦厚何嘗無相鼠投界之詞易說精微亦不得負豕

喪牛之句春秋比事補辭未逮丘明樂教易良論音或通師曠意或可以逆志文不可以言辭曠觀則片片麻檀狗獫則在在極格豈以寒泉可食吳江海之不清難離爲奇嗤芝蘭之猗猗也哉居恒竊嘆世人顛倒迷惑不解大道坦然有何蹊徑而乎吾道中另立老釋老氏尊老釋氏尊釋乃若干釋教中律門言律宗門言宗于一宗門中復分五葉于一葉中復立種種荆棘總以我見橫生成心變化一知半解哀感自是今之文人得無觀此俯首觀其會通溯厥原本以心齋心無不可豈肯守木客之巢居便爲廣廈安培蛙之穴處不觀青天乎先生賈申百家搜衡一代單紙隻字海內所尊拙作異蒙指示如不可敬便當掩應案兌與深山野叟同安頭鈍不敢効諸君子借交游立門戶化筆墨爲戈矛今有識者笑吾徒之不廣也

與陳原舒居士

人生隨地來便上了此一本戲文有悲有歡有離有

合自聖凡賢愚皆不能出此戲場圈子也祇要你做到燈盡油乾時方纔脫手我佛菩薩說牛老病死苦總是戲場內事祇是眼明底人輕輕挨過都不要認真地獄天堂可喜可懼事都如我個毛錘子畫出來相似古德云譬如畫師畫作地獄變相自家有了自家害怕所以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達摩大師到覓心了不可得纔把目前幻境看時如紅爐上片雪却纔拍拍手登堂整拂與人說東說西這是了事的子弟却把前頭底悲歡離合都做了最上一乘法說要與後頭登場底人袖釘拈拈重求來拈手札說近況病苦此亦老僧家常茶飯但我原道人開場做了好戲文末後不奈此苦若以道眼返觀那片不是豬底人生各賦一種性氣造化能使呆啼笑無端若以卻見觀之道人實未減風流何至乃爾眼昏又未作茶偶情窓下書盡此紙所謂智爲浪子偏倚客者也此字有詩中胸下快意時出看一遍管取御孫子不跳也呵呵

答張瑞星

別後忽忽而夏而秋而冬矣。過去底事已如隔世。宿夢現在則一日奄奄一日。未來底。雖寒熱更新。要且不過是痛一上。癢一上。我自觀我如是而已。造物既開了此個戲場。不得不弄這一堂傀儡。這夥傀儡。實是無知。若是有知。則換手捉胸。滾下戲場去也。石堯如今不耐觀此戲。唯終日打瞌睡而已。若我松風道人。則自有飲中之天。且道與瞌睡漢是同是別。周樵翁又問下車矣。不敢以方外人問。然此翁具法眼者。自以麋鹿之性。不責于人。類。倘或晤間。幸道跡略。

建寧集

卷之十一

不刊遺言

王元翁以見餉詩。書一冊爲名山藏。使人復見古人而尊。敗稱心而言。道誼溫溫。雖靈運次宗。無以過之。但愧石堯難爲遠長老耳。

與郭些菴中丞

憶直翁十餘年前。朝風夕雨。咀苦分甘。最後爲吳楚行脚。一分手去。又十年矣。掀髯吟哦。握手俯仰。纔一瞬目。卽現在前山。河大地。何曾間隔。近傳翁爲真頭陀矣。世間都爲俗情限隔。分僧分俗。若能出一頭着。眼。妾子兒女。法侶也。良友知已。法護也。以法印心。以

戒制行。以慈悲接世。觀一切好惡境界。如幻如夢。則客塵之所。祇席之間。一大佛國也。捨此他求。則心外生心矣。翁意亦謂然否。石堯數年來。借牛頭一坐具。今年祖龍一炬。佛書經相。衣具器物。化爲灰燼。依舊是昔時一絲也。無底人。行年亦近六十年。壞孤獨。又加以病。苦可謂至矣。造物善能失上加失。若非胸中有個百鍊丹頭。幾化異物去矣。擔雪老人之便。勿勿附此。以達近懷。

道詔雪藏

建寧集

卷之十一

不刊遺言

與介公

吾師病。亦想不大妨。四威儀中。忽然摸著癢處。亦是快事。種種懷想。總俟入山聚首消之。

余大成電士集生江寧人

答王元醇

本教以謂塵世浮榮。原屬夢幻。夢中之榮。無足羨。夢中之辱。何足憂。果爾。是正醒時正榮正辱時。總用不着。總驅而納之夢幻中。乃成佳境也。請來一絡索相質。如教中云。中方有國。夢覺常半。以夢爲虛。以覺爲

實必欲反其實而歸諸虛則所云西南方有國常夢
五十日一覺以覺爲虛以夢爲實又將挽此五十日
之實而歸諸一日之虛乎其奈東北方有國常覺無
夢設身處此虛耶實耶且何去何從耶竊意道兄所
見灼然以睡爲夢以醒爲覺灼然不知睡底是阿誰
睡醒底是阿誰醒灼然有個夢境中之榮辱又有個
覺境中之榮辱灼然榮時有個美底辱時有個憂底
却乘他憂美正鬧時硬差他向別處躲避去躲避不
及蚤相隨來也先德云大睡者眼祇管說夢殆謂是
耶道兄不識從何得此戲論千里遙憫如把一堆渴
睡蟲望若人鼻孔裏直撒將來而此即當道人直得
噴嚏一聲且喜同到華胥相見了也

盛時泰 仲父江寧人

報秦淮漁父周隱翁

執事嘗以僕雖不第他時猶可作冷淡廣文僕昨見
諸廣文撲簌腦旁不可名狀跪拜御史前起伏俯仰
不中禮節不知天下孝廉中乃有此一種人豈少貧
奇氣者所可爲僕卽不能如古之賢豪然仕隱之分

頗明倘遂所願便以歲序之資築園城山終隱不出
優游暇豫何所不可夫士生今世孰不欲一涉通津
然而文章之美難兼山川書畫之賞不備聲伎又況
修短不一故人往往得此失彼非造物者靳人乃人
自難求備于造物耳僕生長都邑少壯只操得以彈
力鉛槧肆志登覽與夫題評賞識少宛冕至于琴
心劍俠往往遇之非不幸也又何必低眉俯首取容
時然後稱快哉舟次丹陽將覽止大城山作此奉
報倘能乘麥風而披襟一到林樾下耶

與陳京兆書

始僕與足下同爲諸生志氣翺翺不意爲明經也及
足下領鄉薦教鄱陽令上饒倅京兆試廣平致政而
還謂可教我平生優游以老不期僕以序應貢是時
自憤以貲益田可得不出然而貴入之後具酒食以
餽鄉鄰道鄉所以資燕狎遂使家無留金家多貨錢
于是妻奴兒媼友朋相責僕乃慨慷激烈謂當一遊
上京遂以仲春六日遵江汴淮渡河越滹沱游沈過
樂水以至于涿及抵京師回期月之間其所經不啻

二千餘里大都沽村業以爲酒鵝櫻柿以作席飲非
麥以代糧燒巨枝以益燭曠野多風所聲未報行人
嘈嘈語不可聽馬驚于鹿犬吠于室飲多不醉思如
之何於是尋磨獨步慨想行路之難雨則泥淖沒鵝
風則沙塵眯目寒至侵肌冷令縮項饑不可療倦不
能息意欲變止僕夫在門心將棄行與人告愁遂使
垢蒙衣襟蟲生襠褌鰲顏槁面恍如囚役嗟哉盛生
胡爲乎來此哉既而弭節之後時有遐想潞有底子
之泉潞遺觀魚之樂經太丘則思仲弓歷封近則潞
高適漢家竹書淇留鄭俗安陽由韓邯鄲入趙中山
涿鹿昔所稱許自古及今罕無一人如僕者耶然皆
形滅影消宗湮家沒徒使名姓標于鄉表郡梓紀于
圖史塚墓半頽豐碑將沒此亦良可悲矣夫士以七
尺之軀生盛世上不能如古石戶之農擊壤而遜棄
南面之榮捐卿相之位以取高天下次之又不能負
門徒衡致身輔佐使竹帛流輝鼎彝振聲願乃俯身
章句終年咕嗶夫三年一舉士非有殊制也而乃難
於登天此豈有司之過哉武由習之者不力爾及昨

渡江時當觀限見方岳而下聯鑿接軫盈於道路
鉦之聲相接旌旗之影相連僕歎之曰此豈所謂三
年一舉者耶後未必皆素有聖賢之德伊傅之才與
夫管鮑之畧孫吳之術乘風雲假雷雨以一試之力
得至于此僕獨非人而猶落落如此耶是以自入都
以來遍遊燕市尋擊筑斂刀者而飲之苟足自活便
可經年若少能給薪水之費則去遊太學以須次舉
倘終不成然後隱身城山徜徉恣睢睥睨龍驤若狗
以貴官束以縣邑則家雖貧囊誓不肯屑夫執鞭之
士仲尼不羞抱關擊柝孟子所許僕豈以此二者爲
不足哉顧自村素乏鄉曲之譽又無唇吻之巧奔走
不給俯仰夫鹿直性愚衷恐不堪之也春風乍暖客
懷殊寂窹而作書萬不敘一晤期可卜當同得歡笑
爾

與盧公玉田苑卿書

秋色漸深郊居頗愜昨跨驢沿淮水見潮痕都退岸
柳蕭蕭近搖落矣望鐘山紅藥與黃屋相間出上方
抵田舍農夫收穫是處塲作鵝犬相迎失其所主入

門向夕深林雖未脫葉野圃已有初花崎人降夢聞
至相餽酌酒笑談陶然其醉既而獨坐羣籟盡息時
聞鐘聲度白木末天河掛于簷際繁星燦于戶外從
倚中庭夜半未寢挑燈取書適得老氏展玩數章恍
惚如失乃思暗昔坐圓亭登鷄籠相與辯論窮玄入
微未嘗不踰足比邱誰以薛氏集解馳上王生有言
床頭素書老子及易過此以往罕嘗或披予每讀面
奇之執事昔爲貴卿佩服孔周今返初服單心大道
秘心甚樂之倘終厥事實所願焉相去幾遐形迹可
接如有可教幸教相聞也

楊瑞本 愚南對溪廣西臨潼人

與曹禹疏

君詩高古清奇不減鄴下陳思義武君其首首耶余
於關西夫子但師之而已不敢祖也

又

官者幻也如登場作戲當真不得過場既不佳而物
力復不具纔爾登場左顧右盼計無所出雖有遠舉
落塵之音其誰聽之徒令觀者掩口而葫蘆耳

荅王幼華

登嶽須日晴開少憩山藤亭下然後往陟由谷口至
青柯坪皆可行與千尺墮以上峭壁峻絕足受石窟
半挽鐵縋人不能代其力矣君來當者一杖一芒屨
余自隨之濟勝之具君所自能勿迫循趨起似昌黎
慟哭遺書也

與王伯貞

陶元亮去五斗米歸來瓶無儲粟僕去官三日即扣
門乞食矣幸三徑未荒舊栽綠柳成圍儘可徜徉其
下連華峯上松風飄飄自足整人清癯世事但同之

漁郎不煩桃源人計憶也
周銘 鹿峯江海上元人

與林二史

來教云自服官後日在塵埃中此宦遊習語也然塵
埃二字亦不得況過天地底物皆塵埃也則皆路也
安得不謂之道故君子仁義以爲路是亦仁義以爲
塵埃也仁義以爲塵埃是亦塵埃以爲道也天地有
疾以聖人爲醫庶民有疾以循吏爲醫足下正在塵

埃中微名警時幸勿草草自待

答康小范

詞調者樂府之變也樂府之譜有行有曲有引有騷有吟有弄然行曲主乎人聲引操吟弄主乎絲竹豈不入俗而乃變爲詞調昔人謂李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及清平樂爲詞調之祖不知隋煬帝已有望江南第望江南以詞起調者也菩薩蠻以詞按調者也清平樂本三絕句而已幸復有詞草堂詩餘以麗字取妍卽號爲詩餘然而詩人不爲也來教亦大同小異之說但此中有起調按調之分未知確否

與龔半千

足下卜居必曲曲遠城市令人求半千者不能徑直而得半千之面足下誠高矣衡門之蒿獨茂寒谷之寒不飛足下以不衫不履之身寄情筆墨一抒其胸中磊落嶢嶢之致此種種筆墨皆足千古足下故曲曲遠人而人益曲曲求之雖余懶人也亦未免彼此竊且重食焉奈何

與門人朱四均論史

古今之論子長者多矣惟子由之言曰疎略而輕信淺陋而不學斯言似矣然猶有說焉作史之學若精于採擇者其所取必狹而求理之太詳者其爲文也必多疑而不敢肆故學問之泛濫者其兼收並蓄之際必有所不暇擇而脫略于意言之表者其汪洋浩大之氣自不可得而制然則子長之輕信乃其所以爲博而其所學之淺陋乃所以放言高論而雄視一世也左氏之文多出于誣誕而退之之文時或畔于理噫孰聖人之經以律文人之是非此後世之所以無全人也哉萊峰常持此說于偶論史亦遂反此

湘雲本姓錢江南常山人

與杜三蒼略

終歲衣粗食淡大謂不堪若衣不蔽體食不洽口則粗與淡若將終焉本不蔽體食不洽口大謂不堪若枯槁在身盥水加劍而趣和娣藥則衣食又不暇計墮落一層譬借一層人身難得開道其難焉三鳴鍾數點此處大須猛力提持

與繼開弟

歲暮遠行使我當餐而歎。累日不憚細思之。男兒勝地。皆有分齊。絕裾而行。與幸裾而別。都非了事。人也。黃山谷云。凡有日月風露之鄉。何處不可寄我。一夢解脫。月菩薩說。眷屬繞前。而常樂遠離。夫知所寄之。爲夢而以遠離爲樂。何處不道遠遊矣。前聖珍重不又。

與門人吳仲武

不于佛門下手。定不能于儒門立脚。今軒僭經佛者。謂佛只主一靜字耳。不知深山靜坐一二十年。前邊繫馬磨。卽如簾下猶狗。未嘗不安靜。祇下一片骨頭。卽時忙亂。故佛門全以操履鍛鍊爲主。不可但坐死水也。

寄馬章氏

令郎將命來廬山。趣弟序尊病。草草付之。令郎云。年兄微燕以居貨。驢而出。寄爾此大耐官人也。王梅溪羅一峰家報以說科爲可懼。前途千古恐漸不聞老友此言。若弟則新街柳絲丈人桃花漁父矣。

與子非燕太白

讀莊手不必雅。篇義立解。中間逐段讀之。自成一篇。小文字。凡讀古人文字。切不可上下。牽解錯簡。脫文。非可以今人心眼補綴。卽如湯之問棘。也是已。此句上下不相接。竟校去之。不必如時人定欲貫串也。此讀書之法。

與宋荔裳

昨過練下先生。閱所藏弄書冊。目不給賞。情不給目。辟似如來掌輪中。飛一寶光。阿難右。卽時阿難回首。右時又放一光在阿難左。阿難則又回首左盼。最後出。光定光也。乃兄所作記。汪舟次云。藥翁遺一吏走佛州。趣兄爲此文。兄謂之姑徐徐。吏叩頭。不得文。徒手歸。必得罪。凡戲語之曰。汝如此。庶督我作一篇。極下文字。去必打熬。汝矣。今聞兄此記。文作絕。豈當坐吏有所私耶。不然。此文亦巨。暇得不遺主人。告弟是。蕭穎士奴非張子布。帳下小兒也。

又

聞日下頗苦蕭瑟。兄與弟卦之。旅也。朱晦翁云。不知聖人特地做一箇卦。說旅則甚。弟意聖人說一卦說。

終身亦說仰事吾人一生皆旅也以蹤跡言則吾輩
大半旅耳卦說齊在異上說甚妙旅中不能無備
禦物事只次第去便是風行水上此法不敢獨用并
以爲戲饋何如笑笑

與孫孝則

朱文公云陸子靜之學自是胸中無奈許多禪何夫
禪豈有許多般哉晚年則不然貳詩云了此無爲法
身心同宴如至無爲而禪字亦無何多之與有
杜冠進 還思脫新制廣黃岡人

與黃坤五

鳳達諱字五十年今讀先生昌谷轉身註始笑從前
未開眼也如此看鬼地位居然水洗淨泥鏟打黃昏
使人容易誤平字不得矣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弁集卷之十二

周在榮同客

豫鏡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津客

蕭士瑤 伯玉江西泰和人
參浮圖集

與趙景之太史

人胃氣強盛以飲食雜試皆能納受弱者拊投以不合病輒立見余近人詩合才少不合者多類皆不置不觀非博今人也直以病者弱投其所忌病者傷之爾徂來藥雨蓬意得先生詩讀之遂盡一濁蓋以無累之神合有退之器宿草雖盡入口不滓久而味同漸益入佳似此且可克胃以養氣豈惟不傷而

與顧與治

近來石公諸人雖家人語亦強爲作達此蓋矜其所不足也前輩何嘗如此文生於情人情生於文文人亦未易知也

與范池州

與范池州

治不先教化雖飲如黃趙總不離俗

與黃石齋

至人無欲然不能不飲食六合奉致買米弟從不結區中之緣且慎毋爲絕物之行也

與錢牧齋

披公晚得朝雲竟是一禪悅之友情之所至一往而深然情非深不能忘潘望今美人忽爾與予今日成此是千古情至之語卽是千古歡情之方特未可爲不及情者道爾某偶寄二言原爲游戲第既已登諸笑罵亦須扮演語客癡人見爲何太認真不知此政老曲工游戲三昧處也

與黃開齋

弟且行矣刻溪雪棹隨興行止然布帆已舞且順安開而望五老耳細惟遠公道錫向劉高風烟嵐已音鐘聲依然聞先有雪橋師柄真閑法大暢玄風庶幾唐人所謂詞警者顧此遺譚之如劉笋護之須知愛竹佛法金湯屬累宰官毋令波旬樂得其便若羊與梅公晉卿諸人徒有其心耳入固不可以無勢也

又

匡廬惟九奇香谷佛手諸巖據地最勝以能受用谷中一帶佳木爾古樹千章屯雲宿霧陰晴昏曉設已悅人近開簾幌見利志山思盡賴而付諸成陽之炬昆明劫灰波沸岳頂一幅洪谷子得意書取投烈焙良可惜也且舊餐數百年綿亘數十里深山大澤實生龍蛇羽毛之屬窟穴于中盡林而焚河所迭歷驚禽駭獸并令一朝諒屬仁人必懷惻隱宋曹公琰冬月不治垣墉以蟻虱營伏惟恐傷之今乃烈山而而焚之乎伏乞嚴下一令力禁止之德之休明澤及草木如其不爾後且有為北山之董狐者矣

又

山之佳木如人之有美髯也然髯之絕倫多弗克令終天池諸梵思補其山其亦髯為之累乎今匡君若咸陽望救其坐與之約法三章以為匡君護此髯也與劉晉卿三石梁詩畢竟難和每于杜集見有懷李詩而李集絕無一酬者司馬對劉龍公惟有堅壁不戰此前

人第一勝着也明年到匡山九奇不可無記聞先雲公海內耆宿當以身為床座力護之

又

春浮最安而樂一官至卑而勞辭其安樂而就其卑勞所謂河內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索其下而弗聽索其上而聽之弟之近況似此書此以發千里一笑

荅李梅公

冬夕何夕誰能遣此聽汪生數發水面似海勝琵琶聲也謝夫人定有柳絮之句索和兄豈招我守歲乃是望我解圍耳我不容兄獨快活且教一夜彭彭被上被下不得安妥爾笑矣

與許石門

廬山林陵雲樹相望秋水兼葭徒勞瞻滿近事大可受矣苟瀕危正須國手兄行且坐而論道留侯將何以用高祖也幸為俗驅迫出非本意此路便寒遲遲維谷陶弘景未明中求難輒外遂為入道之緣安知造物非愛我借此以為勸進之資乎

與葛紀老

世談如聚散一器世局如風帆無柁或割墨自衛而鼓發狂瀾或從岸旁觀而指視亂聽自非命世之大入必不能制破簾維而作中流之砥柱其故以老師之出處卜世道之安危矣

復余集生

性懶爲人作致書郵得之於天良不可強盜有伐集陶之塚者久之抱頭而出云視其面如削瓜那復爲得人也一笑

與馮鄉仙

南滁之矢希即速發渠成亦泰之利不獨鄭也凡入牛角轉身頗難勞嶽導河端有藉於巨蟹仙掌矣

又

嘉猷入告薄海騰歡江左拜吾人爲禁中頗牧矣從此高雲流潦接分已懸劉安世不敢一札及司馬相公之門惟相公不忘安世爾然私心所幸在朝在月氏遙禮其師師卽爲引手倘此誠可喻則異香成德摩頂受記時時在大慈加被之中矣

與聶雲閣

見子真使我懷古之情益甚莫往莫來情更當如何弟心衰貌改已非故吾特知已一念炯炯如觀河之兄至老不昧爾

與寒雲

衆苦所集衆生堪忍弟輩固可憐憫矣然衆生病愈我病方愈此世界刀兵饑饉功名富貴文章理學種種傳變症候不一病人未得痊可醫王大須撥眉想亦難得少憂惱也年兄見此將毋笑調達入獄身不求出細問世尊何日來乎

陳際泰大士江西臨川人

與袁特丘

假歸沉醉酒食文字中酒甘而文字苦繼而多焉則苦者不可解而甘者視世之所謂苦者更甚一行作史此事便與假使廢却酒事文事專理簿書似更優閑也弟入肝四十日瘦削過半而荆大徹日日叱罵當應翻覺精神大壯此亦優閑與不優閑之效也吾特丘以絕世之才與超世之識稱爲人祖爲人師時

時有得意事當不快耶則當不肥耶

湯顯祖義仍海若江西臨川人

谷門人吳芳客船使

海剛峰在南盡裁官吏費省至二千餘不佞見而知之
之義兄泉在邊歲師互市費積至七萬餘以爲修堡
之資不佞聞而知之二公卒解名臣吾弟事雖小不
妨以大人自爲也宦東粵者清濁皆易見吾弟勉之
羅萬藻文止江西臨川人

與通君斷

書事多

卷之二

古詩卷三

適欲修問而敵宗名優持筵板之具奏技貴邑其意
欲得年兄領袖此段風流弟以爲世界中崇積數千
年富貴功名皆如此聚散爲然此輩登壇作歌舞等
事亦無不真出精神如聖賢豪傑持性情入世雖幻
泡微塵亦同所以不減然則雖真貴事固當作劇技
等觀雖劇技等事亦可作真貴觀年兄持兩觀行世
用之不窮弟借此輩作古郵亦願年兄寓此意也

與陳興翁

尊公傳擬數日而後脫稿蓋數十年貧賤兄弟有許

多相對悲哀拍於暗咽之時此段聲歎難賢尼玉有
不及聞不能繪其志意者故存其大節別詳見聞所
軼者使人因不甘之言想慕所不盡若鋪揚鴻禧以
光此傳愧才有不及逮耳統惟鑒其草率幸甚

與管弼亮

復辱求天下之文而卒求敢以能薄許人也五金之
所以能薄者以其堅與其密也五金生於土足土之
粹結者乃爲金而金之能薄非薄也厚之精者也故
天下之爲文者不可不爲金

與李小有

足下以三十年名士既不第以賢良高等補爲令二
三知已頗心榮此行而足下願以生平制藝屬不肖
弟爲之言勤勤焉嗟夫此意復令人悲爾夫人生莫
親于心莫悲于心所經苦之處生平掣筋絕脉獨出
性命之物粹於八股雖已知已效於人猶不能遽釋
以去況時將置之不復知而卒應功名以起念當見
名山大川之靈酬此歌歌以少年情炎開進之氣爲
之而晚以窮愁自見之意傳之嗟大足下此意復金

人悲耳

候倪鴻寶先生

場卷視往科精氣稍益挺動向老師所教纖鋒光錄諸物頗復騰出同輩舉謂可元不肖亦私心自喜無憾而振落如前揆之氣類則吾師矢志之時亦不宜爲兼得意之日耳

與某公書

年過半百日月如流功名不立老大之悲其何能已日與外人接亦自常靜夜獨居未免拊心長嘆耳果無能人亦自甘之自反生平雖介然一夫存字寓于天文樂律軍政財用無不加心求爲可用至於今日亦盡自信以爲實有當於事宜而扼之下位如是而言不悲亦強說也一身不足惜顧以宿有時名而成立如是不能不重爲名累名于人親而耐于身即并當爲之護惜猶馬惜錦障泥而況于人乎假令如三代兩漢時亦可不恃甲科今則倚此矣不得此爲地終不可行上之人雖力破成例而下之守例也密終不使鄉科得居甲科上也言及此不爲自傷亦甚

朝廷傷之矣台翁知已也欲有爲于世之意同故曩

舉訴之

李明睿

太虛閣前江西南昌人
翰林堂集四部稿

示學思

文無定體五經如易與春秋豈是今人文體詩書則又異矣若莊騷則又奇之奇者佛經至五千餘卷豈復與吾儒同彼王賈南羅賈中施耐菴又豈拘拘于一例乎得此便知作文之法要縱橫綽綽出入變化使人莫測其起止乃可汝宜勉之

方孝偉

樓岡原名玄成江南桐城人
光啓堂文集

上黃改菴先生

標拜白昔杜員外與閻丘博士同年其孫甫後遇蜀僧猶相與侈其祖父家恩之盛至形諸詠歌蘇端明少聞慶曆聖德詩後出歐陽公門以得見韓富諸公爲幸而託之文章夫閻丘與杜僅同年非官同是同也韓富諸公之于蘇乃名賢非其先人之友二公當日得遇其先人同年之友又官同庚因而當桑滄移換之後藝我永痛之時如小子今日之與先

入卷之八

入卷之八

入卷之八

生則其欣慨又何如也小子猶記戊辰之歲纔八九
 齡嘗強負從先君後見諸父執麟鳳山川儼在雲表
 時執猶子禮拜于前諸父執或憐而抱持教誨之四
 十年恍恍如昨日事先君暮年家食嘗爲小子輩述
 金馬連鑾之樂及海枯搖散之悲曰當時三十三人
 意氣豈不偉哉今幾何時而某某亡某某存某某年
 幾許至先生則指曰是與我同庚尤厚今遠在數千
 里外若何或泣下小子輩侍其傍未嘗不嘆前輩交
 道之古且思何由使諸先生之存者與先君再一把
 手以慰其酒澗而不可得前年小子入闕先君猶囑
 問先生甚殷不及而歸先君已捐舍痛哉今小子來
 三山遍詢先生教感知者或寡及見余穆如始知福
 祿有相者書教孫強飯自樂不覺悲喜盈胸百端交
 集見先生如見先君見先生不見先君不見先君猶
 幸見先生如見先君此豈甫之詩賦之文所能盡其
 情狀者哉即思慕哀拜几下而爲他務阻敬勒八行
 申瞻慕惟先生身經鼎革而碩果歸然當爲道自珍
 爲交遊自珍爲後進之典型自珍能馬精神松喬日

卷之八

入卷之八

入卷之八

入卷之八

月雖東山綠野醉白平泉不專舉于前史矣是之
 餒不足道然酌醉醴歌小詞進稱萬年壽猶子禮也
 典謝蘇卷
 僕致力于文亦有年矣然于今之文罕寓目焉而獨
 誦足下之文日以繼夕蓋僕之僕例于足下也僕昔
 未交于左右西川李研齋亟向僕稱其人其文後獲
 遇之董文友座上足足下微立宏聲恣氣軒昂信其
 人矣然而見徵歌命酒則和聲怡氣以爲樂論及詩
 文輒卻目視梁上傍若無人心竊疑之歸向研齋悉
 索足下所刻論紀數篇讀之粲然有則矣然竊妄以
 爲未盡後足下初自都門還僕問都門爲文人幾何
 曰一二人僕又疑之以海內之大都門之盛爲文者
 奚止一二人而他豈皆不足道耶及昨遠戾陵下薛
 仔鉉家得所畱醉白堂文集二冊誦之而後知研齋
 之非阿也足下之目當仰視梁上也海內之爲文者
 止一二人而其他果不足道也何也足下之文非今
 之文古之文也非特古之文古之能合理學文章而
 一之之文也僕嘗謂天下有文有所以又文者文也

所以文者理也。古之聖賢初非有意於文，不過理積于中，而文著于外耳。韓歐之文，猶或裂理與文爲兩物，而足下則無之不合。故僕傾倒于足下也。然僕愚人也，日誦足下之文，則日求足下之文，日求足下之文，則心契于足下之文者至多，而亦有一二未盡契者。毋教自隱，幾欲求見質之，相去咫尺，爲故人留僕，亦有文數百篇，過嶺道險，不能多攜，僕持其近所作數十篇，而苦無記室，客覓人繕寫，就正，蓋今之以文自任者少，以文自任而能合理與文如足下者尤少。故望者澤也。唯足下教之庶幾，今僕得由韓歐以進，孔孟而令六經之文，再者于今日，則足下之道爲不孤而僕亦得因指示以自信，其學之非誣臨紙怵息不盡不盡。

再與謝敷卷

別足下一年，距足下百里，愚即一見不得，乃欲寄書，又恐足下既貴，未必憶曠昔，故不教及見足下與友人，嘗稱僕，僕之遺且問僕近所爲文，若何，用足感，遂兩奉書左右，冀足下之聞而教我也，乃俟命。

旬而一答，一不答，又答，非所問，猶不答也。或者曰：足下遺僕，抑疑僕耶？不則足下專職事，不暇文章耶？既思之，恐皆不然。何也？足下遺僕，不交僕矣，交之不稱之，謂之問之矣。既交之，又稱之，謂之問之，則足下不遺僕，可信。舍曰疑之，何疑也？或者見僕以內懼憂患之身，困石據數輩，圖事親安，又不忍弱弟之窮，無告爲之走四方，乞憐稱貸以助厥成，近且遭先大夫之變，無以葬，老母老，又無以供水菽，故不遠二千里，數遺辭，犯峻嶺，押薄艱，與怪石猛沙，爭呼吸之命，南

君子雖修職事亦勤文章彼益知職事即文章文章即職事也足下既受民社豈能復如時皆補長綸弄柔翰然古人有窮達不易之心而後有無人不自得之學僕見足下自任素其力而今不然恐其有易之心而無自得之學是以如是其汲汲也且僕在閩三月見閩之事曰亂不可曰治亦不可聞之當事曰不可有爲不可曰可有爲又不可良苦延循僻邪別邪猶聞官倘自此愈尊愈顯愈難有爲何不及此猶得肆力以成昔之學而進可有裨于國進可有裨于世耶僕雖驂不足當足下之賓校執友而猶可爲勸勉之人誠有望足下成之于前而僕得倡和之于後以無負足下交之稱之憫之問之之意幸甚若又不敢或答非答足下負僕僕不負足下矣

李以馬雲田漢人

與程石門

巖澤洞庭間昔人非宦遊仙謫不能至兄五日一山十日一水春而之楚秋而之吳其遊歷不可謂不廣矣朋友之合不合有數雖聖賢不能以盡必故有

見而喜者有一見而怒者有一且而愛慕畏服若將終身者此不可以品地聲望論也今吳楚越澤之知名士無不願交於兄而無有異古其交好不可謂不廣矣如此非有一如江如海蓋代未易之才爲之輝映而領袖則無以服天下獨立不懼之士之心而兄振筆所至牢籠百態鏤刻萬物大者高岑王孟小者亦放翁山谷目前所見未有倫比加以雲心水眼兼收博採一時拔藻之士恒視隻字以爲榮其才具不可謂不大且當矣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又曰忘

已事之已拙笑他人之未工弟今日之謂矣兄以又

游歷之遊如此交好之廣如此才具之大且當如此

豈復留遺憾爲他人議論地哉即所爲議之甚精論之甚深者又豈復有加於兄之上哉而弟則以爲兄交遊太濫于服太恕時日太促有此三者皆能使真詩不出當時識者不之感後世識者或因以致惜而致咎也可奈何

陳弘緒士兼江西南昌人

與吳衆香

劉魏集
卷之八
八卷之二

季夏雷榮子持手札至兼荷以新刻孫可之集覽其
此書與劉魏集俱警較精密剞劂不苟誠宋顯佳
也唐人之集散忘而不傳者什之七八其不足傳
無論乃若卓然見於韓柳文集如退之所稱之僕
子厚所稱之吳武陵一以爲其文甚古一以爲可追
西漢兩君著作必有大過於人者今其集俱無存矣
歐陽公藝文志載有吳武陵書一卷而他氏之目則
俱無之若侯喜所作則雖歐志亦已不觀其名獨其
載於英華文粹者僅僅未紀耳二人見推於韓柳之
文彰明較著如是而其集俱不存其於其他晚唐
者又何可勝道幸而孫燕劉魏集人之書尚存至今
日則何可不急爲流布雖其流布之於今日猶恐猶
之未久終歸散亡尚冀其隱顯任其完缺則其散亡
也必矣仁兄於唐人諸集隨得隨刻使微者賴之以
復顯殘者賴之以復全真快舉也然弟則謂不獨唐
人之集當流布也宋世之集其傳於今者蓋亦可數
矣姑舉一端言之宋之古文始於穆伯長伯長矯矯
劉騷麗之習力擬韓柳爲宗其後遂有蘇子美輩

雅之文出焉而尹師魯歐陽永叔翁然一變於古則
皆伯長所開也然伯長不特長於古文而已先天之
圖書漢以舉未發之秘也而康節得自伯長太極之
圖周孔未盡之蘊也而茂叔亦得自伯長則是朱之
文統與宋之道統皆自伯長創之伯長之文必非無
關係之作也今其集亦竟未見於世而端臨通考有
穆修集三卷而近日焦弱侯太史亦列其目於經籍
志與端臨參數正合則是其集固未嘗亡於海內也
將未有好事者爲之流布耳嗟乎古文之存於今者
鮮矣藏書之家秘之而不以示人剞劂之家求之而
不可得得兩者不相爲謀則是古文終無流布之日
可嘆也即伯長一人推之其餘可知故弟以爲宋世
之集亦不易得而況于唐人唐人之集如孫燕劉魏
諸人之尚存者猶且隱顯于時而況于侯喜吳武陵
輩之著述乎望仁兄留意廣爲搜羅大第校梓當必
有起而助之以成千古之快舉者矣因事漫及頗覺
瑣瑣一切寒溫不悉惟諒

與雪岸

詩與禪相類而亦有合有離。禪以妙悟爲主。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而無取於辟支聲聞小果。詩亦如之。此其相類而合者也。然詩以道性情。而禪則期于見性而忘情。說詩者曰。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而詠歌之。申之曰。發乎情。民之性也。是則詩之所謂性者。不可得而指示。而悉微之于情。而禪置有是哉。一切感觸等之空華。陽微漠然。不以置懷。動于中。輒流以爲戒。而況形之于言乎。是故之文。禪病也。既已出塵垢。而學禪。其又安以待爲世之離。禪與詩爲二者。其論往往如是。弟竊以爲不然。今諸經所載。如來慈悲普救。雖其政行樂息。飛舉動無所不用其哀憫。況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際乎。諸情宜莫如禪。而特不以之泯沒其自有之。光耳。然則詩之與禪。其所謂合者。固有針芥之投。而所謂離者。亦實非有瀕瀕之別也。要在人之悟而已。上人早負雄偉非常之才。適時不幸。既弗獲珥筆而立丹雘。又弗獲拔劍而馳絕域。乃去而隱遁之桑門。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泊然與世相忘。而獨不

能已于五七言諸體。承示靜寄軒集。挑燈道閱之。驚聽駭電。突起平咫尺。或古洞陰虛。屹峙于左右。或龍蛇虎豹之出沒。威松篁崖壑弄之吟嘯。此豈無情者之所可得而托哉。片三閭大夫以楚同姓。悲懷宗國。顧開闢而不見。望長樹而太息。終是有懷沙某耶。作以杆寫其感慨淋漓。歷十餘載。雪菴和尚懷惻惻。篇章而不置。讀輒哭。哭已。輒又讀詩。耶。耶。抑何相合之深耶。今上人雖已着僧伽黎。而腰間寶珙。在山巖。草屨。偶梓行吟。必有微卷而涕泗霑襟者。病骨支離。漫爲評本。幸勿輕出以示人爲禱。

復李公 司 李

昨所得張退事偶得之。構李李君實諱日華者。經書中伏承下問。謹備錄于左。君實云。太極之理。人知本於易。而發明於周元公。以爲元公之說。與伏羲畫卦同功。然考東漢張退。則已先之矣。退字子遠。餘子人常侍其師徐幹。過陳蕃。時郭泰與炳在坐。群曰。此張退也。知易義。蕃問退。退對曰。易無定體。強名曰太極。太者至大之謂。極者至要之稱。蓋言其理至大至要。

在渾沌之中一動而生陰陽陰陽者氣也所謂理生氣而氣寓夫理者是也蓋顧炳曰若何炳良久曰得之矣觀退之言其精切且不曰動生陽靜生陰而云一動而生陰陽更自有理合處甘實之言如此致諸翁宗徐稱傳竟未及附載張退姓字惟饒州府志有之其敘大論易一段較君實先生所記頗末稍詳君實想亦據郡乘拈出者也他無可考也太極之理宋儒矜爲不傳之秘豈知東漢高士已有剖摘奧義如張超者哉併公劉虎才忠烈在勝國擾攘之際身死而名湮沒猶日時勢使然乃若退之品行昭耀千一代之得獨子爲之師又得陳蕃爲之薦辟而二千年間故郡學士大夫竟不知元嘉有此名賢弘緒每遇諸子之祠仰視爐象俯祀湖波觀徽君子然據南面之生而曾不得一脩食之弟子輒爲低徊竟日頃老公祖聞發幽潛表揚先德併公一門死賊之奇既已揭日月而光天壤矣竊意明經大儒與仗節孤忠兩者並重誠得乞靈片楸特製張君之主祀享祠中俾如宋儒道統實淵源於徽君之衣鉢亦千秋之快舉也夫

以徽子陵之特絕而脩食者則有方干謝翱皆其代之名賢若退則親受業于徽君者又非干翱之比山川勝事待其人而後傳文章風節如老公祖人神并渡蔚望弘緒謹拭目俟之夫饒州府志別錄一紙罕覓諸客賜悉不盡

荅張謫宿

讀兄佳文深心厚力卓然無所依傍小序草率應之水火者未易肖似繪風雲者難爲形摹惟不足之憾也所刻何心隱集甚善弟嘗與諸友然歸渠固負豪氣而祖死不葬父在不奔見黜于名教備者不錄心隱生平所爲皆忠孝大節即其說託此坐陸去分宜之相不煩批駁請劍而大奸忽爾其覺其作用最奇真能以忠而成其依者非歸渠之所敬並也心隱之文盡于兄之所擇其軼事見于雜記諸小說者頗多兄能博採而彙集之以盡心隱之奇亦一快事弟又聞心隱之門人有呂光午者浙之大侑也其人與文之奇不減心隱心隱嘗以金數千買

之使走四方陰求天下奇士光午榜制縵衣短
之衣挾健兒數輩放浪湖海窮九塞歷郡邑所至凡
繭衣黃冠與夫商賈僧儒夫廩養以至椎剗掘
之流備一節之用擅一得之長者皆藉記而周旋之
以故心恩所識奇士盡于海宇心懸死陳尸道傍有
二人犯相國之怒仰天痛哭收其道散爲之推葬
其一乃光午也今其文不知頗有傳乎其鄉否其
之人頗有識光午之姓名者否天下承平無事士
而猶須黃紙以死淹沒不傳者何異其人在
耳已不免嬉笑于里巷而見侮于寒衣博帶之儔何
況于後世使後世無見輩好奇爲之表章雖其奇如
心隱者亦且忽與草木同腐又何有于光午之
乎吁可慨也兄之交遊遍于天下或有能知光午者
幸一訪之求其遺集以附于心隱之後更快事也

與王友書

辱手示知抵江州念符生未繁過滿大千無處可托
七尺前輩謂避暑須向湯鍋裏去然則避亂亦正當
向劍戟叢中去若必得屋舍阡陌良田美地然後

妻輩于而往敢恐爲捕魚人所笑東坡寓居惠州
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而勢不能
良父忽曰此間有甚處歇不得處山是如掛鈞之
忽得解脫一切境界大抵如此覺桃源二字誤人
少桃源須我輩經緯而成豈有天造地設之壞土
世無王無功所謂醉鄉者真不知其相去幾千里
功在醉鄉亦在又何煩壘糟爲丘注酒爲渠也

與朱蔚園太行

東陵何足傳政以種瓜而傳今維揚瓜洲鎮邵氏
孫尚有僂僕而治畦者假使當日五等榮華再延
二百年亦決歸于灰飛烟滅未必能綿亘如是之長
也把鋤袍襖終其身而不悔已足報答祖先先覺諸
翁爲第二義昨詣彌俱聽其叱牛之聲過于釣天之
秦村居自應以此爲法耳民書二卷足補養餘月今
之遺缺附上典記此事講究益深喧囂益不相涉便
是拔宅雲中之候矣
徐世溥 巨源江西新建人

從宮詹錢牧齋求宋墓書

不

今天下之有牧齋先生也。文章丰采。爲世所宗。天下之士。思一望見其顏色者。衆矣。古之君子。于當世先達。偉人。莫不及汲焉。願與納交。然或欲一見而不可得。欲致書而無由。今不肖之子先生也。知其名在垂憂之日。而通家在未生之前。豈非厚幸。然自己巳春。奉教以還。不還問者。又三年于此矣。夫以世所願見之人。幸列通家之好。而不通問者。輒三年於此矣。其踪跡不可謂不疎。乃不肖服膺之意。固未嘗少有衰諸君。今得讀先生諸古文辭。李先生祠堂記。冲澹幽折徐。給虹墓誌。雄邁奇變。書陳敬初詩後。辨駁嚴暢。稽考詳實。蓋考嚴之文。古人猶難之。君家純中與浦生墓誌。則子瞻之狀。勿安。昌黎之寫鄭君。不是過也。其餘譽無溢美。文不揄賁。而往往錯綜。逶迤頓挫。厥概未嘗有數行徑直率易之文。是今之爲古文者。殆以牧齋先生爲最精已。又從方伯昭度。潘公黃黃石。諸公。知今天下之藏書。惟牧齋爲最富。則與不肖之好。大有同焉者。家大人驅馳四方。所至惟收典藉。所藏不下二三十車。往往爲諸兄弟持去。其歸不肖者。

健五之一。後稍稍收殖。數處之間。于所宜有者。殆已錄之。未嘗玷闕人少許。故人亦樂假之。非敢曰吾必能涉焉。以爲猶賢于梓色狗馬者之爲。又性于他玩好不宜。故于此道食而不止。竊聞大箭所藏。有畢仲游西臺集。蘇叔黨斜川集。原父貢父奉世三集。此三集者。世所希有也。以世所希有。而吾必欲有之。武以爲好事。以五君子之精神。幾將泯沒于世。幸還大君子而不公諸同好焉。吾知先生之不忍也。敬因奉書。書估之便。奉求貸錄。明夏繕還。如以爲不信。則此書其息壤也。悚息悚息。

黃國琦 五湖不公江西新昌人

與周樸園

來教今天下無不詩人。今天下無一詩人。此與邵天津刪後無詩之語。直是鐵錐相對。詩於是有一言于先生。三山曹氏選十二代詩。虞山錢氏選盛明詩。皆因人而錄其詩。非因詩以存其人。惡濫已澤。斷不能行遠。先生眼精手狠。何不取兩書而痛刪之。去于存。

百去百存十。甚至去十存一。余師陳幾亭先生嘗涉世受用在一恕字。讀書受用在一刻字。此義非生不能守也。

又

雙湖遠貽定非方物。以先生之一絲無取于青也。亦方物。先生以山緇惟山中之所宜服。故破舊購自市中者乎。因念世際滄桑。滿天兵火。如渭川千畝竹。安邑千樹栗。江陵千頭木。如今僅見之龍門。出縣縣商得因之以實尚青。所載然則猶古之青耶。

又

吾鄉王于一才人也。克以窮愁。然其所爲詩文亦竟得力于窮中。何也。詩文有生境。古今人所不到。不閱於跳躍。叫笑庸庸得意之人。而憤眉怒額。幾不能自作者。反得以一往之氣。而犀利其鋒。然則先生梓于一道集。傳才乎抑以傳其窮也。

又

昔于先生之拜玉臺中。問數君子姓名。當其割臂疏。

而咬定牙根。一味強項。不惜功名。不惜姓名。不惜家世。真可拜也。但古人爲朋友死者有矣。至學家性命功名一笑而盡。擲于先生之前。爾時諸君子自視爲何如人。抑視先生爲何如人也。弟於是知拜玉臺中先生。非拜數君子。直先生自拜先生也。

又

承惠野人詩。其辭遠處殆學陶而未至者。然下筆踴躍。珠無半老。朝市煙火氣。真有野才。先生刻其詩而行之。豈覺中無野趣者所能耶。

又

監司之不可爲。莫甚今日。然出部院大臣而事之。出傳涉今古之大才人而事之。當無不可爲乎。昔秦帝駕海鞭石。城陽十一山低頭而受呵叱。盡向東行。獨青之牟州一山昂首孤立。秦不能驅。則青有先生當亦牟州自况矣。

又

萬柳三庄已爲衆水所府。不相他江流也。年年柳屋廟。年年魚遊柳。巖而仙人之夫妻子女。且半寒。

魚之腹矣。望秋之獲。既難。資之馮。奚君而任土之責。空雪涕。千石。陳吏也。奈何奈何。

又

先生於吾鄉。伯玉蕭公。極稱其手箋之妙。謂其能移魏晉人之風味於近今。誠知公也。然弟觀從米習尚魏晉。未有不流於六季者。而公先陳艾而開豫章。文社之宗。一時如陳士業。徐巨源。蘇武子。王于一。皆能復興。虞陵南豐之盛。抑獨何與。蓋魏晉文章。雖去者。漢魏勳稍遠。而其蕭疎曠放之致。猶足存。古人風調。惟漸其腹。而不自出。是以日遷月變。不至於泮。偶驛屢不止。雲閣諸公是也。惟公於魏晉中。獨取王郭以上。經心與異。不啻自爲一子者。故一轉而爲此明磊落。其入於龍門。大家。固無往弗合耳。今觀昌黎之文。少年所作。有酷似子書者。大士大力。造語不在揚董下。皆可徵也。故同一魏晉。而中自有辨。先生汲於漢宋者也。於伯玉見其合矣。

又

明聞之園汴也。城中食盡。兵惟飯人。城外食盡。賊亦

飯馬。且闔目飲羽。于是決黃河而灌之。余友王黃。時以直指監汴軍。大剽舟筏。奪數十萬汴人于河伯手中。迄今海內功之。謂城中有一張林宗。未能救出。使乘瓦而格爲人。勝雖數十萬人之全。活恐未足多也。

又

吾輩讀書。且其問所讀何書。先應自問。對書之人。爲何人。嘗記文太青先生之生平。歲三百六十日。大疾。病不荒。一日有十二時。雖冗極。必割取一時。心暇並行。多則數卷。少則數十葉。起止皆按日。銘定。其是日遇奇人。譚異事。或值風日怪變。及聞好友進退生死。咸筆之書。巖此其人。有一日不讀書。有一日讀書。而不自問者乎。於是新城王季木。上谷賈孔。上虞倪鴻寶三先生。皆奉此爲讀書之法。先生今坐大業堂中。日攤萬卷。至對書爲何人。先生想久已自問乎。

又

花一也。往往種于幽人靜室。視種于大姓名園。更覺

香深甚矣。花非無擇也。今先生以幽人之致。居有以靜室之心待事。益梅有知。當不及春而始香矣。主臣倪康。聞公閒居江南江寧人。

與樸園先生

以離世高
附後世文
家風氣
雖別有
之而求
其真
自是之

詩文異道。鮮不謂然。然文自二典以至左氏。皆簡勁朴直。無傷宕往。而離騷一篇。祖構風雅。實開後世馳騁之端。觀賈傳過秦論。紆徐委屈。複而不複。篇法實本離騷。今跡其手屈原賦。鵬鳥殆非與騷無會者也。自是之後。昌黎盧陵。以及青山父子之父。似與騷體絕遠。而不知其源則一也。然其所以往復百折。而不離乎其宗者。豈好爲是繁複之詞哉。曲而盡婉。而多風。不過與詩人一唱三嘆之旨同。而前後淺深詳略小異耳。豈如後世之論工於詩者。未必工于文。麗于文者。未必贍于詩哉。先生之於詩與文。固有兼才者也。敢以此質之。先生以爲然否。

藏弄集

卷之十二

藏弄集

藏弄集卷之十二終



顧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弄集卷之十三

周在渠園客

豫儀 周在凌雪客 鈔

周在延津客

曹 堯 素山東益都人
大樹堂集

與房恒泰郡倅

拈朽老農日愁乾早春行盡矣懼溝壑之不免也幸

柳柳牧頭下垂碧綠率蒼頭採以供食春少穀豆穀

以沸湯名曰碧綠粥粥味冲然時當饑餓未嘗不

樂然惟是人望雨恒受困於連綿其苦難得之

則將口腹之中有別味非凶年不知有此三十年老

友發舉以問

訓憲房海客與李太宰宋九青牧卜下獄曉

用意筆事着手不得自有不必着手而得消歇處小

人造意窮時筋骨露時自家達初不遇時便是不必

着手得消歇處也知親家意况坦然常在事外耳

與趙岐陽官翰

僕遺人遺物又故遺之醫相贈呻吟之中而身

得閑事得簡日求靜不得病始得之病何負于人哉

山人苦繁甚于苦病病實未嘗苦人惟人世一種繁

文縛節日衍日多令人神疲意銷支應不下時苦不

可言此葉少尹所以閉門謝事至於足痺也張璠曰

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為我不能吾效子亦服各聽

其適而無相嫌可為平等世界矣

王象春 李木山東新城人
增補集

與錢牧齋

聖方之民言語不通弟謂一地有一地之音何必

言相效近世相尚靡靡在江南風土冲泰固其所

而北方軒輊鬚鬚之夫亦勉爾降氣以為南弄豈不

可耻弟本聲氣之自然矢為齊音寧仍吾伶耳不顧

兄之請也

又

丈夫不得手割天地名華竹帛二毛漸生行且草木

腐矣秋實萎落朝華誰采語之憤慨聞者有如腰鼓

若非批汰狂囂何以度日生活願貴人與得時之人

少聞文網勿成詩矣

與弟

晴湖蒼然田穰無復烟波蓋逆賊到摩壤之也昔觀
煬帝鑿河羅宗築堤至今享其利蓋人主即為荒淫
之事終有帝王氣象若到摩壤湖便賊頭賊腦殺絕
酌致子每一到晴湖輒起懷竹之恨

與王損仲撫軍

子鍊先生白雪樓有二其初歸林下卜地鮑山在王
舍之東北隅鮑一卷石耳下有叔牙城即大夫采邑
子鍊當日篤重友誼慷慨俠烈或慕叔牙之義而卜
鮑乎矣

宋之二

鮑山在王

鮑焉未可知也東年又築樓于城中湖上碧霞宮之
側許殿卿贈詩所謂湖上樓是也今已為富家馬廐
子鍊身後不第堂攝失守并禮祀絕續蔡姬乃其徒
兒之最慧者不減蘇老朝云至癸卯已七十餘尚存
在西郊賣餅弟聞之急往視則頹然老嫗耳因而泣
下周之賢夫我朝文人天福之薄未有其此者先生
有意當覓湖上樓基一為修葺保存其舊即祀先生
其上竟其族子青其矜俾主祀事于鮑不朽先生不
朽矣

又

昔人詩禪並稱尚存大雅以今觀之時杜詩似宜
端禮門豎黨人之神翰倪肖隱為學之宗漢詩者檢
錄白餘唾矜探靈蛇馬于鱗先生為俗為腐門外
漢此輩使生七子登壇時恐又咋舌而退且自恨其
聲喉之不響矣

與劉公嚴司徒

秋雨初霽競秀爭流登北極臺瞻眺不禁叫絕幾欲
寒風入極我公之書跨軼古今但久秘的稿底以錄
示人後今乘高縱日乃盡得翻閱真謂獨恨無
取耳

宋之二

真謂獨恨無

李開先 伯華中麓山東章丘人

與人

古來才士不得乘時所用非以樂事驚其心往往登
狂病死今借此以生消歲月脂老索僕耳

監 田王前山東西聖人

虎谷上石淙書 司寇公命作

伏惟晉位太宰竊為天下慶而不敵奉問者匪敢放

劉元斌不通司馬公之義也時事多端每一紀筆
長太息而止又不欲煩瑣作世俗來厭語是以因循
至今失禮殊甚負罪殊甚近于吾文中始見陞少保
蓋慶位之念崇而志之可大行也山中屢聞忠諫之
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爲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登
之時路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
貶數日之間兩轉未又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
既不獲遷之青瑣則推薦起程在執事筆端焉
相乘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今古哉
余文雖通實相然歷歷猶存落筆以爲
筆勢而極貪之陸布政又得趣極今文達之貴
在哉一時快意可略也前輩影帶之多役人是非
論可畏也一時私情可略也天下情觀之嚴史氏
裁之公可畏也一時極樂極貴極富可略也每日
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往者未
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
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
頹廢恐有奔趨富貴碌碌利達之人極見之弊非

功復德之詞則乞憐求哀之語未有以直諒之言達
於聽聰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某敢布其愚端
那 伺子愚山東臨邑人
來會館集
峇山陽郭令
寄來罷罷細好無比有衣有祿可以半歲矣邑人
紙竹乎楮乎敗魚網乎妍妙輝光上擬倫色下亦不
減澄心者可將數番至
張鳳翔 蓬立山東堂邑人
石渠集
與王飛白
余年已四十二處處無所自樹十年讀書所作何
與其半浮半沉計得大言到手何如獨來獨在留得
面目向人飛白視子豈苟且以赴功名之人哉
又
僕生平孤行已意他無所異于人惟子者有則
後左右皆無所見
峇杜友白
久不聞問夢寐爲勞我輩奉事先已拋此進賢廣外
當說便說當做便做不得欲便去担心白意信則

往視一切千藤萬葛一斧斷去有何料。擬深友。我已然睡矣。

張爾忠 首仲山東濰縣人

復吳撫臺父母

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第慮無可爲之人。豪傑于此著手。聖賢亦正于此著情。吾夫子與黃老中情。只爭得個冷熱局面。即分個大小。究竟貴老是吾夫子範圍。人也知其不可爲而爲。原是頂禮。不是嘲笑也。

宋 饒 業我山東臨朐人

集友

吾今人筆力絕好處。只是徑行無碍而已。作文作字。作人總以此法爲量上。禪家云。離東轉汝來。此語極人荷去。盡沾滯一生受用。無窮。

傳 國 明斯山東臨朐人

與呂參政

戴業青眼。見委白描。本可一揮。何須三日。偶緣小瓦。不獲操觚。有違命期。無所逃罪。但章句起家。頗煩循良之傳。留旅未學。何知穎畧之書。昨屬代斷。點鐵之

技已窮。今再續貂。書虎之蠅。畢露所望。沒誠。恕其過步。

盧世淮 德水山東德州人

與程魯齋

仁兄云。紗帽備巾。二項俱帶氣息。而山人又不乾淨。至欲得不挈腔。不作勢。不弄間事。不弄猜。晚者飲酒。高歌脫然于世。故之外。嗟乎。此活佛真仙也。安能且暮。即遇亦付之想。像爾矣。弟懶不讀書。又好買書。老鼠生。姜爲可厭耳。

又

集友

卷之三

人讀古書三

弟從三月廿五日下午城矣。痛定思定。不眠着想。已而酒醒夢回。月殘風曉。恍然有省。覺說貧說夢。猶是世情。直扣到本。后一着。臘月三十方是了手。因想仁兄浮繫在京。半上不下。作何底止。此時該自尋出身之路也。五十餘年。老兄弟骨肉有加。肝腸相映。不比世味。友朋不關痛癢。不管死活。終日發達遊談。以好鈔。嘲相。局騙也。仁嫂仁侄。俱是絕世聰明。以將弟語。細細商量。且看何如。弟語傷苦。然而回味甚甜。亦知仁

兄忙熱之極。送一碗飯。燙湯耳。

與沈無回

弟近來苦心痛。蓋皆酒所致。然亦有一種惜。覺庭前之物。數脫不開者。酒居十之半耳。

天

老弟兄相會。一句是一句。一杯是一杯。

與程正夫

久病危。餘光尚在。忽憶往時士大夫。門戶甚廣。人亦多。皆爲痛哭。固知虛意。氣假名。苟乃是殺人。亦無面人。又枉醒不已。可嘆也。

又

僕所鈔世說新語。去標目。存故實。畧玄黃。取神駿。蕭蕭。令人一讀。起立。後此不敢以風流二字加人。

又

養生千五言律。不敢以千里畏人。纔至七言。則自惜袖短。納手知寒。

又

天下事。無論作文作人。只以老實穩當爲主。唐詩之

妙不可及處。皆極安極真。而清微變化。天趣溢出。所以獨擅千古。一至李長吉。便覺面目青黃。泥極。極。至如盧仝輩者乎。其于詩。元無才無學。然已交二字。非曰能之。願學焉。

與徐元欽

病中讀唐人詩。因愁勞之餘。不欲以拂逆。語。懷。取一種娛悅。客與之言。以消暇日。

又

其元欽談。殊不沾濡。如風吹水。遶然而已。

與趙仲啟

僕不知禪。不好禪。偶閱石門文字禪。特愛其文字耳。就中題跋一部。尤可愛。乃盡錄之。異哉。此僧。遂欲與東坡山谷放翁諸先生高比。端片天下事。可以族類論耶。然每至悲涼。嗚咽。慷慨。激烈。處。已其涕出。淚流。肩膊骨。滿。蓋尊宿中一片有心人。也不欲自私公之。于兄。竟讀之後。有所得。字以相示。

與張子襄

平生平性。暫且怡。每以本業爲難。局當做秀才。苟便

王不昌
孫不昌
孫不昌

跳而匿諸古。復流蕩不能讀大書。史外餘文非經朱
子零星。瑣碎聊以自娛。又腕中有鬼不解臨池。祇指
如椽。運筆如杆。醜拙苟簡。略似字形而已。則今之所
刻是也。然遠道何書附寄一本為同心噴飯之資。亦
何所不可。

又

偶聞古樂府。與之所至。輒舉括為七言。揚碎古辭。美
排近。體不倫。不理無着。無落何異。取山龍華。蟲為和
服。窮。移。詎止。天吳紫鳳。顛倒冠裾也。哉。幸赦之。

又

夜來之飲。人酒俱佳。今日得足下詩。詩更佳。開筵一
吟。又是。一醉。

與葉潤山

道理外無文章。德行外無言語。吾輩既為聖人之徒。
奈何讀非聖之書。來誨當銘諸焦肅素園和律。惜
評一番。蓋形跡至此。脫盡矣。如欲付梓。即將吾兩人
手評元本。直刻之。凡因點漆林一毫。不敗方兄。吾兩
人求正于海內有道之念。不似世人一騷騷貴朋友。

互根標異。不肯以一絲破綻示人也。

與陳幼仲

點定唐子西文錄。已付梓。人特奉覽。僅于此。既有
士炭之咎。而甘苦酸醎。與世道迥異。無端刻畫。強令
人觀。面孔離奇。幾同怪物。然虛心平氣。默考旁求。有
一得焉。心思獻之古人。告諸朋友。斯所為風雨。錫
而不容自已者也。

劉鴻采 松蘿若承山東長山人

蒼文登令解宅平

書生策策伊吾。莫不以澤民為口實。迨一通仕藉。則
神魂夢想。皆以臺閣清華為着足處。究其所以為臺
閣清華者。非詩酒清談。則門戶銜角而已。此身既與
民濶絕。而此心復與民漠然。回想得志澤加四宇。與
已了無干涉。此等顛連困苦。世界亦安用清華。豈
為哉。不肯謬謂現世救苦難。如來定生。在銅符墨
中。一低眉則大慈大悲。一彈指則無量功德。我公如
不信。請畧一留心。近則期月。遠則一年。東海之濱。以
人合掌頂禮。咸頌曰。翠堂之上有九品蓮華寶座。一

大方廣
華嚴經
卷之四

大菩薩現宰官身說法其上彼時我公方自信方信

不省之不誑語也如何如何

劉孔和

和之山東長山人

古人辭錢精刻已極今人反混淪雷同如崔馬中范

冠蟬綬之歌取意巧肖今人如何做故凡詩不有淋

漓痛癢處妄擬自然首僞品下品也

簡則能古真則能末為性情則能奇無定格則能細

不強作則能成作品

工拙皆是下品

詩以自樂自解不論工拙俱有可傳詩以奉人不論

工拙皆是下品

詩歸不無偏處然予所見數十家選詩無過此者大

率鍾譚心細有間工夫

宋元詩味薄亦有數家可觀者終是排布處多含著

處少風氣間人如此可數可數

用事有直寫上者即非書麗亦是磨鍊古人用事多

影借死事用的活且影借則不露痕跡抑揚俱藏於

此如江上從蓬萊紹杯也

馮源

白山山東諸城人

學者有志則世務不親浮濁不生清虛彌米門開丹

熱定當有會讀書之事名實各殊總之入牖不遇耳

無苦心而天以為苦無積學而天以為積必無之理

就此作德作僞時已將後來讓破矣三弟為先人之

少子為兩兄之愛弟率子任攻苦弟之責也秀才出

名便是不中消息入定勝天理殊可信名賢之助萬

不可闕交游之事萬不可淺每見為名士時結納聲

氣贈答雲合比升沉分徑至親疎絕之矣言之令人

慨歎毋言假意氣的是禍根勿言揮霍的是貧苗勿

言豪傑的是獄訟音耗汝兄以清慎名齊非所有益

只求為平常清和無事之人足矣愚兄老矣吾弟場

之

高行

與周成齋

二字之集案上本有回來亦受讀書李冠陷京而燕

中者失謝冠陷瀋而宋中者失始知茂先二十乘勇

李東先生
居煥過
風日晴
期日所一
而面出正
嘉石義陰
即書顯而
因見者不
知其爲先
生也

又

藏書集

卷之十三

三 嶺古堂二封

清渭三子。妮妮松枝。應爲惜耳。敏公年兄。南還急。聲
新詩數冊。後以無別本。來索還之。至今以爲恨事。第
雖素不知詩。而于時賢中心。儀者三人。公與之。虎梅
村也。龔如金。鵬勞海。奇使無前。公與吳則真。長仲。祖
一。代宗雅卓。然正始之音。數年來。每憶不仙不佛不
封侯之句。輒爲莞然。公侯且置。李北平自爲解嘲。若
出世。是吾輩屋裏事。何得向散花人。女受記。藕耶。咲
笑。老公祖久官南服。異人按脚。想已發明向上事矣。
弟亦孜孜向黃冠。無大劫。參究未得。于當策蹇問道。

熊軾下。或不惜發覆示之乎。

與瑤星

時光有限正要於歇脚處討下落時已做到如此付
之後世子雲把布裙高束柳條圍腰不顧人直入千
峰萬峰去千峰萬峰應在腳根下不是離草而索居
但要自己心迹高遠眼光透亮不被五欲八風之所
搖撼目前蕩蕩地富貴榮辱恩愛煩惱把來如紅塵
上片雪又管甚麼悟不悟死也生也

又

古今圖書集成

服食起居吾人自有分限草料唯有富貴人受用
澹薄不得熱鬧了冷落不得不得則謂之失得
念轉胸次故每學道不能懸崖撒手也

袁楷 茂林陝西鳳翔人

與黃維章

年兄負海內重名所居舟車相望之地戶外之屨常滿古人云有一世之名者具棺世長雖年兄之謂若弟介在西鄙非世所指名不待船期便同沉矣

所是天差勝年兄也少年讀書錯認題目

仕當之耳今知隱固大難如龍蛇之蟄無從見工

躍不獨榮我以祿不可避成我以名亦不得此豈

易者然吾輩不可不勉勵也

康范生小范退思江西支福人

與在巷

世間所最難降者文人之心耳負氣則多上人舞

則必戾物而其榮頭所繫非者淫詞狎說鮮不

則愈壯氣華朗至先正格言概視為狂悖不

敢不寓目不忍不寓目焉乃知尋常語句中具如

妙諦即文人之心亦將降矣況其他乎足下之功

不在焉下也

王若之湘寧山東益都人

與王鍾湖

前千手千眼何若慎十指十觀哉

荅友

與此君談治術不知雪空夢就鍾於張平耳

寄友人書梅

花中果許世外佳人格墨香雅彷彿況彼鈍手信筆

掃圖豈有合乎惟其不肖形成許日略可

荅諸菊陳

所論書書搜箇中僅得十種前此尚有十數卷册兩

載邀遊悉咀嚼于陳蔡間矣因想吾夫子皆不及門

之歎或是饑餓散失聖賢且爾何有於微物哉沒發

一笑

復江斐仲

兩來來京仰兩次感病二豎反似賢不欲主人之妄

出爾

李煥章象先山東樂安人

荅葛童子

村居無賴那箇及門發而讀之則子近十七藝也

昔則道矣但氣象沉鬱如走深谷密箐中山嵐江

名花異樹辜負不少子宜自念當之錯器易具欸

之製錦易其式斯善矣三編食系食知所愛正在此

答趙卓子

葉使君心耗軍國猶念及鄙屋之卑可謂劇不忘道
勞而能學也弟入春來逐賣菜餚湖海城中不捉筆
久矣足下復以此見託正鍾離雲房閑閣後猶健刀
斗聲可笑也草草復命特見下巨靈手在

與夏蒼壁

兄之官綏寧矣誦南天不見雲之句襟期當何似也
當兵火初定地須細心經畫勿只閉門纂集使彼庸
妄輩謂我輩困于三尺之綬也

與章薇庵先生

殷成式易解呈覽此手稿先生當鑒目者也
又

家兄工騷賦而每於記傳思齊嫻小韻而困于長幅
林馬鳴雷天鵲擊各有快也

胡周鼎

與周二爲表兄

昔賢述懷感遇覽古贈人不謂其下明時同相憐
則和今其人與事電滅灰寒而篇章半軸有海風吹

之不斷明月照之欲來者詩益天地一靈物也吾兄

再走京師應選成均名益顯乃益肆力爲古文詞而
發舒其志意年來石馬荒涼銅甍蕪沒思上雨于王
不稱虛笛于馬蘭成滄江日晚而停棹旅館燈殘而
賦夢怕彌深意無告而詩亦彌工今取吾兄諸體讀
之悲壯有氣沈鬱多思波瀾不窮紀律自細夫讀離
騷者思善鳥而懷香草達琴理者開貞心而贊優德
方吾兄名動輦下時設謁紫宸紆轡納致身青雲之
上猶報之也且

與章集

卷之二

三

下詔求賢之日當途推轂亦欲得郗說以爲賢良高潔
矣卽頃顏闔在野時來使者之求曾不肯投步獄后
順風流弊而人涉卵石林臥如故崔駰曰衆余馬以
安行吾兄之謂也讀吾兄之詩能不唏噓長歎哉

與錢開生

昔聞北海徐幹之言曰幽微者顯之原也信康曰吾
昔讀書頗得并介之人然則道數清矣而後得通人
之心極理契元聲而後信題人之有明倘令學而願
者未必達暢流而指木未足貴也足下懷志寧臺著

辭安雅。繼以年歲。不折不撓。自此而往。贊國華揚。芳秘如吾。費前章之震爍。顯榮要亦取諸具快。而是兩而又何數于遇合之際哉。

與趙振公

前足下之詩。發兩伸紙。則若披符。今白雲康之風。相如凌雲之氣。曠代仰追。軒輊不階。足下既早。照圭璋。跨觀天路。適逢景運。并吐芬芳。與轡旗。貴客車馬。大賁詠寶刀。銘長缺。千英萬傑。推讓俊才。而翺騰。踴躍之側。單懷細罔之內。論古則九品在心。思賢則三秋。

藏書集

卷之三

藏書集 卷之三 藏書集 卷之三

入賦玉琴。高張新詞。于擊且擊。馬京苑。浮檀江。淮東。朕海岱。南望瀟湘。既入目而登心。輒抽毫而染翰。其風徽雅。尚以視鄭。苑清吟。蘭亭。簫。詠又何讓焉。山林之士。折芳馨。枯委。謂詩之爲道。窮愁乃工。腕脫乃達。睹茲英華。境會之交。全者猶玄。剛。積玉。奕洲。聚桂。不自知其窮。流而追歎。爲神仙之域矣。

與佛果和尚

讀和尚詩。錄擊碎虛空。打翻巢窟。從不思議中。流出玉漿。向大千法界。東迴寶炬。無一語不爲人發意。棄。

開心香者。所謂。豐于坐虎。豆國。收。施。不過尋常。常。勤而雲門。喫茶。趙州。喫粥。便是無上風規。今日古堂。赤提亦。驕得象王。獅子。真爲。海。師。矣。學人。輩。讀此等語。不能解。黏去縛。且。優。釋。迦。嚼。六。平。麻。麥。再。向。不。死。亭。前。指。出。香。樓。可。也。

與人

吾聞扶風有帳中之秘。江左貴青箱之書。必謂孝經寫本。不須曾子家傳。文舉斯言。亦非通論。

與州守白林九

藏書集

卷之三

藏書集 卷之三 藏書集 卷之三

我公英察內敏。高邁襲黃。弘獎人俊。汲汲于大教之本。視文翁杜翁。較經。傍行。又何多讓焉。仲宣評論。備吏。及覽其荊州文學記。謂劉君建。泮立。師。五載之閱。負。占。荷。器。而。至。者。三。百。餘。人。修。爲。雅。論。今。我。公。裁。嚴。微。科。案。無。留。事。偶。迫。其。暇。開。學。宮。問。坐。之。達。揚。博。士。胡。益。之。訓。而。整。襟。肅。履。者。繼。踵。所。執。筆。評。語。之。文。輒。已。成。吾。何。導。化。之。神。速。乎。良。由。京。師。宗。教。天。感。人。盡。乎。若。寒。月。之。春。淇。乎。若。清。明。之。月。自。能。起。敝。扶。衰。蒸。蒸。文。治。仰。要。江。一。示。帶。水。鼓。人。龍。伯。當。亦。感。公。特。

試式廊。靈海。委輸地絡。以仰助文淵矣。

李涇中謂清山東諸城人

與陳弓良

昨道經萊蕪土衍沙塹。亦自樓閣相望也。范史雲爲之宰。何至塵甑無釜。爲古今窮人之冠。弟以措大窮。不諱于鄉人。史雲以縣令而窮。名滿天下。世間不平之事。莫此爲甚。余有詩曰。那能不作萊蕪長。虛度人閒范史雲。乃知人生不惟富貴有命。窮人名實之間。亦有造物司之矣。

蘇美集

入卷之十三

三

與劉子羽

誠齋先生甫至吾邑。即訊境內風雅。夜半敲門。僮僕錯愕。啓戶而使者踵至。一見惟若生平。相知恨晚。贈書贈言。傾筐倒篋。雄辯高談。夜分猶不忍散。昌黎曰。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是遇于大賢。乃足貴。弟亦可以消處生之恨矣。當此士氣凋喪之秋。不意有此佛位中人爲之調護。

蔡宗襄漫夫山東淄川人

與其

以詩文山。水爲度。日生涯。以辟支聲。開爲逃死後戶。

古今來才人名士。大約出此兩法。不得只好一嘆。

程康莊見卷山西武鄉人

與陳大士

古之爲文者。變如莊則哀。如屈宋。潔如馬遷。專如楊雄。皆不相規。跡卓然有以自命。今日之文。雖以先輩大家爲則。然當用其意與法。不當學其腐與庸。而遂以爲先輩大家也。惟足下制舉之文。清奇刻削。能登前人之所未言。二百七十年已來。少有其儔。天下用

蘇美集

入卷之十三

三

其麟角者。已能乘堅策肥。致身富貴。而足下守其道。彌篤。教天下益不能已。固足以暢僕之所懷來矣。至足下所爲古文。辭恢弘。肆衍雅俗。間出則與足下之制舉業。所謂清奇刻削者。稍異。雖賢者固不可測。然以足下之才。卽爲莊周屈宋馬遷楊雄唐宋人家之文。無所不可。要不當趨世俗之所競。足下之于特文。世俗之所矜者。足下不以聽也。足下之所有者。又必世俗之所無也。何獨至于古文。而服世俗之嗜乎。僕願足下以拂于耳背。于時者自堅其所守。而務逐乎

醇一不偏之理。臻于茂美。天下後世必有知足下之文者。亦以大賢之所許爲貴耳。彼閭閻聚細之言。豈有當哉。

徐日久

子卿
論文別集

浙江西安人

與泰西汀

前日郎君至此。見英英可畏。作如此文。其足欣喜。小兒在上海時。年十四。初提筆學文字。或云又是一徐子卿。彼時弟即語云。須強似子卿。方可如子卿耳。若爾時。便只子卿面孔。必且不逮。今因我跌蹠。兩年間。

與泰西汀

卷之三

臺南古堂三刻

便全然失却初況。雖父子情至。奈已言而中英。前日曾歸考兒。雖然弟爲此子。深幸不恨也。但觀令郎。稍不能過意耳。吾儕天涯兄弟。正賴此輩。可以締交。世好安可忽哉。此事謂兄意所欲聞者。率爾附及。不盡方應祥。五疑浙江西安人。

與錢御冷

朋友之間。性命倚毘。譬之四至之風。鼓于空中。靡者可煉之使堅。結者可導之使散。一切芳穢。麗之蕩之。和之。操之。可使一切攝入。衆香而不二。今天飢之于

食也。渴之于飲也。以喻朋友之交。天下間其有切于此者也。世知飢者渴者之倚毘其性命于飲食。不知飲與食。實亦倚毘其性命于飢渴。飢渴飲食。分爲四物。各相爲偶。性命懸立。飢渴飲食之中。不翅無偶。且復無物。太空冥冥。無求無與。而真倚大。累于益出焉。莊生之所謂天籟。相取于所不得已者也。此于何地。更立道義之名。擇而處之。以自爲又分而界之。爲人計也哉。附籍以還。弟所鼓于台兄四至之風。以實其飢渴之腹。自知而樂之。而不厭。特口不能言之。

陳龍正

陽龍集

卷之三

臺南古堂三刻

陳龍正陽龍集卷之三

示人

念念好生。乃立德立功立言之本。可使萬物各得其所。故德貴美在于循檢。惡爾德乎。除天下之梗。扶天下之柔。故功貴一姓勲高。一路啼號。爾功乎。子聞之。思孝臣聞之。思忠。故言實自文其心。鼓簧一世之嗜慾。誣誦言乎。不心愛人。而心不朽。鮮不以惡爲德。以罪爲功。以誣爲言。

高道素

上期浙江秀水人

復陳居一

展箋披香。去開函讀寶札。不啻如面談矣。所云夏中尊候小劇。旋即清嘉而里中傳聞不遠。行走相探。此事大可笑然。亦無他。此乃天明知贖達人不惡聞此事。故特借此輩浪言以資吾等笑劇。又仍恐吾輩忘記此事。陰若使此輩提醒我耳。兄以為然否。
高末清 歷甫 肅 無錫人

將歸與仲弟

離家數年。今幸歸已抵呂城矣。從數千里還家。不奈此將到未到之百餘里。反使人心頭悶悶忽忽。尅時袖占卽物取議。無數憂歡之狀。不堪爲吾弟說也。
馬學杞 幼將曾番人

與減齋先生

淪落既久。耳目無慣。塵沙撲面。只似春風。青霧侵人。亦如沉淪。



藏弃集卷之十一 終

大宋

人

而逆施者昔日乾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容出於此而僕登其人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猶怪執事常願下交天下士而展轉踰跼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暴白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必且隨屬其後長揖謝過豈為晚乎而奈何陰海左計寸至於此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楫措此身甚易獨

借執事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以酬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僕且去可以不言然恐執事不察終謂僕於長者傲故敢述其區區不宣

與王氏請藏經書

足下耶耶世望以文業號自振拔僕聞之久矣前歲曾一見於其城又一年而折於相國宋太師之館皆匆匆別去無由相為欵曲以深習足下然竊望足下

之威儀而聽其一二緒言已謂知其非尋常割瑩中人也友人賈開宗者尤數道足下之賢不去口是歲之春開宗自江南還方病謝交遊忽一日有大風寒跨其驢出西門去曰吾將過朱襄訪王君開宗老矣常自負其學又聞人多難泛愛其實胸中有次第不妄昵近人者足下必有以得之矣又三日而歸以告僕曰吾向推王君賢未足盡王君王君純孝人也僕陰察之見王君於其先公之書冊栝櫟皆謹守未嘗亂落以視世之朝沒其親而暮傾倒其篋笥欲盡得

之或更妄意其先人為顯官屬藏未必盡書籍而必欲發視者何啻徑庭也然有一於此所宜公之天下子不得私諸其父者吾將偕太史李公往誠求之而不知其許我否也蓋王氏之先公異人也為御史奉命巡江南江南完盛繁富多珍產公一無所取獨捐其俸金千四百錢請藏經若干卷以歸郡之僧不足

空者常買得田氏之廢園欲改建為禪院建閣而藏經焉此江北數千里所無而公適有之於百里之內意者西方之聖人將顯其教於茲土耶吾將介定空

求之侯應之曰信如足下言王君固孝子也必與何疑焉蓋其先公請之以歸者欲廣其教也必不稱之僅荀之中王君其有不欲廣之者哉或云足下將構三極之闢於其邑之隅以奉而藏焉疑未必肯與夫足下不欲廣之則已果欲廣之與其構闢於一邑何如與定空而使創梵宮焉五都之簡也且足下之所欲廣之者非真佛教也廣先公之志也佛教自在天地間豈待廣耶無遠何近無小何大無少何多蓋暫何久果武帝興之而不必增周武帝滅之而不必減貯其言於金匱石室之中未必重投之於水火塵埃亦未必戮此固足下之不能與而定空之所不能受者也惟是先公之志不可以不彰而足下之所以繼之者不可以不擇而廣今使十人傳之較之千百人傳之必有間矣十人傳之一鄉較之百千人傳之一方必有間矣然則足下雖已構而藏於其邑之隅猶當毀焉而送諸通衢之先而先乎其未也又此藏經之大部計卷以七千餘計施以二十非可懷袖提負以來警然而止於梵宮足下誠計之定空必告於

不無大

衆而戒車牛以迎所過之地田夫監子皆將揚善引兒呼朋招類而奔走諱譁以競觀焉謂足下有功於佛既至僕雖聞陋亦當勉竭其生千萬有一得之文薰沐而拜述爲記以付定空勒之於碑使四方遊者居者又皆稽首而贊曰此藏經者故朱襄王公巡察江南一無所取而獨捐其俸請之以歸者也今王君乃能繼道志垂不朽焉嗚呼盛哉或足下歲時欲瞻禮則田氏廢園之址尚有勝地可建爲精舍流水環繞綴其間甚與足下之慈業宜僕輩從太史李公之後皆得以清言奉晨夕卽先公聞之於九原豈有所不可也僕聞先人之貽其子孫者有二如園封田宅之類苟非變故所當固守不可以尺寸與人者也如道德事業之類所當宜之而彌彰恢之而彌廣公於天下必不可吝秘者也可以守而不守不可以秘而秘其失維均至於佛書則又超脫於彼我之外是究之足下未嘗失定空未嘗得而可以揚先公之顯名誠莫此爲便足下其審處之矣然則僕謂足下必欣然與者自信操左券而得之而非僥中也僕聞之

賈君足下固孝子也

與王仲冕論物命書

承示律兄殺於犬爲有天命反覆而申說之憶足下之言過矣儒者議論舉措雖自知不及要不可不以孔孟爲法古人所謂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也此一大聖大賢固達天知命然未嘗肯輕言之孔氏嘗一論命於子服景伯所以廣賢人之心塞奸雄之口也孟氏論其爲莫致以生戰國之世思有以杜絕天下之篡弑力爭者至於天壽不貳則歸之立命固了了引爲己身之責蓋此理輕言之於人事必有所不可若加之於物尤爲不可夫物之隔絕于天也遠矣其名冗而數繁氣薄而力淺決不能無介以自適凡所以愛惜而長養之摧抑而夭折之皆人之所能爲物之所不能自主而尤天之所不知也譬如小邑遠鄉之百姓其或得所失所懷喜受戚之其人君皆能一一耳聞而目見之哉恃有郡縣之吏也人君惟不能一一耳聞而目見故託之郡縣之吏人君惟不能一一耳聞而目見故生物而託之人此子思子所以反覆慎

言成物也成義甚大不僅與虧與敗對凡有以驅除

其強暴制用其材質安全其弱小使之各適於自足之分者皆是物也皆人之所能爲也僕讀古人之書自孔孟至於楊雄韓愈歐陽修以及程頤朱熹之徒上下千百年卒未有以易者足下忽發爲汗漫悠忽之言人猝聞之亦甚平常而該括未之深察乃天下物之能傑然自立者寡而放廢待命者多人之庸懦者多而自強知道理者少苟羣倡足下之言誰不好逸而惡勞誰不任便而脫桎梏者羣者豈復可驅除材者質者豈復可制用屬者小者豈復可安全哉引而伸之觸類而窮之則人事之功息天道之統感發生之害滋矣甚矣足下之言之過也且此一律者本非大之敵明甚足下不審其量而強使爲友既死又以爲天命何也假使足下謹視而遠藏之瘞必不死即死而於其深山窮谷之里豐林茂草之鄉乃其命也今既委足下之手而猶使夫得以殺之者果其命耶抑足下之足以愛惜而長養之者或具其道也見此皆天所不知而物又不能以自言隨宜區處而有

以周夫蠢動之命類儒者用心所不磨故不惜與足下以小事詳言之

與宋公子牧仲書

某叨受太保先公深知管最其難公子又不以僕爲不肖數下交責以所爲支業僕竊見卿中自吳徐二公子荆湘之後近二十年絕無有清才傑映如公子者管心口數頌不能盡今有所欲言伏惟公子聽之僕聞之賢子曰諸人以太保既薨有願公子出而結交天下貴人一如太保在日以爲克似太保者竊謂太保在日乃天下貴人皆願一當以交太保非太保之交之也今論者願欲公子求而交之以爲克似太保此不惟不似而固已相遠甚矣往邠中貴達子弟固有然者然皆以財力自雄周旋良苦今公子善病不任天太保清節僕之所諒未有厚貲貽公子也所謂財與力者公子自奮能之乎彼其業以致貧勞其身以致病而徒博一交結貴人之名僕竊謂公子不取也抑人之所謂克似其先者有道不可以不辨有以卿相之干世爲卿相而不必不辱其先有以卿

之克似
先有通
其此已引

藏書集

卷之四

九 藏書集二

藏書集

相之子乃甘爲一介之士而足以光益其祖父者若公子不深察其道卽如諸人所云亦不過假太保在日存其門戶方幅外似之耳非謂公子遂真似太保爲宰相也公子之家皆爲宰相今爲秀才何可強同願舍其力之所能可以得其真似而必出於不可得之數以爲卿似其外若何也夫克似之道在於守道讀書公子才氣超轍何施不可願且朝夕自愛調病病愈之後以諸人所陳交結之財多收古今書籍以交結之力開戶力學而篤行之如此一二十年亦不藏書集

卷之四

藏書集二

復倪玉純書

與知已別來十年而此生遭際慨當以慷乃有出於契濶之外者竊念士君子夙夜終舉必有所以自立而後襲險一致足下曩者左右斐然字犯清溪之南湖益名義至重久不置禍福於胸中矣持此念以處世且原千劫而不毀而况此聚散浮沉之迹乎哉遠示卽君佳篇喜其英絕永命龜爲一序自慙同陋雖

更補中具
有見解頗
不家

欲有所發揮而不能過以小明聞之文正公者還爲郎君述之冀郎君留心施施異日得以華文正公之家學而後亦不至殫滅其師說倡以廣其傳則至願也

再見

與余澹心

饒驅無賴復走淮陰。正雨挂驅。遂虛常驛。平壘聚首。
固有定緣。然佩蒨寒。藹善同私淑。不待壁壘相。毫而
已。旗靡轍亂矣。佳篇下被。珠玉同輝。雲旆溫庚。新

卷之六

卷之十四

三
賴古堂三刻

鮑遠。僕何人斯。獲茲珍贈。便欲倚牆屬和。而一舟如
葉。意緒蕭瑟。俟有便鴻。或當瓊報。雲子雪兒。千秋絕
對。我正耐此姪姪耳。其如達復之。怒何卒勒布獲。不
能贈依。

又

重苦河魚無綠把臂清秋伏枕曠望爲勞稍閒卽當
力疾趨風雨丈也風雅壇坫正須與海內共推公謀
及小巫酒令色沮秋微如須釐舊餘花一時與命墜
疊嶺然足下執牛耳其間左提右挈屹焉藝石亦何

有於邪。昔之賦哉。拜謫長歌。寧與辭俱。堪千古黃絹。
切。婦不獨曹娥一碑。愷良茂。颺也。屢恩和韻。馳恨正。
復如黃鶴。惟開筆不下耳。

余懷再見

與龔芝麓總憲

前作詩送程翼若赴國子任中有句云芝麓三年作此官烏臺松柏擁琅玕再爲今日再掌憲綱之議也伏惟先生負元龍之氣挺名虎之才道邁張蒼格高劉琨絳騶清路赤棒橫街齊高帝云御史大夫職爲

嘉美身

卷之十四

五 讀古堂

憲司以威裁爲本劉孔明云居此官者必使著邦欽手豪右屏氣先生爲國棟梁作晴霖雨豈非子輿一特耶古詩六十韻書冊來寄羅炫珠鄭氏獻鳳楚門而離霓之辭必見賞於元禮江春之句贈手寫于燕公心乎愛矣書不盡言

與楊炯伯

昔梁武好佛羣臣書疏稱皇帝苦薛王莽兵敗奉羣臣至南郊大哭今天下諸生旦夕竹哭臣除爲吁嗟郎此皆讀書者所未知拈出以當一嘆

答周操圖先生

風雨中匆匆刊報。真使西子笑人。到嘉禾了無異人意。因思司馬長卿生平有三。却已一爲繆爲恭敬之臨邛令。一爲眉如遠山之卓文君。一爲雄才大略之漢武帝。然三人者。必惟臨邛令爲第一。非令之重。卓王孫安肯召飲文君。安得私奔。非得卓氏之家財。歸成都楊得意。安得薦之武帝。賦爲郎。我今世固有長卿。亦武不乏卓文漢武所少者。臨邛令耳。秋水書船當復念我。

藏書集

卷之四

古堂集二

孫評如再見

與人三則

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故小人之行愈堅。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友朋之愛。其敝皆起於好名。名故亦足以害道。

司徒以士會之法辨五土之物生。一曰山林之民。毛而方毛者。不光澤也。方者。不圓活也。三字寫上古風俗。機茂如畫。

水性就下。懸漏卮注水。則下滴。玉漏舟則水又上行。

安在其就下也。豈水惟從虛處流耳。惟性善所以就虛。惟虛所以能集。物學問之道亦如水。

與蔡君謨

與在長安。與許制臺論故補江陵事。因知窩內有蔡先生者。當江陵盛時。幾以忤觸得罪。及辰冷島散其子。且遠戍炎荒矣。又獨抗疏以掛草。陳而護阿之卒。以此齟齬於時。私心竊歎曰。此天人耶。古人耶。安得當吾世而見之。及人考而始勿老成典型。固伊邇也。

藏書集

卷之十四

古堂集二

善乎谷風先生之言曰。江陵在時。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及其既敗。舉朝爭拾其過。而不敢追其功。皆非公論也。孰勿前此爲利。後此爲名。乃深于爲利。而爲翁臺者。反見爲迂。澗而遠事情。然世界若無此一種。則人心世道。掃地盡矣。翁自用翁法。寧知後學。晚進猶于風馬不及之處。關發其幽光乎。昔之愛手如某。其輩今安在哉。昔之溺於某某。其輩又安在哉。而翁臺固獨巍然如魯靈光。則彼輩之所巧竊爲名利者。亦太廉太短矣。冷暖世路。舉目堪羞。安得借。

翁臺榜樣爲慈愍者一開眼手仰止高山已久因楊
商老之便附此代面相逢何必會相識哉

程正揆清溪語
翁伯謝與孝感人

與臧齋論老

老氏非孔子不知孔子非老氏不讓此爲東周後迷
西渡猶龍之龍其是在乎荀子曰知謝而不知仲非
知老子之知者耳考高士傳云孔子至楚見老萊子
問答皆禮事仰老子也夫子學禮年十七爲周景之
十年老子時二百五十歲夫以二百五十年之周流
經籍不出一書此心豈僅以五千言了者哉及遇十
七歲之子而中上非老氏有矣強而著書則五千言
之幸老氏之不幸也

與石溪和尚論莊

莊子一書是說道理樣子如鑄鐘磬者之有土模也
若竟作道理說猶向土模上求聲響也莊周自莊周
郭象自郭象石溪注不計會不會有何干涉
一部南華經離奇反覆數萬言圍振在蝴蝶上莊周
生平受用亦只在栩栩二字仍是說夢到此即欲不

作夢說不可也幾篇閒文字愛煞多少人誦教多少
人都被此老護過和尚作莊會實是莊會和尚也議
得和尚意即會得莊生意會得西來意方許去說道
說理無不可也不然便走條矣

與石溪和尚

和尚禪倚奈子不識字旁有註脚奈子眼昏命侍兒
讀之奈子耳聾苦哉苦哉仔細檢點將來大約是教
人莫希禪耳杖老人曰得之于鋤斧石頭滑龍三三
日依舊是香巖上樹語却上了和尚釣竿也

與石溪和尚

答友蒼上人

手教至如空谷聞足音也家內說話字字親切非身
在箇中那得此愛語三昧但說到羅紋結頂槌胸頓
足吐舌蒼天雖然如何須恁麼發恁見吐蒼天不
知蒼天却叫誰也嘎嘎遊黃山一段公案大奇令人
生快又使人生如天童曰到此方知普門曰那箇是
我的此二句信是不經人道可憐趣向黃山妙高處
畫蛇添足何不書在聚寶三山十字街頭道不驚人
大家暢快更覺諦當又諦當耳如何

與咸齋

韓退之力去陳言。粉白黛綠。史記中語也。李長吉不經人道語。繡幕圍春風。古樂府句也。作家難乎哉。退之下視禹九州。一座榮毫端。長吉遙望齊州九點煙。一泓海水盃中馮。詩中警句。然不過是會說大話耳。亦是一病。三百篇中何曾得此等句。

又

從古作詔君怨者多矣。惟王廩一絕云。莫怨工人醜。書身莫嫌聖主強。和親當時若不單于嫁。祇是宮中

八卷之一四

二十一 離古堂二

一舞人。詠馬。鬼事者多矣。惟鄭畋題云。玄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難忘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妙在說正經話。又如牧之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烏江詩。江東子弟如蒙倖。捲土重來未可知。妙在作不必然之想。皆見用意翻奇之妙。

與夏振叔

足下不遠千餘里。特製此卷。幸甚。急問予在山水間。心手必閒故耳。不知間人忙事也多。每日晨起。凝眸

此一作
一
一

几案位置花石。客至或慕或歌。天氣和暖。散步等侶。煮竹笋野蔬。飽食累日。那得磨墨拈毫。作冷淡生活日子也。哉。今年園中杏花。獨盛。紫燄盈庭。坐卧其下。偶憶此未完。始信筆爲足下書之。是日微雨。無客過。亦一幸也。

與舒五公

居長安者有三苦。無山水可玩。無書畫可購。無收藏家可借。予因作江山卧遊圖。以拂元規之塵。約成三千餘卷。皆爲好事者特去。案頭偶存是春。因題寄吾兄。兄居山而僕以雲煙貽之。大似向江邊人送水。雖然山窮水盡。未始不爲居山者開生面也。且以見僕居長安功課如此。

復何省齋索題石公畫菜芋

石公不向鐘樓上。讀却要床脚下種菜。大似噉睡漢思量捉虱子咬。吾兄見境生情。忍耐不禁。忽地迸出本地風光。片時解脫。大好機緣。只累及不楊千人硬差判斷。無謂。無謂。乃勉強應付二十八字。將去。青春花陌綺羅筵。拋撒珍珠不直錢。一陣菜香芋正熟。

五更酒醒却流涎

朱泰祺 馬仲福建青田人

與友人

念六日聞里中有新貴報者，雅還俗從，中聽載起，載行，耐力，準持全錄，至不親芳名，輒爲撫案，省久之，搔首踟躕，望洋氣縮，天實如才，不應既拔，其前復定其後也。然瑋璧合，青終非，洋名之秘柱，根強，復不爲圖林之實，發芳，鑒頤有之，其人詎昆嶺大，而矚子小，逼目者衆，而遠矚者希也。張樂洞庭之野，魚鳥聞之高，飛深入人卒聞之，歌呼舞蹈，豈誤人而迂物亦殊性，而異者，今帖括家，素秉義道，拍肩相隨者，盡魚鳥乎，抑猶有歌呼舞蹈，而號曰人者，手誠有之，亦可無貳，無虞於辭氣之交矣。

徐芳 再見

寄木公四

近兄將來，大志將深山乎，抑高座乎，如有意深山，則茅蓬尺地，何處不得二三蒲蔬之食，安往不辦，如必高座，以舉堂頭之職，則一衆趾必携數侍僧，一駐錫

必備諸職事，兼四方之矜子，磨至六時之賓客，宛乘非大叢林之地，不能容，非衆檀施之力，不能給，而時富艱苦，人盡退息，雖有其心，謹敢目然任之，故弟以爲道兄將來所處，尚宜審擇，近兄今日有宜深山，不宜高座者，道兄不審學易乎，易之爲書，原不必多，只此潛龍，勿用四字上，自王公卿士下，及崖壑谷浪之

子，無有一人能踰越者，勿謂方外無能，方外之龍，遂可不知潛也，方外不知潛，不名爲龍，方外之龍，而必充其用，泥沙之困，蘊醴之厄，必及之矣，且夫潛，務龍

而祖者也，其受禾黃梅，宜可豁然立見頭角，而四會之隱，猶光匿影，與獵人起處，無少異，油油然周旋于蝦蟇鯢鮪之間也，可不謂潛乎，懶殘龍而醒者也，其在衛微，不自知其聖也，役可執執焉而已，而且餐餘之粒，可以療饑，糞汗之傍，可以托宿，非深于潛者，能如是乎，使于其時，而有不堪岑寂之心，自號于泉曰，我聖也，謫也，諸玄，造物色奔走，必將罔然而至，不但失用晦之意，而其肅次亦淺，躁漸矣，何以不測而神哉，懶殘之衛微，亦懶殘之應下也，今道兄之人，同懶

殘人衛之人而此日之時又青谿頓兵之時然且暑
然高座使天下指而目之可乎哉大高座方外之見
而飛躍者也而道兄曰吾如是可謂潛矣無乃于六
位時乘之義推之有未廣乎秉燭以照影造暑于利
日之中而更疾驅之豈惟無益無乃滋甚此語在他
人不取言卽第亦幾番腳腳然終不容不言蓋亦有
愚忠在惟道兄察之也易又有之折衷無咎無咎夫
名者庸于所趨高人之所避也道兄之于名一口千
秋兩得之矣此避謝弗獲之日尚近之乎高士神僧
歲事集

卷之十

兩傳其說詳矣矣庸第多贅焉

三

集古堂

寄黃維翰

弟嘗有言科名一途于人禍福相半世多咤之而幾者不無遷焉究之則禍之數多而福之數少非直生也且夫科名亦何能禍人人自禍之也名以是立學以是行忠孝之志以是成仁義之施以是濟如是而科名于人何可少乎如直以爲富貴之具而已小之宮室妻妾輿馬聲色之娛日蠅集以駭伏其心汨溺其志氣使日遠寸涓虛高曠之域負才而不克自振

藏書集

蓋十六七矣而大之乃至播虐以仙妖噴貨以召寇
于府院蠶之氣蓄難而必發以自焚其身波及其子
孫近而鄉里無所容而遠爲舉世所謔笑豈不大可
惜乎使是人名無科名以佐之彼雖有意將不得自
遂焉如是而曰科名之禍人矣不可也且夫貧賤人
之爲惡也及身而已且罪與謀可自撓也富貴人之
爲不善一人虐之百人從而狐焉其所以冤竊播弄
于不見不聞中以煬吾之明而借叢于外者至不可
方物雖日取而訓飭之猶恐門庭之遠于千里况復
義彗集

人未之責

三義古生三訓

倡而翼之而其怨毒之所注百人當之抑一人當之
乎夫以一人之身而當百人之獄其又何賒焉第故
又曰科名之十人禍數多而禍數少也古今來以富
貴取賤者何可勝道抑第之身生十六年觀常世
之所謂科名者幾何人其毀廢啗寂榮枯得久善敗
是非之故際可見然則吾輩之所以自處斷斷在
此不在彼也

鄧汝尚
西樓
午集

卷之六

長安羈客不自意得從足下爲俠者遊每一開尊相對兩腋習習風生豈所謂臭味者乎被放以來潦倒奔命視七尺如一枯骸郭落今而無友生惆悵今而私自憐時於落月霄雲思見顏色耳足下自傳才一第當奈足下何卽相國折節下士足下據右座稱上客醉則據陳姬扶一册高臥風情固自不惡孰與不伎兀坐書空苦哉荏苒歲月束裝在近爲問郭隱先生黃金臺上猶有收駿竹者乎則不伎且至矣

與徐惟和老廉

義身集

宋之二四

三言 觀古堂二編

不伎抵吳則已聞足下北矣爲之蹙蹙於橫塘煙雨間意極惘惘既入燕便訪足下於酒人草絕無踪跡也居一日而何尉來乃知素車白旛翩而南者卿耶爲之絕地大叫髮上指冠也尊君素強無疾何以速至此且天既不憖遺又何巧今與足下左使足下抱終天痛神理茶酷後真不可知者乎不伎日買苦酒三十銅錢潦倒燕市中惡終成一薄劣相幸勸從者掃齋頭一片石待不伎歸也惟起骨立如少年絕粒僧不至號慟減性乎

百人有作
詩者此爲
大有特異
之筆

又

數日乃得簡出然亦苦酬答每一挾冊不能盡了已復投書起矣蓋魚殊酷欺先生久客將西懷藏書飽嗽無餘昨乃接其稱衆族而笑之恨不能極吾兵威也恐復藕發耳惡詩書扇頭奉惟起當爲吾緘之箋簡不敢怨也

與王百穀

義身集

宋之二四

三言 觀古堂二編

不伎由閩入燕開闢水陸以日計者三月有奇以程計者七千里而遙奇踪驚輒動至盈帙大約多懷土惜別之什故題之曰越臺聊以比於作勞之歌庶幾於記里之謠耳不便敝帚而且以災木百世之後所不覆之說投之涸浮沉之水則實借資於金玉之言若地飛不百步附驥驥而千里矣

與陳振狂山人

吳維鎬抵燕道足下客越消息甚惡弟固知臨邛令不辨此乃令馬卿幾與鵲鶴裴奈何奈何向嘲足下如山中鹿不肯許步出閩石今當從就長林老白龍江上矣北征稿已竟今便傳一部去試科頭讀之流

以斗酒亦覺耳後風生向必陸大夫千金裝載陳氏
小福已下車病後頭顱髮然髮非昔如還俗僧可憐
也

又

辛江上辱祖饒遂握手不忍別依依此情何可爲喻
既發舟東風健其棹船西走如騎快馬南望釣龍臺
僅僱奉大吸江亭乃在雲霧中而紫氣勃勃錄人知
陳先生詩囊固自無恙即東登日觀峰北登黃金臺
恐此紫氣長在眼耳

蘇子集

八卷之十四

三三 廣古堂二刻

黎士弘 觀音廟建長汀人
托素濟文集

與陳閣先生

奉上畫冊係弘同里吳生鳳起所作吳生故名家子
少棄諸生而書有聲各郡邑間以爲兄時親見其兄
得蟲蟻之類皆各窮極根原諦聽終日又懼失其精
神屏息氣氣潛身草木之下細察所爲動跳搏擊之
狀回思趣不屬又自以其身動跳搏擊之心盡其意
而後罷使古人可信此生不特馬腹中走入蟲中
無疑矣後有陰生者卒業太學皆往金陵者三年僅

命寄時
一爲大
字意
託似
託似
託似

廣古堂
今出
今出
今出

廣古堂
今出
今出
今出

廣古堂
今出
今出
今出

爲勾畫此數紙陰乘間諸益相案竟起曰不過數十
金飯乃公乃欲使吳生賣畫耶即覓舟以歸陰雅重
其人屢屬致意生寧窮困死終不肯續一筆也云夫
吳生所爲半生潦倒於此者豈不欲有旦夕之名哉
今死未三十年漸有不能舉其姓字者獨惜吳生
長辭地未得見當世之大人巨公一從訂其可否而
里巷間人又無足以傳生者今先生書畫之董狐也
特爲致此舉似先生先生許以可傳則雖乎可傳矣
使其既死之後猶能取正於當世之巨公大人先生
以爲不可傳則必不傳矣亦使其知此半生學力皆
歸無用退將自悔於幽冥之中是得先生之一見可
傳與不可傳總皆於此生無負也畫計十二幅
林占度 茂之邪子福建福清人家種度

蘇子集

八卷之十四

三三 廣古堂二刻

與邢孟貞

庚戌歲客遊燕與尹澹如論人才之難澹如曰天
地造化那得許多工夫孕出許多人才只這幾個老
子在世上轉其時聞者大笑曰獨心是之以乎所見
聞文人才士不克盡於世者多矣古人取五色囊探

白玉環前後影迹灼然故千百年上之人所撰述行
事千百年下之人猶大相似。顧爲魏武帝尚書僕射
劉公幹目之北土之秀。後日誦萬言不甚覺其詞誤
書思之更是一適。官國子祭酒。衆之在唐詩人中。奕
奕有名聲。此三子皆非常人。足下豈其轉世耶。何克
相肖也。俗人論不遇目前少一尚書祭酒耳。彼顧勸
象之傳。至今日者寧以官貴哉。唯其有之。是以似之
不於足下。蓋信游如之言不謬矣。

李長日化舒福建長汀人

與黎觀曾先生

僕不敢自欺也。歷觀古今垂不朽者。不曰宿根。則曰
積學。僕生二十七年。始學爲詩。再三年。復有意於古
文詞。且汀郡斯道落落如晨星。嗚咽寡和。無所師承。
加以疾病。飢寒。昏惰。交游。種種來敗人意。而欲肆力
于詩文。以求合乎古人。不亦難哉。不亦難哉。適自取
其語。厲也。常私念此道非入山數年。從憤向學。以上
下千秋。爲不朽計。徒俯仰悲問。而思其可傳也。則
自欺實甚。今尚有鄉嘉賓。其入肯爲敝安道辦百萬

隱貴者乎。此段迂想。每念及不覺啞然自哂也。僕其
詩文之癖。又不肯安於閒。陋與里巷小兒踰躍于一
時。唯有慚憤。無極行。見其與草木同腐耳。此後唯思
得東郊數椽。積書數千卷。坐臥其中。手自披翻。然後
大肆其力。以成一家言。庶此生精力得稍見其要領。
不知能遂如其願否。幸先生之有以教我。也。

何喬遠 寶山福建晉江人

與莊應驥

君爲詩。將生而對人讀之乎。抑死後任人讀之也。生
有莊應驥在旁曰。吾詩如此。如此。若死而任人讀之。
則必使吾之意。通於千百世之根。俾觀者自得之。尚
可從旁曰。吾詩如此。耶。

黃文煥 坤五維章慈惠福建永福人

與陳若孟

執筆爲頌。心服俱。取古人書作盥洗。法公庭之上。
不須頭岑岑遠望西方也。

復陳昌其

從折腰來。舌與心平。不復存矣。服耳神明交通而辭

妙在不定
明不獨有
殊亦無等

去兄猶以為是舊雜章乎既已憤憤而猶敢操筆品
文者自附於不識曲之聽歌聲亦能點頭視拍鼓舞
而起也點拍一聞不可無以對不敢言文事請言俗
事而已矣時昔居鄉見戲傀儡者村婦相戒有孕者
勿往鬼能奪人胎可懼深恩之川資為文成夫人亦
有胎焉胎不結文不湛既已結矣胎在於胸而又懼
鬼物以奪之兄之恭破其已久矣僕即欲吐心相商
齒間縮縮君之餘耳

答許玉史

癸亥集

入卷之十四

元朝古堂二刻

生平戰勝之業只有章法此中山川前後排列於
其間鬼神奔走趨候於其際一聲號召水行石立電
走霜飛莫不爭至萬舉而萬當焉世諦茫昧造作語
句草兄解倒俚囁相於耳

答謝服膺

某十年老婦在此作窻下婢氣息不得放賴司李
公左右之以母附於清壑胸懷約結自視不復為人
生而自念人生不宜浪學虛名天地鬼神實交忌之
日虛名者心離離於世致之千古往往如是弟某不

元朝古堂二刻

幸以八股一道使世界共知有雜章方將深自懲創
謂此數篇文字是生平仕宦厄塞之胚胎乃藉翰復
盛有稱述誦未竟紙鸞灑汗浹慷慨之餘既復低徊
世人謂我吸川長鯨先生乃題之曰澄泓潭木胸之
所存筆之所在被君道破矣既志懼又志感也

與同年黃可遠

都邸家落雖處長安車馬中縮首自閉正如空谷
數往返者獨老年臺耳清言旨理罄此俗史哉舉
就考附郭之途孑然孤處典影為兩呼月成三僕僕

癸亥集

入卷之十四

元朝古堂二刻

遺側仰面恭順俯面順會至於鄉書之際窮簷隱痛
兩造微情靜與之對以雲意時校練揣摩之法嘔血
施之縱不能十發而十中猶可八九若謂停巨室奉
趨上官則雖心煎髓竭眉落髮枯未易幾也

答閻允命

白丈惓惓下問吏骨已俗文心遁走久矣其何以復
虛懷少俟號召神識向高瞻處大呼數聲乃敢拈筆
品題也文章之道別無他術要使五岳可搖星河如
覆世界民物之中或掀髯而笑或放聲而哭自縊通

元朝古堂二刻
中不能不
作此題

體透亮滿盤周匝其不爾者總是小言耳

答同年龔鑒程

本無龍躍虎卧之佳觀但有鴉塗蚓結之惡道乃謀見推許於年臺名實乖反得不握筆心慚耶米元章字學工深猶謂做官登押便令字有俗氣况十年老吏俗障千重何堪鴻觀談筆法者曰有功無性神采不生有性無功神采不實佳綾見耀愈令拙筆遜其神采許字品者曰如美人臨鏡憐愛幅上又深恐惡札之無豐唐突也

答倫五知

馬牛下吏闖入驕鳳之區山負則便山仰則偷米飲則熱水就則企兩者交戰所日夕以所者當代偉人匡扶其不逮而翼厥步趨庶幾無訛典刑在囑嚮注無窮民瘼已極迄可何始念之神灰也伯仲內湧孝風鋒機

復方章茂

胸中萬斛烟霞一入城中滾滾道去伯仲數斗塵面已須向清谿方堪洗却客懷雜香此助曉者也玄眉

則無應肩則有坐側固無玉簪使有玉簪便當擊破有如此况安能拈筆商文心哉

黃費王希堦福建永福人坤五先生子

與趙得心

今之文士莫不厭故而喜新費以爲文章之道從無新也有新皆故故即新也故莫如歲四時週運周而復始人必曰新歲故莫如月哉明漸生一鈞初縣人必曰新月一切及時之果蔬亦何非故者而皆以爲新只是能改換耳能改換則能新是新原在故中也文章之道豈不然乎知此可悟譬論溫故知新之說實之吾兄以爲何如

林嗣復起人機片福建晉江人

與吳介強

崑山張元長云作文如打鼓邊鼓雖要極多中心却少不得幾下子謂鼓心裏但少不得幾下耳却多打不得以打邊鼓左右時其下下意都已送到鼓心裏去也今人之文高者下下打邊鼓者下下追心求其

中邊皆科者烏有哉

與樂園

向見君手訂虞山詩人傳心極愛之諸傳皆妙經君
千訂尤足重也後聞虞山繼詩選之後復成吾文集
二尺許皆平昔知交之詩見吾輩一詩有當其意者
輒用片紙手錄歸入集中以八十餘老人尤殷殷好
學如是而世之黃口無知猶相與訾議之不休多見
其不知量矣虞山歿後此集不知落誰何手必湮沒
不傳矣虞山與君不薄當留心大索以傳服前風雅
第一吃緊事也望之望之

汪懋麟 蛟門江南江都人
百尺梧桐閣集

東周樸園先生

想以吳中游覽一集奉正先生不蒙橫斤稱之曰新
夫陳言務去古人且難况庸劣如耶今人爲詩率
有意求新然學步未成鮮不匍匐而走者矣嘗讀少
陵全集其摘詞摘藻如古錦舊壁精英內涵縱綺羅
珠玉不敢與之較色澤也蓋其樸朴拙處正其極新
異處也學詩有年矣近歲以來端志於杜學朴拙
尚未得敢遽言斯耶樸先生教自愧矣仰知自勉矣

東王阮亭先生

揚州六朝繁麗之地舊蹟百無一存惟平山一環土
爲歐陽公游宴之所堂五楹高踞蜀岡之巔古木蒼
鬱六月不暑俯視江南諸山拱列簾下一郡之巨觀
也兵戈以來堂漸圯有僧僧變堂爲寺想竊恨之而
力未能復會先生初蒞茲土振揚雅雅暇時與賓客
載酒紅橋出手山下和歐陽公朝中措詞有平山堂
下又東風寒食柳濛濛之句鄙人傳誦真不減六一
風流而惜未見此堂也今倏忽五六年想兄弟與郡
之何人力圖修復爲文以告四方一時和詞誌盛游
接踵而至又值先生出京師觀復清江邢將維句一
水盈盈風雅舊盟依稀未遠堂雖未成可無一言爲
諸公倡乎傳花命妓之游已虛左以待矣
周在浚 雲水河南解符籍江西金谿人

復何匡山年伯

古今至文雖大力如之終不能斷其傳其不然者
雖大有力者極振之終不能斷其必傳也長吉之集
投之廁中僞語耳其實今傳者恐卽廁中之別本文

人慧命非妬者所能斷也。家大人好索宋元秘本，在閩中得謝在杭先生鈔本宋元集三十餘種，究竟無甚足觀者。卽王元之小畜集十二冊，自竹樓記外餘皆卑卑不足錄。近日豫章太守刻千子文止兩先生集，羅本不以古文名而強爲之搜索，艾所增非遺漏也，皆其不欲存之稿而無知者妄爲增益，但欲博搜討遺失之名，豈知地丁人反因之抱愧于永永哉。承老年伯下問，敢以臆對，不知以爲然否。

與鹿峰兄

寶書

入卷之十四

五

苦心場屋人，臨期左顧右盼有許多放不下處。若是省事漢，如赴歡場，如對小敵，則神氣自王。

示弟龍客

先輩云：光陰快而學力鈍，應酬多而讀書少，深爲可痛。由今觀之，豈不誠可痛哉。



積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弄集卷之十五

周在榮國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鈔

周在延津客

孫金璜 介夫浙江寧波人

別處太史書

古人朋友之道內相承正外相揄揚故聲譽不起

其容於朋友今人反是當面輸心轉眼誹訕世兄反

觀古人早有同悲焉然亦不足怪人之度量相越

翁器也虛大者所蓄必厚淺小者加以倉粒勺漿有

援溢焉耳君子之德譬若高山大川于物無不容無

所不見適以成其大見其高小人之初見勝已也未

嘗不知慕積慕生畏積畏生忌畏忌之心積而仇幸

之機成矣烏乎六經之道大矣從而事之者非一人

不一世豈非求果進止存乎其人已則殆矣而怪怒

繞梁之人豈不冤哉豈不冤哉未聞靜柔之饒者刺

刃鼎食之趙宜軟怯之叔實移憐有力之烏獲也

與王惟夏

與王惟夏

辱足下以近詩見示僕讀之終帙有動于中忽而

笑忽而歎息忽而呼若號呼甚且繼以涕泣座客見

僕笑亦笑聞僕歎亦歎或亦法然頓僕而泣詰之

不知其所以然惡僕之忽笑忽歎甚且泣者惟足下

詩爲之也座客之或笑或歎且泣者僕爲之也凡下

之詩足以移僕于忽笑忽歎忽泣僕之或笑或歎

泣足以移座客于皆笑皆歎皆泣者皆本乎情爲

也夫凡物之不足以動人者雖刀鋸鼎鑊臨于其前

毒哀玩好陳于其後執夫人而謂之曰爾試爲之

是則得諸此不爲之則得諸彼有必艱于色不則

身走耳既而存焉者百不得一也何也以夫不足以

移其情也夫情之所移誠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也嗟

乎以足下之才名日有於四方白眉黃口幾無不

念其姓氏而時之欲依以揚聲者載贊致懇懇奔走

絡繹於道路四顧見樂已使之簪筆柱下風流可擬

而兀坐窮經孜孜焉取今天下所謂文章之士而

雄而甲乙之殊可悲也仰迎其遇已又出無端之愛

患以挽其志意使其澹鬱驕憤不平之氣無所託而

王亮在此

王亮在此

一寄之于詩以動人之嘻笑歎息涕泣不又誠可恨也夫雖然君子之于患難也不以其過得之雖與之會而無所嬰於心其去而過之也若疾風枯雨之驟於空庭若嵐霧瘴霧之翳于深谷少則開霽焉而已君子患夫身之不立名之不章也事故之來無故加之而何與所可懼者名日盛望日益重知文日益以衆廣其仰而惜之也心求備吾與足下皇皇戰戰視聽言動惟則寡過斯已耳筆墨之事其餘焉者也

與雪客

去歲夕七日守短檠坐至夜分寒光慘淡微風出入

樹間悲鳴悽悽彷彿漸離之筑無愁人對之亦當愁况弟愁人乎因以大白驪之能無效劉伶須酒德乎

答高南吉

弟學書頗廢筆笥中所有未甚老而充但欲以一筆易一畫何如雖然同一畫也更願世兄作長江萬里圖不願五日一石十日一山也

唐時升 叔達江南嘉定人

與曾長石編修書

作詩之道非難非易易故三百篇多出于野夫游女難故成一家言者代不數人若僕之懶慢廢學非田能之間嘗從事於斯而得其彷彿焉嘗諸組織一經一緯一玄一素雖由女工之手而必成於杼軸珠璣輕重各有其度不可違也能取古人之言而吟誦之嗟嘆之久之知其言之所以然又知其言之不得不然由是而得之者冥之中出之恍惚之際不現現於古人而自與之合如是知不為作者笑矣乃其神面化之則存乎其人耳至於是而又不能無得失則如翹舉之提貫音者知之勞薪之炊知味者辨之若夫輕心掉之怠心易之昏氣出之矜氣作之此皆詞人所當反覆也今兄將有勸教一世之用雖所為詩字字珠璣亦何裨益然借以發舒其意氣陶鎔其性情則養任重道遠之望者烏知不在此乎

與石歸師

近因禪林氣象飄然如秋冬生意不復作皆由衲子
無心胸節烈隨風而靡一味喜人嘆譽略加針砭便
掉頭不顧如石公之寵辱不驚始終岷嶺聞見固不
易得也久懸之榻不知何日四稜踞地一葦可航正
是時耳隱禪南來幸不吝指教不致虛費草鞋錢也
大 荷 友 弟

真介丘師兄

峯巒峭與鵲不停機。水雨可當一面入院後山頭踏
關事。德嚴際汲引春流。離水落石出之勢。尚自猶遲。

入集卷之五

三 韻古集卷五

面牛背。歲歲或可橫吹也。再留得頂笠荷鋤之人數
輩相與品字支筍。歡翻雲霧。便可安心作我老計耳。
惟是回望牛頭老子。日朝雲漢。橫卧大唐。真不啻行
泥之隔。所苦白紙頻封。千里相寄。實難于問津也。小
力旋附此相聞。並慰法愛。惟望調適道體。應時順物。
使竹柏交蔭。烟雨濛濛。座上之石。無令其覩處可也。
賀 蒙 黃公江南丹陽人
疏 苑 集

與管君書

余白。君售足下。自斬蛟橋畔。暫得連鰲射虎。敬前達。

成分袂。方期門鶴之遊。竟與釣壑之約。嗣後星霜幾
易。尺素尤稀。緬思侯少時。與足下輩。一船書。兩竿浮
笠澤之烟。萬壑松蘿。閒踏鍾山之月。車乘薄笨。接俊
士子龍門。携其樽壺。慰良朋於馬廐。雨中看石。戲
樹葉之箋。寒夜苦吟。互擁蘆花之被。浪笑不休。持杯
沒憤。劇談無已。炊飯成糜。共言此樂可常。豈意於今
不再。况社中諸子。悉已雲翔。我輩數人。獨坐霧隱。
更頻遭數歲。卒遇個凶。避債無臺。理文有塚。頻歌
武之詩。壺鼓已缺。久失鍾期之聽。琴破不修。琴瑟
清賦一則

入集卷之五

三 韻古集卷五

苦遇石田。心織而多。成貝錦。所幸桑麻雖少。杞菊猶
香。尚得折桂。煎泉。牽蘿補屋。半規京月。偶分隔巷之
詩聲。一徑農陰。久借隣家之樹色。松風晚奏。可代鳴
絃。樹露晨流。足供濡墨。適逢名酒。暫慰良宵。曾想誤
書得消。承日至苦。讀張水曹之篇什。如聽絲簧。對柳
司馬之紀遊。若臨山水。則倦亦忘疲。飢當飽。近更
以藏書不廣。惡札堪羞。更思題紳帶。以紀言種芭蕉
而習字。至於一端純錦。或遺剪授。丘遲然而五色斑
毫。尚未付還。郭璞陳近况。以代晤言。獨憾蘭亭之

集簾期竹林之遊不繼所祈良夜黎明重命界諸之
駕寒溪雪添遠乘訪戴之舟板筆酸辛臨風鳴咽

與陳生

別後數日竟捨筏就陸時月彩漸沉星光款款對殘
燈而盡柳瑟秋寒以備餐盤獨鳴疎鐘未歇俱行
許久曙色始開霜鋪石滑候旆史以同舉露添津迷
與漁郎而問渡寒塘寂歷不聞鶯鶯之鳴荒寒蕭條
未見牛羊之出俄而炊烟漾日酒樓搖風黍場雀噪
兒輓影以驚飛麥龍雄潛聽鈴音而突起頻經峻坂

入冬之五

七 漢古堂二

屢涉危岡偶逢疏樹半响停車忽見白雲移時東馬
既而征鞍已倦客路猶迂離離亂影鴉翻落照之中
歷歷哀音雁唳渡雲之下寒癡膏之先止怪鷺鷥之
不前燈籠孤樹月中遙望疑人風撼危柯露下驚聞
似鬼欣逢邸肆得解驂聯沽醉解旅况之半枕創作
長途之荷思思在足下蕭中臥披四帳坐伴燈熏
奔淵之泉聲貫橫窗之木影何可得也史圖罕首勉
益加餐

代從孫聖朝上兩學師新詞贊

感傷心緒
力竭其生
生全性第
為人都不
數矣

其夙道不造生觀憫凶悲類小同遇音容而未滿傷
如根矩達學舍而安其慈聞聖善書之狀還以供
新小子窮愁燃讀之據牛將背仰視星華髮行
屆六旬類憐謁謁孤踪漸臨三十萬刑不具安望牽
絲杆弟何來惟資拾橡四壁蕭條併乏當爐之偶一
餐嘉澁兼無露宿之車就井欄而習字白石成繭反
矜袂以題書素衣髮是偶爾千言之爽幸逸一日之
知獲刷費遊俾借棘試升安定之門堂式觀禮法試
龍亢之講席薰繹德音誠知鼓德之儀曾展遊展之

入冬之五

八 漢古堂二

敬其若承筐之志不關懸磨之家矧今擔簦負書既
自感深行李抑且炊桂食玉尤先慮切司養伏望特
賜包荒由加鈔恤恕巨鼎動備之日貸見克鄰委之
時銜恩寧城下食花報德必期於願印敬陳哀悃佇
倚慈涵

與從子天士書

鄉城相隔向未知吾子之深近日為竹林之遊始知
足下負有至性論有本源夫非常之人豈常人所能
識哉願足下毋自鬱鬱亦何獨足下古數有之韓王

孫一市不知一女子知之謝惠連其父不知從兄知之王汝南其兄不知閔十餘年其姪始知之骨肉尚爾兄外人義難物亦有然何亭之竹簪下之桐樹山之環豈惟無過而問之者蓋將駭駭不免然率爲至音奇器始之孤而輝之者既且交口譽頌是以知足下之必有得於後也顧無藝然僕亦有一言願爲足下進焉世之超詣足下者以疎節不精耳今欲足下往真筋骨甘柔言詞伺察人顏色度足下不能僕亦不爲足下願獨恐世裏君平君平亦棄世將高卧

蘇東坡

卷之三

元龜古堂

丘壑漸趨於枯槁此僕之爲足下慮也夫士生于世其困者以富貴相期沒者以文章自足僕則謂當以濟世安民爲念不若究心經濟之學寧有具而未用無待用而索具今足下齒方壯正積風負翼之日也幸自勉旃以遠大者爲期無以僕狂言之賀宿天士江南丹陽人

答文友論文

文章固宜高深亦貴正大如洞庭之月峨眉之雪誠遊觀之美然欲建都會於此擁千官朝九澤共球象

訟之所受成條教號令之所敷布必有所不可故古人有削其靡曼以趨峭潔而文始高者柳州是也此善於進者也亦有貶其佶僂以就馴易而文益奇者昌黎是也此善於退者也僕又常戲論水莫奇於瀑然不可以舟舫若江河湖海其幽則產珠貝藏魚鼈其顯更可以利漕輓通商販爲觀鉅而其功尤偉也僕爲此論誠井中之見冀展高岸者援而出之惟足下不吝剖晰而教誨焉

與鄒訐士書

蘇東坡

卷之三

元龜古堂

僕僻居一隅爲文無所師承惟就紙上得師耳然其始不知揀擇猶珠者之登山其間觸崖壁墮路壑者有之蓋途窮始返者屢矣後乃知有坦行之徑而才庸思拙往往恨手不應心心不迫服若足下直如跨鶴而行一舉遠造其巔頂摩星辰雲霞烟靄出於履舄之下俯視一切不屑故事半功倍始信天授有限何可企及僕遊于世久矣凡當代宗工鉅匠生平未嘗輕爲褒譽以此各抑鬱而不彰然終不能自悔以隨聲附和至意所不許雖古人猶著論非之今乃折

訐士文境如是

角於足下。願益努力日進。以慰故人之望。

與友人論乞誌書

誌銘者。所以垂不朽也。因其文辭之美。吾親附之以傳。此當屬之文人。不必定托之高位。計古今地下之石。何止萬億。而流傳耳目者。有幾。每見草金以求顯者。其人或不盡能文。或諉之門下士。其門下士亦真得韓歐遺法者。不過襲耳目間熟習語。略恭以狀中事。文成顯者。或點定數字。或仍其本。無所寓。封示其子孫。如授拱璧。究其所得。不過葬錄。送時人。或指而目之曰。此某大像之文也。旋即棄擲。僅供覆瓿之用。於親何益乎。僕謂其人生平不能文者。位雖尊。文亦可以無乞。誌必如廬陵。始求之可以無憾。不則事缺之。以待能者耳。

與陳廣明論琴書

琴之為器也。通於道。然聖賢以此平其性情。後人以此縱其淫靡。如長卿輩。固已失琴之本意矣。然猶心手相應。至今日所為琴譜。僕觀其詞。皆俚鄙。又有但傳指法。無篇章者。夫情生於文。目無所觸。則心無所

公可以
斷矣

感既無所感。則亦無所思。既無所思。手何所應。徒記其疾徐。輕重之繁聲。以娛耳。此俊伶之事。君子不為也。如有能傳古調。操雅音者。僕亦當就學矣。

堵廷葵 芬水江南馬錫人
字堂自鈔

與王玄昭

古人讀書
分給眾人
以分

往從陳老蓮。西湖書畫舫。為作梅花八幅。粉紅。萼綠。居其二。紅梅一株。垂古。蟬直。浸流泉。復盛而出。作濃花數朵。水中有花影。紅艷。浮動。云。云。綠。荷中。一黃綠。小鳥集。旁。枯枝。斜窺。丹。蓋。欲啄。更停。若。聞水。鳴。而却。

八卷之十五

三 國古堂二

顧者
顧者
顧者

顧者。萼綠一枝。斜出一正面花。微側。側作。視下。態。從以上半朵。俱覆下一水仙枝。葉半在紙外。二花參差。仰笑。若。明月。深。竹。湘。君。對。影。微。聞。嘆。息。聲。正。不。知。荷。略何。語。定。於。余。水。墨。雲。花。法。一。簫。作。一。足。伏。用。半。巖。筆。勾。如。鐵。線。急。用。水。墨。從。綠。外。暈。開。透。一。暈。故。無。帶。筆。器。手。提。兩。筆。也。外。處。用。水。筆。云。云。淡。其。鏡。出。白。藏。淡。去。故。其。花。若。落。墨。若。不。落。墨。有。不。叩。不。叩。之。妙。而雪。月。之。光。目。出。勾。畫。須。用。力。不。作。呆。同。語。此。其。難。也。華。光。四。十。年。神。神。近。覺。猶。猶。同。耳。始。知。亂。林。胡。圖。

全是野派家藏徽宗執扇圖粉花綠枝宛轉貌狀而不失老鐵之性又從項氏見朱篠蕭酒飲林夾墨梅一株菊題曰墨梅朱竹千竊摹倣與可跡亦有清墨作花者但枝不甚文楊補之未見其梅但見山水小橫花葉勾折細勁亦用墨筆嚴整中有氣韵卽其梅可知也大抵梅花能而衆卉可遊刀也

與吳冠五

近人論史有可通之作詩者其語曰或一語可當數字或一字可代數字或百千言不能形容而三數言令人擊節或詳之數千百言反紆而抹之過半爽達有餘味或長言一氣而易盡或短語不能使人卒讀至以一字爲句風雷競起全體俱竦則運字之妙不可窮詰猶之書法變化成家者各自得力不能喻人矣至于無字句處往往可以言接則又以文斷爲佳如書以燥筆見空爲奇畫家以虛處養神者也弟每有此等觸悟乃信古人觀舞劍聞蛇助草法真了不異人言

汪 玠 著 文 純 著 江 南 天 洲 人

與王榮大

夷啓自去河間以後每入逆旅輒發先生文讀之營歡不已中間如蘭詞使鄉太僕傳胡端人壽序等數篇尤有卓見我少孤無藉數年以來復爲利祿所累雖嘗以其餘日亦有志于經史之學而茫乎未涉其涯汶汶乎未測其底衷此儒者之所悔恨而賢士大夫之所不屑教誨者也今天適邑大都莫不有萬家之衢百物之肆上有珠玉綺繡下訖器用服食之類煙簪雜然取之具足於是行旅之人挾金而求貨者蔽相錯趾相踵襁袂相聯各得屢其所欲而去可謂樂極矣然使游閒無資者過之則雖有皇嘆羨於其間猶無益也今我之於經史才不足以究古人之微蘊不足以窮古人之變而又薄書以累其心往來酬酢以勞其力朝誦夕忘一無所得得諸無資之人亦徒匆匆嘆羨於衢肆之間耳又安能屢其所欲哉先生則不然其才足以究古人之微其識足以窮古人之變而又無簿書之累酬酢之勞故能一志凝神乎此以求得聖賢之緒言餘音而陶然自樂於環堵

之內及其發爲文章氣厚詞豐如風雨之驟至如日月之四燭如尊羹俎豆之潤然達古而實可以利物濟用其亦無愧於作者矣詩傳有之曰干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鄭氏謂衛文公臣子建旄來馬數往見賢者於浚邑是爲好善故賢者有善道則樂得而告之情無所怙既迫於公家之事不能旬數百里以與先生相見而其區區好善之心猶後自比於干旄之大夫願先生有以告我而無怪也文集一冊并納還或再拜不宣

與方孩未

俞琬綸君宜江南長洲人

與方孩未

幾个春來無淚痕千古斷腸語寧我勝隋勿斷人腸以我輩人令人作妾薄命詞使後人腸斷吳以我輩爲矣弟弱頌二詠一麗春詞一傷秋語也唯兄知情惟弟愛情敢爲人作樓東賦乎正遣人來乃兄惠至卽以附去如新詩鳴咽不能展觀容且屬和

與同年某

每於月底花前言念風采言念故誼陶步百迴渺焉

宣統元年

神往及逢驛使動筆寫懷輒未數字而裂紙嚼去蓋臨風靜想之神過於晤對巧於夢寐縱落筆而真失耳年丈雅愛吾書弟不能謙惟感年丈能愛吾書爲知己乃別來滌墨數升盡歸條曹兩廊梁上與屋梁塵宰堵雨絮結爲團而竟以歸鼠之腹梁上者之薄命與愛者之有情相憶而緣淡可歎也然機絲雖淡作合有神長夏初秋閒願以新作草書數箋以當長安惠藏之贈家兄名某倘不攜投刺幸門者進之彼

與沈眉生

與沈眉生

與沈眉生

曉懸無已於懷耳彼臨岐受賦驪馬而北弟深羨之羨其見年丈之早於見弟也春雲引思谷鳥牽愁遇有青鴻幸有以慰

安紹芳慈鄉江南無錫人

報友

事遂至此耶良可慨歎費長房失符當奈衆鬼何失名

與沈眉生

古文一道弟嘗歷覽弘正以來作者竊有未滿蓋本

之經術者淺。而能爲世用之言寡也。然其集具在有體有文。未嘗不可鳴國家之盛。視之今日。則又遠矣。今爲文盛之時。而不知其衰實甚。高稱秦漢而駢麗。尚不及六朝勦言韓歐。而俚質又直如註釋。且過情之譽盛氣之詆。輒盈篇幅。兄試觀今之作序者。有不一作論議乎。作論策者。有不能條暢。據乎作傳記者。有切事情乎。作章奏者。其言剴切。而擬制詰者。其詞簡正乎。此無論秦漢唐宋視之。弘嘉諸君。其有司其威儀之嘆矣。弟嘗閱今人之文。其援引鋪衍。似古。

才學所不及。不知所以不及。古卽在此。蓋真與不真。而有體與無體異也。故不揣稍欲自振。雖不敢上。蓋古作決不敢下。效今人蓋弟亦嘗肆力經史。而出入于入家矣。又不欲襲取一語。象其體制。以歸於清渾。

庶幾自成一家。然實未能也。

雷士俊伯頤陳西滄陽人家楊州

與王于一

送臨侯先生序稿呈覽。先生百世人豪。固無藉於斯。然弟奮之盡心力而爲之者。亦敬慕之至耳。文章一

道弟其疎懶。獨於先生不憚煩。至於再至於三。又何必待人求作。且文章亦非求之而遂可作。作之而遂能工也。

與李艾山

弟今春始學爲詩。近日讀社集。不敢輕作。磨者久之。不能自止。執筆爲此。又作以贈能詩之人。可謂不知量之甚者矣。雖然。鵬翔異飛。亦各循其力之所至。何必相愧乎。敬錄以進。

與蔣彭人

衰經而與宴會賢者所識。仁兄讀古人書。豈不愛人以德乎。然關別經旬。思傳一席。暇時過訪。雷生說體黃蘇效顰。見賜以喪。食弟自不敢辭也。

又

曩晤會有他客。致語別去。過訪又不相值。誠交遊恨事也。偏檢詩源。得讀佳篇。金山嘯月樓諸詩。雄健有工。部風味。至食米憐義僕等句。更爲深刻。鍾譚視之。服絕矣。大抵鍾譚論說古人。情理人骨。亦是千年。僅見而略於音調。甚失詩意。詩以言志聲。卽依之鍾譚。

詩歸譽之於人猶瘡症也。雖不盡如此。然古人好詩。一入其彙。則作如此觀。四家詩選。可救鍾譚之偏矣。

又

蔡夫素心人也。仁兄招飲。一尊一盤足矣。且儉薄所以居患難古之道也。

又

敗齋過盛。或仁兄愛于情。須如此。而律以往來之禮。不應獨厚如此也。驚愧兼至。此後一切饗筵。首女諸事。乞痛爲節約。緣我輩躬身窮途。作事不可不量。力而道已。在是與其長見笑于鄉人。不若求免譏於賢者也。秀才酸言。却亦至當。仁兄終不聽從邪。

與張六息

仁兄到家。計已半月矣。內有兒孫。牽禾嬉戲。外有玄園。常把酒談諧。快心何如。弟白首一室。但書債未了耳。常思好古。與好酒好色。同是一癖。家產坐此蕩盡。而和之不止。曾中至死。無悔然。明知而不能戒。言之可笑。家婦衰老。何日得見。慎食服。省惱怒。惟此之爲。

又

陳言夏詩選。最盛舉也。然郡城人情薄惡。弟與蔡夫。謗議不少。若復行此。又爲誦者樹的矣。凡身處泥塗者。不願人之獨潔。人情不甚相遠。仁兄亦當鑒此也。

答王集夫

入夏以來。弟需血。咎耶。俱歸之質庫。然弟終不肯與人一言者。仁兄可思其故矣。我輩處今日。惟有痛自裁減。一法竭忠。盡歡。古人所戒。今日并未嘗忘。來款也。察言觀色。自知之耳。

胡介昇兄

青誠爾悉

漢書縉密周敏。史記便有單刀直入之意。此印史所以慶越漢。處人之爲人。爲文。當學史。不當學漢。試觀古成道人。與命世英雄。調調落落。一生止辦一事。而其人已千古矣。正有單刀直入之意也。若以有限精神。東塗西抹。成得何用。

與問遠

開遠近讀和味否。讀書要知書味。如人飲食。須知飲

食之味也。人生十五六，正是聰明怒發時。此時下得一分苦心，勝後來萬萬也。常思挾肘際，肯都是讀書人。如何便得出人頭地，常有入登七層塔者？先人一氣，直點巔頂，地步高，眼界闊，安息早，也念之念之。

與錢允武

頗思前舟道從，覓故人話。消此寂寂，會應網羅人。春夏之交，山翁禪師住道場，當了南園之約。道人中如大雄山翁二老，真今時之古尊宿也。窮巷與同人，講其重興道場，比至兩兄不可不親近之，并出一手。助揚佛事，本色道人亦如沉江九肋，無不當輕易放過也。此語潘天老否？渠四香閣中，亦有聖風，顛撲在曾物色之否。

與黃端菴

契濶日久，西河牛席話，殊未盡悽端悽悽。長安奕棋尚未勝者，池館寒梅，又成雪。貼片如流，河清難俟，想同一黯然也。道場之舉，聞之歎息。我輩勝本盡冷，不能不與人相開，然從空花泡影中，浪摩時日，雖高名厚賞，自道眼觀之，蟋蟀展九耳，視與世外真人共成。

多生勝事，其間豈易問道里哉。

陳舒原舒江杭州人

與兄建中

我病是貧根，貧不可却，則病不可除。略有升斗便，蟬蟬動，盤若不至，餓乾壯，還可自濡，不必憂我死也。

答程司空為石縣大帥回

公此函所謂人中天在石公果位上應得者，他人便消受不得也。論某題數字于上，却不帶將貓鼠升天耶，多幸多幸。

與陳孫敘

數年未坎，樂因抑憂，讓良議有累紙，不能為知已告者，兼以兩遭朋足，貧病顛連，幾無人趣。秋風蕭瑟，出愁入愁，年已過壯，顧此身，茫無着落，中夜思之，竟夕輾轉，想先生磨墨磨盾，目拂雲，暗面風，驅作書意氣，飛舉人生，得此亦足以容下，時大席舍而端作蒼蠅聲者，真如神龍上朝之不可齊量語也。

與馮訥生

與馮訥生論讀書

宋之議論說事無過三蘇簡質平淡歐曾所擬此猶世所稱耳他若後山之潔古放翁之蒼鬱同甫之闢止齋之典實及元道園曼碩石田巴酉皆嚴而有法未可廢也論詩者不及宋元然宋多入情元多雅調學者取裁于漢唐取資于二代其法也為文闕與于六經史漢八家而以諸子為閎亭別業亦何不可食五穀者將屏置海物邪知不然矣

胡周鼎首見

與呂虞振

與呂虞振

與呂虞振

與呂虞振

足下解經析疑快同割竹為古文詩歌下筆不能自休所選諸文學者取正雖字久漫滅流傳未已不啻以駱駝音打斷碑者又如瓠蘆漢書海外珍重視子雲法言富貴僅費錢十萬顧載于書不足道矣

與田孫若

讀書在明取舍合則吳走臨戰一劔可以不御取則歐陽見禪駢馬三日未能相忘然後發為文章雅而馴古而不雜龍超虎視氣靜于行間角吐宮商律諸于句粟足下傳矣

與人

士君子之遇合誠難矣方其未遇天下嗷嗷以待之無舍瑟求工之想迫其既遇天下愉愉以依之亦無戴兜蒙之陋足下施之哉僕嘗與足下論列往事一言忠孝眉舞色張一指佞人索股呼朝無違心之吐茹鮮俗之毀譽其志行足以易風俗明人倫一朝立朝事主勤公家之憂而損百姓之害清畏人知可也即惟恐人不知亦可也世德在前步趨不遠且遇千十年以前可也遇千十年以後亦可也苟能修身何患不榮足下勉之哉

庚辰都門與友

韓昌黎上書宰相後代議之不知東方曼倩以上書自舉待詔公車拜大中大夫給事中校少儒亦上書自稱其乘之千天子大喜立拜為郎後世封駁有專官宰相不問館見士面受諫書而天下無大言之士朝廷因以少敢言之官賜為人士依脂澤而陰使世道成樺脂可乎

與人

儒者稱人之善於其生也不暇有隱于其沒也不忍有遺匪係乎言之文不文太史公自敘極詳猶忘字曰子長穎頌爲長公誌其辨未言六十六光側與風馳者乎子故以弗克辭爲備備也

與方人文

足下矜六經之與府探百史之至願凡西州諸書明林遺集流覽必周正似翻衡觀碑非石盡字藏鮮有漏佚

庚辰與同年

董仲舒

卷之五

董仲舒

董仲舒以修春秋爲博士孔臧得自乞太嘗奉修家業不願就御史口人辭條讀書乞官精學又武藏賜書開史局題官願以自便聘朝臣爲掌侍國家重除史職而未有取一代典故未詔成書者何其疎也

與辛幼推

葵酉之役弟以櫛批前南國而足下戡然空冀北之羣豈遼七年始復潦倒一遇三都未出伯父遺議即士龍兄弟且之虛懷觀餘之號將無感慨係之子

房火顯

大生江而江寧人

第一卷
歌在內

復王總戎王聖

賢勞王事行邊良苦然秋空絕業請角餘正大丈夫壯懷淋漓際也辱來札願復不一

與萬水部開來

弟尋怯士耳不能投石超距出塞入家若許挾五寸弱頰油素數尺從諸子揚花風雨進心不朽之則則弟方壯猶是十年前長安酒樓上房十郎也

復新城王子猷

齊賈還索有遠函并香奩二冊快讀之益歎古道雅

戴美矣

卷之五

戴美矣

金華地林
致詞與趙

懷聲色滿紙離思咏歌風流未散也但惜不見令弟貽上所爲三十章又續十章次第聆雙鬟發響何羨楊柳外曉風殘月哉

與樸園先生

諸羅唐宋以來畫家源流系次及其所論著以爲國史如詩話詩品之類世間不乏即董宗伯諸人亦皆各有編輯由其所說肆而習之宜人人虎頭家家摩詰久而及其臨摹命筆則一切論諸皆無着處止是

自家料理自家筆墨一往與會者為有變化無端之妙耳辟如舉業家規規本昔人典則如公輸授墨庖丁奏刀伯牙進操開鐘撫籥以為摩畫豈復有文哉適足以資其學究之傳外而已偶與從子雨吉行雨花木末間見其山勢逶迤岡嶺相接平沙遠樹互相錯連最有回師不可措手處何必非荆關不傳之秘因語先生所集近代名家画册極一時之盛其間千狀萬態皆從此中悟入幸假數冊與之一觀將以印其所見不願守此為藍本也

藏書集

卷之十五

藏書集二則

高邁 雨吉江南上元人廩生于縣生短

與馮青門乞筆帖

弟作書以甫離書室仍慣用湖縑世兄錦繡之敝帚即可為弟丹青之利矛幸時以惠我毋謂中書不中書遂棄之也

上 藏書人 陝西長安籍江蘇江都人

與雷伯顯書

往集刻成幾何聞季征紙助刻費落成固善但僕有一言吾兄此事且宜稍緩天地間至寶自有鬼神

持雖欲沉覆掩蔽不可得也此特就文章一事而言

若吾道所當成就盛德大業有不止于文章者不必

沾沾自見也劉堯可采勿以為妄

杜 濟 字子淵廣黃岡人

復謝仲玉

闊別十年遠杜書問感歎不已中間談及故鄉兵火蕭條田廬蕩析之狀殆一字一派甚矣吾兄之老而善悲也孔北海云安能傷人弟敢謬獻狂言少寬左右何如管竊以為入羅修倬立地不過五六尺極人之力造為樓觀臺榭拔地而起不過數十丈於此有人焉登峰而下視其高一倍則人物如螻蛄觀臺榭如蟻垤矣又高數倍則墨然無所見矧以無窮之高而下視曠絕之卑所見但莽莽一氣而已此茫茫一氣者終古如一也然則極世局之宏遠盡人情之悲喜總不能越此地上數十丈之吟誠窮高視之除茫茫一氣而外別無所見又何有所謂古今理亂平陸往復者哉願吾兄如此高著眼則知人世之紛紛擾擾忽啼忽笑說成說敗舉可許也弟流離困苦殆倍

此詩與子
合足實切
無虛心

於兄獨以開得這隻眼不至捲殺在幾片瓦之下
此身尚在豈偶然哉非相念之深不爾此道勝當千
里奉寄一劑寬中順氣散不須草拔木皮也一笑

與施尚白學憲

侯朝宗後出才俊而根柢不堅大色未老尤好作妄
語以行已意此故文章家無品處不知先生以為然
否

與陳伯幾

蘇揚久聚不意吾兄一日別去遂草家徑歸西江弟
歲并集

入卷之十五

元龜古堂二刻

不能歸之人翻恨歸者為太慈謫思始自笑也尊選
詳然精切惜墨如金弟所願附不行者乃因循至今
未及料理報命與豹人詩志幾成兩負其故何哉大
平詩名弟所好懶情亦弟所好弟好詩名如魚好懶
情如熊掌是以相角而懶情勝也然弟積懶日久如
人頓頓食熊掌過多生厭必將有時而取魚則弟之
勉披龍帶竟使本教自日父首幾千里一嘆

宋

阮

阮文叔
阮文叔
阮文叔

伯笑隱和尚水刺納涼書

自應
自應

僕往機熱避之如仇疊以市里而陷故逃之舟中陽
烏為虛湖小如沸若大白陽那幾無安放四大處佛
閣左側木樞矣葉即田與繩床相長每坐其間思為
架下游魚那可遂得倘家見許此夜便携枕簟信相
清濟國土須苦提於意云何

約王仲昭張郭仙看花

永興寺老梅花中之香雲光也僕亟欲一往而門下
以花信尚早為辭不知花之佳處正在含苞蓄蕊辛
蕊新所謂十三女兒學繡時也及至離披爛熳則風
露都滅故雖怪風疾雨亦當拂臥具以行僕已信得
萬生寒暑期門下於西點橋下矣

歲并集

入卷之十五

元龜古堂二刻

知不足齋

不致本

不致本

知不足齋

知不足齋

知不足齋

歲并集卷之十五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棄集卷之十六

周在深園客

豪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津客

曹爾堪子顧顧老游江嘉善人

復督將軍壁山

讀來教知爲老僧後身語語悉悟勝於臨濟劈頭一
喝矣况高牙大纛中爲衆生教苦教難出諸鋒刃刀
劍之下豈非真實修行不必坐蒲團數穗子枯對佛

蘇美集

卷之二十一

賴古堂二選

燈前而虎頭之爲此者使人知交烟閣上自有如來
也容勉綴數行以附於合十回向之弟子不知大法
王肯容茶漢分一席地否

與沈禹錫其陳

漂泊單懷淹留日月高齋寄暈累夕傳鴈使遊子復
所依歸壯馬執珪之吟仲宣登樓之賦可以無作臨
岐道旁祖帳不忍言別能無折楊柳而銷魂贈將離
而揮涕十五日晚武陽公館感使君之賢買日
渡河展榮澤白茅蔽野黃流鬻岸回首河北之望

雅人深致
落落大有

集

李萬宗孝泉

有沃梓梓深陰風土敷腴眷念不置十七日至鄭州
州倅乃宗弟以秋曹左遷者爲之載酒東郊三里陰
氏水亭驚啼柳巷驚集連設解不幕地爲竟日遊詩
云東有甫草彷彿見之十九日過中牟二十日入大
梁矣問吹臺之廢趾吊宋終於平蕪歎歎欲泣况憂
患之餘求侯生而下得不禁悲憤之與磨也役旋聊
遊蹤踪以慰懷念續南皮之良會未知在何日耳

蘇美集 卷之二十一 賴古堂二選

泉朱李水井甘瓜未知何年可繼能無遷若河山之
歎耶序子固遠存錢家無數當南陽抱膝梁父高吟
之時而典裘賣麥捐惠過豐九戚故人之厚意也二
隻勉塗附正此中陶泓不良更甚其拙擬賦一詩志
感而鴻旋頗遠從容當踐此言耳

裴晉卿納言

浪遊師歲拮据甚難舊冬踰路還里亟爲作產計而
先業甚薄同于車薪之杯水不審空中樓閣亦有遙
望如霞之日否凡有可爲地者萬幸垂如天之翼

宋荔裳觀察

邯鄲傀儡聚首達曙吾輩百年間入夢出夢之境一日縮之銀燭檣板之中可笑亦可涕也

又

留連湖上者幾及兩月山水面目數十年常在目前此來獨稱快意者有荔裳登西樵鐵座諸公詩酒倡和爲人間樂事況皆以奇禍得免天復安頓之湖山之闊不愈感彼蒼之賜耶弟刻下放棹言旋望若河漢回首不禁惘然

王猷定

千一 江西南昌人

與友論文書

足下之言曰文以氣爲主古人豈欺我哉嗚呼予可謂知文者矣然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阿房之高且敝也魯靈光之闕且頽也臨春結綺之侈且麗也楊子之亭爲氏之廬之幽且閒也亦甚不同乃其爲之也極旖旎極則無不同也故耳目四肢皆其始可以爲人根荄枝葉皆備始可以爲木也然則辭固有體而氣乃行於體之中者也古人爲是言也有所業

後人泥其言而不察亦已過矣夫劍之下型未能斷

後人泥其言而不察亦已過矣夫劍之下型未能斷及加之砥礪可以削犀甲銳之下型不能見日影及分以玄錫磨以白旃可以鑑髮眉然則體亦爲文之砥錫也夫體何自出理而已矣張文潛曰理勝者人不期工而工理德者乃爲塗澤而摩開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根針反覆自中節曰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揚雄其何益之有故氣之充充於立體而體之所急急於明理仁義中正之占理亂得失之林灼然見其本

宋而後靜虛以澄之精明以致之優柔以畜之廣博

以貫之範古以弘之峻潔以行之宛轉以暢之有承

竭之專有貫氣之巧有解牛之神故天下見其言望

而可畏究而不可測隱然長江大河一萬千里而說而龍門時時激發奇非顯然大行九坂造父飛轡越之而行空也而其大古光明如陶冶未耜不可一日而闕如龜敝丹黃可以一望而曉豈非體具而氣足哉不然何以上古聖人有辭中古聖人又起而續之而後先連續如出一人哉至於體玉龍殺不能相擊

春華秋實不能相觀杜預有武庫之名君子謂其劍
疾韋昭窮周禮之義君子謂其說驥房輝遠稱爲五
經庫無益於明殿雖欲爲五總龜無補於世是固
其得于天者各有長而資於人者必不足也拜手裁
答足下試寓焉其以子言爲然否

與黃鍾章

杜老不能庇人手畫萬間已今千古資士數類孔勸
懲厲摯如先生者乎一寸感私勒在崑崙之第一峰
矣

表章集

白玉奇 元美江西金鄉人

與曾伯士

蘇子占人說鬼說夢符命井鬼非夢忽生哀樂誠鬼
夢之尤爾今君去始今妄言之君妄聽之

與荆石

古人刀劍鉤冠之飾非通古今別然不然尚不能佩
况吾輩以聲氣感天下欲於數千里外傾人心膽苟
井有道德文章爲之本不猶刀劍鉤冠之難張乎則
得羣無敵似難卒至然既有是一呼之又可徐收矣

陳允衡 伯璣江西建昌人

與樂園

尊朱之說極是朱子晚年謂一部論語直解到死
其中或有幾微之未安者後儒一一尊之非朱子之
志也婁子柔常曰昔者開通儒之論以爲聖人之經
宜存衆多異同之說以待讀者之自利且漢人去古
尚近學有承受其說決不可盡廢明初儒學之臣不
能將願聖主之德意而扭於所聞一切抹殺此與介
甫之私學何異今之東子柔自當以朱傳爲宗若好
古博雅之士似宜斟酌古今之間不容守其固陋而
已子柔醇雅之士而其言若此詎好異哉

復愚山先生

承手示論伯敬集言言刺骨手證心恨真定評也大
略其所處在中晚之際復爲黨論所擠當時以大行
擬料忽出而爲南儀曹志節不舒故文氣多幽抑處
亦如子厚之不能望退之也黨論以十亂呼之與鄒
臣虎諸公同列皆好學孤行不守遺陳之士幾同子
厚見累于王叔文矣此其隘之之辭雖與士李華昌

年東以爲
 事近有
 知者亦有
 此老病
 伯敬海
 見
 力能
 然能
 古人
 力能
 然能
 古人

盛之運且與同鄉李翼軒先生不合翼軒大泌一書
 牌脫弇州南浪然類書成句未能解脫伯敬直欲以
 單辭片語貫華點點視此索素者皆糟粕矣腐耳此
 先生所云心狠處莊生之言其真慘于志也冷之一
 言其詩其文咸主之即從古人清譽出如東坡簡侯
 論且其意不在書史逸賢留侯意爲題悟乃如婦人
 女子此皆是冷處意以專近寂寞不用事不撰字爲
 冷乎石倉所謂清而有痕是伯敬辭於冷之病非史
 遷東坡之冷也先生以爲何如不俗之說尤爲至言
 曹記與楚中曹弱生論書法衡謂其甚今日草書可
 謂登峰造極曹云我但覺愈登峰造極愈俗耳此是
 禪家三昧難以言詮即來翰見示愈好愈俗者也然
 今人功力未深遽求不俗遂流爲李賀盧仝之鬼怪
 與夫郊寒島瘦矣賀之出于離騷郊之原于漢晉此
 豈一切不學者所能然哉伯敬之究心經史非發以
 宦爲隱以讀書爲宦其人實不可及而于友誼尤篤
 惟徐元數張草臣諸君絕不師古附和景陵靈朴之
 說日趨俚弱致伯敬獨受惡名詞場諸公無不相習

集
 卷之二
 七
 古
 集

赤
 本
 色
 其
 口
 本
 色
 其
 口

談刺何哉蒙米飯生一言而窮其勝致豈不令景陵
 地下愉快荷非偏有景陵辭往與牧齋曾面相折衷
 向乞高明有以牧之幸其幸甚
 陳維松 其年江浦宜興人
 與余澹心
 客冬浪遊三洲子建尚水諸子俱勤言念每當文酒
 之會衣裳之集聊奮奮而賦詩未嘗不愚然心
 足下也僕年來落拓萍踪幽憂奇疾初明作表惟
 思鄉向秀陳詞祇餘感舊一枝之棲未定六月之思
 何從春中卽有長水之行然而開府江南不勝哀怨
 參軍河北但益蒼涼是以過士衡之墓無暇言悲讀
 陸倕之銘彌工教恨也文旂何日東來姑蘇三月花
 飛草長平樂之酒卜千雷驅之姬三五如聖野如須
 華說焉時昔古人云難不得心亦且快意僕豈須臾
 忘此者哉小范初擬卜居陽羨近因徐淑之書遂泛
 鸞夷之棹足下得一良朋弟輩失一勝友能無握手
 欽遲良翰以代堂蘇
 劉體仁 公職江浦鎮州蘇河南永城人

集
 卷之二
 八
 古
 集

與曾庭岡

今之人不知書。却是快事。弟知好之。而老鈍磨。正
如桃。子不熟。為枝頭乾耳。豈不可數所喜。聆得諸君
子不見。積片。開聆緒論。雖空虛自愧。亦如金剛經所
稱。于阿僧祇劫。得值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
空過者。庶作將來根因耳。讀近文如窟廬下空。神變
無比。即若文亦不復敢強項。倘結塗。憶及不肯弟。當
貽一篇。以為乘燭之勉。將附以不朽。

與人

君子內無旁禍。外無旁禍。一旁字足為君子寫照。若
我有召禍之事。則禍在其中。而非旁矣。

黎遂球 美則廣東南海人
通城同集

報謝伯子

別承良規。以弟英風太露。為戒。因往復深思。其說生
今之時。謂恐以此忤犯時忌。取死耳。弟歷過江淮。燕
代。覘此來流氛所過。其間士大夫遭之者。或奔逃而
死。或獻城犯法而死。豈盡以此故。其果有英氣者。則

據行已也
上則文來
下則大白

戰國而死也。又孰吉孰凶。且夫人身百年間。修短同
歸。一灰以萬石君之數。馬足焉而先以淮夫馬。座焉
而死。楊惲種豆為箕之詩。取死固也。馬援貽書教子
誠言人過。即以是書言人過。取咎天下亦安能盡得
趨避乎。求其無失吾所當然者而已。

報劉生民

承論空同詩文。誠如尊教。弟則謂其詩所以讓杜者。
在往往套用其語耳。若文章之氣。亦未大備。豈足以
當退之仁兄試觀退之全集中。何嘗有一篇襲人堂

之傳人者
此其也

格用人唾餘

八卷之二

一 觀古堂

或以法相祖述。則有之。如長吉飛光飛
光從西漢樂府中人來。人皆不覺。退之佛骨表。亦從西
漢奏疏來也。然豈必有叔放者。在其衣冠哉。如此則
人人皆可為。何必從孟子雲。所謂有人。姓孔而字仲
尼是矣。太少準易。此非姓孔而仲尼乎。要之太少固

又一子云
此其也

自有真得。若徒襲易之皮膚。當不傳矣。前朝諸大家
如元美多。用子長。晚乃變而為蘇長公。于麟意在修
詞步趨。片史亦各有得失。皆此之故也。仁兄亦從其
議論之所自起者而觀之。則知文章之道。存乎其

此其所以傳爾詩之傳則以韻趣勝故唐之詩人如宋之問輩其品卑下而詩乃不可沒彼各有所得之趣也桑濃之風非千此其肯又悉之三百篇仁見上下千古必知其故弟年來徒放言爾季重先生以李自見許又謂過之果如來敢云云當之愧甚然亦冷煖自知而已

與鄭超宗士介

黃牡丹之會諸君千皆靈蛇在握人人自以為當得大將何意漫吟如弟遂為錢牧翁首拔以獲仁兄重

黃牡丹

（卷之二）

二韻言堂二韻

資視昔者明月夜珠之句若有餘榮雖易書通寄可否一出公評與延譽獎借者又自有別懼無以富于諸君子之心則滋悚然而已然他日過廿四橋諸遊人且爭看影園詠黃牡丹狀元不獨可以免太冲委頓而且以道人落魄時借揚州夢一幻耶聊癡想正不必問孰者真假也

答尹昌庭

吾人遊世如一葉扁舟過巨洋者且夕風波安能保其不起然須定安嘗靜坐以聽其息若左右欬仄

方

定中

倚伏遷就則條焉東傾條焉西獲顛倒之禍反從能已甚之弟近來每署二語以自觀曰天空海濶孤月獨明宵夜泛大海見風雨驟作一邊波浪亦有一邊安瀾者惟濶故也雲霧河湧若撼天然不知月在天上清光一毫損從安瀾處視之覺黑風黑浪不過自起自滅清光之處未嘗稍變惟空故也竊謂從此識破便可正色立朝反安心入婦人板中故年所遭絕奇險而可怖者惟安心聽之無不止息仁也道德堅固知當更有所以益我居今之世以贈黃此庸人皆能知之若名為果殆有甚焉試觀蔡邑至欲避亡而彼以人皆識之次且却止然則反不若名不出鄉里而面目使人難憶者之為便矣

宗元鼎定九江南興化縣江都人

與汪蛟門

記厲辟梧葉樓下傳杯頃刻三素春雲縹緲度元君之駕矣阿太藍橋過補玉鏡之賀須致之雀屏中與蕭靈嘖

寬蕪城風雨圓覺煙霧深濛隋宮如畫及讀新詩

吾人
不
能
不
也

與人

余性不喜煩。與人對終日。卽病。或飲酌數夕。亦然。或值勢利毀譽之場。幾如漏暑。置身赤日下。此其弊流淪於山林巖谷。固宜。而移家於窮鄉僻壤。亦此意也。其居隣亦習知予懶。余間居亦未常至柴門外。或客至。或入郡。始一到門。不則數月。兀坐草堂而已。昔杜生三十年。未嘗出門。孫軫問之。杜指門外一桑曰。惜乎。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余未嘗不向。杜之惜乎。不能也。

又

性最喜書。值兵火。無一全帙。然殘篇斷簡。與古人交。朗頌其佳處。不必問其首尾。從來亦自快人意。

張育孫 補武浙江錢塘人

上龔周兩先生乞墓胡彥遠書

今年夏六月三日。錢唐處士胡介死。介年四十九。無子。老親白髮。撫屍而慟。死無以殮也。友人沈生陸生輩。經理其喪事。許開吳門。基與前御史姜公哭之。慟。

伏念介少有高志。立名節。慕難交。遊公卿。聞名甚盛。所至貴顯士大夫。無不欲爭讓介者。而介獨

然不屑。以明其孤介絕俗之行。獨稱述合祀大憲。先生不去口。是介於兩先生有知己之誠。非流俗所得同明矣。某又深有助於心爲之言。夫處士不建。頓貧賤。天折以死。命也。死無棺槨。含殮之具。暴露野。莫爲掩埋。亦命也。子孫或斷絕。或有而流離失。弗克饗祀。祖宗血食。斬焉茫。幽冥無丘壠。廟社依之。鬼靈不知。幾千萬矣。何兄志節。曠達之士。隨而上下。飄然江海。何所不自得哉。獨生人。縫之。如送遠客。不勝戀戀耳。況生有盛名。死有傳。亦榮焉。或生家。衰。毀譽間錯。及其骨已朽矣。復世其書。慨然想慕其爲人。恨不生同其世。與之矣。惜其才而悲其遇。不知涕洟之何從也。是以當子金。陳與治死。去年南昌王于一死。死之日。伶仃懷楚之。與介同。而與治遺文。爲施愚山先生所刻。于一遺文。爲周先生所刻。介獨詩文散失。不可傳者。其生平筆札。頗有奇氣。無大著作。未能自成一家。不克與其名。

卷之十五

相嗣是介生有盛名死竟湮沒也再遲之十年已上
年故交垂盡及於後世子古萬年無復知所為介
是介竟死也兩先生座間有上客死而無聞蓋不
哉故某以為言顧兩先生買山間半畝地助之持
題曰嗚呼錢唐處士胡介之墓俾石碣所垂不至
沒是兩先生憐才愛士之盛心也其再拜

蘇惟霖 浙南海鹽江陵人
西遊札子

與袁孝廉

向來累聆仁兄言句意其有所恐懼憂患將落

集

人卷之十

王顧古集

門頭仁兄亦意第空腹高心不落在無事甲裏便流
為無所忌憚各有深憂不能出諸口非不能出不見
出也此事非可以口語爭非可以有爭人待之而已
第十年來三回九轉阿兄不與我說一字但講說處
節節微破相似處節節溫養甫得箇人路將大和會
一番舍我而去弟所為泣盡繼之以血也昨者長安
夜話默覺仁兄遲此一幣不勝悲喜河頭一語便是
拈花一會從此大王路上各各語去現象有淺深習
氣有厚薄自行自到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而已

與寒灰奇公

春初接手書拈提師子尊者公案喜師大有活機非
復柳浪相別面孔遙空頂禮恨各天南北不得面承
針剗也雪照來知師近與諸老禪提唱武林深處
益精進桶底脫時幸通消息來

與董太史

不佞早年苦病亦復驚心化者一條頸筋抽脫不出
而當事者必欲捉鼻從事居常自念四大既不堅牢
大事不得入手半世心知才一等待懶懶子不青

集

人卷之十

王顧古集

務定本若使聖人見憐便與一筆銷除放此懶牛
之大澤便是萬物一體之洪慈而今未可必得也河
奈何

答章衡陽尚璽

鶴林之遊真耶夢耶憶先子聯閣書貝葉放鶴簾雪
之間周濂溪掩關獨坐碧蓮自賞孫過庭大慧講老
龍蛇蹴蹋棒喝交加彼一時也山光吐媚雪嶺呈葩
見物在傍合取狗口數百年來鼠翠不改流風猶寄
仰觀俯視盡人感念蓋古今之不及而盛事之難再

也孰謂吾兩人者於震濤澎湃之中一葉上下披瀝橫禪上無千古下無億類直符山鬼夜號市兒掩口斯又數百年來之一時矣吾烏知子瞻諸公之時其境致人情不如今日哉清福而兼不朽之事上界神仙猶慳之翁豈得無易說也笑笑

答李西卿方伯

我輩皆四十歲矣來日無多浮名幾何接手札無不致念于知己之難吉已之巧者以弟論害我則無之蓋世未有能害人者也一官之滋味無幾若微

蘇軾集

入卷之二十一

蘇軾集

一合得一相愛之友作一篇怪醜烈文字祖之春明門外題得幾年栽花養魚睡起如意既無炎冷逼心終歸何處傷胃費井上界神仙所不能兼者而我獨兼之乎顧容易不可得耳人既割斷不得我又自不肯割斷五六寸最咽出咽沒畏首畏尾有老死他鄉顧妻孥子眼光不落而已豈不可奇哉

陸非伯伯詞

客夏在京口獨坐小樓於晴州山濠溪四山顯豁左顧則鶴林先子瞻讀書處在焉右顧則北固狼石磯

响其上孫劉策曹地也感念今昔慨懷時事廿載故人一時和雨俱到而肝膽可共肉皮同無心者猶不數數屈也呼斗酒憑几自勞碌以悲淚泣數行下援筆取案頭一箋作急書數語派在肩曉吳兒相驚愕然敵郡一老衲云人生景到真處情到通處而忍淚作乾眼者是無熱心可以作賊章惇王敦是弟之所以思兄念兄不能置兄對手札娓娓知兄不能無淚也

與諸太史

蘇軾集

入卷之二十一

蘇軾集

結念山泉倍思有道於明公特甚偶見肅民部亦爲道倦倦不置故知世間自有此一神相思既非聲色終遠勢利則血歸之日無事道人作無意味之想而已日者理裝而南收拾松菊已印雷携一藥裏一老衲一蒼頭一易從白門趨三山了湖上宿債明公有問應不竹主客觀也羽便先此附訊并致扇二拙刻一爲報或曰華亭書畫錄寶宇布鼓過雷門今猶昔也余謂不然怕人笑語老衲所以不如吾解釋者使明公辱緘一笑不乃人世難得之一合于靈山會上

笑的笑罵的罵合掌跌生的只恁合掌跌生各各笑
癡耳兀中百不得一何時抖擻尿腸也

荅曾太史

自出春明病日益甚旦晚請告必得請而後已
故人零落幾半二馬催進惟恐不速烏得不爲是淚
汲市人所爭馳者無我輩分我輩所自起者聞者子
所按籍而求也即今休去便休去要覓了期何了期
古人吐心破膽之語願與仁兄共聞之

荅雷太史

錢彞集

卷之十六

元朝古堂三

河漕近刻蓋其分布將吏節制河臣已兀坐河干既
無一人可談又非時刻可以責成功勞心焦思計無
復之乃日記其事若言以還昨日旋呻吟數語皆牢
騷不平之景而仁兄以爲法爲禪慮人盜去夫哀中
之珠人所具也我所有者我之本來不能以毫釐分
人人本具者箇箇圓滿不須借毫釐于我父子兄弟
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到而欲盜之也雖負舟挾壑
之手不能無問探漿之子矣何也以此物本是大盜
更無能立之者若盡見之神力益得三分則他人入

可望三釐倘猶未也則大地窮子政恐不能盜也盜
則割截史體弟談笑而從之矣

荅袁公

弟已差人去乞假只待北去人回始得入郡中并訪
仁兄於浦河之曲訖湖魚其一無可觀歸之次日即
頓舟其中惟有菱荷翻翻鳴鴉上下稍迎信主封之
淚盈盈落也蓋前此北之燕則惟恐不到燕南之楚
則惟恐不到楚爲有人以以索遠懷而今觸目離索
別出一般現量也昔人云別家易別朋友難弟今自

錢彞集

卷之十六

元朝古堂三

見哭家易哭朋友難耳說不得不可說二詩淒宛之
極情見乎詞有欲與仁兄談者雖云兄女子事却是
心大不安了處也統領面書

荅雪照澄公

人世朝露轉瞬隨境此中有良友可依兼之四事粗
備便辦十年之力解悟修持雙轂并急即未必徹底
悟去再來當不費力耳吾與師俱壯而將衰矣與道
人不得未悟爲悟不得將心得悟不得謂悟後之人
異於悟前之人不得坐在無事甲史史不得拖去有

事門頭緒密密放發自在方有少分相應眼見多
少實心爲生死人將心等待擬心作苦空來一番實
商確也病且暑發爽當得面語
錢 梅 夢 林 嘉 善

示弟仲芳

承富大事只要一雙腳跟站得穩心中平有一自滿
不知何故便脚顫手重起來爾日九杆頭取之必數
祇舉趾高三字此三字說盡人中外矣幾許酒養
纔能足縮縮如有術也弟識之

藏耕集

卷之六

藏古堂二

王道通 吾鄉嘉道人

東顧承恩二則

少有情痴每當夕陽西下半蕪天盡一望浩浩
失聲竟不知此時此情得自何所也
歲月漸老霜華逼人我既雖往子又不來迢迢驛路
空生青草耳

示人

只今三四里外小事尚爾能傳況此千萬年前訪書
豈皆實錄祇可師其善行慎勿愆其過端不然而攻

發前輩之隱文致古人之罪不有橫禍必有奇窮
謝良琦 石羅蘇庵廣西全州籍江西安福人
薛白盧文集

與應仲諱書

前年使者從虎林歸辱足下賜書念僕孤立無與
欲僕於天下士及平生親故少見峻絕僕非敢如此
也以足下之相知猶尚言此况世之耽賂於僕亟欲
得其過以肆其誦誦者哉就欲作書還答會遭譴
致煩白簡既苦待理無暇又詞中所引且云漢與遊
客某某相結約竊念誠如此將足下之說可不辯而

藏耕集

卷之六

藏古堂二

明也僕性本孤寂少時在里中里中兒相與談游俠
意氣僕便不屑意及長讀聖人之書頗知其道以爲
士君子立名砥行莫先於自重其身故往往嚴去就
慎取與不苟爲然若然於諸道德能文章之士則又
篤好而深慕之蓋僕生平所惡止是浮薄不自愛重
之徒而非謂交天下士當盡用其嚴冷也逮後遊宦
南北所見天下士不少不肖者且勿論卽士大夫亦
類不能如僕之所期僕始嘆息失望便欲獨處寂寂
不與世交接顧猶未敢決絕此皆足下所深識僕固

此傳中
亦常
之下人
見此
爲此
可以
不出
矣

好爲崖異新絕者哉。今足下又以此教僕。狀則足下謂今天下士果何如也。自古大聖大賢其生也不偶。則守其道獨行而不悔。此士之常也。今則不然。不賢賢。愚不度才德。皆傲然自命曰遊。其平時相對。慷慨嘆息。則必曰遊道鳴呼。何其怪異。者歟。以僕所見。其人大率依阿。諛諛挾持。涼薄不遇。希聖人恩澤。居恒劇痛。章句學爲詩。學書又學爲大言。矜詡其同姓同里之達官貴人。或自言與達官貴人某某交厚。昏夜向人乞憐。得請則再三至不已。不得則肆意詬罵。風遊無賴。一唱百和。當官者畏其奸。不耐其絮聒。勉強承受。當時惟不肖者爲然。近者士大夫莫不嗟嗟。手足下謂此輩果何如。而謂僕能堪之耶。僕於此輩雖拒絕至平生。視故如此輩者亦繁有徒。自始仕至今。亦數過從矣。僕雖青溪後。在江南三年。近日待理又二年。從無一人見問或迫。途相遇皆側身趨避。不遇亦不交一語。近聞僕事自得仕。又相顧色喜。嗟乎。足下謂此輩果何如。而謂僕能堪之耶。然僕之遭讒賊被罪。以至於今日者。其禍亦原於此。足下之教僕者。

集

卷之六

三

是也。僕生平每自謹飭。不敢有所缺陷。獨見親舊見僕如此。以爲刻薄寡恩。不肖者見僕如此。以爲落落難合。逢人便謝。誠舒洩其憤恨。士大夫見僕如此。以爲自尊大。聞人妄言某某僕遇之厚。遂輕相信。羅織以爲罪狀。嗟乎。僕誠不願有此患。生於疾惡太甚。而世之蓄道德而能文章者少也。以此益憤憤。便欲掃迹滅景。自投深林。又念遇際濟時。不忍捐棄。且平生苦心述作。未有成說。欲與當世賢人君子講習討論。鄉者得二三人。近又得一二。人酒杯議論往復。肝膽呈露。不假膠漆。自然契合。無間足下謂僕於天下士果一槩峻絕者乎。抑亦有所推擇也。足下之教僕。足下厚愛僕之意。特僕深惡此輩。欲一盡言之耳。足下得僕書。倘不以爲過。或者其輒然而笑耶。

集

卷之六

三

九

同 吳成江南水州人
西晉雜記一集

上祀總憲書

使士終身不遇知已。而不用或誤爲不知已者所用。二者皆無足惜。惟是遇知已。矣上欲拔之而困於格。下欲舉之而懸於勢。迨巡却而時已去。機已失。使

變化相馬
之語能決
第一節

藏棄集

卷之十六

三顧古堂三編

知已有不獲用士之憾使士有不克勿用知已之
斯則天下所大痛耳今有畜千里之馬者以駕鹽車
於九折之坂旁人不識也伯樂過而識之其馬妻
長嘶伯樂亦潸然流涕乃告其主曰此良馬也
稍語其旁人然是馬也風箱無梓之形尾谷賴職之
狀皮相者無一取焉且田野之士農行三十里買行
五十里來千里馬安之雖其旁人無能以付金亦
者設有閹人牧吏飾以金羈絡以玉勒騎而致之長
安大道之東洛陽小苑之西星飛電曜光采成曜左
右美羨價增十倍然是馬也寧老死于九折之坂而
不願爲閹人牧吏所得何者感伯樂之一顧而思爲
之用也今世所謂伯樂者舍閹下其誰哉攬四方之
紀綱秉百工之刀尺文章經濟赫然稱當代一人而
猶傾心於下吏肯首於愚生幾尺寸之才揚纖毫之
美故長安四方之士郵相傳說莫不慕閹下之知
爲持奇而幸伺之受知於閹下爲獨至也然伺之
已踰三十矣踟躕於卑官棲遲於絕壑者三年於茲
矣今秋一病五十餘日假使三日不汗七日不食則

伯樂以馬爲
貴者則知
貴矣

藏棄集

卷之十六

三顧古堂三編

卒然盡霜雪填溝壑雖欲長待門牆豈可得哉又復
掌銓衡者計其年限等其資格授以遠方一丞則
必流離坎壈於山巔水涯之外終不得奮其舌而昂
其首否則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則特長爲農夫以
世而玉墀方寸地迄不敢望焉何固已矣獨使長安
四方之士郵相傳說以爲有知已如此而士尚不
有士如此而尚不爲知已用相須何處相遇何處
不慕者轉而爲嘆幸者變而爲悲哉夫才雖天生而
器由人造豫章之材莫不知其長也荆山之璞莫不
知其貴也然木與石默而不言一旦有匠焉斧之鋸
之曲之以爲輪輻方之以爲門戶有匠焉琢之磨之
雕之以爲杯棗飾之以爲佩璆而木與石終無言以
自明焉徒使建章之榜檠明堂之威儀笑人于戴而
其時卽有卞和郢石者見之亦相與悔恨而莫及豈
不哀哉然馬之遇伯樂木之遇郢石玉之遇卞和者
十有八九其不遇者偶耳銀與其流涕于未遇之時
悔恨於不遇之後不若馬之善鳴木與石之能言者
脫田野之足去拙匠之手不爲閹人牧吏所得與樗

老此中
是矣

樸砒所笑故以狂瞽之言陳於知己之左右幸而察之

周 荃 靜香江南吳縣人
自香池上集

招樸園佚

僕所居園雖無奇觀然是顧青霞宿構頗為閒婉來
所稱石不奇映以老梅頗有致樹不多參錯以石
有映帶池不廣然垂柳拂之頗如穀室不甚幽然
燥不濕頗可坐臥室中所懸圖雖太舊然是李營
手蹟董文敏三過而三跋之頗為識者所賞酒不
清然是三年宿醺多飲頗不使唇裂主人雖老然不
憊頗能盡夜奉客歡樸園以公事至雖忙然頗可備
半息暇一徘徊樹石間有舊人畫聽老夫娓娓述吳
中逸事以休食天下無不忙者况服官然天下事亦
忙不得許多倘半息暇且過我飲為是

袁子令 自香池上集

與人

辱君虛懷好問謹以四語奉助名譽人之賦也安遂
道之賦也聰明詩之賦也表表文之賦也

王 子 底西樵山東新城人
十笏齋集

與林鐵崖書

僕性本狂簡然辨眼能識奇人暫在湖上結
先生為第一約而言之先生之異人者三
略如李伯時所畫羅漢初則異在容貌下筆
為肆慨侃詠之詞出入於孫楚劉琨之間則
筆每當落會竹肉間作或值徜徉山水之際
得忘言則如釋迦拈花達磨面壁時而快
春雷奮發奇鬼搏人則異在性情語言

自補人卓吾老子而外誰堪相儔老故僕幸懷

云李老推前輩林翁驅後塵百年還二子茲地
大筆墨狂奴態顰眉古佛身竊謂於先生有類
似也顧僕以疎慵類放欽崎歷落可笑人亦何先
於嚮人中識其小異記先生過我湖樓抵掌言
而見謂先生幸自愛天下雖大如吾曹者落落
耳僕每維茲語真有仲洲一人之感矣比聞先生
藉堂移寓湖干結跣拄頰瑜髮披襟與兩高六
晨夕况味當不惡又聞彼中當事頗有一二肯

旅食之資此其所遇過僕遠矣獨聞先生經營舟車
尚思一出僕不揣愚昧私謂不可以先生強項自棄
能化爲繞指耶以先生古貌古心自將能不吐不茹
乍迎乍拒耶以先生笑兀支離自將能截鶴續鳬通
時諸俗耶有一不能卽方馳驅上路僕且將遺書相
勸曰先生其休矣矧林間方安烟霞可戀縷組何物
足以相牽耶憶先生與僕語每自恨無威光察先生
之意不過以一處隱約便爲市兒里婦所狎玩追念
升沉不能不時有斯感耳然吾曹所爲威光豈事
八騎之謂耶古來儘有位甚高儀觀甚偉車服呵殿
甚都且盛而其人奄奄景下比於青蜂李志者又有
覆褐不完糠粃不飽而欲彈滿天地爲水火所不能
傷隨處所不敢害者此其威光又何等耶兄舍人爭
席正有道之所貴哉先生儻果有鬱意一讀僕書亦
可知然一笑脫帽而折轡矣

王士禪
臨上乾亭山東新城人
漁洋山人集

與友人

觀夏柱此畫蒼潔曠迥令人舍形而悅影但兩接處

至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雪護蛟龍大
亦在意會而已右徐渭書夏柱山水卷語
思非特書畫而然也僕嘗論詩文有句
文缺而音屬故能文者不關組字練句而天
句處迴翔筆墨盡稱意氣噫未可爲尋行數
也

與汪若文

頃聞除目乃知足下運兵馬司爲之罷酒
無誤然使我曹得五湖三畝之名
湖散人假之數年俾就刪述之業豈不甚盛
然而上林蓮勺開曹冷署托跡仕隱之間此復
人事而造物者必欲挫之簿領勞之冗劇屈指
以來文章九命未有坎壈若斯之甚者也前書
賈屋洞庭此語不遂蓋戚丈人固不許汪生獨
邪仙舟當以何時北發道路舟車都下食指皆
奈何奈何

紀映鍾
伯業江南上元人

與樸園先生

亦易實時以其詩葉付映壁。兩年來適享

雅量之榮頭不離左右而已。昨先生語及遂

之遠林從此不朽矣。然遠林不獨工詩又

則可藉聚聚以傳而哺不可傳傳其不可傳

先生繪風之筆不能捕其遺微也。倘以諸聲

其天賴之鳴一披指素如鳴龍吟阮籍瑤琴

武正使一切聲聲人從遠林既逝後聽之如

開泉山皆響矣此調不彈惟遠林振之惟先生

獨繼而已哉

揮舟大江前休寧人家屬後

寄標園先生

讀度穆陵以後詩。恨意不欲先生與近人較也。

為氣質所限。塗抹紛紛。都不得當。屈先生為王。

言寧不迥異然。終不欲先生與近人較也。願

某何嘗無氣色。若於天然氣色外更欲小試。

諸作者未必不傳。但添出一分氣色。定挫過一

情於方寸。終不愉快耳。

楊繼芳仲延直隸南和人

與人

昨奉直指微謂

朝廷治罪生者常思矣。至有身斃因。冤鳴夜月

因而為厲林當惻惻州邑其出示諭之擇日雪

放以示優恤。今日遊冊提名廷牌喚出出獄

錢以資冥路。秉誠懇諭親者如堵。隱隱亦有

者。陰陽無異理也。

直指何人此舉大奇。身死因。則道。冤亦不

實有此理。只是世人不信耳。記此一則。以

君子于夷死者。尚復垂恩而殘忍刻薄者。

欲將生者。斃之于獄。何其存心之不同也。

唐末允宰相張文蔚中書舍人封身。期奏名。儒

于生前不遇者。十有五人。賜孤。竟及第。賜孤

第釋孤。竟出獄。皆人意。

想事均是。皆存心賜。

李日華。李太僕。怡致堂集。再見。

與董獻可茂才

僕以修條。例。考。住。貢。院。中。空。洞。幽。寂。頗。協。素。心。

創。吏。廨。之。傳。明。或。其。倫。讀。古。人。之。書。意味。決。心。

欲。起。舞。者。大。部。古。人。不。可。及。處。全。在。靈。明。灑。脫。不。拘。

一。絲。而。義。理。融。通。備。有。萬。妙。斷。斷。非。塵。襟。俗。韻。所。能。

主門下賦才極高。鍊學已苦。到占人地。其難不知平日頗亦於性靈上簡點一番。否則斷絕往來。試於一物不容之地。時時勘驗。作何是何滋味。管起管倒。是誰轉換。沒已沒外。作何不妨如是。勘較長昏。以之勢。窮力極。必有爆發一段光景。為君受用。視之飽。食而鑽牛皮者。不同此非誑語。幸門下信之。

答吳臨川本如

世事悠悠忽忽。不知何所底止。日執手板。隨人何如。把茅蓋頭。支折足。錦煮旋米飯。飽餐快嚼。而作惜風話也。丈人快迅。利道眼明。白豈亦以浮虛。為實境。而置尺寸其間乎。弟於名宦。素如嚼蠟。近因病目。謝絕人事者三月。默坐靜養。極知富之不如貴。貴之不如賤。動之不如靜。有用之不如無用。恨不如灰心絕念。豈可復添火益薪哉。昔呂純陽下第而雲房翁傳授度世之訣。白香山疎片廬山草堂。幾忽鼎破爐翻。而異日忠州之命下。徵召之不及。安知不欲送我於青巖翠壑中。丁三生業障耶。且弟之

劣迂疎。何益於世。年來潦倒。特為親痛。蘇耳。華池宏上人憐念。聞日來兩院有一會揭。杜公道丈與金谿文首列。而弟亦與焉。此固為者自致其倦倦。而吾輩何所真知也。身為他。火光中而線索付他人之手。果何欣果何厭。天下奇絕處。今生近能折松當屢為。劑子談而談為無町畦之談丈過此為一。其抱乎。

寄吳沔陽姜聯

不佞福更如矢。門下坦過如弦。臣廬之遺。自謂意可鳴鏑。以破群邪。不知奸華周遮。謾梧亂下。未免窟而弦斷。兼傷俱歸淪落。下惠取點之道。其驗此又復何言耶。然不佞細觀物理。百途擬擬。萬變營祇是造化一戲。吾輩時常進用。正是其所假之所義之塵耳。一旦值其既倦。勢不得不棄適而拾。碌此寧可置一。念其間哉。門下襟懷廓徹。道眼無久已。覷破此開。不佞方復及此。亦猶談刀貝於貪夫。誇峽眉於淫士。語傾詐於股流。申明潔於貞女。采益蘭。援珠鉉。玉重增一番歡喜緣耳。不佞仕不期道。

雖隱不羞市塵納屣歸來質與屑沾爲隣
之暇開出窺里中少年縱快振臂鼓掌咀
其既醉號呼罵恣行胸臆不復知節而人
意酒飲雅避之然而心弗許也而鼻銜之復
大方濟其几下偶投一骨鬪爭信信不佞然
曰世態具是矣然不佞不肖與若輩爲徒亦
若輩較何也以造物者方棄之假之而忘其
也我兩人意豈有二哉

東岳水部石帆

藏書集

卷之六

藏書集

作也吏情事煉心亦是人心得益處然微科微料
勸達迎件件是一爐猛火善用則般若日化不善
則金氣日消蓋亦應佛開頭也安得高明如丈者
隔其側爲之鼓簫拊薪噓寒成焰以調自然之天
乎丈英靈廓徹具不世之資年來堅忍研玩亦幾
透脫之地他日一出必當日無全機然丈今處無
切當有事弟適任事又當應之以無事孟子言
則曰必有事而用智則曰行無事然用本虛易
所貴養德不勝智用涉實易留所貴烟燒不着此

古人煉事煉心之密旨也弟每與丈諱輒不能自
其狂言丈又因其狂而取之故不敢不自竭以侍

與石夢飛

蘇黃諸君每讀書得一字異義必以相告於食
一味可口輒以相哺蓋爲道誼深重故耳足下
此於不佞而不佞無以報也

東岳石梁

年兄佩斯文正印爲八閩司衡彼中山海諸奇

藏書集

卷之六

藏書集

斯以俟采擇憶垂髫時與年兄遊膠庠捧學使微
惕然戒心得其片語嗟賞則欣然志滿今且身爲
官視向日景象何其異酒上長縱觀秦皇帝時也
生極快心事藉令兄竟擬京卿建中丞節不小好
報何以有此哉願隔之久極欲一把臂奈病體尚
靜攝日從青芝赤簡間作生活即靈蘭且絕細酒
則高掛壁耳知榮發有期不勝懷綰

藏書集卷之十六



賴古堂尺牘三選結集序

昭陽李

鴻

余每盼今世有一人焉愛文章如真性命訪才人如佳山水則幾歎音絕於空谷而今乃得臧齋先生夫先生之游覽四方也聞於閩於齊於吳皆手不釋卷矻矻然且聞死死又皇皇如有求夫所求必於所嗜而所嗜獨文章然又念文章一途惟幽人名落與潛及陳人骨埋與埋爲千古長恨而容想慨歎慙慙鄭重尤於焉汲及不求何獲其謂斯乎若鴻飛何慕雷不謝圖居於囊寵若孤寬有知當不謝及第於曩勝而所謝必尤貴則孰貴於明揚我文章者夫合生死並揚此文章所以不見而畢見也憐才哉先生乎於今幾卽如余茲日者行年七十疎慵固陋而先生猶垂念故知獨取余未刊不知姓名一錄刊其名於書影內以不見倦倦則他所垂注可推矣以故賴古堂文選未已又有尺牘選且新鈔繼以藏弄藏弄繼以結麟或曰觀止矣子曰未也觀備矣李氏之龍門高然登其門而不見斐然王家之蓮花池麗然入其

池而不見蒼然若先生於茲選備矣雖然先生之爲文也謝六朝卑弱追秦漢古健故所選之文如其文獨尺牘三選何春華與秋實並收夫古文則明堂之崇臺巍觀也故必欲興重而簡樸所謂棟梁王家松栢獨正尺牘則遼室之幽花異草也故不妨妍媚而蔚紆所謂天下桃李盡在公門信斯言也將尺牘與文選分耶曰不分或兼採理學家牘則尚質然質不謂色或廣羅文學家牘則尚腴然腴不傷體且科名不題官爵不署惟錄其地里姓氏以傳蓋將去俗而返雅也夫是選之去俗而雅也亦然故能以雅觀成巨觀則謂尺牘與文選仍異名而同源焉可雖然望渤知歸是皆歸源於先生文章矣余益測蠡吟以服膺曉曉未知當否是爲序

宛平楊彭齡商賈藻

臧齋先生輯有尺牘初集二集余弗及序三集成乃得而序之先生語余曰尺牘古辭命之流自有文辭以來左氏戰國漢魏晉宋下至禪宗亦各其致焉後之君子爲之亦各其敝焉無取焉爾敢問先生輯著

之意曰壬寅之夏吾適有肌膚之疾於長夏之日而弗堪也於是取尺牘之可喜者以消永日而遣吾疾好事者請吾廣之集遂得三噫先生識度在文辭蹊徑之外斯所以可愛而可傳也余告先生曰一家之言能備萬物之情者鮮矣盡萬物之情者必求之衆詩之國風是已斯集也姓氏以數百計三集有加其爲人衆矣以情則情異以言則言殊其爲變多矣故有可觀者焉其所與言非其懿親卽其勝友又所肝腸傾吐處乃語之真者凡語之真者能言莫及而況又在能言之士乎微獨先生愛之其孰不愛之今集所載常者經人物怪者動神鬼琴瑟之純古筑缶之悲涼其合則三代之言其離則變雅之志是故游夏之雅論在侑之峻語隱逸之放言以至浮屠者子稱官野史之軼辭叢雜爛熳感人有至者焉先生不次年代不起義例佚蕩以羅之傲視以裁之怡笑以領之動色以拔之文辭小道耳尺牘又其小者然先生之本懷識趣去人遠矣雖然其微指不盡在書昔孟雲卿沈千運王季友諸公詩高作少寥寥數章與全

唐大編爭光比烈則元次山篋中集之功今海內窮年著書之士被光景而名彰微先生彼猶有其書惟是負才抱異其書未成將遂名滅誓絕今一旦著其姓氏如許男曹伯與召陵之師首止之會得以一卒一旅耀武上國名著春秋先生其仁人之用心也夫

黃岡杜 濬于皇謨

古人論者必有指歸指歸之所存深者一見得之用其指歸以考其詞義一往無礙則破竹之喻也淺者不能卽得而游於指歸之內好其詞義因以得其指歸則攻木之喻也以此歷觀古今論著之道而總其文章之派別曰辭命曰敘事曰議論略有三種而歸於有指歸而傳無指歸而廢則一而已矣尺牘者古辭命之流而兼可以敘事可以議論者也故他文惟言其所當言而尺牘可以無所不言在文章中譬之官守其猶言路歟宜君子重之顧世之論輯尺牘者多矣徵博則臃腫支離涉趣則雕飾小巧甚至於下走之清談與市儈之雄辯雜陳而並列原其心豈不欲投淺學之所知徇流俗之所好使紙貴一時之爲

愉快哉乃其爲書竟亦不顧何也惟減齋先生以博稽之暇書一蒐訂尺牘錢板未竟而四方求者已接踵於坊間爭以先覩爲快及書成而日傳萬紙想望二集益甚於初今三集將出暇文之士探其成否者又如飢渴之不能少待先生何以獨然哉惟其指歸之不可易焉耳指歸安在乎在於以忠孝爲主宰而慎獨爲忠孝之基以詩文爲輔翼而好學爲詩文之本以朋友爲礪礪而克終爲朋友之極其餘幽事相關若溪山雲月之言風人善詠之語未嘗不間如采

八評

卷一

增補

於道一再論定喜人性之本善幸古風之可復至於三施不倦而選拔益精評陶益切焉蓋至是而舉一世之士淡者淺者俱得其指歸之所存則先生著書之心不於是選旁寄而曲暢乎嗟乎蓋余嘗與先生私慨斯文之患相循俱謬而莫知其所以救之之方者有二端焉斷自袁徐以來詞學之患在尚虛夫人而知之也今人以尚實矯之是矣然不實於工力間實於脂膩恒釘摺摺滿紙而目都非何况神韻是尚實而轉益空疎也又一患也斷自姚江龍鑒以來理學之患亦在尚虛夫人而知之也今人以尚實矯之又是矣然不實於踐履而實於趨利好勢爭競執者牢不可破而絕無曠達之觀是又尚實而轉益浮薄也此又一患也今觀先生是選所登或詳或略有賓有主其於虛實二患不言所以救之而救之之道具餘矣是尤愚心之所浚快也屬先生選成以余爲知言命言其端余惟不可不言者惟其指歸之所存乃其書之所以有益於世與其所以獨顧而必傳若夫選中所載諸赫蹏之古雅清新一洗惡札則以先生

八評

卷一

增補

之衡鑒辯之漢矣余不論可也或問結隣之義余曰
意先生將與同人共古研而敦石交乎余何足以知
之

虞山錢陸稼湖靈謨

昔者孟子生於鄒魯之鄉莊子生於宋梁之境其地
相去非數千里也孟子孔之後勁莊千佛之前茅以
東西兩聖人廬而祀之皆千萬古之大賢也而是兩
大賢之書讀七篇者凜然發其仁義之性讀內外篇
者森然遊乎道德之初各以其書孤行於世而惜其
結蘭集

序

七

讀古堂

當時兩賢既不克過河而相見又未嘗有削札爲刺
寓書於簡相往復問難之言昔人所謂莊孟相見必
有可觀者余旣不得而觀之矣後數百年而司馬氏
子長出乃取兩賢叙之於列傳當時七篇未列於學
宮故僅與三騁淳于髡慎到荀卿之屬同時並論莊
子則僅載其漁父盜跖胠篋三篇之目以爲軋孔子
之徒亦但曰善屬書離詞而已是兩大賢者其人不
具論卽其書日亦待太史公始愈傳故其人往矣其
言久而愈新又數百年而眉山蘇氏父子繼出老泉

旣自謂得力於孟子之文而穎濱爲千驍行狀曰公
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

莊子得吾心矣則是孟子莊子又得蘇氏父子亦愈
傳今執人裾而告之曰吾將使孟子莊子司馬氏蘇
氏之言合而出於一人之手豈非天下快事哉然而
不能也又告之曰吾將使孟子莊子司馬氏蘇氏之
言散而出於數千百人之手而合之爲一人之書又
豈非天下快事哉然而又不能也其不能者何也天
下卽不能有孟子莊子其人而或幸而有孟子莊子

結蘭集

序

八

讀古堂

其文無司馬氏傳之於前蘇氏父子學之於後卽孟
子莊子過河而相見日削札爲刺寓書於簡相往復
問難其遺言緒論篇翰磨滅亦必不能附於七篇內
外篇以傳到於後如今無疑然今有其人矣世所稱
滅齋先生是也先生之於尺牘也凡三遇而結隣集
始成先生之三致意於尺牘者何哉夫又牘者文章
中之一體也文章之體製各別而宗旨亦異號而讀
之曰尺牘者迺兩人相與言情論事雖異地若對面
可以傳知久之而娓娓人人之漢者他文莫之與比

也即以尺牘之一體論之其亦有不同者凡公之事自下而上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牒或下以私白達於其屬曰牋曰啓惟是既非公之事而又無候問請謝之儀四六比耦之套號而讀之曰尺牘者迺兩人相與言情論事雖異地若對面而可以傳知久之而娓娓入人之讀者他文亦莫之與比也自晉魏以來列於選體司馬子長報任少卿一書在焉皆未可以尺牘概之惟有宋以來分類編集者尺牘之多莫多於子瞻而亦莫妙於子瞻余嘗以謂子瞻之文司馬氏之本紀世家列傳也子瞻之尺牘司馬氏之論讚也讀司馬氏之論讚則愈思本紀世家列傳之爲文讀子瞻之尺牘則愈思全集之爲文則尺牘之選誠不可以已也夫天下固未有文字如蘇氏之出於孟子莊子卓然成一家之書者焉能必尺牘有如子瞻之妙者乎不能必其如子瞻之妙而亦未必無數千百人之中有數十人如子瞻之妙者又未必無數十人之中有一二人更妙於子瞻者特存乎求之博而取之精耳求之不博則嘗得之近而失之

結集

序

九

續古堂

遠取之不精則嘗恕其瑕而蔽其瑜先生不然先生曰吾以數年之心力聚天下之爲名尺牘者又加以數年之心眼隨得隨選或已過而復刪或初棄而重登要以有關於世道人心仁義道德之旨而下及於雜物猥德情事議論之妙蓋求之不可謂不博取之不可謂不精矣余讀之而嘆曰有是哉以孟子莊子之兩賢同時並起在數千里之內不幸而生於戰國之世山川間隔聲氣不通遂畢世而不相知文章離合之勢豈不視天下離合之勢爲盛衰哉今吾輩幸而生於一統之盛世操三寸之管盡數幅之紙不歷而走數千里之外又加以京都省會郡縣四方之交輻輳而日至既握手道平生極離別去而離索相問訊晦明風雨語念相聞天南地北如吾鄉閭族黨也夫一堂之上聚數千里之人如其鄉閭族黨也豈非天下快事哉浸假而几案之間聚數千里外之數千百人之手之筆之舌如與其鄉閭族黨相與娓娓翻覆情事而不厭也豈非尤天下快事哉雖然數千百之人在數千百里之內外其地雖遠當一統之盛世

結集

大序

十

續古堂

如其鄉閭族黨也固一幸也然而造化之精華日溢文章之風氣日上不有人以收之則散不有司馬氏蘇氏其人以收之氣力短而意味薄亦終必至於散而此所謂數千百里之內外之數千百人者度未必有如孟子之七篇莊子之內外篇以孤行於世而僅僅藉先生之是集以傳姓名文字於世不尤幸之幸歟然則先生三集之成也豈非柳子厚所謂思報國思獨惟文章者歟易象曰萃聚也傳曰大宗以收族也結隣其比物比志也歟結則不散矣此余所以測

品辭集

八序

王

聯誼堂

先生是集之旨也

康熙九年歲次庚戌重五前二日賴古堂彙梓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

凡例二十二則

硯字結隣。衡公佳話。原其取義。實脫文心。蓋文凡託契於篇章。則翰墨日依爲左右。故周旋几席。無非側理。千張。昭對終朝。止有胸臆。數疑亦猶之乎。况也。况魯論垂訓。著性美於不孤。唐句抒懷。快天涯之若比隣之爲義。更切。應求集以命名。適符爾答。

尺牘原取通懷縱談。何所不可。而尤以扶翼世道。

新集

尺牘

上

賴古堂

規正人心。爲極。則然。每見世之刊刻格言者。襲彼常談。養若故紙。語再設而不靈。聽習玩而生厭。是集既爲進言者。審端更爲受言者。措意凡訓迪後生之篇。垂示子弟之語。必取其倍常警策者。急爲登。過徐幹中論而後。獨著。簾規顏氏家訓以還。讓其古趣。

尺牘有選。斷自數十年以來者。以際萬之前。歸茅而下一二大家。製作昭然。無事表揚。但欲模範後進。終特崇尚。前修。近如顧渚陽之醇至。馮琢庵之

名通方孟旋之幽奇。曹元甫之婉秀。皆各自成家。必借光全集。昭明錄。賦首重。楊班正宗。列文還。惟賈馬。但使欽其姓。字無不奉若典。型然亦必披其米。經制。刪者始入之。節編耳。

尺牘

尺牘

上

賴古堂

標之以爲世範。尺牘抒詞。原起來往片言。悉意更重。友生若使交情不著。則雖寄遠。奚爲孝標。絕交之篇。止是讓其涼薄。長公葬董之乞不獨恤其生存。故集中如馮琢庵議婚孤兒。徐荆山請贈亡令。皆足維持末俗。期於敦篤同聲。固魚素之光輝。鴻音之慷慨也。讀者尤當求茲高誼。勿僅溺其英詞。

釋氏之言。儒者不道。前所哀集。未甚錄存。患難叠經。以來宗旨。遂覺有異。故東坡海外而後文字半

屬逃禪。摩詰。輞川之中。詩章多如拈。倒彼名賢之用心。若此。則野老之託旨。宜然。適張君僧持以所鈔諸釋子札見。貽。其宗趣。頗釋塵。櫻。遂多錄。以示世。然亦取其。了。了。了。新。斷。葛藤者。若。但。襲。梅子之機鋒。妄。當。正。覺。假。木。樨。之。詮。諦。肆。扇。魔。氛。豈為所炫。吾知。免。夫。

文章本不一家。流弊因之迭見。尺牘亦爾。衆體宜分。李于鱗之。彌。齒。誓。牙。不。免。以。難。深。而。文。淺。易。汪伯玉之字。櫛。句。比。遂。至。以。繩。尺。而。掩。風。神。王。百。穀此皆翰詞之穢跡。抑亦烟墨之狂瀾。雖使起諸公於今日。猶然刺枝堪。嚙。死。復。沿。故。態。於。當。年。安。見新裁足式。凡若此者。不獨解朝七發。經數擬。而。不鮮。總。以。著。說。十。言。本。浮。誇。而。未。至。樂。所。不。錄。作者宜嚴。

文人哭。潤。動。賴。好。音。下。筆。寒。賸。難。辭。疊。句。但。春。花秋月之述。亦有如心隔歲。終。年。之。思。非。無。異。槩。時而間勝。未可求多。其餘半臆所成。不免千篇一色。

或以數句之累。致傷全體之瑜。間為逸去。要之。偶然。至於詞有複繁。意有重出。亦或稍乙。不過數篇。敢曰。繁。幾。于。建。之。高。文。立。至。輕。易。呂。公。之。一。字。選之。盡。粹。覽。者。勿。疑。

尺牘之傳。莫貴簡雅。故右軍竹素。以數字足思。伏波翰音。以少言傾聽。若。阡。陌。既。多。則。入。之。不。辯。道里。甘。苦。畢。備。則。咀。之。安。見。芳。嘉。長。篇。刺。刺。覽。者。倦矣。故前集每於一二長篇。已。鐫。而。復。去。之。繼。思。尺牘。謀。篇。本。為。古。文。正。體。子。長。之。報。任。安。足。見。司。馬。恣。浩。博。多。收。巨。製。以。續。大。家。

寒賸習語。重出。厭。聞。是。集。在。所。刪。削。矣。而。論。詩。論文之。賸。不。免。稍。屢。議。者。或。以。數。見。不。鮮。則。遠。者。究竟。將。存。何。等。不。知。劉。勰。文。心。全。部。俱。明。體。製。鍾。嶸詩品。數。卷。止。釋。聲。情。是。以。千。古。之。名。流。不。出。兩。家之。辯。論。况。乎。裒。集。能。勿。賒。存。

詩人嘗稱戲謔。史家亦傳滑稽。故莊言雖可訓。俗諧語亦可誦。人東坡居士時通噴飯之笑。山谷老

人數見解。願之廣。兩公高致千載。宛然近代。以還。遙聞足式。但取無傷大雅。何嫌偶涉裨官。

江左雅尚駢麗。唐初循襲餘芬。宋代以還。始卑聲律。前集之選。不甚甄收。既思由秦漢而六朝。增華原於選事。本昌黎以起八代。選醇不廢彫章。是集但汰繁音。猶存麗則。務使齊梁體。還堪幾於西京。抑著王駢藻篇。更爭高於盛世。

竟陵矯公安之纖弱。人知復古。不無首功。而徒宋。同聲附和。極力交攻。見之染翰者。不少徒令其。者欲徑故。槩爲刪簡。不稍遲躊。至如錢相靈賀黃公之是。正其謬。則鍾譚之功臣也。人非至聖。安能每事盡善。則言匪六經。豈遂一字無音乎。存之以爲斯事商略而已。

詞尚辯駁。事起凌競。前例所言。亦幾詳切。而是集所載毛柴往復之篇。原主相成。非爲犄角。遠則朱陸同異。要於各執所偏。近則何李較商。集已並存。其是兩公詩說。亦正相同。三讀論中。不一而足。故列柴於前。卽系毛於後。正使往復相生。庶見機鋒。

對觸。毛柴諸作。刻四集。

海內人文。數十年以來。大年彫謝。以豫章而言。大士千子。既物化於前。士業巨源。搜漁然於後。傅平叔。陳少游。王于一。徐仲光。繼沒矣。以至中州之侯朝宗。越中之孫介。夫閩中之陳開仲。徐存承。許有介。毘陵之董文友。鄒訐士。亦復使先並作古人。但長卿身後。猶餘封禪之書。桓譚世殊。獨表太玄之草。諸公遺文。或有存者。同心搜遺。尚其望。蕭勿謂太雅之云亡。焉使斯選之紀著。

身既沉淪。著書不能自見。才雖英異。折玉亦遂無聞。是以奇編時出。散麗佳構。或等碎金。伯玉久困。非擊碎鳴琴。則雅章幾於奔散矣。長吉歿亡。使盡投溷。厠則麗句。竟赴銷亡矣。故是編於專集之未顯揚者。或數篇之僅散見者。片羽吉佳。亦爲錄出。瑤篇書首。必紀芳名。以見子表章之素云耳。制舉之業。扶翼聖經。論辨之家。紛綸衆說。二集亦略載數篇矣。以予近有制舉正言一編。探王唐之盡奧。篇說成書。追引正之風裁。另中鄙見。故此集。

凡在論制舉業者多在所略

史家有論其來久矣創始於馬遷宏開風範增華於范曄大暢標流以至歐陽五代之書類濟三國之論要皆因人以論世或且論世以知人其間藩域甚宏必當駁隔另立尺牘雖無所不通大略以抒懷爲正若曰述類標引非奢僉寬博綜體裁並失故諸公貽惠之篇間有涉史論者樂所不錄從來尺牘之選多以充腹笥供書鈔也于選非然故翻翻書記難纂其後詞琅瑛贈謝鼎移其半字

凡係

然有一篇止論一事如毛馳黃杜韻之爭方爾止字學之辨千言反覆不外一端二集已登終於復去至如天官輿地潮汐象爻統括止若類書節取有同策略即使另爲端集尤當確有折衷况乃牽入清裁不幾等於贅設

理學之書爲文章所首重儒林之彥多崇飾以名高足集惟取其確有會心庶藉以砥茲同志其餘馴鹿洞之陳說開口無極太極拾紫陽之贅緒妄分北學南宗此猶禪門惟披舊案徒使聖言湮於

蕪穢末學弗者精思費紙何爲盡艾不錄

文各有體名遂相從從篇之之與笑駭法俗供異其稱標舉誰知所適要以文字爲之正斷斯爲名稱兩得其宜故風雅之作仍書以舊名禪喜之篇必標以法諱各從其類也始知儒名而釋行自終覺其不倫釋號而儒言猶強爲之附合耳

新鈔藏弄次第錯行但取流通不審翻刻亦既詳告之矣而無知者家其大半據爲己有人非郭象獨何秀之書子豈淮南集八公之作伊可惡也

凡係

之何哉繼思應之國門總期彰我朋友但中間妄易姓字遂爾湮沒高賢又且更改集名並致升某元本殊非題者之意大乖作者之心故崇雖不必寬則不可也因於是集嚴飭之

康熙九年歲次庚戌重五前一日賴古堂識



結隣集凡例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集目錄

卷之一

劉宗周 定東念翁浙江會稽人

與人九則

方應祥 青桐五旋浙江西安人

與應印青來周旋

大味年兄 與徐元瑞 復方長遠汪兩若 與陳元

與徐元瑞 與陳元瑞 與汪致伯 與茅

曹宗璠 汝珍甥戚江南金壇人

與眉月如同年 與呂子傳同年 與史鑑嚴同

與劉合先同年 與張華玉同年 與東

再如同年 與于惠生先生 與倪鴻寶先生

與吳榮一同年 與于惠生先生

高攀龍 存之景遠江南無錫人

與于惠生

答周來玉

周順昌 景文參洲益忠介江南吳縣人

與文湛持三則

王 佐 佐之浙江嘉善人

與門人程楚石 與門人牛伏生 又

顧憲成 叔子汪陽江南無錫人

示人 小心齋制說

朱廷旦 爾兼浙江嘉善人

示人

周積賢 履道原字壽王江南華亭人

與朱伯虎兄弟

馮 琦 用祖孫老山東益都籍廬州人

寄楊密雲畫石

高 珩 志佩念東山東益都籍象陸人

與周樸園 又

趙進英 無退山東益都人

與孫壯亭相國 與王貽上

宋 琬 玉叔嘉象山東萊陽人

答尤展成書

卷之二

李世熊 元仲福建寧化人釋名舉知

與林守一 答周樸園先生書 答黎地甫 答

曾異撰 弗人福建侯官籍晉江人

與卓河川 與中肯門師 與林守一 謝書昭

度師為母立傳書 與張友石 與丘小魯書

與余駿之論作令 與陳昌箕

答張麟符 與人

與橡園夫子

與人

與夏彝仲書

衍 磐生福建侯官人子淵流淵深似有文卷
大江草堂集

答徐存永 答方道衡

李陳玉 石守謙菴江西吉水人
退思堂文集

與友 示子弟 與門人 復朱礪兼 與人
與孫貳遷 與人 與陳敬輿 示兒 與朱
吉人 示兒輩 復葉雁仙同年

卷之三

徐芳 仲光 柚菴 江西新城人

答錢牧齋宗伯
劉子淳書
答竹園縣兄
答黃石菴侍御
與林孔碩
答蕭明彝
寄

王斌爲孝廉 寄張武仲年兄 與某上人
寄沈仲連年丈 寄張蕙峰副憲 與周樸

同年一 與樓國謙字學 真樓國三 告
壽昌亭公 答西昌泰令公

石莊初集 二集 鴻鶴集 遺稿

與友 與劉懷峰先生 與友

春浮園集

又與蔣盛初與唐月如與錢仲取

卷之四

張 壹 孟齊廣東博羅人
西園存稿

[illegible]

答僧方明
答鍾贊字觀察
與陳元朋

與區叔永

履吉 博學山人移

與唐君俞 與文學劉旭 與徵君秦京

具置

子壯秋痕

天_卷 尚 廣 東 番 禺 人 本 姓 曾 葵 有 孝 義

通鑑
丹霞錄
栖賢逸錄

4
4
1
7
2
.

屈大均 舉夫翁山廣東番禺人

與龔桑丈

林向哲 十史編建甯州人

與侯官高雲客論詩書

王宣 元佐編建甯江人

與黃蓮峰文選書

趙世顯 仁伯編建甯縣人

致友人宜興酒汪子

鄭磊 三石編建甯官人

與酒徒陳天堯

釋元賢 永覺禪師編建甯人宋大儒蔡西山後

與人三贈 答新城江孝廉

計東 甫草江南吳江人

與同年公湘書 又 與門人吳湖書 答江純翁書 與某友書 與上蔡夫書 與李純翁書 與宋敬仲 與陶庵

錢陸燦 湘雲江南常熟人

與吳介菴 答同年計甫草 與鄧生 又 與吳岱觀 與雪鑑上人 與汪舟次 答徐錫問詩 示兒 又

安致遠 靜子山東諸城人

與蔡漫夫

卷之五

萬時華 茂先江西南昌人

與李小有

陳際泰 大士江西臨川人

與李小有

羅萬藻 文止江西臨川人

與友人

章世純 大力江西臨川人

示人十二周

艾南英 千子江西東鄉人

初答臨川張侯書

楊以任 維節澠餘江西瑞金人

答程望元

孔大德 登小江西金谿人

與桂宣手

傅占衡 平叔江西臨川人

與陳少游

曾 晚 吳興陝西寧夏籍江西寧都人

答李純贍書 各吳四書 答人

陳孝遜 少浙江西臨川人

與徐仲先 又 答劉千里 吳永太纂 答人

劉遇奇 吳興人

與新登第友人 與同門李雲浦令尹 與友人

黃國珩 石公江西新昌人

與李小有

徐 芳 再見

答羅博上先生 答傅編賓 與王公憲 吳陳

公奏 將林孔穎 寄谷坎 江曾二德 寄湯

楊菴 與鄧陸奕 又 寄李太虛 先輩

曾傳燦 青雲江西寧都人

與周計百 答劉石潭

李 春 芳 子實石麓江南興化人

示諸子 示子孫

李 潛 啓美原名海宇士美江南興化人

復陸兩侯第三書 答生心上人書

李 清 晚碧心水江南興化人

示子孫 與周仲駿 與朱全古 與張西河

又 與莊番臣 與沈蒼煥 又 與歸愚

與毛子晉 與丘近夫 又 示諸兒 與元

陸廷綸 恩 江南興化人

與宗子登

顧九錫 恩 江南興化人

與何御六

梁于浚 飲光江南興化人

與李小有

黃 經 濟叔江南如皋人

與某大令

陳 畢 天耳陶菴江南揚州籍河南王津人一名澤

與王山長

宗元鼎 定九梅岑江南江都籍興化人

與汪舟次 止所知要某輩

陳台孫 階六江南山陽人

吳誠齋 與林鎮崖

吳嘉紀 貧賢野人江南泰州人

與汪舟次

張璠 繼仲推存江南貴處人

與四百詩

汪玠 長玉江南江都人

與陶庵先生

李清 再見

與夫山和尚

吳綺 賣次江南江都籍休寧人

復宗定九

黃澍 仲霖次公幼菴浙江錢塘籍江南休寧人

與周樸園

陳無競 鴻烈菴江南江都人

示人

范冰 原易勝陽江南休寧人

示人五則

黃真 佐龍江南歙縣人

與人 又

釋元志 碩撰江南鹽城人嗣靈隱住揚州上方寺

復呂子愚 復繼諸侍者

王巖 家夫江南寶應籍陝西長安人

答李平子

孫枝蔚 利人江南江都籍陝西三原人

謝家無言 與汪舟次 示兒姪

王道浚 若水江南儀真籍江西鹽城人所著有元機
示人 又 補蘊天官辨疑讀史管見學古有獲諸集

釋弘儲 繼起江南通州人

復徐昭法居士 復顧蟠舟居士 與寶雲齋

汪樞 舟次江南江都籍休寧人

與竹園大師

華家 龍眉江南江都人

與孫附源先生

卷之七

趙南星 夢白儋鶴直隸高邑人

示人七則

孫廷銓 遺相並亭山東益都人

示人

王崇簡 敬哉順天宛平人

與人

孫承澤 北海退谷上林籍山東益都人

與人

魏齊介 負菴石生崑林直隸相縣人

與人

與辯 若弟 與孫北海 與彭士毅 與杜子爵
答滿城 今余論山 與鄭州史大守 與真
定胡太守 答高察文

陳第 季立福建連江人

與人

沈光祿 仲連種蓮順天宛平人

與人

孫奇逢 健元直隸容城人

與人

楊彭齡 商賢順天宛平人

與人

董國祥 廬見直隸豐平人

示人

申涵光 和玉見豐直隸永年人

示人

喬鉢 文衣直隸內丘人

與人

魏象樞 琢極山西蔚州人

與人

王克生 孟慎半石山西陽城人

與人

王弘撰 孫齊集

與人

安致遠 再見

與人

李澄中 渭清山東諸城人

與人

周體觀 伯衡北直遵化人

與人

申涵光 再見

與人

示兩弟五則

周在廷 龍客河南祥符人

與人

詹思子 江南太倉人

示人

李長祥 研齋四川達州人

天問閣集 與童文文龔介眉書

范文光 仲蘭四川內江人

邀壽門與友人書

夸峨齋主人 吳人

桐下所然

示人 又

喬時萬 君開處後江南上海人

與杜幼安 示子弟 又

朱漢徵 方黠江南崑山人

與李小有

趙宦光 凡夫江南長洲人

與人 又

顧咸正 端本江南崑山人

與李小有

諸晏

謝謝仙 雁寫小照

徐枋 昭法江南長洲人勿泰先生子

與姜勉中

張灝 彞令長公白於山人江南太倉人

學山園集 復機教齋宗伯

釋通忍 朝宗江南常州人姓陳氏

與慕楚方司理 復沈司馬

徐增 子能而香江南吳縣人

而菴集

與陸陶齋 與王正吉

釋行罔 千仞嗣南瀾開禪師

簡約納道者

蔣鳴玉 楚珍江南金壇人

示兒 與人 又 又

賀榮 黃公江南丹陽人

與前人詩 又

卷之八

余大成 集生電士江南江寧人

答吳王印 答馬牛新

陳丹衷 吳昭涉江南江寧人

與宗開先論書 與周滅齋

傅汝舟 遠度江南江寧人

與卓遠句

吳國賢 一所江南上元人介茲曾王父

示門人

胡虞逸 籍喜江南休寧船上元人

與杜于皇 與林那子

與孫公調 與弟致果

李敬聖 一退老江南江寧人

答王貽上

羅孚尹 股公江南上元衛人寄居永陽家白門草堂

與劉公勇 與妙慈老人

與周滅齋 與樓下先生論風教

蔡祖庚 遠西都江南江寧人

與石蒜禪師 又復友人

程希孔 望尼路巷江南江寧人

自問

王仕雲 望如過客江南江寧籍歙縣人

答樊勉之論塔與

張芳 蜀人鹿林潘翁江南江寧籍句容人

寄鍾孝虎 寄李三石 寄胡雲瑞 與譚中實

紀映鍾 伯紫應叟江南江寧人

寄傅青主

張怡 白雲原名鹿徵字瑞星江南江寧人

與楚雲和尚 又與友人 與周滅齋 與姚

黃虞稷 俞都江南江寧籍福建晉江人

與吳山賓 與倪開公 與計甫草 與羅以森

高阜 與生江南江寧人

與周滅齋 與生弟論書

與周鹿峰 與吳冠五

卷之九

釋祿宏 佛慈蓮池大師姓沈氏浙江仁和人

與開檀 居居士

卓登之 左車一名能備字無量一字蓮句仁和人

荒蕪集

與廖爾瞻 與鍾小天 與區叔永 與許大

徐日久 子卿 浙江西安人

與余式如 復發長人 又 答孫 寄易良才

與龍無字 復與與 示人 與方孟旋 復

與元慶 與劉濟甫 與汪處星

卓八月 子卿 浙江仁和人

與孫鳳林先生

李日華 君實 九疑 浙江秀水人

約同人刻宋見書 與王穉方孝康 與高明水

與孔孫 與孔孫 與孔孫

松蘿 示人四則

王 臺 于安 浙江會稽人 茂遠導人

與謝無可 論紀載書

祁駿佳 子超 浙江會稽人

與潘起和 尚書 復沈求如先生書 寄啓和向

孟稱舜 子若子 案浙江會稽人

各人言訪者

嚴 沆 子餐 顯亭 浙江餘杭人

答王子熙 復孫開山

曹 溶 鑒躬 秋岳 浙江嘉興人

與杜于皇

童本立 木 有浙江鄞縣人

上某先生

陳 濟 閩什 福建侯官人

與減齋先生

徐廷壽 存永 福建閩縣人

與減齋先生

胡 介 彦遠 浙江錢塘人

與減齋先生

何偉然 仙隱 浙江仁和人

與 人 與吳文中 答卓左車

朱一是 近修 浙江海鹽人

與范通甫書 與減齋

陸彥龍 雙餘 稿 浙江錢塘人

與許天儀 上職方李 立齋 傳也 侯書

繆伯弼 元令 有仁 惠歸 土民至今 歌思之 浙江山陰人 繆公以地 經召宿焉 上 示人三則

卷之十

黎士弘 號曾福建長汀人

上發牧齋先生書 候李元仲業師 東莞夫兄

書與丘慎清書 與林爾千 復李化舒

何綱 省泰福建晉江人 匪我先生尊人

與鄭邑博書

周嬰 方叔初名中規福建莆田人

謝朱中丞資葛 謝養綽永 謝養舉 謝生日

張光世 行發福建莆田人

簡岳石帆大司馬

陳肇曾 昌箕福建侯官籍長樂人

與友人

釋道忞 本陳廣東和平人

復棲霞浪和尚

周鏡 過夫江西清江人

與人

甘亮 敏承江西永新人

答人

史桂芳 景實聖堂江西鄱陽人

與陳汝特

鄧漢 遠浙江江西新城人

與人

徐世溥 巨源江西新建人

寄兒明上人書

蕭士瑀 次公江西奉和人

與人五則

蕭士瑋 再見

讀牧翁集示人

蕭伯升 孟勛江西泰和人

與減齋先生

金光弼 右辰江西永新人

與友 金竺山房集

羅牧 飯牛江西寧都人

與人論始末

陳允衡 伯璣江西建昌人家南昌

復據下先生 復愚山先生書

賀貽孫 子翼江西永新人

復諱堯先生 爲亡姊莊烈君乞詩文集

劉光震 肩吾江西永新人子雷奮龍奮片有文名

復趙雲侯孝廉 復羅鼓山

何屬乾 不忠江西廣昌人

寄弟門臣北上

卷之十一

蘇惟霖 潛南潮廣江夏人

與吳泮玉

郝承德 惟履玉吾潮廣京山人

與李太史

曹瓶昌 石霞湖廣麻城人

上倪伯屏書 與李元美 與周簡臣

王一翥 子雲湖廣黃岡人

與韋子寅

劉敷仁 濟南月懷湖廣江夏人

與郭無咎 呈叔父

釋正志 石人樂泰湖廣嘉魚人姓熊氏字魚山

與定齋 答文用昭 答尹翼千 與李君

程正揆 端伯湖廣孝感人

與誠齋論葉榮木齋 與龔牛千

况 殘 石谿祖堂大師湖廣武陵人

與白雲居士 作齋與泰蓬西居士 與蔡龍文

朱日溶 蔚庭湖廣黃岡人

與王吳廬

顧景星 赤方黃公湖廣新州人

與汪介人 復張長人

王澤弘 涓米吳廬湖廣黃岡人

與陳徽菴

杜 濬 子皇茶村湖廣黃岡人

答山長 與豹人 與前民 示兄 答秋湖

杜紹凱 蒼火傳 與吳山 答友 殷翁山 答石林

與吳山賓書

羅世珍 以猷湖廣襄陽人

與張虎林父母 與源韶成

嚴首昇 平子湖廣華容人

與王季豹 與礫石龍 告同人助饒如上人銘

周夢樵 山齋與薛浩孟先生 貞妻湖廣大冶人

與江寧友人

卷之十二

何如龍 康慶芝 岳江南桐城人

答某君請益 與池州守薦曹廣文

葉燮 曾城江南桐城人

與某君

吳用光 體中本知江南桐城人

與某先生

姚康 休那江南桐城人 龍威山人全稿 函價 答公良 與人

劉若晉 爾明一齋江南桐城人

與學人

方拱乾 肅之祖 蒼江南桐城人

謝月屏 碩質七十

方孔炤 仁植 濟夫江南桐城人

與人論詩

何采 第五省齋江南江寧籍桐城人

與減齋人則

方震孺 孩未江南壽州人

與惠元孺論禪者

龔鳴華 芝麓江南合肥人

與鄧孝威 與月屏鑒

孫國枚 伯觀一名枚江南六合人

與大果張林宗

孫研如 阿羅江南六合人伯觀先生子

與錢湘雲 答顧偉南

施閏章 尚白愚山江南宣城人

復青原老人 答友人論康吏書 與所親 與張某

張智孔 念難黃嶽江南歙縣人

與門姪某 又

吳宗信 冠五江南休寧人

與王隆吉 與朱際有 與周雪客 與吳介茲

程文林 瑞生江南休寧人

病中留別寧野四兄

吳 非山 貴江南貴港人

與戴齋先生

王士祿 子居西樵山東新城人

與徐下論書 又

王士禎 弟上阮亭山東新城人

與樓下論書四則

周明珙 叔魯常遊江南上海人廣泰尊人

與朱質軒 與謝益之 與許同生 示陸易淵

周 宸 廣港大獄江南上海人

與飲醉室集 抱膝廬稿

與康確菴 與季滄葦先生 與沈貞居 與徐

伯調 與沈友聖 與趙半后 與賀天 與

生 與黃增岸 與董茶木 與沈貢國 與

樓下先生論書三則 與朱嘉穀先生

吳懋謙 六益江南華亭人

與芝麓先生 與減齋

喬世璠 遺民減齋江南上海人

與清九間

卷之十三

錢謙益 受之牧齋江南常熟人

與人 與顧與治 與胡白叔 與人 與梅村

先生書 與周減齋

姚希玉 孟長現聞江南吳縣人

與李司生 與劉大參 達生 與宋敬如

吳偉業 雙公梅村江南太倉人

與吳志衍 與吳點真

失 名

與陳眉公徵君 答戴石易

李 雯 衍章江南華亭人

與李 雯 衍章江南華亭人 與王敬黃先生書 與

沈 夢 濟 與顧傳南書 虞曾與友人書 與

吳 縣 人

與周處士茂三書 答陳海公書 與朱紫來求

宋 楨 澄 功清江南華亭人 韓文尊人

與賁之兄 與姜人 戲思二

歸 莊 元公江南崑山人

與翁季羣

陳玉璫 廣明徽峰江南武進人

與曹幾眉書 與減齋

與百藥 介眉鄉那江南武進人

與某生論不好名書

楊大觀 荆雲秋屏九梅江南武進人

與書星客 與友 又

釋通琳 玉林詩餘江南江陰人

與學人 又 與集

顧 樞 廣志江南無錫人端文公孫果汾君南貞觀

示人

徐元珙 荆山江南武進人

與書星客 與友 又

賀 樞 廣志江南無錫人端文公孫果汾君南貞觀

與書星客 與友 又

賀 宿 天士江南丹陽人

與書星客 與友 又

賀 宿 天士江南丹陽人

與書星客 與友 又

賀 宿 天士江南丹陽人

與書星客 與友 又

彭士望 再見舊字達生

與書星客 與友 又

魏兆鳳 聖期天民江西寧都人子際瑞鹿鳴廬

與人五則

魏際瑞 善伯江西寧都人

與書星客 與友 又

魏 禧 水叔叔子江西寧都人

與書星客 與友 又

魏 禮 和公江西寧都人

與書星客 與友 又

魏世傑 與士江西寧都人

與書星客 與友 又

呂 坤 叔簡新吾河南寧陵人

與書星客 與友 又

秦 鎬 京河南汝陽人

與書星客 與友 又

張民表 武仲林宗河南中牟人

與書星客 與友 又

周文緯 赤之垣先生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

與書星客 與友 又

周 圻 百安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

與書星客 與友 又

復次京 復康來 答化舒 復崇先 與康生

周亮節 答省齋 與蘭公 與宋韓文 與郭道輝

與張文寺

卷之十五

唐 時宜之妙意老人江南江寧籍浙江烏程人

與李仲章 與艾子獵 與沈南公 與何聖義

虞世都 官球蒼舒消沙江南江寧人

簡繼公 與張景遠 簡吳玉宗

倪嘉慶 寫之樓老江南江寧人

戒子弟

釋大然 笑峰大師江南江寧人本姓倪壽嘉慶

復趙居士

劉思敬 絕之覺岸江南江寧人

答牛退庵 與范道安論文 答黃學士 又

吳 繩 天一江南江寧人

寄周旌炬

吳樹聲 周旌江南江寧人

與馬章民

吳 珊 都炭石港江南江寧人

與張南村 送桑矩斯入都 與友

吳 晉 介茲江南上元人

東周雪客

紀映鍾 再見

答和鄉相公 又 又 與程鄭大令正遊客

龔 資 半千柴丈江南上元人

辭屈翁山乞書 與張侍御 與周雪客

張 德 僧持南村江南江寧人

與石潮和尚 答陳坦山明府 與徐子鑑 與

王 槩 安節東郭江南江寧人

寄汪舟次 寄徐旅人

胡其較 致果靜夫原名澂江南江寧籍休寧人

與僧真若 答簡庵

劉 然 黎先江南江寧籍江西豐城人

簡書顧卷太史 與徐子立

吳 宏 遠度江南江寧籍江西金谿人

與王晉紳 與減齋

房天朝 大生江南江寧人

與榛園

羅耀 星子江南江寧人

與高康生 與誠齋

汪洪度 子聘江南上元籍歙縣人

與漸江上人

倪燦 關昭公江南江寧人

與人 又

余懷 清心江南江寧籍廬楚莆田人

與楊燭伯 與友人 與李過廬

胡玉昆 元獨初公江南江寧人

與誠齋

胡禹興 蟠贊江南江寧人

與誠齋

周錦 虎峰江南江寧人

與人 又

高岑 翁生江南江寧人

與周靖公 與誠齋

鄭詰 方魯江南江寧人

與周香

樊圻 會公江南江寧人

與蔚生

高邁 雨吉江南江寧人康生于蔚生姪

與周雪客

周在梁 國客江南上元籍河南祥符人

與馮青門

卷之十六

祁承燾 爾光纂度浙江山陰人季起世培尊人

與晏伯濟 與樊致虛

祁駿佳 再見

與弟世培書

姚士麟 叔祥浙江嘉興人

與胡孝廉書

薛岡 子仞浙江寧波人

與人 又

陸培 聖庭浙江仁和人

與鳳台集

答某

凌義渠 駿甫名柯 浙江歸安人

與潘慧曜 與蕭國諸同社

嚴 頤子 原名百昇 字平子

與郭天門 與張孟倫 與田伯珩 與張孟倫

杜首昌 湘草 江南山陽人

長安 鄆中 與周雪客

黃國琦 再見

與減膏 又 又 與錢牧齋先生

董斯張 延周 原名嗣璠 字然明 浙江烏程人

示人

曹開華 子頤 頤名 浙江嘉善人

再與西平 令沈子佩 與尤樸菴 與江右余論

王蜀末 古直庭 一浙江錢塘人

與陳丈

顧高嘉 南樓 浙江秀水人

後孫阿漢

李繩遠 斯年 浙江嘉興人

謝惠凡 集

李昆年 武曾 浙江秀水人 斯年弟

與周青士 與懸崖大師

姜承烈 武孫 浙江會稽人

與毛大可

毛 姓 大可 又字于 浙江蕭山人

謝竺蘭 上人書

姜宸英 西銘 浙江慈谿人

投所知詩書

錢肅潤 號曰江南 無錫人

上魏石公先生書

成 梁 二鴻 江南無錫人

與錢磬日 梁 冷溪子 九如 同集

馮肇杞 幼將 浙江會稽人

與甥

馮肇楠 木伯 若巖 浙江會稽人

與友人 青來 同草

釋慈脉 笠居 又字非人 江南江寧籍 福建莆田人

復待卷

左光斗 共之蒼巖浮丘江南桐城人

回陳老師

方文 爾止江南桐城人

與誠齋

王士禛 西樵

與宗衡 其年 各員樂民

劉餘清 不疑漢溪江南懷寧人子前彤前彭前彬皆

示學人

終世思 嚴若遠東奉天人

與古如上人論海藏 與非熊三弟 與韓允文

高兆 雲客福建閩縣人

與人

文德翼 用昭燈巖江西德安人

與周誠齋 又

張燧 爾子江西金華人

與叔岳陶菴

王有年 惟歲硯田江西金華人

與誠齋 又

王猷定 子一江西南昌人

與人

林嗣環 鐵崖福建晉江人

與誠齋 又 又

李煥章 象先山東樂安人

與人

王雲龍 雲從江南溧縣人

與人

陳維岳 雲從江南宜興人其年勞

東兄其年

吳越彦 季舒江南高淳人

寄崔正范大令



結隣集目錄終

言人實處
智心何所
焉

孟憲先生
人文前
其集亦世
所共有近
吾年友李
與生哲學

六

好佞者惟恐人之不我佞也。時以其意挑之。即有時而我規矣。亦取其近於佞者而收之。佞乃愈集矣。好佞人者惟恐人之知我佞也。時以其意覆之。即有時而知我佞矣。亦取其遠於佞者而佞之。佞乃愈工矣。此之謂相得益章。

七

上士樂天。中士制命於禮。下士制命於刑。小人制命於欲。

八

纔開口便佞。安能動人。纔指足便輕。安能立德。

九

心放自多言。始多言。自言人短長。始方應祥。青湖孟憲浙江西安人

與嚴印持忍公無勑

老舉人翁試嘗之賣古董人。其貨愈鈍。其價日高。其價愈高。所售之道更日鈍。惟有終日喫饑者。冷與之相守而已矣。或曰。子以短日載茲長貨。局賤賣之。

以濟目前。吾知此人必不肯何也。貨固無幾。與相守之。我又不肯賤也。貨賣不得。賤貨不肯。有法于此。惟

一舍而已矣。夫輕價易舍。高價不易舍也。所賣之貨

易舍。賣貨之我不易舍也。夫惟能講于舍之道。我不

失貨而貨亦不失。價兩俱售于天地之間矣。日在武

林。欲求舍之道于我二三兄弟。而未得聞也。今弟且

行矣。其何所示我。令儻然于此中哉。

復方長逸汪雨若

得于人跡少所往來。而吾足能不由我發動處并習

得于日。胸中清虛曠蕩之致。泃泃欲尋覓紙筆作緣

此即平日涉獵古人追隨良師友真賞光景。進見之

兆

與熊太味年兄

友人王玉生過弟。曰。此行取道富沙。君侯熱光。生子

同籍也。士名一業。老過富沙而不獲遇姓。名熊侯以

為憾。子有所欲相問。以卸我乎。范穆其者。時俱在坐

意亦同之。以弟當茲顛頓蒼霞之深。兩君眷然起。表

西方好音之奇快。載此謹附諸行。李長者居常不鄙

亦必周旋

即此寓

知此寓

即此寓

即此寓

即此寓

也。風自分于天刑之莫可解矣。

與虞卿

書來具見感憤之意。非造物凍凝之極。安得有此驚雷之鳴。吾弟起驚吉祥。卽此赫號爲霞。殆矣。鳥之習飛。決不藉旁邊之扶掖。馮其生氣。以自鼓自舞于空虛之中。九萬里之風。皆其怒而飛之一念所激。奮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豈更有以其息吹之者哉。吾弟指端搏挽鬼神。應于簡事後先關節。無復凝慮。諱殊來言。抑有未能信徹。所謂致遠恐泥者耶。誠之不可掩也。瓦之坯竹之篲。死難之餘。骨啄木之吟。步總吾心。光明磊落。所現露世人。掘地得泉。而以爲水。專在是。無論失全于水。卽此一勺不成。受用耳。漫書此語。肯費精思。有以復我。

與汪敦伯

讀敦伯長箋。牢騷之致。中具本色。我輩胸懷。自趣政于世界。不計便宜。處別有便宜。一切勸語。死架俱不涉影響。雖然空中。蒿于政難撇弄矣。

與茅君若

數外遺
自能不此

朱橋苗三十本馳去。種宜疏土不甚近水者。綠葉凝煙。水珠藥若。差足柳浪菊英。並供消實。猶是友生草木。臭滋之時。承于昭對也。

曹宗璿 汝珍 錫成 江南金蓮人

與唐月如同年

兩辱年兄賜惠。無間阻修。兼以手書珍重。慰恤倍至。雖耶奚之。護叔向方進之。管蕭育不是過也。豈弟賦材寒劣。時與匠會。以寒溫兩雨。罹此大難。是侯鳴。爲斯末。變無刺鋒。而風人勉金玉之音。衛武與遠猷。之。皆入展氏刑書矣。權璫燭虐。羅織士紳。西曹無致。子反者。司寇且移疾去。尚復何言耶。昔龍門柳州。皆以假說。側儻之材。嬰幽囚困頓之遇。憤懣無所發洩。單情文章。思洗厥耻。恐世或不信。則援引古人。如文王美里。舜吾檻車。條侯嘔血。魏其病肺。鄒陽上書。望之對簿。更生贖死。子雲投閣。以爲囹圄。枉倍實聖。不免欲自解脫。墜乎身既辱矣。壽壽語人曰。吾賢聖之徒也。不重爲腐儒俗人笑乎。然二千亦竟以文章顯世。無不誦其才而悲其遇。與貴聖相頡頏。輝映如。

讀此是便
無復有知

今文章不及二子後世斷斷謂其才而悲其遇不及
二子獨因固在格同二子則其可悲可涕憤懣無聊
視二子之撫膺古人者當更何如也是以苦塊餘生
招魂召魂流覽傳記思爲辭章而根實未沃膏澤不
耀方在憂憂其難之竟又痛自思維罪廢以來姓氏
灰冷海內賢豪日益淪隔難少有著述而名山寂寞
其人渺茫終不獲傳布此歐陽子所以撫藝文志而
嘆息者也皆太白蛇篆子當塗子璠呈牘子路公寄
託得地辱施至今豈非斤斤難遇之人哉年兄英魁
與呂子傳同年

僕讀選至孔璋才學足以著書而美志不就未嘗不
廢書而嘆也夫士壁後湛寂道相離言則已矣苟有
奇之必抒何厄言之無當麒麟鳳凰無所用于世而
見者以爲瑣屑文章寫性靈聊遣化上繼風雅旁括

爲之悲

補遺古人

事蹟之作

而才足以

補之

補遺古人

事蹟之作

而才足以

補之

補遺古人

事蹟之作

而才足以

補之

補遺古人

事蹟之作

而才足以

補之

補遺古人

事蹟之作

而才足以

子史者哉乃有其才者不及作作者不必才即才真
年相偶竟作矣世必多方困抑之坎穴難出旅果獨
焚天亦似故奇其遭而降之怒以快妒才者之意此
其人百兄一生出其所鑠心扶臂以俟授世之知我
者寃其傳真不傳則又復有幸不幸也嗟乎今世數
衆書皆零落之餘耳劉歆發憤于文學歐陽寄慨于
唐志良有以也嘗憶司馬長卿有文君拂脫簪管而
天子使便求遺書王昌齡王漢之高遺輩集飲旅亭
伶妓哀吟皆出已賦何文士遭遇之盛哉今士類頗
困窮名不出閭巷一時進人智反出伶妓下則何說
也豈作者才真不及古人耶抑世不崇文耶又豈著
述繁蕪天實厭且惜故天崇之不已又必蕩爲灰燼
耶皆不可問也僕自憂患以來頗窺作者之旨間有
著筆不自收簡亦以名微援寡交游落落當吾世而
無知我者又可望之不可知之何人哉縱復成疾終
歸溼滅耳然吾編以自妨三都伯父振群皇甫柳州
髯族登羅昌黎荀附青雲之士一人亦足不朽惟年
翁手校天章胸衛水鏡龍門高峻人倫所宗謹錄詩

文二卷呈上。豈敢云伯音於枕函之秘談。割漢股。承叔發磨麓之藏文。移宋習亦曰一日苦心千秋遠矣。其傳與否。惟在年。翁銓定。聞猶仲尼之壁。履昭明之蘭。蔽也。

與史築歲同年

吾輩修潔自好。輒橫羅網。時爲之耶。抑命也。然年翁姓氏。炳列昭雪之案。天下想聞丰采。昔蕭相請室。絳侯廷尉。張敞亡命。安國徒步。皆復仲眉承明。紀功太常。年翁襲跡古人。龍驤豹變。所以開字。履滿閣。聲震朝華。乘裝盡散。而座客常滿也。若弟者。周門不再。出轉灰難復。然知交寥落。種稔早枯。門前寡可。襲之。幽孟中。無樂街之聖。雞骨支床。盡吟游現。陽節不。壯事蹉跎。已矣。長與世辭矣。數年來。難矣。婚嫁百無一指。于一二同人。貨斗粟以資。薇分餘明。而照席未能支。夏況足買山。亦功令嚴切。當途之人。方估。棘及未安。能脫粟布。被以養故人。賓客乎。清明先後。當與年兄。湖上盤桓。一吊子瞻。故迹山水。知故子瞻之可傳者。數卷書耳。當年富貴。患難不與春夢。凌同烟銷。

此言不

復散乎。日月流。壯髮漸凋。不歸子。古人中。置位何處。言之惻惻。勿謂那子才。西山片石。與峴山碑。有優劣也。如何如何。

與劉念先同年

千古此湖山。得年翁爲主人。遂覺長公杖屨呼之欲出。夜來香浮竹葉。醉暈梅額。惟履人分捧心之憂。長眉鎖黛。微睨餘流。大興消渴。生相宜。湖中不必舟大。漁舸從南山放北。山下碎碧。寸屢酒。錦詩現。笙簧魚。繡繡林。替代一日。漢課晚。照散。將水氣。侵衣。如在霄漢上。也。獨坐孤山。見岫中樓。樓出雲。有如旂。有如馬。有如車輪。又有馬折一足。其真耶。其幻耶。令客誦天問。數闕此處。士故居也。而鶴不還。何哉。復樂風。果。取曳杖歸。桃葉梅橙。霏霏。罷。散飲不減金蓮。仙掌。坐李氏樓。月迴簷宿。坐水澄鮮。冷霞心。碧。曠然天遊。殊勝靜坐。數息。時敢獻之。左右共咀嚼。清供焉。

與張羣玉同年

夜來聯袂湖上。羽觴吸月。相和而歌。伉儷悽愴。蓋無俟爲雙徵之聲。而霜華簌簌落也。吾輩履冠奇服。綉。

讀法第一
字一句有
者皆之
字第一
字第六

讀法第一
字一句有
者皆之
字第一
字第六

蘭荃帶鉅衡不獲簪華承明之廬剖珪璽臺之上僅
從溫初燕銓綠野山骨碧嶺水紋天平人耶雕妖鮑
在側統禱爲羣同堂燕笑欲泣無聲何則孽羽之禽
虛弦可壓孤根之桐弘影卽悲其中心之所微然也
是以渡江之日閉兩貢泉既不能乘耒耨耕又不能
垂簾卜肆復不能廢居徵賁焉缺未彈阮途先慟亦
何處爲平臺之遊耶倘邀天之緣得聚終歲糧便當
與妻子別入土室持方寸滴經蒼嶺古人所長爲覆
盆年命去已蜀數千里攜百指日再殘萍寄葛附
熊羆喜耳安得不憂吾筆亦何敢望步兵厨日有酒
五升得如黃州書又錢日二百五十便可一意著述
矣荷徑饒樂醉看雲心出岫草堂迷矣飽吟秋興凋
林不可謂二子之不遇也侏儒飽欲死臣僕欲死今
赤白囊交馳天豈真以揀殺了吾子哉伏讀雜著寫
難狀之景申欲永之志分刊幼眇詔勾雕蟲然痛恨
年翁以此才不登明堂升清廟徒以感憤不平之鳴
附國風小雅之什是猶蝦蟇之吟豈肯沐昭陽而爲
逐婦之飾也貧耶病耶有國者之耳耶千載而下必

讀法第一
字一句有
者皆之
字第一
字第六

讀法第一
字一句有
者皆之
字第一
字第六

讀法第一
字一句有
者皆之
字第一
字第六

讀法第一
字一句有
者皆之
字第一
字第六

有如之者矣臨歧黯黯意不盡言
與史偶如同年
入秦糧與兩年兄千旄先饑渡江正如駟策牛驥而
尹開畫扇稻食石髓乃移徑雲封何遇之多嘯耶日
汲靈湖水泰玉版禪但指大腹中含統莽氣微發于
詩便成子古酸餚何處得黃州燒肉一醫之前在西
湖不敢作詩每到天然空翠處輒令摩詰含翠米顛
縛肘凡碑碣間物皆如雁羣盛葉耳山水勝于詩固
非詩之所能傳也臥湖亭上冷月浸取竟夜不寐疑
是披仙作偈山靈移文見齊勉就二章刻之篁竹間
竹老則字滿可斫去爲薪但得入水曰春作紙則真
奇遇矣錄呈鄧割不盡
與于惠生先生
僕先入嘗校中秘書遊作看之林矣不吊兩世幼孤
其事痛于談遷今家集所留皆秦王火條也仲蔚之
荒圃烏雀備來子厚之藏書精靈化土深僅先業獨
零勉爾輟心舉業寂扣山鳴泃樓水觀研旨必鐫孔
壁之管絃斷鮑必考鏡亭之玉尺龍元夜半鳳赤牛

金石錄卷之六
文獻通考卷之六

其如此
界如此
空行一世

初草木頽而見本風本淡而成文亦幾直扶無言之
系而宏設象之波矣摧肝扶腎蓋二十年精亦少耗
焉然體則不古而今法則不奇而稱六經流傳語錄
傷蕪是應制之篇非儒林之傳也追難刀初試虎市
旋成姦情不投于京兆保璋未屹于晉陽而江生有
飛霜之書鄒子悲白虹之奏矣夫慕明遺統者志也
徑次古人者學也竊嘆半慈者時也丁時之窮而原
兩雷電山川草樹珍禽惟歌戰戰之事皆以助
激昂之瞻况古人之詩風乎願侯嘗聞性命之言矣
貴賤生死猶日月寒暑四時行也何足減于靈臺其
音和以平其節流以柔曾氏金石之歌蘇門轡鳳之
喘若翔翔于咸池箭部間不知今日爲何代也乃騷
情操響錯落吾指間達人不識其福心耶仲尼既于
陳蔡口匪兕匪虎率彼騷野老氏以青牛卒業日猶
若畏門隣彼聖人何愛之深歟壁之水澄澄汪洗滌
泥困法其性然也雙峰東怒則渴湍漲沫滿滌滌
激爲悲鳴其地使然則時爲之也悔少專精八股心
刺刺若痛今盡棄去已觀二毛以弩末之年而圖碎

平真作風

千古同悲

劫之業吾見其日不逮也琬琰木集聯露忽傾速朽
而已矣造物其孰能憐之哉簡丙丁得詩文若干首
僅列作者門廡升空入室志敢不勉以紹先史公之
成勞研先生評創之望溯知歸仰華作錄求寂莫之
響須披陸金聆正始之音繇錯衛玉切指日而相期
悵邇風而獨寫統惟法鑒焉
與倪鴻寶先生
生固非遺移世務者舉足投網畢志掛瓢客秋登區
墟絕頂耳日濯江而冠白屑髮繼樹而歸青櫛星如
霜儼腸欲冷亦寧知人間有龍辱事哉時復垂塊未
盡以詩歌澆之自兵興後起垂二十年士夫圖榮利
務苟免精銳銷鏹不肯言文章蕭敬統嘗笑文士傳
眼床上看屋梁千秋萬世傳此者乃放逐之人釋
懸解相相依爲命敢貢之師臺昔王隱著書必倚庾
公孔間成文先呈請朕亦猶夜壑魚龍仰谷王之沫
培壘松栢台岱宗之雲爾倘不吝欲更賜新刻數種
得以膏沐儀型幸甚
與吳榮一同年

卷之六
心平何有

弟看足玉兩碎。淚血齊枯已矣。天山有難。疾背石氏。恩歸禁。皆觀開。滑于開。居畢。景沼池。無論妻人物力。不繼。即此有待。為煩累。心未盡。亦惟遂。為居。應。具。是任。有可垂釣。牛澤。亦有濠。濠。繼足。採觀。蟻。即具。首山。鳥鳴。聆。獨。絃之琴。葉落。見七。盤之舞。讀書。兀坐。塔然。若忘。每。范釜。塵生。果。幾莫。熱。輒。擊。街。吟。哦。日。久。不覺。成。快。有。節。奏。無。宮。商。未。知。翠。然。富。人。心。否。耶。屈。秋。擬。過。元。武。湖。傾。將。軍。武。庫。倒。中。散。玉。山。移。床。而。使。蘇。謝。橫。樂。以。觀。股。割。竟。陰。未。移。睡。壺。先。缺。年。身。欲。吐。三。江。定。不。河。漢。斯。語。耳。

與于惠生先生

望夜寶蚌全開。寒蟾秋望。已就。幾。空。庫。浸。水。莎。腸。舞。藻。悄。悅。在。幾。園。空。白。內。也。仍。復。披。衣。徘徊。開。除。中。有。所得。寫。為。月。賦。昔。惠。連。典。則。允。稱。盛。製。大。復。雖。于。言。情。生。擬。于。析。理。雖。各。具。致。竟。不。能。與。之。較。力。矣。古。今。人。不。相。及。寧。止。一。事。側。理。橫。陳。便。有。一。時。代。畫。于。胸。中。五。百。歲。後。文。人。又。何。處。自。蒙。耶。言。之。慨。然。

高攀龍 有之景遷 江南無錫人

史意有美
觀便悟興
漢宋並得

答周來王

番達有無化居。即大禹救荒之法。如劉母等善理財者。不股有無轉論。伍民間轉輸易。而官府難何者。官府謀國之心。不能如大戶謀利之真也。天下事皆當顧日觀。不當徇目前。惟救荒。只當顧目前。不當慮日後。民既無食。近患已在目前。遠憂豈在日後耶。周梨昌 景文夢淵論忠介江南吳縣人

與文落符

并只在此兩日內矣。一生向志第一路着力是第。不濟處。故出門便與官作仇。畢竟以此輩結局。然亦不可謂非天之所以成我也。此時工矣。正欲使怨親平等。貪戀俱忘。急消却一段憤激之心。觀喜願受方是實地。至於掀天獨地事。亦不夜多。弟隔時向可。倣耳。

又

弟已就逮入縣署中。一腔憤淚。萬種愛緣。俱化作鐵腸石心矣。只是昨朝之變。意外理外。今進退兩難耳。然大丈夫。任排一死何事。不可做。未救一着。定當倣。

知解宗徒
家世漢子
通無異於
道學起於
釋脚脚實
地者見一
得個人不
可

學生負負
學問此為
三嘆
口頭語傷
不修其故
難言

俾頃已托朱完大與兄商之但不如天能成就我否也

又

生平為人決定做第一着今日之變已貽累不淺若再復逗留觀望是果其生平而蓋繫之矣況生死禍福自有定命此行方欲以一身之勝消諸君子之醫禍如德仲衡升之言可謂愛我非知表也何如

王佐
佐之浙江嘉善人

與門人程楚石

東郭公嘗云古人惜陰一刻千金一年之間有許多金子既不責人又不受用不知放在何處只是花磨無存可惜可惜此雖戲言殊當自警

與門人卜伏生

釋徒背一包祇與其師同行問師如何是佛師曰萬性不染自性如如何是羅漢曰萬緣未絕刻苦修行日如此覺佛容易我不如即做容易得的師曰果如汝言汝便是師祇取祇自負之其徒安然前行四

亦非不
可及

乾坤地氣
順汝何益
應處時生
我不知作
學小入
行徑者何
處尋汝願
萬萬生

五里許愈轉愈思性緣獨存師覺其轉念矣曰包藏還是汝背吾儘今日講學虛悟成兄背做容易者之類也

又

白璧之瑕人孰無之又孰掩之是故君子寧為人所指點不為人所包容蔽覆遮羞無由潔淨此猶穿箭小人也而曰學焉取矣

顧憲成叔子涇陽江南無錫人

示人

溪林天人
德要當
專其不德
不作虛言

天機至巧儘你如何算計那算計處恰爾曲投其機躲避他不得人眼至尖儘你如何彌縫那還縫處忽已早落其眼哄騙他不得

朱廷旦爾兼浙江嘉善人

示人

唐人有句
曰忘情華
草木豈獨
草木之靈
學道

釋氏有言曰身為牀座過三千夫牀處豈易為哉居最下之位而勞者待以安走者待以息牛羊踐之不加怒尊貴履之不加喜此即易所謂厚德載物也今世人雖骨肉至親稍稍蹴踏輒有憤心已則終日蹙

古遠文清
文在廣雅
見前皆風
豈非時地
可及
海此一則
如前之
不更亡友
知此處
今人集如
上馬生者

梁而怪人勝色。不惟不能載物。而且爲物所載。不惟爲物所載。而且爲物之不尊。載吁過矣。

邵堯夫曰。吾人爲善。當量力而爲之。此語最深矣。物遇其量。不能相繼。忠厚長者之名。亦不宜多取。且生平所勝。有數登客。輕易許人。
周積賢 履道原字壽王 江南華亭人

與未伯虎兄弟

大父相國。父二千石。而衣不完。食不餐。非仁人不爲。爭果。蛟龍。餒于。鳳凰。飢于。山。蛇。虎。爭功。舜禹。吟而不言。不知足下何以能然。

馮琦 用韻 琢華山東益都縣南人

寄楊密雲盤石

鳳池令德雅望。溫棄賓客。至今念之。若刺於心。孑然一子。生十年矣。年嫂又多病。計獨有結婚名家。倚以自存。此子之視外家猶父也。外家視之猶子也。則遺孤可立。而逝者長無憾矣。我二三兄弟。在都下者。相與計有女未字者。子不敢以速爲解。而皆無之。昨得知吾書。始知丈有次女。年歲相若。門第相若。兼之風

蓋其得死
之不若矣

昔同心境土相接。丈若惠而許之。兼爲羽翼。訓迪以視其成立。是公子無父。而有父。鳳池雖死而不死也。楊焦山之歿。王大司馬實以女字其子。吾丈高義。豈出大司馬下耶。鳳池世德古心。固宜有後。推以天遺其鳳必昌。吾丈爲女相攸計。無踰此。敢藉以請於左右。報可。而後敢同於焉。氏爾知吾書附覽。
高行 夢佩念東山東益都縣人

與周謙

單蒲伯想已代輸監門圖矣。此斷不敢復有所望。但希諸公視大慈大悲。知今歲之苦已勝往年。恐秋稼之枯。再如春稼。不可不早爲籌計耳。昔人所云。老年有疾。後愈誠於前。愈後症重於前。疾良可念也。

又

人人日望天下太平。不知暢則平。鬱則不平。雨露國令人暢。不知鬱塞之久。雷霆尤令人暢。亢旱固當停訟。以恤民。古人決滯獄而甘霖立降。尤所以恤民。然則陽春脚固即霹靂手哉。

趙進美 報退山東益都人

與孫沁亭相國

讀公孝山雜記簡而有法潔而多姿上追考工兩雅下亦不失應劭磐道元其文之工足以傳遠而其質則父老子弟所終日耳而目之里巷誦說無異物無異辭也昔云元氣之融結爲山川而山川之奇莫不有所鍾以自見孝水之受名舊矣自王元美先生城之又且百餘年傳記所載碑版所垂非不衆多也而紅且信者不假吾異野之人而卒出于我公則吾孝鄉之山川誠亦靈矣哉

與王貽上

竹西煙月江左風流吾貽上以一奚囊收之古稱史隱者優游金馬門從容侍從諷諫人主之側未有來帶磐折日親愛書臨兩造而游戲辦之若此美不佞去國萬里踽踽僻壤聞見孤陋墨池塵封雖及習難除間一握管而僣毫自放總非故吾貽上枉雨問訊掄揚溢實及反覆讀近集數過乃知貽上殆自道也查魚江湖之說取喻甚快無已更進言之夫人賦形

益亭先生
孝山雜記
最有益則
可與水經
註並傳

讀公長壽
文選篇少
更則往往
神異文選

宋王貽上

造物五官四肢位置皆同而妍媸各別性靈各具今有人於此欲顛倒五官四肢之位置自爲新奇不可也若謂位置同而妍媸無異類性靈無異用亦不可也詩文千秋之事彼門戶相角論議相磨徒自苦耳點者矜獨運庸者逐條波其失一也時名易變論定難掩自明季能成一家言者推而至于泰始黃初難合異同大槩可見近世公安竟陵排擊歷下瑯琊不遺餘力虞山指摘併及何李幾于棘手焉座然杜少陵詩中大成而推服六朝唐初人不容於口自今視之六朝唐初人何如少陵公安竟陵虞山著作具在又何如北地信陽歷下瑯琊乎此語獨可與吾貽上追亦願與貽上共勉之要安瑯琊意與都盡瑤華在前不覺見獵心喜妮妮至此

宋 琬 玉叔翁象山東萊陽人

答九展成書

昨歲經過珂里奉訪雲亭一慰懷想都中契濶徒以王命嚴程僕夫敦駁遂使暫違叔度遽別真長滄江白雲之望清風明月之思與時俱永矣年翁抱桓譚

明是
家所長
則一歸
大家矣

之絕才負嗣宗之神筆文園著作有類馬卿騎省聞
居郡同濟岳西郊宴喜陸大大之優游南國晉祿王
右軍之鴈啄以視夫風塵執掌跋涉關津因將使盡
菊笑人女蘿合誦矣弟承乏越東溫膺浙土自慙敵
帶何當長風正恐翻海稱頌淮陽難臥倘知已之
憂詎解勞人之目惟是探奇禹穴還勝秦峰叔夜山
亭幾存斷柳子真舊井獨酌清泉緬懷古以沈飲庶
藥衆其不遠然而屋梁落月時念故人谷裏鳴琴聽
音同好幸家季之忽臨居芳緘之遠訊捧讀翰音如
聞玉款喜荷交并不知所云家季天涯兄弟垂傾北
海之樽客裏年華共對西窓之景既賦進歸車兩言
別極目江帆永懷耿耿



結隣集卷之一終

顧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辭集卷之二



補其用筆
微規復傷
衆家言而
爲之者復
公小品中
善此臨然
則則元用
神則仍又
人之筆也

不肯往爲俗儒。今爲俗僧。如失選過兒。驟入異鄉。藉
簾傍壁。不識安身何所。設此都無指導歸宿者。此兒
立填溝壑矣。然此選見或有天幸。倏有長老習其鄉
言。審其父母師友。悉共故業。呼而慰之。遂於異鄉。借
置安穩。得自成家。終亦不懷故土。此見於鄉老。何機
何緣。實亦不可思議。今者道師之於不肖。蓋由俗儒
而識俗僧。如就異鄉而安。猶本鄉人也。顧帖括之業
已腐而不靈。詩賦之壇。復志焉不達。然而鄉人述之
先正引之。卽道師亦悉之。如貴有文行焉者。事卽不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李世熊 元仲福建寧化人釋名來知

與林守一

暮春抵秋。嗣音邈然。風塵梗阻。槩可知矣。七月內接

手書。云兄欲薦某自代。某爲慙歎累日。故人厚幸。欲

令行。終敗殊燕之呈瑞者。則不如使龍石幸崖。被辭

自蔽矣。某一亭如掌。襟帶溪流。春夏漲潦。梵鐘送付

魚鱉。所愛兩株樹。一莖草。晨省鬱然。乃慶昨來無恙

殘書數冊。結束如將遠行者。後客屢來。前客負而趨

矣。意緒窘淺。竄下見度之。以爲鄙拙也。故人知我是

亦不可以已乎。李固之戒黃瓊張楷之望樊英。此猶

平世之常談。某不爲此引嫌也。黃石師四詩。皆倚和

之乎。烽火載道。絮矣。皆累欲走。某山一。懶無從也。惟

臨風號咷而已。

答周樸園先生書

近來主張
在門者力
書語言文
字出自家
數出一道
崇海山也

妄構成類如此矣。惟道師以再來人。偶見文士身爲
說法。所至惠風開暢。令諸人士胸洞目明。意芽抽發
此與兩花點石機神。何二何一。近世老宿。乃謂文字
結習。非開正覺。痛不謂然。使諸祖儀以不立文字。立
教引入。入黑漆漆地。宗風之微久矣。惟有二楞楞摩
國覺華嚴諸大部。潤澤華妙。包絡俊秀。敏異之徒。故
雖以韓原道於前。歐正本於後。終不能使宗風抑而
不振者。此文字維持宗教之力也。今之總持文字者。

非道師其誰屬乎。人天鑒注。伏惟珍重。所委善言。開
毫累月。草鼓松風。蛙吟龍德。訓致豈能相屬乎。勉強
應命。亦自難好云耳。工拙不復論也。別示廣搜文字。
後亂以來。水火盜賊。四經或毀。及版空王。蓋不存億。
下同付之永歎而已。要之不肯非所以程賈。非何敢
妄有衡論也。隔衡難測。

答黎勉曾

孝冠窮籍歸鄉。去草廬僅三四十里。八月初旬。事已
歸墓入山矣。去年此日。亦扶攜二老。踰險偷生。烽烟
避戶入視。我水無恙。雖造次間。猶灑然也。今日老父
子影於前。夜兒被縊於後。號則父傷。熱則哀裂。同一
亂離。而今昔慘苦。復如霄壤。能不悲乎。拜賜函儀。乃
在九月十七。後此三日。則不孝生辰也。但秋值此山
廬不克。老母猶市酒一尊。制雞子一枚。瓜子一盒。呼
賜不孝曰。維兄良辰。式食庶幾。祝兒百事圓圓。宜子
宜孫。如斯二事也。慈言絮勝。美諭千駟。何時忍忘。今
乃剪楮焚篆。進遠朋之錫望。空而泣莫。悲夫。悲夫。食
此食息。何爲乎。先母孀離寒廬五里許。日常展祝自

避寇來。磨省越月。蓬蒿鬱長。狐兔縱橫。造物既奪人
所生。卽尋常僧坐。猶多方庇。阻古之狎。搜豹狼。振沸
松。地卽極難。楚可不謂天幸乎。億涕之餘。畧展新集
浮香。應秀集。棘爲舒。吾汀自鄭仲賢。搜風雅。晴啞七
八百年。謝搜存振。今當以屬足下矣。來書云。未有名
字。正恐盛名累入。他日欲蓋不得耳。三無自足千載
謬謂玄吳引重之主。吳之言。具在。聞薄不振。以弁三
都。不亦惡乎。况於不孝五內崩。心毫不得。獨噓之
更無常聲。以此冠玉。帶蓬蒿。而信絲絲。極宜而
文。錫也。親者得無訝不祥哉。重承雅命。使收召魂。晚
嘗試焉之。來敢刻期以報也。遇羽附謝。祈鑒離憂。

答雷震亨

三年凋秋。萬事崩裂。每接風友。貽言如聞雲中之瑟。
雖被五十絃。猶畏其栗烈也。風氣凄苦。楮毫法。涕若
或使之矣。別來。案編如蟬。乞爲白額之牛。亢鼻之豚。
猶慮不免。兄乃狎虎。紫微。搖九弄。矢哲。愚度。越如霄
與淵。能相及乎。悲哉。時見。誤用其才。遂懷楚毒。自史
冊以來。所未見也。賢不料虎。乃執狙。今古所同。戒

矣。承委以列傳之文，生平爲敘事之言，蹇澁不暢，向曾爲鄉人題石，未載其延師訓子一事，竟怨索還潤筆者，因笑追馬模班同於買菜，求益自此，訓管不爲傳誌，亦適得蒙其困拙耳。然紀敘如兄韻言，時見可以死矣，何庸惱幸，晦其昂藏，使威靈叱唾乎。教來正苦，旋有殤兒之變，繼又婦病潰危，苦海漂人生趣蕭索，如時見者，今乃娛庸雲閣，俯視吾徒，惡業不替，彼蒙難時耳，輒詩妄踵來韻，獨不敢爲說死之詞，亦欲造進鬼德，使幽心開悟，不與驚狂程能足之。

迂愚也。

曾異撰 弗人福建侯官縣晉江人

幼授室集

與卓珂月

三度取士名爲收天下豪雋，當事者含經義而外，弗閱再三試闕，偶有通達慷慨之士，不以爲觸犯忌諱，而不敢收，則謂是淹滯老生，反不如疎淺寡學者，庶幾爲吾輩時之彥。夫人士皇皇祿養，不幸處今日而應制之策論之表之判，且不可爲兄嚶嚶然而詩歌而古文辭，此與博奕好飲不顧父母之養者不

異，爲臧穀之亡羊乎。雖然，古鬱鬱不得意之流，且有不得已而至於飲醇酒近婦人者矣。足下之夫意未至如古人之甚，然在人士中則亦不可謂之得意者也。足下之爲詩歌爲古文辭，無乃醇酒婦人之類乎。哉！夫明明不朽之業，使人士不敢爲而相戒爲博奕好飲之類者，時爲之也，且使人士不得已而爲之，而情然自喻於醇酒婦人之類者，亦時爲之也。且夫飲醇酒近婦人者，在今日當貴利達之士大夫以爲是得志而不可不爲之樂事，此夫事之極極庸庸而不足道者也。然出於千古之英雄，則借以行其痛哭憂畏而消洩其無可如何之風憤，愚嘗謂酒色鄙事，今古人亦不相及。若此，然則醇酒婦人倒行而借用之，則亦窮愁而著書之類也。故夫難騷天問者，屈子之醇酒婦人也；說難孤憤五蠹者，公子之醇酒婦人也；夫記者司馬子長之醇酒婦人也。雖然之二者有異焉：夫沉與酒色與夫立言者書，固皆不得意而窮愁者之所爲，然而飲醇御女者，此古人極苦之心不出此極樂之事，則處處無所之者也；苦而苦者也，若書

其意則當
其未必如
其不可不
其

立言者此古人極苦之心而行以極樂之事。朔朔而出無所不之者也。苦而樂者也。夫窮愁著書此其說始於捐相位之虞卿乎。吾謂虞卿之窮愁不係於相位之捐與不捐也。使虞卿不得行其意而鬱鬱於卿相之尊則其窮愁也。更甚於是舍而去之。稽古往今。縱心獨往。放愁理憂。此如婦人樂婦幽閉一室。忽而庭車驟馬。涉水登山。極目所之而幽憂去矣。嗟夫。若虞卿之類者。窮則窮矣。而其立言者。書者。乃其不窮。窮而行樂於牢愁之鄉者也。故夫屈子之書。怨極矣。不極怨則不極樂。吃腐之書。憤極矣。不極憤則不極樂。使此數子者。而不為樂。驕不為說。難不為史。記則其窮而無所之。當更有甚於求死不得者。又安得不出於飲醇酒近婦人者之所為哉。夫飲醇御女。此古人極苦之踪。而今人倒用之以行樂。著書立言者。此古人極苦之事。今人泥窮愁者。書之說而但見古人之苦。然則今人。事事為古人所欺。足下以焉。然否。

與中青門師

其情一
寫出便
至又

其意則當
其未必如
其不可不
其

性不能謂曲於文章之道。未嘗以一筆媚人。末世子弟。狎於佞師。極一引繩。則慍然見色。雖信心直達。或能得之。於其父兄。而不能得之。於其子弟。院不於善。事其子弟。而又不可過求。於其父兄。使之盡舍其子弟。而信我。至於曲徇。則不能直行。則不可欲去。而彼未嘗有類然之過。則又不情。而又舍此。則無以為養。是以觀色。觀笑。而中實鬱鬱。凡此皆加疾益矣。之道。是用每中夜而思。偶一省視。數眉。樂已。噤然矣。

與林守一

其情一
寫出便
至又

則居下。再游吳越。夫古今才士而好游者。莫如司馬。子長。吾觀其自叙。歷覽之奇。未聞求一友訪。一士。吾謂子長。而與一人。交必不能成。史記無論餘子。不足交。即使更有一子長。而與之交。亦必不能成。史記夫其徇往。獨來。於千百世之上下。使有一人焉。在其日中。皆足以礙人之氣。而撓其著作之權。柳子厚不知此意。惓惓然詆退之。之不作史也。使退之而作史。無論人非鬼貴。吾謂非而貴之者。必自相友善之子。厚始。而其餘之大得意。則大罵者。又勿論矣。足下往矣。

雖不以交游且以游養交雖欲不交一人終不可得也慎之哉

謝潘昭虔師爲母立傳書

吳振於本月初三日清晨蒙吾師特差馬上急足垂賜母氏節孝傳文吳振謹對使四拜闕母張氏亦欽在頓額謝吳振始跪而讀之母子相視淚泫泫下至謂母氏得徵祖母垂沒之一願母可以報地下母涕下不自止已復破涕開顏以爲肺腑中真至之語蓋自前者直指公徵命請旌母未嘗稍爲色喜似謂其事近名誠有如吾師論贊中所云者垂賜鴻文乃使小子藉以色養如此夫世之乞言以榮其親者難之矣或身當有道君子而不文其人文矣又或品類言輕不足以信於後自司馬遷班固帝后王姬而外未嘗傳婦人劉向爲列女傳范曄踵之後漢書始有婦女列傳然而蔡琰流落失節亦附傳中愚謂作史者即不忍沒我之文而悲附記中郎傳亦無不可何至使與班昭曹娥同列范曄作逆雖義例分明猶爲形管之羞矧其溫惠如此所謂傳之非其人則言輕

一語竟在
筆下
筆法之奇
從左而
筆得來

與張友有

唐以詩取士或曰詩莫盛於唐也僕謂唐之能爲詩者有之矣而其可與言詩者三百年間吾少見其人夫唐以詩取士者也唐以詩取士而謫仙少陵顧不在科目之中然則唐之開科以詩特爲禁錮李杜二人而設也吾不知其所言者何詩而所取者何士也使一代應舉諸生而盡李杜其人則三百年間幾爲主司文運者安所得人殺之士而取之不反謂當代無詩而令三百年人士以李杜文章爲戒乎吾讀唐人詩其佳者大抵撫事感物諸什而其應制鎖院之文欲求一語之不令人嘔噁竟不可得則非唐無詩

讀得大驚
不他處更
讀得文字

小者其類
使人自得
其意

而以詩取士故無詩也自唐迄今或又謂宋蓋卓與
至今日而大振者非以宋猶兼聲律制科而今日之
爲詩脫然無科舉之累乎然而今詩之能爲累者又
有之矣其一爲詞壇之詩開民無所得食而建鼓樹
鐵技贈於王公大人之門以自鬻其身命題分韻遠
是駢語趨題聲聲靡靡鄭重其言甚於唐人之應制
而達官顯者之舉進退遂爲彼人肥瘠枯潤之所
關此其得失亦與人士之科舉等其一爲詞林之詩
雖其人雅負雄博英異之姿曳足水天遂有節閣二
蘇唐集
卷之二
七
後古堂

上下百年
宋文獻公
卷之二
七
後古堂

與丘小魯書

近况何似來書謂在慈病中此二字是我輩讀書者
書資本若在快樂猛健中正不知增多少風流典會
木必於靜功無損也新居腐殊少佳者此輩東之高
閣既爲得氣之人置之案頭又徒糜費昔日子間吳
人有戰蟻之戲界色別翅揚旗分墨使之列陣而關
觀其勝負以爲笑樂讀房書者正當作如是觀寓心
日於猿項凡濫之物此亦耐煩之一法耳

與余磨之論作令

論事之
不獨其
實理更
其殊

宣城夙稱善地風物文尊足以抗衡諸國又無災下
饒巧輕靡之習蓋以其地介於大江南北之間故其
民醇開彼地之士大夫亦頗敬畏其官長非如他郡
邑之掣用者多未可以臥而治也昔人云十年宰相
不如一日縣令弟以爲十年昔日之縣令又不如一
日今日之縣令以今世時平日非稍有展布則全活
者大也而有往都下者經吳楚燕齊之治云民情吏
况無復可着手處此語亦不盡然大苟以清正爲上
我能一毫不取無論不必拘士紳印食民之上官亦

此者
有
不
可
不
知

不至求多於我。弟見近來縣長吏每直指使者人境
奔走如願指之僕隸承奉等爭妍之婢妾。直片公行
空縣官借人構設直指公燕會縣官身坐危時燕夥
黑鴨。且合人參飲羹。獻裘手授刀叉甚而僚友相伺
彼此相給巧者求過拙恐不及于嘗謂使今之為長
吏者以其奉事上官之精神將顧父母則雖大舜曾
參之孝亦不過是要惟身為奸貪故不得不垂首仰
面於彼我誠處脂不潤便可省許多曲意諧媚伎倆
然恃其清而傲上凌物則又不可做清官。自是我輩
結辭集 卷之二 類古堂

與陳昌其

言其人之史也。詩以遊游又其人一時之史也。吾
人遊而交某人為某詩遊某山水為某詩以某事

詩之下
為言者

亦可以
為言者

與某人唱和聚集為某詩且人共經而其風土之尊
瘠人民之苦樂與其當事者之政治得失亦具見於
是又非特一人之史也。然而紀游之詩至今日而難
言之矣。夫今世之游者不盡如吳李于之歷聘四國
必如齊之嬰鄭之儵衛之遽史而後定交也。然不能
無交遊則不能無酬接應對。同而有得已而姑為或
不得已而強為之。詩夫相見以為為之貨飽遺以
佐饕餮之費。燕飲以饋酒肉之債。於是而不識一丁
者胸破萬卷矣。持籌鎖核者揮金如土矣。河康微施
結勝集 卷之二 類古堂

者為衣王謝矣。其四境之監司守令雖賊汚狼藉皆
羊不入。廩粟不入。懷矣。雖重賦民流醉人為喘。皆陽
城撫字桑麻被野矣。雖有勢者奸如山不犯。皆強項
之廉宣破柱之元體矣。雖巧詆擊斷渭水盡亦皆解
網流罪民自以為不冤矣。若是者皆以詩借交。於
當事之顯人為甚。聞足下將遊清潭足下故善詩而
好交遊。其地遊其人而與友焉。不然則寧無友。遊其
人遊其事而為詩焉。不然則寧無詩。慎毋得已而姑
為不得已而為之也。

陳鍾璜 石丈廟建晉江人

答張麟祥

僕思學問上須等性命不易之理。次則究國家有用之業。舍此俱是簡策上生活。不足多也。今人塗抹口耳。寫得數語清通。便自爲慧絕。豈有太上之想。或偶出所見。亦是聰明業。種非關太始子瞻所云龍肉也。

與人

老莊纔了得一二分。他只說得灑灑落落。其實到頭。還用不着。要知此中有大把握。非徒以灑灑落落爲也。若涉世上他儘了得十分。

春秋之事如淒風苦雨。作春秋之志如景星慶雲。林之材。伯康福是晉江人。

與樸園夫子

公欲爲樸。娶婦此甚不宜於材也。材之婦須自天降。與庶可無親戚往來。即天降矣。亦必如董孝威之婦。月歲緣三百疋。又必如謝端之婢。女日爲材留食。而歸去。又留穀儲粟。常滿始足。材衣食不然而即梁伯通陳仲子之配。能偕隱者自材視之亦尚蛇足也。

陳奎輝 克繼廟建長樂人

與人

韻趣不衰。達人亦多幽人之致。戴月披星。靈雨春郊。中不減山林景色。文移識牘。疑難開發。處可當文字。風流在以有心對之。莫放過耳。世間蹉跎人出處。漠不關情。雖日置丘壑中。有何意味。

林

嶺 小巖廟建莆田人
笑道人初集

與夏舜仲書

屑不肖落落姓名。未嘗一挂鄉人之齒。任不自已。遂投書於先生之前。山野之人。肆其狂言。不意先生能少容之一歲之中。口我不置。即平昔交遊。亦有相知未盡。一旦得之先生。此豈流俗所稱知己已哉。自念少長爲文。亦經幾變。譬之字學之。家朝習子敬。存習元常。求其屈折點畫。一一肖似。得乎僻左之地。既無師授。終年濡首。自苦難周。時從鄭牧仲前。請曰。文章之道。如何得躋古人。於是踞牀引臂。刺刺不休。燈青火白。紛吾左右。而屑亦自喜。有一言之得。失然而文采不彰。聲名未立。誦考案涉。潤諸詩。則又凄然不能。

小員員奇
材以千秋
自命惟年
甚少竟不
得死所而
遺文復得
竟無不為
之叔拾者
命之也
為於情

書總只是
與人盡齊
無謂實氣
欲說此病

終卷矣。丈夫得志，自當日馳數百里，捨馬步行相戰，關攻守之地，不然亦須治十數大郡，各盡所懷，以少効其施設之方。至於薄酒短歌，以自終老，雖云時命，徒自安於無能之分耳。願之伏處自嘆，亦既有年。語日後時歌泣，耻累君子。一旦引而進之，毋累先生知言哉。蒲陽距安昌，道不滿二百，秋冬之交，當一遊見，但恐學問粗疎，無為受教之地耳。

釋道盛 覺浪和尚福楚滿城人
天界滿師全錄

示室中諸子

善學魯男子之閉戶不納者，則能作柳下惠之坐懷不亂。今人動輒欲學趙佛、越祖之談，絕不學了生死性命之行，真是自暴自棄，為背馳之人。深可哀也。伏人先教人學，一乞兒行然後大事可成。彼乞兒六親無靠，骨肉無情，六根敗缺，藝術不能，無片瓦卓錫之福業根基可賴，求食不得，乞食求衣不得，遮體到處遭人損斥，此身無所安生，雖極苦不傷，至勞無怨，却也風寒暑濕不能侵染，辱得喪無足感，至於功名富貴利欲恩愛，既已不來尋他，他亦無可繫戀，惟有絲

卷全通
大處盡透

命是存，却似但遭難英雄，潛機奇傑，又似倒牽羣羣。道捨身命，學行苦，塵行底漢子，只恐有些子偷心，不斷使能撒手，進來却是無人奈得他何也。又何富貴能淫貪，賤能極威，武能屈與夫生死危疑，能變亂其性命，豈能行如此巧見行，則又無事不可為，無厄不可度，無蘊不可破，無法不可行矣。古人示三種行：一奴僕行，二畜生行，三糞草行。能行奴僕行，則已與命於主人，只惟主人之命是從，故難捨能捨難，戒能戒難，忍能忍難，行能行難，止能止難，入能入難，至於畜生行，又進於無身命之可借，至於糞草行，又進於無物我之可忘矣。今人有能服法一二於此者乎。即知識亦須別具手眼勘驗，如地理之穿海過峽，或起伏隱微，或如草蛇灰線，馬跡蛛絲，必要求其真正氣脈，不可為形勢變亂而失其真龍之結作也。夫如是，豈可輕易入此法門哉。諸子須着精彩始得。

與某居士 庚辰

居士各人本分事，不但借分外一毫也。平日不依名利恩愛，則依文字理解，不依文字理解，則依玄妙知

見凡佛祖機緣公案。皆是住通識描。又安能翻翻聖凡生死。臬曰。賊發本分機用。說如近來江北富貴之家。流賊未亂時。則奇衣美食。華堂嬌妾。金寶珍玩。車馬侍衛。喜人呼老爺相公。跪拜叩頭。及賊將臨城。則求穿奴婢衣。作乞丐狀。住破屋。用惡器。描其容貌。飲其饑寒。痛恨人呼老爺相公。何故怕賊。識其富貴。美好。欲索他珍寶。傷他性命。也。即貧賤人平日喜富貴。不能得。假至此日。有以奇異衣服。換其垢弊者。亦必叫喚。走何故。恐被害之禍。及身也。殊不知賊亂。窮之富貴。珍寶。祇能招賊兵害我。四大幻身。太平時之富貴。珍寶。祇能招貧人。萬劫惡命。世界之荒亂。尚有得平之日。而自心之貪欲。荒亂一念。而其心性。則隨業輪轉。千生萬劫。墮落異類。慘殺之苦。無處可逃。自非逃於佛祖域中。開解脫法。參起悟禪。又孰能免一切生死業感哉。

與某公

世間法牢籠。出世法牢籠。細如籠好鳥。用竹絲籠。瓦礫食。因不解脫。更用金絲籠。玉確食。亦不解脫。竹

金絲籠人輕賤他易破壞。不甚牢。金絲籠人珍重他難破。索更堅牢。主人不肯打開籠。自又不能描破籠。有一戲論最痛快。昔有一八哥能入言。在籠中不能

出。忽聞人傳西來老達磨。善救人迷情。一日達磨經過八哥。叫曰。西來意。西來意。你教我箇出籠計。達磨奇之。即曰。你要出籠計。除是你脚逼直。眼緊。閉鳥大。陪少頃。主人來呼八哥。入哥已僵死籠中矣。主人大驚。急開籠取置掌上。對人悲嘆。欲極葬之。因地一聲。奮然飛去。背脊之上。叫曰。西來意。西來意。謝你教我出籠計。若非忍死吞聲。這一場安得我絕後重懸。飛去公等天資奇拔。如好鳥。毛羽音聲。令人可愛。所以不求入牢籠。而人千謀百計。必欲捉入牢籠也。使諸公以愚魯自晦。收神人心。如死貓頭。自無人者。價何知希之可貴哉。

與某公 癸酉

昔在麻城。與李孟白諸公聚談。梅長公曰。請問和尚如此世界。壞極。人心壞極。在佛菩薩以何慈悲方便而救濟之。將來畢竟如何底止。勿以機鋒見示。幸明

地而能勝人且不爲人所勝者也立不可勝之地是
何地乎早不尋此安身立命不爲生死所使處終無
以自勝也况我期于有向上事在不破釜焚舟以
自圖之

陳衍學生編建侯官人子涓洛詞派俱有文名

答徐存承

文章書畫於才法雙擅而後有光談既入欲
其老且拙焉方可得夫老拙者非然然猶實難
之謂也第就光談中處去一番去其刻字嫩句而已
此折點綴是編之意也昔人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
者今吾兩人日日促膝便得一吐衷曲不少迴避作
者忘其工觀者忘其陋相知在形跡之外矣

答方道衡

聞欲注春秋繁露此書氣魄不似西漢六朝人好儒
書或其一也然注疏極難如仁兄之絕學則可不然
豈能措手蓋海內民俗風土皆當慶賀不但經史綜
博而已王荆公注蘭風以八月制康爲劉其皮後過
蓮山見民家以杖撲聚始悟其非洪慶善注九歌以

卷之三

牛經古釋

欄鍾爲簾鍾後有蜀客以廣韻示之始知欄竿也與
上句紐瑟正相對蓋緣原文字錯而謬承之也朱子
注伯牛有疾發許多腐論亦身未至山東不知北地
人家炕床皆置牖下者伯牛所居未必寬展牖下臥
疾夫子卽自牖與談時當遠遯情勢必至耳若如朱
子所見覺聖人舉動費無限周折豈非隱怪之流亞
乎此四方風氣皆所當知而本文亥系尤當警故若
矣李善精詳不無遺脫師古警屬乃有重擅故注書
大義易事也至於郭象注莊精率標注世說鄧道元
注水經皆另出機軸妙絕今古或做其意可乎承開
誠下同篤至感人謹陳所見不敢隱藏伏惟鑒亮悚
息悚息

李陳玉石守謙著江西吉水人

與友

上君子亭亭矯矯要爲人所畏無爲人所鄙夫鄙何
來持身之苟居心不淨也遇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
敢言名利事當思其不敢言者何也

示子弟

握管控絃不過貞烈之門。囊金韞玉不入弄弄之室。世間污穢之事種來耳邊者必我之質地未淨故使人猶得而意之也。臨深履薄可無惕然。

與門人

初入仕便宜作罷想勿大奢願萬一蹉跌濃郁薰心如何耐得冷淡身者心之餘官者身之餘可進可退可大可小可卷可舒可榮可寂將焉往而不得哉

復朱爾兼

我輩生性喜著書著書又苦無殺青之資所以日就寂佚使天下後世快心人恨不一見亦樂事也使弱冠時曾有數種書思得一當時之士爲之行遠而開口告者百無一人積漸數年原書俱亡矣筆謄墨瑣願無虛日不自愛惜隨手飄落化爲酒家話甚多項見專刻觸我舊時之痛極思以此身作當時妄想中人爲台兄一了此債

與人

君子舉事無爲人所激孔明遠矣知孫仲謀可以言詞動也故說其對而仲謀歛衽矣若夫公瑾則不然

全通規解
一得已過
折其氣神
皆通其妙
無所不有
心折公瑾
矣稱瑜事
量高致公
無不爲計
勤勞反爲
公瑾動也

蔣幹往說無後開口殺謂瑜雅量高致非言詞可動夫曰雅量曰高致必非言說可知魏刺客與先主語見孔明踰關而走此豈有聲譽之接義與氣相逼哉形自漏子膽乃備載公瑾蘇張諸語以爲蔣幹折願在此也蓋亦謬矣夫恨言詞難動然後不爲人激不爲人激然後幹事員固故雅量高致不過沉着堅定而已

與孫武遷

相文之法雲漢忽熱北風忽涼儼然而接見其顰眉冠履焉十行之外見其殺處知其嗜好焉是故能刺我瞞者其人魁本能核我情者其人俊遠能夠我視聽者其人賢聖物之相遭在乎無意而意勤難貧之出幾下之聲我之忽熱忽涼是其人之天相運也余書以此相邦國之士遲速不同十射而九中焉夫天下之大天下之士之衆法亦應無踰此者矣

與人

范文正以天下爲己任一邑之事有時尚不能任安問天下哉客曰范文正亦只作秀才時如此此言雖

能令人狂省。

奧陳敬奧

代而號今士鮮淳淳乎自炫譏刺爲能尊已而卑
人黨同以伐異是故言名士屑沽市販也言社探九
擊也言詩言文長竿遠矚也言派頭言門戶渡江
之道人選夫之女子也甚而恣肆刻核一切妄作野
史邑乘雜記條考種種無忌口舌示雄尚不識尊親
字其爲處子也諱制諸姑他日爲婦也必屢惡於諸
姑矣若夫淳訥者不然其道反躬其神內飲觀天下

如矣若夫淳訥者不然其道反躬其神內欽視天下

之事之難不敢妄說也。仰視屋漏。自譏者多也。行無一寸。隙長三尺。所必耻也。胸未忘利欲。而高舉仁義。所不敢也。內行多缺。而言性命。言氣節。能言之。鸚鵡登塲之。弓。國也。一敵之宮不治。談經遊濟。數他珍寶。儲方也。故取士於今日。必以獨行無時譽者。貴以墨墨無口貌者。真而其人。之文之品。亦大略可見矣。

示兒

凡人氣象語言。必要與從前絕不相似。乃爲變化氣質。如伯恭之卜急。忽然和緩。周處之強暴。忽然沉摯。

東坡志林
此類爲子
類是右篇

若舊時氣習一毫尚在仍是鷹眼可憎狐尾朱嘶也此有四鍊法一遇熱境作厭離想一遇熱人作恭敬想一遇熱事作莊重想一遇熱知解作劣惡想

與朱吉人

弟嘗謂文章一道惟三種人五腹六骸便於涌流其一爲孝弟之士天下至文性情而已若夫至性至情古祥所集天可老聖可孩處神可泣六經之作文抵皆孝弟之流液也其一爲謀下之士和順積英虛融多聞師友所集百川咸歸黃中所以舉通理柔嘉所

Figure 1

以咏清風蓋文爲風性異爲反論諫者異德之光華也其一爲真素之士巧者氣偽可驚四筵未可以驚獨座奢者氣淫風雲月露取之外至而內流者不出陶淵明章蘇州不過一真率耳然困于古學人若反舌無聲豈非濃可至淡不可至乎是故君子清潔以養神康靜以治氣躬修德行以實其言而昌明其理不求爲文天下之至文生焉足下於三者備矣

示兒輩

余弱冠爲諸生謁鄒南阜師座客有舉鄉先生別號

雖生小子
不可不流

今人父字
聯破古地
死步續此傳

者師曰此先達也宜加以先生二字不是教爾迂闊
凡人口頭不謙謹者知其胸中放肆日無前輩其人
一生人品事業無規矩準繩可知時子亦誤舉前任
邑大夫別號師復回頭顧曰此父母也吾等祖父曾
爲其部民縱未必稱循良新學小子加以等輩之稱
文獻之邦詩禮之家豈宜有此余與座客面皆發赤
心服長者忠厚之教今日見有刻書於前輩皆直呼
於彼公祖父母皆直書其名若史例然夫史者天子
之書也故皆書名然春秋於賢大夫尚有書字者有
何必傳之業徒爲長厚所譏爲記此以戒爾曹此輕
薄之習願汝曹無相効也

復葉應仙同年

作吏至今日豈但牛馬弟硯礪之器篋線之材每一
退休一遇痛哭何時作秀才恨不得一官事上今業
已事人之事而懷想整粥時風味有如隔世望松菊
圖史真天上之樂也

結隣集卷之二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三

周在渠園客

豫儀 周在漫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徐芳竹先拙菴江西南城人

答錢牧齋宗伯 辛丑

屢日俗客在寓斗室喧啾欲一肅壽記不得問復承龍集文席親切得以備聞古學矩矱當世大事歸來俯悅若捧孟水以觀滄海極拳石而推華岳既喜得

卷之三

賴古堂

兄天下高深之至橫其胸腹復從而自廢嫌其細瑣之已極也僕少負薄志壯罹多患摧悴連蹇迄歸墮棄雖有讀書懷古之思而生長僻陋數罹兵燹典藉蕩盡腹枵氣餒神智日竭無當世鉅公名人相共揚激聞其黠罔指示途徑因循拘鄙日復一日其懷往切積獨欲一進于先生者以先生之學非近代一切文人之學而僕之所取鏡當在是也而先生不加唾棄曲意引接嘉言屢錫稱許過當此豈以其不足深教例答之乎抑僕如是之文乃遂有當于先生哉小

賴古堂

見之學步也始而寸移橫則思徒若前若却一蹶一起幸而數武之遠偶能自致則其長者且拍手譁笑撫摩獎惜探囊舉而競擲之矣非步之善止此進止周旋之節小兒未暇及也幸能是是亦足矣其所未至姑徐之以責其後也先生今日之所以進僕亦猶是也僕雖不敏安敢不益勉焉以求無愧於他日也

答竹園禪兄庚子

接手教云木師浪杖人計至必往舉禮弟竊有惑焉道見名高天下而天界道場喧啾非幽貞秘息之地

卷之三

賴古堂

賴古堂

雖大賢坦履萬無他慮然鴻飛冥冥是我輩今日事竊以為哀閭土室不應築於塵市而彼烹芝何木者人地肺何必更遇咸陽之郡也古弟子之於師命曰心喪時地所隔為位而哭足矣不必赴方外之禮又當有脫於俗內者道兄雖曰受具浪師而浪師高足滿江南高座往拂半經付授此番計報張皇趨走當自有人奚必道兄之至而後禮可舉也夫名之所在忌亦生焉今天下畸人十九歸佛本欲借以通名而名之所趨得佛益噪又復有淺妄之輩揚州之間燕

賴古堂

何處得阿堵間物。盈溢飽飽而子之。母之。實息。奇急之。說胡爲乎來哉。甚矣小人之妄誕。不根好爲謗議。如此也。權子母治生之常。貪士爲之不足笑。獨怪無其實而竟濫其名也。

答黃石菴侍御 甲辰

來教誨釋教過酸風。雨。颯然而集。不但披示所及。即諸未及。亦能以意會之。嗟乎。吾輩乎。今固天地間一種苦物。如蕺菜。果乾。草茶。木藥之類。賦質已定。不可如何者也。然以數百年滄桑。僅有之遺。鋒鏑豺虎。

卷之三

讀古堂

風霜剝蝕之久。頽殘盡腐。不可數紀。而吾兩人一息尚存。吾兩人之來。亦尚來至。盡罹慘厄。即此遽天之庇多矣。其他艱難窮窘。橫逆挫頓。種種之遭。皆分所當然。無足深詫者也。道傍之李。其得免於寸寸拆摘者。本以膚骨酸澁不堪。啖之故。若必與上關朱櫻。驕。丹荔爭榮。競爽。不但乖其故性。而珍玩之下。齒牙隨之。其禍乃滋甚矣。且我之不能爲使。猶彼之不能爲我也。弟所以易悲爲愉。而轉以爲石菴慰也。

答蕭明彞 戊戌

讀見書
從天起
雲雨
書工

明彞今日拂且亂矣。然僅蒼深心。吾佛風權皆於此。微明彞亦姑取爲動忍之資。可乎。夫動忍之資。何不可怡然受也。宗不云乎。飢苦連權。瓜甜微蒂。吾儕今日。既不幸而爲飢夫。以舌胎苦。其數固然難欲。易以甜瓜之甜。其可得乎。則謂今日種種之不齊。皆明彞如茶之根滋而蔓之可也。以披易此。尚當不屑况。皆如瓊安見。飢之不爲瓜也。東郊僅勝。神往已非一日。但龍召先期。反落色相。倚山中猿鶴。不以俗駕相換。松下露葵。當隨便爲明彞飽之耳。

卷之三

讀古堂

寄王斌爲孝廉

往范堯夫麥舟贈友一事。千古稱之以爲不可幾及。然彼自具故人之姿耳。彼非曼卿亦未必然今。輩以傾蓋之身。而得比於曼卿之列。使生兒吹荒之困。寂無委堅之憂。此等高誼。視古人。不更有進乎。陶元亮乞隣得食。便以真報相窮。弟於今日。當何所云。

寄張武仲年兄 戊申

讀千教爲啞啞笑不得止。昆崙曆朔之國。有大鳥焉。飛則遮日。能吞食彗蛇。海上有虎鷹焉。其身若牛。能

飛捕虎豹。彼其道過驚。驚雖聚數十百輩。尚不足以
克其一。咽肯碎碎焉。臂其脚間之筋肉。乎驚驚幸甚。
而訓之者又廉甚也。然今天下肥皮厚肉之人不少。
而吾輩一二兄弟。受骨偏春武仲之窮。既不能保微
肉於驚驚脚上。而之拙復欲削餘金於子午針頭。
可笑亦可悼矣。此間旅處六月。山水間無一錢之入。
曾有自嘲詩云。生計世已無。誰能為死計。青鳥飛入
雪石來。是白的舉。向武仲亦應啞然笑也。

與其上人

結降集

卷之三

二 類古堂

雲門和尚說法如雲。絕不喜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逐。
日汝口不用反記我語。他時定販賣我去。今號為大
和尚者。紛紛語錄。自記自刻。若惟恐人不販賣者。異
哉。

寄沈仲連年丈

近悉近般安坦。吾輩今日。即此是福。若環堵蕭索。是
本色。亦即分內。緣難死之心。易露之骨。直是生成窮
本領。如苦瓠根。終不能結甜瓜蒂。別十八年。種種
艱處。困辱。凄冷。險阻之過。分之十數人。尚堪銷魂喪

魄。若使舞齊作。總裁范丹。果鴻諸公。為分校舉放。承
下窮人榜。弟之名。次不落三數下也。

寄張憲峰副憲 丙午

方寸灰冷。遂有土室東閣之志。而塵憤煎逼。措亦未
得。遠釋支應。疲苦湯火等困。計無復之。惟于午一針。
可以資生。逃俗兼義。在食力入已。兩無愧也。已擬新
秋發梓。脫舊徒。翻大有雲霄萬里之興。南北東西。無
向不可往。時名人方伎。寄跡不必精專。如子陵之釣。
豈在豐魚。伯休之藥。未必瘳病。其干致趣。挺水照綴。
而巴若。弟于此道好之。既出于性。諸之又微其微。不
類高人之寄跡游戲。受其直而息其事者。有士如此。
以充今日之堪輿先生。蓋亦可也。弟與足下不得言
者六歲矣。而今堪輿外。又無可言之事。滿紙憂絮。報
復如此。足下應為一笑也。

真周樸園同年一

兩日小有人事往來。賜到字。稱燈下細讀。盡數十紙。
如雨之汗。如雷之蚊。皆為忘却。昔人讀書獲一義。如
獲一珍珠。船樸園錫我何多也。天下大文章。無着奇

處從來與書多是零碎。本子大禹山經。周公爾雅。唐虞周古聖母收之矣。不可謂識小非道多學而識非學也。書擬釋一書名曰字廣。自謂文正讀而外。凡奇詭諸合。與于聲音點畫之數者。無不收采。零標碎額。大畧皆楊文公稱被之屬。而義類稍廣。手不給目。得標圖是書。便覺可廢。即不然。直作一曆錄。生已坐得六七矣。其快且何如小序佛頭之費。驢尾之繩。一懼一喜。兩念方聯。未知其孰勝也。向屬文選序。擬上枯腸渴腕。豈堪幾笑。不敢如李夫人覆面到底者。知標圖一見即棄之也。

與標圖論字學

生平資性淺陋。不能讀艱深奇異之書。而尤荒于字學。如字母說文諸書。每一展卷。頭輒浮浮。痛不可忍。因遂置之。以為字取成文。達義理適于時用而已。不必點畫微細。盡合于古。楊修得尚書古文書。試判字。並皆用之。當時稱為怪人。夫尚書古文已不能通。于漢魏之世。況今日乎。如必取數千年前之古文。原委與今文銖銖較。議若者。合若者。得則周家玉文八十

通世方廣
正類學人
每有此

予書云介
南字說定
有可觀也
其下傳
予見下
諸名自集
二十四五
耳

字合。李斯叔孫通兩人。僅讀其十。其不識者亦已多矣。而顯節陵之科斗書。以張茂先之博物。竟不能辨。秦周晉漢相去非遠。而書法懸異。則已如此。又安見文之今者。為今所謂古者。果遠古乎。世儒屑屑以上世遺文。評議天下之字。而責其必合者。亦且其不達也。故嘗竊意字學之妙。不在正詁。而在旁通。正詁前人。已詳無庸。以碎益碎。旁通。類引。伸其讀。甚宏其用。甚大。吾輩讀書。識字。固當于其宏且大者求之。年宋字廣一。意屬在此。楊圖已先得之。照乘之珍。出矣。草際。繁瑣。亦奚以為。辱下問。愧其無以應也。因又有積疑未剖者。字畫如易。離合變化。不可與要。往往于正詁之中。寓旁通之妙。如夢刀得州。失禾。增族之類。約其大意。不出象形會意。數者之間。惟此即水皮。為波。三牛為奔。其說亦似未可盡詆。謝石生宣和精康之季。介甫字說盛行。于時其學未必不出于此。惜其書罕見。不得其全本。識之以考其得失也。妄意介甫之謬。甚多。不在字說。後世之苛求不已者。正以當日崇重太選。而蘇黃諸君之筆舌。為天下學士之

所傾軫一經拈剔嘻笑之傳甚乎怒罵介甫之徒雖
百十手口固不能與之爭其廢焉宜也若論介甫之
精心博識著作無不工者未必字說一書偏爾紕繆
其所以爲說亦固出于六書之中至于支離穿鑿卽
許氏說文亦有不在介甫下者而世本爲全科玉律
介甫之書世無見其全者徒以一二字之沿襲指摘
句讀小兒語及字說便加排議所謂有幸有不幸也
此語從不敢聞以標圖胸具千古固以其所疑質焉
又不知是書于世尚有傳乎其旁兄難出標圖博涉
之餘亦別有所得焉否也旅舍喧啜昏心緒復當潰亂
小序語不成次聊以恭命發笑而已

與樸園三

文選序欲待數日間靜之力洵汰胸次使脫粟之蟲
差堪比于麥飯豆粥之列而時日無多復不能得淥
草供應竟成半米半沙之炊而已不知年翁竟吐之
乎抑將轉付庖人去其沙以進乎戴觀古人爲文一
篇止論一事不更以多端經之故其言各有原委而
開闢變化一論自成一局近世爲文不察其論之所

在惟欲其多論文則必兼其政論政則又須其學選
情之譽浮夏之言錯然並進而惟恐或漏臂之村俗
召客撰果集盒千家一色不待其出而逆知之故文
品日本而不免爲識者所感反不如夾雜之沙雖林
齒而尚不至于臭腐也年翁生平在人耳目卽文章
一事揚花有不盡者煩引肆及徒一漏萬反恐與至
之言等于倒套故盡刪之年翁深千古當不病其略
也何如

寄答壽昌卓公

大詩日臻高潔楚歌十首尤蕭然超寄但愚以爲首
尾二首似在可闕以其首尾太分明也且足之卽十
止于十而闕之卽一首中各具千百首則矣必十而
十之乎古人之詩有如是起如是止而人卒不能尋
其所從首尾者此真能起止者也謬意如此幸勿狂
而笑之

答西昌泰令公

古名臣之以循吏顯者莫盛兩漢史冊所記若干曼
情未仲卿何君公卓于康此數公者皆以守宰致位

人入下處

公卿然當其時聲稱之所以恒赫於人流及後世者不以公卿之故而以守宰則是守宰之所獲不遜公卿也而黃次公爲丞相或以爲功名反損于治郡失郡守之不取與丞相齒也亦明矣究極其重在此不在彼今門下處東海桐鄉之地而力行受情仲卿數公之事則是數公之名與實門下盜取之也斯其所得較世之靈利碌碌者果孰多乎而他時雖位致卿相一如數公人之稱之未有不首于今日之西昌者也夫道在我者也利害禍福在天者也古來端人正士孤行一意危言勁節冒人主之忌犯當塗之怒卒能以功名老無纖介之累者時時有之而彼嗶嗶諸世者乃或失焉天下事豈盡知計所能及哉漢武之世誅責數及寵倖而汲長儒之抗慙乃更見重以社稷臣稱蘇是言之利害禍福信在天而非人可必也

陳弘緒 七集江西新是人
石汪初集 二集 鴻猶集 趙稿

與曾堯臣

堯臣足下 僕與堯臣交二十年矣南浮閩海北涉漁陽上谷齊魯鄭衛之墟東過錢唐歷會稽足迹幾乎

驗文字

君細海之
無處來林
即一點亦
有下處

天下求其慷慨俠烈如吾堯臣者指實不勝數屈不得其人難遽已也文之高古靈秀義味無窮而變化莫測使讀者如對左國榷考馬遷韓蘇諸書則三百年來吾猶未敢以六七計也而況於一時哉僕然後知曩之期得於斯世者過厚而人與文如堯臣洵矣其未易卒逢也嗟乎如堯臣而尚困於諸生主司不以目迷方叔爲慚同輩不以黜落劉蕡爲耻而知堯臣之深如僕輩又復屈抑蓬蒿不能効孔文舉之論盛孝章山巨源之薦阮仲容而生使之舉於舉江龍淵之間天之生堯臣者何心而厄之者何意操堯臣之于奪者可以慨然而悔矣

與張天生

宋文鑑尚批閱未竟不欲草草成之誠以古人之批閱皆能與其書並傳宋之謝疊山婁廷膏近時之唐荆川茅鹿門皆以著書之精神而爲批閱其批閱亦即其著書之一種也若其卓卓墨責浸加之以點抹議論則是古人之精神反因我之點抹議論而湮沒矣夫點抹議論本以顯古人之精神而其弊至於反

使古人之精神溼沒則不如去其點抹讓論之為愈
此弟所以選之而不敢輕耳茲因 小休 蘇金陵至關
門附此轉寄不盡悽懷嗣當再悉

復濟仲

濟仲尊兄足下仁兄之端方俠烈弟目中真不多見
也朕離以東 弟 夙病大作邪火猖於三焦從臄會騰
厚而上貫於顛頗如焚如灼如烟之迫於幾危如沸
湯之陡漲警者投以黃蓮甘草其勢益甚復以涼瀉
諸劑進之亦徒奪人梁數間有少効今且五十餘日
矣坐是杜絕酬應避匿朕原山中庶幾需之歲月異
可霍然也承示勾草海錯弟聞之僥倖委地即擬扁
舟東來飽啖大嚼以果生平茹蕪食荼之腹復為腹
患所苦言之但有采顧雖然弟且有海錯於此客試
展仁兄佳文讀之其雄偉也則巨鎮之鼓風為山飛
沐成雨其悍勁也則蟾蛭之鉗蛟關虎盤帆之乘風
衝濤其荷麗也則丁班之陸離魴鯨之五色其奇快
也則江珧柱之雲腰露膏蠟房之脂凝凝結其鮮秀
也則車蛤之美舌白銅之雪形弟朝而餐夕而聲未

管或雖去之仁兄有以悅弟之心更勝連珍異於
祖之間祇以悅弟之口也且夫屠市蠶蜂龍宮貝闕
變化千萬蕩心駭目者仁兄之文靡不俱備又何必
舍此而別求東海之大觀也哉弟把徒文以當臥遊
焉足矣

答梅惠連

梅讀諭示反復淋漓何其文之奇妙而撓折也仁兄
借神仙之說以論文章之遇而弟請即以神仙之事
復談仁兄世之所謂仙者亦論其得仙與不得仙耳
至其昇天與否可勿論也果其得仙也昇于天而歸
雲御風可也即不昇于天而巖棲谷處亦可也何者
彼其為仙者固自在也其所以為仙者何也仙之道
在于得丹而丹之得在於得其所以成丹之法日鬼
月華玄珠白膏與夫五金四黃八石之類皆丹也然
是數者之類非即丹也烹之煉之融之合之而後九
轉七返之神物足焉苟其不能烹之煉之融之合之
則雖有是數者之具而丹亦決不能以成然其不能
烹煉融合也而其為丹之具則固未嘗不同也世之

爲丹者異於是徒習聞平日晚月華玄珠白骨與夫
五金四黃八石之爲丹也而實不知其爲何物偶採
之而偶造之而亦以說於人曰是其九轉七返之神
物也嗚呼其得丹耶其不得丹耶其有不自殺我人
者否耶設使其人別有假託幻妄之術足以排生虛
而凌閭閻昇天則有之矣其以語於成仙也可乎哉
夫劉夫之難犬其所詭啄之藥器此其升也非偶也
是故不獨劉安仙而難犬亦仙其難犬卽不昇天而
也其爲難犬之仙至如左吳王養傳生之徒亦嘗
附安而昇天矣然而安之所謂藥器固未嘗得而詭
之而啄之也雖復昇天何益今海內羣而効仁兄之
文者果其烹煉融合而得仁兄之所爲丹法乎抑徒
詭啄於仁兄之藥器而爲仁兄之難犬乎抑又偶採
之而偶造之乎無亦偶採之而偶造之者之多也彼
以其假託幻妄之術幸而富貴亦如左吳王養傳生
之徒幸而昇天究至沉淪銷滅與草木同腐其不足
以語於仁兄之難犬明矣而又何羨於其昇天乎嗚
呼守聖賢之範明先王之道上之增華天地次之輝

狀古今此仁兄與丹已成之候也排生虛而凌閭閻
直聽之而已而豈仁兄之所急也哉

與友

古之善爲文者內有已足乎已不得已而後其言隨
之故其文有餘於氣而無萎靡不振之憂氣有寬疎
急促而法生於其間班孟堅蘇明允曾子固之復法
主于寬疎一篇之中往往復詳賅而人不足以爲冗左丘
明公羊穀梁之徒法主于急促峻潔自守紀去支詞
備人不以爲滿其他如司馬子長韓昌黎出入于二

者之間而並臻其奧是數君者雖其所得之法各有
差殊而其氣之淳濃蘊崇和潤然探之而靡窮用之
而莫殫則自有文人以至于今未之或異也舍氣而
徒求之於法其短才者既有叔敖衣冠之謂而無才
者或不免於刻鵠畫虎之譏然古人之規矩尺度未
嘗不存於其間也今之爲文者吾咸焉內無所得于
已而外欲有所師以欺於人雜取經史子傳之語排
比櫛次竊剽以附於篇章之內及循首尾而觀之或
前後畔越而不自知或顛倒倒置而冥然罔覺蓋併

古人之規矩尺度去之以至於盡而其於寬賒急促之際求其氣之克乎其中而益乎其貌動乎其始而應乎其終如昔人所云者豈可得哉夫今之爲此者乃不古之咎而非過于學古之咎也而世之小儒曲學反指爲足下及江右之流弊不亦適欺今足下之文與江右之文具在足下所云原委次第瞭然可循非虛語也而小儒曲士不察而榮譏之因李斯而罪及于蕭陵緣幸我而併憎乎洙泗吹影無端彈射四及此則弟之所不解者嗟乎盛衰相激理勢宜然易俗回風是在足下大力挽之而已

與劉懷峰先生

仙者適性之名耳凡自適其性而不役於塵俗執掌者皆可以仙名之而適性之樂惟隱逸者得之爲深夫其仰而登於高而挹澗之無盡也俯而瞰於深而淵淵適遊之靡窮也烟雲之與浮沉麋鹿之與出入較之軒冕組佩逐逐塵俗執掌者其爲樂也蓋不可同日而語矣則其以許由巢父介子推陸通之流而目之爲仙宜也然其於隱逸之事皆生而

幽思復老
筆其笑
雲谷

好之彼其視軒冕組佩惟恐不脫去焉快故能自適其性爲獨深至於負大用之具不幸而不見錄於時不得已而後托之隱逸其於軒冕組佩固未嘗一日而忘也雖其托之隱逸而無聊不平殆甚矣故憂憾憤懣怨恨思慕之心戰於中而非毀譽炎涼升墜之態休於外彼其仰而登於高也峰巒若爲之增其條條併而瞰於深也波濤若爲之助其勃怒衝涌烟雲有情悅之色康鹿蕭索之琴是所謂山水者皆其焚和滑真之具也又何適性之云乎然則隱逸者雖可名之以仙隱逸而無聊不平者其去神仙之道遠矣惟其負大用之具不幸而不見錄於時而又能消釋其無聊不平之感以自適其性者斯真隱而仙者也先生殆其人乎

與友

僕生平無他嗜欲聲色裘馬間涉焉而未嘗好弄典玩器法書名畫好之而未嘗溺也好而溺溺而不復適惟圖史爲然雖其所藏未能如魯壁汲冢羽陵陶穴顧世所稱說瓊文秘冊詩簡中所不可少者亦稍

卷之三

稍備之矣。家世清貧，無從得重資購墳。與家大人早歲頗留心焉。為曹郎時所入俸，悉以付之書賈。稍至萬卷，有奇。萬曆丙午，弗戒于視聽，數十年家訪求于南北者，一夕之頃，化為灰燼。家大人進諸子教之曰：汝知之乎？夫物忌多嗜，欲忌無厭。書者物之精妙，而嗜欲之靜遠者也。多而無厭，造化且弗使為吾有，況其他乎？僕不肖，悚然于家大人之言，念凡物之為我，有皆非我有之物矣。顧耽僻成性，弗克自治。數年來，頗違家大人之戒，好而溺，溺而不復返之故，其所聚歛，蓋又多至三萬卷，有奇矣。雖然，吾安知今所有三萬，有奇，更數年，役不又如向者，一夕之頃，歸之視聽乎？抑幸而不歸之視聽，安知吾子若孫不棄之鼠雀，異之棄家，大族乎？抑幸而吾子若孫不棄之鼠雀，不異之棄家，大族安知更一世二世數世，不淪于烏有也？隋嘉則之三十七萬卷，而亡；唐乾元之七萬餘卷，而亡；宋弘文之二十萬卷，而亡。彼以人皆之尊威，殿閣之崇，違守之曾不能一驛，況以僕之頃頃三萬，有奇乎？其好而溺，溺而不復返，以違家大人之

戒，真戒之甚者也。然僕之所藏者，僅以自娛耳。他若所知也。

蕭士瑋 伯玉三我江西泰和人

復錢閣下

完刻藏本，不肖雖有其心，每念出世，希有功德，必副托於衆願。再家之人，浮屠合尖，不能不望之於兩足。專矣！先經而後律論，較正必屬名宿，一一謹遵台命。容臺一團，悉皆道力莊嚴，半山平遠，非所敢望。夫生天宮者，以得聞鼓音，即為福緣。死身克率內院，而敢以狹劣自棄乎？某有惟力是視，以不負尊委耳。

與楊慕雲

兄高臥於無伴塢，弟浮沉於南容臺，軌迹有行藏之異，通識無隱顯之殊。遠志小章，各局所安，均未得之。涼上也。經云：利刀割泥，泥無所成；刀口就損，苟能按指發光，則無處非游刃之地矣。我自訓心，亦止可與兄道也。

與田中丞

道上逢小汪，青衫欲濕，宛似白公聽琵琶，潯陽江頭。

時也問其所之將人吉而投田中丞我謂如此可以不窮矣昔人買駿骨千金不惜況此子久擅燕臺之譽乎每念郭令公冠萊公乃足辦賦其手段殷自不同故欲以小汪相試耳

與錢牧齋

松公往北某雖留滯於南南中風景大異往昔情懷
益蕭索妄意買一簫少資陶寫然念事難于得人不可苟且塞責空有其器寧復得佳味耶乃知苟之一
字是室外都用不着耳聞翕近得佳人故是才子

又

咄咄怪事釋爲眠食不安者月餘世謙追臨蛇蝎一
尋聚發狂闢王人君子必不見整千瞻諸公累見於
前事矣然困阨之中無所不有天佑正人窮而愈明
涉觀往局亦未有不獲護持而安念之者所云如國

手恭不煩大段用意發局收須藏也然閑手亦已苦矣顧翁當此際亦惟有弘以達觀付以宿因庶無往而不平耳幸一官無所事事而能使此身不得自由逆圖扁舟一往足翁而不得季弟來候歡與言者可與之言也

與蔣盤初

區區雖肋職平務簡頗與才稱昔人云偶寄一微官
 婆安數株樹此則往樵出門排草入室在人不堪其
 憂弟差不改其樂耳想仁祖欲每手近况寄此以發
 一足

與唐月如

弟非盛果不出實病甚不能出也紙窗夜雪因念號
案之衆不減啼飢而此中冷餽慘於寒獄昔人云此
時卽佛出世也救不得惟公等可以救得也其嚴出
一示力禁五城自此日起至二月初旬止不許各鋪
銀一平民卽於所空禪堂跪就地而暫移笑獨無告
兒轉就死於水窟雪窖者以資之財此出彼入俱可
少數須臾之死此不過費諸老數點墨遂立起枯齒

而肉之矣。倘得一善。卽思入告。皆體好生無已之心也。

與錢仲舉

事事認真。骨體不媚。真勢力假聲氣。全不爲動。一肚不合時宜。必不爲世所容。獨見愛此古董。羣之不置。所謂一人知己。死不恨矣。

與友人

如杜門窮經。不敢相擾。絕利一源。用師百倍。弟且從壁上。實戰勝於鉅鹿也。

復卓去病

卷之三

書

與友人

相別凡幾。曷幾萬矣。心衰貌改。已非故吾。老冉冉其將至。懼傷名之不立。如翁五經紛紜。幾奪大春之席。叔孫穆子。所稱不朽。翁已身有之矣。然至情之器。非學叔所接。弟雖非養職。間絃賞音。粗知雅尚。諸書決不可不令弟盡讀之也。南登如退院。僧日煨折脚鐺。煮糙米飯耳。酒資三全米致。此恨而發之所伴也。知已。可無以官物見餉。爲憂耳。

結隣集卷之三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四

周在梁園客

梁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張 董 孟奇廣東博羅人
西園存稿

答錢鶴栖山人

聞者曾者答客晉及前後僑貽諸君子求多之說見
衆欲請而焚之謂有德於人願忘之也今得足下來
校則前書又當懸之國門矣頭顧可知光景有限何

卷之四

卷之四

一

賴古堂

此論情則
而不傷大
意是所意
思人語

所希與而割國課養私交以博遜遜之虛名哉况諸
君子所爲宿昔故者特知有周吏耳非知有張孟奇
也關吏一罷張孟奇即日事請諸諸君子有不掉臂
而論短者子夫張孟奇自爲張孟奇諸君子自爲諸
君子諸君子何負於張孟奇孟奇亦何負於諸君子
哉嗟嗟東髮遊海內三十年於茲閱歷多矣世態物
情不動自破矣鄭當時之置驛孔北海之問尊何益
乃公事

答親友議婚

全不覺其
趣也

答陸仰泉太守

先司徒及先太安人生平不問卜不推命男女婚姻
一言卽決亦不特媒妁之往復也故兄輩結耦並未
嘗先求庚帖見輩入字 僕亦僅能記其某年而已其
月日與時皆不能詳小女今十六歲辛丑生其月日
與時亦不能詳也庚帖造命也今日造便當造之必
欲得小女庚帖乞題數月俟有精於推命者令其造
一八字極富極貴極多男方送來如何一笑一笑

善擇佳刻心目頓開饕餮食俱廢始而喜既而悔終而

賴古堂

世所難作
地可失矣

且惡蓋言者後親喪者後起安得不喜東舉而遊椒
微還於口耳之末茫然無所歸宿者六十字安得不
悔而今已矣矣人壽矣何又安得不悲第李延平既老
而後爲朱考亭高足弟子 雖不敏亦嘗幸教於大
君子矣不知尚可以白頭從門牆作一問字人乎復
念先賢有寧爲真士夫不爲假道學之語心竊疑之
大真則俱真假則俱假 豈未見假道學之可爲上夫
也疊下亦見真士夫而非道學者乎伏讀堂下東蕭
玄國少宰書脩則齊脩止動歸止及漢人以經術飾

吏事淺乎暗矣。不覺四體投地。先經樹真。則吏事真。吏事假。則經術假。何待飾。亦何能飾。漢人不閉道。正生飾之一字耳。卓哉先生之見。豈小僧所能識乎。

答僧方明

上人嘗訪我於吳園。今又能訪我於西園。三十字。鉢袍之戀。與契順之訪。雪堂老人何異。弟聞公鑒環久矣。亦以老病相尋。不能以筋骨為體。一切賓朋。皆已謝絕。蓬蒿滿徑。即數千里。命駕不敢一面。故亦不欲為上人破戒耳。上人信願矣。何乃復作行脚。日下蓬

卷之四

三

贊古堂

道甚難。昔人視朱門如蓬戶。上人見訪園公。是以蓬戶作朱門矣。里中朱門不乏。且多利齒兒。其噉名如噉蔗。上人錫鉢不至寂寞。第嘉桑樹下不宜三日宿耳。偶得賣菜錢。聊佐剡溪雪。棹固不必見戴安道也。

答鍾贊宇觀察

承翰教。僧方明募緣事。門下之護待名勝。亦篤摯矣。此事已經二十餘年。弟假憶計。僧時曾過峽山。笑詰方明募緣所得。作何功果。渠云已修某處某處。此即飾詞。弟題簿者。雖十歲約者。恐亦不能二三。僧原以

贊古堂

此給人人。亦以此給僧。彼此交和。作菩薩。且腹之。不問我輩。又何必復問耶。

與陳元履進士

去冬急足以疏。請待養。人長安。曾具數行。馳不勝為。木主人陳元朋。取題不意。故紙空返也。七月既望。督學陳公始以翰服至。繫我元朋乃屈首銅壘。乎木。天主人何人也。荆溪為三吳山水最佳處。何必蓬廬。靈歌夫。腹即負。腹即負。弟元朋不負元。順足矣。又何必擁一條水。餌清涼散也。弟既廢棄。然靈魚之

卷之四

四

贊古堂

癖老。且益篤研。且四筆。且深獨恨。僻處荒陬。如來教所欠。有心人。豈視慧牙人。彈舌耳。嗟嗟。世網可憐。誠如來教。弟人自罹之。弟之有今日。非有於今日也。荆溪靜墅。一衣帶水。元朋亦試詢之。於與人乎。生乎。皆書。書則滿載矣。古人謂居官。即木枕。亦不須作抄書。亦足流罪過。其然。豈其然乎。

答鄧虛舟觀察

台鶴何日錦旗。數日前假從寶安市。經者得足下。駟馬橋狀。形蓋金魚。雍容甚都。然猶水悉建牙何地。趣

樂何日第云方有事於土木羅浮秋色得無遺絲華
而枳丹數乎弟日來病與年爭勝志更與病爭勝抱
憂展舞即動四體本來慈柔尚未磨捐極欲短一
言以抒懷賢狗知之應第貴人豈行呼諾滿前歌鐘
滿後田聖牧唱不宜旅陳耳倘餘霞散綺不以幽谷
枯巖而責及之則精光未鏤五步之內尚能令前茅
日遙也衡岳佳誌想已盛行饒服枯非一日矣小
同一幅粗楚二柄街頭蓮花落也近況如此差亦不
忍故令兒侄輩書上

復劉冲情 時以開世狂言見示

僕嘗謂今人百病皆有惟狂病獨無何以故未見大
而思避焚未見水而思避溺誰其能狂藉今舉世而
皆狂也當於何有又安所爭王伯安曰破山賊易破
心賊難僕亦曰破衆人之黨易破自身之黨難何以
故而也心也口也足也皆自己一身也今人而一黨
心又一黨心與面爭矣口一黨足又一黨足與口爭
矣一膜之內轉瞬變之而欲人之下黨乎而欲人之
不爭乎故僕又嘗謂君子不黨今人亦不黨君子不

有主事地
其地無主
其地無主

爭今人亦不爭今人無真君子亦無真小人何以故
面如心心如口口如足足復如而彼此角立向背臆
分可暫可久可生可殺其爭乃決而其黨乃成若今
日烏合明日散散今日倒戈明日遇賊今日為君子
明日為小人今日為小人明日復為君子名之曰黨
寬矣名之曰爭又寬矣名之曰真小人則寬之寬矣
故今人特患其不能黨又患其不能爭直須一劑大
承氣湯乃為因病發藥若足下之平和散僕恐其因
藥而發病也

示見輩

卷之四 六 觀古堂

余嘗謂古今奇玩皆有神物護持收藏賞鑒皆人間
清福第一等事獲享清福能有幾人以二百金宋版
之史記易馴鴉一雙百餘金名畫之鼎博歌樓一笑
者此皆前賢之哲嗣而後俊之趨材也彼豈不知清
福者亦自不能享耳况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大不
之赴市曹大將軍之貪萬里非上河陽哥審臍為之
崇乎語曰多藏厚亡又曰慢藏誨盜嗜古者念之能
不慨然嗟嗟此等清福惟風塵外人乃能享之舉一

子瞻書六
一居士第
僕曰乃得
物俱不得
已而交形
於天地之
間其能
有之今居
士自謂六
一居士第
一足其身
均與五物
知其一物
也物有之
也居士與
物均焉不

能得其理
能得其理
能得其理
能得其理
能得其理
能得其理
能得其理
能得其理
能得其理
能得其理

宋或謂中
大能有不
能詩者延
有詩為元
可謂詩不
可謂詩不
可謂詩不
可謂詩不
可謂詩不
可謂詩不

生之心力羅四出之奇珍重貨而厚售巧取而計奪
抵為厚亡諱盜之弊而已蘇子瞻有云書商奇玩年
來玩之不啻如糞土此有激之言則公謹嘗為雲煙
過墨錄後人謂其能空諸愛戀食着之想乎今緝紳
逢獲之來有畢一生而過墨無半點之雲煙者抑亦
神物之所忌乎余藏書畫處以雲煙過眼名凡我子
孫能令雲煙常在阿堵間不至如蘇子瞻身世之感
以前人所寶愛者為糞土則清福家傳一日當十日
也

與區叔永

宋大觀初蔡京欲盛行王安石新經故詩賦之禁甚
厲時宰相何正獻公執中遂以御史李彥章之疏追
奪杜甫李白二公官職而力詆秦觀黃庭堅輩以戒
天下之為詩賦者余每拊掌此大曉事宰相真四公
之友也居常嘆恨李杜二公皆我輩而孔中人止多
拾遺俱奉官職耳當其身何不蚤自免去成就一個
詩人而身後始幸見奪嗟亦晚矣夫詩天地所秘惜
鬼神所護持今人所為耗盡一生精力終身不可必

諸士庶皆
辭賦者故
一百與千
古笑柄

可為今人
作詩之戒

元前先生
諸君先生
微與金林
頗有別有

得者一得之則三旌不足為貴萬鍾不足為富壯哉
杜李二公身前則占斷一時身後則占斷萬世今它
人不得少有觀銀牌於其間此何等生活尚欲以
拾遺供奉橫附二公養疣乎余故不能詩兒輩數人
粗好絃筆往往欲起而為詩余每獨立輒呵貨之汝
輩豈滿身是膽福力齊天平何不覓一易成就太穩
便生活微三旌取萬鍾飽身前乃橫取今人終身
不可必得者以自苦為叔永其自愛今曉事宰相故
不乏也

與張北海吏部

結鄰集
元前先生
諸君先生
微與金林
頗有別有

台臺正席清過銓管海內而陳人竟不謀便足稱賢
是古來高韻獨有憐范叔一事而王貢彈冠亦作重
轡世態矣豈過論哉奈時事不同即入山已深尚須
握粟出卜而長安竿牘不測更焉寒心且聞近來諸
公八行中俱作啞謎即所狀寒暄俱費迴環射覆封
題僅盈寸許如郭汾陽截藏之紙似非全盛文物所
宜然小心敬戒固亦不得不爾不肖弟既已北山習

王季重先生
生一子述
東為堂
金元前光
生為受其
知過而更
字樣遠前
師知之忘
師不知忘

寫自是
如此安作
耳者讀之

豈復子墨羅走京華半是空有夢馳絕無腕裁左
右兼以嘉時同遊目擊親切中心不欺者上可以告
之聖君下可以告之朋友無所不竭正不令不肖弟
知而在弟請悉以應亦無所不知大抵言者未必為
而為者不必言此天地鬼神道義數字尚留在有心
人一章間二儀之所以不接五倫之所以不缺初不
爭筆率於毛穎君也

寄吳玉符

足下之為詩此亦天下有目者之信矣而必欲徵信
於不佞之言再勸尚使麗麗駢言在排比之外別見
精能披襟驟當愧不敵使即擬據數字屬三升中客
子與公會交集急不能作兼不佞賦性鈍而且辭凡
有安作即小致孤懷亦恐其自至不爾即呼之不應
乃兄劇中彼尚未來而使者苦不能再候故且以數
行付之或知不佞之無足徵信不如其已留拙手以
待尊卷之行倘必欲命之再俟刻來攜歸足下當取
道敝里不佞與所逃於面迫也

與阮聖之先生

讀味遠
得之不致
也其海

詞家相標實謂求其人與實不愧古來所少亦絕難
工第作者以其所賞耳其戲中一段虛懸佳處每手
杜集投贈諸什中讀一人自有就中驚人語固非少
度不能耳厚先生惠高篇攝首天門長空大地等句
若此下著一選讓便有三分不識蓋要見此迷沉者
抑揚之變已盡達人點定自不求異不苟同妙句橫
溢即揚非泥令當者不顧計其所安而祇驚造境之
所速即先生後先諸名人徽徽驪境止焉無所虛左
其最下解於蘇蕭中人荷戴境之所會出虛懸
以驚人言縱徐得其所不安而亦不謂非其情也已
故但有識志而不及選讓可也

與唐君俞

小簡何以遂引珠玉早知走筆而莊用之再將足下
風調口多微詞焉然轉入令讀其詩者既自叫絕又
於引中想足下之復然而絕倒即拙簡不能摹詩之
神乃能摹人之神莊篇而戲點之漆園之妙因在寓
言什九也

與文學劉旭

韓昌黎筆爲形寒骨說用天地大江等語往以爲文人但取同章混茫耳今把兄手書蕭幅新文數十篇快躍不可名更欲學作韓語了無佳狀乃悟古人平處困意有所極翻恨吾足下與此公蕭條其代無能品目之也弟與足下居比鄰有耳早於目即微宜生言已久往矣蒙宜生言即微想書若文已意中現一旭矣蒙書若文復自貌不肯弟平生好青占星望氣乍得果當其人此下更能下一語自驗於君前

韓昌黎

韓昌黎

與微君秦京

維時有秦京足下厥係匪細近代少真山人遂多假詩人假詩人報拾餘人口汗遊諸君門人既在門詩便入市詩既入市人逾不在山此其詩品人品固無足論今卽高之頌京老真自有詩真自有山屏跡女陽村煙數十里外那君欲有閒暇過其處非是則不得見焉然此詩家自了詩人自了人如禪家自了漢耳不依履吉所奉京老者不在是

與阮太冲

昌黎先生
手書爲此
標真如此

人之所見類不能同若世趨之所去就見不同者鮮矣於此有人超世獨立而自矢不爲流俗見者見之亦如見所常見之人果猶未免爲鄉人也以足下之學博而精才捷而正論辯而當而謂世無能好之者此宜不可信卽足下之人矜檢多風恢拓多度而又觸機警絕別眉指掌此的的是盤錯之用而謂世盡妒之者亦不信乃文章之事今後世自分明無疑而獨疑足下之世莫能用此卽不宜妄薄一世入謂其向不解妒要其有立者可知也足下方且振衣千仞

韓昌黎

韓昌黎

而角觝中人乃操衡轡而程其復嗟失浮雲之事不爲遺指爐滅卽里左右一時濟濟與論致與身後恐未有計而頭上此老被世趨外一格蓋乃公於今後世分明無疑之途蓋其所予在此不在彼明矣向來所以妄薄一世入尚不解妒者謂其只以今人望今人不設以身作後人追今人諒作後人追今人肯當而錯過古人復世之今人而讓此無限遺賞與後人與此履吉所以得當足下有親兄賜子雲之感重言嗟嘆不足爲喻又不止於自矜矜流俗鄉人而已也

與昌伯舉

前晚出東郭。坐雨中一夜。曉瘳挾一形家。蓋姑孰北界諸山。達於大江。尋支龍而南。從土人得岡。樹小徑。時雨歇。木溜長松根下。都成。劉道行人草。屬其蹤跡。踏。洞中。木石子。其聲淙淙。有韻。追想自來。道里中諸山。此境未有。枕至疾行。南條界盡。西山之日已沒。半規。幸月出。復乘夜返。以雞鳴入城。合計一夜。凡百五十里矣。就枕一覺。正有餘倦。而見贈佳篇。題至。目先生行天下。聞名人多矣。乃于姑孰。偏好。弟。而又好其最偏者。讀至。雕龍補虎。置勿。敢道尤憐根性。絕偏。顧何。屢言不覺失笑。不審成得何偏。而云然邪。雖然。老于此處。作相法。不謂之千古知言。不可。凡摩老詩行後世。今以摩龍補虎相推人。未必信。但說其人。之偏。則斷無不信者。計此詩之工。翻以誣偏。得傳而所誣之人。亦藉以傳其偏。則弟之行。后世必矣。滿竟諸篇。服既起發。漸亦鼓傳。展轉行吟。天風和而旭景生。又不知與昨行。松根洞道中。仲季所得。孰為多也。

陳子壯 集生 秋 游 廣 東 兩 海 人

與歐嘉可

以吾嘉可而尚淹郭書。無乃不及格之病。抑遇殉法之病歟。文體一解不如一解。難之為惟僻死。蓋者今改而尚早。淺庸腐。此法必不能久。然此時與嘉可論文。何異對管氏三戰三北之日。而或與談兵法。有掩耳而走耳。廣州輕薄成羣。不知何地可置嘉可。若游大人以成名。索條偏之一。飽賢者。不有以自虎耶。即畫地穿研。亦有以大拙為巧者。其誰能代。盤飧之告。我。云。嘉。矣。念。清。書。黃。字。風。景。可。知。誰。制。偉。一。金。遠。致此意。合弟少年高才。能文章。犯昔賢三不幸之處。以師友代父兄。含嘉可。謹望焉。

與黃逢永

仔來開玉體日勝。且發手箋云。罷却殊草草。煩憫。善。授。此。治。身。大。藥。也。人。至。不。好。名。公。等。將。何。施。此。治。世。大。藥。也。吾。嘗。幸。漢。賈。誼。唐。劉。蕡。之。不。遇。也。使。其。當。軸。其。所。對。乘。未。必。能。以。傳。故。二。千。者。以。不。遇。遇。者。抱。大。藥。於。海。濱。不。轉。令。人。思。二。千。乎。弟。問。之。事。醫。者。非。病。病。者。非。醫。然。自。不。容。袖。手。而。傍。觀。耳。

東張涵月

識得此意則雞犬桑蓬者即與生老病死時至即行識不得此意則郭令公屋中書二十四考廣成子住空同萬八千年均是歸重公幸耳與長者期不至此子可改否

釋函是天然和尚廣東番禺人本姓曾及百考康升復錄

復李田叔居士

貪嗔癡自公有之亦可自公無之所謂無者譬之四支斷不復用之方為真實非可得其既滅而謂求之

藏解師

了不可得何難復起乎昔有俗士問天堂地獄於智藏解師藏曰有士曰曾問復山和尚云無而師獨

曰有何也藏曰居士有妻乎曰有復山和尚有妻千曰無之藏曰他道無即得今公若果求起處不可得

則當不復有矣若在有中而謂其無只恐掩耳盜鈴

他日瞞黑面居士不得耳

屈大均字大翁山廣東番禺人

與龔采文

幕府多暇出尋武靈武安戰陳之遺跡恨乎生學占

論詩之王

兵法不得當此黃沙白草一展所長徒飲酒賦詩以送歲月致乎秋之下以詞人目我豈不傷哉不如足下閉門灌蔬為於陵仲子之所為猶得全高士之節昔人遭時不偶則退而為高士聞足下新家清涼山曲有園半畝種名花異卉水遇堂下鳥弄林端日長無事讀書寫山水之餘高枕面已此真神仙中人矣勞勞邊塞馳聘無益已矣行將歸與足下為老圃矣林胸哲十史編述莆田人

與侯官高雲客光論詩書

前接足下書喜慰累日深幸風雅一遺猶有同心因

為足下陳古今作詩大意古今論詩者無慮數十家然未聞有得於作詩之大意也作詩之道莫備於孔

孟何待外求哉夫子言與觀羣怨通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孟子以意逆志尚論其世

之語學詩之道盡矣詩本三千刪之至三百則選詩是自夫子始也詩之出於宗廟朝覲饗燕固無論矣

然其間里巷小民女子所作得夫子存之遂可與典

謨訓誥父象侯曲並垂焉經今學士先生所與搜苦

索而威者反使世間爲可有可無之物則何也蓋學士先生所求者不過於體製格調音響而不得聖人所以作經之意云爾得其意者卽如春秋釋士相見賦詩斷章取義足以聯好達情今輒用其詩贈送不情儻同於充餽遺篋之具而已豈不鄙哉謝安石聞怨歌謠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出席流涕半晏遇西州承生存華屋感零落歸山丘此二事千載聞之猶爲感動今人遇此作述懷述感未必能動人如是無他不得其意而求之於體製風調音響故也

不奉主時

劉古遠

前代詩過於宋元嘉隆之際歷下振開元大曆之律蓋屬既啓沿襲成風正以其好爲比同使人厭棄反不如晚唐之才情逸致爲可喜也公安竟度相繼起而攻之各相左袒遞爲雄長蓋前代事之不可爲也成於門戶而詩之不可爲也亦肇於門戶矣至于近日識吾閩之詩者又豈知吾閩者哉

王宣元佐福建晉江人

與黃蓮峰文選書

先生仕而處至劇探萬卷積千篇屹屹猶未已雖然

使先生以嗜學劬書不已之心待天下之賢而其心之不忘不已殆有甚焉則天下豈復有遺才哉

常讀昌黎上宰相書輒歷薄之一目讀程子與韓公

范公泛舟有屬吏調韓公求薦舉公不悅程子曰公

爲州太守不能求人願使人求君也乎韓公無以語

韓且悔久之使今之內外百執事皆以程子之心待

天下之賢亦能如韓公之勉且悔則雖上書如昌黎

猶當尊榮推挽之而況於道遠高峻如陳公甫陳荆

失胡居仁陳茂烈輩顧不能識其人聽其老死于山

林不用耶此事自李文達彭從吾諸老沒後都無人

主督俗吏腐儒恣意橫流在今日會當有任其責者

先生仕而知學學而知道者也其何以辭爲

趙世顯仁伯福建同縣人

致友人宜興酒注于

昨擬以義興酒注相遺也注忽見夢曰吾事公久而

且昵茲去公而他公能無時時念我且時時來盼

我乎弟宋吾必爲公傾倒矣子應之曰新主人坐客

常滿子往矣子將而子時時也願子日與青州從事

一切得大幻錄皆可之一卷附

進我于河朔之關。子終不吐棄。子注唯唯。今特命長
鬚進之左右。惟左右所指揮之。傾注之幸甚。

與酒徒陳天亮

酒徒得智所矣翁子守天台舉天台之酒以醉一陳
生何求不得但恐漏明重鰓忘天吾兄重鰓忘故人
耳陳生醉後亦能賦新句乎幸以教我台州儒寄天
台竹杖至吾後來觀赤城霞

釋元賢 永覺禪師福建建寧人朱大儒蔡西山後
跋山癡言 跋山癡錄

與人

今人見諸佛便作奇特想於自己便作下劣想不知諸佛只是本分的凡夫凡夫只是不末分的諸佛分內珍寶掉頭不顧分外觀苦甘自承當裏哉

又

旌旗蔽空尸骸遍地此吾之悲也非吾之發也白刃
交躬體刑弗繼此吾之窮也非吾之憂也所憂者魔
鬼入室禍起蕭牆將來之事有大不可言者在耳昔
鬼向佛誓曰我今不奈你何待末法入你門著你衣

契你便稱你弟子以壞佛法佛曰汝壞但自壞吾法不壞也今日自壞之狀靡所不有雖曰法不可壞而法門破矣化儀滅矣雖佛亦且奈之何哉

又

理味深至
不得讀切
得法者處

博山來禪師謂余集生日宗門中事貴在心髓相符不在門庭相紹若實得其人則見知聞知先後一接絕而非絕若不得其人則乳添水而味薄烏三焉而成焉存豈真存故我意寧不得人勿後非器不得人者嗣雖絕而道真自無傷于大法授非器者嗣壞存而道傷反自破其先宗有智之士當知所擇愚按博山之言若此可謂真實爲大法者也今其嗣想少而世循仰之如麟如鳳視近日之妄授非人反辱先宗者又奚啻霄壤哉

答新城江孝廉

疑之之念因爲覺體之障有志者因其勢而善用之則反可假之以爲破障之術故求悟者必貴疑夫人心之機不疑結必不能開豁如隆冬閉塞實據泰元若氣泄而不完則其發生也必無力故貴疑者貴其

疑。財。聚。結。也。法。界。之。源。不。深。研。必。不。能。透。到。如。雪。夜
孤。軍。深。抵。秦。城。清。元。濟。於。榻。上。豈。爲。分。外。若。以。被。靡
之。卒。遊。其。外。落。望。秦。州。若。天。上。失。故。貴。疑。者。貴。其。疑
則。深。研。也。是。知。疑。爲。悟。因。悟。爲。疑。果。殆。若。暗。之。必。有
明。而。吸。之。必。有。呼。失。至。於。疑。而。悟。則。悟。且。不。存。疑。於
何。有。正。足。下。所。謂。忘。之。則。一。者。是。也。豈。更。憂。其。將。忌
作。藥。哉。

計 東 南 草 江 南 吳 江 人

與同年錢湘靈書

昨足下稱某鉅公好士。但不當以某人與邑子某並
致傾倒之意。恐失天下士心。甚善甚善。僕向客中州
亦遇某公相待頗厚。而僕意快快。不久辭去者。觀其
厚。與僕中一老信無異。僕耻與爲並。且以某公衡
墨。非真知士輕重者也。恒宜武在江左。氣勢塞天地
暴下一豪虎耳。與伏洞同被寵遇。每呼袁伏。袁以爲
至。辱韓淮陰。能愧出屠中少年袴下。而鬱鬱孤與會
等。伍夫絳灌功名在當日。亦頗著矣。然與淮陰同爲
列侯。共朝謁。則淮陰必不甘。豈絳灌反不及屠中少

平陽府志
卷之四
文

年乎。高下在心。自有然點不能平者。固未可爲不知
已者。道也。悲夫。然士既以不能自立。降志俟人。亦何
所不可忍。者。衰伏。同呼。曹等。爲伍。亦安之。若命而已
我。是以思楚狂陸通。彈之不可及也。

又

昨與足下論交。謂貴盛之交。易隙。而窮愁之交。易驩
信然。乃足下噴噴魏其侯。灌仲孺相從于死一事。謂
丈夫意氣。不當爾爾。昨伏遇而忌之。足下言過失。夫
當日殺魏其侯者。灌仲孺也。灌卽族滅。不足以報魏
其。而足下以仲孺爲有意氣乎。兩人既皆夫勢家居
魏。能默然不自得。相與結驩。如父子足矣。灌既賢于
引去之。諸客矣。灌仲孺自許男子。何苦以趙丞相爲
重。且以丞相之過。魏其侯爲重。使侯之夫。歸市牛酒
灌。掃以待丞相也。丞相卽不來。亦何足輕重。何苦再
遇丞相。必貴其一。過飲酒。極驩。以重魏其夫。田實之
際。自田實之。欲交驩。始也。由是觀之。灌仲孺乃一庸
妄人耳。以是爲意氣。我恐足下未審於窮愁之失。卽
未知君子之交。失禮曰。君子淡以成。使仲孺當日不

新望承相熱則可謂能淡矣兩人雖極福無害也

真門人吳朗書

莊子身爲子之友最驛也莊子平生之交蓋少也惠子沒莊子乃覽讀者欲以不死其友也故於內篇第一篇兩舉惠子謂莊子結之於第五篇亦然其條或叙惠子爲相而已往見之或敘同遊于鰲梁之上或叙已妻死而惠子弔之責其不哭或叙惠子死而己妻已死凡已所與同游論辨之人惠子於無幾人焉其卒焉則雖惠子之曾道其驛而言不中凡由叙惠子怪說之說數百言不休且以惜子悲夫三嘆惠子以終三十三篇之意若今人不得其解者必以莊子毀其好友爲負友矣嗚呼豈知莊子惠子者哉夫盛稱其友至溢其實使不信於天下不傳於後世此庸人之所爲非所謂于哭者也足下明于此義則可以讀爾師之鈍翁類纂與說鈴矣

答汪鈍翁書

承教以東文字中不宜輕有感思之語如顧天石詩序云者且曰丈夫不宜輕受人恩甚矣先生欲于

書法俱有大家風範

之切而愛子之深也顧東之爲此亦自有說律仲車宋所稱節孝先生也盛稱華州崔太守之愚天考其受恩之實亦平耳但云崔公能使子身不勞而親有以養也其言亦深可悲矣雖然不身歷其境又烏知其言之悲乎使子今日亦若有華州崔太守者在矣一二百里之內憐而客之使歲有所貯以養我母不致勞我生以奔走衣食逐逐于寒暑之時水陸之道讀書勵志以長食賤怡然自足豈非夫恩哉齊北郭驛結不同猶滿筆以養母不給見晏子乞所以養者晏子與之食果附金及晏子見疑于君出奔北郭子謂其友曰我聞之養及吾親者身亢其難卒以死白晏子而歸之范文正公在睢州孫明復廢上謁范公厭之語曰少年何不勤於學而好游若此對曰歲老家貧若月得錢十貫養母卽不出矣范公爲補教授弟子春秋使得廩餼如所須之數遂不復見後十餘年聞泰山有孫先生經明行修有司薦于朝則前睢州上謁少年也嗟乎彼北郭子徐仲車孫明復三人者非天下豪傑哉猶以親之故受人之恩況于

東 黃夫受恩不報非夫也不幸若北郭氏之報晏子可哀也已卽幸而若餘節孝孫明彼不至以一死報崔公范公然必若徐之篤行孫之力學始爲不負知已然則報恩誠不易而受恩良難先生之言其信然也然小人有母未知所以爲養今有如晏子崔公范公其人者乎東 感之報之當不後於所稱三人者矣

行乎其所以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以不得不止子瞻自述其爲文之集亦僅舉其半耳於方騁筆汪洋恣肆之時而忽焉沈然以止人莫測其何以止於意諱俱盡山窮水竭之際而忽焉波瀾忽生曲折層疊使人踴聘莫知其行止變化之妙乃爲文章之至樂耳若不得不行而行不得不止而止則是我之行止居有所賴之者更何樂耶今之自命爲知文者此古法而不知歸藉子瞻語爲口實子故爲足下辨之

文人無事
書無定事
常無定事
以爲事
如是思以
爲事

其王古文
以其不從
也

之日汝不見汝里中之富家翁乎教自盡於財儉於家未嘗妨於世擢于人也而人必謂之一歲之中必屢傳其不祥之事及按其貨無有也亦獨何心哉夫富于文章富于學問富于金錢等耳有多獲者必少取者矣多少相權多者必見妒于少人之情也豈特人也天亦然汝不見文章九命乎我獨怪天既以文章學問之權假然委之閭出一二人使多取焉復從而妒之厄之有遠不如唐王兩先生之遭逢者天又何心也足下善言天其教我無吝

與宋牧仲

甲申三月初都門一別三年矣私念天下之大人才之衆求丰采言論可敬愛才略兼文武可將相彷彿嚴鄭公李賀輩當今如宋于牧仲者東目中實未多見也而布衣失職坎壈無聊之士忍屈好奇計勃勃有飛揚之氣能上下于古人物事會得失成敗之數及經世救時之大略若古王猛馬周輩者天下之大如東比者亦不多數人非東莫知宋于非宋于莫知東顧可使兩人三年不相見聞傳言而自疑也

子爲事
由是是

東今者以叫關事留都門倘事無可爲將舍而南游浙大江叩門於宋子通計席阜亭前矣大帝祠下將必有計千卑嘯之聲與江澎湃聲相上下矣足下見此書從幸蚤寄報章人京囑令弟中書君相示東再拜

與陶菴

前歲春間在都門有莫東某氏者作正錢錄攻摘虛山老人吹毛索瘢不遺餘力東徐語客曰僕自山來未曾遊泰山登日觀峰神志方悚慄忽教小童甚驚

卷之四

七

蘇古堂

下山且四十里不可忍乃潛溺於峰之側恐得重罪然竟無恙何也山至大且高人稱焉者衆泰山不知也客躍起大罵然昨聞吳梅村先生與稱東言是也敢以質之先生

錢陸燦 湘臺江南常熟人

與吳介茲

弟連日病瘥諸子環側體血模糊乎提擲還惟大夫句竟不愈自誦弟詩數首便夢寐鬼疑躍僵仆抹首頓脚而去因思李白已嘲杜老飯顆此必其族種李

赤者素姑神處。趣吳多年。今方出頭。弟突達其所。怒故。戮斯行耳。而不知者。遂謂弟詩與杜老爭黃池之長。於病癯則吾豈敢。

各同年計甫草

投金清上。衡素犯雪。展磨鏡之誠。古人之誼也。接來教似不能不為旅人袍絮。涼涼窮隻慮者。弟因思古者井田而外。另有士田。可考則居有食也。出則必有師。從師遊者。即從師食。史記謂孔子養弟子三千人。固不足信。然弟子從孔子出遊歷國。其勢不齋糧而食。孔子之食。孔子何所取之。取之列國之餽遺也。故晏嬰諫齊景公勿則孔子曰。游說巧貨不可以為國。是其誼也。當是時。士居有士田。而出則非從師則仕耳。士而仕在下。多仕於諸侯之國。諸侯之國不能盡收之。則又故而仕於列國之大夫。今弟與足下居既無田而出。又不仕。將從游以求食耶。則足下方有瀨水之痛。而弟之心喪者。又數年於茲矣。昌黎與李習之書曰。孔子稱顏回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為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

此疾痛時
父母之義
也亦古人
所貴也
殊有優待
乎人而已

引據偽真

讀書要此
增服非為
後人便說

而樂也。豈不易能若弟無所依歸。無所取資。則餓而死。不亦難乎。夫昌黎之在當時。其汲汲於圖其窮也。固然。然稱有陸宣公為之師。又有張建封裴晉公諸賢為之知。已卒能不死於窮。餓而卓然成一家之言。若弟與足下。從何望乎。復何歸乎。事之所無。可如何者。皆不足復道也。惟請以俟之而已。幸自愛。勿多談。

與鄧生

聞方為令子開筆。覓師大不易。此事與宗師教人。參相相反。教人務禪先須盡斷果。悟門如銀牆鐵壁。令渠自尋出路。若教子弟第一要開導。他悟門眼中金屑亦不可。若况瓦石。子今之俗學坊刻。瓦石也。足下其慎擇之。

又

詩歸乃僕二十年前閱本。足下既欲閱之。前案頭可也。但景陵二公批繆甚多。今略舉一二。以資隅反。古詩如口生垢。口成口。一詩數口字。乃古方空同蓋缺文也。今誤作口年。解近見則榛園先生辨之矣。許山箕山歌。謂子欽明。鍾云欽字下加一明字。即敬字上。

加一聽字也此教明字出尚書第一行不知也魏
武短歌行沉吟至今下有呦呦鹿鳴四句今欲刪之
六續反斷美謝靈運美人竟不來等句評曰無數肩
氣則毛詩離騷止可閨房提唱矣六憶詩憶食時是
憶美人食時故下文云臨盤動客色今婦作食服時
憶美人何啻天淵矣君不見行路難之體如是以套
拈之矣劉瓛左右新婚詩曉眉參意書俗本誤刻作
臺字評云三意書居然聰明人後學承謬矣人至有
賦三意肩詩者老杜公孫劍器行渾脫者劍器之名
也今以渾反劉渾頓性六字連讀矣凡此杜撰劇可
噴飯其他如當爐出明月二八照花新當爐十五晚
留賓古本止此矣今忽增回睇百萬橫自障一句薛
能長安道詩刻許昌集今改作此路去而千本題上
先加圈批其不深思精致疑悞後學未易纖指要須
得古詩唐詩舊本較譬之乃可讀也

與吳岱觀

猶憶丁丑年春，寒以訪舊至湖上。君家兄弟讀書靈隱山中之澗堂，遺蒼頭導導入山，薄暮叩扉，月光已

信手書來
都有道致

狀林端。君家兄弟，篝燈吟哦，輟筆墨，晏然而迎，相與披衣一美。沽酒，人出，踉蹌入，呼鬪橋上。虎推憲，脈之。三孔處跳躍，已作咆哮勢。兩老虎踴躍不動，毛髮森矗，目光如火，炬有戒心焉。吹燈拒扉，裹衣而歸。夜半聞嘯聲，小使阿吉，驚墜枕頭下。次日與君家兄弟步踏虎跡上，輒光題姓字。年月在竹上，事如昨日耳。辛丑初夏，再過湖上，再至靈隱，再訪鬪堂，已傾欹，但餘壁落一僧，鑲柱門面，脫微曠，時君家反鬪，筆硯處及于臥榻，驚墜柱頭處，皆茫無所向。旅葛旅葵，蒼涼一壑，汝目汝面，如在我眼旁。三嘆而出，坐鬪橋上，戲語同行孔虎，想已老，老虎想已死，橋之上下無一跡。吾兄仕宦春中，蒼浮飄泊，廣陵余獨來，履葉們石，悵悵然惘惘然，如尋失落物，事上船，光竹已見，故十世孫，卽有錯字，皆他人姓字。年月無我，分當時阿吉，綠髮鬚，安覆額兒也。面葬黃壤已二十餘年矣。人世聚散，便如春夢之瞥然。無燈下戲場子弟，又在他家，搬演別齣去。波斯匿王追記三歲時，調香婆天，經過恒河，本六十年間，水流如故，不能不自傷髮白面。

本集詩
卷之四
之項成傳

本集詩
卷之四
之項成傳

多不置出句對句則無古詩之律矣蓋于七五絕句
首首數行不一二置出句對句則并無律詩之律矣
此說詩必講律也然有本焉黃山谷學杜所謂江西
詩派者也其甥洪駒父徐師川間詩于山谷山谷答
駒父曰見詩嘆息爾日不謂便能入律如此然望甥
不以今所能者驕稱人老杜作詩無一字無來處文
章最為儒者末事然既事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尤
當用老杜句法若有鼻孔老便知是好詩也其答師
川曰讀書須一自二字自來已事方見古人用心處

受運卷云上監生詩詞氣甚壯筆力絕不類年少書
生意其行已讀書皆當老成解事又云老舅年衰才
劣不足學師川有日新之功當於古人中求之耳山
谷之教其甥如此知山谷之所謂入律者所謂曲折
者所謂老杜句法者所謂讀書已事者所謂學古人
而日新者詩之關係盡此矣雖然豈惟詩文哉吾獨
更進思之

示兒

作文之法有題句在此而題意在彼者趙簡子謂諸

子曰吾藏寶符于常山先得者寶之諸子聽之無所
得卜子母邱曰得之矣簡子曰來之母邱曰常山上
臨代代可取也無母邱之智則求符于常山而已矣
雖然義有兩登如鴻門之劍項莊欲取之項伯欲藏
之蓋乃俱在沛公也隱隱躍躍乃見機籌之妙

又

善射者愈射則箭塚愈大善奕者愈奕則碁局愈小
千文亦云

安致遠
簡子山東書先人

與蔡漫夫

人常謂天寶二十年離亂祗成得杜老一部詩集自
丙子以來十餘年中將偌大一個乾坤反覆播弄幾
番整頓始有今日不知尚有少陵野老睥睨其旁否
有其時無其才亦是天地一大缺陷

結集卷之四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集卷之五

周在皋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廷龍客

萬時華 茂先江西南昌人

與李小有

貨酒藥者提得之貨與弄者非千金不享知造物位

置仁兄不淺

陳際泰 大士江西南昌人

與李小有

與李小有

近日爲序文所苦日二三首甚念台屬會當了此然

序名士之文正爾太矜夫文豈矜之所得而工者哉

矜不得工而過以自難此種貨話小有先生聽之當

不河漢也

羅萬謙 文止江西南昌人

與友人

過貴州輒蒙相知款曲而去歲顛連之中感此爲

尤深然自甲戌之別至昨不過四載而地方榮悴頓

地氣未通
先惠之
見思之
南文太
遠亦是天
地一氣
處者可以
悟矣

殊豈當貴繁麗所以用地氣者已太過抑一時名士
如林山川轉換之意更迷一局乎台兄光景頗似不
同前而載體高悅不改其嗣遂殆山川相之矣至近
作疎密有致而別着手眼處針線全自學問中來則
地氣不能轉換台兄但台兄爲地氣討一轉換耳
章世純 大力江西南昌人

示人

我求富人能富之又能貧之我慕貴人能貴之又
能賤之則人之二權俱得矣我必于貧者人不能富之

也又非能貧之也我必于賤者人不能貴之也又非

能賤之也則人之一權亦亡矣故不慕所無有則人

失其所以相標此自立權之道

又

宗老有言再世皆弱其家必絕其氣之近盡也

又

教兄而可以及弟後者常聽于先父教子弟而以及

奴僕下者常聽于上矣

又

人言行
道也

言也者。身之賜也。行也者。身之陸也。便善陸便惡。故雖有汗漫險邪之人。未嘗不稱說道德也。行以爲已。又未嘗不安從僻違也。

又

體骨難實。我知其座。閉目冥坐。卽如無身。清夜通羣。舉體皆微。以此言之。其中空也。

又

中庸之士。載之高勢。則賢先見處之。汗下則不肯先見。品固有以勢高下者矣。

又

天以功名富貴福人。不若其以性情福人。也。性薄情淡者。嗜欲希少。則受享之地博矣。故性之福物。萬物皆在有餘之地。

又

制是器者。常爲是器之神。故知精神之久。

又

五星相及。遇其所好。則行運氣有以相留也。當其所惡。則行運氣有以相驅也。故畏惡之情大矣。微五于

人慎此
中基微

所以未天

已福不足
人念之

草木高至于日星。

又

立事而不放設術而不應。是福德不優身之鬼神不足也。聖者亦以已福愈人矣。

又

婦人有奇名。卽不必與夫以吉矣。善在平常。福在靜事。

又

物特險阻。以自全人之險阻。乃在其腹。使無是者。以

自藏。盡見之勢。則必制于人矣。

艾南英。千江西東鄉人。天備子集。

初答臨川張侯書。

此書後
人同家
持論一
則何傷一
篇辭也

別老父母後。從吳甫令君接台論。卽欲作報章。而未得轉致。別論於地主。故遲遲未復。比許達台。嘴方疑削臚上陳。而地主已捐俸相贈。因束裝放棹。於歸塗便奏也。本應躬叩。綠榮行已過。人事匆促。而不自弟亦尚有文債未畢。速旋虎丘。畢之計。擬謁必藉十月。又度不一月。當謁賀治所。日前班荆。酸話不必縷綴。

老老不經
人知此

人事處何
等古禮

也。老父母文章經術。照映江左。曩時屏收。不肯於聲氣之末。今又得仰庇隣封。方此之時。交游朋舊。莫不誦道德。進聲譽於前。而不肯獨由古人之義。每進見及退而語人。必不以諛而以規。以勸。蓋知老父母為聖賢。為豪傑。則必以聖賢豪傑仰持老父母耳。不肯前對謝衆者。曰。張受先不患不廉。不患不勇。所欲更益之者。有三言。曰。釋受游慎舉動。却名譽而已。今老父母且蒞事矣。不肯所進。仍如是也。夫臨川之政。尚未見於施行。而太倉之民。家戶戶覩操此為券。不肯知臨川之政。不肯未敢預言。而太倉之政。則不肯願更增焉。夫古之聖賢。莫不廉以持已。勇於任事。然亦有廉於持已。勇於任事。而不至於聖賢者。何也。知人之明。事先之哲。不如聖賢耳。蓋不肯之鄉。有鄒南畢先生。以直諫清節聞天下。居鄉受訟。必偵其不平者。諍之。有司然而門生食客。山人星相。族子役僕。時從其中。上下其手。先生勢不能不寄耳目焉。有司而從而實應。且惜矣。故南畢先生之謗不少。及今捐館。以宮保總憲而家業不滿千金。然從南畢先生之

雖不備情
一語而文
事自古今
非定其人
偏勝此真
本事也

聖賢之政
聖賢之政
聖賢之政
聖賢之政
聖賢之政

心跡。明不肯之鄉。先時又有縣近溪先生者。篤交游明理學。門生有一長喜見於色。其講學子弟有緩急千里來叩。必以其身任之。或諍之撫按。或諍之他省撫按。然終不免以熱腸受謗。又終不免以廣交受欺。至先生捐館。家貧不能具棺。而後近溪先生之心跡明。夫兩先生者。可謂廉於持已。勇於任事矣。而不能至於聖賢。知人之明。事先之哲。不如聖賢也。今日太倉之政。老父母已中分太倉州尊之權。而謳歌訟獄者。歸焉得無有寄耳目於人。如不肯所慮者乎。推而之於臨川。亦如是也。不肯於臨川之政。未及早知而先舉太倉之政。以台焉者。如此。雖然。願老父母守之以恕。今日老父母為鄉紳。則上侵太倉州尊之權。老父母為臨川。若有欲為老父母所為者。則將任之乎。禁之乎。彼亦言之有故。持之成理。任之則不可禁之。則不恕。然後知聖賢於學問之際。兢兢于難言之矣。不肯行矣。不叩潭府。既恐以口腹混台。嚴又恐以私進語言貴治部中。綽紳豪右。以中傷疑。不肯想懸解此意也。虎丘尚有旬日。即入武林。當與台旌相後

先也

楊以任 蘇傳謝魯江西瑞全人

荅程望尼

正思與台兄商今古之業而導爾適至吾業可成矣
端簡諸公學同經濟張世無兩但其中一二大事復
與所見所聞不同蓋談一人著述便足移人性情隨
人脚跟終無獨見如身在甕中跳跟不出須另換一
副精神另出一番手眼方得耳目一新識見亦長所
以讀書莫妙於能取尤莫妙於能舍也門下其讀書
人故以此相質見受昭并以藉之

孔大德 星小江西金鄉人

與桂宜李

胡仲醇昨托家明允兄持書易松大是韻事弟受易
亦韻事也然不無點然者以弟山居離索每讀書之
餘有一二快意及古今種種不平事輒以此老問之
此老不答亦不嘆然潔清秀挺之氣拂拂撩人使人
欣竦奔會今別去弟失此良友矣義當呼小奚揀月
下花徑出桑落酒與此老為平原十日之飲然後以

安車蒲輪送之仲醇氏未晚也言之何如

傅占衡 平叔江西臨川人

與陳少游

作文不足誇千古霧縠使讀者眼光一閃何足詫榮
筆端

曾 晚 庭園陝西卑夏縣江西卑都人

荅李肥瞻香

蒙教誨賜人謂晚不近人情然晚之不近人情豈猶
失人之近人情者哉天下之人軟弱情熟奔老於家

子瞻以詩
文為家
宿業當代
尚然況當
今乎則晚
雖亦非晚
者哉
見者
極度絕倫
之不同於
以成名於
世則不晚
也
其老而
之與一輩
人也人品

愛曲以鳴其是主人之所非者委曲以鳴其非天下
之人以為如此而後近乎人情也晚以為必如此而
近人情必不如此而非近人情者也記晚髮
從先大人遊於吳與天如受先維斗諸先生先後抗
行其時金沙諸子謂艾東鄉不近人情欲得厚章之
鄉之人而攻豫章謂此事非曾子不可舉而謀之於
晚晚頓首謝曰千子即可攻非晚之可攻也小子晚
與千子有同里之誼其近情與不近情雖晚不獲深

知悉觀其於程朱訓詁之旨固自有得方今天子門
 戶有禁立社有禁晚初納交天下士諸先生無我謀
 也遂別去當時有怪余不近人情者至今三十年以
 久矣母怪乎今之人謂晚之不近人情也顧嘗語人
 曰晚口吃吃似鄧士載性中急似王藍田輕詆似謝
 靈運納諫似王處仲放直似張徐州要皆合於古人
 不與今人合也晚謂晚之不近人情何其似如
 我也晚行矣終不敢以不近人情而不復言者以
 他諸楚仕之後得毋歎於學乎歐陽永叔得韓文於
 為師魯亦舉進士後晚乃謂今之視詩文者如瓦
 釜然今之視能詩文者又不啻如僧父處此言出之
 市井則可出之晚則大不可也晚早後一第以
 富強之年肆其力於詩文抑何所不至而終日變動
 不自愛惜居不安而食不飽而徒以不近人情之言
 塞晚之口垂天下之望晚甚為晚惜也他日之人
 以晚為不好學而又以晚與曾子交遊久曾無
 一言以好學進天下後世之視晚為何如而視晚
 又何如也

答吳四書

丁向垣舉子文僕再四反命不敢為足下以向垣之
 意程之謂他人之言不足以垂後世子何可使塞下
 事不傳也語絕可聽至於再三僕不特已而為之里
 人既繕錦帳以進向垣極口稱謝聞有指其勞者曰
 此讓君也向垣不再反顧用華林坂以宴客以簡賤
 於晚豈眾人所特而賤簡者耶接札果然歸答
 於足下閉門而詢之宜也雖然僕之為文結構起伏
 皆皆髣髴古人不肯備詞以欺天下要使天下之
 人聞其言而咨嗟感慕而後已此何足為眾人遂但
 其謂僕有譏彈之詞不宜直發其隱此尤可笑齊桓
 公謂叔牙曰何不起為寡人壽乎叔牙朱爵而進曰
 使公無忘出如昔時也使管子無忘束縛在魯也使
 甯戚無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諸
 大夫與忘夫子之言信斯肯也人臣對君亦非諛佞
 之所宜出况其下乎且向垣孝友之事最著天地鬼
 神陰陽其衷既使僕之文有以見於世苟有肝心者
 讀之涕沾袍惟恐其脫下格格不得雪白乃其所見

在此不在彼。此洵非衆人之過也。固亦其文之不至也。昔揚雄所爲經門人侯芭謂其過周易而莊周用以覆瓿。韓昌黎大奇之文。世人大怪之。小奇者小怪之。他如薛大順文有氣力。擢第爲武人作書奏軍中。傳以爲笑。僕不逮古人遠矣。何足怪哉。

答人

仲來正弟小恙後精神惘惘耳。墨目眩不能書時。甫定。求稿削方筆墨視之。乃觀察胥徒也。是其人能領新里者耶。能領民社者耶。能領國法者耶。未可知也。余雖不敢以西土之人度山東之吏。然而庶人工商之衆。雖賤而可以長年未聞刀筆筐篋之中有仁義焉。所當與日者奉嗣弟子之文。同日經之者也。若以足下之命不獲辭爲之祝曰。五福之先爲六極之先爲凶短折其壽也凶也。吏自爲之而非自天爲之也。吾無以爲若壽也。爲之祝曰。考終命而已。夫史莫富而貧吏莫康寧而憂極也。天將以福報之吏。舞文弄法而窮則六極之事皆備。天雖錫之福而吏不受也。吏不受而曰子彼好德日取士君子之文而樂

爾之其何辭於考終命乎

陳孝通 少游江西臨川人
廬山南鄉集 遺稿

與徐仲先

僕開平叔後代四六之文。偏於東京。遠開六朝。信平叔曰。不然。書足之矣。嘗讀成有一德於克綏先王之祿。永底蒸民之生等句。悟四六所從起。子乃急應曰。子言起我。且如周書除八諸諸篇外。如君牙罔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凡屬朝廷策命之文。皆近此。蓋始知諸文字。程式自有原委。而彼世詩歌以爲不當。雜樂府美辭語者。雖雅俗致辨。不得不爾。然自其初論之實。亦一物而屢遷耳。

又

從平叔造游公大南原。家平生。在焉。平叔論古今春秋家。衆訟紛紛。皆因夸大而然。則自孟子天子之事一語始。仲尼大聖。當六莠殘缺之餘。慨然整理。特取一魯史修之。何乃言天子之事。若謂誅賞予奪。擬乎大權。則細考其書。樂貶之辭。其後何有。干權召議。因其書止於魯史之舊文。求其說而不得。則又以爲以

正明允之
論使不
虛辨然
允一論
筆之奇
古所不
漢古人
文字正
得以會
通當而
聖之凡
人身分

天子之事與魯而魯周公之後也。因見其天王出居
宰盟書名王不稱大則又以爲春秋以天自處而禮
所謂羣臣稱天以誅之義也。夫行天子之事尚且招
罪以天自處益無忌憚矣。公大平生力辨平叔子不
畏諸君子在天之靈耶。予微笑不答。公大曰。少辨定
云何。勿但皮裏陽秋也。僕曰。吾將壁上觀師君有言
則違。固傳生左袒。請爲君暢道之以聖賢而修起舊
文。何其正大以匹夫而操持賞罰何其迂回。原其失
在於不知文字之褒貶。本不當與褒貶之誅賞同例。
而觀也。夫褒貶者公論也。後之有史才者值事編年
苟非圖章庸庸亦必自立義例有所升降班固范曄
尚未缺如況以孔子之聖乎。孔子修一傳史卽爲天
子之事。則司馬溫公朱文公皮通鑑綱目予奪百代
可謂上帝之事乎。如云孔子子奪權衡至公至當可
以上承天道下法帝王則凡作史者豈皆顛倒是非
如委巷之談乎。立史之意原自如此。但史非盡善耳
故讀春秋者。夸大其辭。未有不以其說自賊者。平叔
之論。非惟賞獲我心。卽起孟子於今日。何獨不爾公

宋之五

五

宋古堂

以爲然否

答劉千里

劉先生亦知豫章有陳孝逸乎。逸亡賴少同阿兄與
霸頭父書從事進士業。十七八年所不成。老冉冉將
至。遂後棄去。與霸喜談兵論劍。抵掌天下事。酒後耳
熱。罵古偽豪傑不中一文錢。意欲帶國家將軍印
橫功名。加王新建一吐。三百年儒生氣。其志也。後乃
以悲憤卒。庶幾哉不負素期矣。逸本無足言者。自己
卿卿。故袍樓過窮谷。頗扶發先代賢碩源處芳澤之
所。處使與精神煥名山。俟來者則瑣瑣所爲。功身亦
有小披罵數種。地莫能致。顧念千古以上之人。千古
以下之人。風流韻采。稱有曠世而相感者。何必腕目
交費。然後爲知心也。乎讀長論。依稀想見其爲人。浩
魄遠東望。先知慷慨與斯人同時而不得騎馬把臂
共世外之山川。其爲容。嗟。悵。悵。快何如也。江漢英靈。于
生拜手。豈其地氣使然。所謂樂取氣類者。天性矣。
與朱太案

宋之五

五

宋古堂

矣猶憶六七年。前尚似一豪人。呼鷹古壘。我虎于川。
蕭懷英壯。抹除不盡。而今髮絲。面影蓋八鏡中。已平
我。息與公作天台采藥翁耳。

答竺庵

我公八面玲瓏。無物不了。輒敢寫其近慨。情見乎辭。
自念書卷癩疾。把弄無休。雖我公。有命不能作。憑情
神仙也。然和尚諸筆。雖雄灑脫。為美女為將軍。又何
以故。兩家且自平善。勿多言。

與某

近狀又于尊集中。知吾兄百羅羅。吾微夏侯色。
者當于霹靂碎衣之際。肉視虎狼。水顧西鏡。出入吉
凶。莫或害之。丈夫哉。

與楊本張

今年叫斷舌。本依然臣朔。驚燕亂釣。此地實有之。然
無關乃公。喫著事。昨有東還者。曰將軍百戰身名烈。
畢竟新息壺頭。不如少游下澤。蓋嘲弟以塾師為一
場。職業似炊者。勞薪不辦。作閒也。逸則愚矣。却笑諸
公。草草飯未必足。則又何也。敬問之吾兄。求其一解。

劉遇奇 順州翁廬江西廬陵人

與新登第友人

前輩有云。高官顯位。如著新鞋襪。外面好看。其中有
不快活處。我輩處今日而登一第。政大類是。然世人
莫不欲者。此新鞋襪。非有它也。總是在天地間作穿
鞋履人。亦須從此一過。否則雖跡遍天下。到底是不
識好楊子鞋襪。入但此新鞋襪。仰愛之惜之。不過半
就幾月。爾還此。又有好樣子矣。須是穿新的。樣子半
處。跟依然作舊的。受用此中。亦自有快活處也。

與同門李雪浦令尹

為諸生時。閉戶讀書。不喜近迎。見人輒畏。昔人謂
做秀才時。如處女。要怕人。差可不愧。爾然歸妹。恕期
有遲歸之嘆。猶不免見人含羞。但念此等。第縱不能
克。拓人家業。亦不至敗壞。入東事。弟與兄為一母之
女。固有同心也。但兄處難處之家。蕭然家寂。作無米
之炊。更覺棘手。然漸次養活。此一求人。使一家人受
主母之福。則主母亦受彼蒼之眷矣。若翁姑以上。或
不亮之難。然繩之。則付之適然之數可也。弟見此境

界欲蓬頭垢面作閒散之老婦但恐有迫而起之者則不知向誰門第托身家事敗壞到處皆然殊可憂

與友人

南雪見日即化北雪異是水凝如鐵雖承見日亦未見有膏滿聚流也意雪本寒氣結於半天下而為雪既成此光潔之品不欲復混而流於塵壅穢溝之中此雪尚也吾兄端亮清迥適乎地俗之上從此冰壺

玉壺益顯其操願光潔自如成此上品

與李小有

夫子長貧又在客中乃有厚貽是窮困而損商顏之

芝矣其腹果然其中慘然

答羅搏上先生

正伯令孫每試出人頭地可喜讀其文居然羅羣雀也雖資學弗凡亦縹緲蜂頭別有衣鉢在但恐他日壓倒眉山有虧孫順耳吾師竟當退一步以讓之可

頭重折此
子所以獨
心勝于神
尤也

也且天命在吾吾為眉山足矣老師請試裁久已誦而評之緣病未獲可致通家尋索不知人誰氏舊矣慢願有戒文不與焉獨吾師之文其媒盜乃更捷於金珠貝玉也異哉

答傅瀛賓 戊子

弟賦性淩厲于當世之務又復闊疎弗達向來嚶嚶曉曉非敢自鳴孤激亦以同室之關義無坐視究竟絲髮爰神秘添一種罪案耳扼豺虎之吭而奪之食焉愈難切識者笑其愚矣自昔皆然不止今日也且

與王公憲

六楚狂沮洳春秋之最冷人也然味其言非天下冷人也而正天下之熱人熱極矣而無如何則不得不歸於冷耳極熱必極冷此米粿之所以嘆也

與王公憲

遊龍山窺望年兄杖履久矣不意以隣士枯酒遂失操筴及森峰峭壁而羽駕縹緲已在雲間矣昔有上求仙者奔走延佇十年不遇一日入山仙人坐樹上士狂喜頂禮暫而美人過其傍上迴眸睨之而樹上之仙忽從此失矣弟之事類此弟于年兄坐不知士

既遇仙而眺美人此處負一若然士遇仙雖失位而得美人要不得無兄弟無士之得而徒有其失此處負士又不止一者也

與陳公泰

積雨已自惱人况是空山獨客不有溪寺一行此年春色又付流水矣暢菴小寓甚佳他處尋求未必更勝固宜安安小住擇善從之無草草也每笑吾輩蠶身自謂已固然使人踪跡立至亦不可解韓伯休賣藥于市自謂遇名豈意名在小女子口然則向來二

卷之五

元 賴古堂

十年皆掩耳之鈴耳故近來別有解脫門無秘密法止有安閑法不住色聲聞之場即秘密也有時稿木枯生有時野鶴草遊靜則土室茶閣動則五嶽禽向此安閑法也俱患難以來心病尤甚因病覓方不遇如此已

寄林孔碩

弟旦夕待盡之人耳顛連權應狀不足項連蓋管經大致計之一歲之中國史之仿山水之間二條皆繩牀藥椀據而有之耳是人于天地內知復能幾年

真是無可奈何

活然所永矢弗諶者人盡謂即不敢不寂人盡謂即不敢不枯人盡謂而笑即不敢不呻吟人盡謂而聽即不敢不連蹇蓋所不可知者居易俟之所必不忍淪者守死以之而已如此者誠不自知何如舉向故人果有一富焉否也無限積愆思一自致不得適柄公南還喜而附此

寄客垓江曾二槐

家本貧約自庚辰伴第官紳之費日以禁困入閭之機窮窘益增行者櫛于寇盜無尺布之餘居者括于

卷之五

辛 賴古堂

以無粒米之積流離像舉室嗷然存活既艱棄捐冰忍加以先人送死之役墓隧之費凡皆親友過念佐而恤之例微托于沿門義無傷於指尾若大人間踴躍戶外肥甘持此頗嚴未嘗一浮自以挂籍方外終不敢視面人聞死頗負生千尺寸之節遊當世大賢之門餘生已非其心設行將何以忍故雖故知舊好當路亦有其人贈券解驂達者亦有具義而推藏辟匿彌遠益深溝壑未忘守死而已此又區區小諒無足向高人道所以細頃一及者微先生知其辛

苦砥礪不敢辱故人以負地下之意耳嗟乎人生數十年波瀾九跳淵起電滅之狀亦誠無幾矣前者若已罷之劇餘歡了無可尋後者若方爭之棋苦算亦復奚益寂與喧相較榮與落相徵成與壞相循悲與愉相倚羅曼氏所謂幻夢影泡之音以理推之斷斷其不惑矣知足下不河漢此言也

答湯惕庵

丙午

祝頌同而亦小異領生于愛祝生于愛且畏愛其人之利已而願其長存則祝畏其人之利已者去已而

其

卷之五

三

觀古室

當保其長存則又祝祝非有益也知其未必有益而必且祝之者則其情之至也三多九如造語皆極荒唐三代以上無謾人六經之中斥佞語而聖人且存之者其情察其誠也後世不得已而頌無所愛畏而祝是名套舉套舉斯可已矣宋示所示先世壽屏之文後人且以直履事實有之然其子若孫亦可知矣且非其人之行不足以傳則文者之言無足重也如以選之子瞻之文而頌裝中直范希文司馬若實諸公之人其言固至今有未讀之而不知勸者也

壽屏應求有此等語非無此套

何爲不可如惕庵令者固卓然可頌之人而自表也

同人以遠里黨童叟其愛而私之而願其百年亦皆

翕然出于至誠假令有退之子瞻其人操觚屬辭稱

揚徽懿以表一時縉衣之好意不盛乎惜哉此事大

難而惕庵且別有懷思但然引避其者以爲浮言套

舉欲用維揚已事一切炬火待之則雖有退之子瞻

之文與人亦將踉蹌而不得進况其卑卑無足輕重

者乎然以弟平心折之言之套者固可不煩而果其

情之誠者亦不可以概抑古有兩無字碑一生平多

瑕無肯操筆一功德甚崇不勝紀述因俱闕之夫真

須祝之言之不易自昔然也而使功大業興無堪

齒錄之人同一廢置亦過也人情上異不似人世快

心之事遇之便覺神傷且脂竭髓枯無從更調澤

終老長計堅守貧拙而已不儉必不能貪儉小事不

儉大事貧亦終不能守而習俗既久尚文後而惜機

者非如守戒行僧磬磬硃位家醜貳廿笑罵孤立矯

持萬萬不可昨者手諭懇到語語藥石謹特爲拈出

與鄉黨親友日夕誦之

其

卷之五

三

類古室

與郡陸吏

弟以愁瘁積久。感傷心之疾。每夕煩苦不寐。呻吟之聲。恒自夢魂中起。或笑問一言。觸一怒。注一思。方寸中。輒如健足人。踏春杵上下。搗搗不歇。直有一物欲向心窩中跳出。蹙之。霍有響。當此之時。舉體悶眩。如將煩絕。謀之醫人。謂是心血枯盡。非藥力所及。若不亟加保護。將來恐有背背不測之虞。因大怖畏。持硬面戒後。此一切應酬筆墨。以及文字著作之緣。盡行刻斷。惟晨夕小樓。伏處俟命而已。蓋我所以應人

集

卷之五

五

觀古堂

之求者。原恃此身。今心疾成。身將不吾有矣。若又橫加裁翦。以性命徇情。而知者不為賢者。亦不忍也。且天下傷生之具。酒色而外。莫如文字。慈令精竭思令神竭。長吉之死。聖心視長卿之死。消渴更早。更速。生平心血。嘔已盡矣。則凡以文字督我者。皆敵於我者也。幸陸吏為諸同人。編翰之後。此勿更以文字就我。則真知我情我者也。

又

昔人以西子汎五湖。跳半仲入青城山。為千古英雄

於才情
客中獨有
一掃過
游行無
難追從之
狀

麗人第一結局。以其輒遇故早不留。末後一段示人也。謂此亦各有時數。不必盡同。譬之燕飲。終無不罷散者。幸而賓主款洽。抵讓以退。善矣。不幸而主人倦酒。或有猖狂罵座之客。中席而起。則抽身以退。亦其固然。奚為不可。漢認蜀。跡真非我儔類之人。狼藉終事。以為善。子結局謬笑。且雖生無歡見容之苦。未必不甚于見逐也。陸吏今日事正類此。白頭老婦。色衰神悴。尚復脂粉膏沐。與少年行爭妍競態。蹙蹙

集

卷之五

五

觀古堂

不能割棄。幸有人焉。引而出之。斷釋裁勒。以遊干起。逸放曠此真愛我者也。又美快焉。班婕妤。羅飛燕之謗。求供養太后。于長信宮。遂終奉陵園。以老韓。斬王既罷。權柄跨驢。從酒。從一二美童。縱遊西湖。絕口不談兵事。此兩人者。于初終炎寂之變。可謂淡然自適者矣。然後之稱女德者。未肯不惟姘好之賢。考古名將之令終者。即莫不尚斬下之途。兩人之結局如此。又豈出五湖青城山下也。大陸吏之用諸生三十四年。亦已久矣。其所以束縛其身。心屈折其頸項。

腰膝者不膏繡籠網罟之牢務拘制幸而去之猶之游魚之入淵也可賀孰甚焉今日為陸奕解為西子平仲不成為班婕妤奸韓斬丁可矣若復留連繫戀以棄置之身重希禮遇無論今日事勢非徒口之所能濟即令半有可為是長信退老之人而乞憐于趙家姊妹為斬王者不之西湖而走秦長脚之門也故弄竊以為不可

寄李太虛先輩

元生有命以作傳之役見屬非敢忘之以枯索之

集

卷之五

五

讀古堂

久視日久又苦貧俗交驩不得不以青鳥小技博飯于外奔走疲爾此事都廢昔顧凱之之畫必天目清霄涼炎交過乃登層樓之上閉戶去梯而榮宅焉非其時也未嘗輕着一筆畫小藝耳其矜重不苟尚復如此況文章千古事先生之傳又一代最有關係之作可于塵濁喧香之際草率就之乎其遠邇愈久而筆愈不得下者亦矜重之情然也藏觀古之善為文者其稱引誦述皆不務為溢譽而必與其人之生平相權度雖輕重詳略之各有其法要使傳者無識

就喻
便作幾
折以露其

國理史法
于此其見

而受之者不詐故言出而信服于世譽寫生者色之黔皙膚之豐癯軀幹髣髴之短長多少一以其人之質選之而神情韻度始可進而求也郭令公命周昉寫其婿趙侍郎從之貌以示其女便呼趙郎苟訪潛圖鍾太傅像十新宅之門二鍾見之即感慟廢宅無他其狀貌逼真雖欲不喜而譚笑悲而凄咽不可得也今之為文者鋪張塗綴不度其宜稱之何如而惟詩是務言詩則王孟避席論文則韓歐比肩後品業

宋范韓之不足語學行則闕周程之無以

集

卷之五

五

讀古堂

寫生之家眉目膚體略無肖似惟作一魁偉之軀妍好之面而已雖其子弟至親尚非然不自辨識况可出示他人而傳之于後耶故近世之文之千古若以其好書而格卑也而使不出于是又無以鑒其人之求其或以此得過故作者苦焉若先生者周深于古文詞而具于古之識者世俗浮誕之言知不以此相督故昨所擬稿不敢枝蔓其辭而微恭以史斷之例所不知者闕之蓋將以求先生之真而期為可述也且人之所以傳原不必多得一二大端之卓然

正意如此
猶之一人
意耳

者而其人已不朽矣。冠葉公為朱名士，惟是遭洞壑，策一事而天書附會，獨淚成堆之類。前史亦並記之，以其不必諱也。先生之生平高出於俗甚多，而今日所痛惜後世所感歎而不能已者，乃在南還一議。故特為詳列焉。所謂從其大而餘可以不瑣瑣也。惟是處境甚惡，日在塵囂喧沓中，求如說之之層樓，日經營極致，固不可得，而手筆庸下，則其才分有所限矣。呈向先生其堪受大匠之繩削否也。

答靜菴已酉

卷之五

顧古堂

年前過英門，持刺訪一二故知。聞人輟報曰：江北去矣。問何時歸，曰：三月。笑曰：告爾士人勿憂，便在江南，我亦不暇。便十數日，我亦不能耐久。候也。自是所至不復投一刺，有以看山枉顧者，則報之召則赴之而已。蓋此時顯者之家門，首各有一江北去之老，聞人持一副硬面皮向四方賓朋相抵，寒就令關人昌罪入之，而窮冬花果園中安得更有桃李，兼粟之零餘未咽者，以待他人之乞索乎？則往來益困，不如存我懷中之刺善也。所命兩俱無若近者久

連畫連題
如此可也
奔走之勞

舊有打趣

已不通判。疎遠者聞過亦厭家，授意聞人蓋有先往而困者矣。弟不敢以已所不欲者施人，自謝責而反以一紙套書為遠道之襪，被累也。至論今日長策，非沿門一鉢，則必於陵仲子嚴君平，韓伯休東湖蘇雲卿數子之間，擇一術焉。雖艱苦而猶不至失已失人，且可以得食而不困焉。惟道兄自酌。

示兒培

須常有一片春暖之意，如植物從地萌出，天氣

只滋根土，美則春融，絕無雕飾，自會發生，盛大

顧古堂

今之少年往往情不足而智有餘，發雅多岐，本地卑薄，專力為己，飾意待人，展轉倣摹，人各自為過失，莫知患難莫救，殖落歲逝，竟成孤立，千年之木，半盡一朝，良可惜也。

其二

今之少年私相講習，成一學術，或睥睨而兒嬉，或老而世法，或好名而爭忌，或角慧而夸奇，或御衆而成，或比或怨，謗而致寇仇，凡此數端，俱足以消磨歲月，糾

少年不可不知

削元氣所營在分寸之間其失有千里之謬長而能
悔去日已多勢難求歸為途已遠坐是誠復十八九
也何如出門之初即持履錯之敬人必求其勝已言
不畏乎逆心恒自反其才之所不及而無諱其力之
所不能以謙為基以厚為城寬為之居坦為之行無
以愛憎敗其德無以智詐汨其靈惟勉勉以求益非
汲汲於知名夫是謂之造小子而成人

其三

手所兼擅者時日精神物力境地父母俱存衣食
《卷之五》
字元 類古堂

和血氣充足年力優富人生快事孰踰于此而攻
取之者百端並出有初聞之愕然有乍嘗之勢利有
雜至之人情有失出之重惑加之有欲速成之父兄
誨之以同義使之以碎細訓之以說滑堅之以強狠
以此為持家之秘奧而誤用其聰明有不端方之師
長芬華以誘悅意指以逢迎耳日以室格才具以陷
溺以此為入世之橫衡而役人於誦習失世相傳學
自互引浸潤淪胥莫可殫極又其甚者生長世祿
歷仕官見聞益潤機智益深交遊益多推損益橫器

弄密於笑談戈矛錯於拱揖口語則冬雪夏零形容
則烏鵲鵲白講張為幻阻深若淵勢日益崇身日益
賤國破家從君亡名戮載籍所記比比然也此皆先
人之為主既已差於毫釐及後事之備嘗仍竊取其
故智士習不更氣運不變童蒙不獲師訟不棄厝火
積薪恬臥其上焚燒淬劍甘食其中靡哲不愚可哀
也已

其四

平胸中最宜分別塗向有千古之塗向有目前之
《卷之五》
字元 類古堂

向有不終日之塗向而其中甘苦難易成敗美惡
之分殊焉驟語之以千古既寥闊而不可信而主之
者非一蹶之功其事勞苦其境寂寞其味苦淡其名
沉晦此非有上智之根百折不回之力不世出之人
師不撓成之父母置之莊猷屏絕眾味沉酣于古今
之聖家鑒閱于常變之理事示成敗如別色於得失
如過焉冬可不備夏可不扇水則資中陸則資母如
是者亦有年亦既莊莊其能立矣而後與之出而遊
世路之炎蒸周人情之麗偽觀山川之險易考風氣

之勁柔紛投之而不厭卒試之而不驚欲誘之而不
亂撼辱之而不移如是而其人始可任將相屬大事
退亦足爲振古希世之人豪而其父母師長亦必爲
今名之歸俯視世榮蛟蛇鼓鬪猶糞土也而世之人
輒好言目前憂衣食畏刑戮耻卑賤謗議大則望
科目小則志諸生以優于鄉而安于室如是已耳其
子弟志意之欲就乎此者分塗而趨亦何足怪其資
稟之邁越者使之貼耳稅文跟蹄帖括習于軟靡爛
之辭設爲酒肆優揚之具剪削才智就一諸生科

卷之五

三 類古堂

九歲日趨時樣省門之令燦金沸湯一字談詞身
家糜爛就使游蹤科甲待次宰牧連風橫微屑累疊
出火烈四揚驛之入斐仰樂自繁屢入見聞因崇破
家便爲輕事前所爲憂貧恥賤畏腐漸濃而旬旬赴
之幸一得當者思避此患也身日富貴宜避之名日
遠而就之者及近不惟近之而更入之入之而更不
得出向之欲求安于日前者今反不如負販與僕昏
愚不肖之子弟號爲讀書溫則膠序挾持斧鉞招搖
市里微逐嬉遊歌呼博塞蜉蝣朝夕醉夢死生其所

爲不終日之計猶勝于吾之目前也此所謂剗肉做
瘡飲藥發病求穩騰而適以自戕皆目前之說誤之
也惟訪之于被罪釋歸之人危機交迫之際而後知
吾言之爲痛他不知也

其五

少年切已之事無退讀書交友而友不泛交書不徒
讀當求其真益實用之所在書之新讀十三焉昔之
史讀十七焉史之治讀十三焉史之亂讀十七焉而
人之入與事其見之于書者言其人之甚肖不遇

卷之五

三 類古堂

影取像就壁而摹額願言其事之極親不過如
家緣簿錄按籍而稽條件其神明出語言文字之外
變化在鬼神意象之先書不可得而悉也其他之謂
審聞鐘以爲日如射覆然不必讀也道德之友與之
俱焉經術之友與之行焉經術宜古與焉居焉經術
宜今與焉行焉而才識之體與用其取之十友者視
其體之所共揮鋤不顧能鉢視問鼎之分觀其用
之所後履履得宜能衡折投體之百萬其氣量有剛
柔動靜之分於濟有尚止經權之異友不可得而概

此爲取
之極則

也。其德之。畫鬼魅。說龍肉。以自神。如搏影。然不足交也。而其要。尤必反之。吾身。吾爲水火而燥濕。自就吾爲龍虎。而風雲自從吾靈空。而形無蔽匿。吾表正而景不偏邪。吾受駿骨而千里之馬來。吾式怒蛙而萬夫之乘至。則身之不可不立也。此吾爲子弟之秀而質其腹虛。其心言之也。

曾傳錄 青藤江西寧都人

與周計百

山抱疴痔蟲館後者。已閱數月。主人甚窘。客寄終

卷之三

畫 蘇古陰

片。去子瞻之言。今猶未驗。而又復爲宵小所侮。雀鼠見欺。草野之名。橫入案牘。意者雷願雖濤。澤忿難忍。縱疽不發。肯而瘡自紹腸耳。

答劉石潭

寄居古刹。玉塵清泉。日雖不乏。登眺而松風竹響。時助人哀。過客久稀。老僧高臥。焦歎不覺負貽而已。遠承惠問。感愧如何。

結隣集卷之五終



直欽遠過
鯨背

言之再三以爲予有同好乎不知愚兄竊與

復如元重
復法與生
法四手和
別有說字

此爲後代
直得使門
應酬客

異師傷寺圯年久。曰。本自現成。師羅僑僕。整飾曰。陸地起風波。師昇植。施數有二千。曰。半文錢不直。師謂施者分釐升合。必安領於子。穩百當處。曰。謝你費心。師謂人生難得。大好。事。曰。好事不如無。師謂不朽功德。曰。不過報在人。天如幻速朽。師謂皆率心。苦。曰。自取之也。師謂欠六百餘金之債。曰。何債主道貧。稱待他。生。割肉捨身。師計將來之緣。曰。莫勤妄想。師謂居士不可不一相扶持。曰。休要拖累。予人師心。服否。大家聞言。俱心服。否。服則不須向外。疏求。端居寺中。便獲安樂。不服則李子孤峰獨立。冷眼遙觀。大家與師持疏沿門。雖到趙州人。十恐猶宋能駐足也。

李 清 秋碧心水 江南興化人

示子孫

歲丙午。子謁先文定祠。因憶宋史中有巧令三事。此上鳳洲盛事。述耶抑奇事。述耶亦盛。亦奇。烏可無述。宋李迪。縣狀元。爲宰相。謚文定。詩論七十。盛矣。先文定如之。姓氏同。科名同。宰相同。謚同。詩亦同。此一奇也。宋王溥以宰相致政。父母俱存。盛矣。先文定如之。

卷之六

王 根古堂

無人之處
如此正所
謂大以以
人而若

故歸田初。云。錄狀元爲執政。馮京不愧。乎。科名以宰相而養親。王溥見榮於當世。夫從狀元登執政。非難。獨執政後。復致政。正見孫濟濟不能。讓時而。舊父母俱存。爲難。此二奇也。宋慶曆癸未。科入相者六。爲呂公者。王安石。王珪。韓琦。韓絳。蘇頌。盛矣。先文定主試。隆慶戊辰。科入相者如之。則沈一貫。朱崧。張位。趙志昂。王來屏。陳于陞。于慎行也。如之乎。日過之。彼六而此七。此外八座十五。入卿。遠三十八人。開府二十人。方伯十九人。餘衣緋。懸金者。通計百五十餘人。以節義文章。事功著。又不在此類。蓋自隋立制。科後其芬華鮮。儼而况家慶曆。此三奇也。亦盛亦奇。二美俱兼。乃笑鳳洲分述盛奇。猶隻美而非雙美也。雖然。吾又因家榮而思國慶矣。

與周仲駁

讀諸諡遜國臣疏。則微顯闡幽。金石並永。讀所撰遜國記。則戴胄丹心。日星重揭。然言者有心。行者無力。有說焉。茲錄當今讀書輩。自故秀才之臭腐。時文與居官之斷爛。朝報外。俱付諸義黃。前事夢夢。不可復

卷之六

王 根古堂

識故舉與之言如對盲人舉手東西不知疑辨若反覆論辨務求必勝則又如烏語之呢喃問語之詩曲益糾纏不可解會厭則遇凡欲厭斯則欲探而出諸大門外矣甚舉釋官野乘未付泰火之齊東而奉若書蔡獨閉忠良因其服得遂成耳食可嘆也年翁擬作遜國史讀書種子賴以不絕哉

與朱全古

生自寒荆亡後始躬理家政彷彿赴童子試時夫童子所苦者作文難耳然舉舉塾師之腐訓時文之濫塗新學集卷之六章類古堂
悠悠忽忽從不問家人生座而忽欲辭解較規度屢對婢僕作絮語憐耳憤耳此與之無二字乎指未能硬捉案頭刻燭催句竟搔耳摩腹客客不能吐一語者情狀何異罪不至此

與張西河

往讀章格菴疏謂天下人才半污賊旋存者當碩果珍耳固也然珍珍於朝尤宜搜選於野夫鵲鵲能言人愛其慧然未作籠中教鳥而不知挾能言之古以

無由矜慧者凡幾蟋蟀能關人愛其健然未作握中樂蟲而不知挾能關之距以無由矜健者又幾人才陰伏草茅而駕躍無朋類此但惘惘妍姪惟聲是和是孟嘗出關之羣雞也想當以情而賄賂四字藥銓曹二豎耳

又

昔歐陽原功修宋遼金三史以爲一時三大製作皆出其手乃今日亦有當修三一日記故事一千家詩一雜字或曰此皆鬼圖冊備抄耳何言修不知世間之書必至田父山民村姑皆能家藏而戶誦之方爲必不可少之書而今之不解讀是者幾恐塵封三史寶難與爭勝奈何置爲成書而謂一字之增損皆所不能若汰蕪益奇以新書僕行使世間無不讀書咏詩又無不識字之民快孰甚以視元人柳營牛驥無所見才而托之詞曲小說以炫目者何如何如

與莊雷臣

客鴻至兩接尊教俱以假館祝敝邑近苦飢渴市鮮醉端有酒食先生僕牛恐草耳忽聞方伯之子宗伯

不可不有

樂府詩集

卷之六

古

類古堂

一人向受
恩者百來
生當爲爾
父母爲父
不能曲折
報恩也
諸大足悟
人
貪其半
句之新婦
幾忘其育
親之危苦

之。琴欲屈首授徒，則詫爲異聞，謂非瑤池之瀝不足染指。聞苑之果不足充腸，如爰居聞鐘鼓驚走，況其村居日久，與俗客頗疎，當其興盛，咳唾皆欽書紳，未已，恨不刻心一朝，靡殺人情萬狀。丞相之長史已去，而欲無附之張君，嗣爲介紹而進之。是失交也。雖香吐難舌，若飄風逝耳。幸垂宥，不一。

與沈蒼嶼

弟謂天之福善人以有徒苦鄙入亦以有復夫鄙人者雖富擁千頭而一毛猶斬若令渭城曲日唱於高

卷之六

七

臥則上帝尤忌其清閒而日思拂亂之此所以人而
蠡斯也夫則百斯男乃皇家之獨慶而公卿士庶人
之大苦質宅未已又爲市田市田未已又爲娶妻娶
妻未已又爲蓄奴婢其名而翕其貲乃僕以一僕供
數十主役勞乎逸乎尤可笑者老而多情又誕一無
影之兒易質猶倦益惜乃輟故曰大苦也想啓兩時
亦當破顏耳

又

吾輩數載分手。一朝以膝猶恨身非。形影有動輒離。

補文通所
未及並可
另作一賦

今人頽惰
文章行誼
爲乞食之
資器猶知

惜文章行
誼者聖人
之教也

復有無所
不有止是
學富

耳。河平惺別。幾欲零兒女柔絲。不得已。以男兒義。鬚掃之。然歸舟後。猶作移時惡。彼昔人所云。黯然消魂。惟別而已。猶後之也。若良朋相對。方笑語聲。誰而每一念別。則咫尺階前。已情慘陽關。乃知別意在別境之先者。尤爲黯然也。翻恨文通別賦。猶未字味及此。

與歸懸恭

近接某紳札薦其友相訪見其爲嚴親乞言累牘不
休弟謂真孝干也遂曉夜縷思贈以序言不意分袂

卷之六

八
卷古堂

復又欲乞孔兄少許乃輒然笑昔人謂索文之使毒
於僕祖今又識贈文之費奢於嫁女雖然畢竟所嫁
者醜女耳若好文如好女行足白璧黃金絡繹君家
其又何費焉

與毛子晉

闕汲古閣儲書洞心駭目昔夜郎王歸處月底終身
不見漢大故詫雉自如若與高麗序民襟首階帳傍
千官而覲百戲其不從駭羨之餘旋化愼喪者幾希
弟今日者無乃幸而不爲夜郎又不幸而不爲夜郎

平。小記小序各一。聊識藏書盛事。皆藝僻也。若酒經足履。恐君家所借。盡皆麗。翻以近言。爲。福。遇。不若。裂而焚之。轉深知我之感于此日耳。

與丘近夫

弟偶讀西京雜記。至明妃出關事。慨嘆然。彼。目。人。主。尚。解。詠。毛。延。壽。猶。是。憐。色。心。苦。耳。亡。年。墓。草。內。向。無。乃。感。此。一。念。耶。若。以。下。子。相。存。兩。工。當。延。壽。前。身。騷。乎。如。乎。誰。詠。者。此。抱。璞。之。士。所。以。欲。獻。於。憐。絕。也。有。信。是。善。詠。精。幸。夫。至。信。是。善。詠。猶。幸。而。士。之。不。幸。更。何。如。

又

承示大刻。以六朝駢麗。爲入大家典則。二美合矣。豈非君研精斯道者深乎。若帖括簿書。古文之忌器也。而。其。往。以。一。身。兼。之。故。入。斯。道。不。深。且。又。針。起。于。虞。初。文。致。等。書。以。身。爲。逐。鮑。元。美。慨。想。於。韓。歐。我。仍。企。嘆。于。曾。王。皆。以。殘。年。向。盡。欲。追。未。由。此。所以。無。其。才。而。有。其。感。也。若。君。則。否。既。以。少。俊。盛。氣。蟬。蛻。于。帖。括。簿。書。外。以。盡。力。古。文。辭。况。帖。括。惟。端。有。中。必。洞。通。

可見唐生
大家之學
後人無可
言議

聯。竿。頭。所。達。靡。底。善。乎。鄭。道。元。之。論。山。也。既。造。典。峰。謂。已。踰。茲。岱。復。舉。前。嶺。又。倍。遇。之。可。見。山。境。與。文。境。俱。以。百。折。千。繞。無。頓。足。爲。佳。若。頓。則。不。佳。矣。行。拜。新。篇。以。勞。鄙。言。耳。

與宗子發

數日內。貴恙想已霍然。但淫雨精時。未知君家十畝。亦居然無恙否。拙刻三首。已覽陸懸圖斧削。望更爲削之。此非貌言也。蓋人第知落絕淋漓。頃刻數百言。爲至樂。而不知縱筆揮剪。頃刻數十行。亦爲至樂。自知猶爾。而况旁觀。昔元復初有作。虞伯生爲削百二十字。而復初亦以精當。叫快。此文。人樂境也。鄙意猶是。想能賜正耳。

與蘭之猷

昔梁武帝與魏役。臨放生池。問使曰。彼國亦放生不。對曰。不取。亦不放。是卽達摩無功德之微諷。而惜乎。出使臣口入人主耳。昔能言能聞。而獨不能參也。弟昨晚挑燈夜讀。見一蛾繞燭飛。則聖之聖之。將生之。將非。憐。其。眉。已。晨。起。復。見。一。蜂。集。于。壁。則。僕。之。復。之。將。

是傷是釋
上是大見
爾妙理

死之如惜其尾。因思蛾自飛蜂自集。平吾有何憐。憐而
生之。死之。顧翻乃爾。忽使言。恍惚有得。彼不取
亦不放。而此有擊。斯有撲。故也。夫人終日踐地。不知
踐。死。幾。幾。然不云吾殺。無心。故耳。可見觀生。倪于有
意。不若觀生。起于無心之爲得。無心。則殺。幾。亦生。而
有意。則生。幾。亦未爲生。生動而殺旋伏矣。此蜂之幾
死于撲也。

與艾山弟

承示吳鹿友詩序。爲擊節不已。方今白而蒼生。幸筆
朱紫。遂不識丹黃爲何事。讀弟所言。洵若輩藥石也。
當不使伏臘待郎。于今接武耳。至援引李杜以印。今
賢如風行水上。一拂卽過。而不必以兩兩比動。極吾
所言。爲佳音。黃言乎。昔宋雲使外國。入山窟十五步。
見佛影。然當通視。則衆相炳然。近視便膜。然不見已。
漸漸却行。復見容顏。挺特乃悟。影之妙妙于形也。故
吾謂遊名山。以前瞻。瞻美人。以半遮。而讀佳文。以不
盡。皆當作觀影解耳。弟然吾言否。

又

言不盡其
大義名士
定有上等
不盡之
諸君必心
有所歸
弄一盤
心王

不但能
其眼裏
人想其
之補如
之補只

示諸兒

昨以拙作請政。蒙屬寫。如過指南矣。昔丁敬禮有
言。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知定吾文者。虛哉。僕
也。又夫我言。若使彼禮。當日明舉定吾文之。曹子建
近語同志。使知遠告。後世使知相與競。可阿。拘去其
忍而底于佳。甚善。乃云。誰知耶。雖日。僕人未見。讓已
此。愚所以不敢爲弟。勝功也。吾文有幾。賴弟以不見
施乎。見乎。無睡亦無拂。想當刮目相看耳。

與平子兄。以清軍集。請教。開取義于汝。此非無

說也。卽如有宋文士。當推東坡山谷。纔究竟。晚毫
時。豈能盡佳。故精于選。而蕪子集。皆窮搜者。過耳。乃
知長吉表兄。投。擬。愛。其何云。惜焉。若兒輩解此。世
舉我生平。篇。或。散。落。親。交。處。未。經。手。訂。者。獲。卽。焚。
嶺南一炬。珠宮皆灰。蕩靡猶可。而况蕩蕩若愛。其羽
毛。而益之。贅。庸。願。兄。輩。弗。以。惜。爲。愛。也。

與元子王

近聞坡公小集。每爲莞爾曰。戲言哉。而迫其沒也。則
果師成以一篇登。輟稱公出子。又呼公先。不意身

買後合不
血見止不
能得之然
通新若高
得之出十
天下事
可書計哉

後有此紀倒無乃公生前之弄筆所召乎乃一時文
業辛藉以解于長之史記以甥傳而公之文以出子
傳然後知伊文始終於戲而不難以出子分甥之功
也雖然彼有置父書弗讀而以覆家流者若乃出子
耳一嘆

又

承示所詠明妃詩甚佳然一時之丹青以醜圖醜圖
固失實而千秋之歌弔皆佳言佳言亦溢真且君奚
取前人歌弔之體而爲之屢句也弟偶讀前漢書見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下占如此
類若其
不能解

昭帝時以宮女賜鄯善新王祖橫門外蓋已先明妃
行而容儀不著姓氏俱沒誰憐焉無延壽可恨遂無
恨延壽以憐宮人者故弟謂延壽猶明妃功臣而不
以及君若舉歌弔不及之宮人而形之吟哦使千載
冷骨一朝秀類君其功首乎弟亦真分焉乞嗣示不

與徐述之

弟偶閱二書爲啞然笑謂昔之盜賊盜城傳虛言而
今之盜書乃實事應若罪豈止符其一爲發借晉書

盜書之罪
大干法也
盜賊必也
盜書不也

王千一食
前經考
其意極矣
卷之六

纂本從陳臣忠晉書詮要中出而今遂掩詮要爲纂
其一爲陳其條經濟文輯本從張文爽經濟文抄中
出而今遂掩文抄爲文輯亦云盜矣若二子者果潛
心二書汰繁增華或仍其各或書其質則精神所湛
靈雖曰附見原自孤行且安知不後來者居上如孔
子刪詩訂禮而傳刪傳訂獨不傳作幾令作者掩長
是也自掩乎抑故爲之掩乎願二君味此

與本宿上人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承教謂米報云云不爽鑄錄然愚竊有疑一謂世間
畜生道皆係宿業但自劫灰已過重開混沌後想慈
悲如佛亦應普降金雞彼馬獸蠕動與人並見若胎
業何所猶帝王放佛不放否一謂近世名公鉅卿皆
老僧再世但佛法未入中華時彼麒麟雲臺諸雄彥
又種緣何所亦是前身錄行僧一念偶錯自西方遠
望來享人間巨福否愚意未明乞以示我

與顧修遠

弟居恒自念謂世人秘書之罪高於焚書誠見此言
一秘或割於鼠或殘於蠹或蠶零下兒婢之風輪

在佛亦自
有愛而久
年特抄

篇篇皆
爾一方
我輩不
善人無
文之功
小

少所見
所性有
善之與
方許承
文字

線帖不傳則絕矣。因嘆抱朴子數卷猶流傳至今者。當不以伯喈帳中之秘爲功而以從伯喈帳中抱去數卷者之爲功也。惟弟與年翁皆欲爲其抱者。故有書必借。有借必抄。有抄必還。息壤在被。當永堅斯約。還傳諸同志。慎勿效顰伯喈之言曰。惟我與爾共之。帶廣也。

與陸惠圖

承教謂某友詆錢牧齋所作某行狀用老公二字。此非獨吳老公薄心腸一語也。夫王職曾稱周武帝貽矣。謂可愛好老公。有本者如是。譬如江海浩大難忘。草枯荷皆入洪流而不沾。沾則垢膩而不沾則變化。夫牧齋不作某基銘乎。阿婆雖老大猶堪歷例三五少年亦本諸唐也。是故不善用之則好女殊背自妍。然學妍亦醜而善用之則阿婆老公似俗然人俗亦雅。何也。其學其才高且博則然不高不博寧庸用故以規後人之效。舉則真雅而以謔牧齋之作。偏則非偏也。君以爲何如。

與陳子韶

篇篇皆
爾一方
我輩不
善人無
文之功
小

少所見
所性有
善之與
方許承
文字

承示趙王進西子論甚佳。然君弟知勾踐能用其妍。不知實用其愚。否則吳太子可生吳國。可有其不盡吐勾踐陰謀。黨宵攻。既思罔。吳宅於金城者幾希。雖然。有太子友在。彼何說焉。夫以象奴長舌佐驪姬。役心則置友子。宜曰申生亦其搖摩所必及耳。乃知西子佐趙滅吳。實癡人而非役物也。不然者。趙王何能沉西子於江。然則沉其可乎。曰否否。彼范少伯之去長頸烏啄主而爲陶朱公老無乃鑒於沉江一舉而謂佳人之烏盡弓藏在是耶。嘆嘆。

與徐述之

承教謂天道福善禍淫。何以問爽。曰有故。榮紂有時。咄屈則問高洋。劉晨何以令終元載。崔胤有時。咄屈則問李林甫。秦借何以令終王甫。魚朝恩有時。咄屈則問曹節。仇士良何以令終。雖然。渠何屈。蓋世間有快必有鬱。若嘆憤可廢。則盡人盡事皆歌舞而歌舞亦久而成厭。故天亦間與溺糾。存嘆憤一絃此。賢君而綿祥與良臣而延齡。所以獨昭歌舞於尤快也。否則索然矣。無乃天道不測而妙止在斯乎。敬復不一。

陸廷榆 愚園江南興化人

與宗子登

文章家子不甚嗜者北則濟南氏南則晉江氏蓋一以其僻一以其衍也二公才不同而學亦異濟南所法西京以上晉江則宋之南望氏而止耳方予不嗜晉江文皆亦甚不嗜南望近則如南豐矣因復如嗜晉江文而抄之而惜乎其嗜之不早也然其不嗜濟南文也猶如故非不刻意求之虛心玩之而與終不知嗜也猶如故豈濟南所法者深其造亦深而非如晉江之易測耶然濟南所學自桓弓左氏離騷莊子以及子長賈誼孟堅之書予見之頗皆知嗜不似讀濟南文者何也源之頗悉而曾委之不知乎是殆不可解也足下好古士也其初不嗜濟南晉江也皆與予同近則置晉江不道而頗津津濟南氏之文夫濟南者予初不甚嗜而今猶不嗜者也晉江氏者予初不甚嗜而今已知嗜者也足下初與予同而今皆反之是又不可解也孰得孰失足下定之

顧九錫 愚園江南江都人

與何御六

嗜讀歐陽子序梅聖俞詩曰詩愈窮則愈工此不可以不辨蓋窮於窮者必不能工詩而不窮於窮者詩乃工也夫窮於窮者其氣已窮而欲其不窮於辭也難矣惟不窮於窮者既不得而窮其氣斯不得而窮其辭如吾御六風推風雅翩翩佳公子也當流離播遷之後大非昔年而意氣磊落常有吐棄一切之思故其於詩自爾瀟灑出塵有飄飄凌雲冉冉欲仙之意然則御六殆不窮於窮者歟

梁于溪 飲光江南江都人

與李小有

回首都門總成夢幻文抵人生只論命不論文縱使文章有價亦是偶然嗟鬼神之趣其實冥冥中夢夢也多積德少讀書莫離時文淡情得失造物或者憐而收之

黃經 濟叔江南如皋人

與某大令

吾兄寄斯世斯民之命者非一日豈復版有司之繁

俗而輕。視匹夫婦之家事者。哉。匹夫大婦米鹽瑣瑣中。有天理人情圖法在。况其大者。願吾見勉之。

陳 畢 天平南卷 江南揚州籍河南孟津人一名澤

與王山長

古人以詩書養氣節。今人以詩書為文章。古初漢諱無多。語言而人品自立。視周以降。語言日繁。而人品反無。以自見。遂以為氣節之不盡出於詩書也。然天下焉有真能得詩書之理而氣節不浩然卓然與古人頡頏者哉。視足下此來。其欲置之於丘壑者。將謂

卷之六

元 顧古堂

嬰杵之志已。爾猶當奉其身以退。為天下所不可少之人乎。吾誦其言而窺其意。知足下之得力於詩書者。大異乎今之人也。

宗元 典定九梅 舉江南江都籍典化人

與汪舟次

理不謬。極其技。字不妄。舒其藻。舟次此文。至矣。僕雖雕琢一二字。昔人所謂猶是玉之本體也。幸勿訝

止所知聚某姬

此食針一斗之禍。母也。過里。燒里。過市。燒市。已見于

都厚尺牘
最多見奇
通故不能
商戰
此物大足
畏

前車矣。人謹避之。君汲汲圖之。危哉。

陳台孫 爵六江南山陽人

與臧齋

絲淚。毀金骨。吾懼見此。君淚之絲絲也。

與林鐵崖

此君殆鳥之曲頸鉗距者。獸之方喙鉤爪者。魚之駘解鋸齒者。非惟彼族中畏吾。亦畏

吳嘉紀 貧野人江甯泰州人

與汪舟次

卷之六

元 顧古堂

此子喜其胸中無一字。尚可教。所謂淨潔白輕易。為夫色也。

張 珏 軀仲拙存江南寶應人

與閻百詩

每念吾輩壯盛智慧漸去。若古所云年少奇才。近其人資其類。發是還元秘術也。今得百詩。吾知幸矣。

汪 玠 長玉江南江都人

與陶菴先生

佛未嘗不以真志化毒龍。願公剛以制之。

蘇熱之漢
墓如明頃
者

惠崇者王
修其胸中
孝平

王自註

李清再見

與夫山和尚

近接某友札。謂僕死死把卷。無乃太勞。及往過某家。非捉籌則較射。殊盡無寧。已聞柳竹灑鹽。拂余稠待者。復暮相就也。嗟乎。彼之死。死又一勞。耶。昔某木匠誤勾陰府。閻羅命原勾人送回原勾索賂不肯行。匠無物可與。念故人沈萬三生前最富。向彼貸之。萬三嘆曰。汝木匠也。向送我入棺。曾見我能攜一物來否。又某宦姬待甚多。忽閻羅遣勾者至。請姬環繞。無

此項口業

不可當此

妙不可言

此項口業

不得入勾者。懼罪向諸姬求之。諸姬曰。汝去我自送來。若齊宣早聞此。彼貨色二念其索。然水消久矣。未知今人聞此。消乎長乎。請追味二事。

吳綺

復宗定九
得良書咏新詞。懷抱爲之一慰。苦筆共兩眉忙。此語真絕。絕千古。

黃澍仲森次公物菴浙江錢塘。籍江南休寧人。

與周樸園

弟以癸未夏。別章侯于燕。明年從金道隱。郵筒得章侯札子。並書面箋子。意存諄戒。惟此老自無雷同語耳。已丑過虎林。從南生魯署。見章侯爲作寫生圖數十種。雄奇凸凹。謂募人而斷其腕。吾党當爲老選惜。此腕不令復作。若令復作者。恐遭龍雷鬼物收攝。茲

先生又以四冊相示。弟見章侯所乃益駭。如鬼章侯蓬首赤體。右手持酒杯。左手抓頭足之。垢擦口張目。談天下古今事。此而不遭龍雷鬼物收攝也者。當有神氣。元命護持之。弟奉命入章侯一點一畫。俱歷兵火。不復僅存。異日不向生魯乞圖。即向先生乞冊耳。陳無競鴻烈菴江蘇江都人。

示人

見人無所取者

取人之直。恕其惡。取人之橫。恕其愚。取人之介。恕其隘。取人之敏。恕其疎。取人之辯。恕其肆。取人之信。恕其拘。所謂人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可用短以見長。不可忌長以摘短。

范涑原易贈江蘇休寧人。

示人

時易先生
讀書書
實足以提
濟人心者
絕不作道
學面孔所
以足備

忙人一點
清涼散

前章常教人靜坐。姑淺言之。人身靜時少。開時多。試看每日早起。觸目即觸耳。即觸心。無所觸。亦思索終日。應酬擾攘。未有停刻。及就寢。又夢或數十年之前。千百年之外。無不遍歷。夫以七尺之軀。方寸之靈。如晝夜多開。何壽由此促過。由此增何。有於學耶。故教人靜坐。乃收心之法。向學之漸也。

又

人心不可忙慣了。如平時起居飲食。本無甚事。亦若有忙。況者以奪之。只是忙慣。不自覺。

又

德前輩有云。如今世間無有怕人的人。此言殊可猛省。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孔子答子張從政。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此猶以在上者言之。觀前此語。則知君子於平居。應接無一敢下。無一敢慢者矣。

又

宋儒有言。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即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吾。余有轉語。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快得他人意。要在實心。以求自慊。

又

學問事。功人品俱以晚景為難。
黃真。依龍江南。蘇州人。

與人

得共把酒。便是別筵。冷月。招杯。行人自黯然也。

又

廟妻相爭。古今一轍。但我。不當以我身及我之神。情人彼爭局中耳。無論專論。所稱大經濟。如王丞相謝太傅。即近代王新建之經文緯武。威大將軍之滅寇。

又

愛侯而終不能調伏。其兩夫人。然亦不為兩夫人累。亂嗣終無恙。大要以得。異居為上策。必欲同室轉見。

事生。兄但以鎮靜御之。切勿兩頭討好。切勿弄小小伎倆。我之伎倆。線索久已在其掌中。將常時相壓之情。相狎之態。一切抹人。東洋大海。只以至誠正氣。定其風波。千頃不挽。八風不動。然後使之各居。亦非難事。若以我身雜其唇舌中。如兄所謂。絮沾泥。油入麵。

則兩家相關。愈有與頭。豈容有各居之時耶。兄盛德人。阿子天白佑之。然不可無所以安之之術也。

釋元志 獨授江南豐城人嗣孟隱住揚州上方寺

復呂子愚

十年不見我子愚得聞手札二字不啻空谷之足音矣及于來使前展手案却成意到句不到途路消耗固如是乎然與其使殷浩空函作世諦流布又莫如施書不到之可以定鴻仰宗旨也笑笑

復韜諸侍者

芥象渡河擺脫鐵鎖而去蒼蠅則溼可沾矣藥師巷公之溼也亦公之鐵鎖也爲衆爲蠅公其自處我不能加一言于此喻之外

王巖 衆夫江南賈應齋僕西長安人

答李平子

承諭陳君言夏詩選吾兄爲索與伯韻之作僕自廢退以來聲影刊落古之君子不得志於時既無由致主經國功德流天壤又無由發揮語言文字詞色治平光輝制作而徒托肥遯以自藏則大汲汲以高瞻自見亦或可以不必也卽一嘯一吟聊自怡悅於山嵐水澤間亦不較輕以示人若一二同心相與唱

對言法通
可探入焉
士

而以爲
而不傷
清記似
人將從
不得擬之
夫

馴則我負子戴之言又無庸遠聞於世况所作者非公孫曲學阿世之詞豈無小雅閑時病俗之論集

而傳之則南山之詩螭龍之咏小人皆得以媒孽君

子古人身隱則名不可聞爲是也易不云子不易于

世不成乎名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僕今所自處如

是吾兄以爲何如承諭與伯韻互作小傳今亦未可

僕與伯韻同心之言每爲流俗所譏今復爲此適足

滋詬厲耳餘詳伯韻書不更及

孫枝蔚 豹人江南江都籍僕西三原人

謝家無言

謝家無言

澹堂拙集過蒙茹嗜抄成副本不煩小胥深感此德無以云喻暇日間覽于山之文輒重滕王之序所云陽都舊業百不一存江陵三卷重遭軍火吁嗟哉身後之名不亦危乎至于李韓詩文半爲庸俗所亂則又毒退祖龍惡勝洪水者也今此拙吟既賴手抄幾將烏散慷慨酸苦之詞復非世所樂聞而賢仁垂念周至且復急同捕亡計所未慮及便已先之有同劉乃編綴東坡之集無待李賀補作會稽之歌篤交如

今人但謂
等貴方論
等貴方論
明日便可
畢便便可
畢便便可

此是只是兩
無所損耳
不似今人
二家罵人
大和尚罵
口便說這
不若那

此實足激揚頹俗。豈止惠愛雕蟲。投筆有謝。銜珠無忘。

與汪舟次

弟遊况不足道也。但從今兄處得讀近所作西山紀遊詩六百字。老來氣衰力竭之時。甚望而畏之。足下意何不善至此。直欲南北征二。南山矣。歲月不相見。作此驚人伎倆。真不虛却遠遊也。吳野人詩格日長。其意便欲多毀却從前詩。弟謂却似不必也。譬如春米。精麤不同。要之皆是米粒。粒從辛苦中得來。何忍棄之。若是神子。則斷不可存耳。足下以爲何如。

示兒燕

冬買葛。夏買裘。爲學當如是。乘宜冬。葛宜夏。爲人當如是。

示人

王道凌若谷江南興縣江西豐城人所著有元魏精蘊天官辨疑讀史管見學古有禮諸集
忠厚二字。談何容易。公而不私。又能盡己之心。盡己之力。乃可謂之忠。損己利人。又情文俱備。始終不倦。乃可謂之厚。今世人所謂忠厚者。非軟美卽懦弱。

聞胥失之矣

又

世間征有好勝人。無慷慨人。但有積怨人。無感恩人。但有處才人。無憐才人。但有遊福人。無積德人。但有爲生計人。未有爲死計人。但有爲近計人。未有爲遠計人。但有憂妻子人。未有憂父母人。間亦有之。不可謂賢乎。

釋弘備繼走江南通州人
復徐昭法居士

人卷之六

蒼眉飯僧上品頭。兩日陰雨客少。山堂如太古。蒼眉語語入道。乃相與語昭法。則語語情至。故我嘗言古令。無不情之佛菩薩也。蒼眉曰。昭法過月半。文成到山。昭法之文。不可得也。山僧何辭。但山僧不自壽人壽。山僧山僧不受也。昭法如我。祇以我兩人交情。成昭法之文。至文也。提着我爲法門。爲師長。爲諸方龍象。不惟來禪。昭法之文。我所不欲也。山僧識廉耻。知痛癢者。倘昭法阿所好。必摘其長而忘其短。不免逢諸方之怒。以累昭法。在今日無廉耻不識羞者多。故

可謂其文
之神亦可
法得傳文

劉德過
人無不
如此則

法華經
此通新
心之旨

唐宋佛法盛時。唱道者。制半相望。諸宗師。豈肯然有長忌。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公論屏絕。二三十年來。變易祖法。何嘗有一點正知正見。小民不足論。卿大大亦從風而靡。昭法愛我。自領意于語言之表也。珍重。

復顧螺舟居士 東題小照

客吳門如孤雲。乃復念故人之客吳門者。乃復以古人之寄。托以遺故人。則真古人之懷也。道影。然筆不能壯其色。

與寶雲潛

人呼我繼起。我則喜。繼起兩字。是先師老和尚鄭重記我者。且在當日直呼二字者。惟我天童翁。惟我三峰先師。先師乙亥入滅。不聞痛切呼聲。三十年矣。師翁壬午入滅。又不聞痛切之聲。二十三年矣。概壬寅臘月夜夢中。又聞兩聲。至今痛徹肝腸。人呼之焉。不吾稱繼公。我則怒。非惡其辭。怨公之一字。非我有也。人稱我大和尚。我則怫然。我生平無大福。無大忌。無大勢。無大力。何大之有。稱我老和尚。我則當之年輪。

法華經
此通新
心之旨

此下是石
印法華經
卷之六
未不待
池一會便
為龍川

八十不可謂不老也。且老與病為隣。與死為隣。至于晨香夕燈。滌除穢習。老和尚事彼雖尊。稱之我則以為警策。且如今之為師者。必欲為法子謀祖庭謀大刹。盡震旦國祖庭大刹。占盡猶自不足。此痴人愚人昧昧者之所為也。使其子若孫。果是祖師明綱宗行祖令。雖牛欄神廟。後代不得不祖之。回心自看。子若孫道眼不明。行實有愧。將三塗之不能免也。尸位祖庭。日聚千萬盲徒。益增其醜。不必不必。病榻偶聞此等事。書以寄汝。言雖不文。實是關老子前一道鐵案。以後著述。用其意傳之。

與竹關大師

今之歌嘆。必復吳儂。北曲辨字。必準中州。有人焉。果此技而歸之西江。未有不擲槍絕倒者。乃中原音韻著自周挺齋。周則高安人也。為之錢板行世者。則永新人也。挺齋自言。此書為青原蕭有存而作。存則有存辨訂樂府音律之說。極為精當。而青原曾元隱又有投水屈原。纔是屈人。曾子更何曾之辨。並為挺

卷之六
出其下
身次此
大爲西江
時氣

最
無
氣

齊所推服挺齊後序又云常游江海求能正音顧出
者無如吉之多士云云則此事實發源于西江而青
原有此顧人尤不可不入之志中爲山水道場生色
昔陳眉公問吉安志一過輒大噱擲去曰吉安止得
兩韻人一總抹却他可知矣謂志中不載作路史之
羅泌作鶴林玉露之羅大經也作者闕此未必非理
障所致適足見其不廣大耳吾師其以愚言爲然否
華 哀 龍眉江南江都人
泰草堂尺牘偶存

與孫阿雁先生

歸隱集

卷之六

七

新古堂

史公游遍名山大川始能著述以文人筆墨借山川
靈秀之氣激昂而成奇展先生畫冊若遊我於黃山
三十六峰泛我于武彝九曲二十年遊山之興於茲
一慰然此特先生拳石勺水耳至求先生氣魄神蘊
所聚則又在東岱西華南嶽嵩恒之間他日訪先生
于龍蟠虎踞中作五岳四瀆一巨幅借以臥遊不越
江左得了向平之願覺虛寂杖跡所到猶俟多事
耳

結歸集卷之六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麟集卷之七

則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凌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趙南星 夢白倚鶴直隸高邑人

示人

濟天下之大事者必至公至密公而不密則有顯禍密而不公則有陰譴

又

賴古堂

卷之七

賴古堂

論語之文和平冲雅如楚狂褒風之歌莊子所載乃

其全文而論語刪之若迷陽迷陽等語斷不可刪入論語中知此則知文體矣

又

或曰聞毀譽而不動心何如曰非也君子聞毀而省其有過聞譽而慮其不符

又

一儒者言為學須將世間一種熱鬧世情痛自剝捨求徹底乾淨夫既云熱鬧如何剝捨惟見的道理真

性分定吾身大視之便如蒼蠅逐臭矣孔子曰無憂也此之謂也

又

無所疑而知者必非真知無所苦而樂者必非真樂

又

鶴仙禽也然乃嗜蛇詩人稱鶴有言及此者乎賢者之短自宜隱之世人殊不然也

又

獨立於萬物之上乃為有志能屈于萬人之下乃為

賴古堂

卷之七

賴古堂

有養

孫廷銓 通相社亭山東益都人

示人

致之上世理學不名同異不攻有果似匠神農似醫軒轅似博士此在後世定不列儒流而占聖人乃僕僕事之蓋理足者不辭餘也道至老聃而後名說主莊生列禦寇孟子然後攻性學主陸朱然後窮何也其說好盡故窮也苟況談仁義而今斯得其道以殺人此在異端猶不可儒林乃自異哉

聖而不公所謂陰賊也至得者陰賊

聖賢之文只是明白正大

先立議論類入一

王崇簡敬茂應天宛平人
冬夜寒記

與人

昔人爲親求作誌銘必於能文而言可傳者初不論官之崇卑也如韓歐曾王及明之景濂震川邊巖荆川諸集中其人以文傳者比比而世人寡識但藉顯貴不論其言足傳與否或假他人爲之取見任官尊者以炫赫世俗不知轉瞬而已無聞矣

孫承澤北海退谷上林籍山東益都人
晚山齋集

與人

總論

朱之士

三

觀古堂

高忠憲景逸先生言我朝學脉惟文清得其宗百年前宗文清者多百年後宗文成者多宗文成者謂文清病實而不知文成病虛舉竟實病易消虛病難補今日虛病見矣吾輩當精辨而返之於實忠憲之見卓矣文清有言聖人作經皆寫其身心之實孟子亦曰仁之實義之實智之實禮樂之實蓋道理在天地間無一不實實有何病惟不言性善而言無善無惡不言知行合一而偏言致良知不師大中至正之程朱而宗師心自用之陸子靜近世學亂於虛也實始

于文成矣

又

論學斷語
不可自立
一名曰立
論失此所
以謂之粉
粉也

又

虛病實病之說醫家有之虛病者謂其氣血之虛也實乃邪氣所在實即病故用下之非爲氣血之實也氣血充實何得稱病如大學所言仁敬慈孝信實理

新慶集

朱之士

四

觀古堂

也切砥琢磨實功也親賢樂利實効也文清所言率是可爲病乎可言消乎如以承氣湯加氣血充實之人消其氣血是庸醫殺人耳吳草廬一生孜孜經書晚年乃悔之此無病而服承氣湯者也

又

道理文章原是一事道理明則文章在其中矣如朱子之文集是也疎露高朗條理井如其得於極深研幾故又沉著痛快天下之至文也文章正則道理在其中矣如歐陽子之文集是也風雅之音典謨之

體昔人稱其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
殆非過語也

又

學人之讀書猶弱人之服藥也元氣漸復乃見藥力
氣質漸變乃見書功如呂伯恭性下急讀論語至躬
自厚而薄責於人豁然病除不復下急朱子稱其善
於變化氣質實善於讀書爾

又

陸五臺師事儒人達觀出暑即赴寺講佛法一時競
尚禪誦以附合太宰太宰歿後人請祀鄉賢督學伍
容庵袁幸不允曰五臺佛門弟子宜祀維摩庵中陸

此書之
王六

為吏部最有聲止以一事之謬遂來身後之議惜也
然有儒其名而佛其責居然須豆夫子廟庶者何與
魏喬介員在石生見林直隸相鄉人
兼清堂集

與辨若弟

兄至都幾一月而歸臨別作語云極聞人至京
師竟作忙然則極忙人可知矣晨鐘初罷便催人赴
東華道上霜風凜冽自非壯士能不懷憂耶

與孫北海

向所著書今已告成謹裝一部請正然著書係勞心
之事春月亦遂緣此作十餘日病每思過聯輒以疾
倦不能往今此書上下關係數千年新老先生詳閱
教之茫茫宇宙高山流水此外正未敢多示人也

與彭士報

今之為文者病於浮蔓漫無式度其知式度者又病
於枯寂藻彩之不露是之謂疲蕭惟昌黎無此失雖
眉山父子亦未盡祛此也程崑崙好講程式此得作
古文之準維矣而時發為光影露為鋒鐔木之豫章
刃之干將也吾是以歎賞不置焉

與杜子靜

恒郡百年間風氣乃生此五七人老親翁抱利器而
鬱鬱不得志茅空為扼腕亦付之英雄一淚而已悠
悠蒼天奈之何哉然而丈夫無價之軀似當求大善
養之術也胸翁大賢猶自留心刀圭吾儕何得遂視
為異學哉望之

答滿城令余論山

先生著述
真可稱知

眉山父子
有法度之
典義人敢

懷子適目
眉山父子
有法度之
典義人敢

懷友之至
讀之千遍

昨秋杪。得晤芝眉。聆厥聲咳。知爲古之遺愛。又知留心學問。非一日之積也。故以拙作請正。不謂大賢見許。施之庠塾。春初北上。風雪載途。停車郭隗故里。詢及門下學道愛人之政。諸童環侍。資徘徊不能去。茲讀玉川義學記及靈雨感應事蹟。作而嘆曰。異哉。當吾世而有慈惠如此。卽考之儒籍。亦未多見也。願門下始之終之。世卑有見知於天而不見知於人者乎。若僕以樗櫟之質。居重大之任。自

先帝在日。已投之以鴻鉅。今又何敢卸責。而才疎志淺。

難。以報稱。抑以自盡其心焉耳。蘭札譽揚過矣。所願大君子鴻漸風素。爲國樹幹。則太平立觀也。

與邢州史太守

德業由人造。而文章必自心生。古人運作。不相襲也。若以游夏之德。合以班馬之文。抑亦可以爲成人矣。懷此有年。徒勞縉緜。乃承褒獎。謂可媲美坡公。僕於坡公無能爲役。若心之所嚮往。則亦不敢不勉。旃也。老祖臺江左名宿。大雅模範。但邢州久屬鄙陋。今乃得所瞻依。彼宋廣平。郭守敬。劉秉忠之流。今人獨不

不敢以不
會待人正
筆意草

雖有本原
不徒手識
流俗

可夢。舉而慕之。乎是在作養而成就之。公署高吟成。快想不後於厥下也。願以他日請教矣。

與真定胡太守

日者鄉人至京云。雨澤霑足。秋禾茂盛。皆仰藉賢公祖之福庇也。又廟堂之上。有夏稅秋糧。俟時從汝之令。從此黎元有歌咏太平之日矣。然良吏不來。則有司不勸。而銓曹道料天下之爲吏者。曰。恐開鑽營之端。是何其爾待天下之入也。生以爲在外之連帥方當宜弘其遠猷。以雪斯耻。

答高家文

西踰太行。北抵黑山。驚鶴鵠之義。敘棠棣之好。遠峰遙岫。收入奚囊。烟樹紅霞。掩映馬首。壯哉遊也。生平之盛舉矣。讀台札。青鞋布襪。逸心何已。

陳第 李立福 建建江人

與人

不求之心。而求之相。不卜之行。而求之命。不要之德。而要之葬。是自疑也。疑則成。成則昏。禍福之言。始中矣。言禍福者。紛紛世之。所以亂也。

做士衡
遠珠清而
化弄蝶更
爲人

爾然其
引出一大
篇文字

又

孰輕孰重。雖伯琴所極。而人必付之衡。孰多孰寡。雖
原憲所程。而人必付之量。非以其無心耶。故化人無
心。則端然而天下取信矣。

又

於人有福則悅幸。有禍則恨嘆。彼福未必增。禍未必
去也。而德之者至矣。于人有禍則悅幸。有福則嘆恨。
彼禍亦未必增。福亦未必去也。而怨之者至矣。成哉
沈光裕。仲達。穆。運。順。天。宛。平。人。

與金道隱

卷之二

七

觀古堂

武林山水融結。佈置天然。兼得幽曠。本自佳境。如他
處則幽或偏。曠或疏。今湖山繁麗。近如几席間。
而四時朝暮雲樹之致。又覺對不窮。故爲勝。爾然亦
以近人覺太平易。每爲俗遊。點破雄舉。亦之悟。感所
由白蘇二公實剛色相之端。卽已稍掩本來面目。功
過半矣。重以錢鏐建炎。踵事變遷。人誇勝事。實山水
之不幸也。梵宇丹青。妨礙甚多。不如少况有與必
有廢。與既誨俗。廢必增。悽悽乎文明設而大道清。遺

德元之氣
猶不能
爲正

樂紛而天德隱。區界類然。豈但一湖山而已。
孫奇逢。雙元直隸。永城人。

答人

古人論行結交。流俗絕不講此。凡相與稱莫逆者。純
以聲勢相高。酒食相悅。以詩文相倡和。儒雅風流。亦
不多見。至于孝弟忠信之人。體義廉耻之事。絕未嘗
遇而問焉。此友之一倫。所以日寡于天下也。取友之
道。原本在身。此身爲不孝不弟多愆。多尤之身。而能
取極孝友無愆無尤之士。于古未有。身分愈高。所取
之友。益寡。管仲獨許鮑叔。知我尼父。謂知我其天。其
義自見。然此處却不是立崖岸。尊嘉矜容四字。要時
時玩味。

又

陸象山當家三年。自謂於學有進。此正可想。施子有
政。是亦爲政。全是孝友真切處。莫徒作米鹽凌雜細
碎觀也。

楊彭齡。商賢。順天宛平人。

與所知

實推中便
已感入

悲得慶
勝氣有成
入屋

聞賢兄弟欲賣宅遠徙不審果否食楮不益又無他故卽一旦輕棄先人之廬甚不可也竊焚先人之室三日哭謂先人歌哭遊處之所存而弗忍也無故而去之而忍乎不自我亂來捐背鄉井而南假林氏之宅有陂池亭榭高樓疏室爲宴遊寢處之適者數年去之不復念惟先人之舊廬每夢至其處井窺依然覺未嘗不流涕沾席也賢兄弟他日得無謂鄙人之悞乎且好事者于昔人之一井一宅志其處以示不忘死先人之廬乎當念之痛之重之已之

若書

卷之二

二

賴古堂

與慎上人

師佛氏之徒也。比乃買田宅爲業竊聞而疑之。夫釋氏之教以空諸累爲宗。故釋迦以下至阿難皆乞食爲業。不親耒耜。履南畝而師。豈有田宅何哉。又聞釋氏不三宿桑下。其于身世浮雲耳。然所謂雙樹祇園者。屢見于其書。又何也。豈田宅亦有不可少者。與吾今與師計之。無田宅不能備風雨。不能具饘粥。既食於人。又無以食衆。今夫田宅有以備風雨。有以具饘粥。不食于人。又有以食衆。斯二者將何從。將去田宅

氣味厚潤
粲然

寬得如城
之惠而出
之以心裁
者

答汪敦生

與。抑有田宅與吾道。本乎人情。彼釋氏者。豈獨異也。具此類推之。于吾道也可以過半。吾師其思之。

讀所示詩集。其可歎歎者十有八九。不想歡愉之辭。可謂悲矣。敦生以避地故。移家千里。至無以將父。所在留滯。誰不爲敦生悲者。但敦生既自悲。慰其意者。又從而悲之。展轉幽發。增吾兄之鬱。而益吾兄之疾。失朋友之職矣。于是思所以廣吾兄。吾兄其聽之。吾聞之心有所奪。則無所立。在上奪于富貴。在下奪于

續集

卷之七

七

賴古堂

飢寒。是以無當代之功。後世之傳。古之君子知其故而反之。以學道爲主。故能有立。嗟嗟敦生。無意于後世之傳。斯已。夫敦生無意。後世之傳。何以致力。千文辭若是。是敦生有意于後世之傳也。敦生而有意于後世之傳。而不學。遂以自援于世情之外。汨沒窮愁。以終其身。吾見敦生之文辭。且日以退而無以收後世之傳。而豈不惜哉。吾兄以爲何如。觀兄自題詩集曰。倦逝。豈有還里之意耶。若然大善。吾與子儒。日望吾子。

答李夢卿

此同達
似任事而
實將筆拉
感而出現
爲有文字

拙文聊示同志，遂爲不知已者誦病，承相慰之厚，但以弟或有介介則不然，誦病奚所恤？梓溪奚所喜？立言甚難，知言尤難耳。漢唐以來文章正統，代不遺數人在當時知者亦少，司馬遷在而史記未振，劉向揚雄不相遇，韓柳兩相知，李翱張籍當知韓老蘇知歐陽駘，陽知蘇氏父子彼此相知而已，未聞人人知之者也。歐公以尹師魯能識人用意深處，此外歐未嘗更許人，張耒差能長行文，字當知蘇，偶觀其文，語多意少，其文如此，其于東坡自然行止處，恐未盡識，豈獨文潛使韓蘇相遇，恐韓所謂辭嚴義密者，蘇亦有特不之識也。一代文章之宗兩相遇而猶恐未能盡識文章，難知如此，而望人人知吾文不已，疎乎因事肆筆，吾兄當有成乎共言。

與潘江如

弟厄白下，兄困吳興，不意吾輩之窮至此，而兄更憔悴有疾，靡別尤爲惘惘，兄有子可教，不爲不善，又鄉居頗靜，望調養自愛，詩人之窮莫如杜老，有劉會正

平處亦即
外托作

集東東
類處生

者讀其詩，論其世而羨之，自以不及，是又窮于子美，彼子美困餓道路，時得知數百手，彼有聞而羨之者，當爲破笑。吾輩之貧而安焉，知不有相羨者可善自遊。

答施愚山先生

長公至，得洋動靜，書屋停手，更彼撓以塵難，使人惘惘，其故皆本乎貧居世，不有自然至此，家居不易，無已且遊乎姑，以接長歲月，何如論文歸之學識，可謂本論，但僕積爲學立異爲識，又非先生之所謂學識也。餘欲趨下風，每有假年之歎，又苦爲病撓，天下不如意事，往往而是，作幾句冷淡語，言亦復不達，奈何。董國祥，兄直隸隆平人。

示人

事可以寄吾明道善俗之意，則不必高壇坫列旗鼓，以自異于時，蓋世道之衰，其矣吾性吾命，或言之以爲耻，問有能自異者，又務爲標榜，中木必足而外則欲其有餘也，片片立而分畦畛，畛分而滋同異，同與滋而生水火，其始爭於宁條，其終毒于國運，此亦

近代君子之通咎也。夫學者天下之公器。使人異之。不如使人就之。使人疑之。不如使人守之。吾無爲遠俗衆物之行。而天下已不能不孳然趨向。如簞竹之必範器土之必型也。斯可以無憾矣。

申涵光 和玉見盟直隸永年人

示人

宋人評駁古人。自孔門而外。無一得免於同輩。則極口推獎。近時李汝濱選詩。古人中百不取一。七子泛濫之作。所載彙彙。至于題白雲樓者。無不俱存。黨同伐異。此自學人習氣。然又有信耳厭目者。遠人則慕之。恨不一見。同里共學。識論如不及。總皆福心所使。聖賢必不爾。

卷之七

寶觀古堂

喬鉢 文永直隸內丘人

與人

凡人不到著書處。不知胸中之無識。但落筆。古人皆已遺過。

魏象樞 渠極山西蔚州人

與人

漸可長
東唐厚
漸也
薄於朋友者。薄親戚之漸也。薄於鄉黨者。薄宗族之漸也。

又

儉美德也。仕路君子。崇尚尤急。去一分奢華。便少一分罪過。省一分經營。便多一分過義慎之哉。

又

爲人作墓誌銘。不撰事蹟。則求者不甘。多填事蹟。則見者不信。其至無可稱述。不得已。轉抄家語及衆家刻本。以應之。譬如傳神寫照。向死。人面上脫稿。已不刻本。以應之。譬如傳神寫照。向死。人面上脫稿。已不

卷之三

寶觀古堂

克肖死焉。路人形貌乎。吾願世人生前行些好事。做個好人。勿令作誌銘者執筆。踴躍代爲遮蓋也。

王克生 孟校牛石山西陽城人

答安靜子

絳帳歸來。滿橋風雪。應滿矣。來教殊謬。人意於文字中。種荆棘。是以文字爲爲藤也。於禪悅中。起波浪。是以禪悅爲爲汙泥也。必明月投懷。直繩爲腹之人。如門下者。而後可與之妮妮也。

王弘撰 無異山史陝西華陰人

與劉孟嘗

獨生孀。贈一鶴。弟構小亭。居之。擬顏曰。獨鶴此亭。不
肅。難賓。非吾臭味。不得坐談。其中非元亮幼安之流。
不以書。此類今以求足下。想當不拒耳。足下若自矜
謂。仰書法之妙。則誤矣。一笑。
安致遠。有見

與劉生

見傳人能令已。傳見痴人。轉令已痴。近見那得不惡。
家止蓄一疲癯。一老奴足跡所之。不過一二十里。所

書畫集

卷之二

七

懶古堂

遇皆屠兒菜豎。輒以某家之子車。我百斛麥。橫將冷
詩。彼似未知吾門有端木。賜足為効。敢者惡。應。應語。
衡耳。迎目如覩。地獄變相。無復生趣。每思兄臺。便是
眾香國中。閑禪散聖也。

李澄中。謂蕭山東諸城人

與劉子羽

桓宣武有言。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御卿輩。輩半
愁。佗係不惟不能駕御人。求為人駕御。亦且不可得。
悲哉。庾子山之賦枯樹。未至也。

周體觀。伯衡直造造化人

與陶菴

讀先生詩。如登長石山。無草木。但長金石。
申涵光。再見

示兩弟

高年而無德。極貧而無所顧惜。兩種人。不可與較。

又

該作道學事。不必習道學。歷

又

靜坐自無妄。為讀書。即是立德。

又

可以一出而振人之厄。一言而解人之紛。此亦不必
過為過。避也。但因以為利。則市道矣。

又

真理學。從立倫作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

周在廷。龍谷河南祥符人

與人

既已息此涼樹下。遂不願是樹。一葉損。

潘思子 江南太倉人

示人

凡民在世所以生不齒於人。死必淪於異趣者。無他。只爲見得自家的苦。不見得別人的苦。見得別人的不是。不足得自家的不是而已。若能於此二言着力挽回得轉。孔子必曰。吾徒罷。不日外道。

李長祥 研齋四川達州人

與警山人書 梅杓司

杓司足下。專作冲和雅富。真不塊名家。愚言詩得二

義。曰入。曰變。所謂入。如過宗廟郊壇。皇都華屋。其動

之于目。大約門壁牆垣。宮殿臺閣。若深居奧室。羅積

貯藏。窮天極地之所有。不見不聞之所在。非身入其

中。則不能了然于心。一一名狀。乃未嘗身歷觀其門

壁。牆垣。宮殿。臺閣。以爲宗廟郊壇。皇都華屋之在是

則失之者多矣。此不入之患也。既入之矣。宗廟郊壇

皇都華屋之內。凡所有者。俱了然于心。可一一名狀

當脫去其故步。以出不能出。將固閉于內。一頑塊耳

既出之矣。乃迴顧其所謂宗廟郊壇。皇都華屋者。而

知彼宮屋
猶本無定
清而思家
一新

留連不能去。既去之矣。猶有影之溺于其心。不能化
既化之矣。不復更有所謂宗廟郊壇。皇都華屋者。猶
之頑塊耳。此不變之患也。愚在越城。見杜于皇爲友
人作跋語。有悟轉二字。詩不悟不能入。不能入則不
能轉。轉則變矣。此意與于公敢以賈之。並望質之爾
止。

與董文友龔介庸書

嘗言碑與傳誌。文之大者。夫碑當別論。誌根乎狀。

傳根乎誌。狀則人子之作之者。以乞銘于人。即有文

傳。換之以光顯其親之心。無罪也。誌則以載其人之

世系。生死之年月。日。葬之丘原。復昆之方來者。如是

止矣。其在大人先生。有功于國家。有大恩德于斯世

有景行之貽。爲世之法。則則錄之。傳則遂取裁于此

以爲是可以傳者也。與傳之云爾。無其可傳者。雖狀

詳。不得以誌。無其可傳者。雖誌詳。不得以傳。今之爲

傳者。何如。即誌矣。爲誌者。何如。即狀矣。又謾焉誌。且

加狀矣。傳且加誌矣。無不生有異微。無不幼敏。應對

賦物。無不捷成人。壯長無不善事。親其得仕也。無不

說來對矣

作史而取
之語轉必
無官也

或數經年
後之既本
可與今以
証古者
於下
之同
之同
之同
之同

公廉無有不神明震服者罷通之也無不以抗言上
官之獲罪無不以其不相悅之人病之者死則無不
以任事之過甚虧之以死其于婦人也無不播弄曰
無不以解服飾充食簞無不識大體無不以正相夫
子教子女無不如男子前近代老名公文集傳誌總
如此不如此人得之不喜作之者亦必不為其不喜
者以拂人且必不為其不喜者以失已于人故文人
必有其心論人之文必論其人之心心之不正登而
為文必不正以不正之心為不正之文以不正之文
為古文遠矣

卷之一

觀古堂

范文光 竹園四川內江人

遊蘇門與友人書

蘇門踞泉上勢類覆釜而重通體皆石亦復小有峻
崎乃知尋徑捫蘿詩言皆過即崆峒危峯之句亦不
爾也然登其上西山掛青潒泉俯綠生林樹樹平楚
蒼然咸來給目蘇門蓋不自用而能善用物故百泉
之上峰房峯關泉至不勝其力竟無難壅及之能保
山年蘇門其不愧孫登應加猶生一等矣

孝廉濟主人 吳人 桐下所書

示人

以天下人視我第一無用人以我視天下人無一有
用人世界原無真人品貴則大賢富則小賢貧賤則
庸愚而已問何以庸愚曰貧賤也何以貧賤曰庸愚
也偶然有一件好事有一句好話都被富貴人輕輕
搬去出名用了所以說人情如錫木一層薄一層世
味如藥渣一次淡一次元氣如冶銀一回低一回

又

卷之七

觀古堂

謙一分醫增一分病知一分地理避十年非親天下
事率壞于強作解事

喬時萬 君開處後江南上游人

與杜幼安

余初不解詩見伯子喜為詩悅其音韻之諧冷冷可
聽而又無所得詩問取關雎卷耳諸什賦之依其吟
詠不減歌商頌者之聲出金石也既學為舉子業遂
日墮雲霧中日不敢旁睨一字然私自疑怪聖人出
語如鴻爪偶留舟劍已去就其言下數言可了何至

風水全錄
一毫文士
詞人教乃
詞能出矣

如許饒舌佛大弟子如水投器如是哉聞止傳佛語
從不添設一字夫子之意若曰乃人人欲作優孟大
是異事曾不如曩時歌金石者之猶足諧耳而又我
言我志富不墮拔舌地獄所恨長既無成功復不習
筆意學紙筆遂多不忍盡棄惟吾子教之

示子弟

古人一日之食每計一日之功今人一日之功止圖
一日之食營營苟苟惟酒食之是議悠悠忽忽借博
奕以消賢肆一醉于崇朝飛千觴于長夜雖云勝會
亦覺廢時爾輩當錢門限拒客石心腸讀書以此十
字箴杜彼二種習

又

與人善而輕信其言是以身命試與人善而遠延爲
師是以子弟試與人善而輕與爲婚是又以家門後
嗣試也故聖門教人必因不夫其親

朱漢微方監江南崑山人

與李小有

前此半月日想白粲甜漿如胡麻流瀝又想日光

雙溪集

樹影如銅盤椿葉種種矣念今已度不可得漸安之
矣計唯扇戶不出秉燭窮經猶記王霸夏侯勝並從
獄中受尚書弟且用此丁吾曲室之業安知此極暗
極窮與溷廁爲鄰之宅非吾洞天福地乎弟且駁
駁得意口學夜郎王漢何如我大也

趙宦光凡夫江南長洲人

與人

大抵文人之言未可作實義看至于集叙溢美爲主
況好惡又奪而去之夜氣清明萬分中所存者蓋不
多矣而欲據一時片語以定高下生見其夢中說夢
李端叔序韓偓集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數咽三
危之瑞露美動七情高秀實認作真好之偏曰勸不
得也勸不得也若余評此文則曰總之喫不得一笑
一笑

又

自徇其文章如慈母之憐少了從腹心抽出不覺自
估其短是故非嚴訓不能別子之賢愚非虛懷不能
辨文之好醜唐鄭守愚詩若教教母臨明鏡也道無

十年當書
之英塾

無聊小集
爾風今人

勞紅粉施名言說

顧威正 端本江南崑山人

與李小有

弟與仁兄才不敢望百一而伏望之感約略相似世人望我輩幾似桃花源中幾百歲老人然第竊縱覽古今英雄從強仕後飛揚蹄躐較諸曠登驟測者反有長康噴蔗之味因念宣聖四十無聞語只爲後生下銷鑿耳老面好學惟孟德與伯業炳燭繼日猶不慮遲況未至炳燭者乎曾答友人詩有云燕臺駿骨猶生日漢殿蛾眉未老時自悲自慰亦自厲也

宋之二

章

蘇古堂

諸曼

謝謝仙廬罵小照

昨煩神筆兼猥珍羞感愧交并稱謝何似伏以蒲柳之姿在風塵之內歎寄之貌雖未似乎汝南土木之容竟已同於中散有懶仕士敢費寫真實愧殷生遂煩圖貌乃辱伸毫拂紙握管凝思因使生而頓開顏顏忽起光猶在面如蓬鬢手之奇類未增毫已過虎頭之伎昔少文得圖于晉帝世以爲榮與宗兄咏於

明倫彙編
文苑典
八義教

王維今猶爲美以僕方彼自謂過之何者快意取於當前而紀藝難於再見也今於明旦便欲補圖既已出之塵矣便須置之丘壑但僕性好奇服心儀古人仰祈被以明月之象若以遠遊之履索書一束童子二人比之白雲之鄉吾將老矣庶幾流水之外自謂過之

徐枋 昭法江南長洲人勿齋先生子

與姜勉中 如須先生子

尊翁先生康言此弟久懷于胸急急欲吐以藉不朽

若書卷

宋之一

言

蘇古堂

人以文傳
文以人傳
作者不隱
題人交傳
自慎重耶

者嘗竊論太史公文章非異人異事不以措手此非獨其文章之妙獨絕千古即其擇地揀料亦迥非後世所及如尊翁先生之大節正當世之異人異事也正今日作文者之好題與料也弟慮無太史公之筆以摹寫之耳雖然敢不勉

張顯 安令長公自於山人江南太倉人

復錢牧齋宗伯

程紅之副狐白之裘盛夏被之不若絳絳之適也文茵之車朱幘之馬臨流乘之不若颿綽之利也已矣

此等題得
孔稚圭
堆實紀
林
取效而
如近如
心于物
亦何必

較伏老
曹孟莊
充爲警

夫芳柯可酌秋水幽深吾將老于此中矣
釋通忍 新余江南常州人姓陳氏

與幕方司理

合下一種
觀之變異
無在不
萬理通
卒官鬼旅

趙悅道云默坐公室虛懸凡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
符露頂門前與起從前自家底以此觀之公室前亦
有佛法焉濟川云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脅到牀
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以此觀之公
室後亦有佛法既公室前後皆佛法何必向深山窮
谷始好參禪無事閒居方堪學道居士蒞任福州正

書佛作

卷之七

書古堂

予既其
卷一之
符之之
有所以
矣然符
之口順
提觀人
處能提
人心則
無補亦
可談試

其時也 山僧 書此作賀非將佛法做人情要使人情
背佛法耳公室前底還之趙公公室後底還之馮老
只如正坐公室時明如明鏡當堂燈不動形聲應萬
緣者是甚麼人行履處忽然覩透不但佛法世法一
念圓明而趙老馮公亦一時放下何也彼既丈夫君
亦爾豈肯讓伊以獨賢

復沈司馬

軍旅中有佛法不可更說佛法也軍旅便是佛法不
可更說有佛法也橫按銀鉤掉除字對靜以應動動

而能靜者自然直破巢穴坐致太平矣銀鉤者當人
之智慧力用也字慧者根塵中之影響也巢穴者起
心動念之根株也太平者本來之現成活計也靜以
應動者二六時中直據本分之作用也動而能靜者
千應萬變而不昧乎本命元辰也雖然依傳只是單
族中佛法若夫單族便是佛法貧道不敢攙行奪市
待觀法掃蕩徭氛時常面領大教也

徐增子能而著江南吳縣人

與陸陶菴

書佛作

卷之七

書古堂

六朝詩人輒以金粉薄之而不知六朝人詩譬如絕
代佳人盛服褰袿而丰神自在昔石季倫以王莽輕
者居前金色現者居後絢如雲錦燦若霞先使蒲團
枯禪見之亦當六魄無主若責其不效西子淡粧則
可而薄其金粉則不可也世人皮相良可痛也今弟
讀仁兄和趙倚樓昔昔鹽樂府二十首字字麗麗初
不損其清真人盡道陶齋食土室中人不免躬探井
日詩却直是石季倫珠圍翠繞仁兄其詩案哉

與王正吉

要非有
聖即空
真本有
清直而
無不從
無不從
子成神
皮肉人
相見真
耶非真

千古來文筆負奇絕之氣者無如子長之史傳子美之歌行如項王酣戰懷公醉草歷落頓挫不可止遏吾黨貧賤多由氣不能振欲振其氣莫若讀二公詩文日百遍使此身儼然有五岳三山氣象拈下風雷何虞不壓倒一世哉

釋行開千仞南關開解師

簡納納道者

作文公之
筆有大

順風揚帆果然便到彼岸余以爲岸無彼此風有順逆順定極易失足唯于逆處猛者一篙乃爲喫緊有

卷之二

觀古堂

機鋒

力若只趁風使船忽然浪起波翻失却一葦兩岸止於何處安身立命足下幸勿認此岸便爲彼岸也別來又經旬月到岸既久消息必竟如何又比來風景

願覺不願昨得函雲一札業已觸熱作客去矣秋風

大起恐難禁一葦之東下則在世境爲過者在君家或反爲順然則順逆豈有正性哉

蔣鳴玉 芝珍江南金瓶人
怡隱堂集

示兒

名士門庭決無繁雜二三知己入座以瞻仰儀德爲

肩

失問答閒雅舉止者芬若有節及時事項及米鹽攝及臧否者以隨順語泛應之以堅忍默對之

與人

嫌重起於矜身若上可陪列百神下可同卑田乞兒此人豈復有纖芥胸中淨穢自他觀疎恩怨有一不還今去我皆嫌地也有嫌地則生心心生腿轉人世殺機從此始矣

又

狀元二字二十年驅遣不去昔人驗此最爲得力陽

卷之七

辛

觀古堂

明先生云脫却衣服依然是幾根肋骨頭此豈有煩我驅遣而十年二十年貼骨乎

又

范文正楷書道服贊中有龍爲辱主驕爲禍府驕不在龍有長即驕有恃即驕有年即驕驕之禍旋而大凡自以爲剛毅方正直言奮發及前盡古今好爲人師皆驕之病本楚解周天格調其座師師日人能想我之貪不能想我之傲諫傲百於慙貪余聞之汗三

日下

老氏所談
以此爲有

賀 袁 黃公江南升陽入

與人論詩

西清詩話稱少陵用事無跡如繁風捕影因言五更
鼓角聲悲壯乃用禰衡搥漁陽操其聲悲壯事三峽
星辰影動搖乃用漢武時星辰動搖東方朔謂民勞
之應事余意解則妙矣然少陵當日正是古今貫串
于胸中胸手逢源譬如秣和麴藥而成體嘗者更辨
其孰爲黍孰爲麥味耶

又

古集

卷之下

事

觀古堂

詩家宗派雖有淵源然推遷既多往往耳孫不符鼻
祖如鄭谷受知于李頻李頻受知于姚合姚合與賈
島友善兼效其詩體今以姚鄭並觀何異鼻祖廬下
賈春婦與臨叩富強者同列始知凡事盡然于夏之
後有莊周良不足怪



結陸集卷之七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八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余大成 集生 電士 江南 江寧人

答吳五印

承手教自居于好懶好閒好無益之書好無益之戲又好折人之過尼山亦莫如之何意者是其知乎自不佞親之道兄之短正道兄之長也雖然以爲畫桂

之性老而愈辣所自挾者若是則已耳設使天地多事復生一更老更辣之怪物出而相挺其勢不得不

與之相敵敵之如或不勝則將如之何又或就此盡桂之自謂老辣也者取而付之大火聚中眨眼之間

灰飛煙滅無復留有老辣之遺體又將如之何從爾時開眼合眼一場懣懣便是自家也莫如之何又不

須尼山莫如之何矣語云日進前而不卸遙聞聲而相思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或復轉勝於覲面之呈交

臂之失正未可知勿更云別後相思復何益也

下則後律
文人餘計
而疎余者
詩雖遠北

答馬牛布

傳內外
無遺也
第一平

我輩從八股頭中做改行生意所難者斷斷不在四句伽陀中攪旗奪鼓便了一生事耳佛印有句云願見悟心成佛道未聞行脚讀詩書若教孔子超生死爭表瞿曇是丈夫我輩詩書餘習未淨悟心門頭未總孔子瞿曇分疆列界處契券尚未交明遵爾開口安知非識心紙墨中之殘膏賸馥予反不如分韻題壇引杯文社之爲本等行頭矣

陳丹衷 吳昭涉 江南 江寧人

賴古堂

與宗開先論書

昔人每着一筆皆有千歲之姿其于此道蓋呂梁丈人之忠信于水也故能移觀者之性若思若尋若伏之筆一時交集而不知其所動今夫入丘林見境大異則勇作書不奇關以生人之勇將有所畏耶足下昨所示畫冊可謂奇秀矣大未袖中物不能自保幸矣此冊不爲余覆也

與周減齋

昔人寫花鳥極體物之妙畫魚便是鯨鯢分明幾分

涉江吳興
之筆於此
僅見一斑

願受其親必且養成而無憾之矣子每懼坎壈切無
怨尤故九死之餘尚芽生意倘非側席於幽人靜者
如先生二三人以任運守約之道自相薰習幾何而
不為天之戮民哉

與友

昨聞足下談某先生事座中似有微詆語此何意也
古之君子聞忠孝節義之事有三思思勿法思讀歎
激揚思慚愧勉策今之君子反生三疑疑聞而傳者
或誤疑或別有所為未必從此起見疑或出一時之
激烈未必中心所安此輩此病皆因骨寒胃弱膽薄
腦枯全無生意陽明如何望他長進

與弟致果

服藥攻疾必以謹食忌為喫緊譬之一方不靖既以
良將克之隨以循吏撫之自然禍亂不作若服藥而
數不宜數之物是益疾也大抵病人所嗜食之味多
養疾而不養身者最宜防檢如兩昏之后必愛諸婦
之臣但愛其足供一人玩弄即不利於社稷生民所
不值矣君子康濟一身之理豈不通於天下國家哉

與某師

才向諸佛門頭問路便要親近善知識意離惡知識
倘導引有差通步茫昧則百劫子生失肩到底譬大
路在西錯檢東走若是蒙愚慢鈍淺子還可越上喚
回若是精靈靈執之士脚力健順經富草鞋牢一往
無前因錯越走越走越遠越遠越錯矣

與胥高蔚生

余天之幸民也兩耳洞然而一耳不願兩目瞭然而
一目不睹其洞然者以屬垣不服者以收聽瞭然者
以獨物不睹者以反觀外廓不虧中運獨明於此游
世不亦宜乎

與孫公訓

杜子怡雲謂乎曰諦觀世人少有明明白白過一日
者此語大有省發兄思之

答友人

吾兄於兵燹不靖之時棄母出家邪師許矣諸佛所
不許也自心亦未盡許也何也以學佛不必定要出
家而棄母則絕成佛慧命之種故又在今日寧可不

報公以聖人之年著

其好筆便
是自然
是光氣

成佛斷不可不成子以世有不成佛之子斷無不成
子之佛也名幾放字今拋師命之乎自命之乎從來
祖庭有如此油口頑成法派乎亦大無味極矣遂與
老兄有知己之素茲拈一詩辨惑若尚有人理在當
速負一團一鉢歸環川慰老母擇近地之有泉石林
水者結茅焚修往來定省亦便事也亦補過之道也
不然令活母饑寒想念以死又等兄成佛度脫生天
有是理乎深省深省

李敬聖一退巷江甫江單人

卷之人

卷之人

七

觀古堂

○答王路上

東降之女美而一目青西降之子倚戶窺之見其美
不見其青從媒氏求焉則宛然青者也西降之子不
咎其不明而且重尤媒氏之罔已也見下句兄僕章
句亦從戶隙窺之耳若再索全集則青者見矣幸速
為掩覆之母徒使人詬見下為媒氏也

羅平尹取公江南上元衛人寄舊永陽家白門亭
蘇州原名光華 舊壁偏

與劉公勇

士子不讀五經而讀榜嚴正如禪子不讀榜嚴而讀

身之書
今歲已過
此山極止
意不勝

莊子耳

○與妙意老人 宜之

偶見子昂着色一幅峭壁側立千仞下有棧道盤入
才數折即不可得見有一人勒馬於數里外仰而注
視如入雲裏僕謂此蜀道圖也變李將軍之法而為
之初君疑其質細看竟無底紙嗚呼古人心血噴唾
經歷日月始成一畫亡一畫如亡一身安得有千萬
億身為庸夫俗子之所矚剝也

與簡道人

卷之人

卷之人

八

觀古堂

或云欲事當以漸減如炎摩天意喜相抱或執乎遂
為究竟其次如兜率天兩相笑語遂為究竟化樂天
共相瞻視遂為究竟至他化天但聞語聲或聞香氣
遂為究竟下士曰此非漸減也正是深妙

與孟景沂論醫

足下善用補中益氣入味地黃二方此古之別藥井
田也夫古道誠難行然舉世醫人動云藥不執方鳴
呼彼尚不知古人有何方古人立方是何意其間多
寡去取的是何見而行之萬禪上不長三光之明下

不修百姓之元的是何理乃設墨義格之有無手背之勤倦非不執方也徑不用方耳辟之診者先不知平人之脈又焉知病者之脈哉

與周減齋

嘗思古人所招之詩何等簡奧有意味今人連篇累牘莫逮也且因事關所父招遂以所招命題何等新奇不知者乃共詫以爲鑿鑿乎不典不雅不聖不奇杜詩韓筆人云字字典我只覺字字鑿倘能知其鑿之妙或可不問其典不典耳今人胸中只爲有個典字所以不能讀韓杜并不能讀古詩書經讀亦概櫟瓦礫耳善讀者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山而水之觸眼即見其新固不待窮索而始得其力也

與樸下論風俗

少陵云風流儒雅亦吾師風流二字談何容易吾里之士徒取烏衣燕子吳宮花草一段些小風流稱爲六朝佳麗庶幾自失士夫既如是矣漸流及於閭閻甚有謂金陵人卽賣菜傭求一把菜亦有六朝風致豈不可慨願與有心人以敦厚挽浮華

蔡祖庚 建西柳巷江南江寧人

與石谿禪師

頃聞卓錫寒家原擬歸聆法海驚我洞窟適題西江道侶鄧君善阿堵之傳因偕坐荒園聞雪庵中話及庚辰之冬雪晴老人過寒家鄉庄夜深作畫時某甲絡索老人歸去時狀老人吮毫沒苔吃茶徑行十年後示寂雲門果有吃盃茶坐脫去了一則幾緣鄧君便拈筆爲某作侍坐老人圖仍屬某必求大師景俗夫小影何敢雅屏揮毫但念既已矣追雪公之杖履又獲坐石老之理雲則這個鈍根面孔得度有分豈非大善知識之所悲憫而樂爲點綴者乎薄附淺毛聊代信香一炷伏惟慈鑒

又

常語眷屬云我等今日原從費本得來何後即不望生利斷斷不肯折本正與手教未出母胎之旨相合然經大導師一番提獎更加一番警策耳富家病危早已聞山中么魔復有編邪說以搖動清規之意必須大家商訂嚴爲懲創金剛一杵豈爲此輩姑息耶

復友人

詹皆爾龔文思自專署歸備悉茹藥飲水之况及擊
 矜露肘之虞乃知今日作吏苦又數倍於十年之前
 矣年親翁宦况蕭然自無他慮而竊莫之誠欲為一
 得之獻者大凡居官至十年之久萬人頌而或不能
 滿一二人之欲萬事善而或不能免一二事之偏灰
 線草蛇莫非贊實風裁似當劑峻為和特法似當以
 寬為猛條案紳矜以及左右奔走似皆當少示坦平
 俾生愛戴則邪謀可不弭而自戢矣不識高明以為
 然否

程希孔 望尼歸巷江南江寧人

卷之人

王 顧古堂

自簡

自家座上終日無客是客應我也人家座上終日有
 我是我自賤也故客至不即候門客去不常閉戶求
 免於殷豈可得哉

王仕雲 望如過客江南江寧籍歙縣人
 西辰堂集

答龔勉之論堪輿

承先生賜風水一書挑燈夜讀初謂此理在有無虛

又千官者
 不可不來
 此言為難
 石

先生應真
 即謂爾不
 觀就人談
 此令人深
 覺足尋

風水不必
 信亦不必
 全不信大
 將積德之
 人必獲福
 地所謂天
 氣之也

卷之人

王 顧古堂

寔之聞今展轉思之斷不為堪輿家所惑矣猶笑里
 門素封諸嗜青烏之學無端勢占無端力奪迫力不
 及奪而勢不能占則百計陰侵必謂祖宗父母葬得
 佳地便可富貴子孫信然堯舜之風墓必佳矣何水
 均皆不肖生孔孟之先塋必吉矣何子思之後鮮有
 聞人猶科警腹奴鯨之砂水必惡也不應特生受命
 之舜禹大禹成湯之龍穴定真也胡為反出亡國之
 桀紂世稱葬善推郭璞為第一按璞為王敦所殺自
 用其術且如此兄違其遺書者乎至於葬死必合生
 命一父一子猶之可也生六七子者必合數命而後
 葬兄族弟合弟弟兄同以一葬期之年月日時飲
 子不一之生命必至停柩暴露風雨水火災祥莫測
 是終其身無葬期矣先鄭賈公曰從天理上卜地不
 必向豐城口中覓頑然塊土小子守先人之治命止
 取高燥勿令水浸棺土親膚足矣孝子仁人以為然
 否謹辭

張 芳 寄人鹿林清翁江南江寧籍句容人

寄鍾孝虎

弟推屋中
能作放客
淋漓滿地

弟人之為
人誠所謂
蘭味通心
者故一落
秋水

先生大雅扶輪英絕領表金竹之標鮮長翠玉若
尚白能立是真迫秋來于伊人徒令恨春心于一方
者也弟以屏材謬先結綬五稔于今其功可駭每念

聚山春曉孤襖清言香生研滴之雲氣喝杯浮之月
關時朱顏健骨如峯元常活花在筆來大風先生復

以朝川之簡遠俗淨名之清泰至其揮毫落紙尤雅
好我輩之疎狂而雲矯磐石皆江皋第一主人門底

榻几咸淵淵留金石聲迄今讀先生暨槐翁家大風
無事長相見行與是舞袖翩翩亂掃梨花何暗吳也

浩當年快事哉
弟推屋中
能作放客
淋漓滿地

寄李三石

客歲夏五得聞三月內手教其時弟方在雁峰之麓
中暑鍵戶問蒼頭至闢械快讀不自知煩病之去體
也得句云北向好風山覆却南還遠信鳥銜來追思
向來與二三同人古處交道感嘆久之大抵友朋朝
夕笑言之樂正如聲色靡靡蹉過幾劫不復知友朋
之艱難迨相去歲時際以方域資以困衡使其居焉
無與谷行焉無與輔然後恍然太息于久要之在是

震風凌雨毋相悖負是為難耳來教所云志向因之
益勵者真久要不忘之言即弟五載湘南中間索處
何限始知良朋難得而向者等閑蹉過為可惜也

寄胡雲嬌

弟命本飄蓬束帶崑崙望里門似在天際自室無聚
婦每顧玲瓏弱息滿目凄然人世宦遊真有何樂
者致一載于記室以兒女百年為覲護念荆布還嚴
未遂丘首神傷實甚經年拮据始克令小女隨殯北
還素并麻衣歸依護樹弟方拭淚澣面正未敢以親

迎為請也迨客歲令弟至看乃知老姻翁過愛不以
弱女銜哀在室俾就團樂舅姑之命又敢辭焉弟方

離遠宦未飭禮儀破涕為歡實所不圖耳弟于此女
憐其相依貧賤雲衣關昨能張報誦七字詩得饒風

毛于願已足但愧拙宦不減當年每景通門頗衡拳

附老姻翁為安定名裔謝財崇誼得毋喜其操作而

前可以舉之青玉案乎則鹿車追隨實事笑一時風
高千古矣

與穆中實

遠遊即所
是唐人妙
境發代
之詞何故
老之又真
則有一種
風韻
清麗是天
本色更何
道明之至
極處靜而
不寂于古
往來人語
妙筆寫出
之六神出
也

春初真言理棹不及造都一厄記開雨夜珠花燈吟
夢雖緣浮烟縹愁緒橫塞抽麗製中得意句讀之慨
當以慷慨無旂旋雙髮痕珠串飛過江雲耳別時
恍惚如夢魂展到門竟去尤難為恨十五百里間冬
簪沈浮稱補冷燠悠悠兀兀以月為年獨端居取秋
尊室集調連往復勞婦遇佳入于燭下擁名士于花
前觀俠客之弄先聽仙翁之嘯樹因而思我造兄賦
心詩律詞品才峰無不酒養情文含咀聲節獨其意
所栖託如尋幽夢如觀仙霧不脫矣兀于楷疊
若感遇詩日好名應自奉心知只厭庸碌不服奇一
再讀之喟然遠念昔人遊覽山川撰成史記愛奇也
寂寞漢季嗜酒者書好名也否則闕然行婦何果不
得快意而低眉銘棄以老乎晉人云俠我有身後名
不如即時一杯酒此又賀賀但以名為身後之知如
世所稱三不朽而不知古今一種款奇獨領之至性
前有高岸後有深谷自吟自嘯自吟自嘯于其中所
謂顧影憐憐無展情者初未嘗謂迂為身後之計而
吾謂非真好名愛奇則不能為也因稱管為道兄草

卷之八

觀古堂

善人讀書
才思更甚
才思更甚
才思更甚

秋尊堂序至乘百言恨嫌于作字俠相見時同佳集
並上而略一引端于此
真黃舍郎
建樹一枝至俾老母遠涉而此地又有水荒將來尚
非吉上故都可懷當仍卜居南郭否則良常仁畏之
間耳屬前又有吳越之游支離飄泊骸骨應爾弟嘗
怪少陵欲還舊維扁舟可徑到而自交涉荆自荆涉
岳自岳涉衡履還其造何耶雲月鶯花是處皆新惜
喜庭要是處皆愛蓋亦有所大不得已者而迫之後
屢遇矣來教至知減翁又罹無妄驚恨不能已此當
路者之衡鑒不知亦採聽三代之直遷否也禽山竟
化為異物耶弟近亦有哀觀朱槐里三詩詩成輒作
數日惡以此較方老詩每拈聊廢也
紀映璽伯棠鄭叟江南江寧人
真冷室集
寄傅青主
僕聞太行之右有傅青主先生奇士也為文磊落峭
峻知其人如其地恨想未之見也甲辰冬得見壽聖
投于二詩盤空硬句推倒一世舉坐為之動色更讀

卷之八

觀古堂

其詩紫芝賦俱不從人間來。壽聖真先生子也。壽聖復向予言先生入山或數日必授一書程其課誦歸間不得要領乃嚴責之得則喜得而能指其孰爲是我爲非遺略文字窺見言外之旨乃大喜即使習一藝亦然以是壽聖博物多能思精而氣超雖天資高微過人要亦先生真實之教也長安風雪墮戶枯坐得壽聖而與之上下其言論典爾耳然出步河濱栖鳥啞啞不下層水爲之不寒豈非數十年曠事歟

古父父子清美有矣張曹房杜俱無人擇立門戶而

狄梁公于光嗣爲地官克盡厥職李西平于愬雪夜

開道偏師入蔡取吳元濟兵不血刃真能克家兒也

文章將相原匹足天地間先生壽聖又何憾乎于其歸也書此以報先生并以志吾樂

張怡白雲原名鹿徵字瑞星江南江寧人

與楚雲和尚

淫雨兼旬苦侵窺額最突無烟數息安生因戲吟曰
萬緣陸中置此身三句九食未爲食若能降致應輕
舉誰與名山作主賓甚早吾師乞一轉語

又

昨生孤吟上俯視游入勞勞撲撲竟覺絳絳不知忙
個甚麼立脚稍高便覺粉紅可厭况碧落上下視野
馬平穩云世界衆生如一器中聚百蚊啾啾亂鳴
鼓發狂亂真可痛也午餘當過文室極譚

與友人

承示邵溪先生易解鈞深探賸良工心苦然易道易
簡記曰潔淨精微而不賦深于易者也今就斗室之
內有實有主有尊有卑或詳或默或動或靜何處非
易何時非易若但求之于陰陽五行而不求之于乾
首坤腹坎耳離目之間恐似宋人之楮葉也皇極經
世先偏奉爲拱壁舉聖人所不知不能不論不議而
知之能之論之議之廣矣大矣然猶自念七尺之躬
百年之內子臣弟友之間多少欠缺未能無憾而後
言元會運世無乃非自卑自遇之旨乎夸父逐日祗
自困耳來札云此事須住山二十年盡絕人事真實
參求始有人處無論塵勞撲撲不得如所願仰如願
矣此二十年中穿茶吃飯出入起居應人接物燒香

摸水又作甚麼理會竊恐鴟子飛過新羅了也。輒獻
在臂知不河漢。

與周減叁

承命搜求山中碑碣止據金石攷所載今僅存者陳
江總樓霞寺碑唐高宗御製徵君碑耳然已非原本
矣其他竟無覓處至于石上題名及所勒詩偈盛仲
交小志所載復十迷八九皆求其故大約有三石脉
潛長人自不知曾見天開巖一詩猶有數字可辨皆
中分爲兩蓋石骨長于中故字形移于外也又藤蘿

卷之人

觀古堂

應度之書
但有玉印
遂以確行
典據者

日滋塵土日益多被埋使而石有長亦有消昨至巖
下一巨石崩頽數段橫塞徑上去秋未之有也則知
無時無日不有陵谷而昔賢欲立碑山上一沉水底
以爲不朽毋乃見與兒童都耶又所存字畫完好者
石質必細潤受撫摩而食疎者多漫滅此如人之溫
克多壽而粗豪多不永年亦至理也何日入山當而
印之寺壁峭峻碑楊時衡擊者附一紙法幸辨之

與姚寒玉

新茶少許山中所煎手製也道兄試于揮毫微倦

時汲取永寧泉烹而吸之兩腋膏亦作梅花香宋宜
仁后云指揮建州更莫造茶雲龍棼好茶吃了生得
甚好意智瑤道人此茶正是益智金莖不數他茶雲
龍也一笑

黃虞稷 俞邵江南江寧籍福建晉江人

與吳山賓 詳非黃虞人

今世風雅壇坫不乏主持獨實學一途幾成絕響足
下潛心六藝流覽百家之傳注而復家有藏書倘于
絳牋之中勒成一書析先儒之異同闡往聖之精奧

卷之人

觀古堂

成一經不刊之典以式後學繼往開來厥功偉矣使
之先人嘗言不變者道不朽者經道非一家私物經
非一人私議以爲大全集注盡埽百家而歸之宋人
又盡埽宋人而歸之朱子不知鄧同農鄭北海注周
官十異其五劉向劉歆父子治春秋或上左氏或上
公羊不相爲也紫陽金華風稱吳味而讀詩紀尚上
毛公不必與紫陽同嘗欲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
漢儒博物攷古之功而遷延不果就以迄于大故僕
亦有志于是異留此讀書種子而末學之士各是俗

博約一語
乃漸通儒

師。雖非往古。彼義疏之輩。故家象之微言。不墮蟲魚。即膏腴象者久矣。然字宙至大。豈無白雲楚望其人者。抱經林藪。潛持運會。但同太常之口。授印爲魯壁之遺音。足下居邇星源彭蠡之間。計必心識其人。幸以薪火相傳之緒。共一昭明。僕即不學面增。亦思懷鉛槧而從事也。汾亭在望。我勞如何。

與倪國公

近代著作可觀者不少。然所服膺者三家而已。列朝詩以風雅寓史學。浮山通雅以名物傳經神。新鈔

藏弄兩集以性命道德之精義。文章問學之微言。而寓諸寒溫之緒語。皆世所不可不有之書。亦世所僅有之書也。猶謂列朝詩汪洋如海。通雅蘊積如山。新鈔藏弄之經緯條貫。自成一書。亦富如大川。名清安翰貫注于天地之間。鍾阜匡廬不必列于四望而出雲雨。現怪物居然名勝者也。

與計甫草

讀足下與棟下夫子書。謂吳人有爲正錢錄者。足下喻之如道溺泰山之上。山高且大。初不知也。善哉喻

想引一事
爲証不他
更言其人

乎。雖然。即使其真能刻削。覓巖鑄磨斤。堅究與巖。何損仰而墜天。自汚其身。祇益其愚而已。因憶得一事實。歸應甫先生時。有朱檢討者。詆訾其文。擲之于地。至目之爲崔信明水中物。王鳳洲先生嘗記之。今惡甫先生姓字。揭日月而行。中天彼朱檢討者。即欲爲長庚。啓明分末。尤以司一隅。亦不可得爲斯錄者。何以異此。姑與足下俟之而已。

與羅以獻

張謇翁當初度日。偶過舊書肆。遇洪覺範石門文字。喜甚。歸語其內人曰。今日。釀酒脫蔬。以供醉飽。放箸無餘。果且不繼。孰與名花一瓶。香茗一盞。足娛吾蕭辰邪。內人笑曰。是不若花茗之爲樂也。謇翁曰。然則子且脫所愛。以莊嚴文字。禪矣。內人欣然贊許。珥博書歸讀之。終夕及通籍時。尤苦貧。其內人復割書又焚。爾法苑珠林以稱慶。曲江宴罷。袍笏歸來。然雙椽盡一編。滿五下。起衣冠與同輩候座。主門猶稱一冊背人私閱。如舉子槐黃期近。將踏省門者。計人石

斷事劉友
與羅以獻

謇翁無文
人作及能
自刻苦萬
品無第二
人也

天下惟有福人方能讀書。必如澹翁者。方克稱洪範

荷用之義

與滅齋先生

天下之憂
皆歸焉
已切實之
矣然正史
家之史乃
可觀乎

南董既往世間史筆寧復可信。僕嘗疑南史所載諸
帝如宋之前後廢帝齊之鬱林東昏其淫醜暴虐浮
于受辛履癸無復人理。及考宋書作于沈約齊書作
于蕭子顯皆承蔡斌之際欲爲道成衍諱其惡故不
難爲故君甚其詞耳。兇人點染被害之家寧有好語
附遺陳詞亦決不日怨家爲西山柳下也。先生日光
如炬者必有以辨祈教我。

集

卷之人

三

賴古堂

高阜

廩生江南江寧人
蕭栖梧

與周滅齋先生

寒家敝垣上薛蘿見者多賞其初夏展放時新綠如
葉葉葉餘次微風過去作碧波千萬頃而暑更領略
秋冬之際霜深字淨品葉滿庭階如在萬山深處令
人意思孤遠因憶此蘿爲先君手植至今三十餘載
先君見皆已二十餘年猶令暑對之蕭蕭不敢作凡
近想生我之教訓固何時已乎敢請先生爲昌羅相
字以寵其居記不忘也

胸中利有
利略下等
自反異初

答周雪客

承示三蘇文字全從國策中得來多有可議蓋以義
國縱橫陰謀權譎其言不本於道德非儒者所宜稱
然其文字博辯變化無端師其筆意可以曲暢事理
眉山亦取其文字焉耳嘗謂文字之佳者相其形氣
如天地之有好山水入眼快心忻然神賞何暇更及
其他况以彼之筆意而抒我之事理乎彼鸞湖鹿洞
諸賢非不中有所見而言詞庸沓不足起其勢又何
以事嫌今古也或曰眉山之論亦有類於權略老以
于言之豈獨眉山之權略不可廢即國策之權略又
豈可盡廢乎善乎司馬子長之言曰戰國陰謀亦有
可採者

又

讀書學道人第一要根器從器一分進步一分根器
十分進步十分如淮陰胯下與子房同一忍辱止爲
胸中有見雖無賴少年皆可師資何必止上老人然
偽遊雲夢一女子能縛之亦由其根器止能感召市
井耳使孺子可教安在無如老人者深爲指授也哉

可見天下
無不可爲
我之人故
唯是度外
猶是度外
猶是度外

從來未
說出這
至理

昔人論
畫以得
影者為
此意

答友

讀大作本是一層分作三層須看其合三層為一層處何等透快何等淋漓如畫家設色凡用幾層筆墨而觀者止見其蒼翠欲滴烟波萬狀耳

示遇見

禽之鴉鳥獸之大羣以及蟲蟬蜂蝶之細皆世人所甚簡賤而詩家往往不遺五字七字中偏若藉此族類以助發其靈思增長其氣色可見天壤間一切含生皆與慈善文人貴有交涉若有離之不得者何況人羣豈可輕為倏忽而莫之泛愛乎

卷之二

三

蘇古堂

與蔚生弟論畫

畫山水雖與人物花鳥不同然貴得其神氣則細大總無二致嘗見陳草庵高絳緯款項前二絹騰騰隆上如一身全力赴注於此者自恨至抄不得徑以得直舉其妙儘山水家具此千筆則一切呼喚蕭瑟變滅不定之景光無不逼出矣予冬日坐明窓窓格內紙僅三寸許日光射蛛絲影飄其上度可二寸有餘細塵微封其上隔窓視之其窈娘縱送屈伸自如之

狀並塵封若有若無一肖似真有畫家所不能措

手者吳道子李龍眠諸公想當從此悟入然則工畫者豈必遠求茲本專事臨摹為哉即有事臨摹亦須先得此意為貴耳

示門人周龍客

偶遇一友論大言八家之文縱使極工滿紙筋骨而已至於聲聲色色因無取焉不知此種文字原非小法力之所能盡而反謂其啞然無聲黯然無色哉觀其處處是聲豈不是聲以此言聲聲莫宏焉字字

卷之二

三

蘇古堂

香以女兒
結上則却
色之正處
端在何等

按義豈不是色以此言色色莫顯焉且夫天下之言色未有不推南威西子者矣夫豈肯黃亦碧之謂哉淑秀乘於天然而精澤溢於膚表見者或以為齊華或以為渥丹耳然則舉世皆登徒又孰知色之正處哉

與黃俞御

比今人一切嬉戲之事古人俱收入學問中如琴瑟不離於御歌聲若出金石即今之吹彈度曲類也占人以以此等調養性情涵育德器至後人遂流為淫蕩

先定一切
製作未竟

不本人情

之具以故言學問則過於拘苦今之道學先生是也
言嬉戲則至於蕩開踰矩今之浮蕩子弟是也安得
起先王於今日而合而一之則世之人既不得輕言
嬉戲而學問亦不至於槁情滅性古樂復作大道宏
通豈非至風流至大雅也哉

與周鹿峰

一機好文
字兩極書
法總見古
天者仲有

通人之才
力

莊騷二書昔人推爲合璧然讀莊子不得解其意義
已妙其聲音節奏直欲繚繞半空言逍遙便如鯢鵬
之獨運言齊物便如天籟之自鳴今人一上口已覺

舉體欲仙讀離騷不可不解其意義須細認其前後
重疊左說右說處全是一段憂君愛國之念纏綿不
斷欲挽回無從挽回欲含置不忍含置自嘆自解道
有無可奈何者故篇中薜荔芙蓉蘭芷之類前後數
見雖似複說其中淺深各有不同正不可作一色看
不然但聆其聲響則不免與詞賦小道同一標流矣
豈得謂與日月爭光乎以是知古人著作上於聲音
者偏要深其意義主於意義者偏要亮其聲音豈不
如後世作詞曲者但取有腔有板而文義都假厝

世人又未
可以此爲
口一節什
一處是非
在法海爲
之折衷者

老人述舊事但期意思顯白而詞氣錯雜不堪入耳
者乎

與吳冠五

人情事局都壞於末世之尚同通故有識者多謂當
以方正持之如狄梁公人有以模稜兩可全無特操
爲病者不知梁公全是以處骨肉之間者處人國化
其成心留爲吃緊一看用耳從伴伴自負者託名於
立朝實有風節一味激烈不顧人情之所安不但無
濟以之召譽有餘而不學無術之人至以此等處國

書集

冬之人

三

蕭古齋

事者處家事蜀洛之爭兆於聚族三數人中而莫之
稍解此猶兩手自相撓撓兩目自相忤視而謂彼之
實甚也豈不哀哉故人之處世不可過生分別



結廬集卷之八終

讀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九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凌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釋祿宏 佛慧蓮池大師姓沈氏浙江仁和人

與開檀菴居士

古德贈人以言此行入仕菴政已在旦夕護法一事

試畧陳之蓋聞佛法外護付與王臣但今之護法有

弊在過正處置失宜者遂致齟齬倡樂於處居吞生哭

於原野釋子榮其簪帶儒生視其冠衿豈不大可傷

哉惟我居士素仁者今當以忠君愛民為處官之正

務次乃及於護法護其理不溺於其迹護其正不率

於其情護其賢者不護其不肖者是之謂真護法也

尚留神焉

卓發之 左車一名能備字無量一字蓮句和入

與黎爾瞻

古之真人散聖或隱于吏或隱于醫卜方伎間必有

一種不倫不脊若滅若沒之致令人不可測識不必

本邑縣志
卷之九
讀古堂
此老遺言
正無所又
何也下是

讀古堂
卷之九
讀古堂

律文之在
世間正如
禁方釋說
力中譯說
臨取

與鍾小天

少年得句深自秘惜不減長吉貯錦囊中情事甲

寅之歲自南中歸里簡數年藏本則倉皇轉徙時為

蒼頭很藉都盡一時憤惋殊不自堪然自此頓識文

字性空嗣後所得隨手擲去十餘年來遂不復留一

字本是怪業翻成捨因如麗公沉金漢水時了無顧

念應文章宿習藉此刻除一空

與區叔永

我輩遊覽之情不鍾于世間走馬關雞宣關馳逐之

地而每于荒烟野草追尋往事斯亦奇矣乃至歌兒

舞女亦復含置目前妖冶而獨繫念于骨朽魂銷之

莫愁桃葉何耶蓋慧業文人情輕而想重故往往結契于無情處如論交則以山川為良友皆癖則以草木金石為性命正謂目前可以告語之人皆不可告語而山川草木金石之不可告語乃真可告語耳

與潛大

客謂予吳姬十五歌喉銀溢道字不正而一綫孤香如春蕊初綻去零落時尚遠若銅琵琶鐵絳板唱大江東去則意思都盡感人似薄余笑謂客邇來感解殊舉山文殊拾得普賢少時兒女子語英雄語都不復作但聽兒輩為之

徐日久子鄭浙江西安人

與余式如

嘗觀草木之類有色焉璀璨絢爛奕奕動人者則或共欣贊詫為殊異然第可瞪目相對取適光景已耳每入手拈之則中之所存斷與文采遠不相肖此名寔之際未有或辨之者也若夫色之至者厥惟青赤試原本所以為青赤之狀于色何有哉就若似若遠之質以水火變之工巧劑量又初非有意於為色者

而不知其然青與赤於是焉在蓋余嘗學文二十年一日見種穀者而得其說疏如此乃今之學士家吸口談文窮工極態此如文章編綴極青赤之變而未始思未始有夫青赤之原本一班耳食之士趨而效之運厄風潮偏多弋獲亦若濟貧子之枯腸與小人之說遇于是焉更為之說以相壓使夫鑽研揣摩勞精費力究竟不得真鑰張掖奏者同捷其又誰甘之而誰信之悲夫祖龍之虐烟萬萬不能燒燼六經而由合無改竊恐世界靈光不免銷鑠于文人之筆舌其為業障可勝言哉

復錢長人

天下事未到手時俱如洋海茫茫無可濟度若步步踏實漸漸理解自然有安頓處所不忙不閒今乃云學問無他只是一捨竊謂有識高人從旁議道一語尖利心眼豁然及至當局却又又是眼中花影自己不着吾儕用世人也除是撒手便休無復置說若猶在世上則自當貴功名是非榮辱遲早輕重自須十步着眼善抱之猶恐其脫而取云捨若止像世俗所言拚

謂前文未
之而後說
之加與說

兼謂自是
正解前一
說夢出妙
義未始不
可

篇世所本
亦是大不
可
說人不可
道者

得做去。則如人般險時候。勢必至自己攢辦。只顧這箇別的原帶不走。又非捨之謂矣。

又

忽見花開甚灼。取其放紅者。搗之。汁乃不紅。其染紅之至者。乃紅花。花則未始紅也。至染色之初。濃汁尚集之。無所用。至洗之。洗之而後。真紅始出。然則紅者。花之所未嘗有也。為文而不加以洗。瀝求其紅。豈如花之難矣。

答孫

卷之九

類古堂

兩問其熟。足以答余。記王陽明年少時。見一僧端坐。不視不語。三年矣。陽明至其前。鳴云。這和尚只管睜睜睜。睜看甚麼。口吧吧。說甚麼。僧不覺張目而進。正是外面闕得緊。裡面越是妙。則不遇若是含元氣的人。真是放了。就罷。寂然太虛。隨他天翻地覆。此中儘寬着。儘勾旋轉。何曾有些子絆碍。而不能容哉。如舊義反說。見客于世。不惟看這君子不像。且于文義亦遠。寄易茂才。

日錄可謂大備。塊文不稱。祇益吾醜。雖然。何害文之。

僕教本以
作人啟
而亦取
亦我必
若用此
法
集仙樂

體臨
另是一
意

復友人

日嘗無事。則橫壺酒壺。單一人往樓上。獨做。醉即偃臥于純陽之側。此公幸不言不動。不以意教。繩人而可以為侶。江濤前後。無際為洗。發一切惡夢。因緣。醒來。無事。真是此身在霄漢上。更有何者是相。辱耶。

與人

宋備有言。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范陽賜為之轉語曰。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快得他人。意要在實心。以求自歡。余宦途漸久。癡愚認真。雖家資寥寥。人所共見。至于骨肉之間。不能無望。即余亦中自歉。然今讀此語。殊覺斬截。但思宋語。終含元氣。如范之轉語。却似秋冬矣。

與李萍橙

弟謂李瑤圃還真足下謂真字好難說弟謂說到真處除是精金無些子渣滓此便是入火不熬入水不濡的手段吾儕相與得見有成色的人雖分數不同儘堪寄托如今世態不止將銅作銀子直是紙錢精幣通行得去也

復梅惠連

弟猶憶二十年前困苦至極死活不得終日作文終日頹憊又終日不住文成俱不敢示人即示人面隨發赤以為遭輕薄者不可耐也遭讚嘆者亦不可耐也或不幸而遭鋪張談之士尤不可耐也乃今天下之言文者初不內量其力之所能為外度其人之所可受欺心造業稱引前輩而按其實地墮鬼國尚不自知亦可憫矣

與龍無字

兄名字未彰當事者向未知有無字此弟之過也然兄于墮落苦海時不自救而呼人教人即此見胸懷一節楊兄已如命致之文宗矣

此等順文
如是恒平
而用意深
厚自淺度
人字有
層曲只是
之類

復龔與嘉

一官局身便于友近弊于文近弊

示人

世間生知者尚有若生而能學者絕少生而能困者絕無矣古來惟舜一人足當之此外如勾踐輩則已是矢在弦上不得不急豈是他生來會得如是只看他不可與共安樂便見底裡蓋生而能困遭一種堅忍之性不是大聖賢便是大奸惡決非尋常等輩所以人只須學那困的便是好

與方孟旋

夜來聞三公示為部曹之法極中吾隱疾一夜尋味不已乃知下根人不但要一個有見識人教導決須得一個有勢力人打罵不然則這一副痴骨頭知道痛癢在何日也

與人論文

知備食料而不知甘苦酸鹹知甘苦酸鹹而不知鼻舌心意知鼻舌心意而不知天下之嗜味者何故不自信而信易牙難矣哉

文人曰
弟謂
劉美誠耶

味此等
論今人
皆惡

不實說
一人心

除却題目
字中模
索亦知是
論文然
宜獨論文

又

也有蓬髮亂髮固自住者若向來意在盡飾則些子不到便成不雅

示人

以水照天天在水下雖淺水人更不知底裡如此亦是文字一等三昧若水中所有盡數搬浮水面便不免為兒童竊笑矣

又

草石參差從中看水勢經行曲折紆迴致可尋味

與胡遠志

君謂人當看內典若史書都是說說的本頭看他作甚弟意若道說說如來也是騙人若自己定盤心便看史亦得且道甚的事業就想出世也還地從這裡透出幾穩

復徐元晦

郎君知極進但囑兄切莫將父兄去教道他小兒為此一着至今便覺團不起滾不出悔之何及我輩頭顱如許老態日甚正望少年行隨意發揮傾說魂夢

與劉濟甫

揚事近矣文字無他端只是不由人來縛亦不由自己放縱便是佳境

與汪歲星

君謂古人為事所迫今世事為人所迫所以成敗相反弟意古人學問如種子在地不慌不忙待氣至時自爾發動從土生根母子有序人力不同天自不違從世豪傑不免急于自現知將現成樹位置移植持根就土無問厥初若工巧昧常氣候偶應則放華結果亦自不爽然所徵者適倖耳如今則似採花蜜瓶取悅朝夕拚得壞了就換拚得不求結果豈有講于生息之理與終歲之計者哉

卓人月 五月浙江仁和人

與孫鳳林先生

月猶憶常山楫別之後曾寄陳昌箕兄致一緘候起居矣嗣聞師母老夫人之變即草哀詞附同社以唁今屈指十三年通問無幾疎怠之罪可勝誅耶則有說焉念十三年之前師臺之所期於月與月之所自

楚觀自前
所見之不
平極力付
寫一特案
更附中語
地屬手淋
當世無人
識及此者
足見卓識
前說勢便
作議論都
未明叙此
反補出文

期。豈謂其寥落不偶。遽於十三年之久乎。十三年之中。日願得一當以報夫子。而日復一日。未有善狀。則月方自疑其手。夫子方自疑其目。月何敢屢通姓名。致師臺之。屢噴其負我。又何忍屢通姓名。致師臺之。屢為月憂。京而慰勞也。由是往往欲我。一尺素。藏之魚腹。而卿卿不果焉。往往欲我。一尺素。藏之魚腹。而卿卿不果焉。又往往跋足而遠視。與赤局之楚。然而出山。化成天下。施于我土。而不意先生之亦卿卿不果也。抑先生不念此蒼生耶。今廟堂用人。其位置之當否。雖不致知。然月以諸生言諸生之所習。則自四書五經之外。今且舉宋儒所著小學而頒之學宮。五其書六其經矣。月豈不謂此乃敏德興行之盛典。而獨怪建此議者。似未嘗讀四書五經。併未嘗讀小學者也。未嘗讀小學故妄謂此中必多奧妙珍重之辭。而不知其即拆四書五經之緒論。未嘗讀四書五經。故以村學究之文理。齊東野人之故事。而妄謂其可與四書五經並垂矣。內篇既出于四書五經。是枝指懸疣也。外篇又出于村學究齊東野人。是魚目狗尾。

卷之二

二 類古堂

讀者大半
失會不正
為其知已

楚觀曰復
得如此力
辨知已今
世為我輩
憂深慮遠
無從發而

無從發也
其於堂

也。且夫騷秀才而為村學究。齊東野人。則其所以位置秀才者。亦可悲矣。又豈但百僚之位。置草軍平。則達人君子。安得不自位置于鳥山之側。陽梁之上。桃塢梅塢之間乎。然師臺苟出。而國吾君。為鸞鳳之鳴。為鸞鵬之逐。則天下事。亦何至于不可為也。如遂樂于自位置而已。則師臺持論。必貴知希而賤行。我月之皇皇。無君日願得一當以報夫子者。未必為夫子之所首肯。而月之寥落十三年。無一善狀者。必為天子之所疑。所噴。所憂。哀也。抑文中之門。不可無房魏子之。管而惟師臺之所指南。近刻然疑草一快。雖屢遷其通。以至平斯而仍未卜其與功名之近。遠此月所謂自疑其手者也。亦惟師臺之所指南。又附之以八襲詩中典頌各一快者。昔少陵贈花將軍伎人云。此曲祗應天上有。說者以為議其僭侈。昌黎越在營荒。乃窮思畢精。揚勵元和聖梅。以贖罪遷。然則二公雖為歡愉之音。而其雲蔽長安之怨。雪深瘴嶺之愁。

卷之三

三 類古堂

無乎不在師憂其以是觀之或不以爲詩近于淫頌
辭于道而實其唐突大君子之事乎

李日華 君實九疑浙江秀水人
李太僕恬致堂集

約同人刻未見書

吾輩榮名素濬雅嗜無關所用激潑神情開益智慮
唯是松光竹蔭清几恬蕪消受三餘橫陳一冊而已
昔李文饒叙平生快意事以爲無輪讀未見之書裴
晉公抄漢書未終篇以爲永恨彼所謂魁壘丈夫也
楚晉潘勗富貴之膏盛色旂常之樹者而猶嗟然欲
厭心於是矧余輩游斯息斯方與蠶爭食者哉顧今
天下號慕古者衆書亦稍稍盡出而三吳澤國轉輸
良便少縮囊頤之餘無難耳目之及有如品目顯著
簡帙重大且競爲國門之懸矣唯夫庾詞隱笈中乘
孤陸咀吮多海錯之奇雜陳駁退方之暗說同雞吐
貴等蛇啗往往襲珍憤內匿厥惟中有者弗傳傳者
弗廣今夫抽珠玩月絕意荆山掌筑飛霜忘情法部
專愚沉痾莫之與廖亦可悲夫誠令策萃璣璫編貫
條理各登所善遍相輩輪存古人之大全垂宇宙之

絕素欲飲則人人遺河索黑而家家取饒龍嘉無限
表樹廉宏不亦爛然率玉而洋洋雅奏也哉余願博
雅君子圖之

與王釋方孝廉

不佞煎淡疎昧不自揆度輒思縱心千古遊意百輩
攬其菁英稍資潤澤不甘齒腐薄効鉛刀懸壺垂纓
迄於今茲髮且種種矣而修名不立殊足愧也每見
古人巨麗鋪張則爲魄驚過淡泊元奧又爲然醉片
言方服其居要于轉亦嘆其不窮金鼓鏗鐸耳不一
受旗幟紛互足踴躍驅從涉萬藝之林靡有一家之
樹今則順口歌呼隨手應創期於酬俗而已足下曠
期無前鑒遠空際乃談以文人相目不佞何敢當但
有捫心耳世途衝衝自軒車以至徒步咸受虛極求
止不得及乎繩索一斷機運悉停則又慨然寢乎巨
室向之騁馳竟何爲耶嘗謂謂植哉呵吸不如一簞
晴日宮懸九奏不如半室虛閑足下以丁盛之年挾
經緯之具而嬰疾安處謝塵輟而親細軸人間之勞
盡釋宇宙之觀不廢正天之巧縱足下而奉以千秋

也伏承獎借益惠好音固由宿音之舊不道音劇亦以臭味之齊收及椒藟也感激感激

與高明水磨部

不依嘗三夢入朱陵又讀南真魏夫人傳真陶華陽真詩諸書鬱鬱芊芊如在祝融紫蓋之下赤君旌旗驚鶴彷彿可逮也無奈塵緣未謝病後氣力衰少未能治孤笠問路重雲有如台丈映材仙韻捧天子節駐雲烟廟中吟嘯登臨山靈水司悉從部勒大則咽天地並老亦如元次山礧石鐫字標天南之勝垂千古奇蹟真今人絕耳何者其人無文情無道韻即履天都王屋了不相涉不免頽仙之前正唯悲業文人若台文又置之仙靈境地又不深煩以簿書僱仰弄由疎勝自足乃真可妬也

與戴程貢

以扛九鼎之力運寸管以管應難之目分位置以布六奇之法妙出入以鸞鶴冲雲之勢領超奇以魚龍狎浪之姿鼓變應以漱雪噴水之韻踴峻激以水到渠成之理還自然詞筆二家咸佩斯印

與魯孔孫

子瞻雄才大略終日讀書終日論天下事元章終日摩弄奇石古物與可亦耽篆隸讀書談道非區區習繪事者止因胸次高明涵浸古人運趣多山川靈秀百物之妙乘其傲兀恣肆時成來湊其丹府有觸即爾迸出如石中燬火豈有意取奇哉

吳人

白石齋詩沉卓雄快真闢杜陵管墨間奪其兵符易白雲龍無不如意借視中原紫氣諸作者石堪偏裨位置乃翁之追趣洽而取名淡不行家集不登國選徒於所作墨戲林鬱斯石花鳥蟲魚間見之片語挑媚生動躍然人或謂翁詩以書掩余獨謂不然今人雕鏤標炫章兒自貴意中以爲一類聚梨便足千古不知篇中無語語中無味一舉再舉不過陳數千番穀皮即烟消霧落不從更知有若而子矣翁書世已有定價如寸珠尺璧語日美則愛愛則傳以必傳之詩附必愛之書是詩以畫壽非畫掩也伏於二事俱喜涉其波流未必能動人愛而工力奪於讀書一

不返登顧腰哉

不返登顧腰哉

與程松蘿

今繪事自元習取韻之風流行而晉宋唐隋之法與天地並魚人物口鼻手足路徑輪輿自然之數悉推而納之蓬渤澎湃之中不可復問矣余嘗嘆性命元虛之談勝而禮樂名物聖人經世之具悉成鈍置釋宗棒喝之教行而六度萬行三乘薰煉之學皆委虛又元人氣韻蕭疎之氣實而屏幃卷軸寫山晚水與

示人

各狀一物真工實能之蹟盡充下顯此亦千古不平之案具大眼孔大胸膈實容古今出沒者過此等物乃糞堆堆中偶獲先世所遺一顆寶珠也安暇就浮估時販商米肉價於晝晚間耶

示人

人人有一片潔白自受用地斷非他人所能分享人人有一撇不下擔子斷不能僱倚與人其他可覆可推任情起倒者皆世界中事非我事也

又

不自在處是自在

有一席地展布四體便是道場一合卓豎便是根基一事撒得下便是解脫一境推拒得過便是降魔一念相應虛便是證人如此相續去子丁百當更求奇妙失脚重崖也

又

初入道人浮遊之念易驟執念難化稍得力後執念難化浮遊之念難驅以初心猛念操持而後少知解脫耳解脫勝於脫放有不覺浮遊之擾者故也

又

山谷與王直方東云子輔明日必來當設硯席於清涼處多堆佳紙俟之張武筆其所喜也想見古流相聚全以翰墨為戲其切磋鼓舞安得不日造勝地今日酒肉微逐不唯聲氣寂寥即求一善縛筆如武者亦不可得矣每一揮運輒為三嘆

王 疊子安浙江會稽人天遠尊人

與謝無可論紀載容

史筆與家乘不同家乘者人私其所尊親非詳莫悉非盛勿重故細而繁之小而張之然巨筆尚有矜懷

主有制史
不揭作史
實然文人
筆墨便
實作此

之屬若夫作史則載多人大書特書而已且有載其
一事而衆端可廢亦有詳其一事而衆端具見者故
家書乘累紙不了而史筆欲以一二行了之此中着
眼如箕下筆如刀非去貪割愛不可耳若夫子長妙
處宏篇巨冊中時有一兩段閒落沒緊要處虎頭之
頰上三毫長公之旁見側出史筆之精神與其人之
精神波瀾生動刻畫無痕乃爲至也趙叔鳴書使江
有言昔人謂僧人宜取心肝腎子致命處彈力耳
聖賢焉足試乎斯言可思微獨文章經濟道德何獨
不然

神駿佳 幸起浙江會稽人世培先生兄

與繼起和尚書

世道日下法運亦際秋晚矣凡天下舉一事消一患
而求其一干如砥無少程程且難之况於今乎茲
者消弭之役是屬盛舉而旁挽之人彼此不無惟二
三正人相信於光天白日之下堅持弘願不爲所搖
則幻影頃消赤漢如故肯任伎彈而旁挽之路絕矣
蓋主盟須耐旁挽猶之居閒須耐交誼亦事勢之必

是千景
李超非書
勝斯者

然者也譬之越江拯溺人海探珠即有狂濤巨浪惟
賴舟師一人舵柄在手終必獲濟若必求其微風不
興輕波亦盡世固無此江海亦何以顯長年舟師之
大神力哉幸和尚堅持無惑

復沈求如先生書

承大教謂嚴統一事宜以理論以道處不宜公庭質
成此至當至正之論譬之一身之中忽發一疽宜內
消不宜外潰宜藥餌不宜刀針雖然人亦孰不知之
而孰不願之哉乃刀針之術卒爲名醫所不廢者夫
固有疽堅毒厚藥餌勿效於是有不忍坐視其死者
不得已起而一決之以是旦夕之命然而一體之傷
固不免矣豈願之初哉此蓋有大不得已者也今日
之事何以異是

壽隆和尚

恭逢周甲人天爭祝方且山不藏珍海不匿寶而將
道人乃僅以一書一字仰祝遐齡豈非近時一怪事
然向讀東坡性石供云禪師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
淪空洞了無一物連夜光尺璧與瓦礫等則弟之一

學起人至
致陶水師昆仲

弟

久有方外之志。今乃得遂。然自慚其遲遲也。弟念吾之所不能捨者。耶。李超也。弟昨已懸像陳。藏爲文自祭而別之矣。耶。李超已別。則當無不可別者。而况身外之長物哉。生平玩好。原不甚多。今已盡行分散。凡相知朋友。皆隨意分送一二。以謂我可捨長物。可捨而朋友之道。終不可捨。適梁中有朱欄閣帖五本。昆玉五位。幸各存其一。以爲一時笑柄。他日有散髮披襟曳策。行吟于吼山曹山之閒。非他人必季超子也。但梵志有云。吾猶昔人。而非昔人。不知諸道兄。猶能識此山澤之癡否。一笑。

孟稱舜子若子墨浙江會稽人

答人言謗書

承示云。韓子曰。道高而謗至。今子謗言日聞。意子道高所致歟。嗚呼。足下之言。其說我耶。抑議我耶。不佞無退之才。而同其既命。生駢蛄。動與謗俱。退之云。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斯言若不以得謗爲恨。而以得

不佞也
謗亦隨之

名爲喜矣。人之謗我者。將以毀我之名也。謗至而名。則其謗我也。不滋以益我乎。願。弟但有其謗耳。未有其名也。然名實非吾所樂有。名愈重。則謗將益甚。故欲止謗。莫若避名。昔之學道者。將使坐者與之爭席。而後其道爲益高。今使人謗我。是猶使人知有我。使人知有我。是我之杜絕。爲未深也。安在其爲道高而謗至乎。然則我名之不如退之者。不顧及有念乎。而又何謗焉。

胡介
夢溪浙江錢塘人

與人

沈幼宰云。秀才學醫。如某作齋子。謂好秀才學醫。則爲良醫。爲名醫。爲時醫。低秀才學醫。只成就得一個庸醫而已。聞子將云。好秀才作醫。尤是險事。蓋學問聰明。盡是殺人利器也。貧賤之人。何事不可測口。而偏以人命爲嘗試。其情誠可痛恨。吾願足下慎之。

嚴沆子
聚穎平浙江餘杭人

荅稽留山

留山堂圖。五閏月乃克成。弟。萬安能留留山。幸借留

于性書
雲南性
不足爭
一水一
爲

山留書耳。然書安足留。往時兄戲。聊復爾爾。此事關至性。乃佳。若僅辨山之深淺。樹之曲直。漁汀蒨屋。位置方齊。猶是書苑良工。況并此未嘗研討。而慨然揮洒。寧不可愧。王宰不受迫促。乃肯留真。無論今人。概不及古人。即知古人者。亦少也。往在長安。尚能讀書作詩。一自里門酬酢。心境俗惡。此事都廢。不自知性情汨沒何處。此豈可博宗匠一快耶。

曹溶 鑒別秋岳浙江嘉興人

與杜于皇

文章家

近又得一人焉。爲西江魏叔子。其識見議論。足與于皇相上下。惟見其論古諸篇。於他體未

集。概然相其筆勢。必能者也。弟所以深服二子者。良以一時風氣。言古文者。滿天下。其率應妄作。放手野戰。自以爲過於古人者。既在不知文之列。可以不論。而一二泥古之士。自矜合作者。又如書家臨摹一種。點畫畢。肖然離于古人之跡。自作數字。便不成書。則亦可謂不善學者矣。獨于皇與叔子。既優入古人之域。在規矩法度之中。無一字妄作。而又能脫略形迹。

握落格套。如書家得古人之神。而能自爲書。以妙天下。而傳後世。是乃可貴耳。何日枉訪商量。盡發秘藏。以同斟酌。實弟志也。

童本立 木 有浙江鄞縣人

上某先生

人生最不幸者。龍藏及身。左右交遊。取容之人多。敢言之士少。習焉不察。始由燕笑。而卒致胸腹。不可以不爲憂。務在知言。知言。必與知人。昌黎謙迎傳骨。佛言。必與此疏。而朝夕談論。不以諒已。西非之貌。猶如墨。猶能以達心之言。歸答宰相。以勿沮右丞。敢言之氣。正人正言。蓋可忽于貴。

陳濬 開竹福建侯官人

與馮齋先生

夫子之德於諸者。至矣。白玉四環明珠。一寸持。有七尺身。在。

徐廷壽 存永福建閩縣人

與馮齋先生

磁石雖不作意。諸所有鐵。必來附。我公即無意。招之。

所撰漢氏
雖足人起

但恐遠是
與泥無異
花在此

又不知何
處人
之生也

應自來集也

乃公遂如是已乎白半至人殺不能作聲可哀也夫
藉 紛 綢臣用發福是閩縣人

與滅齋

時人選詩雖惡然亦有足採者吳泥中生蓮花但採
蓮花勿取吳泥可也

何偉然 仙鳳浙江仁和人

與人

深藏厚蓄多水火盜賊之虞天道之惡盈也若狐貧

乏人天道何所忌而備難之以多慮想其憤激嗟嘆
之氣盈而欲溢亦為天道之所惡故知盈之所忌不
獨封殖偷一息一念少有過情皆盈也水火盜賊其
何我者甚於藏蓄者也

與吳文中

見地獄變相圖刀山戟林鋸磨沸鑊極刑陰慘而此
中無怖者滿修定養士也見而怖怖而惕然若身處
其地一刻不能自安者亦有意好修者也懲戒惕於
前而懲罪除過之念絕無萌芽必其人所行所為有

甚於圓相之陰慘反覺刀山戟林鋸磨沸鑊為尋常
事矣則地獄亦無奈此等人矣何況懲戒於圓影中
耶不若轉面一幅西方極樂圖示之或不得於畏心
者庶可回之以養心耳

答卓左車

快雪堂非雪不快但長公病瘧即字義已與雪反安
得更置之烟嵐中耶明日霽當登山一臨寒氣沁人
坐被覆如百重紫絨障不忍出奈何

朱 是 近修浙江黃山人

與范遂甫書

王桀避亂居荊州依劉表後世稱依人者必舉為翰
焉桀著書數十篇荊州燬盡焚其書在者一篇意即
登樓賦也旨趣淺薄虎之一毛如此其班亦可見矣
依人之國當為其國効忠而桀一無短長操至即隨
劉宗降操他日從軍詩指操為聖君又云編髮負勇
翁願厲朽鈍姿蓋欲效伊尹干湯以伐桀也是時漢
帝尚在而居然詭譎如此此無忌憚小人不知當時
蔡邕何以倒屣迎之也又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亦

數筆耳
楚可吟誦
被公小品
有之然也
也當同之致

指操爲元后。比譙郡爲豐沛。有文無行。令人髮指。思王與此輩遊。宜其無成。求日試其誰輔之。將何試也。愚因祭及楨等。而嘆虛名之無益焉。當時並王粲在荆襄間。有孔明德操諸人。世人稱此遺彼。豈粲遊表。慕諸人。俱隱其地耶。此後作詩。贈人無輕用。依劉登樓故事。以羞當世之士。與足下共誠之。

與臧喬

平山橫古木。遠水接長天。荆浩空遺筆。何論趙大年。此修舊題。楊龍友書句也。作畫審不如疎。濃不如澹。近不如遠。多不如少。大作家正似不到家者。惟滅翁先生能解此意。

陸彥龍

號武浙江錢塘人
葵餘稿

與許天儀

人阜亭纔六七日耳。日與麗京鯢庭。披襟散髮。箕踞長松下。曠然佳勝。然以何所厭熱之身。忽屏羣碎。置涼適中。積暑激發。交戰于中。輒作數日惡。吾頭岑岑如人身熱。頭痛諸國也。亟歸覓足下所稱長孺者而治之。乃長孺一老充翁。通閒解結。未能反之于平。湛

較前更
有散單之
象去其煩
居卷之七

思有心。斧子爲作七發。枚生豈如右。爽夫人所云。步草與汝食汝亦不能來耶。

上臧方李立齋舊邑侯書

龍承聲教所訖。習見亮節義聲。神明慈惠之治。爲近古所未有。異得一望風采。以爲洗濯向化之地。於願足矣。乃蒙國士殊遇。所呈詩古文詞。往往聞之同人。謬獲賔賓。華表下儼。青雲爲昭。且郊勞報謁。折官位行輩以下交。容接之際。衣褐衣褐。見衣帛衣帛。見此布衣韋帶之士。所難必之王公大人者。而龍於豈弟君子。獲異數焉。古人知己之量。所以重於成恩也。雖然。知己之於感恩。亦相爲風者也。王公大人之於布衣韋帶之士。未始不相需之殷。而或往往多相遇之疎。此豫章梓枏。必得匠石之斤削。而蔚爲國神。驕驕驕驕。必俟良樂之聯吟。而聲出金石耳。若既知非朽林比焉。而猶聽其偃於空谷。困於驥驥。如士之憂鬱窮閭者。匡坐絃歌。纓絕塵決。又不甘爲沁沁倪倪之徒。苟有所求于世。而采叔不足以事親。拾橡不足以自給。阮塗之窮。脚踟躕返轍。當此之時。有抱木而枯耳。

其財其物
其非其物
其非其物
其非其物

其身其身
其身其身
其身其身
其身其身

今人即所
持而不正
亦偏而不
正偏而不
正偏而不
正偏而不

然而瞻視仰望猶尚有知已在得不爲之一悲鳴哉
昌黎爲一代大儒所上執政諸書甫及於實用升斗
之需而屑屑於米鹽凌雜之細生平嘗陋而笑之幾
欲薄其爲人及躬處流離切身爲患欲告之他人輒
面赤口吃而卒難一語始知古人當困約之際憂而
後言蓋亦投誠控訴於上所知我之人而有所不可
已也今龍編附韓子之節惟執事國之

移伯聲
元今有仁義廉士民至今歌思之

示人

人一生愛養此身可謂無所不至及至回首卽此一
身作楚與我爲仇相離而不相顧湛然師云世間無
主莫如心忘思最是身歇菴先生亦詳哉其發明之
矣

事涉刻薄者卽所持甚正亦不可自我開端
人生五十以前所惑意者皆足以致病若我有以招
之自此以後種種相尋不招而自來矣卽此是現報
何論後世乎

結集卷之九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薛集卷之十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凌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黎士弘 魏晉福建長汀人 托素齋文集

上錢牧齋先生書

曰者巨源徐子不以不肖無似猥以賤名聞之閣下

曾得讀先生報章今巨源又欲不肖稟集近文令自

其言于左右然則何人也古文章之士欲就正

者春作食以求親近至三年五年不復得見其面彼

其見大人先生之難如此而又不敢自呈其無因之

言如此今弘竟聚其鄙蕪之辭公然謙姓名而上之

長者則弘之妄亦已甚矣弘生三十五年先束髮受

訓舉之書雖間收時譽不無自厭薄所爲賴先世之

積頗有藏書日夕編摩弟兄自課約略手抄殆將二

百卷爲詩歌古文亦約略數百餘紙然區區乎爲之

而終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者則見聞之不廣

也時命之不達也所見當世鉅公育集行世者率首

身都尊顯典章制誥之言多出其手名公將相墓版

碑銘非得其文者子孫比于不孝非其文重其事先

重也弘少且賤不得入承明典著作又生長萬山中

不接于大人君子即使文可駕買班言可凌在蔡亦

何能無懼而笑不戚而啼以一發其胸中之奇乎因

覽史遷才高一代其所著書爲古今冠冕亦曰家世

史官去秦楚之際未遠又親見孝武之世王侯將相

傳績豐功登封戰獵之雄宮闕樓觀之美故其文彪

蔚與事俱傳若司馬長卿才非不敵也所著惟

子虛上林諸篇告巴蜀一文餘無所表見于其將卒

特著封禪一書猶李廣數奇恨不一當單于此白文

人之習欲用其所未足耳史公遂謂相如卒接五年

天子果嗣后土封泰山即推量之過也假使弘不卑

且賤少微天幸蚤致通顯能一望著作之林又所聞

所見少年史遷之時又所接于大人君子得如先生

者一二輩雖其文之傳不傳不可知抑豈至僅以月

露風雲作此寒餒無聊之語與初蟲春鳥爭其音飾

黃弘之所以自況。誠不自量。而以樂乎天下之有才而不克自盡。其才者。則不能不爲之三嘆矣。先生人文位望。當世所宗。以後進小生通辭之始。卽當援引盛德。布諸教之誠。而忽敢率爾發其狂談。持先生之廣大。辨其無成。而進其所不足。亦藉以爲三隅之反。望先生之復之也。敬上所著雜文二十五篇。望門遙攝。惶悚可勝。

候李元仲業師

以丁未八月。裁缺離信州。十二月爲家弟掛吏議。

宋之二

賴古堂

憂愁駢積之時。不獲上一言起居左右疎濶之罪。上通于天。弘一官不效。再補山城。進退周章。徘徊失志。愛我者猶妄。冀其補失晨之鳴焉。正如鹽車之負方增。而欲啓其騰驤之路。卽伯樂當前。安能使之長鳴而仰泳乎。記辛卯北去。曾于緣楊遇一老僧云。君他日必達。但筮仕多在西江。今草次兩階。前言如券。知緣分有限。墮地已然。真無用此勞勞爲也。蘇公所謂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弘殆將以半生之官趣等一日之棋杆耳。既已落落無所指意。所不能忘者。惟詩文。

行文附錄
蘇之詩

宋之二

賴古堂

一事竊見當代作者。各有短長。似向時之病在割裂。近日之病又在粗淺。規步者。僅得皮毛。短才者。失之單薄。夫折腰。齟齬。固足爲。欺使徒米一結。頗推。誓及。單。穠。粒。之。人。謂。足。抗。舜。光。而。凌。鄭。且。行。道。之。人。肯。笑。其。不。若。矣。近。讀。老。師。全。集。不。覺。俯。首。至。地。高。奇。峭。削。無。徑。可。尋。向。馮。密。庵。先。生。曾。謂。吾。師。之。文。得。漢。人。氣。少。秦。人。氣。多。非。此。公。巨。眼。如。箕。誰。能。發。此。本。發。之。論。讀。吾。師。之。文。一。過。再。讀。近。代。之。文。真。若。飛。仙。劍。俠。偶。落。人。間。豈。復。與。曹。曹。世。士。數。論。其。黑。白。哉。當。世。未。有。能。爲。吾。師。之。文。者。未。有。能。爲。吾。師。之。文。則。天。之。所。賦。不。可。得。而。強。也。弘。志。薄。才。疎。賦。于。天。者。既。不。敢。望。而。人。間。之。言。又。學。之。而。有。願。不。願。焉。弘。之。斷。斷。無。成。亦。已。自。料。之。審。乎。相。隔。萬。山。無。因。日。侍。尊。前。以。教。其。所。不。足。一。官。腐。鼠。抱。恨。無。窮。尊。前。已。勝。副。本。致。之。樣。下。先。生。共。相。訂。正。謀。付。梓。人。先。生。近。雖。多。事。然。好。文。如。渴。遲。當。有。以。報。命。付。去。小。稿。一。冊。是。弘。理。信。時。一。二。謙。語。知。不。足。應。觀。聽。然。六。年。苦。心。猶。冀。其。萬。一。有。存。者。是。又。弘。之。妄。念。不。已。也。

東堯夫兄書

弘去夏爲漕事孔亟四月江頭今春又值季慮四年會省愛情移中習久生厭天下事大約皆順鳴甘蔗愈進而愈淡耳近有維揚陳山人爲富事延至其人奇術如左慈元放亦負述平相人之名謂弟可以入世無累骨法合應得仙雖其言頗涉妄私心竊喜之稽康謂仙不可學術是目下覺得是非榮辱止是如此每伺候大人公卿見事騎滿眼鼓吹動天反作寂寞空山之想是宿世慧根尚未漸滅殆遺故偶一觸之便如逢故物他日歸來或不至草草山川遙隔無因一至尊前吐此積悵小詩三首令兄子錄呈覽笑知風塵小吏猶能于簿書忙雜中作七言八句此等胸次殊堪自慰也

與丘慎清書

慎清足下邇流上都無過眼文書偶得三疑事思之數日盡得理解殊足樂也其一他人聲音笑語一聞輒辨卽舉念憶某人聲音何似皆必然可數惟已之聲音則自揣摩不定其一他人而目觀記皆真強記

心知如鼓
推見至隱
可悉釋疑
七歲數心
之義

者如古人見車師半面十年後猶復識之惟已面自少至老宜相習晨而照鏡頃而失之卽寫生家猶有一見他人而私自臨模輒肖者若刻畫已面則必對鏡含毫始克恍惚人未有一凝想而卽能自記其面何等者其一平生所見麗人夢寐間尚復可想至覩畫美人圖卽精神妍致當前非不奔悅掩卷都忘何故再三思之惟一心而已人之聲以心察之也既已察之則能記之矣若已則心動而後有言心隨言出既以一心出言又安得有一心以聽已之聲乎人之

卷之二

古今堂

面目非盡面目可記也相得其神情于面目之外耳已之神情既不能自見卽對鏡亦必正容端視正容端視神情先失故從無能自記面目之人也人之面目易記畫中之面目不易記生動不生動之別與不能記已之面目同一理也乃知天下無意味事極耐入深思人苦習然不察耳然非天下之至閒人安能作此無意味之想乎知年兄間極又肯作理解敬勉以相問

與林爾千

復李化舒
以文辭自
書於中
事畢失以
文人而得
其才

歸路讀紀遊議稿。皆各機杼自生。上掩韋孟。至于賦
序之章。古人云才大須是作賦。又云讀千賦乃克爲
之。歷觀近代所號爲能言家者。通如楊升菴。虛次樞
無論。若陳人中未免發續奇言。王季重頗傷諸語。惟
章門徐巨源。驚才風逸。節敘橫使。巨源云亡。典型久
爽。何幸更得爾千也。匪獨以張吾聞耳。吾不知千百
年後。位置爾千回中白蓮諸賦。千子虛上林何等耳。
山城爛熳。紅蕖滿谿。意欲擬秋山紅葉一賦。以傲爾
千。而含毫五日。謀篇不遂。人之才分相懸。遂至于此。
假使爾千釋不律。俯而縮半通綬。理百雉城守五尺
簿書。不識造致閒心。能使如此否。才不才有。時傳不
傳。有命。以至忙至。俗之小吏。而猶欲擬連文。事與爾
千競。一日千古之談。真可謂當車之楚竹矣。詩楚博
觀。夷夷匪敬。竊望付典書。

復李化舒

文章一道。以自立者爲尊。從無有依附他人而能聲
施于後世者。司馬之前無司馬。退之之前無退之。近
代諸賢。無不年啞抄襲左國者。爲吳腐至其所作古

卷之二

賴古堂

生平見依
病婦人來
育子信者

文詞。步武歐曾。不敢失尺寸。形骸土木。神彩都無。使
謂其弊正等耳。此又如劉安仙去。雞犬食其丹。餘皆
能冲舉。冲舉小復異。入何至終爲雞犬寧。稿項死終
不厭。此白雲鄉矣。繁仙人之屬籍也。復近我甚。俱蹇
一官。仕足廢學。周章人事。錯處忤心。既已不屑食其
丹。解而又日。以蒜汁澆而金書玉簡。將忍待他生。惟
日夜便雲氣。看化舒飛去。得做望空遙視。說喫非常
足已。昔人有得長生之藥。不自食而強以進人者。如
僕也。何以殊。是放筆無聊。引喻失義。千里外當發化
舒一笑也。

示諸弟兩兒

少半駭賦才性。易人任誕。褒夷一流。世說一部。爲累
後生不淺。不知古人胸次。各有一副本原。若止辨得
東望西林。博得一二顯者。好語溫言。便無故而箕踞
科頭。希踪嵇阮。顏之厚矣。識者笑之。大約今之所謂
狂者。率皆妄耳。

示兩兒

向作詩苦無題。今得題亦不更作。一着筆便可得二

文人口中
如此心中
未必如此
即欲公喜
爲人懼
爲忌

止雖之
可以爲俗
式麻

三十紙蓋隨意爲快取適性情行同自歎止非與盡也緣向名場大熟恐落筆不爲元李劉白天下不復知有我在今偶思得如扁屋論人臧否彼人何用得復自保自身耳亦復何與我事我窮地始立名字是他日呼人元李呼人劉白安知非我正恐實認熟生安見非他人耳以此名心轉輕詩題轉活詩不爲名生固可終身不作亦何妨一日數作也閒中念此尋味無盡要欲見輩知之

何網省庵福建晉江人匪義先生專人

與鄭邑博書

惟昔韓昌黎有言士不得爲宰相得爲諫官足矣以生言之士不得爲諫官宰相得爲師儒亦可矣蓋師儒之職雖不得與宰相諫官並然所以成就人才培植風化者正在此是其職之清簡貴重非他官可比也况師儒之職舉則他日所以爲宰相諫官者盡出其門下天下事何必身親爲然後爲榮止盛哉惟祈先生以道德文章自重則人自莫敢以師儒之職而

謝朱中丞奏葛
謝朱中丞奏葛
謝朱中丞奏葛
謝朱中丞奏葛

輕先生也
周要方叔初名中規福建莆田人

謝朱中丞奏葛

儒定越荃聲高鄭紆雪華奪麗輝巽懸輕甘阿谷所遺惟贈佩璫之女莘澤所賜徒歸索曼之容未若惠出上公恩單下士珍堪以表繼可相蒙雖徒赤燦掌節丹衛總轡固已涼生舉袂爽起披襟

謝資綿示

雲轡降授鮮服曲頒既辟謝萬之寒復稱張融之體遂使帶繩枯槁坐改舊容見肘襪襪頓更新飾自憐袖短每內手而知寒彌幸裙長尚及門之可曳

謝資梨

上林縹帶未如津潤之奇蕭谷金柯謝茲融液之美地仙可致千橫之記有微輕身自舉曼倩之輕猶信豈徒煩銷頓釋酹酹立除但恐石城遠賁不得懷歸哀家珍果見嗤蒸食富鑽念德取小知恩

謝生日宴

鴈薦流霞不慕青田之核盤行辦脯自輕黃雁之珍

聯語之詞
不使事
便自增

某
贈濟琬蓮從客將席應同王子泰琅璫之音有似
曾孫與懷亭之會身登雲日非假阿瓊之方壽極乾
坤還效君山之頌

張先世 行秘編建前田人
不願圖集

簡岳石帆大司馬

先生曰客之過我者三日便有不同先世不敢當先
生之客安敢當先生之三日先生又曰讀行秘文知
行秘天下才則先生已許以不同何待客三日雖然
先生之稍有不同皆先生日者飲食教誨之力三日

朱之

二 觀古堂

之客又烏可已今既客三日先世有不同乎飲食如
故教誨如故則其不同者先世不知先生亦不如歸
白門時故人望顏色親笑言曰何物行秘忽然改從
先世謝先生矣佳刻種種動人各再錫數語為先生
廣之

陳肇曾 昌其福建侯官籍長樂人

與友人

偶見謝獻卷答應仲謀書竊謂其言之不無過激也
夫遊客之惡誠可痛絕至謂近者士大夫莫不皆然

此語亦覺還當夫與勢俱往與俗俱波者中人也如
勢俗之所趨而確然以聖賢自守者君子也天下豈
盡皆依阿諛認希望恩澤者流今鄉黨自好之七然
諸不侵應源誠直不乏其人即閭巷布衣有共財同
利害慷慨者亦復不少而謂衣冠濟濟禮義交接者
皆洋薄不自愛之徒此言豈不過激漢古士相見之
禮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毋過於辱也所以
僕人審其交毋過於禍也如所云昏夜乞憐不得則
詬罵同遊無賴一唱百和誠或有之至云遭讒
被罪皆遊客達人謗議舒洩憤恨之故吾恐客之惡
未必若斯之甚其力亦未必能擠排汗嘔之至于此
也男子生而孤矢以志四方固欲其遠涉遐邇不弱
踰關下乃以細人之屑見檢夫之鄙情欲驅天下之
士盡為於陵丘嫂之行亦已難矣今之畜養士卒率
多椎牛灑酒非以醉飽為念亦所以增士氣也至於
養士而與特籌小吏日計口腹之贏此何為者而尚
自德色謂加膝墜酒唯其所欲不亦陋歟毋怪夫今
之人幸以資厚勢大者為雄長而謂古尚友之士遇

朱之

三 觀古堂

此語亦覺還當夫與勢俱往與俗俱波者中人也如
勢俗之所趨而確然以聖賢自守者君子也天下豈
盡皆依阿諛認希望恩澤者流今鄉黨自好之七然
諸不侵應源誠直不乏其人即閭巷布衣有共財同
利害慷慨者亦復不少而謂衣冠濟濟禮義交接者
皆洋薄不自愛之徒此言豈不過激漢古士相見之
禮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毋過於辱也所以
僕人審其交毋過於禍也如所云昏夜乞憐不得則
詬罵同遊無賴一唱百和誠或有之至云遭讒
被罪皆遊客達人謗議舒洩憤恨之故吾恐客之惡
未必若斯之甚其力亦未必能擠排汗嘔之至于此
也男子生而孤矢以志四方固欲其遠涉遐邇不弱
踰關下乃以細人之屑見檢夫之鄙情欲驅天下之
士盡為於陵丘嫂之行亦已難矣今之畜養士卒率
多椎牛灑酒非以醉飽為念亦所以增士氣也至於
養士而與特籌小吏日計口腹之贏此何為者而尚
自德色謂加膝墜酒唯其所欲不亦陋歟毋怪夫今
之人幸以資厚勢大者為雄長而謂古尚友之士遇

讀此札而
公法門何
新開源世
之於妙手
讀者何爲

畢生
大於世
死可奈何
原事丁生

之而不致其肅祗恐世之舊道德而能文章者亦未必能杯酒往復忻合形迹也偶見蘇轍此書有勸于衷故切言之然僕于蘇轍實未嘗有所抵牾矣

釋道忞
本陳應東和平人
弘覺禪師集

復棲霞浪和同

道以情封知以見開舉世教公獨不忌褒貶自慙乃吾師道人說項曾不以雪片是同路山各別爲限直欲混四海以爲家破可哇而一之此豈尋常所可測

識

周鏡遜夫江西清江人

與人

人情難過者生死毀譽兩關生死至無可奈何亦畢矣而毀譽一聞賢者未免動心然碌碌者苟而已不肖者自便而已其毀譽原不計也夫不察士之真與人情所以不免而定其中焉猥聽後恒之吹疵以苟且不肖爲超毀譽而責賢才之俊以賢不畏死爲超生死而責雍雅之士豈不冤哉

甘亮
欽朱江西永新人

以言人尺

答人

君問耳順且知耳逆聞逆耳之言而順斯可通矣

史桂芳
景賞性堂江西鄱陽人

與人數十金有日償之方不負人但恐負天其罪何

贖天之賦與我者萬善悉備全而歸之方不負天償

一善虧欠悍然以死無路可償是爲終古欠債人也

鄧漢
漢遠游江西新城人

與人

十歲喜誦唐人詩年十五始學詩生長寒素衣食

多累三十歲進士州縣爲勞徵拜御史需次邸舍朝

請多暇謝絕人徒悉取毛詩楚辭下逮三唐細閱而

深思之神明默識霍然悟汗乃知我代諸公之畢古

人都形骸之外

徐世溥
巨原江西新建人
翰溪遺集

寄克明上人書

穆問和尚道風孤峻思企有年閱歷滄桑始展欽

登漢武恨於相見之晚蒙史克其旦暮之遇殆兼之

法曰學
中則是一

此時已遠
其端矣

亦曾通
其文子
之見道

矣。日昃遠還。未伸小呷。如田。廖。兩。生。下。嵩。山。折。花。傾。酒。有。步。步。惜。別。之。感。淺。學。於。道。未。有。開。也。而。自。効。忘。之。然。非。同。社。所。能。知。也。亦。以。注。昧。不。敢。輒。與。人。言。竊。以。三。乘。五。車。本。無。二。諦。願。其。教。令。不。同。門。徑。違。別。其。在。六。經。諸。子。者。若。求。簡。盡。莫。過。中。庸。如。其。閑。暢。則。無。踰。莊。子。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已。該。三。部。尼。言。日。出。因。以。曼。衍。遂。有。五。燈。南。嶽。二。枝。青。原。三。菜。自。老。馬。石。頭。而。後。如。黃。蘗。亦。眼。着。幾。人。五。家。以。後。如。大。慈。黃。龍。南。者。又。幾。人。通。乃。鈔。繁。重。刊。居。然。自。命。印。祖。以。弟。觀。之。似。太。早。矣。故。嘗。閉。口。不。言。遵。昔。賢。之。戒。有。爭。氣。者。勿。與。辯。也。雖。然。此。風。不。止。使。臨。濟。為。曹。谿。之。罪。人。者。必。時。賢。也。葉。落。歸。根。來。時。無。口。談。何。容。易。乎。一。詩。致。虔。五。絕。獻。笑。倘。以。為。可。教。尚。屬。襍。被。求。此。永。嘉。一。宿。也。蕭。士。瑋。次。公。江。西。泰。和。人。南。菴。集。

又

李。長。蘗。贈。人。以。三。言。謂。膏。以。奉。天。異。以。合。倫。斷。以。制。欲。能。奉。以。周。旋。可。兩。忘。於。天。人。相。與。之。際。矣。

言有求行而先紀者。似違往聖之訓。然余有私微焉。意中之事。一筆諸書。若宿債之迫。不必償足。而後快。又如負重行遠。跬步未到。終非駐足之地。欲藉此以報其後耳。

又

日奔逐不暇。究竟于自己。分中毫。不相干。殆永明所云。向不遷境上。虛受輪迴。於無碍法中。自生繫縛者。也。為之浩嘆。

又

語云。好形狀人者。近于死者也。况譏議人者乎。語可書紳。

又

偶憶語云。人若於日用間。閑言語。省得一兩句。閒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得進。

蕭士瑋 再見

讀牧翁集示人

艾之有法。如松直。棘曲。鵠白。烏玄。眼橫鼻豎。夫荷因

數百年
澤澤之文
屋簷轉以
正告之爾
自眩昏屋
實不轉彼
必不信蓋
未能立於
不傾之地
耳

其固然天地萬物俱爲妙道之行也然要見自旋見屋簷轉以正告之爾自眩昏屋實不轉彼必不信蓋未能立於不傾之地耳最心折者惟虞山之文尺寸必謹於成法至委折奇致不煩繩削而自合如駸雞稅四面視之皆正豈若院體書以無復增損爲法耶

蕭伯升 孟助江西泰和人

與臧齋先生

閣下高名照耀古今伯升方在穉齒固已服習閣下國門之業矣維時年力未充如管公明不得三升醇酒不敢遽見長者逮及弱冠晤王大允使君於湘江因得盡讀閣下所著詩歌古文辭心竊向往會逢喪亂故未遑也年來侍竹關於青原交伯璣於南湖又幸以編氓故舊伸交情於長汀愧曾黎公每一促郭未嘗不嘆閣下今日之龍門也其汲汲於表彰先賢獎掖後進有古昔偉人所不能及者私心徘徊以爲使伯升得緣先人遺緒一拜閣下於床頭其爲榮藉何可勝言既而思伯升樸材耳自顧無尺寸之長兼

伯升

韻古全

與友

多難之餘精彩銷亡何以見閣下於今日則又未嘗不感奮勝慨也然每書閣下遺書輒珍重之不啻中郎之秘論衡獨至大選所載某君札知閣下垂念先太常之厚而某妄謂與先太常交莫逆妻菲之詞銷骨毀肉則伯升不能無憾焉曾一白之長汀黎公蒙公久之以台札見示閣下之虛懷期物伯升伏讀感泣益信閣下文章之友與閣下及門之士向所關閣下之汲汲於表彰先賢獎掖後進者之果可徵也夫以閣下文章之友伯升得而待之及門之士得而交之而獨不得先容致賤名於左右者則伯升緣分之薄也然既因長汀公聞於閣下矣則伯升區區之誠又何待先容而後引頸長鳴以酬知己之賜於萬一歲謹賸陳固陋并載拜上所刻先集三部刻書六種棟候斧正伏楮觀纖竟忘卑賤伯升死罪死罪

金光弼 右辰江西永新人
金益山房集

昔吾先子謂曰子識嘉隆之詩乎詩盛于嘉隆而衰于嘉隆者也齊天下之門畦于一途而天下無步

趣也。約天下之性情于一機，而天下無性情也。倡者用一事，用其事者，徧天下而天下無博洽也。作者構一句，用其句者，徧天下而天下無自得也。其卒格太同，調太熟，蓋至於今日而幾乎矣。矣吾江以西自陶潛劉琨盧王季友諸家來，往往超然自爲一境，不共世人生活，迄千餘年，遺風餘烈弗改，于興允矣。其于子美之氣格，摩詰之丰神，或未盡悉也。蓋游以內詩主同而或麗于骨，豫章詩主獨而或格于趣，兼諸而出之，實有格門焉，不可強也。小子勉哉。詞魂驚而走。

宣以舉世所難而小子獨異乎？先子曰：不然。雖有騏驎，弗前則却。駑馬十駕，所及乃止。但一門深入，山盡水窮，真境自見矣。受廛以來，讀書金竺山，山有靈蛇，犯者雨如注。元生焚香，廣擲冥求，亦既有年。然以開中故業，不得專。又嘗一月以十五日憂麋藥，少無暇點竄。用志既分，神不王矣。念涉世多故，頗負半壁憤激之氣，不能屈曲從人，強所不諳，中間沉升脗合之威，靜揮險易之變，悒悒誰語，悉發之詩，出於悲涼風勁，弓鳴於境，似介於時，成帙不敢示人，敬以呈足。

卷之十

元

觀古堂

無道不通

下惟教之

羅牧 飯牛 江西寧都人

與人論精界

界妙于生，手妙于藝，難在千句已如法矣，猶有出入，不自知也。始以細心而得終以忘心爲至。

陳允衡 伯璣 江西建昌人，家南昌。

復樸下先生

承示古文，未可專事簡朴，深感至教。衛亦竊有所窺，如近人古文，又間有病在不能簡朴者，率取類書成。

卷之十一

元

觀古堂

今康徐仲光之接又繼以伯璣江右風雅淵源如斯爲之清矣

論詩有和心之解不隨興多過

謂鋪揚過半，借爲已作，忽于中幅取其人姓名以傳會之。雖疊疊滿紙，令讀者欠伸思睡。如昌黎荆公贈送序短章居多，其味外之味，玩之無窮。卽五言古詩十九首，與陶謝諸作，不過數行而止。少陵始變爲數十韻，百韻安態，雖復橫生神韻，未免頓減。非敢嗤點前賢，要亦時代升降之所必至也。昔之北地，今之孟津，推尊少陵，然孟津不及北地，積漸又不及孟津矣。未得其妙，先趨于平。江夏清空如話之言，遂爲粗疎藉口。有識者，不得不以中駁救之。景陵謂假初盛不。

若真中晚景陵之詩。或有疑此論則深于風雅性情。殆不可磨也。虞山關景陵而列朝詩集格調總近中。晚且多宋元遺致。先生試一覆之。虞山之深千少陵。正如禪家從門入者。不是作家。難與淺學拘儒言耳。仰恃知愛。忘其妄誕。惟先生終教之幸甚。

復愚山先生書

昨冬拜別。此心依戀。累夕不寐。古云。感思有之。知已則未。若先生之祝。殆兼之矣。每自矢無繇報公。知過惟益自勉于文章行誼。使海內始終稱公取士。定明差為不負公耳。頻年鬱鬱東湖寂寞之濱。忍飢僅臥。不敢出而曳裾彈鋏者。微欲一觸靡風。企三四鉅公之知也。今先生與柴亭晴鶴兩公俱去。西江矣。因思十數年間。之所以事三君子。與三君子之所以期者。卓然以古人為程量。不啻昌黎之於李翱。承叔之於子瞻。豈徒以其斤斤自守而已也。今忽漫遠離高談。無所與陳。微文無所與表。則新之抑鬱。無聊將有不止。成。成於貧賤者。不知先生何以為念。黃葉雲公持別低回久之。新相與約曰。若公林岩與。

文心
如
家
作
通
人
意
中

愚山公家食。或扁舟過訪于石臼春穀之間。百里而兩知已。草堂格望。號陳子者。仍得折錢賞奇。如追應西江時。誠希呂佳話。惟晴鶴公卜居無定。未免益難為別耳。先生聞之。得無重有所感耶。賀貽孫子翼。江西永新人。

復謙菴先生

有人譏正人無用者。嗚呼。此先生所以為正人也。世衰道微。以無用為福。吾求無用久矣。今倖得之。方以為豐反為膏病耶。且太有用人其精神。不令人。有所說為有用者。皆非正人。所謂有用而正人。所謂有用。即彼所謂無用者也。徒且以狹輪為渭水之熊。以蝮蛇為南陽之號。如是者。既有用矣。此渭水南陽所以甘焉。無用老死而不悔也。而彼且以為譏。則其人之不正可知矣。但其人再三申辨。則奎置之勿問。以靜嘿杜謗。非之口。此真長者之行也。又承諭云。族弟忠矣。於先生所作易傳。肆為譏評。先生易傳。毋論索解人不易得。設有解者。能別立異論。往復辨難。先正先生所亟收者。恐今日無其人也。若不能而妄議。

觀古人
無所不
不覺其
人從人
之身

觀古人
無所不
不覺其
人從人
之身

則忠矣原不病狂何至於此且其言曰作傳於程朱
之後是謂多事果爾則程朱已多事矣孔之十翼文
周繁辭數之一畫皆多事矣嗟夫經傳所以不明者
皆由庸人論已守殘帖括而外無所事事也苟能多
事於聖人之後是乃聖人之徒苟能多事於先生之
後是亦先生之徒也夫如是則讓先生以多事者譽
先生者也自讓於無所事事者自讓者也以譽為讓
又自讓焉忠矣即病狂亦決不若是矣

爲亡姊莊烈君乞詩文箋

卷之二

觀古堂

痛惟三閭介夫而其姊以爲規模英通矣而其姊以
爲前兩公各有所就即二姊亦各有所成婦人之賢
實難測識若馬者爲介未能爲通不可全無泉石
負慚良多獨亡姊以罵賊投江克承先訓不但屈姊
讓其慷慨即秋姊亦應義其從容幸逢我公主持風
化若後不乞一字以彰義烈將何面目以對姊魂是
敢披陳大略仰備採擇伏祈錫以篇什樹之風聲庶
幾江上死蚌猶含明月龍門枯桐尚抱徽音其爲功
德曷可言喻夫康廬所在死式輕於鴻毛名教所依

後趙雲侯孝廉

官乃重於秦越蓋其所輕者必有所獨重而後重者
始托以爲重然則我公之言固幽壤所合笑以俟而
亡姊之事諒亦我公所照筆以需也曾何惜於表揚
而猶待於請乞者骨肉之情不容嘿嘿耳
劉光震 肩吾江西永新人于留齋龍香皆有文名
觀古堂遺集

卷之二

觀古堂

德門下薄遊而人聞闕固財賦之區也人聞而逢寒
舊之不肖猶采金山者必棄石探明珠者必汰沙也
門下不棄之汰之而氣味沉酣一月若久千秋若暫
至今念之似仍置弟於清漳鯉堂之上彷彿與門下
解衣磅礴之時也快矣幸矣今歲南宮之夜弟遇同
人必問門下至否以卜是科得人與否若龔張兩公
以子瞻兄弟未到請展試病惜哉其心是其力非而
門下亦竟不至矣樹心才難寧不三嘆弟仲冬自北
徙南入水暑則白雲封戶殆足擬深巖臥生者雖無
從作活而神情甚恬淡寡營幸免於過仰人不免終
過之弟亦心不愧而色不沮唯此一節差堪爲故人
通其他非其事且非其能也門下薄遊之計非博陸

生。中。藥。乃。子。長。寄。一。部。史。記。于。名。山。大。川。古。蹟。林。
會。周。如。此。則。雖。遊。不。病。且。有。功。矣。

復羅紋山

開。面。俾。誰。何。年。臺。之。善。自。抱。損。至。此。弟。意。花。不。必。較。
苗。穠。清。潤。總。是。旦。夕。必。盡。之。緣。故。不。若。看。至。結。子。時。
一。着。何。如。古。之。行。道。濟。世。偶。有。所。格。不。得。直。遂。迫。其。
後。也。身。榮。而。名。立。此。正。結。子。地。位。年。臺。當。無。多。讓。也。
何。屬。乾。不。息。江。西。廣。昌。人。
玉。尺。堂。集。

寄弟鵬臣北上

清。才。無。兩。屢。舉。一。第。承。詢。所。由。猶。向。盲。隅。途。也。大。約。
吾。輩。立。品。不。可。不。真。作。文。不。可。不。真。立。品。不。真。則。爲。
君。子。所。惜。爲。小。人。所。托。作。文。認。真。未。免。服。商。手。淫。從。
來。名。宿。人。揚。思。第。一。人。充。成。局。外。人。皆。四。字。病。也。此。
際。相。遇。妙。在。有。意。無。意。耳。劉。孝。則。甲。戌。及。第。東。曾。堯。
臣。曰。今。科。率。筆。爲。文。乃。得。之。靜。思。此。語。益。知。相。遇。在。
有。意。無。意。矣。愚。於。此。道。殘。牙。鈍。齒。老。作。阿。婆。與。吾。弟。
單。爲。真。人。品。毋。爲。真。文。章。斯。兩。得。之。
結。集。卷。之。十。終。

偶錄

觀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麟集卷之十一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蘇惟霖 潘南湖 廣江夏人
西遊札子

與吳浮玉

弟病苦無機道力未辦不無憂生之感故不得已而

有足舉人生色力壯健能幾時不以此時大作佛事

自利而丘壑爲高則枯槁寂寞之勝大雄氏所

標標芽別種不堪親聖者耳若不出此而避人觀望

是市井騷僧心腸豈有豪傑而算利計害爲烏紗長

命圖者弟之性情直達略無回互仁兄所習也筆如

病何耳

郝承德 惟願王吾湖廣京山人

與李大史

自往年七月後不得吾丈一訊私心竊訝謂吾丈遂

已忘之通胡文源歸則謂吾丈猶時時念我也文源

出示所贈乃翁大作鄙人莊誦數四愛莫能置文在

茲矣惜不能多致爲恨僕登乏師承長甘自廢于茲

技本不宜漫有言說聞以在賢之謙蓋淵之見恒思

有以請正于下執事夫今之爲文者刻畫以求工無

義以較勝則日可以爲文矣嘗竊思之季子延陵之

誅幾一言耳而于載籍之猶堪下淚荆卿易水之歌

幾兩言耳而一時聽者靡不噴目空梁燕泥景寓目

前青草池塘語涉神助此豈專在於言語文字間哉

抑其意妙天然者固自有在也後今此數種語俾後

人讀之即如精工之圖衣履楚楚而索其見神

態然無有所謂與優孟無異者矣僕非知文者每羨

足下博雅宏肆奇調古思方其樂舉子時已自不拘

拘于有司之尺度矣矧今以文樹幟以史業官哀石

渠之秘而博其趣羣金馬之彥而極其旨匠心獨運

遇出凡流者不知其幾千萬種然僕之所望于足下

者則不在于刻畫點綴之工已也夫刊落舊說成一

家言此最不朽之盛事以吾丈之富千年富千才又

富千學其爲此特一加意聞耳近與一友人偶談及

此渠乃曰方今之時作者大備凡今人所能言者古

人皆已先言之。淺學之士涉獵未周。偶有所見。便指之以爲新語。不知其昔古人咳唾之餘也。此大不然。且如漢高。安劉必勃一事。自遷固而下。未有發其微者。千餘年後。却假蘇明允看破。作爲權書。雖使高帝復生。將不復辯。即此推之。天地間道理。皆人發揮。未盡者。豈止一端而已哉。今且不必遠求。只如唐太史。竊有教趙論常州新建關侯廟碑。此等議論。亦何曾有人道得來。試使吾文爲之。當尤必有出于此者。非淺淺所易窺也。別吾文久。無復商確。援筆不覺狂心至此。吾文不以爲妄。尚其有以觀策之。

曾鳳昌 石霞湖廣麻城人
藏堂文集

上倪伯屏書

某伏草土中。讀先生之書。垂十許年。以爲當代有范富歐陽。而昌福不如明光。深用嘆愧。及走金閭。沂鹿城。先生儼然在鹿城之中。而不敢潔費以聞者。理弱也。然竊有感者。先生奇才偉負。自宜涉木天。領閣之班。而辱以五聽之司。屑之萬難之地。此何爲者。應龍摩天。光影萬丈。天下之所仰爲風雨也。而枯河東身。

卷之六
亦如鳳
之天六
龍摩天
風雨日

則備夫孺子。皆得而困苦之。且是物也。需澤以爲遠生。而鱗爪亦足以觸物。試威靈之陸。爲整毒所不嘉。文章氣岸。亦吾黨之所謂。鱗爪也。勇剛而刊落之。則不見以爲龍矣。今世所稱縉紳先生。相率爲偶人之揖。拜息深至。踵頭俯至地。而其苞苴之委輸。又未始不如庖丁鼓刀。悉中肯綮。以是致高官。膺應任斯得耳。若光當世之士。推論人物。則齒唾之所不及。先生今世之指歸也。某家後南。實知衡衡之傍。爲峰七十。首環翼拱。服今年春初。上雨花臺。則尺阜短丘。靡不倪首金陵者。先生于此日。不猶是哉。李門郭篋。固自以得到爲榮。華何必求通。遂稱子澤。與以若所于。亦有之。琅函禹穴之書。多益善。高文膏字。落落星斗。雄談偉論。滔滔江河。坐某百尺樓。而壯其觀。聽亦先生雲雨之施膏。我茫忤者矣。

與李元美

遙聞翻江壓素之餘。更有紅拂竟姬之遇。此雖亂離之快事。亦懼歡離之不長。死西陵羽偶。非天台靈藥之山。南陽草廬。此大夫功成之日。而我元美猶磨鍊。

慨理葬溫柔按度麗華之詞流連金谷之飲是費所
大感也古來權臣握鐵雄主側目則有歌舞以見其
途窮田園以示其終老亦有日暮策策秦亂不施彼
其深宮酣舞之懷要即祝宗所死之意而我元美處
盛大之年當盤錯之會豈有汾陽震世之勲信陵招
忌之的而婦人醇酒行樂不休泥淖為安忘其陷沒
者哉桓元子亂世之榮雄權以客言盡遣婢妾况我
元美堂堂之士乃甘腐此七尺乎弟向坐是今乃覺

與周簡臣

長塗廣陌不問而知其清明鳥道龍肝相顧而難其
弗塞五都之市百貨之所貯也三尺之童亦得以步
履於其間而最豐藉爵即非孫烏不待以為升處先
生所著凡數十萬言曷嘗有奇文難字詰曲聲牙者
哉然其義類弘深意旨洞白是昔老伏義文王周公
孔子所為進退所為是非者也上下數千百年之間
煜燿者以為日月晦昧者以為鬼神孫然劉蛻之文
吾以為不如子長李賀盧仝之詩吾以為不如太白

吾以為不如天下亦以為不如雖彼四子亦自以為
不如也先生言滿天下而化域一方則大用其言而
不用其人是明允所云棄天者之罪乎天而棄焉易
以坤始春秋以庚貴矣吾錄易與春秋以券先生異
日之所就將幾度相業韓琦膚功日有過而上之昌
黎承叔又何稱焉

與章子實

年之別何足道哉歸心甚淡隱計全缺筆亦難
述其苦惟磨澁天服必通知其辛苦神最我蹉跌處
也老年弟兄未審前一見而後死乎抑一死而不復
見乎造化主之矣

劉敦仁 濟南月館湖廣江夏人

與郭無咎

足下于文毅公集以來貧不能舉其全部而以禮佛
詩先行昔昌黎有子小史傳其巍科而訂較韓集迺
在李漢坡公有集人主為製其序而過過無功符歟
無咎賢於韓蘇之後遠矣

呈叔父

盛唐之李杜王岑中唐之元白皮陸每開兩家之集如見一簡之往返真是快事

釋正志 石人樂老湖廣嘉魚人性熱氏字魚山

與定齋

人情於誕日生子日婚宦日大會賓朋莫不步步求吉祥釋意或率然墮一誕折一箸斷一叙必藉藉旋不辭而庖人凡上列腸扶胃血肉淋漓則唯恐不備此之不祥視前此不祥孰大使有怨家左手操刀而捉刀當吾戶而礫之必以爲呪詛厭害營之不量而賓朋之以羊肩豕尻後鵝鶩來餽者朋又頓首謝不違此之不祥視前此不祥孰與至於病婦人皆錄定齋計唯有開籠放雀解網縱魚差可以消宿負今烹宰求禳獨聽命於巫祝一禱不應必再再不忌雖三正禱不應也幸而定齋已滿漸有起色則草間謂禱功不幸而定齋莫遠終歸於盡則寂然不謂禱不恩神而正庖溪潤之毛可羞苟徒計較於尼酒一餽以爲喜焉則亦人世間飲食口腹之流又

安能爲禍福天壽人使烹宰可以延年從古帝王卿以人爲犧牲何不獨卒未有至今存者徒成物命增殺壽不可以已乎

答文用昭

世不乏同林各事者則古人以千里爲同堂萬世爲且暮非虛語也世間無足道者出世間法又非可以言宣此數行作然白紙

各弄異子

晝夜已盡晝夜且無所有三世幾道窮未來際爲晝夜已盡是劍肉作瘡况於焚焚晝夜中分人我計竟親以有限之年作無應之業受無邊之苦安有智者而肯自誤者是手

與李君

李別以還于今年三月感三峰一衆饑疲不忍獨飽遂發意打飯供之今七閱月矣中間六個月一日麥粥飯一日切麩與衆同餐總不得純米飯人咽而且病痛不辭寒暑不避是宜有人道陰陽之患相遇而來然天亦不以此減其算益其禍而世間之誠算矣

願者又未必皆有以致之則王志所為固落得做王
欲言殆萬斛因大故不敢多及

真石路兄

據着頂上物是處逢人乞生被個老程婆今日合衛
天誠明日室羅夜城平白教壞欲似我石和尚不出
祖堂一步自有天人送供終日洗足坐長夜展脚臥
何殊癩狗犯生天之望我盤圓長發日正是其時自
展手牛暴皎日中持一口鉢如棒將十丈珊瑚放手
不離在板泥歸來臂已酸非時食不得路上

走不得安所來半個開人奔一二十里到渡頭祖送
厚福人間祇宜哭不是笑不是若起一念心責其疏
慢有以知其決不然也茲青萍居士還鄉與有同行
之約乃因之致意然京口所得舟是短是長不能前
定若不便須俟伊到楚時然後見付達左右知是何
年月日目前事無一點由人打算盡若斯耳

與法子錢湘靈

子不文既闢入高山水枯牛豚袞益不欲為文然見
文之匠心者則又笑騰為問如夜合花際日中也而

獨不作一切文人敘跋于義何居乾達婆王獻樂山

河大地盡作琴聲無取者無與者無授老無受者如

是而已矣重於其中作一分割日就點然而黑孰願

然而長執巖巖乎山執湯湯乎水便與須彌及峇海

木脚波話成兩轍何怪澄源老謂迦葉作舞習氣未

除然則吾子以是編請又許之何居許子文之身分

之聲價已為海內所共傳述所共馳求而欣然不以

為足必欲向已分中文言不到處策起雙眉退求倒

斷既倒斷已欠伸欬唾莫非天倪而後回視所為文

與電光谷響松筠麥浪以至空中鳥跡水上風紋都

無二致仰觀俯察者將貴之為得賤之為得乎抑描

之可成學之可到乎然則子與吾子亦相遊於曼衍
從人貴從人賤從人描從人學則已矣噉噉然以為
是世間之文世間之文之教與跋則是為處空安耳
穴也吾子不受子亦不受也

程正接

端伯湖廣孝感人

與減齋論葉榮木書

竟陵詩淡遠又悵遠淡遠以至於無榮木書似之

龍文者聚
龍文者聚
龍文者聚
龍文者聚

見其作斷草荒烟孤城古渡令人動作秦月漢風之想

真龔牛干

嘗有繁減乃論筆墨非論境界也北宋人千丘萬壑無一筆不減元人枯枝瘦石無一筆不繁予曾有詩云鐵幹銀鈎老筆翻力能從減意能繁臨風自許同倪瓚人骨誰評到董源悟此解者其惟吾牛干乎

真白雲居士

老來通身是病六根亦各返混沌惟有一星許如殘燈然未可計其生滅然既往者已成灰矣無事飲目靜坐甚受用觀翁生趣躍然隨處有活計此亦養老之一法也苦難留成謂生惡墮無事甲聚石壳如果夜觀優人登塲大傷目力到得睡時是第一安樂法亦顧不得有事無事也何日來幽棲兩人相對無語亦妙多一人則帶情識了也呵呵

作書與蔡蓮西居士

吾楚湘山層巒疊嶂不窮窮盡目爲之眩矚足爲之

應接不暇
向依神干
湘山致知
山水無盡

龍文者聚
龍文者聚
龍文者聚
龍文者聚

酸益若山陰道 龍不過應接不暇耳春日偶作此意甚近之老杜云五日一水十日一石唯深於筆墨者知之臨摹家則未可語此也幸有以教我

與蔡龍文論書畫

書畫文章此中關捩假千天不假千人也吾道所謂無師智機一拈出自別常情山谷云一丘一壑要須其人胸次有之若卑卑摹擬效顰家呵爲僕見婢子過事耳居士運筆所謂腕中有鬼真得無師之智將來足與通少並垂不朽因寄拙書請正附以數語莫謂老僧不曾道破

真王吳廬

別去即千本日後抵黃矣目前遭遇種種細檢往事誰非古人受過的苦而古人處之泰然後輩曉曉正不欲我輩出古人下耳沈龍江云仕宦居家被人侵傷固亦嘗有是事然畢竟是我好處若使人影遠避無敢拾田中一穗者雖足快意其爲人可知矣此一段話可以破俗情之見消世路之爭

顧景星 亦方黃公湖廣新州人

與汪介人

公郎異才文氣如怒濤奔馬當縱其所如聽其自止此水到瓜熟火足味美之說也聖絕不可令作論刻文章之道鴻遠難盡一刻木自以為是矣論者古人因時對症有為而作所謂借他酒杯自洗宿病實與過去白骨無干天下古今事勢萬端涉世極深讀書極富不能得其情狀奈何令兄輩置喙趙括徒讀父書故趙亡稷下學士坐而議論故齊亂兄才未必建古人耶愛耶君直道所見幸勿怪

復張長人

兄之文善矣論瑯琊歷下歸安鹿城折衷頗當墨池記在小品中尤矯矯然有為兄規者近向入大家覽言起伏段落呼應為工而不知行文之自然初非有意為之也乃家居韓柳人擅歐蘇自刻自評其篇幾段某處某此兄童之兄不足道也相美人者曰此段為頭為胸為腹為足手足是疎之矣神龍騰空笑囁變化不知其為幾段也而曰再一段伸一段屈

自刻自評此風十年來始見之真大可笑

古人為文是必有成見偶然發之者今人是有成見而後有言也

談文者所不能無但一過文之味佳文之在民落邪

清華之稱將買作件與兄一樣暇食當與兄共之

若取風若蘭雲有是理乎自歸安鹿城之說出後生初學折腰齟齬而古文荒矣西竹者鬼起鶴落胸有

成竹天之生物也其體於胎不節而後生之良工操斤不無節目而刊度先定辯士應變風生從來自若今之為文正如信晨計訟抵掌痛恨往復訊咎又如婢學夫人簡言矜動愈見蹉跎彼真夫人談笑說塵米意簡而旨有餘故夫段落呼應損字盡辭為工者是俗農之擬訟而像婢之簡言也觀今名家何以異是以兄才志堪勝欲割何所不可願取歸安鹿城月峰荆川評閱諸書求之高閣如是數年弟雖舊當與兄極論之

與陳微菴

王澤弘 涓米吳卷湖廣黃岡人
晤蒼門知近况清苦夫貧者上天所設以待學者之清俸而世俗人視為畏途先生回思往日千金入手瞬息揮盡意所欲為傾囊不顧其見地曾有如今日乎使先生而仍如往昔之隨取隨足其著作品行亦必不能如今日之見地超而踐履卓也

杜 游于草茶利湖廣貴州人

答王山長

承教弟傲慢不求友弟豈敢如此只是一味好閒無用但得一覺好睡總有司馬遷韓昌黎在閣舍亦不及相訪也此是實語

與孫豹人

僕近作寥寥惟以溫經爲日課蓋嘗竊慨世之黃冠縉流猶各誦其本教之經卽吾仲尼之徒亦或持誦彼教之經况日限若干遍且刻苦用心不使間斷而

宋之十一

五 顧古堂

吾儒之經反終年不上口以致聖遠言湮學無根本風俗日衰職此故也僕因而思之向使其肯以持誦二氏經呪之工誦吾儒之經肯以持誦二氏經呪課程無間斷之道孜孜誦吾儒之經則六籍之文曾不抵一部華嚴一歲內景一萬大悲呪耳計可以人燭熱縱未必卽爲醇儒其可以免作白丁無疑矣此其功効較諸彼教之經豈不尤正大直截不落寬唐哉以此自念生平經學雖涉而不精作文援引僅同剽竊可耻可歎莫此爲甚於是不知老矣特于今

作文作人
卷之十三

年六十以後謹擇開心吉日呼我密友及兒皆數輩

各治一器一鐫送老人上學使其悶然監督不容作

輟立課簡易用閱久遠每日溫經不過五葉正襟朗

誦不通十二遍餘工酬應治窮事倘得如此十年之

工則六程可以暗誦左右逢源作文不致游移作人

不致時樣祿命家謂僕晚運頗佳其在是歟目下先

理書經慕伏生之忘年次及詩又次及易禮則葉家

世業春秋四傳皆用心一遍但經文反不熟此易爲

力耳從此屢勉雖長在客中所至無論人家僧舍必

卷之十一

五 顧古堂

先以此意白知主人然後展卷不然恐其駭笑此白

頭老翁尚思應舉也大率我輩天分有限又牛耗於

詩歌今始專精經學庶幾有得不論蚤晚也既以自

易井以望我同心雖以足下五經紛紜無俟重理然

杜詩史記尚不厭百回讀况聖人之經哉高明不以

爲迂則鼓舞老童重多矣一笑

與蔣前民

居恒念足下之貧而貧與足下等無以相助獨有一說差可以奉廣嘗記少時外翁王養所先生語

其先尊君靈澤公官至官保尚書中開散歷按浙撫
淮仕宦四十年致政而歸豪僅十金及疾革法其子
之手而歎曰吾備位大臣澤已率下奈何家有千金
吾豈嘗墨哉蓋當時前輩脩廉問矜名節大槩如此
以此推之仕宦四十年之尚書以有千金為媿則一
日未仕宦之猶大有千金即為至多矣足下豈不嘗
有十金或至於數十金乎又近年姚江劉念慈先生
官至少宰總憲而家私僅勾一担人號為劉一担今
足下雖貪黠檢室中收拾雜碎豈不猶有十餘担乎
則是足下之富乃尚書之所其愧而總憲之所遠遜
為不如也奈何尚憂貧哉後此語雖近於戲然士大
夫要不可不開此風然後知節操之足重淡泊之可
貴而世俗之以貪賄相高惟利是務者為大古太遠
也於此時加體認其為安貴忍苦增氣益志受用無
量其法候嘗私用之今始與朋友共耳肥馬輕裘可
敬也不可敬珍重珍重

示兒

讀二典三謨及禹貢之文何等爾雅風致至商周之

書盤庚五誥乃更詰曲聲牙因知論語平易正是手
夫子文章起衰直接唐虞之統不似道德巍巍也知

此井可知真唐宋優于假秦漢矣

答汪秋潤

承問云云可謂高人有不急之務矣敝鄉有詩而無
書屈宋時無論至于美浩然兩襄陽其時書道盛行
亦不問楚人能讀書者為誰至近代二百年中長沙下
維公安竟陵五先生以詩迭起雖論者不一然固已
皆為割壇盟主執牛之耳矣獨至于書無卓然名家
者直至今日突出兩人一為石谿禪師一為青溪太
史僕前後見其巨幅長卷雲峰石跡迥絕天機原本
古人師友造化未嘗不數為神品不知何以不出書
家則已一出便到佳地猶之西江理學節義之鄉素
不會詞曲一會便為湯席川使作者盡出其下皆天
地間怪民也

又

時氣二字
不可不識
然即字之
變也通府

僕向謂詩文書畫之壞至俗氣二字止矣無以復加
矣今始知有甚於此者時氣也或者不以為然僕為

便無高之
實宜貴
有俗時
不加新
之通則

譬喻以曉之曰時氣之爲物猶之近日江閩新密岸
微宜密成密嘉密款識燒出瓷器非不標致清雅而
其一種令人厭薄處都自不可解若是真正舊密雖
復款識稍俗亦自可耐此非時氣又甚於俗氣之一
說乎雖聖人復起將不易吾言眼中翰墨紛紛惟足
下堅守古學而無時氣實故盡情言之不足爲外人
道

答卓火傳

今人求文
如磨磨則

手教再四促傳登堂詩此詩諸足下有年豈得不作

卷之十一

觀古堂

一東二
試以爲
究竟雖
一不亦
之平爲

及見惠示李果堂碑文典則多風則謂此堂只消此
一篇文字便足其餘聚可無作古人求人詩文只求
二人一篇可傳不似今人亂捉市儻無所不有也然
使使竟自不作則似此段說話恐是自作游說逞勉
成二章奉去其實雖拙作可無愧他人乎狂言并發
一笑

與張虞山

家過樊拙作序文多有道之言不敢當此文特見其
端耳未盡也蓋愚見賢謂男子之能詩賦文章猶妻

以此推之
更何待
不是本

子之能紡績針紉只是本等事無容於異其不能者
由未受之于天於已無與亦猶女之拙者於紡績針
紉有所不會亦由未受之于天無可奈何王不必深
愧惟於節操大闕則無論女巧女拙皆不得草草也
世人能詩文而自矜是女子之自矜其紡績針紉也
矜所不當矜也不能詩文而自愧是女子之自愧其
不能紡績針紉也愧所不必深愧也此乃至平之論
無絲毫之矯激第斯人憤憤相蒙耳足下知吾言故
并及之

答友人

卷之十一

觀古堂

虞之論學於朱陸兩家總無所解而稱以涑水氏不
妄語爲宗蓋人能不妄語則行必可言言必可行爲
躬行實踐之君子矣至論其功效則尤爲最大試爲
足下陳之今夫家庭之有離間妄語者爲之也不妄
語則離間絕而家和朝端之有證佞妄語者爲之也
不妄語則讒佞絕而國治民閒之有訛言妄語者爲
之也不妄語則訛言絕而天下安以至于處朋友不
妄語則無風波處鄉黨不妄語則無爭鬭作文不妄

立身行已
第一義然
始于不妄
交來有矣
交而不妄
極者

何有名士
實此亦當
自愧

此便虎
不家語知
學力之進
用或遠性
字處最似
古人

語則不至顛倒千古之是非作詩不妄語則不至滑
亂一時之情事自古及今和平之福休祥之應未行
不由於誠實之君子而破國喪家亡人未有不由於
妄語之小人者也至於一韓士人不務修身積學而
專作妄語用自粧點其爲醜態尤慘於破亡近已有
爲之而敗者然使後生初學輩有所鑒戒而妄語不
至於太甚則若人未必無功也蓋僕始者不遇遺網
人妄語之累有所激有歎服渾水氏之爲聖人耳久
而方知格致誠正修齊平治之道率不外是則歎服
僕之覺甚難兼世道尚偽如操千金之璧而行於盜賊
之途兢兢乎惟恐其失也吾夫子稱忠信篤敬是邦
可行益贊焉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豈欺我哉足下老
學幸不惜纒策使益堅所守是愚心所望也企切企
切

復學東居翁山

僕知足下久矣蓋古魯仲連之徒而僕之同調也兼
知日者足下所與游處有甚好僕者亦有甚惡僕者

神其相如
之深不用
一筆無語
故雖深語

夫好僕者之疎不如忌僕者之密意足下之耳必多
忌者之言自分長與足下未卜定交之日矣乃茲者
歡然相求以大集序言見委責背造門再四而不厭
而且普詞之婉稱謂之謙若魯直之千子瞻如見所
甚畏者則是足下不但不用忌僕者之言亦并不盡
由於好僕者之說特達相知不隨流俗其明審之識
有過絕千人者也夫士貴有骨耳然無識之骨祇是
頑骨昔魯仲連先生惟其負絕識不同干戰國之游
士是以其骨力之堅橫亘千古至今仰之嶄然如萬
丈之峰峻削而不可及今足下負識如此其無乃行
當接武仲連先生歟僕尚未焚棄華研頗著文自娛
不序吾翁山子集而又將誰序弟懇足下少安無躁
俟僕一日遊山水快意時縱筆疾書文不加點乃爲
合作耳覽復

戲答練石林

僕固好爲古文日與能古文者游然而非今之人也
蓋自周漢左馬以迄南宋陳同甫又新莽一歸熙甫
而止僕以下無識焉若來教草君僕未嘗識其人子

吾日中水
兄此八詩
釋開此等
語未好下
皇新編是
此人否

讀與謝南
地文人所
處

瞻所謂直懶耳。別無說。然頗聞人傳其自滿之狀。殊
令人致惜。大抵一時新銳風氣如此。不必深論也。獨
怪有一老友。年大于僕。亦復風氣移人。打入少年場。
不窺者舊傳。妄自菲薄矣。吾文勝。昌黎是何等語也。
釋典言。譬如小民。自稱國王。王徒取誅戮焉。可憐憫者
何其多歟。僕嘗言。雖有絕代文章。掀天事業。一着色
相。便是俗人。何則。道眼不開也。况今人伎倆。可知者
乎。然此猶是莊語。僕又有一諸語。可以奉入足下。雖
著者。近有一友。爲僕述某公一介不與。却未一介
不取。可謂一邊伊尹。蓋舊有此語也。僕應之曰。今某
公無周公之才。使驕且吝。豈非牛截周公乎。聞者莫
不絕倒。直是天生絕對。必傳無疑。足下蒐羅編纂多
年。今始得此壓卷笑料。可知也。然從此當與足下動
色相。誠毋自入彀乃可哉。

又

貽我壯悔堂集。美材哉。然此道之難言。全在丹與永
之分。古人沒興。然是丹。今人得意。然是永。吾未如之
何也已。

與減齋先生

聞先生欲選今人詩一部。不著選者作者姓名。可以
得真詩。又可以免惜而于前。息怨爭於後。磨初陋而
善之。已復思之。仍有未安者。夫人之好無名之名也。
甚于好有名之名也。何則。有姓名而成錄。或不錄。則
其錄與不錄之故。姓名猶冒其半。今不設姓名而選
者。真惡更無躲閃之地。有無以爲榮辱。去取以爲喜
怒。吾見其什百倍于有姓名之選。則情面于前而怨
爭於後者。不益甚乎。况衡鑒出自先生。尤與沈沈者
相萬。將見選方經始。而衆已喧傳選者之姓字。抑之
而顯者。此尤好名之士。所一假不能忘也。然則先生
于當世之詩。一無所論定。則已。如尚有論定。則逸拔
精而人自服。何必不留姓名乎。不留姓名。則又不如
留姓名矣。愚足如此。惟財察其是否。

杜紹凱 著畧湖廣黃岡人。進思先生第三子。學弟
集

真吳山賓書

以一身審處于古今治亂上下。苟遷世無悶。嘿行吾

古之汚人
南類

馬得神秀
如讀一則
玉池水

志又不能已已則必論其世焉世者仰著昔立言者之地吾地不可爲他人奪寸步尋丈皆吾疆上也抗之則不必墜之則不可如螻之屈龍蛇之伸乃富貴貧賤升沈顯晦不同之極致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乎竊嘆今之碌碌富貴者什之七碌碌貧賤者亦十之七碌碌富貴不足惜碌碌貧賤假終南爲捷徑亦不足惜惟僥倖千古橫竒壘站使通都大邑深山窮谷指日此巨公也按其著作奇趣浩然克隱而已我輩豈可隨其倏忽哉

卷之十一

三 觀古堂

羅世珍以獻湖廣漢陽人

與張鹿林父母

昨自磯上乘月放棹登永袂皆白雲也頭陀寺裡高閣宿星漢使君一悲其上得聽黃雀仙人吹笛無恐梅花既落楊柳方生君且不勝故園之思矣奈何

與譚韶成

夜來鳴雨如注簷溜與溪流相亂如深山洞壑中使人塵夢一醒早起見萍浪漲綠村極背水又孤墅如鳥抄書之外唯與梅花共飲幽興人懷忘却甌甕皆

馬得神秀

兩門力
太光其
重見古人
專求自得
不隨人

空此皆貧者之不足而造化佐之以有餘得喪物我之外有此一種便宜處除林和靖陶靖節諸人未易得也走以相聞能欣然着履否

嚴首昇 平子湖廣華容人

與王季豹

初者接手書大驚想今丁此局矣人生極難處分者惟得志時事耳伯王不動心假是聖賢盡頭學問若區區不得志事容易了過舜禹生平艱難難不知幾少夫子不以此服舜禹獨服其有天下不與所謂忍痛易忍癢難也老兄學問深厚逆來順受一切歸之造物天下事不但得喪不歸人禍福不歸人即善與惡亦不歸人付之無可奈何已耳

卷之十一

三 觀古堂

與黎石龍

古云夫子惡乎長聖賢雖無所不長畢竟有一件得力處因思古人之學雖博枕中要自無多如太傅之錫冠中郎之論衡南豐之太元東坡之賈誼陸贄莊周皆然公與穀相去幾何而魯不洽公羊齊不洽穀梁何其專歟今人于書無不讀實未得一書之方所

不可不
無志正
其真
文字

以古人少。今人多。古人難。今人易。古人遲久。今人敏疾。而得失正復坐此。詩文亦然。子美不作四言詩。太白不作律詩。杜文不逮詩。蘇詩不逮文。近日如元美勸人勿作和韻限韻詩。白雲頌治五言近體。要皆以其專一。遂得精工。今人有一件不能。慨覺而亦畢竟無一件到家。則何益矣。老氏云。知者不博。博者不知。頃見馬文伯孫子華作書。鍾王顏柳。縱筆自如。弟笑謂古人何獨不相兼也。弟十年前志過于才。思得無書不讀。靡事不爲。邇來竊自揆量。無多望矣。曾有句云。漸老。憐心小。久。臨。覺。歲。殘。仁。兄。聞。此。當。肯。也。

告同人助鏡如上人歸山書

僧寺自東京白馬寺始。迄隋始有寺田。六波羅經布施第一爰。是民之欲富者。思爲僧。非僧或無以食。無以居也。僧民之祿也。晉時待出家以上資。隋校沙門以學士。至唐乃有開府儀同三司者。近代給牒得優免。與官府抗禮。爰是民之欲貴者。思爲僧。僧民之爵也。先代度僧皆由考試。中試者給牒。披剃。僧亦有資。良方正博學宏詞也。後世側以輸粟給牒。僧亦有算。

無復有
化又是無

善耶。耐金侯也。石頭盛時。每數十里置一僧。郵爰是民之好名者。思爲僧。僧亦有甘陵二部及蜀。朔及近。日東林也。其有不得志于僧者。一枰一孟。惟意所向。僧中之穆。天子司馬太史。天下皆是也。蓋自是天下名山。強半歸僧。僧住山必峰必巖。必阿住處。輒爲所得。老樹怪石。精廬淨几。入其室者。輒有異懷。爰是大。人君子之不求富不欲貴。不好名。倦飛知還者。咸思爲僧。僧又民之歸也。鏡如思選勝結方丈。題曰歸菴。匪徒知寔歸余等輩。咸有歸爾。余輩既願其歸。當俾其有以歸。歸而有以居。有以食也。哉。是第一波。羅。蜜。

與薛詣孟先生

杜陵詩之聖也。無三十以前詩。僕已刻詩。昔年二十。迄三十詩。少年自信過勇。好名太急。想當爾耳。用是欣然。內慙久矣。憶戊寅秋。携是詩于江陵。昔年聞荆之一二少年。摘句笑于。僕未或作。語曰。得失自知。不其然乎。丁亥冬。山樓無事。簡未刻詩。既竣。取已刻詩閱之。如選前人詩。又如老生看後輩人詩。毫髮無可欺。有任臆謬古人者。有沿襲古人者。有自矜獨得。不。

寫出性情
可惡其語
之妙

知已爲古人先得者。有意佳而未達者。有既達而好
盡者。大約玲瓏有餘。蘊蘊不逮。爾時胸中萬軸。跡
千里。不知而作無感。其然今日者。匪日日益。庶幾知
非是。故惠之。惠之乃復存之。何也。當時山河未改。風
景自殊。父母愛之。兄弟無故。童心成。琴關口常笑。天
地之大。舉非子有。舉不足。掛予之懷。自喜自傷。若
無人。固十年來所不再得者。若乃未老而悲。未窮而
怨。天下未嘗大亂而嘯。然如有。頽尾流離之音。一
似得氣之先者。費亦不解。何以不幸而言中。乃爾也。
是以是。終復愛之。卿對累夕。則者十三。竄者十。
二先生視是詩。無作三十以前觀可也。
周夢植 貞妻謝廣大治人

與江寧友人

以道德文章之事。與朋友往來。未有匿避而不覲面
之時。然亦有有時不覲面之朋友。以道德與文章。非
今日之所急也。古人云。併道理亦有論不得之處。真
至言也。

結隣集卷之十一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十二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何如龍 康辰芝岳江南桐城人
文端公後集堂稿

答某君請益

尊公真品亮飾一一與易名相應但此中乃在紛華

侯論定之後當不令故人之憾遺珠耳三台之尊以

頓題為快一字之衷以晚得為榮想足下策之審矣

賴古堂 卷之二 一 賴古堂

與池州守薦曹廣文

銅陵調導曹生某者不佞為論生時以道同盟以技

封墨者也為人宏博如武庫其初填荒鵲起有在首

五官陳思時目其仲氏孝殿與不佞同舉于鄉者也

以應制玉樓先後凋謝此生既晚才得一席文齋為

靈光殿不知造物之貽曹氏者何以異古郭下耶若

侯高誼熱腸必能以伍膺哀曹生亦必能以說項諒

不佞者也

葉 樂 曹 江南桐城人

與某君

詩難言之矣三代盛時無論公卿士大夫即牧夫游

女皆涵育於先王之澤而湛濡于教化之深吐詞為

經矢口成訓何容棟樑夫子晚而刪詩僅存十分之

一所有少而所去多何邪聖人造化之筆世儒何能

窺測其後旨而逸詩之傳於後者人皆可歌可咏可

咀可咏門弟子皆能習之而皆能言之則聖人之未

嘗一槩抹殺之也亦明矣而至今傳者寥寥或後人

遺失或經秦火皆不可知而當時親受業於聖門者

賴古堂 卷之二 二 賴古堂

說詩尺各各不同豈詩為活物聖人固未嘗執一說

以定人而人各以其意見自築一宮譬別開一門戶

耶禪家有活句死句執其死句則此心自然非彼心

一地不能知二地為元後之之優杜劣李也可為楊

大年之以杜為村夫子也可即為近日之嘖嘖上李

華也亦無不可得其活句則放開眼目恢席胸襟承

明不云乎衆生言論悉法界之所流外道經書盡諸

佛之所說而況李杜元白蘇黃諸大家及近日王李

鍾袁諸名士即其中不能無利鈍何容輕置擬議于

其間耶。僕癡鈍人。作癡鈍語。以請教於公。不知以為然否。

吳用先 體中本如江南桐城人
面玉山房集

與袁先生

年丈冥心黃誦。敬悟根宗。流雲泡沬。何足潤入靈臺。自伯修去後。調絃絲。悲金銷。蘭滅。履玉霜之夜。下目旅雁之晨。飛倪仰。無聊依棲。失所。吾兄即芥視軒冕。留連桑梓。于弟輩獨無還心乎。弟頭顱如昨。伎倆靡他。獨武羹其近哀焉。唐未知將老。非惟慕思。半獨抑。

與袁先生

卷之十二

觀古堂

且濃情頓釋。任呼牛馬。孰辨雄獨。有無生一事。終難透脫。翹首大德。指我迷津。益弟之憶兄。正以法侶漸稀。塵空滿眼。如兄之冲虛恬澹。針芥相投。惟不獲促膝論心之為快也。真切真切。

姚康 休那江由桐城人
能成山人全稿
顧慎堂集
所著有太白劍借紅亭本草

答公良

弟近委頓已甚。強牛山中。臥時入城。為有如火牛者。見迫耳。頗欲一覓石西。冷了雙眼。意亦欲一看仁兄了。入口。意今皆不能。其一足所不能。其一面所不能。

此則此語
但此語者
少耳

也。然亦不知。竟能不能。否。仁兄雖仙。今恐聽傳事。既時不如聽弟。此語足發一噱。

與人

閒居適性。此福在堯舜釋迦之上。人生那得如此切忌妄想。

劉若審 附明一齋江南桐城人

與學人

公府衙門。探史胥徒之養濟院也。琳宮梵宇。黃冠緇衣之養濟院也。士子而不經明行脩。但取免徭役。待門戶。是亦以膠庠為養濟院耳。程子所謂浪然為天地間一大蠢者。非歟。

與學人

卷之十二

觀古堂

方拱乾 肅之坦卷江南桐城人
勉齋集

謝胃辟疆賀七十

不肯馬齒日增。鴻爪莫定。蘇卿雖返。衰頰難圓。麒麟杜老未歸。浪跡空占烏鵲人。傷逢轉天。縱橫牛。每見年世兄。孝友承家。風姿類父。言滿天下。人飲所范之傳。德比古人。心念陳荀之舊。裡蒿日。啓時勞。裁酒相過。江水春來。屢拜分甘。遠忠顏如劉峻。負愧深交。每

感王孫不忘親友行年七十幸貧賤貴忠惟于一
 身而少不如人何况今老時逢三五觀進退存亡得
 失之九德而我躬不逮安敢多尤已命兒子秋實朋
 唯自敘行藏大略回念生平幾知已但私憐語嘿殊
 方忽捧鴻魚兼披瓊玖尉肅載錫海錯分甘更拜佳
 章登顯至德蘇張近體遠過六代之波流李杜鴻裁
 能暢兩家之委曲令門舊侶因老子而追念尊君益
 重我山陽之戚東海偕奔際平時而轉懷先事願無
 忘同谷之行對山父子已多材而加以杜陵野老陽
 羨書生五色紛披滿堂驚異王家兄弟皆名士而重
 以龍跳筆精虎頭墨妙千秋說爽富者遊延白髮如
 賓願愧梁鴻之老婦肯衫作客常憐劉表之諸兒何
 敢當苟龍寶桂之稱兼能以江草莊椿之比玉霄誼
 將雖敬老爲其近親金石情深快知我莫如君子拜
 登鼓舞奉命殷勤素壁高懸來者皆欣三絕清齋朗
 詠老夫如獲百朋楮未詞陳明命哀安之駕林頭餘
 熟豈徒袁紹之杯唯願春酒頻斟百歲分觴于父母
 夜光遠耀世交永締丁亥孫臨楮欣聆聖風欽謝

卷之十二

五

五

五

方孔炤 仁植潛夫江南桐城人

與人論詩

關尹子曰道寓天地寓舍可指可論之中邊則不可
 指論之中無可寓矣舍聲調字句雅俗可辨之邊則
 中有妙意無所寓矣此詩必論世論體之論也此體
 必論格論調之論也韓脩武曰汲汲乎惟陳言之務
 去數見不鮮高懷不發此誦讀咏歌之情即天地之
 情也冒以急口愉快優人之白牧童之歌與三百乎
 何殊然有說焉閩人語閩人閩語故當閩人而與江
 淮吳楚人語何不從正韻而公談夫史漢韓蘇騷雅
 李杜亦詩文之公談也但曰吾有意在則孰撫而
 問訊呼市井而詬詈許方各有其意在其如節奏不堪
 入耳何此一喻也謂不以中廢邊

何采 第五省齋江南江寧蕭縣城人

與減齋

粵東古來輪派遷客地也坡老云邇來三月食無鹽
 食有鹽矣先生肯以青州從事醉我當敬隨爲報
 又

一 潘 澤 便
引 人 勝 地
富 貴 則 日

潺暑蒸人竟如一丸封戶外事絕不相聞致車騎
言旋遂疎趨候罪甚委書贈人耶亦壁耶幸示無誤
從事佳墨如襄陽公百緣足令皇甫漫愧死

又

老蓮箋子真生平所未見况出自懷袖乎終以未得
佳句為憾俟開春為我成之方稱全璧何物文通作
公口實耶側理領到明春誓不作一字然非所論于
公三萬六千場日日以筆墨供清夢最吉祥事其何
敢辭

又

花前沉醉幾吐丞相車茵猶幸潦倒顛狂為司空見
慣富不罪耳石公畫何日可得耶

又

暑天寒氣中人如小人之中君子往往在不覺處道
體須珍攝然亦不宜太煖弟體中尚未平今日更苦
眩暈札中未言及恐煩軫念耳觸暑過調正見此君
皮強骨健亦止謗莫如不爭之意公炎天尋煖處坐
較炎天尋煖處跑者何如公亦有趨炎之術也歟

關 漢 書
省 書 兩 檢

五日近矣節債逼人方知屈大夫從彭咸之所居只
是躲端午耳公當一笑

又

數日米價頓長舉家不能辟穀冬衣典盡而質庫又
不容葛衫抵出非餓死應凍死矣縱是活佛運佛活
濟洛關關也挨不過如此冷清公雖無聊尚想到泰
禪學道勝我多多許也

又

兀兀幽居幾寒盡不知年矣乃因囊債追呼始憶年
前無幾日通身汗下如獨翻弱卷時也窮親貧友索
曆日與追呼等取以此小小債累先生多多益善
方震孺未孩江南壽州人

與惠元孺論禪書

禪者箭鋒石火邊事良馬見鞭影而馳得其意而已
矣如以跡求之刻畫肖象愈似而失之愈遠先生血
提掃除自是能大士一流業已日淬進存矣而又問
日課於念士念士者所謂刻畫肖象而未必得其跡

又人語
類則可悟
其意其言
有不盡者

為之暗裏

不作一元
雲路是歸
寒機弄

有說至此
令人悔處
大矣

者也。使念士而可以益元。猛何異無鹽東施。既痔且
瘳。乃向洛神飛燕而修語曰。卿若何步。若何低回。若
何薄。瓶若何拂。衣顧影不亦可。嫵笑乎哉。雖然。如元
猛者。乃可以問。謀使元猛。詭詭云。解已。在是。則所謂
目擊道存者。跡而已矣。

與孫孝威

道翁以吳趨之妙族生東陽之秀里。少弄柔翰。長交
倩流。瓊華敷藻。于外中璧樹。含芳於左。右水絲。鯨雨

寶壽集

卷之十二

九 懷古堂

藏子雲。油素之膏。范鮑班香。就孝。務。理。胡之位。名動
卿相。文滿國山。兼以神檢。孤超門。風蕭。澹。清。蛙。濁。酒
時等。味于五。鮑。謝。米。清。與。尚。待。資。乎。三。釜。而。人。惟。有
似。事。許。逢。開。孔。座。雖。登。氣。長。橫。揚。稻。疎。衡。許。性。不。馴
龍。卓。子。孺。子。之。退。標。不。愧。真。長。之。畏。友。即。哺。味。日。盈
於。最。竹。而。介。貞。彌。表。于。符。蘭。矣。爾。其。爲。詩。也。遠。規。相
果。近。矩。魏。香。揚。開。花。屑。上。初。下。晚。漢。耕。坐。雨。宜。大。呼
上。天。子。之。船。御。柳。官。烟。會。特。勅。入。舍。人。之。院。香。奩。句
就。步。爲。花。搖。執。扇。笑。迴。楊。將。柳。結。莫。不。比。音。八。律。繁

正開拾遺
封野南臣
此林見之
御諸文人
無所不可

寶壽集

卷之十二

一 懷古堂

瑛瑛于湘君。告然疑于山鬼。頓使離離。清蔚起。楚水
以波。瀾終古。而還。椒者。猶。椒。柱。者。猶。柱。君。子。以。安。其
靈。雪。美。人。以。爛。其。車。旗。拾。遺。之。困。蜀。哀。江。楚。後。拜。鳥
驅。路。腸。迴。于。罷。酒。故。園。眼。亂。于。隨。風。乃。猶。妮。妮。龍。歌
祝。春。安。于。溪。壑。解。人。難。索。哭。者。自。哭。歌。者。自。歌。臣。子
以。奉。其。日。星。朋。友。以。召。其。風。雨。蓋。兩。君。子。生。當。性。情
世。隔。悲。惟。或。含。辭。負。屈。案。語。如。飢。或。泛。梗。依。人。低。頭
忍。泣。開。萬。世。柔。腸。之。祖。最。宛。轉。而。不。聊。入。老。人。失。路
之。心。偏。酸。辛。其。有。謂。長。鸞。難。託。漁。父。何。知。其。別。具。悽

抱有如此者道翁逸才曠世少年負盛名羽獵上林
方當舉壯乃吾獨觀其意思所寄蒼茫綿邈一往而
深似此心期不勝今懷吾安能再把臂于寒谿老樹
邊與吳陵諸子揖驪而坐杜兼索水部于季孟之間
事

與胃辟疆

詞老至都出示手函一時風雨飄然玉碎珠銷斷魂
千古于宛君如娘雖缺鑿金堂下一拜之緣而玉
蘭花底醉潯淋漓猶舞舞歌揚宜揚幽荷至今美人
雲氣綠繞琬珥之林香魂有知嫋嫋紫煙中尚謂金
蘭諸中人有爲助哭中吁泣名花而悲曉露者不可
云非弟管輅之遺也阮公鄰女之感情至不堪況于
我輩骨肉關情尤宜分痛鍾退谷云好友在四方而
造物或收之矧其在閨閣之中天不憐才遂令犀細
螺髮與文士平分鸞鵲之恨道翁其姑念破曉易碎
能少解黃塵碧海之鬱陶乎憶語大刻鍾情特至展
之不禁雪涕沉香親刻骨夫人不是道也詠詞二千
餘言宛轉淒迷玉笛九迴依樣三下矣微附數言于

卷之十二

王 藏古堂

題詞

芳華之末爲沉淪招魂勞箋探韻絮語神傷而蟋蟀
哀音轉多幽咽屬思未竟惻悵無端徐之必有以成
杜旗而醉舉羽未敢忘也
孫國教伯觀一名教江南六合人

與大梁張林宗

世之集句者或爲沉鉤而出此目舉弋而落雙飛
雜取舊律中既耦之佳句而另集成律撰爲已物如
是而已耳弟每思之先語佳耶久著詩苑譬則文蕭
之與彩鸞蕭史之與弄玉葛洪之與鮑觀各以仙而
耦者也梁鴻之與孟光鮑宜之與桓少君龐公之與
龐妻劉凝之之與郭銓女嚴光之與荷扁女各以隱
而耦者也王凝之之與謝道韞賣酒之與蘇惠趙明
誠之與李易安各以韻而耦者也此既天生佳耦難
容生割而人乃公行割耦別爲配耦必欲重婚泰玉
於梁鴻再醮玉光於蕭史梁匹易安於石軍則毋論
仇儷非倫共傷心於珠壁之點抑亦辜擬多事或血
指於鑿柄之詛作者裝外而冥悟其非觀者沿習而
漫呼其好豈不千古一大冤案哉弟思前人詩中自

卷之十二

王 藏古堂

南曰西江
路一燈亦
不能自存
子東為
賈地詩
南曰未
沾沾以
自命也

兄教以
只覺其古

否近零體貼叩整們燭知所不免今止求一肯叩肯
們之人耳來教以然我為過關以因物之則為適當
此正訣也終身被服矣

答友人論廉吏書

辱示苦節不可貞居今之世不宜以廉名教督意甚
厚然弟非能廉亦非敢以廉名昔人云清畏人知必
以此見知于人陋矣弟何嘗矯矯焉自稱廉公私微
索不已間稍自解暴以語所親其知我幸也其不我
知也默守而無悔有婦于此日侍其夫子舅姑焉然

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鳴千泉曰我不玷爾惟薄一室之人必大笑以為婦
固然也終歲食貧室中虛無有婦飽糠粃而甘旨奉
舅姑猶日誦而責以三牲五鼎之養宗親內外又日
迫而索以牡犢之速雜報之贈許聲交至婦必慚然
謝曰吾非衙門倡安從辦此非以此自多情激勢變
聊一云爾也弟之所處或有類于是夫吏之事有百
莫先于廉婦之行有四莫先于貞婦無它能而獨以
不淫鳴固已慘矣假令將茨見醜而修然驕語其夫
曰我雖不德而善女紅能辦爾家事其夫有不夫大漸

而逐逐之也哉今為婦或不幸如此乃不見逐于夫
又從而寵之婦輒以駢婦奴然以告東隣之婆婦去
之若負塗矣人之才志不同未可以不識時相病也
昨為見治裝亦不敢不略盡足故知我者幸恕此老
婦聊便還客想復一笑

與所親

我輩既知學道自無大戾名教但終日不見已過便
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使傷天地之和

與張某

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所示某公德政錄詩頌并序其勞捉刀讀之不免流
汗使當事賢者身受之且聆我為何如人弟不敢謂
當事無足稱然我輩立身遠辭亦自有體何至作如
此牙舌昔人謂輿論之是非勝官評之黜陟以輿論
無私也况彙集羣言刻為大帙存之既久賢否混淆
往跡學山左縉紳之子有為其先人請祀鄉賢乞香
火生者或鄉評無甚著輒出其官頌德之書為稽
據觀其書大抵東南人所為也南俗善依度不自公
始然公長者願從此勿復爾慎勿一字假借既不為

此等書乃
亦有別得
秀處

可以盡

僕累又不傷公盛德所謂相愛以德也士口飯脫舉
不一升亦安往而不得貧也言切而直懼恐不肖

張習孔念難員茲江南獻舉人

與門姪某

一陰一陽之道當兼造化人事說先儒卓主造化故
有理氣之說其實至淺小事莫不有一陰一陽迭運
處如夫婦居室非有氣之可言也不過理當如此而
已矣汝輩體貼此意便見得道不可須臾離而與一
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矣

又

卷之十二

古

古

冷水煮
令人能
一驚

近日看孟子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深歎其妙已者
人之自己一向在何處今乃得之由是推之人之失
落自己者不知幾千萬矣人當窮時所存者惟一已
耳乃又并其已而失之可勝歎哉

吳宗信冠五江南休寧人

與王隆吉

晉人云酒令人遠遠之一字足引人欲節日剛制於
酒剛之一字足止人飲弟不能止酒而須以酒遠名

信小物語
道學人

亭然不三蕉葉醺酣失顧足下於剛遠之外別有以
導我

與朱際有

示密器驟觀外膚薄凜不敢觸以下噴嘆久之再
審之內體不固定其為偽乃知世人不內固而專飾
其外者愚人以驟耳世詎肯驟人哉

與周雪客

耳食蒟蒻久矣昨入高座寺舌始載之味在鹹淡外
想即南唐歸宗寺之淡鹹羹乎因憶阿翁蒲笋同分
三月雨壑壑間對六朝僧之句一嚼一味

與吳介菴

予最喜蕭伯玉先生之主祠祭也與諸兒約法三章
妄談詩禪者服上刑肥雞豚畜妻子者次之呼盧浮
白操縱安絃履絲曳綃類俳優者次之蕭先生之惡
詩兒如是哉乃今無僧無詩無僧無集無詩不可為
惜不可稱善知識甚至有善知識俗願走使數千里
遠近徵詩為泥金屏障以為祝頌者嗟大僧圖作
同乃爾爾此操下先生見善如識輒稱曰名士

程文林 生江南休寧人

病中留別寧野四兄

昨自宛陵被病過新嶺。憇僧舍。憶前冬吾兄度嶺。風雪漫天。兄率弟扶一行。十頭水花。雪盡。崇崇。吾兄頻眉闌。顧兄笑曰。儼似海南水晶人。兄亦咤然。應之。比羅襪被荒涼。而與會豪舉。不謂年來一病。纏綿如秋葉。在條春籜。附竹乃至於斯也。及抵家。接兄手札。并近作。開函急讀。病體少舒。大人憫弟。搜去不使卒業。然彷彿如見我兄。倪首獎。思舍毫欲腐。嗟乎。病狼很。料不能再見我兄矣。弟非不知大地梨園。人生傀儡。但使登場。扮演。論悲歡。離合。勝仗。各盡開目。曲終人散。而後止。今弟甫開場。一閃遽爾。息。鐘。歌。鼓。生前不知種草。何狀年甫二旬。浩焉。朝露。也不奈之腸。敗充參朮。近且并參朮而亦嘔矣。二親禁弟不得讀書。詎知弟身雖憊。神頗清。一日六時。若廢讀書。則煩憂轉甚。二親既藏筆硯。禁不作文矣。若并書卷而亦藏之。弟亦何樂有此。晨夕。耶老親哀弟。病時時撫弟。作子規聲。親淚滴於顏。弟淚交於頤。兩淚並流。入

潘汝敬
錄本
程生小
之淚
下

口成血。柔腸爲之寸寸斷矣。旦暮望見歸執手永談。故眉山兄弟。再訂來生之緣。豈意我兄歸期未定。弟已矣。不復得見我兄矣。弟敢懷中所情。應制文。經書題不下五百篇。音欲藉之。弋貴。今竟因之。戕生。不覆。醬。既即投燈。焰外有留月軒詩賦一帙。昔病中語也。乞兄憐其苦而存之。使弟沒後。流傳人間。萬一有憫弟哀者。謂程子。生年少。食貧。甫歷二旬。竟不得志。以勤學死。匪獨乏嗣。并未婚焉。嗟乎。生且不遇。死與人憐。吾兄視弟。能瞑目耶。不瞑目耶。弟我者比之。

與馮齋先生

年之十二

賴古堂

蘭掖玉折笑我者等之夕。禮朝商任之而已。吳非山。貴武兵江南貴池人。所著有說文引。經三唐編年武兵書記。无居詩話。盡弋。

頃首先生閣下。自當日言之。從先樓山裏還事。寓

白木寓星野耳。盛名口尊銜。則先輩也。自今日言之。開憲府。臨郡縣。統轄所及。非則草野子民耳。非不得志于時。不肯委于已。授徒。餬口。耘人之暇。自力硯田。積有隨筆。願以分特。懸殊地。復遠絕。請教有心親炙。無自如水中薪。雖未仰見天日。然開蒙。嗟。餘即猶陰

苦調羽聲
情則猶在
也而不
加憤激矣

西風落葉
每有地

落雨露如書中魚雖不驚聞雷遽然聞茶墨紙即猶
均施衣食每私憶于田水月如將來之爲公安者何
人亦猶思于陳繼庵知繼此之爲景陵者何人若無
緣獲遇于其人也逝之身後悲莫可得況當世乎則
以此推之古人書成而滅沒不傳者何可勝道後蕭
泰之所誦人多不好歎仰眼有星梁而著苦于秋
萬歲誰傳此者不與笑人耶嗟夫窮愁如非即不敢
言著書亦安得大歎典之爲好也無以自解則亦惟
寄歡與于著書已爾傳不傳奚問焉惟執事察之

著書集

卷之一

王士禛

王士禛子辰西樵山東新城人

與樸下論書

奇峰錯互長松蒼鬱人在雲氣中喀喀相對此際胸
次當着何想身墮世網幾不敢謂世間乃有此境乃
有此人

又

傳韻范中立卜居終南太華巖隈林麓之間覽其
烟慘淡風月陰霽難狀之景一萬竿端則千巖萬壑
雖盛暑使人涼涼挾嶺迫生面亦似從終南太華間

路上自是
皆遺一落
等遊一往
情來一往

學致遠
舉人

得來

王士禛 路上元亭山東新城人

與樸下論書

乙巳夏 麻在青州真意亭爲先生題詞因憶辛丑
在揚州壬寅在真州前後爲先生題詞賦詩不下三
四十篇今再而三矣將來與先生相見未知何地先
生方罹憂患居白門而 麻年來衣履繁行則疎
久廢追理前路倏忽又四五年感時撫事爲之流涕
先生烟雲供養雖入坎窞而天鈞泰然自當動免于
險第不知先生披覽之下憶青州曩昔之言亦爲惻
慨破涕如 麻否乎

著書集

卷之十二

王士禛

又

今春著屐京口遊金山竟過江小憩玉山之避風館
憑檻四望江流瀾汗遠山渺然慨然歷落隱映岸側
使人襟抱曠然焉歸茲因問意賄意披對輒復一往
有寒泉需足之想此故先生之移我情乎

又

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觀子詔所論種種蟲魚覺

其言非是

又

嘉定數君子。妻子柔。就能古文。程孟陽詩工五七律。絕得風騷三昧。長蘅書。稱逸品。風流照映。吳人至今能言之。其時海內無事。諸老布衣。羣而不出。荆曲以翰墨相娛樂。一丘一壑。何其都也。相去不數十年。前輩風流。遂無復繼。俯仰身世。可為慨然。不獨羣山撥水之工也。

周明瓊 叔魯魯臺江南上海人廣庵等入

與朱賁軒

積書不讀。亦坐暴殄。沈沈博涉。等於漫遊。王僧虔誠子云。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復徒。棄曾未辨其指歸。終日自欺欺人。人不受汝欺也。山谷答檀敦禮。漢書最好讀。然須依卷帙先後。字字讀過。使一代事參錯在胸中。便為不負莊周溫公言。學者于書。少能從第一卷讀到卷末止。見何涉學士。案上惟一書。未終卷。曾不他讀。王鑑山每讀書。自首至尾。硃砂丹鉛。雖數百卷中。苛細箋注。不輕放一字。曰

讀書與立身相似。要須有本末。非可苟而已也。今架上數冊。稍游其藩。輒厭倦棄去。齒牙咸裂。忘前失後。何曾受舉問之益。直玩物喪志耳。

與謝益之

東晉王氏。門風寬恕。昆季子姪。皆篤實謙和。時號馬。養諸王。為長者。惟劉真長。王仲祖。許元度。支道林。諸人往來其門。右軍與謝萬書。亦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觀此。則王謝家法。可以槩見。今人勸言江左風流。若以為浮薄者。然為

足以知王謝哉

與許同生

人守得一靜字。即天地鬼神且無奈何。况身外之升沉禍福哉。若吾儕。直是懶骨。非有定力。以主靜也。然因懶得靜。亦是因致。而後步未始非得策。

下陸錫涓陽

趙承旨作字。雖戲焉。亦如欲刻金石。其卓犖真塗。注間。皆不苟。且程伯子書字。時其敬。謂非欲字好。只此是學益涵養之功。具是進一解矣。

卷之四
六十四

周 宸 廣卷大銀江南上海人
飲醉堂集 抱膝廬稿

與陳確菴

學自除嗜慾而外又當除意見過不出於嗜慾即出於意見也陶隱居誤真誥仙人男女參半獨文士絕少蓋意見爲累故

與李滄葦先生

先生撰稱何止等身連屋耶四庫之奇各以部分十乘之藏悉經手繕其不敏何幸盤礴其間一快心目如行山陰道上應接忘疲如捫索峭壁陰坐卧不去

看集

卷之十二

三

觀古堂

與沈貞居

觀止矣特吾輩崔食人終日瓢飲先生維陳方丈皆虬絲麟脯豹胎程唇繼梁願如飲河之腹何

與徐伯調

陸士衡飲風三都因太冲而獨筆蔡伯喈欲賦靈光殿緣延壽而輟翰袁淑見謝莊赤鸚鵡賦送隱已作觀朋見邯鄲淳曹娥碑遂毀其草蘭亭之會王于敬

古人詩之
小心履步
便事古
地步

詩不咸飲三航白樂天過巫山因王無說沈佺期皇甫冉李端有詩竟不復作歐陽公論文因及于磨乃歎曰三十年後世人更不道着我矣古人矜慎處正其高自位置處其服善處正其甘苦自知處豈若今世文人相輕忌名爭勝哉

與沈友聖

耕圃子生膚義中蓋花之方卒者名爲樓荷蜜漬醃浸可致千里蜀人以此饌佛東坡以饋仲殊詩所謂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鵜黃子魚子是也昔王方平麻姑降蔡經家各進行厨無限羹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內外僕凡庸愧無仙緣而喜抱草木莢蕊作食往往得異味然只是天隨生家法窮餓無聊之所爲坡老所云莊口而已莫將真率開家味說與朱門食肉人彼肉食者罔有所不屑也

與趙半肩

梵志翻著轆八人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雙井曰梵志大修行人也昔茅容殺雞侑其母以草具酢郭林宗林宗起拜之此翻著轆法也弟所輯書

妙供今人
笑眼

看集

卷之十二

三

觀古堂

山本目資
讀卷末語
不識

抄聖曲白
城令

寫兩說
別有見
權船橫吹
人安足知

取其適已。隻語單詞。薰神染骨。時賢好作。才語相
向。或不屑此。而弟頗樂之。亦翻著機法也。稿本先呈
以當美芹炙背。

與賀天游先生

今日淨香池館。輕陰覆之。幸免炮炙。法融古德云。儒
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真觀。出世升航。吾輩終日。服
然內焚。其和試。閑歇處。安在道悟云。任性逍遙。隨緣
放曠。但盡凡心。別無勝解。此亦浪蕩。瘦中立地。一服
清涼散也。午後有以壽詩敦迫者。正王山陰所謂六
月連朝逼壽詩。詩本舒寫。無聊其魔。又高十丈矣。

續集

卷之十二

三

顧古堂

與黃增岸

曉登昆盧閣。周時萬松之巔。四山蒼翠。浮來僧。寺炊
烟縷縷。出松腰。與雲物相纏。和閣中栖鶴。不可數計。
天風穆如。幽窈若眩。宵然而覺。慈憫之度。度也。

與董蒼水

夜來急雨。如拳。聽打蓬點聲。聽閣上水聲。如雷轟。砲
鉤客枕。秋眠。喧中有寂。頗饒幽况。未幾。蓬破。沾濕妨
臥。覆以油綳。被仍濕。空平樓。帶橫吹。容與中流。何

人哉。

與沈貢園

佛言。忍辱。道訓。和光。乞八分書。作齋聯。更願共守此
八字。以保桑榆。

與樸下先生論書

函家老。釋工拙。俱屬第二義。要須胸有萬卷。筆無點
塵。學問文章之氣。蔚蔚乎。洋洋乎。於楮墨。乃為可珍。若
不從此悟入。縱費盡描摹。徒成下品。

一筆骨。磊砢。然氣自勃鬱。海嶽氣磅礴矣。然甘自

續集

卷之十二

三

顧古堂

蒼疎清閑之法。關全猶田子方之師。子夏也。稍去其
結。透兩出。藍要皆本於北苑。如臨濟。鴻山。總是曹溪
一箭。

一箭。

畫有類唐。放筆而不嫌其沒有矜。真惜墨而不苦其
拘。關振在神理。不當於筆墨求之。

與宋荔裳先生

某既作南華經傳釋。自謂泰漆園之獨解矣。已而寢
食焉。坐臥焉。似不容更置一義。更設一辭。益信諸呂
所云。詎復須注為確論也。因信手拈其駢語。做士衡

顧夢澤函
每多遺
所謂列生
相見者也

連珠之式。演爲百首。以莊還莊。自呼自應。如醉醒。兒隨手所得。莫不厭心。又如紅螺和尚釣灘時。有紅蝦釣出。隨其所獲。都成游戲。猶詩家律陶律杜之遺意云耳。

吳德謙 六益江南亭亭人

與芝苑先生

八音之中。惟絲最密。公文文中之琴瑟也。謙自韻殊以疎野。愧公。

與臧齋

緒唐集

卷之十二

五

韓古堂

取芭蕉實。雖不得實。葉可用也。公亦存其葉可耳。

喬世植 遠民誠室 江南上廬人

與潘九閔

天地有無窮力量。然一日纔到午。便疾忙。賺寢以蕭來日之光華。一年纔到秋。便疾忙。收歛以養明年之發育。人生才力分量。幾何而事必欲做盡。福必欲享盡。知巧必欲用盡。是焚林而狩。竭澤而漁。如明年之無獸無魚何。

結隣集卷之十二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結隣集卷之十三

周在梁岡客

豫儀 周在浚雪者 錄

周在延龍客

錢謙益 受之牧齋江甯常無入

與人

余觀唐末嘗錄有名儒者方于等十五人賜孤魂及

第每念羅元初 純仁 邵茂齊 顧雲鴻 則仲 輒泣然

流涕唐以詩取士如干者雖不第其詩已盛傳于後

世而三君子之積場者獨以詩文耳嗚呼今之時文

有不與肉骨同腐朽者乎三君子之名其將與草木

水卒漸盡而已乎當今之世有援唐故事追錄名儒

者乎縱欲錄之其何所扶以附于干等之後也悲夫

與顧與治 財與治為宋此玉乞墓表

京兆之門 指印之塚高墳石闕巋然九京者多矣松

散鬱然碑版相望無人牧豎行歌過之而計大夫鮮

有回車太息者比下一老書生歿無三尺之息一坏

之士沈埋于陳根草莽之中乃有如是下者訪其墓

近世之士 自其或遺 於時文者 不知其幾 夫可慨也

墳墓公之 墓為小品 文字悲絕 於今未墜

與胡白叔

乞文以表之董相之陵下馬之石猶存白傅之墳廣
酒之士嘗澤以今視昔豈不然哉百世而後風人志
士義足下之為必有過比玉之墓回翔而不忍去者
其益以此知比玉也已

曹能始見人詩卷輒笑曰開卷定是七言律詩以今

人習為此體熟爛可厭也足下近作六言絕句如雀

噪鳩呼時聞清蟬幽鳥之聲使人耳根冷冷然前後際

斷可為一快雖然足下其善藏之若今然屬和王

右至一月滿人間又將恨足下作備矣

與人

趙文敏家藏前後漢書為宋槧本之冠前有文敏公

小像太倉王司寇得之京山李維柱字本石本寧先

生之弟也嘗語余若得趙文敏家漢書每日焚香禮

拜死則當以殉葬後介以千金從敏人購出藏弄二

十餘年今年謝之於四明謝家三家頭黃金盡生平

第一般風景事也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為懷李後主

去國聽教坊雜曲柳淚對宮娥一段淒涼景色約略

病中深厚 便得易 補出

相似

與梅村先生書

謙益白。荒村草具。焦蘇不爨。昔賢。峴山夜宿。以乳羊博市沽。比之吾輩。豈非華筵高會乎。別後。捧持大集。坐臥吟嘯。如渡大海。久而得其津涉。清詞麗句。層見疊出。鴻章綢繡。富有日新。有事採剔者。或能望洋而嘆。若其積篆化工。陶冶今古。陽施陰設。移步換形。或歌或哭。欲死欲生。或半夜而啼。或當餐而嘆。則非精求於韓杜二家。吸取其神髓。而依助之以眉山劍南。若舊集。卷之十三。觀古堂。斯斷乎不能窺其維。落識其阡陌也。諷誦久之。不禁技癢。遂放筆爲敘引。非謂樸學謾聞。足以遂盡來美。亦聊於唱嘆之餘。少抒其領略。使人知天人之際。可學不可學之介。出自心神。本乎習氣。真如內無所謂多生異熟。不思議。應智者。庶幾無幾。作其不能而欲。稱其可學。爲斯人少分。茂祀提醒。眼目耳信心術口便多。與時人水火。陳章徐巨源。規切不肖。爲文。駢年好屬此序。一出恐世之詞人樹壇立帖者。又將錯我於市矣。不敢自秘。輒繕寫求教。唯隨而藏之。不惟爲

石谷名筆
常山人

與周減齋

魏公藏拙。亦可謂免我於死也。

黃子久歿二百餘年。沈文一派。近在婁江。石谷王子受學于元。郊郡守。又從奉常烟客遊。盡發所藏宋元名蹟。匠意描寫。烟雲滿紙。非畫史。分于渲染者。可幾及也。子久居烏目西小山下。坐湖橋看山飲酒。飲罷投其餅于橋下。舟子刺篙得之。至今呼黃大藏酒餅。晚年遊華山。德車繡谷。吹仙人所遺頰飯。白雲滿起。足下擁之而去。石谷安貧守素。胎性輕安。去凡俗塵穢。遠甚。已得子久少分。畫品亦爾爾。昔人言子久。四山頭必似拂水。故明。山頭必似黃鸝。二公胸中有真山水。以腹竒爲粉本。故落筆輒似石谷。殆可與語。此然。敵里莊苑多人。回家則子久。諫策則繆仲素詞賦。則桑民懌。徐昌國。今皆寥絕無繼。而子久永外。惟石谷得之。先生嗜書畫。石谷因出其手作。就正于先生。而僕媿媿。遠石谷。確乎足以繼子久者。若此先生。精實。豈必不以僕言爲無常也。

姚希孟。孟長。現開江。南興縣人。

與李司空夢白

不肖本一箇冊中老畫鬼絕不預人間事而於理亂得失之故日翔誅其中飽嘗而屢嚼之第口不能言耳偶遊於牙籤玉軸之間亦未始離其畔而有人見之者不以爲書之益且以爲物之益也欲從而翦殺之此亦盜魚之不謹藏也今不肖行爲吾藏之益矣并墨兵之漬亦不欲噴糟聚醜惟咬神仙字爲雁望行且爲蟬蛻毋爲蟬蛻俟台翁在山公之地蕩天下秋後之氣而爲春融即蜩蜋庶類飲和食德毋累人作中散之書也

與劉大參達生

朔方去京師遠遼前紀綱未遷而書郵載發故於近事未免河漢然來教所云優異時現者已括盡長安棋局如凝觀之候而身縶候而南冠又候而爲西江老布衣莫非優異也看徹此等事則萬緣總是蟻蟻百年盡同蕉鹿惟此蓋臣弼士一腔報國之忠庶幾常留天地間與三靈相爲摩盪而收歸妙明心中亦是雁渡長空聊爲點綴固不能掃之使無亦不能留

周先生
於此可見
正先生所
謂以用世
爲出處者

之爲有大慈憐云子雖學佛者而愛君愛國之心真忠義士大夫等喜正惡邪之志與生俱生又云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慈圓明終不失以永嘉語爲證猶覺其有英雄血性在也凝觀履患難頗有造世之志出廟堂後商及仁兄出處便欲就道人素志且以告斯直指欲放仁兄蚤歸弟則不以爲然蓋仁兄不出山則已出則無論在邊在腹處難處易必須少露精采如傀儡揚中業已扮出脚色須高唱一回狠做一摺使坐客動容旁觀喝未庶不孤負一番粧束若扮小軍粧院子旋進旋退使念落場詩亦無謂也

與宋獻如

邇來布衣衿帶之士上書奏記者不一而足大都以邸報之應奏爲杞憂之石畫具各衙門套子何異覽不終篇頭岑岑欲睡又見天下大勢如一積虛之人風疾交侵漸有疾痺不仁之象法當用針灸次則金石而犀角麝香藥案盈篇無非甘草陳皮之類甚者秋買參耆而章記者誤以財匿欲延良醫而奔走者憚于涉遠草澤而陳單方者疑而弗用却而弗進至

先生病重
以醫藥爲
急計如一
事而天下
之運無弗

若禱羣望。賽土神。理之所無。或事之所有。亦多袖手
觀望。左枝右梧。守主人之棲。而不致助。助之。恐觸
其怒。而增其病。而不知主人之病。固已膏肓矣。
吳偉業 數公梅村江浦太倉人

與吳志衍

過句曲望五門紫房石室之奇。登鍾阜。瞻金支翠旗
之氣。講舍倚雞籠山。俯瞰臺城。飛甍馳道之觀。迴瞻
帳殿。駁姿駘蕩之盛。拜表出龍光門。列戟以下。杖刀
立直望之。如茶如墨如火羽林。伏飛之客。還過英愁
樓。虞集 卷之十三 七 賴古堂
湖都人張水嬉。采芙蓉。薦魴鯉。桂櫂蘭槳之樂。信江
左之鉅麗。吾徒之勝事也。志衍亦羨我有此游乎。清
涼寺無高座。談經。佐西湖無水犀。耀甲先臣廟。蕭壁
漫漶。無陸保微。顧野王添。越公郭公毛髮。銅軍天儀
欽識。皆不知姓名人。不得如徐鉉。蕭子雲。大小家。書
太學。經庫。書簡脫落。不及竟陵王。子良抄集。評史。百
家諸生。販續賣漿者。兒不及雷次宗。伏挺教授。生徒
數百。列肆橋門。多簫聲。問物無稽。叔夜酒盃。徐景山
酒鎗。秦淮歌舫。有屠沽氣。不得碧玉吹簫。桃葉持觴。

唱烏栖曲。謝靈運到孝標章。作醉人志。行間之又爽
然自失矣。嗟乎涼秋。街夜。危峰斷雲。梧桐一聲。係烏
驚。驚。追念舊游。獨坐不樂。世已抵隋。殊而台猶。慈廟
鼠若。弟者。獨何以爲心哉。丈夫終晚朝。服挂神虎門。
不能作老博士。署紙尾也。歸矣。志衍掃草。守待我耳。

與吳默真

弟以此中多佳山水。受事之日。擬讀數百卷。書作幾
十首詩。爲諸生立條。暇。使雞鳴講舍。有雷次宗。伏受
容之風。顧一年懶廢。牽耗歲月。負此官矣。今以此仰
累我年翁。年翁經術深厚。才德十倍于弟。以此蒞事。
增榮益觀。弟亦藉手。以免于罪戾。年翁之賜也。甜鳴
山長松數十章。弟與盤桓一載。臨行。傲然無送迎之
色。亭前池荷。雖零落。猶作數花。居然新官舊官。受啼
不歇。而芙蓉獨矜枝。開葉以謝。吾適各讓年翁。獨享
不能見分誠。一恨事然。弟自有尊鑑。稻蟹十酒。黃柑
不堪落。莫恨無絲。持獻耳。

夫名

與陳眉公徵君

兩獲南問。知道體達和旋磨勿棄之喜。夫寄客冲弱。而子房稱病。西聖寂虛。而維摩問疾。周知事關形器。不係神明。參冬雖非上業。恐亦高齡所宜。聞先生傑。却湯散專意養靜。是顯至道淵微。不妨於草木以相引輔也。受質醫劣。文質無底。辱在先生。裁量之內。樊嘆彌縫。十有二載。雖施日晷上。艱苦滋榮。而託羽翰。飛分其迅疾。茲者幸採九品之評。將爲百石之吏。政宜策其奮下。以遂縣來。而私心惟或竊有所請。夫抱獨往之志者。在於守道弘命。世之規者。在於濟

愈齋集

卷之一三

九

謝古堂

書之學道
宋而流於
歐陽者科
此等無自
懷形貌

鄰人矣。

答戴石房

再承教言。仰見善誘之求。雖幽滯如弟。能無慨慷有披雲之恩也。意至道在於天機。情微在於神解。特以聖人御有。不能以微言。執物費其醞釀。豈有間然。以今之儒者。每於永冠言動。高自位置。問其所爲。則至鄙。跡其所學。則甚疎。一醉飽之失。便肯呵消。而日夜持齋。讀老莊之書。卽爲非聖。而門多商賈。此何說也。至於應期命世之士。必非遺內務外。此誠篤論。然所謂內得者。浩浩焉無欲之謂也。若夫外跡不可齊。蓋性情本異。時勢亦殊。或方軌而精粹。或弘通而卓犖。此孟子所謂歸潔其身。無欲之說也。姬公居東。而恐懼于房。辭漢而逍遙孔。明鞠躬而爲蜀宗。臣安石雅量而稱晉賢。相就其外。而觀之。豈一律哉。不急急於富貴。不役役於權勢。其心同也。史稱淮陰。不知道博陸。不學無術者。惟此而已。足下所最推者。爲王文章。豈非以其有得於心學乎。然其少時。本好奇負氣。工文章。聖節。梁繼橫。於神仙劍器。沉寢於浮圖之說。

卷之一三

一

謝古堂

規正語
如此說
人必
不

亦非裝章縫之容守拘方之器者也故見今之人
每厭嫉之稍見跌宕亦長卿慢世之意耳然弟之疎
薄而不能達於大道者亦於此可見夫古之聖賢方
將哀憫之而所與邪斷乎自然奈何况并自卓耶今
幸承大君子之教而學與年俱進庶乎束身折節而
不陷於輕浮也幸足下其終教之以妄附于琴張曾
皙之列使得同登孔堂成我大矣

李 受 許章江南海卒人
寧齋全集

答竹園

卷之一三 觀古堂

望兄東下更不可得相對秋風坐嘆而已現草使歸
得接手書情長幅滿覽之達旦子美有云紙長要是
三過讀使我夜坐費燈燭此言正似我輩耶見諸新
架蒼涼高直已臻上境但弟聞之作詩家云老過則
解高過則率我兄之詩既到極固當急待其後不
使轉墮一境天下人知此者少應是我輩勉之耳

與金長留書

大僕歸里得詢先生起居及令子無恙差以爲慰家
君既終過窮荒受也復遭再則深慚故人厚義遲爲

古書
不
下

自資未嘗不頓足而斟酌也先生春秋漸高氣息卑
弱今桑梓貴人在長安中能承彼人者皆無昔日之
雅杖馬筆衡酒杯朝夕在何許此愚父子所慕居
而深念者也先生髮短而心長居于窮巷之中不愧
金石之義其意豈特曹丘君卿而已哉然二子皆
交通貴人周旋緩急在于形要故能使聲名發聞傳
之史冊而先生之所急者乃在遠戍窮交布衣下士
特將勢有不便要其志義奚啻古人使後世更有一
太史公班孟堅揚微闢幽則遊俠之傳其必有金先
生矣先生望雲間之樹也望長安之門皆不可得
而見所願順時自愛更期三年受雖不才猶當肯城
借一或要之北轅即爲先生之南轅未知造物者謂
何耳

與王敬哉先生書

昔言別之初自以爲一年之外再歲之內磨礪以須
與得一富猶足與足下連騎西山覽京華之形勝發
激宕之壯心出居庸歷上谷馳騁近塞作歌咏以揚
邊聲此亦文士之瑋瑋也何圖糞土諸生落度不偶

上之不能雪老父之奇冤中之不能觸良朋之雅望
下之不能發慷慨之悲歌當此之時視日月其何色
顧妻子其何顏哉平生每持達人之懷以爲此身爲
主名遇爲賓竊笑富途之上馳不恰權華蓋顧盼左
右輒生光睞者皆是挾客勢以騙人上上人無與也
及久居卑賤廢然自失昔日無所施歡笑無所展乃
是慕其所賓而然其所主此莊生所謂知其不可而
又不能不爲者也

與沈彥深書

壽陽集

卷之十三

三

魏古堂

閨閣間者久矣向者龍友自貴邑來辱足下手書蔡
履詩楚衷情懇懇屬有移居之事旋隨列南行未及
裁報計足下之于受凡一造室再寓書而差池相失
遂成間澗中心鬱絕復何可言夫粵人之于秦也舍
舟零陵旋車輾轉不三月而已秦矣雲間去練水不
百里而一朝別去輒五六年長以寒士失志行止濡
灑舉步若畏影出門如拔山日知已之字者復何顏
當盼睽哉曩見離騷知足下蕭條之况近聞臥子又
言足下勝事能作無岸不寒二君之言皆爲實錄乃

魏晉中又
復後序

魏晉中又
復後序

知丈夫堅壯之槩足下真不愧馬文淵也昔年少時
每思及壯樂建功名陳岩之性必復中落然後肆志
藝文角能作者不意差跌至今終成落後三十之年
已付流水陶隱居云服食可期而髮容難待彼養生
之策猶尚如此而死就萎耗其神憂愁其慮者耶
是以每當春鳥弄音秋蟲振羽還視七尺之軀乃復
慚此微物又何止仲華笑人元長惟慙也今足下之
齒既非盛壯而變也年復一年行當相及不知酒杯
卷帳間能磨耗壯心否不然將學道怡神求丹砂問
金丹哉有以教我者其勿吝也

壽陽集

卷之十三

三

魏古堂

與顧偉南書

風雨春寒桃李遺盡昨得朗齋少選餘妍我輩悲涼
之意畏此艷陽及觀離披更傷懷抱兄獨蕭條曠野
之中其將何以散此耶北音既至二子並捷喜知已
之獲仲彌復難於自況身無井源之高潔身望風塵
飛動之物若有凌雲之狀及其自視不啻若性通似
此情味終爲學道者所棄耳

歲首與友人書

憶少時帶假面具或以帕覆首與兒童相戲此樂如曩日也而今自視已成老翁但未抱孫耳每見羣少年袪服陌上跨好馬蹀躞弄影慨然有欲從之思而顧彼意色殊不以此相許又聞歲冬春無事喜作綺詞燒燭夜半不能自已今年此意亦復都盡但見春花始發流鶯初動一往思三十年事歷歷可數小園西墻脚下有垂柳一株自弱冠時見其植植今已婆娑其枝掩映池上桓宜武云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此言正復可念耳

新陳集

卷之一三

顧古堂

汪琬 江甯吳縣人

與周處士茂三書 客

僕既見足下飲酒諧笑事事動人而獨未嘗告僕以古學者之道何也僕於詞章之學本無深解三四年以前氣盛志銳好取韓歐陽諸集而揣摩之日復一日漸以成帙當其快意之際舒指磨墨四顧無人亦若浩然自得於胸中者及其既成而復視之則後先外互首尾斷續而且為之怏怏而心且為之愧悔者竟日夕不止蓋其可以示人者少矣集中所存皆怏

正是白已
占地步處
正是厚處
微處

新陳集

卷之一三

顧古堂

愧悔乃不減於往時茲疑御史雖名為知僕而其實猶未盡也豈知之而不以告耶告之而不以誠耶抑有所深愛於僕而掩覆其短耶此未易為足下言也足下方以顯博之學曠達之思迥出輩流又能周旋燕趙齊魯吳越之外所聞所見什百於僕僕之待足下者與梁御史計子甫草無異幸示規切教誨之言勿更用浮詞云云也

答陳謨公書

僕年弱冠時稍知學為詩歌古文辭而器識頗劣卒無成就一旦出仕不習世務數遭坎輅於是年比四

昌黎論文
必本之於
道及其
致力千夫
愈不勝
如太史公
劉向揚雄
其說亦有
其說亦有
其說亦有
其說亦有
其說亦有
其說亦有
其說亦有
其說亦有
其說亦有
其說亦有

十而精氣衰耗。頭白齒落。雖然思退不復敢以文學之事與士大夫度長絮大久矣。不意先生過林其虛譽謬加推許。且又紆其詞曰未讀僕之文。先不敢深信。夫先生疑僕是也。猶幸僕與先生交疎而誼淺耳。萬一朝夕過從。得盡讀僕之文。觀其行事而聽其議論。則必且謂之為迂誕之為誕。為偽矣。夫豈獨疑焉而已乎。然竊惟高義不敢不報。嘗聞儒者之言曰文者載道之器。又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僕竊謂此言亦少夸矣。古之載道之文。自六經語孟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東西銘。程朱二子之傳註。庶幾近之。雖法言中說猶不免後人之議。况他文乎。至於為文之有寄託也。此則出於立言者之意也。非所謂道也。如屈原作離騷。則託諸美人香草。登閨風至縣圖以寄其狂。任司馬遷作史記。則託諸遊俠貨殖。最政制卿輕生慕義之徒。以寄其感激憤懣者。皆是也。今先生當浮靡之日。獨侃侃特論以為文非明道不可。而顧以寄託云云者。當之又謂雜道為有力。則僕不能無疑。僕嘗偏讀諸子百氏。大家名流與夫神仙

卷之十三

觀古堂

口是心非
人不放正
破者

浮屠之書矣。其文或簡鍊而精麗。或疏暢而明白。或汪洋縱恣。四出而不可禦。蓋莫不有才與氣者在焉。唯其才華而氣厚。故其力之所注。能令讀之者動心駭魄。改觀易聽。發為之解頤流涕。為之破涕行生。為之忘寢與食。斯已奇矣。而及其求之以道。則小者多支離破碎。而不合大者。乃敢於披猖。得矇矓。盡決去聖人之畔岸。而剪拔其藩籬。雖小人無忌憚之言。亦常難見於中。有能如周張諸書者。固僅僅矣。然後知讀者之驚駭。改易類皆震於其才。傷於其氣。而然也。非為其於道有得也。吾不識先生愛其文。將遂信其通乎抑以其不合於道。遂併排黜其文。而不之錄乎。夫文之所以有寄託者。意為之也。其所以有力者。才與氣舉之也。於道果何與哉。先生孜孜肆志於詞章之學。倘又能因之以窺見大道之端倪。則雖以僕之陋劣。棄耗且將欣然執鞭之不暇。如日吾所寄託皆道也。僕未讀先生之文。不知其視周張諸書。醇疵得失相距幾何。而立說云云。則毋乃近於如前之所述儒者之夸詞乎哉。故終不能無疑。僕之疑先生亦猶先生

卷之十三

觀古堂

前數篇之
似難述之
此篇則脫
胎于歐永

於此篇文
猶存大家
規模不肖
作小觀

設語

之疑也尚而賜之教誨故不惟命是聽

與米紫來求書贈鶴記書

聞古人之爲文也未有無所託以傳者三代之文
托諸鼎彝敦白之數而傳始皇之采之某會稽山
之頌托諸豐碑巨刻而傳自是以後諸凡托於金石
者不可勝數中間零落磨滅不爲人所稱述者亦不
可勝數蓋使其點畫之不工形模之不如則購藏而
玩賞之者猶米有其人故其傳亦不及於久且遠也
唐文之簡質莫如元次山宋文之巨麗莫如歐陽永
叔及次山之爲中興領袖也顏清臣爲之書永叔之
爲集古錄敘也蔡君謨爲之書是皆所托以傳者
也夫是二文者上之發明祖宗功德次之收拾前世
篇葉分緣可以愛好之物而又自効其簡質巨麗之
詞其能炫當時而垂後世無疑矣是雖無善書者爲
之書固不害其必傳也而次山永叔頓挫區區於此
以此知文章之宋尤不得不慎擇其所托爲今一學
淺而才疎議論不足以驚衆氣力不足以動人於是
登之爲文往往有蕭弱不振之憂與埋沒無文之懼

雖幸而得一善書者爲之書猶不能必其傳傳之
猶不能必其果久且遠萬一不幸而所托非其人則
當世士大夫皆無有購藏之以供其玩賞者况望其
不朽也哉去年在廣陵胎上贈玩以雙鶴玩既命書
工圖其事而自爲之記然嘗恨文詞薄劣未可以傳
思欲托諸顏清臣蔡君謨之徒則吾兄其人也伏望
鑒而許之幸甚

答王進士又旦書

竊比辱枉顧命作賢姊節烈傳竊誠不敢固辭然
所示事實不免太簡如尊大人官諱氏族俱不書賢
姊既亡於井何時購得其尸以殯又不書此皆其大
者得更賜教爲幸 嘗思古之所謂忠孝義烈者其
身雖亡其容貌動止雖不可得而見而其氣則浩浩
然落落然流被天壤上自名公鉅卿下自里巷之氓
以至婦人豎子莫不樂頌其姓字及其有可感者則
又相顧太息不知涕泗之流落也故雖愈久而愈不
可磨滅相距幾千百年猶昭灼在人口耳此豈繁乎
文章之有無耶然而有志之士猶欲奮起而爲之氣

卷之一三

三 觀古堂

載者何哉。非謂忠孝義烈之名。恃此而後。可以不朽也。直以文章。不能無故而作。必借他人之事。而發之以稍見其胸中之奇。而取重於後世。或所遇非其人。所書非其事。則雖有上下馳騁。瑰偉詭異之詞。決不

及傳。或遇得其人矣。而行事不加恢奇。則其詞雖傳。亦決不及於久遠。故尤懷擇其所得。而詳書之。昔李習之有盛名於唐。然獨自述其所教高懸女。楊烈婦為不在班孟堅蔡伯喈下。近世歸震川先生亦號東南大儒。尤沾沾自喜者。惟在作張氏女子神異記亦

蕭歸集

卷之十三

三

蕭古堂

宋林登
幼清江南華亭人
九齋集

與賓之兄

關雞走馬。踉蹌起距。縱酒好色。男子三十內。所以銷

人字本號
七生音稱
之曰幼清
有封侯之
才而不遇
將有神曲
之奇而不
遇師可謂
矣先生者

狂態可掬

一味曠絕
變而為人
於此九生
中散

雄心也。而不才子。往往亂之。逃禪修鍊。三十外。所以銷雄心也。而無難客。往往。昌之劍。一人敵耳。書足以記名姓。英雄豈欺我哉。令雄心可銷。雖割我血肉。猶甘之也。可銷非雄也。

與姜大

聞昨遇呂翁。遺其雅號。神超固是。逸足日入。可行萬里。何况斜照。男兒貴自信。為語老翁。無強料人。未來事也。

戲黑二

卷之十三

三

蕭古堂

檀象掩映。翁仲至泰山之下。不敢比于岫石。猶足下之不能同我也。

歸莊元公江南崑山人

與翁季霖 癸未

弟以五月出。留滯江北。至九月歸。崑山之人見者皆驚。蓋傳其死久矣。按五行志。凡訛言皆屬災異。如訛言黃龍見。訛言大水至。皆記之于史。今歲地震水溢。此災異之見于天地者也。江南民訛言歸生死。此災異之見于人事者也。不知今日史官。亦當並書之否。

一笑。嘗謂洞庭橙橘虞山楓葉海濱菊花皆陽春
親而并在一時地非同路勢難兼得至秋冬之交當
鱗一小舟于河干任風吹之至東則東西則西連日
西風緊將吹到東海之濱菊花叢中矣山中月也朱
實知已惻然惜哉今歲無緣惟當夢遊耳
陳玉璫 吳明 吳 山南武進人

與曹義眉書

敬前足下。僕昨至京師。攜所爲文數十篇。爲諸大
人先生所推許。私竊自喜。以爲昔稱之。蓋其太元世

文必思可
傳後不
致難爲非
深於文者
不能爲此
言過情及
并全得力
于昌黎

無知者。子雲曰。後世復有揚子者。當必好之。僕文雖
不敢擬於子雲。乃不待後世而已有知之者。此其所
以喜也。既又退而自疑。昔韓退之欲謝宰相。其初上
書曰。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
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使其時宰相一見而即知其
文當不待其書之。再而三矣。今世之爲文者。有取此
於退之者乎。乃僕自到京師以來。諸大人先生之能
文者一見。僕文即交相稱。可飲食贈遺之禮。且以備
至。僕之所遭。似過退之。不知其何以逮于。此也。中

推許之後
深自刻削
如此不獨
文數進矣
古人已也

夜自思。忤忤於中。嘗躍然以起。爽然如有所失。究乃
歉然不能已於憂也。僕觀天下之人多矣。其人而安
爲泯泯無聞之人。則已既已。頗爲文章。其文章既已
謬爲當世相推許。苟不殫精竭慮。曷可傳於後世。譬
如三春之華。暫榮旋萎。香無足觀。則何益哉。則何益
哉。杜少陵詩有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知爲千
古事。則必不敢輕爲。至於寸心知而後求。知於人也
始無所愧。僕求諸心。究何足恃。耶。求諸心。既無足恃
乃謬爲諸大人先生所推許。無亦愛僕過甚。望僕過
奢而舉未足爲定論耶。然僕深自幸者。僕雖舉進士
去授官之時。尚有六七載。自此以往。尋東郊之敝廬
命奴子耕舍旁田數十畝。以自給。痛絕無益之人。事
端肆力於文章。倘得一二可傳者。即不質之當世。大
人先生而有以自信。然後僕之憂可已。僕之疑可釋
徐以異阿之。所以自喜者。則庶乎其可也。雖然。意易
言哉。足下好爲文章。平日又極稱道。僕文故本此書
以告。僕意伏惟幸察。不宣。

與減齋

集 36-710

和友談此
公言人復
宜清史與
能大家一
通經訓者
與陶古京
明

可為治道

今人書紙
一泥不細
其又一說

易出性新
便見身分
正所謂見
時說法也

與友

執學易史學難史學非難直不足信耳讀二十一史者當作琵琶記觀

又

聞近人詩文不欲識其姓氏直翻誦讀知人一案釋通琳玉林野麇江南江陰人
大覺臨師集

與學人

吾心張頗平等然因指見箕尾甚喜觀水中荇藻亦喜縱目空碧亦喜獨對清狂不戀人刀刀魚魯殊不

耐

卷之十三

韻古

又

古人不期來日余七年前通龍潭癡立久之妄作一念須連夜臥達方盡此中深致不圖茲來果暢昔懷孰謂來日果不可期哉

與人

病僧易病對客久即病精觸暑即病然亦易愈吸水即愈飲雪羹即愈極病垂憊不見一人即愈小病讀書即愈今日胸次悵悵問前書此紙未免海雲空水

佛偶之文
能以意通

價券不煩
將亦為傳
有之作

同一浩汗尋峰競寒涼微示滅

顧樞廣東江南無錫人瑞文公孫梁汾君詩貞觀之專人西野日抄

示人

千里江陵一日還快矣然覆舟者飽帆也一蹴造青雲捷矣驪蹄者駿足也盛滿之戒不特造物所忌氣運欽然揆之事理更無以益之則惟有損耳

徐元琪 剡山江南武進人

募薦建陽令書

同驪而作王臣誰非僚友生死而敦見好乃見交情

卷之十三

韻古

三千餘里之旅樞輾轉端有藉於麥舟之助八十四齡之老親尚在更當謀其菽水之資借佈短言與聞高誼求陽蓋公其者莛仕建陽掌家赴仕行臨閩界暴病遘仙策名雖歷五年食祿未沾一日修文應召空題縣令之銜來募方歌竟得銘旌之耗斧資垂盡充藥餌以難數舍敘何來驚衣裘而不給上有白頭之父胡堪淚竭西河下皆黃口之兒安得魂招北海總帳暫停杭郡隔血啼殘靈輿返駐州孤丘望斷路岐涕泣凄然三峽之猿華表歸來杳矣千年之鶴

以古通古
咸至文

能於此得
月動生動
更有何難
寫之何事

驚空海風雲不測。義起同官。歎人生流露堪憐。存
我輩既屬登朝。賈。縱未識面而已。知名豈無奔請
聯臂。自當昂生而兼恆死。或駭駭可脫。仿古道於沐
棺。或難參無寒。赴高情於執紼。各捐所者。用代生焉
弘朋友之情。以急朋友之難。安屋自可。進推朝。廷
之祿。以購朝廷之官。傾囊非為。迷舉。但得客路一靈
適返。庶仲夜臺。雙目早瞑。備舉事尚。賡餘資。即乃翁
稍換。就景。備。無。不。煩。顧。路。之。吳。顏。漏。同。若。有。餘
勝。代。青。參。之。養。曾。皆。豈。獨。仕。籍。友。聲。佳。話。實。為。仁。人
君子。盛心。氣。千丈。以干青。誰不如我。血三年。而化碧
豈忘報君。嗟乎。張範。非。遐。左。半。可。作。情。深。埋。王。能。不
悲。王。子。敬。之。琴。並。重。斷。金。豈。豈。乏。吳。延。陵。之。劍。無。辭
倡首。謹告同心。

賀撫辰
黃序江南升陽人
歷蒙同集

弟病瘥與此

人之遺疾者。始於心。忘其身。而病生。繼則過患其身
而病。不去。忘身者。方其康強時。不擇味。而飽。不擇風
而裸。不擇時。而色。不擇醒。而醉。不擇里。而趨。不擇性

竟如陳涉
吳兵法

而喜。哀。樂。故。病。樂。吾。所。弗。備。既。至。矣。悔。無。及。則。當
飲。思。形。堅。持。吾。力。以。勝。之。而。瘡。尤。甚。夫。瘡。之。為。候
也。仿。患。者。信。其。信。則。其。去。也。如。釋。縛。如。開。赦。而。來。也
如。就。繫。如。抵。盜。如。尾。生。待。木。如。考。人。迎。蟲。身。未。寒。早
為。欠。伸。呵。吁。之。飲。以。俟。之。熱。未。甚。預。有。探。湯。滑。火。之
想。以。錄。之。此。其。氣。已。先。奪。矣。瘡。安。能。愈。吾。為。子。信。著
設。數。策。而。攻。焉。一。日。守。四。肢。百。骸。我。之。城。郭。壁。壘。也
飲食。衣服。我。之。待。衛。虎。賁。也。剛。果。勇。毅。我。之。干。櫓。甲
冑。也。至。此。毋。將。毋。迎。勿。怖。勿。俟。堅。城。壘。增。捍。敵。奮。勇
收。如。是。久。之。彼。雖。有。小。入。而。毋。大。創。敵。必。退。一。日。制
方。其。寒。時。思。吾。身。如。在。咸。陽。望。三。月。火。如。避。大。熱。於
饒。湯。中。置。熱。時。如。吾。在。饒。湯。射。入。月。潮。如。襲。子。決。水
灌。智。伯。如。果。鴻。滅。龍。即。其。境。而。反。持。之。敵。必。散。一。日
忘。吾。擁。書。萬。卷。隨。心。所。適。若。愈。風。檄。若。乎。提。儒。議。詩
若。無。鬼。論。引。滿。靜。讀。如。登。樓。待。敵。催。旅。息。故。敵。自。疑
畏。不。敢。入。一。日。觀。至。之。日。虔。誦。般若。經。一。卷。經。云。過
去。未。來。現。在。心。即。吾。所。云。俟。之。緣。之。心。也。心。不。可
得。何。有。於。身。身。不。可。得。何。有。於。病。次。念。天。人。情。聖。音

集 36-712

禮記
卷之五
祭義
祭統
祭法
祭儀
祭統
祭法
祭儀
祭統
祭法
祭儀

悉供養。我仗經力。瘞鬼避舍。一日瘞。患此者方藥千
白計。倘攻補難投。體創滋甚。今惟守一方以養脾滋
腎。為主。弗期速効。要在戒容止。息游思。節勞倦。清明
在躬。志氣如神。弟行之。其月而不痊。然者。我以頭賭
質。宿。天子江南丹陽人。

答陳椒峰書

伏讀來輪。知足下見友人之負。謂不終峻拒。疑待
之過厚。以僕之不能絕交爲累。此足下憤激之辭。亦
如公叔之昌言。以論交道。則未爲盡善也。僕性好友
朋。數十年間。交于四方。未可一一數也。當年少時。席
祖父之餘貲。慕古人之行事。或拯人之困。贈人之貧。
固嘗有之。乃至今日。此友之于僕。亦世風頹然。何獨
于此友而深責之。若責友過深。則始而同室。必至操
戈。始而握手。必至下石。天下曾無一人可交。又何從
盡得賢者而結契之也。且人之相怨。未有不于其相
遠。人之相嫌。未有不于其相拒。何僕之受累。正以賢
不肖之區別太明。乃知孟博疾惡之嚴。其于保身之
道。未得也。夫我之于友。不可相負。若友則安必其不

和平之書
勝于毒藥
唐柳宗元
可廢矣

負我。我友既負我。而遠避之。拒之。則其人必生愧。愧
則生恨。恨得有隙。未而而終者矣。惟深體聖賢忠恕之
旨。得善處之。方不必杜門。不必謝客。于人何所不容
又。責于此。一友者。而深絕之乎。且當世賢者少。而
不肖者多。近見足下好爲臧否。有類于僕。曩日之爲
故。敢以自厚。薄責之說。進惟足下垂納焉。
鄧漢儀。孝威書。山江南涿州籍吳縣人。

答許甫草

承翰示。愛以古文相推。且以精深謹嚴獎。僕何敢
當。僕于古文。實未嘗肆力。中年竊有浮名。近人詩文
無有存者。如其劉龍門之餘唾。襲大家之皮毛。詞在
非。今非古之。間氣在半。生牛死之際。甚者妄振時貴
。託知音。藉不十數葉。輒板以示人。曰吾能爲古文
。天下之能古文者。不吾若。僕不敢也。且質耻之。如我
。甫草。責爲間出也。惟矜其愚而賜之教焉。

結隣集卷之十三終



橫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歸集卷之十四

周在果圖客

像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彭士望 再見舊字連生

與魏幾叔

昨偶憶藏弄集載侯朝宗論詩文書三首反覆玩繹其旨之至者殆無以易其與任王谷書中有云行文

卷之十四

橫古堂

意旨全在裁制無論鉅細皆可驅遣當其開漫纖碎處反宜勁色而陳墨墨塊塊使讀者見其圖係尋鉅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侯須控取歸于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此最高之論朝宗學史記寫生得神魏處全在於此壯悔集有二吳徐張傳出沒超脫咸用此法而意意則又以爲未魏然吾輩今日立言明悉理事指陳利弊猶救世覺民之爲急救於古今成敗得失邪正是非之際在復留連疾呼痛雪猶恐疲瘁聲嘶之夫巍然而不一聽苟僅數語發揮便歸合審惑可以動

文章不
是下大

生動不
死之氣
巧大亦
不先此

巨源之
最勝處
太息

想見一
觀者千
觀者千
觀者千

明哲而不可概天下之中才孟子七篇已不同於二

論三百篇風雅之變必不同於開雕未爲世則有然

文從而變而作文者之用心雖苦曲曲曲曲屈屈如

天地之應氣際不獲舒放爲震霆旋爲怪怒動於權

屈爲水溢山崩夫豈不欲爲卿雲旦日甘雨融風勢

有所窮不得已也即文字寫生處亦須出之正大自

然最忌橫佚甚或詭譎流爲習官諸史故鄉徐巨源

之江變紀略王于一之湯琵琶李一足傳取炫世目

不遜傷品其文縱工未免猶現瑛瑛易羊皮終必爲明

卷之十四

橫古堂

眼人所厭棄而巨源更顛倒是非羅織口語快其私

怨虞山翁曾痛言之屬其要去巨源不聽未幾僅折

推朝宗開漫纖碎勁色而陳之言不善用之其流必

至爲徐王之失而今已不免見其疵類蓋文人之文

與志士之文本殊異文人志在希世取名即深自

矜負正其巧于容悅間或談世務植名教文焉已耳

以文非此固不傳也俳優登寫摹擬古人俯視豈肯

觀者撫手悲愉涕出及其既過彼我判殊了不相及

志士之文如樂出虛如蒸成菌有大氣以鼓之一篇

其天倪之自動其心與力之所至而言至焉其心與力之所不至而言亦至焉其怨怒以至於痛哭流涕無不有精衛填海愚叟移山之誠以貴微于中際其行止出沒無算組離削之勢不知世目非笑之爲非笑此卽立韓歐班史于其前肯之則贊不肯則貶于刑要亦不能強其所不同以求必肯況下此區區者乎故言必發於其心而文亦必以其實重心與實之所出斯歷千百世而不磨而天下人得之爲有用此聖與叔子日華華焉求之而未或至焉者也因朝宗一妄言之

與魏疑叔夷子

蘇子謂可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此不爲物役極善居心語也近見友人立精舍於大道之旁頗謂非此際所宜令觀者妄生觀視其事既成心欲言之而口不能盡後悔之凡三致意友人不爲止遂有來禱匪爲人事天道固不欲君子今日泰通耳勾庭藝植雅飭池園此小事非有大過特窺意中沾沾矜重漸欲成癖癖止宜時士詞客吾輩有此則器識不逮不

卷之十

三

韓非子

一何兩分
日味之不
盡又不爲
極德之成
爲觀家

與人

卷之十

四

韓非子

爲惡輒敗是天地待我厚處

又

工以技貴士以技賤

又

皆愛古人近河不肯枉使水詣非吝此水其一段不忍暴殄之心直與天地生機相接

又

人于聚順之下不可不存孤草之心

國朝五派
中病極元
漸多少

得人家
文之言

又

爾輩少年舉事每不量力事敗獲思爾輩爾過去迷
覺智量人不可及正如故人棘叢滿身被刺求救方
脫然何如不入荆棘爲高乎

魏際瑞 善伯江西寧都人

答蔡白采書

爾者伏承虛懷欲悉文章之道自愧心浮學淺無以
知之然又不可不答竊彷彿其大概謂文章必有所
以爲文者夫所以爲文者匪他則情是也文乃極天

下之虛變化神妙不可方物而所以本而發之發而

《卷之一目

王

藏古堂

達之而盈于天地之間者則非有至實之物無以相
致故夫人之涕唾便溺也必有氣焉以克之而後出
草木之華鳥獸之羽毛也必有脈焉以貫之而後榮
故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蓋曰情者辭之本也本不
立而末具焉天下無斯物也書曰辭尚體要易曰聖
人之情見乎辭夫既有體有要而見之乎情矣故凡
託爲浮華彫飾而矜誕敷衍以成其章者是皆情之
不足者也愚嘗爲之言曰不患文章之工唯患性

情之不至蓋嘗觀于愚夫愚婦號泣歌舞之誠其言
初不足以爲文而其出之口者雖聖于文章之士往
往極其工致而無以過蓋其情極意誠精神皆起必
將洋洋克滿心手相得以成其章保舉爾輩之士逆
而溯焉不可得而幾也近見某某各爲古文一者家
數大備形貌儼然而中無所有不堪畢讀一則動動
惡惡未嘗爲文而英華體段亦自不掩古人夫而後
知文之必生于情也又何章句之足云

與子弟論文

《卷之一目

王

藏古堂

王

王文格公七十二峰記凡六百一十二字均分至少
每峰亦應得八字有零乃提要語占去若干敘次語
占去若干他地名占去若干地名重出占去若干方
隅向背占去若干形勢脈絡占去若干古事形容語
起結語占去若干幾于七十二峰本位無有一字乃
其敘次本位寬然有餘懸崖撒手尺本揚波妙法
何力哉作文不知法遇如此題任是萬斛長才相應
一籌莫展矣

古人爲文雖有偉詞俊語亦刪而舍之者正恐累氣

真辭文字
不必盡上
十二峰記

自巳文字
舒故論文
能如此好

西馬遠文
其說大奇
詩皆不長
而說有

之說其和
論文所未
及

此意今人
能識之也
雖以理此

而節其不勝也。人于藝精既飽之餘強以珍饈亦必
膠亨而不適于體。叔結恒須索求或故為散弛解緩
者亦知勞役之際閉目偃倚乃不至于困竭也。

人之為人有一端獨至者即生平得力所在雖曰一
端而其人全體著矣。小疵小疵反見大意所謂類
上三毛眉間一點是也。今必令衆美以舉人而獨至
反為浮美所掩人之精神聚于一端乃能獨至吾之
精神亦必聚於此人之一端乃能寫其獨至太史公
著此意故文極古今之妙

文章大意大勢正如霧中之山雖未分明而偏全正
側胚胎已具作者保此意勢經營出之便與初情相
肖若另結構未免刑員方竹也。

古人詩文我有力量不忌數行直寫若規倣其降格
苟非市井即小兒耳。如魏晉所開至如李于鱗之
古人作字于楷細秀婉中忽作一重大奇險者蓋其
神情機勢所發無能自遏不覺縱筆覓者亦遂休然
收觀後人見此學為怪異而所書不足動人本無情
與徒欲作怪故也人之啊欠嗜噍必舒肆震動而洩

之苟無是而學為張口伸腰豈得快哉。文之反格意
句長短亦復如是。

易堂集
答南豐李作謀書

生十一二歲即思求友得交志行純篤者若而人
年二十一則慨然厭交奇偉非常之士嗣是友道日
廣有若易堂之經術文章程山之理學譬峰天峯之
節義以至四方文人奇士俱皆得與游以自陶淑所
不及則又皆窺其藩籬未登其堂奧是以碌碌無所

卷之十四

人 懷古堂

成文不敢望諸君子項背然所以恢弘其志氣砥礪
其實用者雖不能盡變其氣質之鄙陋而身受諸君
子之教則既已多矣足下少年英雋有古今之志既
得程山諸先生為師友僕所能知能言者足下諒無
不聞而足下謙誠懇款致書七八百言自道其嚮往
之意此誠於僕無當僕亦何能更益足下獨僕生平
以朋友為性命饑渴而十餘年間則尤篤意於少年
卓犖之人蓋任天下之難事當天下之變非少年血
氣雄剛不足勝任而為塗日長其才與學皆可以深

作以已
年二十
一易堂
數人

造而不足量其所至又交程山易堂二峰之人其
長者年踰六十年亦且四十皆漸就老死終恐不
復得志於天下以自驗其學古人有言曰火盡而薪
傳故欲火之不息在於積薪欲志之不衰在于得人
頃者警峰宋未有先生中風暴卒易堂李成齋先生
病九日而死後益用危病而不意少年卓犖之人過
得之足下後年四十有五而無子絕續之問自有天
命然居常不憂身之無後而憂後起者之無人是以
一見足下所論者不勝其拳拳也不得已而欲有以
益足下則亦曰恢弘其志氣砥礪其實用而已所謂
恢弘其志氣者人之患莫大於自私自吝安於卑俗
而不以古人自期故其下者志在一身一家苟安于
溫飽而上不過謹言慎行取鄉里吾人之譽夫志極
其大則安天下而有餘極其小則事父母而不足何
者志氣私吝雖父母兄弟皆視為吾身以外之人而
不與其休戚也然使不能砥礪其實用則志高而
無當言大而夸非曰乾餼之任有不得其使者故必
自度吾才之可成而孜孜然博覽古今之故親明

卷之十四

九 讀古

切中今時
學者之病

學人自
其志不

師良友以講求之歷其身於事會錯以自試其能
而林乎日抱處士虛聲之懼然後使之任一職則必
稱爲一事則必成雖身爲守令下逮丞尉委吏而其
利國家濟生民之心則與宰相六卿等僕有志未逮
言之而不能行故欲與足下共相勉而足下年富力
強他日如僕年歲必當千百於僕是故後起者老死
之所待而瞑目者也今天下不乏卓犖之人方其少
年婚姻然若火之始盛既而志衰于將然氣奪于禍
患于僥幸行移于風俗學術棄于師友足至盛
立之年則委靡沉溺而向時之志氣幾平若死友之
不復然僕願足下毋以小挫而回毋以小得而自見
以必求爲古今有用之人是則僕之所以報足下者
他固不足論也

與彭中叔名任舉都人

史鑑雖古人陳跡然百法具備識時務者但須揀擇
用之絕不消自己添出一毫物事謂是補古人所無
先儒云讀史易使人心粗如云過獨木橋易跌是要
人細心讀史之意非謂橋不須過後人誤認此語有

如此則史
何必非
理學之書

萬世不
死之說

志道學者只看性理諸錄史書置之高閣卽或涉獵
幾等神官小說而已伊川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
其成敗然後再看有不合處又更思之其間有幸而
成不幸而敗者不得徇其已然之跡與衆人之論此
正是怕心粗處愚嘗謂道學先生讀史蓋如此恐今
日自負才氣淹遺史學者未必如是也又嘗觀地山
講燕雲河朔事經濟如許故知道學原貴經濟陸子
靜所謂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聯翕不能攝服同甫
謂王公文成當無告密結壇以銀爲錢種種辨論矣
偶有所觸質之中故意謂何如并致而康教我

與友人

足下明敏剛方又復加意經世之務區區卮言猥之
不暇而敢新耶夫處變定難非明智不足妙其用非
深沈不足厚其發非果斷不足惡其機雖至忠至孝
不能以無術而濟術者君子所以成其仁而小人所
以成其惡故明智道于變詐深沈于奸詐果斷近
于殘忍辟之刀劍賊殺人者此刀兵故敗者亦此刀
能善用之則攝服之刀可以衛民不善用之則操兵

之刀卽以作賊近于敵門中擇二三天資忠信者與
之講論蓋忠信之人患其無刀不憂其作賊也此書
最得力者不過三十篇今先以五篇奉教望細爲推
求指其謬妄幸甚

與人論地獄書

君謂佛未至中國三代以上曾無一人入地獄者後
世死而更生言地獄事非誕則狂於習聞妄生神謬
不復謂漢唐以前狐突見其世子荀偃訟厲公亦既
徵其事矣且卽以爲自古無之三代以下可造而有

總集

卷之一

五

類古堂

何以明之天下之事莫不自無而之有天地何始未
始以前無天地萬物何生未生以前無萬物人浴而
振衣豈有蚤虱哉久則蚤虱生又久之而蚤虱壯
長子孫今人自無蚤虱以有蚤虱而卒不怪者習於
常也未世實罰失措人心情結則必有鬼神焉以洩
其不平久之而人之耳之所聞有是焉心之所思有
是焉咸思難離視而詛看有是焉於是而地獄成矣
蟻垤之轉丸也丸成而精思之有變而白者存丸中
治金丹者晝夜精思而神丹生於虛器故曰心能生

千言萬語
生人口頭
有地獄則
心中自有
地獄矣

卷之十
古堂

而決于一日則足下之讀與其力固已恢恢乎得行其志矣。然既不能自立。光益叔父。鹿鹿年時。正恐為勾處諸子。差今讀手書。及聞家叔父所稱說足下足下所自言得失之故。休惕于其心。日益不能已也。已

示人

常言而今講學。不為明道。只為角勝。字面詞語。問罕住一點半點。銷便要連篇累牘。辨個是。這是甚麼心。甚學問。

卷之十四

古堂

秦 銷 京河南汝陽人 如何不飲色集

與某司理

王廣文移鐸而西。妻蕭紫。共踏火雲。殊為可念。諸子矜欲勉留數日。須齒芬一達富事。以冷官而待秋風。分固宜也。

張民表 武仲林宗河南中牟人 妻潘道廣

答周減齋

偶閱伍容菴彭玉立兩君漫錄。正于有駁錄矣。伍有駁駁錄。于復有駁駁錄。大為可笑。記前修有言。

卷之十四
古堂

只管囑作甚麼。二十年後。各各有一土饅頭。在此語。不識兩公曾問之否。

周文輝 亦之坦。然先生河南祥符縣江西金谿人 四留堂集

與賈從南

每讀史及諸傳。不三四行。即定其人善終與否。至傳家。失者僅十之一二。然不于其身。又見于其子孫矣。我輩立身行己。當于前三四行。謹慎為之。毋令後之讀史者。甫開卷。有以定我之生平也。

與人

卷之十四

古堂

古人驗心于夢。朱子曰。人于日用之間。不思當於夢寐之間。思之。潘上元曰。災異所以警戾王惡夢。所以警君子。陳幾亭曰。觀之。妻子衣履諸夢。寐子有四。十吉祥相。其一則為凡夢。俱可告人。光至凡夢。皆可告人。其去道不遠矣。

示長兒

少說一句話。吉祥善事。少見一個人。清淨道場。

周 圻 百安河南祥符縣江西金谿人 善實堂集

復長汀馬生次京所

樂傳曰
平實敘述
中亦自隱
運清浩正
為所謂得
歐曾之所
自來者

篇題曰
從歐曾不
變而後不
止其意

某少時略識之無讀書能上口便妄意學為詩古文辭至今三十年未能窺古人萬分一長而遽覽四方以積生結習好與交游商略一時同人遂有以此事謬相質詢者久之雖未通竊紆率音塵亦莫不干里寓書以詩古文遠相印証登其果足以廁壇坫之末哉亦不過一二高才寡和之彥見所操有近已者喜引為同調耳足下忽復遠辱魚書過相引重至譯比之陶杜歐曾足下雖探虛聲無暇考其蘊實而某亦何敢自外聲氣不盡言以相正蓋今日之詩不患不陶杜而患不知陶杜之所自止今日之古文不患不歐曾而患不求歐曾之所自來其弊必至於天下之詩文皆陶杜歐曾而實為有識材之所掩口總緣不求其所自來不究其所自止始焉以陶杜之詩為陶杜繼焉以襲陶杜之詩為陶杜始焉以歐曾之文擬為歐曾繼焉以擬歐曾之文為歐曾轉相倣效驅染成風有病入膏肓而猶自以為全人者豈不可為之大哀哉惟足下之詩知其所以為陶杜者何在而發為高響殊非齊梁中晚所可企及因而推足

一河而下
足見河流
千里

下之文必知其所以為歐曾者何在而吐其奇氣定非六朝晚宋之所可妄測其目前為史蹟所糾纏不能殫心文事何時脫落麋鹿自遂將以抹一代之聲詩勒成一編藏之名山以待來者藉光足下此編當必不少也

復上杭劉生麗兼全開

當今風雅凌華文章道喪得足下弘明斯事既探理與復深經術乃以餘力作為詩歌古文則異日起衰露弊繼昌黎永叔而興者舍足下其誰歸不佞每見後來之彥領袖英絕者則不斬嘆賞咨嗟不啻口出惟恐不見知於當今不永傳於來世固無今昔無少長一也而目前以沉淪世網處不成處出不成出反使風志忽忽從足塵吏牘中因循疾遊自恨蹉跎恨悔莫及而來教嚴勸過相推許若於不佞有啗痴之辭者豈非苔岑雅合固有不爽如是者乎然不佞之所期於足下者尤願以用世為砥礪如古呂黎永叔以及文忠文正諸公皆以斯世斯民為己責使其道日見之施行而後舉而筆之於書所謂天下文章莫

答長汀李生化舒曰

夫乎是仁義之言。滿如也。足下負英異之姿。萬沈潛之學。揣摩世務。研究天人。惟皇皇焉。閉戶以窮年。一出而應王者之求。固將有編載皇猷。潤色鴻業。文炳文蔚之偉觀。豈徒雕蟲篆刻。子雲呵為壯夫不為者乎。若乃窮愁著書。好為嗟卑嘆老之言。以應貴音之一契。如來論所云。伯敬之於白雲者。又豈不俊之所望於足下者耶。至於高文大篇。不妨傾囊相示。不復復憤然聲響。極力表極。固不必以跋涉山川。漫日效世俗所為。徒於大衆相妨也。足下幸自愛。

僕以昔人論文。貴卓然成一來言。非以過高之論。繩天下也。蓋積字成句。積句成篇。而人之性情聲氣。於是乎協焉。故文章必至成一家言。而後文成。其為文章。成其為草。猶人有一身而成其為一身也。以此推之。天壤間有雲。有石。有火。有金。有草木。有禽魚。其間剛柔異質。浮沉殊體。各有不同。亦各自成。其不同未有不並重於兩間。為造物所不可少者。如使以冉冉之氣。而附以難轉之堅。則不可以升矣。太玄矣。使以

化舒足以

百鍊之質。而雜以炎上之成。則不可以爭貴。與辨矣。于見太史公世家列傳中。雜取周秦故實。不能不資之尚書。左傳。國策。諸書。然每增易古人一二字句。豈誤書哉。又豈自作聰明。視古人。稍有不足於此哉。亦以我之氣體業已如是。則古人之不如是者。常足以間之。如鳧鶴之不相易。涇渭之必不可淆。故稍為損益之。以就吾之節度。則雖尚書左傳。國策之書。皆我一人自筆之書矣。漢足下古文詞。蓋真化舒之文。而非今人。藥為秦聲。為漢製。為唐來。大家之文也。敢於足下一暢言之。

復江寧劉生黎先

良書足及。若不屑沾沾。向帖括來。僅工塗澤。以階梯功名者。與之質。而虛懷下問。及於迂疎不合時宜如僕者。若謬引漢為聲氣。必欲與之同調。僕何人。斯敢當盛意。及讀足下鴻文一集。乃始愕然驚喜。知足下留心於古文。有日其所為古文。已章章如是。是其服習於八家之學。固能窺其蘊奧。而得其精華。其於古人之道。已砒砒然言之。有物而待之。有故矣。方今大

卷之五
此等所學
項之近賢
德文東郭
爲能

金秀才曰
三民有
而其人
不能學
以濟之

雅衰敝文章榛蕪昌黎盛陵之絕業既已不振於區
內而金陵景物麗都人士亦多風華少質實求其敦
崇古學以上接漢宋風規者滿國太初兩先生接遊
雞銅響而足下巍然振起不爲俗學所奪不爲風氣
所移國俱所旦欲足其人與其所爲文者苟非足
下之虛懷下教僕年且髦矣亦何由及見高文典一
日得見足下之爲人哉今既當吾世足其文以庶幾
見其人矣又豈徒以一見爲幸已哉則將有人焉紹
昌黎盛陵之絕業以召求茲於千百世惟足下是屬
惟足下是望望之深則其規之也當切而不一言
以相規正又豈所以遇足下乎而足下又實無可規
正也率其狂瞽以與足下相摩切惟足下勿速成也
凡人之欲成一事以爲足以成之矣不敢驟以爲成
也遲之又久而後成焉則其成也不可易視古人之
成非一旦而止則吾之效古人亦不以一旦而盡循
循焉取古人之精氣與吾之精氣相持於可久而後
可有成而古人之自言其得與勇於自任者固不必
襲其聲容也若夫所與之人不可不嚴爲擇別言之

吳冠五
通論中
事以事
異法也

非人毋論其言既失而並使氣不充偉非文章之小
疵也如某者與艾東鄉爲同里時東鄉與雲間以文
事相齟齬謀攻東鄉者欲以其鄉之人攻之謀之曾
庭聞曾怒拒之遂及其某即出而與東鄉謀非論東
鄉學業有本非某所能善議而甘心人役忍操同室
之戈其心術已不可問又何足與之謀乎欲大衆哉
此不可不慎絕其人也足下深於理學理學爲文章
之根幹僕豈敢有異論獨宜稍自矜慎恐溺於章句
溺流爲宋人語錄亦使文章不識足下視素陽伊川
之書何如龍門扶風哉兗理學自在天壤彰明較著
卽辨析秋毫亦宜以光偉雄雋之筆起之然後不敵
今古吾願與足下由廣宋以進觀秦漢之室與而已
凡此數者皆所以爲足下規固非有加於足下也由
足下之意而惟廣之耳文遇僕三十年來妄爲哀輅
者由以示人人多棄其所學而從事於此幸足下正
之何時樽酒一細論乎

與吳冠五

金秀才式祖評侯朝宗之文曰已自成家惜得名差

蚤未暇錄句耳計孝廉東評朝宗文如以石漱水便
成波折差乏風水相遺之趣申隱君涵光日朝宗才
氣雄冠一時然事鮮情實行之未久而好者已倦矣
汪主政琬曰壯悔堂集中書策誌銘極多奇構寧南
一書尤酷擬史遷可推近時作者然寧南事皆失實
左誣魏蕘殆所不免無徵不信其謂是歟杜徵君濟
日朝宗後出才俊而根柢不堅火色未老尤好作妄
語以行已意此最是文章大病子按朝宗初學騷麗
老矣壯而悔之規于大家其文卓然足自傳矣推
與阮光祿田百源諸書及馬伶諸傳記壽嘗匪類妙
極形容未嘗不痛快人心而惟憾蚤于羣好既死之
後遂不免于杜撰失實致開紛紛之口嗟大士君子
操觚所議論者既非吾之族類論既正又足以痛快
人心似不當刻論之矣而事稍失實即甚惡其人甚
愛于我者猶因其文以疑其飾起而管議之若此彼
以鄙俚之詞造無影之議以毀訪諸正人者又當何
如哉可以知所戒矣

與同事

上

龍目今
人集為可

宋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驚請託有一人號為
望火馬又一人號為日遊神言日事奔競也嗚呼今
且以日遊神兼騎望火馬矣奈之何

與康生

恒穆鵬鵠能入甕中作鼻人語此君之文殆如甕
中鼻人語不止似疲牛拽重車也

容何省齋

米價日騰弟在難食指又甚繁即令得大軫國紫未
升得假一斗亦苦不足即彼天能雨粟亦必如

吳相王時雨五穀于貧民家富者則不雨而後可若
使粟雨則子休然日窺未覓矣公尚若饑子將奈何

與黃鶴

黃鶴樓以仙人指橋皮成鶴起舞而名黃鶴峰以等
下多松花鶴背俱黃而名先生是樓皮成耶抑松花
樓耶二者居一總太清空但恐空饑殺欲上鶴背先
生耳

與倪開公

李君實曰書家得一好筆如壯士拾一寶刀得一良

墨如鏡。單者受于腹之側。得數行古蹟。如行師佩佐。
女兵符。今聞君自翠筆一床。小華墨一提。絳雲古蹟。
可贈耳。君當含毫吮墨。自作數行古蹟。贈我。

與宋敏文學憲

敬上公江瑤柱二十枚。瑤柱出興化之涵江。雙甲薄。
而麗界。查如瓦楞。向日映之。絲絲綠玉。見人辟干而。
數朋又過之。文彩粲爛。不悉瑤名。余驟見之。語人曰。
此有理。便足鞭撻海族。不必問其中所有矣。食宜。
與只雙柱。所謂柱。亦如蛤中之有丁。蛤小則。
半以丁。此巨因美以柱也。味亦與蛤中丁不小異。蛤。
之美實亦在丁。人以其無多。故不甚咀嚼。獨讓江瑤。
指此嘉名耳。甫人多以醬粉雜治之。又不知獨存柱。
安足令不事口麗。人見之。朵頤。余熟以江水。參以。
玉版。宋去損諸君。取之咸謂得未曾有也。會城初無。
此謝在杭會城人。稱好事者。尚云從來未見其形。未。
識其味。他可知矣。余至後。今登人索之。梅花丁石。間。
間亦得之。十年以來。遂與香蟬。麝房。參錯市中矣。乃。
知海干原未乏此人。驚以爲必無不便。通而問之。登。

登于日。
借一江瑤。
錄出如游。
暗使便集。
碑之士旅。
下之故行。

人以無人過而問也。成棄之不取。聞聲相思者。越嘉。
以爲未曾有也。世之瑰奇異質。人驚以爲必無不復。
過而問之。淪落于海沙江泥中。如江瑤柱者。不知凡。
幾矣。公念之哉。

與長樂同年郭蓮峰

公以瓜荔相貽。皆珂里上品。最中予嗜。但予更有請。
寫徵求。荔大知瓜甜于荔。

與何省齋

則變爲數寸許。以木板推之。全似自用聰明者。差夫。
傀儡亦且漸小。何況于人。伎倆亦不由人線索而欲。
自運。聰明可長。亦可悲夫。

周亮節 請公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

與張文寺

公詩四章。卽和如來數然。秦武王與烏獲爭雄。一舉。
而而絕麗矣。

結降集卷之十四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十五

周在栗園卷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唐 時宜之妙意老人江蘇江寧縣新江島程人

與李仲章

先輩曾謂文章與時上下而米元章論書法亦有時

不能高古之說殆未盡然矣特天氣凝寒取

手入盆中一手覺水熱一手覺水寒因

微笑感悟人讀古人書殆如吾冷手人此水深入

讀古人書殆如吾熱手入此水也人讀古人書古

人將而我軍深人讀古人書古人軍而我將夫我為

將則古人惟吾所用矣嘗觀唐安史之亂自有子儀

光弼殊不足定至異日以朝儀既灰之燼而李郭當

之若挈其肘何也其所為節度者皆庸人也然幸值

郭李之忠義止於無功若以此輩庸人而節制淮陰

等名將天下事更有不可知者矣

與艾子魏

方孟旋先生其言文章收得盡不如棄得盡夫收
未不能盡者也棄之所攝也達已要當觀其有可棄
與無可棄耳于女玉帛無所取天下在其掌中矣

與沈雨公

大丈夫之有才也如女子之有色尋常零止年二十

得半庸夫畫而值貪夜而高眠何怨何恨惟不幸而

他繼世之妾新粧日照香袖風飄流涕之端開矣棄

棄得其人猶有吟白頭而悲感者假使文君不遇

頭之怨何如哉昔買直為文帝痛哭流涕而

子瞻病之日豈有立談之頃而遽周人痛哭流涕者

哉子瞻獨不思買生平日讀書流覽庶讀其際淚之

本者蓋不知積幾歲月一朝推其輪軸自然呼號饑

渴不能抑禁又安可以為適乎今也有一士焉三十

載風窓雨夜呻吟呼其得意處恍惚鬼神相泣而

不能遯齒江之一席以東南半天下文人墨士之所

推許而不能飽故園之芋采將為流涕乎痛哭手殆

非取辦於立談之頃而于瞻亦不能忍讓其為適者

矣

以佛經
香燭其
高僧其
香燭不
可其事
不

覺來論
無如此
建廟使

與何匪我

吾輩讀辯士書。心氣輒起。讀大賢書。心折其理矣。
而氣猶未靜。至讀聖人書。不知何以降心抑志。如論
語中論說君子小人。凡說小人處。無一不與我輩有
分。可謂切骨之教。吾而低徊墮淚。不敢求伸一辯者。
何也。當時聖人。無以善服人之意。但從大悲心。地發
為憫憐之語。是以所感之深。淺或不同。而其不敢
抗忤。則一而已矣。

與林李二君

斥處事行文。只求快亮而止。夫處今之世。而欲使操
筆之士。遂其幽深致遠之趣。而為濕木敗鼓之音。此
亦必無之理。顧今日為聯珠結轡之語者。子敢不病
其思之有餘。而特謂其思之不足。苟其思至于透徹。
則口頭語言。自有雋之不盡。而味之無窮。有夫寒士
宿言一室之中。正謂山川風氣。窺如河漢窮簷。幽隱
伏若覆盆。君父天高。隔於萬里。而行將以一布衣。經
理其間。專藉此七寸管。起伏鈞鏤。探出古人肺腑。以
為異日合轍之軌。使千百年前古人。鬱而未發之精

神。雖然。露吾筆下。而異日當官。解天下之鬱。宜萬方
之滯。先現其影。像於此。若其臨池之際。先構一不明
不白之圖書。即此不可告人之文章。便是不可告人
之心事。又豈能達霄漢之精神。燭下民之怨憤。通九
州萬里之情形。於吾指掌之間哉。

與方孟旋

大凡人與物之相遭。而無間然者。其間必有故焉。聖
人持教中國。不欲見于千手千眼之相。而寓之物。以呈
其相。相之相。合其實。一體也。包犧之與河圖。何以
相遭。而了了哉。舉凡臣主之相遭。而無間然者。皆一
人也。物與物相遭。而無間然者。皆一人也。伏羲河圖
一人也。堯舜禹皋。一人也。魚之與水。一人也。今夫人
兀兀几席之間。而不知官吏之中。有我身焉。不知將
軍之中。有我身焉。不知魚蝦蚊蚋之中。有我身焉。世
之好飲食者。日日或自殺其身焉。而皆不知也。皆緣
其願力不一。福罪相參。不能合一。其人有百骸。無恙
或一肢。作祟或一臟。為害而人能焉。此一官一義。皆
怨業之所湊。而願力不能合焉。故耳。故夫人一身之

中有仇苦焉。天下之大有我身焉。氣力之厚者生子。生女而稟相皆厚。氣力之薄者支一身而不足。厚者一日爲數義而呼成一氣。薄者爲一義而寸寸皆斷。見相之虧盛。聽於氣力。氣力之厚薄。聽於願力焉耳。孟子所謂志一則動氣也。

與易曠侯

吾取富貴第一流人。與患難第一流人。總其苦樂。不甚相遠。目下各有不稱意一事。後頭打攪前塵。又各有條件可食可求之影。寄其聲極。驟指其笙歌魚肉。

而謂之苦趣。信之或有未及。若坐其打攪。攀援湯洗。次後者爲樂。彼應自疑。余曾見一吹客。讀嘆食人貴人。某云爾等看我輩。如人看火魚。遊白磁碗中。衣簾之美。宮室之奉。火魚似極。人聞之樂然。火魚束縛一器之中。殊不受用人不得而知也。近聞一諸語人。遇虎於山中。迫而上樹。虎踞樹下。勢亦將上人。扼其項而騎之。虎負其人而至村落。兒童拍手。齊看騎虎仙人。其人曰。仙則仙矣。但不知仙人之苦耳。此皆世間切身棒喝也。天肯以富貴與人。而不肯以樂與人。非

原意則文
字上無不
是意也

天輕其富貴而吝其樂。凡人墮下不稱心。既是苦。兼而前塵貪慾。又是苦。因一生奔走經營。只種富貴田。耳何曾頃刻。賺樂田哉。身外一絲一縷。重如性命。胸頭湧沸。火炙如不關身人之所求。天不得而吝。人之所棄。天亦不能奉也。人苟有以自樂。不拘何業。隨寄一枝。皆勝他人。而文字其最者也。然世間亦有能而不樂者。此其往因。枝文田而未嘗種樂田者也。能而樂者。唯見曠侯而已。

與李小有

凡人與世界相關之疎故。於世界語言亦無所不疎。庸人之言。既以爲無以愈已。而疎之聖賢之言。又以爲與我不切。而疎之。雖語之謂之亦不通。作文字觀而已。竟不知我與世間宜信受何等語言。爲渡身之津梁。坐視其身。墜於深淵。亦可哀矣。千古聖神。原無定局。現大現小。現偏現全。現權現實。隨其所遇而成。境千古語言亦復如是。但使其言有益於世間。何必問其何時何人乎。古人一言投契。輒作性命想。又如慈母口遂佳味。不忍遽棄。豈可以喻其懷中之人。此

何等心腸乎然則小有之精神亦可說其涯略矣
凌世翻 官珠茶餅前沙江南江寧人

簡蘊公

簡坐齋中談說生日彷彿尚通不謂占却人日作生
反耶碎無他備薄具不足以當供但以寶齋中有天
然幽篁積雪園大堪作壽供不煩給事已作繪竟而
我念中亦具供矣笑笑

與張景遠

我師之悲與時俱深所謂痛劇感新當何日不然乎
初擬問南川之渡即宿草之阡取近村醴醴一酌空
煙閣後山多石取擊之碎其聲斷者令石聲與歌聲
哀動上下我師庶從空中來乎其彷彿語我乎不肖
并悲德之詩曰生前以神情得密生後於形似欲親
嗟乎蓋數年水見稍似者而意大備矣

簡吳玉宗

世途千載一悠錄耳惟事故不勝咄咄也益明鬼神
之物正堪深人之氣屈信之數彼以妙其權智者早
收其益我曹屈而不能信誰當信者我曹信而不能

屈雖備屈者念此乃行着痛悲耳公解人自能辨此
人言愁我愁欲深一付之澗然遂亦備然落已

倪嘉瑞 寓之樓老江南江寧人

戒子弟

時令件統
歐以豆案
寶級七年
長子數
應神宗之
爲此家之

君思置我爐竈煩鍊凡根得休歇地下石者皆我善
知識若以竟家視之則誤矣

釋大然 笑峰大師江南江寧人本姓倪壽嘉慶

復趙居士

復趙居士
從趙居士
未錄

大南真可剖抉門戶掃除萬塵而本來平泥無
是無非亦不妨於是非中爲取惟居士於古鏡未鑄
之前及此鏡既破之後心眼相照則鼻直眉橫手持
足行事還其事豈可偏倚哉

劉思敬 純之覺所江南江寧人

答李退菴

秋梁金
抄陽所如
人微天下
事文章

從來辦天下事者必皆一絲不挂然儘有一絲不挂
而未足以辦天下事者矣要知趣是深已過事若謂
持此遂無不可爲恐亦未敢相信者也况深已者多
刻于世未必有濟無濟于世而猶自謂無愧即此一

人可
以是
為未

絲年不可破。豈惟不破。將終日謂然。懸諸面門。以爲莫我若也。平心論之。時勢日益艱。黎民日益苦。有志乎授者。不在求己之無私。惟貴民社之有濟果實。心濟之可以無其名。可以無其功。并可以無所溺之。已則庶矣。一絲不挂也。已何如。

與范道安論文

火爐邊偶集一語足盡文章之能事。雖久懷千衷。苦無發露之處。適吾兄舉與公贊伯之言。若有合也。習

人參王

九龍古堂

年不能出頭耳。既是龍矣。決無赤身跳躡磨磨。逆爪之理。必將噴薄風雲。吐納烟霧。領倒銀河。奔騰日星。一瀉之水。大于耳輪。移山拔水。平陸爲浸。而此神物者。或止現一角一爪。或全不現身。轟隆隆隱之中。若有不可端倪者。已今人驚魂失魄。莫敢忤視此與公。謂未有不雲之龍也。然直教上下惟一龍之所爲。不聞其借勢于修羅。勉勉資力于蛟螭。鯨鱓也。况風雷亦其自應。非有意求其應。此贊伯所戒于雜也。不惟矣。雲雷在極矣。又不必終日瞋目休聽。以察其成時。

參人參

而九。天時而九。地時而陶公挂時而葛脫仗。或者芥子或。龍經錢不失其爲龍也。失然則可以起物。可以爲物。以至千不可方物。而人于寥與之域。文章之道亦豈異是。惜不得其人而語之。無端觸發。不覺言之潦倒也。采芝室選葉。試爲檢出。或有繪龍非真者乎。抑有龍起雲不現者乎。不妨拈示。毋謂某徒能話龍焉耳。

答黃幹士

來教云。塵襟難雪。寒水難臨。且不可得。果如此言。必另求開通方可料理乎。纔一姑待。便成曠日廢時。將來者不可必。且把目前又手却也。古之有成者。只要當下提持。故曰。晚上看毛。早已錯過。居官應酬之勞。不過鏡中現影。而遂謂碍胸。正如病目見燈。有量不知由目病耳。定睛看時。無一事一物不助我醒發。若云力量未充。只見許多勞擾。則亦錯向境上分別。實未反求而得耳。倘談于境上會。即使有一席清涼地。宴坐焚香。而心識紛飛。亦無寧晏。即使寂靜澄定。一放不與古人所訶如石壓草。如急流水。遠望似乎皆

無益之戲論也

又

里中自澹園先生後。遂不知有聖學。聰明才幹之士。迷于騷雅。淹博。蟲雕。狐野。茫茫無據。吾兄崛起于斯。浩然有得。與弟輩析經術。直通淵源。一切浮氣之。士。聞而竊笑。以爲迂闊。今哀然首選。有微足信矣。措大家。矚孔甚窄。見湛深。問學者。未嘗不逢年。始愕然。側而易向。無論其出于。誠與否。亦足爲末流中。發動之。功。

吳 鑑 天一 江南江寧人

寄周旌廷

湛然悠悠忽忽久矣。泥金後天下。顛倒衣裳。襟抱肘見。如馬駭。鼓驚。狼跋且。竟俗父之態。宜其見笑于騷。騎也。能。學。安。石。圖。棋。乎。吾家中落數十年。如古利。友。冷。又。如。日。淪。幽。都。萬。象。昏。慘。余。與。而。父。果。腹。盡。盛。摩。安。青。超。舊。物。靡。吏。不。可。爲。優。孟。知。言。哉。不。意。朽。枿。敗。腐。乃。復。蒸。出。芝。蘭。以。爲。瑞。物。如。吾。姪。也。者。使。人。歎。司。寇。公。有。孫。廉。吏。又。安。可。不。爲。也。在。第。樂。事。然。吾。謂。

何處時作
走筆應官
不遇後
正是無語
適者當知
吾言之有

輪以儉素守之。則尤樂。王敬美先生云。吾入仕時。見一同年。家徒四壁。立出人具辦。問之。皆稱貸于人。吾策其必以賄敗已。而果然。大半用不節。必稱貸。貨積無償。勢難自保。如彼。婦。再。應。非。必。以。注。多。有。爲。貧。者。節。敗。名。滅。可。不。懼。乎。吾家傳塾堂。聯云。藜火宜親。勉向詩書。希往烈。萊根可斷。肯令忠孝。負前人。吾姪今日之遇。萊根。回。味。然。勿。刷。此。根。留。作。兒。孫。讀。書。墮。子。何。如。

吳 鑑 天一 江南江寧人

與馬章民

回德瀛臺奏賦時。同年丈所見。溫室中何樹。昔采武使人。捧盈水繞殿而行。溢一滴不貸。以死。奏樂其旁。終無一人聞者。詰公謂此心乃可人。道當日古文。今文。無。巧。無。拙。波。涌。雲。合。從。何。處。得。來。祇。今。閉。門。覓。句。操。頤。頤。堅。指。腕。遷。延。未。就。年。級。堪。發。一。嘆。年。丈。弁。見。玉。堂。弟。羨。之。而。不。能。至。若。徵。潤。於。車。後。馬。通。左。閭。奉。刺。右。闕。權。帶。弟。卽。能。之。亦。不。欲。計。惟。劉。涇。杜。蘇。差。足。自。娛。而。家。載。類。多。軼。沒。巨。壁。借。光。亦。鮮。愿。志。青。年。丈。

周旌廷
附錄
外傳
其目

天祿莫快。若可共讀。吾將爲蕭穎士僕矣。

吳璠 新吳不卷江南江寧人

與張南村

不善選詩之厄也。而今之人爭選詩於無已詩之厄亦無已。每念及輒爲惋然。今人無能定先生詩者。先生曷不自定詩。實自定若不自定。後必爲人所定。詩吾恐定先生詩者未必先生也。而先生詩去矣。

送秦矩新入都

聞兄入都門。昔日風景得如舊否。少年得意。偏強臂不掉者。最可惡。有一種寄情山川之堂。與而股心。爵位見棄。家大貴。滿美拂髮。百態畢露。又善轉語。騷人昌黎謂足將進而趨退。口將言而囁嚅。兄具心眼者。視若輩。知頭岑岑矣。我輩讀書。當在吟處着力。吟處着力。則熱處自耐。得過又須過。一事一物。極可欣悅。輒作意外不應想。吾身海濶天空。不着一見。渺然高寄於萬物之上。及事到面前。隨手應去。此逆億之學。孔子未許爲賢也。兄入都。從此醉醒處。不少識得此意。儘不識仕矣。

與友

海寇從水路來。入門後。破甕無餘矣。適老僕婦。半飯當門。賊劈手奪去。緜而食之。老婦餓厥尤。餓大可笑也。所惜者。張文寺拱白居長。歌一軸。古奧絕倫。是老父一幅山居圖。亦被賊劫去。通想老父坐於山。背屋不闔。理亂垂三十年。文寺先生策蹇過。存幅中。若校其對。爭被白雲而嘻笑之。如在天上。呼余兄弟。煨燄窗。前白酒。醺醺酣飲。數杯作詩。拆字笑語。如舊而今。竟爲東坡海外文章也。惜哉。

吳晉 介鎮江南上元人

東周雪客

趙清猷目一管仗。命直宿老兵呼之。兵去。清猷周行室中。曰。趙朴不得無禮。老兵從幕後出云。某度相公此念。不過一箇時辰。便息。故雖承命。實未嘗往。吾不難清猷當下挽起。而難老兵認定清猷也。此一個時辰。正從古聖賢好邪所分關頭。後人既未必如清猷。善自挽起。又身畔恐亦無認得定之老兵。不如耐此一個時辰。千秋萬世而下。何等受用。

紀映鍾 再見

答栢齋相公

大篇春容淹雅。篤摯剴切。以且亭方伯之人之文。弊之四君子。可以無愧。而先生講才。故故推琴挂劍之。感亦繁。見于一唱三歎。蔚心。懷泉之中。昔劉文清公相業甚偉。乃終身不知空同。大復在當日。已愧長沙。今日更愧栢齋矣。

又

落筆在有意無意之間。著書以生活。天下人一語。非宰相不能言也。

又

素書真偽辯之屢屢。只意在納履。而不在于書。便已破的。又曰。或即于房所作而托之黃石。文情播曳。全得龍門之法。

與程鄉大令王過客 望如一字過客

程鄉風土不知何如。聞元城先生曾居之。昔有錢漢今得過客。千載同心也。

賢 半千柴丈江南上人元人

辭屈翁山乞書

足下素無知書之明。僕不欲足下有知書之明。倘足下有知書之明。而重余詩。安知非重余書。而重余詩也。惟足下素無知書之明。而重余詩。此真知余詩也。僕且不欲以余書而重余詩。首又以此酒足下。裁倘足下必欲余書。僕知足下辭家二十年。出游五萬里。一至九疊。再登五嶽。生身南海。間渡江漢。凡世間之正泉片石。古塚遺碑。無不攻之。於國縱橫之於心。百僕將乞書於足下。足下反欲酒余之餘。潘耶。此僕之所以辜負罪戾。而不敢奉教也。

與張侍御

昨聽足下問讀何書。曰正恨無醒快之書。曰何不讀十三經。廿一史。曰一覽長篇。便欲睡去。此語出之他人。則可。奈何學古之士。而亦以此近今淺陋之習乎。足下所謂醒快之書。何等也。得無叢談秘笈。稗雅尼言之類歟。此皆迂疎怪誕。荒淫倦怠之人。悔失學於初年。寄無聊於末路者。所為曾何益于身心。先六經。詩史。天下極醒快之書也。倘足下與僕教晨夕。僕將

與足下商訂千古日不暇給肯使足下靡歲月於無益之篇章乎倘足下不以余言爲謬當留連三代覓極天人吾知足下他日再遇唐以後書士直棄之矣足下與我非汎交故不覺其言之盡

與周雪客

天之妒才甚矣吟詩應有罪信不誣也因思我輩之窮已定于拈弄五七字之始天以有限造化被前人奪盡是以久而愈惜我輩即從今日不識一字不吟一句已不可挽回天之盛怒矣頃在枕上勒破蒼公之處分如此因寓書於足下各勉力作得一句兩句好詩亦不枉爲天之罪人也

張慙惜持南邨江南江寧人

與石潮和尚

接手教知師知南邨之貧然南邨近日却復不同當時實不自知爲貧如在痛醉中亦如在鼾睡中雖雷霆迅激山嶽震動了不覺知通來如醉忽醒如睡忽痛痛分明痛瘥分明瘥不食則知饑不衣則知寒茅簷寒親切處與他親親切處一無異也向者卻耐得

蘇軾曰予嘗謂南邨貧而可云

釋懷性七言此

饑耐得寒今者則不必定饑不必定寒且願盡大德人不饑不寒不止不饑不寒而且願以無上妙味無錢天衣供養如來與一切善知識暨諸生乎師友蓋自南邨今日之知貧始也此中受用正自不盡何煩排遣所謂朋友妻子不得而知者是也吾師知我幸更進以教我

答陳坦山明府

蒙示交半僧教圖索題初愕然意不欲着筆既復思君之青意遠矣豈僅云名妓翻經老僧釀酒特向南邨寒崖作一轉語乎南邨曰此坦山絕文書也念天下最冷淡者莫如僧而僧猶時具俠腸世間至輕薄者莫如妓而妓乃多開俊眼應青雲竟慚黃而烏紗偏讓紅顏佳哉

與徐子孺

昨見令兄沂州種菜詩大似空山長老所爲奇特奇特南邨孤介慙直不肯向人然風有渴孔林登秦岱之想以故人當道而渠足廉吏亦可畏也緊可懷也與樂下先生

先生所著書無不從蠶叢見丘壑令人開闢新昨
開刻板盡付祖龍爲之駭愕此書之王處仲頗驛婢
妾割絕恩愛掃除一切葛藤非古尊宿鍊手不能也
從來焚人書者有之未聞自焚其書者也然先泰焚
人之書而人之書終傳先生焚已之書而書亦當更
傳矣嘗念梨園未行之日竹冊繁重難致而當日山
林蕭牧音胸中有書近代牧齋頗易即翰墨子弟往
往止架上有書亦可感嘆先生之書焚而書爭入人
胸中服中亦一快哉

王 樂 安 節 東 郭 江 南 江 寧 人

寄汪舟次

客指开滿問素心幾許弟遇以蕭蕭者應不欲一字
及兄客可知也笠阿師昨經被雪自顧恐見其影弟
必欲強來覓晤良以水烟雪鼠冷中生動微荷清活
風外扶搖拒人者實能動人遠我者亦復容我故王
生能久匿一汪子能割愛一汪子也

答徐旅人

爾我於困憊拂拂中必欲事事求全於天地其爲吾

自美自樂
便見大適

兩人之天地不亦難乎且以吾儕之紙漏萬端即使
如來虛左亦有許多不快活處何若於方寸間自鑄
一天地桃花雞犬一一具足此外漁郎更欲於何處
問津哉

胡其毅 致果翁夫原名藏江南江寧籍休寧人

與僧與若

度且山水茂於吳越靈與之區高僧燈續舟壑雖選
典型猶在吾師負瓢笠冒霜露青鞋布襪脩然獨往
豐易得哉謝康樂謂衣食以生所資山水性分所適
今以所資之累奪其所適之性如我輩誠可浩嘆

答簡庵

札至值弟病小愈假息竹房秋霖晝暇子思若有不
釋者讀秋原恨別十首凄婉多風深淺纖妖各極其
致弟霍然心醉矣或曰先生負至性風骨磊落方管
豁南別墅棲尋絃酒何妮妮作兒女子語不如古人
深情一往蕭瑟遐寄不掩絕代風流柴桑所以賦閒
情也弟肯強作解事如梁昭明乎一笑

劉 然 黎 先 江 南 江 寧 籍 江 西 豐 城 人

東曹顧菴太史

當今名擅風雅者，必曰其人長於詩詞。詩與詞，惡可合而一之？與東坡文章，遠過淮海山谷，獨至填詞，不得不過二公一籌。蓋資力各有所限也。大抵詩取其堅老，而詞則取其嫵媚。詩取其蘊藉，而詞則取其退露。詩取其體氣之高妙，而詞則取其手段之驅馳。譬如神仙，天女兩相輝映，舉止態度之間，必大有不同者在此。惟姑射山中人，綽約若處子，肌膚若冰雪，脂澤若蘭膏者之長。公詩詞合度，殆若是與？今日舍王西樵先生而外，無與匹者。

與徐子立

立崖岸三字，書生使氣語耳。自足下一番快論，遂令人心水釋。今天下來堅策，肥瘦人傲物者多矣。其意中何嘗不作崖岸觀乎？究之胸無定見，一遇錯節，盤根逆蔓，至讓讓奪奪，而向之策堅策肥瘦人傲物者，非真有崖岸在也。不過虛立門戶，欲以風嚇天下焉耳。庸詎知天下士而可以受其風嚇乎？今山之尚也不見其厝崖也。海之大也不測其畔岸也。至於一丘一壑，

至則無處。無崖岸矣。今之來堅策，肥瘦人傲物者，其

崖岸大抵皆丘壑之類，而非山海之類也。總之天下士未立崖岸，先審器識。器識一定，以韋布而誦王公，以詩書而輕軒冕，可也。仰或和光同塵，與世無忤，亦未始非大力量大手段人耳。此中針芥，當與明取人辨之。

吳宏遠度竹史江南江寧江西南金錄人

與王晉升

關導愛聲者必俯仰而指，揭啓愚滯者亦提耳而舉掌。君其多方善誘之。

與滅齋

此其人筆墨依然故步，所謂野干欲作狐聲，發聲還作野干聲也。

房天驕 大生江南江寧人

與樸園

公亦不妨並存之。金玉不相傷，精魄不相妨。無損于公也。

羅曜 星子江南江寧人

與高康生

食。空。羹。而。無。飯。具。曾。何。益。乎。

與滅翁

舟州門客多。史料諸書未必盡成其手。故其開與前人。所傳不無同異。故大司馬孫公鑲。嘗謂不論何事。出舟州手。便令人疑作史之筆。如此。

汪洪度。子。南。江。南。上。元。縣。縣。人。

與漸江上人

往往從友人處見公。便如遊一。名山。夢魂猶在。相。

霞間也。十年。屬下。弗獲壯遊。不意。年。留。間。名。山。反。得。

閱。歷。人。九。然。非。已。物。雖。開。目。可。彷彿。終。如。海。外。三。山。

可望。而。不。可。即。耳。客。中。苦。熱。正。思。故。鄉。忽。辱。黃。山。圖。

千里見寄。披閱之餘。連華雲門諸峰。翠靄清涼。令我。

應接不暇。腐儒買得一山。倪足以驕。南。面。矣。何。快。如。

之。

倪 霖 開 昭 關 公 江 南 江 寧 人

與人

翡翠千飛。離其異。孤。腿。之。毛。躬。之。賊。揚。子。淵。之。日。翡。

翠。孤。腐。好。作。答。也。好。作。答。三。字。讀。之。使。人。嘆。然。

與人

經云。如蟲食木。有成字者。此蟲不知是字。非字。智人見之。終不唱言。是蟲解字。君謂此君能辨別文字。愚意亦蟲之食木耳。終不敢唱言。此君能辨別文字。余懷。清。心。江。南。江。寧。縣。縣。人。

與梯烟伯

詩已得七十首。未知佳什幾幾。急。鈔。示。乃。遑。還。不。肯。出。得。毋。尹。邢。相。見。孫。猶。下。階。時。耶。

與友人

三百年間。於古文服歸黑。甫。於。時。文。服。金。正。希。於。西。屬。沈。啓。南。於。字。服。重。思。白。於。諸。則。辨。香。未。有。所。屬。也。

或者曰。不有北地信陽乎。不有鄧那歷下乎。下此者。

不有公安竟陵乎。應之曰。唯唯。否。否。毋。已。則。長。沙。

平。長。沙。荒。魁。柄。以。奔。走。天。下。汲。引。人。才。若。不。及。其。焉。

詩。淡。宕。綿。邈。有。情。有。韻。不。乖。風。騷。之。旨。或者曰。子之。

論。每。况。愈。下。矣。於。唐。宋。取。香。山。放。翁。於。今。取。西。涯。何。

哉。僕曰。唯。唯。否。否。此。中。人。語。不。足。為。外。人。道。也。足。下。

以爲何如。

與李過庭

足下選入家文命弟每集作一序。又命作一總序。弟謗劣其何敢當。昔宋士人置一婢長。言是蔡太師厨中人。士但命作包子。辭曰。我乃包下局中縹緲者。第但解縹緲。不解作包子。海內鉅公固不乏。足下直往求作序以冠之。不然。太師厨中包子手。定當笑縹緲之妄作也。如何如何。

前玉昆

元淵稱公江南江寧人

與滅齋

賈子云。見教一高言。如飢十日而得太牢。今人聞一高言。如飢十日而得黃藥湯。反使舍。盛

胡禹與續費江南江寧人

與滅齋

公嫌此君文筆之亂。與謂此君文如火。燒乾竹林。大有音聲在。公以爲然否。

周銘鹿峰江南江寧人

與人

其人雖微乎。然氣足。畏鳥有沸波者。河泊爲之不潮。畏其誠也。君其善遇之。

又

此豈悠悠可避。吾聞虎狼見邊。不揮戈奮劍而彈琴。詠詩者。未見其身之可保也。

高岑

蔚生江南江寧人

與周靖公

君不妨寬以居之。大智度所云。譬如種種妙香。一人賣一人買。一人在邊。亦得香氣。于香無損。二主無失也。

與滅齋

曼翁先生詩。所謂檳榔樹根葉俱香也。正難去取。公定之。

鄒詩

方雷江南江寧人。滿字隱君子。

與陶菴

同人共稱老蓮秘戲圖。奇幻無倫。詩謂佛經云。西竺巧工所成。中盛吳穢種種不淨。殆此類歟。不意老蓮淪入惡趣。乃爾吾不欲觀之矣。

樊圻曾公江南江寧人

與人

天多哀志士。觸不降。淫人我輩。知自勉矣。

高遇。兩言江南江寧人。康生子。許生。姪。

與周雪客

掬水所以多。十海水者。爲其足以濟人饑渴之命也。

海雖大。徒令人望洋而嘆耳。今日之事。何以異是。

周在梁。國客江南上元籍。河南祥符人。

與馮青門

讀時藝人也。承問無可以益足下。無已。請卽以時

藝對。餘姚呂君幼陶淑。成應科試。友直友諒。友多聞。

時藝云。無性情之人。不必與之周旋。無學問之人。不

可置諸左右。王茂遠自超子。以四教時藝云。六經並

設。專一經已成大雅之儒。五倫並垂。缺一倫不可與

斯文之列。讀書行已。盡于斯矣。僕讀時藝人也。敢卽

以時藝對



結麟集卷之十五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集卷之十六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梁園客 鈔

周在延龍客

郭承燦 再見

與錢伯濟

兄稱初入仕途如馬行泥時出時沒猶未作究竟

語也恐如覆舟入海一入終難復出耳真正鐵漢子

於平日所極便極快者一刀兩斷方能灑灑展布自

如兄何以教之

與樊致虛

古人原有仙令而如弟則正所謂牛馬走耳猶幸山

城寂寞同一杜門躬案疊髮垢信口伊吾猶憶往來

并付墨卿遂不復以爾自照而欲強顏向臺苑中作

尉佗妄言漢天子與我孰大不如望洋吾兄蹄蹤因

自失矣雖然嬰兒學語任意誦歌旋呼旋舞無復顧

忌即那那之技在側而彼固欣然自如此其稍長則

歌必按拍吟必諧律稍有未工而藉辱誚縱酒政臨

烈巨航嚴催而終不肯唇齒吐音者則以稍長有求
工之心而嬰兒惟天機之觸耳惟兄以嬰兒視可
也

郭駿佳 再見

與弟世培書

聞吾弟西臺之報不勝喜益非為一官喜也堯舜之

主在上夔龍之侶滿朝古來多少聖賢端士求遇此

時此位而不可得真草草看過不肖向聞嗚呼有筆云

尊新授臺中者難而臨鏡見牙顏忽屈膝呼大人不

肖謂此與宗門一則公案也昔日見牙服即屈膝看

何人今日披牙服受人屈膝者何人古德所謂人生

三萬六千朝反覆原來是這漢也認取這漢明白則

皂簪白簡都是接物利生新牙花聽都是放光現瑞

諸謂聖主臨軒非是靈山親賜哉而今日吃緊尤在

參劾一着此中念頭公私一分罪福不啻天壤弟須

秉持正念凡欲奉一人不論其官爵高下勢焰何如

但只以心內照實諸天日我無一毫恩怨之念禱于

中舌我無代人報復之意若千內否我無借之以博

叔年二
十歲日不
過丁亥
日先生
之遺澤
爲海內
顯觀凡
以年
歲人皆可
以年

風力否我無借之以委責任否數者都無一焉真見
得虎狼秉衡之當逐荆棘狼秀之當錫然後形之白
簡然又必須明明白白堂堂正正如古名臣之奏議
言當其罪義正於辭使旁觀者心平即受之者亦心
折則真西臺中大菩薩行也至于近習衆人因一事
而盡抹其生平之大節因公事而隱諱及聞房之細
行此弟平日所深惡者不必言也

姚士麟

浙江嘉興人

與胡孝韓書

卷之十二

魏古堂

士麟頓首孝韓足下深城寒秋拒門俗學俄餉續選
殊豁胸懷于以弟南朝之英人披東府之名什體裁
愛畢箋駁時遇編用再絕字登三變以爲自梁統捐
謝隋氏已還所稱顯朝芳於元圖間夜光于赤水者
莫不家藏帳裡人置圖門然爽奪海濶雅鄭選
不見存存不見賞當是神鑒不懸于日月靈怪自匿
于天地耳三復茲選亡論肉肥春英氣含秋幹情復
辭以赴格律締造以調書至于石圖金簡既扶其真
秘盡芟貝編更探其隱收耳視之曩遺合心會之

選矣固已友子晉宋何止鼻胤齊梁若乃質証疑際
益定舛戾皆足符契于秋編約四部乃知隻言未析
征欲萬軸開函一字之疑不服千里命駕有以黃惟
是賦流自此絕濶律視以之瀝鶴韓陵石壞悲同外
史之亡位業圖存幸藉瓊存之檢云胡不彛慨其嘆
矣

薛

同千仰浙江寧波人

與人

走杭州而後知天地之大亦知天地之小走兩都而

後見

人才之多亦見人才之少

日

魏古堂

又

誘人家子弟入飲博之門其罪小誘人子弟入詩文

邪路者當服上刑

陸培 鹽屋廣江仁和人

答某

天道最神趨安反危還危反安原無定局若使人情
可以控揣則機械有權自古勞臣志士定不與吉祥
會矣夫吉祥又安往哉

凌義渠 發南名柯浙江歸安人

與潘慧曉

世間隨耳目所及一以靈心對付當自有可愛可傳不可收拾之妙想如女之態花之光泉之味割人一層即浮出一層遇之者有精粗耳况文又技之通靈入妙而莫能定其色味者乎

與蕭園諸同社

世間一切豐盈便利無過數十年蠅期而榮腐耳筆滿轉枯何益人事而苦心者相持以死惟其真而已

矣嘗想古人之眉眼笑頻半隨黃土文字立而一種

不可就之光影時復激蕩飛動筆與筆相持舌與舌

相轉我貌我之衷腸十不得二三立乎今日以指乎

萬年古人遁矣况復拾蠹底之漏屑釜底之殘瀋秘

爲至味不令有識者狂嗟乎

願子上原名首昇字平子

與郭天門

盛年購書莫卷自許四十後得屏絕一切肆力古人不虞丁亂盡付秦灰矣後此歲棲三十年借殘拾

皆絕不絕
多致數百
卷情無有
心人爲合
神之者

與張孟倫

八識手錄分疏極爽客細看完壁釋教非空只是一個大耳子每將人國作本紀觀人家作世家觀人生作列傳觀盛衰得喪一覽無餘直曰落事安得不作夢幻觀如此看破一切便脫種種苦厄不須談禪讀南華也風高高低竹馬先後便是兒戲得喪乃至笑

與田伯珩

嘗云詩文如兒女然其多至數百卷者徑是中山靖王曹慶成王以百子養人耳便不必個個賢也既苦無多則不可不佳然十分去取亦難爲情才不才各有可愛處老兄爲我揀選則易子而教也

與張孟倫

昔友有與子同舟者安流時無人色備恐不住口及風至衆亂渠安靜無一語不依年三十即歎老今老其却無歎也賈倩東門苦厄惟以無復老者居心以

此字于字
空無所生
者今年六
十五矣者

有影無形
處處處處
處處處處
處處處處

八里不
山書所
人解

官解今人
應解

湘草書法
文詞舉紀
一時也其
一近耳

不可知者。聽天耳。不依前此。遭厄時。詩較工。恭較務。何也。心苦。則細樂。則粗也。讀書。亦是度苦。厄法。無所用心。則憂從中來矣。

與熊次侯

辛巳冬。連床旬餘。遂爾凋絕。十年。縱我不往。于寧不。嗣音。料亦古。不得志人。背實。故人。語耳。富貴一途。弟。已分形如婦人。思作男子。無其具矣。今已老嫗。並不。作此想也。

杜詩昌。湘草。江南山陽人。

長安邸中與周雪客

卷之十六

六

觀古堂

寓隣北海先生。天作之合。私幸得盡觀先生所藏書。可消十年妄想。而道翁傳宣。必俟訂期而後觀。此。猶置饒人于豐肆之門。而許以明日。一飽後。日一醉。非不知有厭。在其如時時之涎垂。何為我致先生。待下。勛時。涎其竭矣。

黃國琦再見

與減齋

閱隋唐以來書志。中其類蓋多。要以跡于同。而先生。

書影之類。異甚。弟。眼到書中。而心已先在影中。何也。世間。形生。影陶。靖節之互相吊。陳思之傷陳。騎辛青。蓮之舉杯。邀月。與界破青山之張三。影皆跡于形。而。為言。若書影。則實形矣。又黃面。羅曇。以一切有為之。法。擬于影。則白馬。東來。十二部之重譯。非法影乎。先生此書。逐段紀事。繫作者之影。而逐事立義。又自繫。以先生之影。然則當時後世。讀此書者。不又心在影。中之影乎。

又

長安邸中與周雪客

卷之十六

六

觀古堂

今之聲先生之才者。如雀噪蒿林矣。獨不為先生。幸。韓昌黎云。勛而得訪。名亦隨之。弟。謂勛而得名。訪。亦隨之。何也。名者。天之所以用。以福人。然福止歸于身。後耳。若身。前反。以速訪。此君子之所以不貴名也。訪。者人之所用。以福人。然福止烈于目前耳。若身後。反。以成名。此君子之所以不辭訪也。吾輩于父母。乞形。骸。于天。乞歲月。于地。乞山水。于詩書。乞性情。能于文。章。內。爭得失。于千秋。不能。于龍覽中。爭坐位。于一時。矣。名也何如。

又

弟以南國籍人而作西山通客香城之豫。當已久草大招先生帶匡右而卓筆于兩河之間。今復掩白門之扉。著書自適。久客忘歸之謂先生當先弟而受之矣。

與錢牧齋先生

得先生書。謂人言先生與黃生非一人。交如一人。則駐顏有藥。及有秘方。自應亟投。何至嗒焉相向。如當面打牆。時以爲此言非也。先生領袖人倫。聲名走海。

卷之十六

又

賴古堂

內消四十年。注心血于筆尖。著書盈丈。而四海之譽心而至者。無人不奉顏色。無校不復寒溫。時聞過役。其神者。神將去之者。姓名不齒于當世山川。閉塞聲氣不通。又腹中半字。不人胸中。半半不出。此心不受。此身之微。調久矣。駐顏奈何。其或駐心。它不能爲先効也。

董斯張選周原名嗣麟字然明浙江烏程人

示人

臨文不得作好。觀心入境不得作順。逆心對物不得。

作憎愛心抱病不得作生死心

曹爾堪子爾觀著浙江嘉善人

再與西平令沈子佩

昨因偶滯汝南。遣力以小札馳候。原非有所求也。乃年兄疑爲賈鼎。拒而不納。殊爲駭異。天下之疑其假而絕之者。以其有求耳。若一無所求。則不必同年。不必同里。凡山人詞客。姓名不著於人間。往來絡繹於道路者。皆得以望見顏色。豈能一一峻拒之乎。乙巳夏。滬客吳門。時於龔開國司李坐上。見其同年羅博。

卷之十六

賴古堂

至虞山。其人又館于同年周燕孫之家。及弟過鄭州。則真羅博。儼然在也。作小記以辨其僞。并寄開國詩云。儘有金蘭真作假。何妨萍水假爲真。在聞聞以假爲真。而在年兄以真作假。皆可付之一笑。神明之宰。既損之曲江鶯渚之外。自分可以無言。但恐年兄疑城未破。視人多假。而自認太真。故特爲一劄。托郡伯金長老轉達。年兄得無疑長老與治公年兄皆僞。孟永冠耶。今日僞偏傷中正。如葉柯春夢百年幻泡。彈指空花。又何一非假者。其中真。眉隔頭。諸明眼。自能。

筆致如新
陳青士

觀破無待豐于饒舌耳

與尤悔庵

足下古文詞下筆妙天下兩堂雜俎已登虎觀走雞林其所爲詞供奉于內庭流傳於酒樓歌館天然綺麗粉黛生妍未許元微杜牧獨擅風流也弟商既肩隨息機近亦相似年且半百意氣漸平回憶舊時尋春山房聽雨如夢如幻請從此斗笠林梢安于支硎鄰尉之園嚙冰雪嚼梅花橋水形骸惺然悟道則青箱紅豆之纏綿檀板金尊之婉變皆可一齊放下

與江右余論山

文章遇合之數知已難則所以待知已者更難幾遇矣而仍不過所謂知已者名焉耳而待之殷殷過于知已者未有其人也足下關中之蹟屢薦而不得入發自他人際之泥泚然同于秋萍露萍遇而不留者矣乃足下猶願見示至于涕泣未嘗悲其不遇而然殷然有知已之感其氣誼敦篤所以待不佞者幾與

人較等愆何其有長者風歟江右爲禮義之鄉其人率崇古道勵名節則足下之人與文自足以千古未可以目前之得失論也乙未分較之役不得江右一人以爲復猶庶幾得遇足下以爲快何則以足下之所以見待者有過于知已也夫是以愈信其爲禮義之鄉也

王身來 古直庭一浙江錢塘人

與陳丈

清德爾二梅味烈而氣更清峻我輩清癯塊壘賴此迅爲驅除有如戰士橫戈俟入說劍令人神智俱震自來大名殊不知刁細之外更有此峻利俊品拜惠後更關跋屨諸同人引滿盡興從此識醉鄉遺里非復向之茫然莫致也然而美者易盡凡物皆然而食得無厭之心又爲我輩風習淋頭樽櫓不無更至於珍珠小檀之側其勿以我爲酒徒故態而過棄之幸甚

顧高嘉 甫樓浙江秀水人

復孫阿漚

陶淵明
但長千兩
竹南此亭
履豈不平
氣有神仙

弟
甫除貴邑。卽有客噴噴相語曰。君此行頗不舉。寂
一則靈巖山文石。一則孫阿漚先生詩文。昔允大太
史所稱靈巖石中有阿漚文。阿漚文中有靈巖石是
也。今山中洞渴。開情奇石已絕。不可得見。幸先生時
屬臨章。屬錄心。日水之圓折者。產珠方折者。產玉。筆
勢偶折方圓。墨潘橫流。珠五今非。領袖誰實。生花第
二行作更因。爾爾書能令。研田立湧。腐土金石自吞
豈藥又何敢作。劉李緒。環環客議也。

新年浙江嘉興人

謝惠允藥

南陽歸客。餌精木者十年。中嶽仙人。采菖蒲之九節。
銀九金液。供自西洲。六草五芝。耕從北海。值禁方於
秦發。留藥器於淮王。豈惟藉以獨病。直欲因而益壽。
而某。麻同洗馬。曾無洛下之名。疾異臨邛。謬託文園。
之臥。戴星何及。但有橫琴。馴雉非能。虛聞留憤。故效
垂簾之治。偏宜輕服之述。方且解絃於榮陽。挂冠於
彭澤。一餐松實。飛去天中。若引桂華。飄然雲裏。而乃
不垂審察。枉荷矜慈。宛轉百九。資以壺中之秘。光輝

五色。頒之海上。之香。李少君。裁服神樓。便須却病。赤
松子。初合水玉。遂得從風。豈必長安。肆開獨尋。韓叟
天台。洞口並擊。劉郎已從不死之奇。方遠解延齡之
妙術。三山非遠。幸望銀宮。九轉卽成。何愁玉室。竊恐
胡麻。曾接石髓。難逢空抱黃花之恩。無爲日藥之報。
而黃砂勾漏。永謝葛洪。植杏巨廬。願憑重奉。
李良年 武曾浙江秀水人。斯年弟。

與周青士

某。白。近狀已悉前書。因足下詢及塞上交游。輕復寓
此。後。近得一胡進士。東甌。東甌。祖某。與僕從曾祖某。
同登宋羽皇榜。有世好。遂雅相善也。東甌曾爲邑令。
兵亂解組。迄今二十年。足不涉戶外。吏於此者。成折
節下之。東甌堅臥。不肯出其祖父。昔以科名在仕籍。
有聲。而敵盧數椽。頽然野田。荒園中。藝蔬釀酒。自給
而已。僕始登其堂。執通家之禮。見再拜畢。東甌但詢
僕。世論詩文。不及他事。頃之一少年。捧茗入室。
衣冠肅然。拱折有節。卽東甌長公。昨歲登賢書者也。
僕歛容。東甌徐云。家貧無應門祇一老蒼頭。方馬客

治雞黍侯啜羹其風歌飲竟日夕自此往還不絕
謂大江以南紳習干倍靡其子弟稍自振拔
爲氣盛不復知古人質樸事此毋論晚近卽百年以前有識者譏之而東甌家世廉謹不以科名自矜飾
如此是可語足下而足下尤當廣其說以告東南諸
貴游也

與懸崖大師

自某遠遊動朔而吾師高隱銅官定水風靜靜跡殊
 幸來教以來障礙稍除不敢以道上車塵與山
 間傳聲作分別想也然造詣永深華竟居山習靜乃
 有進步秋風起時携筇歸矣聞彼中可以采茶種竹
 微艱此外復何求哉茅屋數椽伏惟留念行踐風約
 晏承烈武孫新江會稽人

與毛大可

弟向來持論定交。唯才是尚。是以不修細行。竟成大
咎。今憬然悟矣。既已內信諸心。敢不上告知已。願吾
兄刊華就實。勿驚聲名。竭力省察行之數年。此中自
有所得人。謂有所利而爲善。便非君子。此語雖高。實

武藝事事
求不愧衆
影觀此知
其持之有
素矣

是患人脩行之病根不知利之一字聖賢原所不諱如者利仁或利而行之實見得仁爲有利不仁有害故決志肆力于仁况自求多福聖賢之言決無欺我今謂求福非君干而甘作求福之小人何其謬也

謝竺蘭上人書

之璜曰西
河出海時
蘇大發先
生送之見
登聞鼓列
名國今在

月日注白昨者秋首吳江水清有江東王彥字士方者曾維舟長橋妄投蘭若俛衆數而隱形感法懷之多爾維高生諒能省憶今士方辭後不通一劑而有河毛注馳書報謝謂鑒形者不必聞聲而時音

者未嘗按親此兩臺之道也。倘謂辭者一人而謝者又一人，高坐善聽又不當有別論心也。去時過定陶，以是地有范蠡湖，乃爲詩云：陶朱游子姓，毛遂野人名。問者怪之。此由謝彼容我者，不欲終自廢其所行，故敢及耳。然彼容我者，逮今終質然也。高坐問此莫謂此非非文殊乎？僕素于內典，漫無所措，卽經涉獵亦遑大，意實不知此中有要妙，可以爲身命所依托也。邇人以來，隨堂行往，不無有解然，終以爲與吾少。

所學在嫌微之間管諸叔嫂違問幫藏拾芥應手而
却入少林若獻異夢彷彿胡僧操子以法于告不
知飲子以水後告不覺僧乃濟之謂當自省醒而按
行循溪繞流宛夜所見然自分無遺置不更念速返
敵齋仍遠蹤跡時緒論于雲門感天示之妙旨晨昏
提關偶露隙照然而隨存隨附比之秋葉路絕餘腐
列與關連浮沉林薄通延于黑此非薄妄與爲不足
乃亦非見情情謂得彼不知也誠以少時所習展
亦非見情情謂得彼不知也誠以少時所習展
弄離漸長而不輟于御也高坐亦憐之否乎先慈產
生時似夢僧寄以羅者既而惡之秘絕不語豈乙酉
之冬衣緇山中而後喜而微語以所夢謂從此其驗
也不索今已後乃後展轉相染倘避人不已當或有
再造蘭若者特求如何時清風成秋池藕初彫高坐
彈琴有他鄉王彥者扶病請聽則彼一時耳幅促有
展路局無窮伏惟損慧略鑒不悉
姜宸英 西銘浙江慈谿人

投所知詩書

平心之論
徐神先曰
我輩生知
天地一理
怨焉

伏承閣下以某詩爲可采特令送上者今抄就蒙爲
一卷如左借閣人以遞或謂其詩多失志悲愁之作
方今明良在上五辰時叙百工協和不宜以此潰管
路之端且重見尤失某應之曰君以哀怨之詩謂必
出于衰亂之際而盛世無間耶昔之聖人雖道將厚
墜而不能必民之皆德已博施濟衆堯舜以爲難能
莊園食貨志載冬時民人居室男女有不得其所者
乃相與詠歌自言其傷言三代聖王使民在作而樂
本極矣男女皆得以其間申其鬱積而此與之事與
矣今所傳變風變雅者恐不盡東遷以後詩也韓愈
謂物不得其平則鳴又曰卑陶鳴虞伊尹鳴商周公
鳴周或疑此數臣者處盛朝事聖君何不乎之有而
不愉而怨失事貨矣不知伊尹當悔過之前周公居
流言之後何得無怨耶特其怨之事有大小其用心
公私不同耳今謂盛世之必無怨者是失人生發樂
之正者也然或以其詩爲自傷卑賤而有所憤激
不平是又不可也愚自分道之興廢有命故管泊然
無營于世其觸物感發不能自禁而時發爲酸楚悲

涼之調以爲其不得已之取此亦詩人之常事而其
 志或更有存者昔者伯奔傷黃虞夏之不作悲道衰
 將餓死采薇自食作爲詩歌義不忍與盜跖同富貴
 其志正矣然非孔子孰知其非怨耶又孰知其非如
 匹夫匹婦之自言其傷而有憂天下之志也故有憂
 天下之志而不與匹夫匹婦同其失所之嘆者此伊
 尹周公伯奔之所同也太史公曰伯奔顏子雖賢得
 孔子而名益彰然則士非有知己者則雖有伊尹周
 公亦莫能天下之志其不同乎匹夫匹婦之怨者
 矣伏惟閣下懷道濟時深察愚知則詩之所存爲
 懇與否固不待愚之所自明者也其必有以教之
 皇恐再拜

錢肅潤 號曰江南無錫人
 十等文選

上魏石公先生書

人生文字之知豈偶然哉揚子雲漢有道儒者所著
 擬易諸篇至爲人訕笑桓君山獨知好之謂其書勝
 老子唐韓昌黎文推屈清功比武事時人始而笑
 中而笑且排終未有識者寥寥及數百年至楊伯長

意者謂曰
 意者謂曰
 意者謂曰

意者謂曰
 意者謂曰
 意者謂曰

而後好之然則爲子雲昌黎者亦難矣以舉世之大
 數百年之久知者僅一二人而此一二人者又名位
 卑微分非先道身不負當世之望雖知之而力不足
 以振之其知之與不知等耳 意者謂曰 生江南渺聞寡見
 幼好學有志經世之素及長爲諸生數年玉未琢而
 足剛矣窮愁悵鬱閉戶讀書偶成史論一編發抒見
 意其書固不同于子雲昌黎而意者謂曰亦不敢以是
 求知天下也乙未秋赴及門索對嚴招載入都都
 幸諸君子延爲經師俾子弟就教方是時足不至公
 卿之問名不厠士大夫之列諸君子交相告曰當代
 有魏先生道甚高著述甚富且有意扶進四方之學
 者子盍稍自獻乎 意者謂曰 意者謂曰 意者謂曰
 顧盼耶以故匿跡京師挾其書未敢獻然心竊嚮往
 焉不謂有代 意者謂曰 意者謂曰 意者謂曰
 遇淵泉噫嘻以先生名位顯隆分居先達又身負當
 世之望顧乃勤勤懇懇于遐陬窮巷委瑣鄙陋之儒
 生爲之汲引先生其知已哉夫子雲不見知于漢昌
 黎亦不見知于唐而 意者謂曰 獨見知于今時子雲昌黎

事對音曰
金瓶梅詞話
卷一百一十五
金瓶梅詞話
卷一百一十五

二通訓
聖賢不能
九如開通
七十并述
猶不來也

何不幸而窮何幸也以此見人生文字之知非偶
然也即欲棄糧而求登龍叩謝奈方有事窮經妄思
羈縻成者稍自表見而其功浩汗難以猝成倘得一
新就緒當負笈從遊矣先生其許我乎區區有誠末
由上達謹托同學華鶴湖為先容併寄所為詩三十
韻以獻昔郭秀才于歐陽公以文為贊王汝止初見
陽明先生其贊亦不過二詩故廣潤所投未能加二
生之外也贊曰感尊惶恐無已

梁二鴻江南畫錫人
冷漢子九如附集

與錢捷日庚辰

卷之十才

古今

承示史論獻篇上下千載人物而經以卓識緯以迅
機鋒芒所及不可窮通材博矣出之以快辭辭矣要
之于王就君之論衡君之才大才也就君之論說君
之心熱心也抱熱心負大才而遊多事之世是以困
頓無聊抱膝長吟往往見之詩歌詩歌不已發為史
論一篇兩篇不已至為數十數百篇嗚呼古人非處
世之難處才難此史論不出則已出則有心當世者
必物色錢子而悅之出矣于是登臨枕漱之中無錢

子而刀劍湯火之中有錢子矣嗚呼錢子獨不聞乎
古人有不讀史者矣為其怒則傷肝也為其鬱則傷
肺也為其悲哀疾怨則傷心也由是觀之君之論無
乃贊或問古之不讀史者為誰則即錢子之友冷漢
子也或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道不同不相為謀冷
漢子于是卷舌而退不敢復論史論矣

與勇
馬章祀 仿得新江會看人

蟲食花葉者其狀委靡醜陋人見未有不憎而遠之
者蟲固不知人之憎之遠之及其化為種木鬼車或

香粉粉翅或斑駁陸離翻上下莫不見而親愛者
非其欲人之親愛人自見而親愛之候至而行不假

智慮故讀書人若以家勢衰薄或承履處劣或體貌
卑陋變改奢吃種種便生慚慙則他日富貴必有一

段驕矜之氣有驕矜之氣則其涵蘊必淺學問亦必
不純粹人品便落第二三層離處富貴而從前各所

漸惡處偏隱躍露亦緣此中原有沾滯反不若樸
木鬼車嶮然脫上僞貼人即明知明見其從前變遷

如許來有

從忘言說

世中難出

如許來有

如許來有

如許來有

如許來有

好意不
思好意
牛止自然
之理也

聖人處
在天地
之間

總一編
古今人
言

曉曉之狀而但覺飄飄塵表可飄可愛而已賈錫華
讀書者一味讀書此外全莫榮懷不讀書者或買或
展一味為買為展亦不必自嫌自愧即或限于運命
終身不能成立亦必有一段自好不可解讀處自然
出人頭地人亦自然親我愛我不在富貴利達也
獨學楠 木伯音嚴浙江會稽人
青來開草

與友人

今人進數千里外所獲財帛資財必密藏深藏以歸
曰吾以備慶支也所蓄珠玉文繡必約束厚疊以歸
曰吾以悅妻孥也所市寶珍珍羞必注帛納囊以歸

人集之下

三

慎古堂

曰吾以宴嘉賓也若夫徒悅耳目而不可持携者一
過旋即棄去蓋知旅之為寄而所以圖維其家者詳
且切也生死之于人亦猶是矣富貴田宅豈是將得
去者世人竭精疲形戀戀不舍至於安身立命處沒
無經理一旦東裝言歸行李蕭然吾恐問羅老子笑
人寂寂也
釋慈航 蓋居又字井人江南江寧縣福建莆田人

復待菴

學山子自
云文大不
識字無異
可安身免
身苦難耐
其下者

文全與
有口可
言曰只
不終日
不終日

天上無恩情神仙世間安有不知文字佛祖小悉達
稱西天第一世號曰迦文四十九字所說之書文之
至也末徒拈一枝花令飲光破顏謂之教外別傳文
之至也香至四王第三子領真丹大乘氣象得得西
來曰直指人心不立文字文之至也文之至貴開眼
貴不借靈船長所謂一二徒自已胸襟流出乃能盡
天蓋地也近代之稱禪師者誰不曰西天矣十矣世
東土矣十矣世究不知佛祖之所以為佛祖動便情
置文字而又不屑字不知文字散肆意者作曰序解
曰題跋曰書問當落筆乾澀時多以麻三斤乾矢橛
等語唐突楮墨使作者見之皆掩鼻之不暇應具可
憫矣雖然麻三斤乾矢橛果不可謂之文耶腐儒解
奇須其人乃克如是耳陳瑩中謂言露誠曰譬山川
之有煙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媚精進則真佛祖
未有不知文字者也文之所在道之所在不特麻三
斤乾矢橛即德山林臨濟喝咄咄文之至也余固不知
文字實不敢機置文字特日放言慨然遠想
左光斗 共一著與浮丘江南桐城人
忠毅公集

人能立身
名則則者
非無據而
然也

一 回陳老師

生不喜得第一。喜着手以報老師。老師復不以第一
重生。而上進之古人。期生轉厚。報塞轉難矣。自惟
生平富貴之緣。染較淺。功名之習氣較深。一動念
便有浮氣。浮才佐之而出。而其根皆伏於富貴。迫欲
以道德剷除之。而綱柄不在我。又未免為浮沉泥俗
之蘆鶩矣。老師所謂真心降心。發世練世。擇交深交
等語。真舉世藥石。尤切中。生膏肓者。請事斯語。敢辭
不敏。

方文 爾止 江南桐城人

與臧齋

其人詩文雖不足觀。亦望先生教之。先生如大清涼
池。無量眾生。前後來。飲當令各飽而去也。

王士禛 西樵 再見

與宗梅岑 元男 一字定九

年來戰影窮廬。不復問人間升沈事。獨口望我故人
飛黃騰踏。將以驗造物屈伸之理。觀吾徒稽古之效。
乃淮浦家。至知由困榜發。吾梅岑又復不第。其以

憂之切故
疑之備至
文辭皆至
之極

香幾十刻
有上兩合
之說先令
龍合總無
城耳

卷之十六

人作天際真人想。何必鹿鳴筵上矜持作。三日新婦
乃為人生得意時也。獨是南先慈。緬離居承久。選樓
客舍。梧竹荒涼。紅橋酒家。青帘寂寞。無復吾兩人狂
歌縱飲。其間左把陳雷袖。右拍孫吳肩。言無
大野人。黃公墟畔。選若山河。未免有情。誠有如昔人
所嘆耳。弟自里居來。貧冗相經。滿城風雨之句。半擬
於粗吏。不特文通之筆。彩全枯。且并明遠之累句。都
盡噉。麴盡。湖居然一俗異日者。與吾梅岑相遇。援紫
蕭生碧草。見案所謂上。澤成已集者。茫無以應。亦大

漸惡矣。晏坐之餘，僅有草堂雜咏數章，敬以其四聲
扇頭寄正。獻歲上元後，擬視家季袁浦，或能一筆見
就。作旬日盤桓，以慰頻年離索。耶白雲在天，南心不
見，臨筆引滿，如何如何。

與陳壽其年

風流雲散一別如兩，屈指歲序遂將五更。雖中間聲
經北客昭臺，亦南游哀浦，乃舟車錯互，解后無由。
回思向者，畫壁旗亭之旁，連床還樓之側，不復可再。
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經時一咏，詎不禁低徊久
也。自客夏入都，幸時從韓雲得歸客遊崖略，比者
紫雲縹緲，又送良書，把讀之餘，不殊與射洪握手，良
慰。良慰，依雲兄幕中賓主酬對，既復不惡，兼以其
暇，吊葬門之舊墟，訪夢華之佚事，大河如故，良慰既
平，悲從中來，情深一往，長歌發其慷慨，倚聲以被，纏
綿古錦囊中新章，又增幾許。耶伏聞遂欲苑裘染園
覓小妻，爲生子計，聲已近達火稱詩之成，尚違陶公
求火之情。此事於今亦誠難緩，弟恐竹竿魚尾之咏
來自張公玉女之聞，而紫雲從旁又復傷敵席之言。

卷之十六

古堂

讀人其年
時有少友

送南魚之泣，聲旁皇曉，顧新何以慰之。武者樂府既
詞，亦傳三編，紫宮雙入，並有雌雄骨，可藉以自解者。
其在斯乎。此來殊非本懷，所持不固，事隨境遷，然
使猿鶴送朝，松菊歲銷，固難投他人以謝矣。記里居
時，屢空見追，今歲移歡，嘗雪後出爲人家送葬，從壁
子背上作西熊山人傳一篇，稱心而言，自謂實錄一
出，心跡垂反，遂使此文不復可傳，每爲嘆絕。無虎頭
之點，而有其痴，所云散寄歷落可笑者，此亦一事也。
雲其如燕半者，今聊以一本相寄，俾識此素心，幸勿
以示餘子。慮且爲口實矣。伯觀介夫相繼，摧折聞笛
之痛，時切於懷，餘惟移情梅岑，時得音書一至，即無
言亦不相聞者兩歲矣。離居永久，悵惘如何。每維黃
公盪畔之言，既不覺茫茫交集，也聞算秋間將復北
來，倘從荆高市上得重續平山曲，江蓴游乎。予日望
之矣。

卷之十六

古堂

答呂果民

予贈果民詩有題人水際笑舊詩，故
警扁舟抱郭船之句，且茶打貧之樂。

民因作

唐代好摘詩人警句，繪成圖障，如李君處征人歌，且

百城一
筆列有

佛原不
被公人
所害

行之類往往而有然非所云詩中有當未易見取也
鄙句何幸乃修泉民茶鄉摘賞愧矣戴生復佳手既
工寫神兼工寫景觀此圖寫泉民蕭條高脊有伊洛
間意寫玉顏漂渺秋水始波有楚江巫峽間意所
其下鉢池一勺水直令人作荷中郎宴宴滿足之想
矣因歡喜讚嘆題數語下方慶鄙句之得與泉民及
此圖以傳也然雙成之館明鏡已塵迹迭都泉誰為
司者泉民深情人得毋被圖徽然重動哀感落葉之
思乎是亦秋聽矣

劉餘清不徒廣漢江南懷學人于前形影前影前
有文名報効耆集

示學人

如今念佛人多把阿彌陀佛當個盤漢且只遍數已
足即休到純熟時口誦心馳全然失照若是這個念
法塵劫不得往生爾若念佛當念個念佛的是誰則
念佛念佛而有之奉來奉去到一朝爆發時這一
聲佛機有個落處永嘉云有禪有淨土猶如觀角虎
吾惟洗耳聽兩點人一啼也
終世思優若處來奉天人
具機空人胎

與舌如上人論海鏡

已酉之夏道經滿須泥汊鎮舟子云鎮之南有菴數
椽有僧海藏者坐化于此五十餘年矣因泊舟登岸
入菴之西廡類屋蕭疎樹木蒼鬱見僧端坐龕中耳
目畢具座設香花嗚呼焉用此焉哉夫所為不死者
功德及于蒼生仁澤通于後世立非常之業建不拔
之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是也如此僧者得方
外之術存血骨之軀其得謂之不死耶且鎮之人曰
僧素不緣好狹邪其所謂齋心靜業無有也乃一旦
而此無殼永證無生其果立地成佛耶抑或立地成
佛矣乃既無絕德于生前復無遺教于死後徒留此
不死不活之身以惑愚民且謂之不死身也亦誕甚
矣第堯之見其是與否惟惠教焉

與非熊三弟

人不讀書以自富憑你如何潤綽自與榮辱無干
與緣允文妹丈

有才之人能成天下事又能敗天下事總是自恃其
才任意行去遂使天下之事從此發矣飛蟻秋大豈

佛當年最
小時文故
有能為此
略修海鏡

能持此等
論方是開
公仲尼之

料笑身亦以照亮處走去自然不差而不覺亮處之
笑人也

高 光 雲客福是開縣人

與人

往車雖折來妙方道自謂勢極孤鼠理隔重嶺而不
覺身之入于廟門也人盡如此空增慷慨

文德異 周昭燈是江西金華人

與朋減齋

與少賢參軍素不工書公似仙人山依柳強使寫紫
綾文書公真號嗜癖者矣同時尚友得聚我公者道

橫之南湖小閣與匡先生陶徵士共閱之五老七賢
俱應點頭必以為蓮花峰下茂叔先生再來吟嘯也

蕭吹小錄取劍首一映之義此士行竹頭木屐耳元
不足覽然他日不敢不呈斤也讀書問道是古人極

則或語或默或出或處應迹而已鉅公偉人與三十
年藎中餽士相答如響豈尚與有近於侯生申公萬

分一耶抑香火情深比於傳霖蔭雲卿同鄉之老同
學耶為誼倍失高矣

學耶為誼倍失高矣

又

王梅翁自嶺前生餓沙路時食肉筆飽 今為先生
所困辟之三吳少年登場演劇以一敝衣老人開場
可發一笑也

張 麗 周子江西金華人

與叔岳陶菴

冬令之後又復值此所謂無處不逢鳥噪無處不逢
雞佐正也長嘆之外別無可以益公者

王梅年 雅貴視田江西金華人

與減齋

炎炎之言先生過飾之金樽玉杯何能使薄酒更厚
也滋之愧矣

與人

市瓜取大文燈巖先生以配買菜求增今日既取大
又欲其增吾恐有掩口胡盧者

王散定于一江西南昌人

與人

得一狼走千羊殊笑乃公之拙

昧于得失
有懷若斯

注爾為詞
筆飽食肉
食者之可
飽也

林嗣瑣 錢莊福建晉江人

與滅者

此君曷善自謀不能更鳴亦如象之東徙也人猶愛其聲

又

公郎雖南方茂然如迦昆御鳥在殼中時即有大勢餘鳥弗及也

又

時則揚眉若飄雲不遇于時則拂衣若振葉古

人所稱青務之耿光而顏遜之淑節也吾目中未嘗

見其人

李煥章 阜先山東樂安人

與人

此所謂登高樓下象大象下象乘馬下馬乘與下與

坐床下床墜地從地落坑者何足惜

與人

傳云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能也乃知不能弱之

病甚于不能強君善為其弱者

陳維岳 錢莊江甯宜興人其年弟

東兄其年

文人相游
比來尤甚
徐仲光文
作古人矣
為之太息

前接兄札云談長益方爾止孫介夫一時俱近繼又一札云文友已化為異物數千里尺牘傷逝遂居其二今許士又作古矣鄉董相繼零落蘭陵舊遊酒樓歌板故地關風長雨不可復尋言之悽然不待過黃公酒壚而始慟矣

吳越彥 季節江南高淳人

寄崔正誼大令

大抵今世先達稱好士者直浮慕耳甚至州縣吏假

此龍絡劣猾既無真知確見以相識投又不慷慨推

誠使士感激故知已二字益復難言如趙壹傾海內

無可如已而遠投羊陟固已奇矣乃不得見徑上堂

大哭今人聞之鮮不以為不祥而惡之尚肯與之作

謀面之緣哉陟曰此必漢陽趙元叔也彼此神交咸

屬呼應之妙于哉猶堪想見

結隣集卷之十六終